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七冊目次

史部·政書類

皇明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首一卷續集二卷

〔明〕馮應京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皇明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

首一卷續集二卷

〔明〕馮應京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實用

編二十八卷》提要

經世實用編引

經世以道衛道以經者天之象
緯人之絲綸皆華也而體一實體
卽乾卽元亨利貞實可育實可
長實可肅殺而收藏乃所謂經也
吐此經者遺世雜此經者卑世
盤此經者亂世竊此經者惑世
豈世負用卽負實也華惟實則
果苗惟實則粒實不勝則朽質
矣敦本尚實無漫誇三五益我
高皇帝令甲具在三十季間破雕
斲觚而貞百度犁然日星竅繫
表章紫陽躬體乾健懿哉萬禩
爲經已波之濡也浸假咎麻初
猶襲虛爲實繼且擯實爲虛吏
蔑祖訓而談揮霍儒苦考亭而

勦玄同譬蕭州爲花本根撥矣間
勒旂常厠俎豆要亦山饌海錯難
與布帛菽粟等用也季友馮僉憲
同華何諸氏編經並實用大都稟
祖訓爲律令輒近沿革附之末張紫
陽旗鼓匪直討掌故實訂治統道
統而翕于一也夫經喪並憂在經
並喪經憂在並喪尸其柄而圜靡
累臣矢志編摩視離騷之賦尚書
之授禪用誰實哉用之目分元亨
利貞用之綱歸乾庶幾演易遺旨
矣嘗觀太上用並其次爲並用爲
並用者元亨利貞也待用乃用
並者乾也不用亦用不用之用衆
云賜環是編恢三矣以用爲用者
居某職考某編而自課實不實也

猶免堅瓠之誚也夫馮君勁節姱
脩余何敢望其藩獨斤紫陽而
以學製也則臭味稔也因
詔獄中乞余爲序余不文亦道其實
而已 昔

萬曆甲辰夏至之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臣汪
國楠謹書于蘭臺公署

經世實用編叙

夫古而今而後絕繩不窮者堽也以天下之才興天下之治者經堽也人認七尺為身不知偏堽皆身知偏堽之皆身則經堽正所以修身矣身軀體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妙用於是乎行馬大都言為虛動為實心為虛行為實實之不存虛將焉傳孔無樂乎空言孟無取乎徒善要歸於尚實而已輒近取士以文詞任官以資格准政以簿書講學以空寂四者皆涉於虛然斯堽泰寧無事有為數篇垣墉樸斲者存焉爾我

自序一

太祖躬覽上智二十年定天下三十年致太平日度處焉舉逸民體群臣厚人生正人德故其流澤遠也儀刑具在方冊不磨其百慮之準繩萬事之矩矱乎臣子陳謨布政乃忽舊章而自行其臆試及其聰明其間歷有太祖萬分一乎夫有我者物也無我者神也昔

太祖作法亦惟是體悉人情斟酌古道而弗率由者乃生於有我僅忘我以為天下遵則而不以意參之夫然後有實用此致虛之極妙萬物而神矣升高而望順風而呼堽其重有攸賴乎臣不佞謹按時事追惟

祖德與鄉之士楚之士同患之士共討論之久而成帙命曰經堽實用編若有合乎衆論與否不自知已

萬曆三十有一年夏六月穀旦臣馮應京謹題

實用編

目序二

汪萬頃撰

經世實用編序

夫功卓於開天德極於酌古至成未前有之緒而商
今古以準中赫哉我

高皇帝之聖也蓋道相傳而為治自曩有統也唐虞昉焉
煥起于文王周公至素王會極而訓誡於朱子乃斟酌
定而實用之則大行于

高皇帝其垂許以堅萬業者鑒于聖淵猷而後著為令以
故泰山二百餘年夫誰不偉其功寧亦知其道德法
度振古而無兩也制紐而湮時窮則變駸駸乎委頓
將中天之日豈能駐於方吾邑馮公素憤之既通籍
即畢意以矢公作求兩為榮懷天下者乃得睹

祖憲請

序

國初功令瞿然起色也曰嗟乎越

本朝而寧有治哉因不鄙允恭協以圖

國故詳蒐廣証期實用編成為經世先實若次及于事
能收其掌土之用大要如我

明興時其筌宰閭閻難于一德之契精周百務懋六職
以樞之夫安能獨振所需者賢耳賢格于制科甚有
遺俊

累朝薦辟今典光于冊何不亟行以羅異才材之於位
矣積以年而課其成更超擢以為久者報寧不真心
為百姓遠謀出力衛

社稷故凡攬理保定作生人之依而懲其張皇克詰之
緒治乃不遜于隆矣由此紹開通直以張門人

三才與維今君子不困於曉焉而一取暢于紫陽歷
幾鴻茂昌明之化乎敢嘗韋茲

高皇帝且按其已試之掌故為明徵彼三十年歲定章崇
前代疎虞悉深鑒其弊羅纖隙而不塗矣即後聖豈
能再刊故其道化蒸蒸人文輩出如易并五五味百
體受其滋而含茹為常運他駛於古其綱紀萬方而
式靈於永者如漢通天臺臺上木重輕無錙銖相負
然漸摩久矣亦稍失其初故今所期于對揚者不啻
詳復惟遵

今甲寅

聖真以母失當年至意復取名賢暨畫足以裨

國憲而切時幾用起比歲之積疴豈但母影說亦母為
實用編

遠稽載其灼有成效而永可則者為

今日實証噫吁公其肅心於

國家乎公為司馬時偕允恭肇此議命允恭編彙公手
裁之已而按楚中稍稍舉行楚即報治適中貴人橫

於江漢公不顧於所中而為楚人請一旦之命

天子以卑辭遽公廷尉即收中貴人公怡然歌
聖明而幽處甚暇得研精于裁酌務期魂謨克備可以夾

我明家而成萬年有道之長用風於

當代君子使君子同心憂國取諸此以又今之天下而
為瑞于宗廟社稷一還

高皇帝之舊鳴呼休哉昔

萬曆癸卯季秋九月既望之吉吁怡臣姚允恭

經世實用編又叙

余友馮伯子之為經世編也蓋從周而
邇先進學古而宗真儒其體該其用實
其考核無所不確而于理境事境無所不洞
朗源委紆曲臚樹如星噫嘻難矣乃伯子局
束園扉中偕友數輩忘歲月忘寒暑并
忘胥靡樂憐憐狀凡閱三稔而編告成抑又難
矣叅訂就帙函而付之李呈芬氏曰若為
我董剗剗縣國門書以俟能者實用之猶
吾用也剗剗之後甫竣屬有天幸雨露忽
從燕門來解綢生還望其故國舊丘真
觸蠻一大夢也伯子歸思以是編什一之
緒型范里巷與其族子言孝弟與其
社子言齒讓溪山衡泌若將終身天假
之年惡知泗水之墟非河汾里邪則柰何
伯子之亟歸箕歸玄冥去也說者曰伯子

結髮為諸生即負奇男子志學必洙
功必旗常通籍司馬曹佐臬三楚分秉
憲節得壹意攄其生平盟許之素獨抗巨
璫徵車

詔獄艱苦備嘗以勤成此不朽編編成而人與
骨俱朽也司命謂何余曰天下有真不朽者
最上實名次之伯子實與名俱托是編以
光照天壤極無極而窮無窮也雖謂伯子

實用編纂修姓叙由

編何以實用名也。正意意公之實心也。愈憲從業經主雅以道德經濟自期比筮仕職方自公之明並別是編博採

廷謨蒐幽索隱斐然未數庚子奉

命楚臬稍得見之行慨然曰教化不興風俗不淳用之不

實則惟是故于是宣

主德開聖真係疲瘵揚側陋治本甫張舜倫將叙過紹瑞

從中作崇公又毅然曰蟾蜍不去嘉穀不殖用之非

實則亦惟是故益矢天日勵冰霜俾嘖嘖就饒生靈

脫諸湯火狀實用之效亦既彬彬可觀矣獨以張讓

方熾字忠未幾雖百元禮十魏公其素之何揚廷之

實用編首卷

姓氏叙由

史年號而數貞之明夷不改爰據同志之彥討論往

聖元經對揚

皇祖寶典綜叙賦于衆美別淑慝于多方切副縣會克成

此編道既遠于授書功亦亞乎演易乃知圖土之榮

轉轉蘭臺之聚蓋以乾剛立體發龍德于

大君天健用時數易司于百執洵令二百四十年間謀烈

紀綱之至兵農風俗之變萃宰之軌轍道術之源流當

振起類之連敵揭立法之良規酌古準今犁然悉具

豈與彼空譚清議絢奇扶玄而不嬰時任者競浮尚

哉發漢人著潛夫論鹽鐵其緒弗散設室之書繫我

皇圖開濟以來代有載筆罔不抒靈光建公道班班秩秩

實同此心矧是編也霽

聖祖心法晰孔門正傳罔史林之玄圖而政學之指函哉

於戲實不實在我用不用在人用而不實君子耶之

實而不用君子傷之公第以編纂代奔走自盡其仁

世之心藏以待時言而爲則僅經時君子知志民君

紹明先王之道者斯言之溥利寧惟一事是經已耶

俾賤臣得以校讐發粹功既竣爰列同事姓名于左

乃習申一言於瑞昔癸丑星周一紀肩手甫載任書

李登 字士龍 直隸上元縣人

瞿九思 字詹夫 湖廣黃梅縣人

華鉅 字德夫 直隸丹徒縣人

何棟如 字克符 直隸無錫縣人

梁斗輝 字忠煥 廣東新會縣人

實用編首卷

姓氏叙由

李呈芬 字明晦 直隸靈璧縣人

張復 字子遠 直隸休寧縣人

劉中興 字克勤 直隸盱眙縣人

姚允恭 字賓父 直隸盱眙縣人

黃廷棟 字吉安 湖廣廣濟縣人

夏時 字時夏 湖廣黃梅縣人

魏文升 字升中 湖廣黃梅縣人

夏典 字典則 湖廣黃梅縣人

魏文常 字長卿 湖廣黃梅縣人

黃鎮中 字開畧 湖廣廣濟縣人

鄒鎮民 字元順 江西樂安縣人

朴梓一人 撤玄菽 字中甫 直隸靈璧縣人

皇明經世實用編目錄

乾集一
御製心法九章

乾集二

皇明祖訓

乾集三

親賢

乾集四

天官

乾集五

地官

乾集六

實用編音卷

春官

乾集七

夏官上

乾集八

夏官下

乾集九

秋官

乾集十

冬官

元集一

薦舉辟召論

取士議

目錄

三

元集二

薦舉人物

官集一

久任超遷論

任官議

官集二

外任

利集一

務農講武論

重農者

利集二

經武考

實用編音卷

利集三

任人

利集四

導和

貞集一

正學育才論

禮學

貞集二

樂學上

貞集三

樂學下

貞集四

目錄

四

射學

貞集五

御學

貞集六

書學

貞集七

數學

貞集八

諸儒語錄

貞集九

正學攷

以上二十有八卷

實用編首卷

目錄

五

皇明經世實用編目錄

論次解

自古繼世君臣不遠稽而近守何皇帝王開基今古一
道乃法則與世空之子若孫循其法必治廢其法必亂
所從來矣矧我

太祖天縱聖神師虞周之盛業典則以規萬世者我臣惟
君天道也太和元氣順布四時周而復始莫知其紀其
卦曰乾元亨利貞故以分帙論治即管窺之昭昭以崇
無窮固可觸類而長也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氣志如神與天
合德政乃有本首載

太祖心法家法本端而則善矣智臨先務惟急親賢賢親
而六官之長皆民譽惟是設官分職豈以冥冥決事故

實用編卷首
次六官要務責灼見也正心正家以正朝廷而百官萬

民孰有不正者乎

元於時為春於德為仁月令出幣帛聘名士所以發潛
德而起治功也故議薦舉辟召紀聘君誥蹟誠三途並
進而而不以風聲剿說加月旦之公評庶幾野無遺賢人
思德化勃然勾萌之出達矣

亨為夏為禮于時時定任官而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明
作之化光焉為民社計長遠為人才期底績莫若久其
任而勸之以超遷內外皆然而郡縣守令為尤切故以
外任次任官議揭旬宣要領謂必如是乃可任乃遷
也

利為秋為義秋天地始肅農事備收選士厲兵其令已

以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蓋詰四方之首也而
視以先民之大端乎

太祖懷德懷柔齊揚武烈可訓可行胡置不考後考修農
講武昭法守焉人以分之和以濟之耶其承乎千休矣
貞為冬為智及是時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而聲育子
千學居四民千邑以常德行習教事國成物之功與我
太祖令學者人占一經又以禮樂射御書數分科教誡令
經則各習其詞而藝鮮燕通欽六藝補偏也道化翔洽
真才迭興申飭學官令甲具在纂儒言而鈎其玄述國
憲而提其要

昭代之教學綱焉蓋文史足用而貞下又起元矣嗚呼乾
德統天終古不息三五盛時治與道皆自上出君為飛
實用編卷首

龍為且任者為見龍耕且學者為潛龍純乎乾矣其後
也孔孟程朱咸在下位上有賞罰下有是非治身道岐
為二而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者二千餘年至我
太祖興道致治乃復合而為一此宇宙一大運會也後人
由其法以見其心則繼往開來皆不外是豈直遵時制
已哉

編次解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一

乾集一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木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休寧臣張復泰開

太祖高皇帝御製又心法九章

擬問心

野八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強竊
盜賊姦人小人之心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之所
以並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
之運性情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強竊盜賊
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且聖賢君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一

子日夕以運之首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所為無不
周運之所以知其于犯憲章必殛身而後已故不可為
而不為也次運廣愛仁人利濟萬物使無罪而苦者釋
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不周流不息運之至精
知其可為而守之永久若輔人主道與則賢稱若違家
則家葬若居鄉黨則君子稱若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強
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首以聖賢君子之為運之見其
事幽而理秘意無常仁將謂艱焉而不為不運也故以
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為日夕運之見其速答易焉而
且厚特為之若輔人主則為姦貪不忠之稱殛身矣居
朋友則有小人稱在鄉黨則有盜賊之稱齊家則無
彛倫之效彼問二心吾答以神運者何也益人之

而況其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且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或有言使朕得聞蓋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違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假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飭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遇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具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私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固是故勅師徒必遵操持之以然良能矣

高皇臣言此我止切如磁者道學也如碌如庸者自偷也至此明明德之善也然事有終始則知止先之矣帝謂孝者

[illegible]

還經示僧

省識之說如金經千萬初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臚者
之稿心聞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
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所以然而欲者其於漏盡
乎斯識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溫花之汎水電影之
風塵酣之幽漠斯米虛之謂鐵寶之謂鐵寶必先

之後覺狀之。又將點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
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蓑之妙也。亦日升崑崙。神龍
浴蒼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看相而能
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靡落。奔星
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狀。風翻月
影。倒掛須彌。關石爲舟。千鯢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
是皆性理者耶。

[illegible]

高
 字
 之於此水謂說正我執龍相無相相迷能覺又謂
 理此水所見覺相動而有不齊不成是何等
 大至道見為非性所相則能龍一能迷謂也何
 此數見巨淺之移動亦有而陽思寡不情之滅則
 見其特之步出也相相相之如惟所覺謂不其
 惟其有也到人奔也而不能德此迷謂預可況
 妙有必我非惟非可浴自而下之謂水也
 必其間之於其體也謂有覺士不之電物
 一之也相相非相以我無為水大小不一
 之謂所落相相相能無為水道人不可
 妙成道無所見者相相相能無為水道人不可
 之無以獨人不從覺無因先無
 之之人父歿日相可有日之也覺無
 不皆得乃知也智與相相相此其
 至可正也能此臨龍已日生感道受正之
 約以得石明以乃為無智智一將至正知
 者乃為之而後道月從前妙理是事失
 就性作淨風所靜為一而無自之無自亦

道忠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事心事事心本末開張由
來一乎殊異態態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
事勢之浮沉滯花沈水月印滿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
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
鳴鳴然而翅空蟻快躍躍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入墮迷
之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今泛
泛之徒與愛憎之勃勃起是非之翻翻反為誠者之憂
心是何持教者耶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九

臣按通天下之美利也小則小大則大故而
臣有患何逆與覺之聞而已迷有二端庸惡者以
私欲勝其智而有意見勝私欲非能外道也蓋皇
國王國論日用之中而利害當於前顧有出入其利
身此門外人也耳其為道者從其資之所近有所得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九
馬而此非愛同德異或為城德之士見虛走
為爾其志在空談無實而天下以流於端或為端
行之士實心實事轉立於端決之中誠自謂無上
本原從無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方之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謂之仁者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高皇 吾有之哉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忘之何哉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亡之何哉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而何哉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道何哉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意也何哉此其志在明識之教而天下以拘於
誠明則非有非無之問徒然而論教君子以明
也神有無論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九

有來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僕之條狀而歲聞井有
汲者驗之無連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曰悲號於星月有
時似人白晝識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
如人隱之則寂然若狀或祟人以禍或祐人以福斯數
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謹謹拜手以奏時南
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爾何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
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於並步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
而此當成之際竟升於天魄降於地夫鬼也者氣也既
達高穹遂清風而四散且鬼膏肉盡髮者也既仆於地
化土而成泥觀斯鬼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
為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為是乃知膚耳其
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其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
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之道必有為而為夫何
故蓋為有不得其成者有得其成者有得其時者有不
得其時者不得其成者何為壯而天屈而滅斯二者乃
不得其成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成者以其
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多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
有為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
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今氏不務居生有家而死有
墓野無壘戰無遊寇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
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幸於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
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殺野裸露骸
獨於此致有主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即
而已故無所依惟鬼是恨以至於今成者既多妙有隱

[illegible]

十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
水以建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
無春秋四日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懺愆懺罪已有年矣
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頽焉朕
嘗歎思將山住持者若自建菴以至於斯時前亡後化
者豈不遊於人曾有定向而草庵者乎故空景美而菴
額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
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
武帝崇崇壽等捨身大莊嚴寺又知信道家之說者泰
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慕長生劉
趙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

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
必不善妖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
招禍之若是答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並法
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
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
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
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謫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
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
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連
詢於佛老其三武間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固二教之
機微而理密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之紀錄
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爲人

實用編卷

乾集

御製

十一

墮罵雞萬古亦汚名罪因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爲
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
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教羅云色空
之比假務化愚頑墮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不
解而至此糜費熟糈政務日杜市衢收斂則天高聽卑
禍將不遠矣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試導則君之
脩甚有不遠矣馬所以脩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安
彞倫攸敘無有吝者調和四時使民蠶州木各遂其生
此之謂修豈不爾綸天地生人並立三千大千世界中安
得不永爲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貪僧以百劫未
達於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故前其墮彌深離千劫不出
貪僧之右又丞相柳聖監至齋盛素羞以共亦問

神殺放亦惡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乎陰翳幽穴中一微命之蛇耳人將以爲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爲以其有神也并論儒者朕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視之今有生路果然乎曰然曰封象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仁人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者哉哉利益矣

皇祖之德與我知
心之用無不
善惡之命主
不其好而好
王道故全也
不可解義理
實利編卷一
附讀
聖之門手
卷一
御製
古

御製文四論

臣既然讀問心還經國學論道患說而爲本原論曰帝王以天下爲度而左右爲奸不勝堂陸千里答不在左右也本原之地未探其微也孔子嘗贊堯曰大哉贊舜曰君哉安人安百姓可謂一體萬物矣尤不敢爲了義之譚而曰其猶病諸也蓋貫穿根本使蠢動含靈盡歸原原本本若此其難也嘗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民也誘誘愚也耳目有所封也見曉不喻方寸也則可使之不知也者盡神赤而巍然尊命之曰焉至不能窮流溯源而究古帝王之學術世所

絃而一體萬物哉是故有夜分不寐左圖右史矣此竊我本原非磨之者也有鼓丞先後替御正人矣此竊我本原非弼之者也進之則武王之敬勝急者乎曰此亦範我本原非範之者也無已其惟精惟一之傳乎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以天下治天下非治天下者也藏天下於天下非天下爲芻狗者也左右僕御固非正人比屋而封時雍風動豈但宦官宮妾之所不能變已哉

請甘露時雪鬼神篇而爲闡論曰三代以降其以賢主稱者絕勝至於探賾本原稱達天之學概乎不稍見焉惟漢文帝遇賈傳宣室矣所譚鬼神之神理雖並無傳其於清淨寧謐一以玄默治之時號小三代此必靈於
實利編卷一
附讀
聖之門手
卷一
御製
古

神鬼者也並儒不違而曰不問蒼生問鬼神夫鬼神即蒼生也不知鬼神之通而知必不知蒼生之道而知者也孔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厥旨微矣自顏項絕地通天以後君人不達天人之理並儒誤執子不語神之說而曰並無鬼神解天則曰天者理而已解鬼神則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已夫天而止於虛虛無所據之理也則上古作大淵以諸神人和上下作八風之樂天地神祇可得而禮豈但空空無指實之理而爲是粉飾太平之觀已哉馮相親稷祈祥禳災祈年天宗新穀上帝豈故飾文而爲是莊嚴爾業之末也哉自此大夢不醒君人者遂指宦官宮妾爲現在可娛之樂而事天爲渺茫無味之文冲虛澹漠爲空空

用之物而四海九州爲六尺以外之事天下國家始
絕矣夫人所以臨淵履薄不敢自肆者有以制之也胡
廷下咫尺之書不踰頃刻而風驅雷迫鼓四海九州於
千萬里之外何也有司小而皇王尊也喪其能制我也
朕誓致誦與人獻規太史紀言行管紀過合百司庶尹
而不能回一人何也一人尊而諸司小也夫臣民小皇
王矣豈無有大皇王者哉皇王稱尊貴矣豈無有尊之
尊者乎是以文王得之而胎事上帝武王得之而無二
爾心此物此具也鬼神之理耳目所觀記未易縷陳第
曰氣聚則生氣散則灰飛烟滅茫然無知其於禍
福威應皆指爲異端而不足迷也爲明王碩輔而歟爲
操懿孝卓而歟等死耳生前善惡死後冥然夷齊盜跖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十六

兩俱亡羊何故爲君子之兢兢業業不敢違居焉不爲
小人之暴戾恣睢肆行無忌也乎哉或曰聖學無所爲
而然非有希於果報之說也愚則謂有所畏而爲善此
君子之所以三畏帝王之所以欽若昊天也惟我
太祖敬天愛人至矣盡矣一特刑政稍嚴遂感殿庭雷火
驅逐之變曰陛下敕臣臣敬天下所謂陛下者豈但曰
理而已繞殿而走豈護然無見而爲英雄語以語人哉
不歎矣夫哉甘霖之論也若見精神急奏恐兆他人非
天恩於已此非出萬死一生不能達天若此其遠非開
創聖神之主不能畏天若此精且確也愚故不避譏彈
而爲千古闢幽之語使人知罪福皆由心造而不善者
卒不能逃於冥冥則思天地鬼神而究心於返小

之學者又何待吾說之事哉

讀遊新卷記而爲正謬論曰載道者述耳而述非實
心者事耳而事非心苟不得其神理而止求敲節選實
之爲工非趙括之讀父書則優孟之爲叔敖耳余覽三
五以降高明之主不並值得一漢武宋真未嘗不嘉其
聰明杰出而未嘗不惜其擇焉不精迨至與庸君亂主
同類而共觀之也蓋帝王與章布雖不同其以天下爲
一體者均焉八荒爲我藩域是吾久視之道成也疾病
痛癢相關是吾布施之道成也乘化而來乘化往是吾
冲舉之道成也無爲而民自化是吾戒定之道成也梁
武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劉處玄
研精玄理並祖召見問道玄曰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十七

在清心寡欲實冠羽化之術非人主之所學也以此知
二氏之末流非但吾儒斥之以爲非即二氏亦未嘗不
病其爲小果爲下行仙也矧帝王肩鉅何如而可下同
緇羽之流哉

太祖取其陰贊王綱而斥其迹可謂高出萬古矣

讀設諭文而爲審機論曰機者聖賢之所研審而治並
豪傑之所憑而依者也人心之機間不容髮有用之端
摩者則爲機智有用之無事者則爲真機彼其勾索夫
一二而逐逐於功利之間能使天下多事是故惡夫機
也庸知機猶弩也發不在先而中不在後迨之即動應
之即起非有於揣摩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使盡無
害而有利三尺童子皆能持籌而講方略惟利十而中

不無一二之害疑似於其間於是涇州之幸滿朝駭失而寇萊平以制虜同姓之盟庸夫所畏而今公孫以處功發讀父書者不足以言兵求馬者必不披閱以索之也張良名四時意定太子之具陳平王諸呂豈安漢之圖而太子即定漢業即安此其機機非但人不能知即欲以告人而亦難行之口舌間也設論文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至哉聖王之言也使雷霆之怒今日而擊一人明日而擊一人機露微泄而人易玩使數十年天朗氣清不一示謹恐亦非天發殺機之道也是以君子尚夫時也或者謂章縫之儒苦不知變其材智機變若或耑之未可強致是不然凡人材智未有不屬形骸以後事也學有淺

實用編卷一

龍集一

御製

十八

深事有大小品有高低下見諱從之鑑明則研醜見明之者由我耳衡平則重輕見平之者由我耳我誠於本原之地定如止水行若流雲不我張弛因勢之張而衆之因勢之弛而弛之人以爲百舉百中不失機時不知太宇之天彌之而起嘗未嘗起一念也噫天下曷嘗如

虞之事難爲之時哉

皇朝經世實用編卷之一終

皇朝經世實用編卷之二

乾集二

皇明祖訓序

肝昭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肝昭臣姚允恭編次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宇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並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復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一

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華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並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勝臺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教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皇明祖訓附解目錄

祖訓首章

持守

嚴祭祀

謹出入

慎國政

禮儀

法律

內令

內官

職制

兵衛

實用編卷二

營繕

供用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皇陵碑記

龍集二

祖訓解

二

祖訓首章

一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最

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

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狀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

後子孫做皇帝時正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黜削罪剝

闡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官生內設人情善惡未能周知

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實用編卷二

龍集二

祖訓解

三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

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欲其間所用

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互相

不敢相侵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

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胡新方河南

贊皇隆慶以來計出魏原時市忠餉廷軍實以飽
豐未知所終然斯時也孝武臨薨之執裁所不能
顧我之世學空少誠耶嗚呼言利之執裁所不能
爲事窮難上下一於懷德而蹈湯之事雖爲不度
安可美

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
 賢帝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爲樂則國亡自此始
 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榮顧若生
 存欲樂以慰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榮顧若生
 急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

乾集二

社訓 六

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又當驗國所積稍附餘糧以救民貧處亦優免之不爲常例狀優免在心臨期便決勿使小人先知要名於外

[illegible]

所覲國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姦人得計身固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備常如對陣號令精明日則覲人語動夜則巡禁嚴密姦人不得而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寧有備而無用如欲迴避左右與親信入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刀人員正可離十丈地不遠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爲左右內使迴避太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可不深爲戒備凡警備常用器械衣甲不離左右更遇良馬數匹調教能行遠走者常於宮門叢養及四城門內令使帶鞍轡各置一足在其所在一體上古帝王諸侯防禦也凡夜當警者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庭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聽市聲何如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7

凡帝王居宮。要早起。睡遲。酒要少飲。飯要依時進。午後不許太飽。在外行路。則不拘。

太祖三十二年如一日身兼其職
 瑤諒不年餘乃與惠惠臣臣
 慎於常思以天下為念臣臣
 於上思以天下為念臣臣
 內閣上思以天下為念臣臣
 必朝為之察而後德而中為
 入朝為之察而後德而中為
 憂勢者必重不得已也而文
 凡人之姦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較
 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以致姦人懲悔當
 能大則誤國自止姑聖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懲悔當

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則惟計如人甚難聖人必何見於羣而樂曰於乎此

皇祖

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

或有太獄必當面訊庶免構陷鍛鍊之弊

臣請立政其勿誅於庶獄惟司之牧夫周公三致意焉廷於大獄周鼎同知於先念要已與之也簡有能明惟允於後益飲極矣嗚呼人非率牛心腹不必

實用編卷二

惟中虛耳隨天且聖古稱訊羣臣訊羣吏訊羣民

皇祖名法司曰賈城諭以如貴之刑中虛閭錦衣鍛鍊則悲

得罪由具則代之訊者刑部中虛閭錦衣鍛鍊則悲

訓以聽訟式知用人之者後

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臣按大司馬書夏原古陸賈便對曰賞費于

上從之此可為限費功之法蓋作始既輕則未流滋邪

臣聞內閣學士曰國家錢糧出入多入少即如京師武備

所支如人只生不取那有盡其得盡無不聞有

此即非江表議夏言等說設然法威者謀未百餘萬

母事二百年後亦言本朝武備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實

此即非江表議夏言等說設然法威者謀未百餘萬

母事二百年後亦言本朝武備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實

此即非江表議夏言等說設然法威者謀未百餘萬

母事二百年後亦言本朝武備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實

欲新穀之泥柳夏原吉李賢同議鳴呼總樂也
者持特保而冒首級之功金吾之所任者摩也
承取指服所望者王為改歸當人

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

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藩

輔之禮不作非為樂矣大焉至如天子總覽萬幾晚

早起勞心焦思惟憂天下之難治此親王所以樂於天

子也

凡古王侯妄窺大位者無不自取滅亡或逮及朝廷俱廢

盜王與天子本至親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姦人異謀

自家不和外人窺覷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傾朝廷而累

身已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禍若王之失亦有此禍當

各守祖宗成法勿失親親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九

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令合於道理則惟命是聽不

合道理見法律篇第十二條

臣應寧伏讀而嘆曰聖人之微洞若神明開創之謀

天子念此則平朝晏罷天下之憂盡盡金此則制節

英雄天下皆謂之聖相與同休祖法相與常守天

矣又知遵列之必哉

矣又知遵列之必哉

矣又知遵列之必哉

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

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恣之事幸朕以乾清宮為

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從有序或有淨誦之
婦祭其言非即吉賁攷宮無而志之女至若明堂典

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一官之語未可以爲必然或燕

閑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之弊權謀與

決專出於已祭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冰心膽為之

不寧曉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

不敢怠惰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也

奪之極人至衆而除掠尙背之機一或任情有漸俯仰即弗畏而入畏矣畏存於寢息自無押疆之非畏存於用室自無劫德之大害則自無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

不能奪也。自皇祖立訓以來。

英宗幼冲即位三楊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八事前

旨遂爲定制嗚呼大廷諫簡如此能深深宮不遠乎即
使屬精進政揚於寤寐而群臣莫見固不若出御奉

天入寢乾清昭然示人以寅畏之象也筆三揚之秘

嚴祭祀

凡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屬格愈愾則禍生故祭祀之時皆當相其精誠不可少有怠慢其風雲雷雨山川等神亦必敬奠

自祭勿遺官代祀

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傳制戒

諭百官又次日告

仁祖廟致齋三日行事

宗廟祭

社稷正祭前四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為始

齋三日行事。

凡祭

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濱山川城隍等神正祭前三

日午往沐浴更衣虔於齋宮次日爲始致齋二日行事

寶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詳 十一

凡傳制遣官代祀

歷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廟前一日沐浴更衣處於齋

宮次日遣官
帝王春於大祀壇內從祭

帝王 秋於祭山川前一日還官本廟致祭
其 秋於祭山川日還官本壇致祭

孔子 春秋仲月上丁日遣官致祭

凡祭五祀戶竈門井於四孟月遣內官致祭中甯於季夏

土旺戊日亦遣內官致祭

臣歸思神常享於克誠泰稷惟馨於明德大君百神之主百官之倡來何不敬德乎

社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儆福也洪武三年春正月合祭太歲四季將風雲雷雨歲鎮海嶺山川城隍龍

森諸神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
臣者請親署名其鐘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

帝曰朋友
登壇太常寺丞以憑禮體感神功懋勳簡親賢又
儀衛雖悉問故以忠爲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職之
於神惟恐間致非所昭焉哉
然休明不虛祀天屬七年以大記
義而華正逢壬辰觀朝至期方疾行還宮次皆歡天之
不祀也志靖十言之誤主誠可憾也易思愛人以道
聖躬萬德將於十時藏祥庭於剪乎神明之德通廟後
其大謬諸宰手
謂所藏諱字
之外者表已
文也而舊藏在沐祭之先藏括在儀文

凡動止有占乃臨時之變必在己精審術士不預焉且如將出何方所被馬忽有疾或當時飲食衣服旗幟甲仗有變或匙筋失板盤傾所用違意或烈風迅雷逆前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二

來或飛禽走獸異態而至此神之報也國之福也若已出在外則羣察左右慎防而回未出即止然天象人不能為餘皆人可致之物恐姦者乘此偽為以無為有以有為無窒礙出入宜加詳審設若不信而往是違天取禍也朕嘗臨危幾函者數矣前之誓報皆驗是以勅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變異而後運用所以獲安

天子
所謂無要止也代將一臣
表之有心不中天至義
者無幾之失無理有端此
必氣則其氣相和則思至
得之雖也時義相必如滿
易六耳是然與先通前
無欲之以觀先天和之
之評也天見厥人致遠
之占驗日睹之兆也祥
而災之之幾也況華以
惟見貴者可羅後嗣
籍無也無物則降
州賦皆不則降
士皆天利動有
聖德操為可為
然也此止也
許而知有止有
程之有三動行

太征之心法
而後可

慎國政

凡庶耳目不備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伎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聞奏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姦論

這如
制元

溺使下情不能上達而國至於亡也

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
鞫問情由明白處斬如果大臣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
坐

百 五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辨 十三

十八萬七
可不成

七十二人遂致威權歸奔頗移漢祚

臣聞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name of the person who wrote the document."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when the document was written." The title page is the first page of the document and it is us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page. It is the page that the reader sees first and it is the page that the reader will remember. The title page is the page that the reader will see first and it is the page that the reader will remember. The title page is the page that the reader will see first and it is the page that the reader will remember.

內藏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聲替其著訓監

乾卦也

惟貴聞過，獨見有限。萬幾無窮，直

則患當

使天下敢頌大臣功，德則錫寵之，藏

皇祖垂訓之長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其

意夫

禮儀

100

凡王國宮城

廟社稷等壇

宗廟

與新建太廟位置同

社稷立於王

與朝廷大社位置同

風雲雷雨

立於社稷鹽西

續通志

雷雨山川鹽西司旗者致祭

凡祭五祀用一祝帛香燭酒果

司戶之神於廟舍設香案正月初四日門官致祭

司寇之神於廟舍設香案四月初一日典縣官致祭

中雷之神於官前升壇內近東設香案二日典縣官致祭

司門之神於水運門稍東設香案七月初一日典縣官致祭

司井之神於井邊設香案十月初一日典縣官致祭

凡正旦遣使進賀表箋王具冕服文武官具朝服祿實用

寶訖置表於龍亭王率文武官就位王於殿前臺上文武

官於臺下行十二拜禮畢王送表出宮城門止離五

丈地文官送出國門武官從王還宮

凡遇天子壽日王於殿前臺上設香案具冕服率文武官

具朝服行祝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四

天地禮若過正旦拜

天地後即詣

祖廟行禮畢陞王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禮文武官具服

行八拜禮

凡帝王生日先於

宗廟具禮致祭然後叙家人禮百官慶賀禮畢還宴

凡遇詔敕至王國武官隨王侍衛不出郊外文官具朝服

出郊奉迎安奉詔敕於龍亭乘馬前進王具冕服於王

城門外五丈餘地奉迎至王宮置龍亭於正殿中王於

殿前臺上先行五拜禮畢陞殿侍立於龍亭東側武官

護衛文官於臺下自行十二拜禮跪聽開讀

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經過見上五門四拜禮雖三

公大將軍亦必四拜王生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經王國

故意迂迴躲避不行朝王者斬

凡王府文武官並以清履至王府門候見其王所居城內

布政司都指揮司并衛府州縣雜職官皆於朔望日至

王府門候見若有事召見者不在此限

凡進賀表箋皇太子親王於天子前自稱曰太子某弟幾

子某王某稱天子曰父皇陛下稱皇后曰母后殿下若

孫則自稱曰長孫某封其弟幾孫某封其稱天子曰祖

父皇帝陛下稱皇后曰祖母皇后殿下若天子之弟則

自稱曰弟幾弟某封其稱天子曰大兄皇帝陛下稱皇

后曰尊嫂皇后殿下若天子之姪則自稱曰弟幾姪某

封其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稱皇后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五

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若封王者其分居伯

叔及伯叔祖之尊則自稱曰某封臣某稱天子曰皇帝

陛下稱皇后曰皇后殿下若從孫再從孫三從孫自稱

曰從孫某封其再從孫某封其二從孫某封其稱皇帝

曰伯祖皇帝陛下叔祖皇帝陛下稱皇后曰伯祖母皇

后殿下叔祖母皇后殿下

凡親王每歲朝覲不許一時同至務要一王來朝還國無

庸信報別王方許來朝諸王不拘歲月自長至幼以嫡

先至嫡者朝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迺而復始母

侍失序

凡諸王居邊者無警則依朝來朝有警則從便不拘朝

便問放出

蜀王位下

康莊遇本寧

悅友申賓讓	承宣奉至平
趙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	
久鎮開方岳	揚威護禮儀
剛毅猶超卓	權衡素自持
代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克延禹禹舜
傳貽連秀郁	炳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	
瞻祿貢真彌	縉紳識烈忠
穢穢穢富運	凱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八
貴豪恩寵致	憲識優尊儒
雲仍棋保合	揀翰麗龍興
慶王位下	
秩運寔台衡	倪仲紳偉奇
迺完因巨衍	陽春發需毗
寧王位下	
雙翼觀宸拱	多謀統議中
總添支庶潤	作哲向親衆
岷王位下	
徽音膺彥譽	定幹企程雍
崇理原諮訪	寬豁喜貴從
谷王位下	

鳳質傳佳敬	叢興開福昌
篤誥詢擇豫	盛彝呈綢祥
韓王位下	
沖範徵偕旭	融讓朗環遠
聖韶俞類機	令緒介喬維
滿王位下	
信幼詮勛胤	恪理效迴璉
浞源謹督暉	圭璧澈澄昂
安王位下	
斐序斌延賞	凝羣濟祉表
振嚴顯輯矩	鎮密廓程綱
唐王位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九
理之彌宇宙	碩藝韋琳琚
啟齡象頌體	嘉曆協銘圖
郇王位下	
偉開參望典	歲論泊皇變
麒麟餘積兆	奎顯睟璿璣
伊王位下	
顯勉諒計典	褒珂采鳳琛
應睿續霄遷	昆玉冠衆金
高皇帝二十五子	今有天下有國有郡者共十有八
臣按	
步初斯建節	最好必貞銓
執律符鈞正	詢收汝勵虔

薦請濟還暢

先施遂省稽

詎惟愛造就

適藝藝墳麓

慧登析愿確

鑑紫綽先致

習獻增盈謚

臨饒執績為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純一行

達得襲芳名

高皇帝發孫也

法律

凡皇太子或出遠方或離京城近處若有小大過失並不實用編卷一

差人傳旨問罪止是喚回面聽君父省諭若有口傳言語或齎持符命或朝廷公文前來問罪者須要將來人

拿下磨問情由預先備與火達差親信人直至御前而聽君上宣諭是非明白使還回報依聽發放其諸王及

王之子孫並同

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

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齎持御寶文書并金符

前去方許起程詣闕

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

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判罰者聽法司毋得吹

毛求就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

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

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夾審問情由明白然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於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

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和三次不至再遣

親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

績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

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人輕

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

大臣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

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

都督府索取姦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

官用編卷二

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新風聞王有大故

而無實蹟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

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恃權欲巧

侵奪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於邊

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鴆之

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

者即是姦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奏聞

若不奏聞即係姦臣同黨

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

知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

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知謀

之上獻於朝廷勿留

凡庶民敢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從其家屬於邊
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
非理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之意必是朝中森臣使之
離間親親王當十分含怒不可輕動當拘禁在園鞠問
真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森臣及使俱斬之
凡朝廷新天子即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
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宿衛祖
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森惡三年之後諸王仍依次來
朝如朝無正臣內有森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
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
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營將帶數
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績後頒降

實用編卷二 聖集二 祖訓解 三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
雖長不得立若森臣素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違
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森臣其三
年朝觀並如前式

凡王國內時常點檢軍中不許隱匿逃亡或有之止坐
兩鄰當主及有司官并該管哨口軍得向王王亦毋得
隱匿遮護或森臣故縱逃亡者亦以外祖王者將森臣
斬之從其家屬於邊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被謀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大
何所不至至若王臣等容少忽乎哉
訓之無缺也

凡自后妃以下一應大小婦女及各位下使數人等凡衣
食金銀錢帛并諸項物件尚宮先行奏知伏候發遣內
官監官監官復奏方許赴庫關支尚宮若不奏知朦朧
發遣內官亦不覆奏輒擅開支皆處以死
凡私寫文帖於外寫者接者皆斬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
坐

凡廢觀寺院燒香降香禱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
送物者皆處以死
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
得干預

實用編卷二 聖集二 祖訓解 三

凡宮中遇有疾病不許喚醫入內止是說蓋取藥
凡宮闈當謹內外后妃不許羣臣謁見命婦於中宮千秋
節并冬至正旦每月初望來朝其隆慶盛暑兩雷免朝

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
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森計但是倡妓不許
仰進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臣龍寶親親疏不忌而順成周之德之至也

長隨奉御 正六品

奉天等門官職名 掌扇官 奉天等門出入

門正 正四品

各司官職名

司正 正五品

鑼鼓司 掌樂先鋒 掌樂部樂并官內 延宴樂及更源

惜薪司 掌官內等處所用柴炭等事

各局庫官職名

大使 正五品

兵仗局 掌官內所用執事并提督人匠打造刀甲軍器及

內織染局 掌官內所用織染并官內一應民天

針工局 掌官內所用縫紉并官內一應民天

實用編卷二

巾帽局 掌官內所用巾帽并官內一應民天

司炮局 掌官內所用炮藥并官內一應民天

酒醋局 掌官內所用酒醋并官內一應民天

內承運庫 掌官內所用承運并官內一應民天

司鑄庫 掌官內所用鑄錢并官內一應民天

內府供用庫 掌官內所用供用并官內一應民天

此典其職掌三十年內官人等知悉

所著漢書末世皆為官家元氣

其典其職掌三十年內官人等知悉

止及百年後世司職掌三十年內官人等知悉

十餘年過多二見服之

腹中即不病

可渡之有功

司內監之有官功則賜給俸給

乃其為人所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職官言及者必斥去之

老下濟郎并出城而禁之群志水而獲其近畿蠻人

府官

不調耳如國初楊七寺周楚時皆印諸府擬公卿之
爵受封者必選翰林官傳之如重越之於於王則曰
前事也王國性用益於大官尤難重也

兵衛

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
七十二名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指
揮千百戶旗軍務要三護衛均撥

凡親王入朝以王子監國

凡親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
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
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

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并有御寶文書與守鎮
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今旨方許發兵無王
寶用編卷二

今旨不得發兵如朝廷止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而無
御寶文書與王者守鎮官急修王知王遣使馳赴京師

直至御前聞奏知有巧言阻當者即是姦人斬之母或
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
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

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
凡守鎮兵不許王擅施恩私其護衛兵或有冒勢聽從王
便

凡王出獵演武只在十月為始至三月終止

凡親王府各給船馬符驗六道以供王遣使奏報所用
凡王教練軍上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
或王有開暇則過數不拘

親王儀仗

今旗一對 清道二對 儀弩一張

白澤旗一對 戟一十對 稍一十對

弓箭二十副 刀扇一十對 綵引旗一對

桐鼓二面 金鉦二面 金鼓旗二面

花區鼓二十四面 畫角一十枝 板一串

笛二管 鑼二面 節一把

夾稍一對 告止旗一對 傳教旗一對

信幡一對 戲竹一對 笛四管

頭管四管 杖鼓二十面 板一廿

大鼓一面 鑼節四對 紅銷金傘一把

紅繡傘一把 曲蓋二把 方傘四把

寶用編卷二

戟一對 文龍一對 儀刀一對

叉一對 儀刀四對 班劍一對

梧杖一對 香盒一箇 臥瓜一對

骨朵一對 立瓜一對 斧一對

檀一把 銀杖一對 駝馬八疋

馬抗一箇 鹿一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鞍籠一箇 水盒一箇

香爐一箇 水罐一箇 拂子二把

扇六把 垂簾一 垂簾一

如可下材是用不許王聽私恩并兵也誤聽之
同成字取傳代王等更教人欺誤慶府則與之
其等親王儀仗不嚴

登錄

凡諸王宮室並依已定格式起蓋不許犯分燕回元之舊

有若王子王孫繁盛小院宮室任從起蓋

秦王府 西安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晉王府 太原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燕王府 北平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周王府 開封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楚王府 武昌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齊王府 青州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魯王府 兗州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蜀王府 成都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湘王府 衡州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代王府 大同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肅王府 甘肅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遼王府 遼寧 臣按本府正廳石未鈔中半兼支後奏

鄧王府

臣按本國封安懷世子

伊王府 臣按本國封河南國除高安王官理府

諸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德王

趙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安王

魏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遠王

梁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德王

燕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安王

齊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遠王

魯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德王

蜀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安王

湘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遠王

楚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德王

周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安王

代王府 臣按本國封懷遠王

例明

凡親王每歲來朝自備飲膳其隨從官員軍士盤費馬匹草料俱各自備毋得干預有司恐惹事端

凡親王每歲合得糧儲皆在十月終一次盡數支給其本府文武官吏俸祿及軍士糧儲皆係按月支給每月不過初五其甲仗候缺撥付所在有司照依原定數目不須每次奏開敢有破調稽遲者斬

凡親王錢糧就於王所封國內府分照依所定期限放支毋得移文當該衙門亦不得齟齬若朝廷別有賞賜不在已定期例之限

凡親王郡王王子王孫及公主郡主等每歲支給親王庫制歲支銀四千八百石郡王四千八百石親王實用編奏二

今定米一千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今定米二千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今定米一千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今定米八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鎮國中尉 唐制歲支米三百石

今定米四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輔國中尉 唐制歲支米二百石

今定米三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奉國中尉 唐制歲支米一百石

今定米二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郡君及儀賓食祿米四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 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該管軍車

凡親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

凡親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

明皇陵之碑

孝子皇孫御諸謹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

良督工新造

皇堂于時朱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

艱難明昌運傳並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

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五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

呼此昂昂既

不與也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寶

璫猶無棺槨被體惡寒浮掩三尺墓何有葬既葬之後

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

天無雨道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營

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為我

哭我為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通蒼汪氏老母為我

籌量遣子相送備禮罄資室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

月茅主封倉家各為計雲水飄飄我何作為百無所長

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笑朝煙而急

進舉投古寺以趨跪仰窮崖崔嵬而倚碧巖聽啼夜月

而淒涼冤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冕而快倖西風鶴

唳俄漸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一浮雲半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堪

獲於是思觀之心昭著日選將平家邦已而既歸仍復

業于於皇佳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決頭次及鳳

陽之南廟未幾陷城深高城陞拒守不去發今彰彰友

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倘有警者將欲

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

果束手以待非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為我畫計且請陰

以欺相如其言往下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手有警其

氣郁郁乎洋洋下起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

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惡

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渴渴一覆不得再覆再

驟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陳

取馬鞍輜出游南土氣舒而先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

實用編卷二

龍集二 無訓解 四十一

臣不逾月而集集赤城蔽野而盈同率渡清流戍守滁

陽恩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

駙馬引兒來我樓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

甥兒輩女皆從傷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

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幸衣許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銅犀雄並驛飲食不遺暫戍

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執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

防礮兵練馬靜看額頰羣雄自為平聲教戈矛天下鏗

鏘元綱不振乎彼並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乎乃張

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

湘相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蘇粵

郡于旌懷西有乎伊洛峭西地險河漢入胡都而市不

盱眙臣馮應京奏

休寧臣戴任校正

丹徒臣華
金編次

親賢

夫天下一家也元后爲父母兆民爲子賢則子之克家者故大人親民以親賢爲急務衛室總章清門下氏而尤咨岳牧以亮天工三王相承率由斯道斯高之謀秦也道之以尊君抑臣居中決事尊不謙不光中不通不理君門萬里其何以聯屬天下乎

太祖命官喟然興嘆于九關要禁不若上古淳風而謂中

古所賴以康寧惟爵人以官寄之耳目也當時人許直

實地用編卷三

乾集三

謝氏墓

1

言躬勸朝講求賢士每云與朕同遊太和之景象可想已三揚奏用秦儼分空將順靜攝九重日遠瞻望愈難卽曰天專地卑而乾不下坤豈成泰道必也少損今之嚴致用古之和乎君者群也不羣則獨良弼惡而傳說至蜚騰視而孔子行一念親疎之間實闡理亂故識微之主神聖遙群臣猶目以詢謀爲事親而不賢傷于比匪賢而不親懼於睽睽親賢而下無能父道也君道也家國之所以興隆也陳善敗以化理則鼎平粹所論著頗可採焉

親賢考

昔咎繇謨虞召伯亮周喜起膺而卷阿之推作於都
哉蓋嘗歷覽九主勞君興賢等君均賞授君假柄專
君獨斷三載社君籍負辰大致較然親矣帝天下者
營精郅治惟是日與正人君子披心腹歡魚水然後
開泰保豫永耀天壤迺道隆於創業而守成或隳交
洽於虞始而厚終寶難

明興二百餘稯左右漉翼亦庶幾登閣古先軼麟閣漢洲
而雄視之頃因

天子靜攝 朝講之御 夕虛于是 鼎鉉隔於金鸞 鴻羽困

於燕爵杞人私憂以爲何蚤歲晉接之殷後相悖之
矣也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又曰旁招俊乂列于廢立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1

詩曰率由舊章又曰率由羣匹豈異旨哉夫親賢臣以弘功業

祖宗家法昭然在也謹述所聞邇所以尊寵及沿革故資攷鏡焉繫我

太祖極神上聖開天統人知人詰於放動籲俊勤於大禹

初渡江得陶安與語大悅留參幕府安與李習率父上召語

時事安曰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又以此順天不戢

上甚悅由是禮遇安豐聘秦從龍咨訪時政奏書問

答從龍字元之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鎮工部下真工部告命餘慶方異

正忠以金綺往聘既至親迎入與方道於邑且徐

葉義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安則置行中

書省召午元明諭等曰會食其中諭二人講經史治

言不言方古率今日作其口轉二言系另

道推許璦區性懷參謀議微劉基未燕章溢葉琛至
一吾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一時名流雲合景附共策
鳴策獨李善長轉餉比鄒侯而基比子房尤見親幸即
帝位之元年基歸青田手詔還之曰爾昔從朕于群雄南
逐之秋居則匡輔以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
布驗日月以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彭越之廢
戰爾亦在舟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
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來朕心慰矣比至授以爵固
辭已又手書問天象基言雲霧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空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是時
上崇學術雅意制作諭陶安以祛邪說興正道有文章第
一家之衰而大明集禮九奏樂章昭鑒辨奸諸錄日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觀賢考 三

曆實訓諸書屬唐同陶凱宋濂輩纂定時洪
宸衷金聲而玉振之納王禧祈天永命疏召脩元史預教
大本堂入對賜坐從容宴語諮治道于桂彦良稱爲
帝者師恩數渥矣然政府臣僚始猶蒙中書丞相故
號尋以相擅權罷不置也公孤無定員無專授故人
人得德謀畫輻輳並進以銅簞
天子如吳沉朱善劉三吾下及文學小吏山林逸叟苟民
警皆倚不次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國則固有立政
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
去凶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御文華殿善進讀心
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人常持此心不爲
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御華蓋殿

命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要
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闇門之
失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三吾曰凡
人遭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僥倖冀苟免何益三吾對
曰如此亦當聽命于天上曰心無所壅可聽於天
若其自取於天何預天下學官有入覲者親詢以民
間政事失得泰州訓門克新敷奏亮直擢贊善左
興授王俊華善文辭擢贊善右召謂之曰朕所以左
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徵者儒鮑恂全思誠
余詮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良
久並命爲文華殿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觀賢考 四

子免早朝日宴乃後入不久且從鄉志庶無負卿等
生平爲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復固辭乃賜璽書禮
遣還洋洋
聖謨三十餘年如一日蓋當風虎雲龍之會亮米成其惠
疇絲麻旁及管輅而諸臣得依日月末光奉誨教以
周旋爲股肱心膂豈非我
聖子神孫萬世共由
子澄首擢方孝孺直文淵閣解縉還自杭州兩人皆
聖祖時甄錄也被簡注特深嘗論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親猶父子試孝孺不注遂曰異人也留子孫光輔太
平至是次第用之承
祖志也清難時齊黃孝孺卒報以死嗚呼烈矣

文皇紹登丕基開東閣命解繹胡時楊榮楊士奇黃淮金

幼孜胡儼入居閣中論以委任腹心至意與機密七

人皆革除舊臣一旦遭際及此斯亦奇矣縉等呈大

學正心章講義上覽至再諭之曰人心不可有所

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朝退未

嘗不思管束此心尋賜緡等衣與尚書同曰卿等勤

學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衣必求實功何拘品級

大駕北征金幼孜從入橐駝山迷道遺傳令者適尋至磧

水石見上大喜令休息幼孜自慶蒙主眷著北征

紀志榮焉命榮老成正大儒臣侍太孫舉者以

儀智應上喜曰得人矣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

行賀惟此老與楊士奇執議免智可用卒用智此其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五

君臣間可謂綢繆欵曲獨計秉釣永樂之朝者裝亦

多為建文畫何前後賢否異也豈所親有隆殺抑天

命之靡常史稱迎附諸人後多列名臣噫如其文也

亦少褒矣

仁廟初紹賢位念切良弼先是夏原吉以永樂十九年諫

北征忤旨下獄上親臨繫所令出視事啟以時政

原吉首陳江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

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南京採辦金銀數事

又出黃淮楊溥等手獄復其官賜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養義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已取五人誥命親瀝
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急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初上監國時御史舒仲

成常以事見忤秩既晉矣後因事命逮之士奇曰漢

景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及即位進用綰今奈何道理

仲成上覽奏喜即令罷治而降勅獎諭士奇益轉

國也建弘文閣選儒臣王進楊敬等入居閣中作印

章授楊溥今掌閣事有建白用以封識即備室總章

不據於此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切直免朝參後因

災異進言者鮮上魏梅勸群臣勿以盡言為戒令

謙朝參如故即懸繫振鐸不勒於此乃李時勉直諫

折騰憂夏諸臣曾不肯極言陳救如西楊得君歸能

言碩亦緘默其謂圖書之錫何

宣廟翼以承燕而楊黃養夏輩亦稱磐以漸鴻特加親禮

御文華殿召義等論之曰卿等祇事先朝始終如

一乃今侍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朕心嘉悅特賜銀

金銀圖書尚體朕意永永無斂賜義曰忠厚靖士奇
曰清方貞靖曰清方貞靖曰清方貞靖曰清方貞靖
太祖製祖訓六年始克成書子孫但能謹守豈有過舉而
恹恹望群臣以輔導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聖人
匡正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臨視文淵閣士奇等
侍帝命典籍取經史披閱與討論已詢以時政從
容密勿製詩賜焉因侍臣講周書論以周家王業及
成康治效而深歎成王為令主周召為賢臣志嘉恭
也御文華殿出御書洪範及御製序示士奇等曰所
論或未當等頃直言無隱於戲
章皇真無忤 祖字哉若御齋宮而召士奇則寬郵政

行作酒論以示百官則保全意寓製倚蘭操招隱詩以示輔臣則新植道宏遊萬歲山泛太液池遊東苑無不與諸臣俱盎然太和翔洽宇宙然曹端為

本朝理學之冠卒老於膠序端為山西霍州人嘗不得與門克新王後華先後並錄豈士之遇不遇有時抑積行君子壅於上聞有司之過歟

英廟冲齡踐祚 朝政多取決於 太后楊漣乞早開經筵豫選講官及選宮中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時張輔英國 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 后顧謂曰此五人

先帝所簡貽者有行必與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其寵任益如此奈何 后欲誅王振士奇等為解免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七
祖宗臨朝日晏不違士奇等慮 聖體倦每早朝止許言

事八件豫票旨傳奉 祖制一廢至今不可復且當時號為賢者執過許瑄然以振繫矣劉球十事之疏竟以殺身殉事

竟以殺身殉事 十一 劾賢者以正心德二親政務以除民言總權綱為詆已請旨速王振李時勉教法之嚴遂為構罪時勉王振至太學無所奔競則賢者示已而釋之 丘濬有云一時賢相皆稱三楊然南交

叛逆龍軒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

景皇立周欽詠謂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

露肝膽時不能用李賢上正本十事 嘉言賢曰 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因月晦空中有聲賢密疏寬郵事 上從之即詔行天下又請罷江南造段疋磁器數事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然亦終不以為忤也至若聘吳與弼授以官僚召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則 本朝特典

太祖而後一再見者也迺薛瑄入閣數月以曹石忤橫遂引去布衣陳真晟上程未正學纂要不報何哉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八
惠廟初經廼午朝亦嘗御焉時李賢以舊臣重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專乃頗納賄而羅倫之謫實以賢故

以不獲倫抗疏乞內批謝倫提舉告且以諧憾岳正憾葉盛憾張寧大臣固如是乎賢卒後 朝講腰膝正成化二年賢卒 帝親五年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 成化

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

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

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時

之難也若此哉然陳獻章碑而旋歸胡居仁隱而未

孝廟初元給事中賀欽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若

大

進大夏對曰不敢是前代墨劔封之類也上稱
善父之又入對便殿因閔珪轡重獄不稱官留中以
語大夏對曰人臣執法效忠無足異者官乃允張元
頑勸經筵講大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
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大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
以開朕也御燒煖與輔臣議地方盜賊御史嚴兩
京堂官南京洪建堂物物李屯田錢益茶馬洪武
錢田不通官自朝廷往來洪武田錢益茶馬洪武
屯田監法茶馬車往來洪武田錢益茶馬洪武
霽問答詳悉詔然家人父子之親蓋一時盛事哉

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
停經筵亦輟日講因自劾焉尋劉謝去朱泚濁波普

並廟自藩邸入繼大統重本生考
興獻而皇之朝議弗是也張愈

實用編卷三

乾集

親賢者

一、虛天室

韜獨稱旨見親信又倚毗楊一清御平臺召一清費
 宏石璫賈詠入見賜詩章各因其人爲褒訓因講官
 顧鼎臣講洪範稽疑與蔡傳異以問一清一清曰臣
 聞稽疑讎內兩靈察騁克蔡傳釋下兆以兩爲水齊
 爲火象爲木騁爲金克爲土鼎臣以所釋爲非謂騁
 爲立克爲金一清因爲說以答之先主泰註而於鼎
 臣之說亦有取焉賜一清璽筆翟鑾圖書使密奏對
 如楊士奇故事史一清曰省德忠正曰錢穀通考曰忠
 慎曰純臣曰匡臣曰輔臣曰臣作除夕詩以除殘曰省過逆
 歲比進善因一清問起居示詩一清等奉和成集
 上親爲序又論張孚敬史曰卿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
 首以孝訓朕也持餘事耳今後入奏勿拘時來庶面

瞻咨端午宴百官于奉天殿復幸西苑李時等從又
 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然當時相業總為
 最盛適時遇主故克展布如考正孔廟祀典立啓聖
 祠請諭內閣以清政本革鎮中內臣以甦民困皆其
 大者一清私獎士類練達賢廣情羽徽一夕十疏
 口占指授悉合神算然善調停好納財私門生故吏
 後亦為總督所排以去顧鼎臣請植曾子裔崇儒重
 道有大臣體餘吾無論矣末年嚴嵩專權荼毒忠良
 神僊土木之事潛易 主好親初政君臣一德景象
 何如也遺詔光於輪臺固親徐階之效歟
 莊皇首釋海瑞于獄復 先朝建言者官卒以張居正陳
 以勤入閣參贊機務以勤疏譏始十事補察六條皆
 實用 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一
 嘉納焉六案除七權權八用賢九議下十謹言六條
 一摘用八五 摘用八五 摘用八五 摘用八五 摘用八五 摘用八五
 今上嗣登大寶 先朝顧命大臣若高拱張居正高儀拱
 趙直偏慢居正深中多智不相能已二高去張獨當
 國
 天子尊禮稱先生即在宮中亦稱張先生 御書大字以
 賜望以舟楫鹽梅事皆取決言盡施行至今詩帝鑒
 圖說肅雖殿成起居諸疏兵農錢穀等議猶想見其
 當年壁畫拮据而政舉務脩海晏如固 冲霄之
 勤始哉亦才相之彈忠也獨以練嚴任怨奪情蒙垢
 向案名傳璫自不相 為嗣是申時行王錫爵許
 國主家屏月心輔政

上春秋鼎盛駘于仁進酒色財氣四歲忤旨召問臣謀于
 砥德宮時行等力為解免時
 皇太子及 諸王方羈貫以次出見蓋異教云諸臣伏
 觀 震器岌岌已卜異日太平天子矣又召時行等
 于暖閣以火落赤為冠泚州礦賊流劫五臺督撫
 之疎于謀念款貢之難久恃罪地方官隱匿不報詞
 甚厲頃之
 天顏和霽語聲不休時行等悉稱歎
 皇上留意遠防明習庶務宗社生靈之福也尋以 儲位
 未定言者紛起錫爵承召至暖閣從容諷議
 上為詳順而豫教冊立大典益基於茲矣已諸相解綬
 相趙志臯中使為梗海內多故相引閣弗克旋轉及
 實用 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二
 致而沈一貫持衡首定
 元良歡騰中外又遣一介行人于旌河上蒲輪稽山得
 二相登宰齊慶振鸞充庭千載一時盱衡日又宜朝
 拜夕陳夕陳朝可然觀
 天顏有請麗權升有請竟歲未見德音僅亦有待而施行
 乎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
 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
 接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先臣丘
 寧于此三致意焉而王鑒節元標建議為獨詳鑒之
 疏曰至治之隆蓋起于上下之交而今日之弊唯間
 隔為甚如欲通間隔而聯交泰不外講學聽政二端

國家經筵之設豈不甚盛議者猶曰一度之月天子

歌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之日間風雨則免政事有

妨則免講之日與且講章講說賜宴儼然而退未見

其相親也日講似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

下有見未嘗獻亦安見其有得也伏望於便設側脩

復弘文館妙選博聞有道術者更舊入直領以內閣

大臣法駕時臨霽威特詢或講經史或論古今成

敗民間疾苦上有疑必問下有見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至臨朝聽政尤上所以通其

情往時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然議者猶曰堂

廡迥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

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端端而退上何嘗問一事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三

下何嘗進一言也故欲聯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

之法蓋周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諸大臣在焉路

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過路聽政漢制大

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騎諸吏爲中朝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

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賀則御之蓋古外朝也其

北曰太極門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

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內曰兩儀殿常日臨朝視事蓋

古內朝也宋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

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

賢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

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
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
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即皇極門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

天門即古外朝也華蓋護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

中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常朝外殿古內

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

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次上處所見失之有難

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引見將臣凡謝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

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即唐虞之班明目達聰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四

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之二臣所言今猶鑒

鑒可覆視也嗟夫

祖宗朝齋宮延見秘閣閣學開講問禁苑陪遊而久廣

開其途自宰衛迄疎密皆上下濟之光養賢苟親也

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關者十不道一

宣對者渺無聞之即後

朝議兩途猶恐不足

繩

祖武以佩然治其在今日矣其在古矣

論曰英賢登伏詰后敷求兩相也希森夢發於胥

於非熊漢賢相多由郡守唐宰相須歷

州郡益取其練由汝而忠民隱也我

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則皇極門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外朝也華蓋護身等殿其內朝遺制手轎中供奉天殿為皇極殿蓋殿安於常朝外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擬所見失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即唐虞之班明目建職實用編舉

實錄編舉三 觀賢考 十四

嘉言圖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元標之疏曰

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禮樂兵戎錢穀刑獄工作至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為商確許科道官從旁糾正何者陛下所問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煩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導禍福不事煩文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諸臣者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悉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任使各當矣今之宣上意以達下情者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升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明良相與之盛庶幾重光焉嗟夫

祖宗朝齋宮延見秘閣臨幸燕閑清問禁苑陪遊而又廣開其迤自宰衡迄疎逖皆被下濟之光蓋賢苟親也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閣者十不道一宣對者渺無聞矣即復朝講兩途猶恐不足以廣蒐羅而敷休烈况皆發閑乎

祖武以保盛治其在今日矣其在今日矣

論曰英賢隆伏詰后數求兩相相待也舟車夢發於胥靡鷹揚兆卜於非熊漢賢相多由郡守漢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練吏故而悉民隱也我

太祖罷置相立賢無方文皇置閣始簡翰林胤是以來

實錄編舉三 觀賢考 十五

益峻其選惟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楊一清由巡撫皆名臣而瑄又一代大儒安可謂班金馬者多良輔而外此無一端揆也邇為官擇人匪矜于法因事效忠惟既厥心則君與臣交相親焉昔萬曆癸卯三月上浣日新會梁平輝謹述于聚教新舍

聖明 三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四

乾集四

軒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翟九思編次

天官

建官之典虞周大備我

太祖肇前聖酌近代以天下事統於六部而六科分察之

都察院總紀之盛矣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勲考課

之政大禹所以宅百揆也名曰天官實兼覆之義嗚

呼難哉國家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

延袤各萬餘里古均四海未有若是廣者古列侯各居

其國家軍事甚簡自郡縣後衡石程書猶有長吏自辟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天官

士不一從王朝出今考官籍自土官外凡一萬六千

二百六十九員據史無算一切待命天曹其統百官不

難於古哉書有之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噫要哉言矣爲民而置吏則

簡因民而察吏則精順民而黜陟吏則當此至易之道

也官多民擾皆設高之洪武四年中書上府州縣一千

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

縣官三百八十八十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年革大理寺

移其案牘於後湖復設宣谷官爵哉合此元元欲食之

者寡也諱觀大誥最重民間者宿其所推即舉所厭

即措故論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

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

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天不以愛憎不以非譽而
惟取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斷定矣當時屬民之官
大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錮銖泥沙之議胡不
取醒貪簡要錄觀之也

帝若曰士最貴最勞最苦最難鳴妻未而材既若樛災天

赤日彤體慷慨秋成輸官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益蝗

舉家皇皇無所望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剗剗虐害

之無仁心甚矣然則惜一家何如惜一路耶夫置吏察

吏黜陟吏一以民爲斷而民之欲生欲富欲立欲達卽

吾心可推其所求歌嘯怨離千萬里可挾風而得故曰

易也人有恒言曰憐才曰去甚曰疏墮滯曰存體面曰

防反噬曰阜國用是皆不以民爲重而從我起意從羣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天官

吏生情從親貴人決舉措幾乎忘其本矣夫才不足宜

民而喜事上官爲用才量不足容民而令殆忍辱爲用

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寢寢爲用守赫赫天曹非文場

非梵宇非布司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曰

功之上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雖貴亦千態萬

狀而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

風俗同也或曰百司之設有待吾君者有事神者有校

士者獨親民乎哉曰天之立君爲民司牧君之祀天爲

民祈報夫士固望以行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小臣知

重民則廉大臣知重民則法故天官必求端于民而銓

職乃舉憲與樞密相須以成者也爰博採事詞之切於時

者條列如左

品級考叙新司制

皇明建官規舉虞周乃官品正從其級有九亦周官九命意也王者不私人以官一命以上咸曰天命輪次而陟之如歷階城國或踰越不謂天所叙哉國家二百餘年臂指相使輟輻相維惟是條貫井井焉若輕重出入時亦有之要以無失其初意而止歸墨之外無寧有胸臆而自為者夫人之好上也如火而其走利也如水必欲慎防而蚤戢之非稟公法持宜議以化其滔志而伐其爭端即欲等差官職安所為賢失皆冤平仲却例簿而范希文進百官圖兩君子指各有在夫官品之有九近雖易爰之有六虛然卑高貴賤方也列於卦消息進退圖也聽于著雖掌之筮人筮人易故焉錄是言之王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品級 三

奉天官奉王唐屬鼓舞不測而幹其相圖道也懸級課功尺寸而守之方道也夫上執圖下執方挈範之智必也希文哉

百官品階勳祿之制

洪武二十五年

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勳階之隆轉祿之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威憲於後世通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正一品宗人府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府都督府左右都督文武勳俱左右柱國階俱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時進光祿大夫祿月米八十七石從一品都督同知都督同知階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祿月米七十四石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品級 四

正二品六部尚書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襲封衍聖公其人部督僉事留守司正留守都指揮使文勳正治上卿階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武勳上護軍階初授驍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祿月米六十一石從二品左右布政使都指揮同知文勳正治卿階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武勳護軍階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祿月米四十八石正三品六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應天府尹按察使副留守都指揮僉事各衛指揮使文勳資治尹階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武勳上輕車都尉階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祿月米三十五石從三品充祿寺卿太僕寺卿布政司叅政鹽運使宣尉使留守司指揮同知各衛指揮同知文勳資治少尹階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武勳輕車都尉階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祿月米二十六石正四品都察院左右佾佾都御史通政司左右通政大理太常太僕各少卿詹事府少詹事應天府叅宣慰司同知按察司副使各府知府各衛指揮僉事文勳資治尹階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憲大夫武勳上騎都尉階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祿月米二十四石從四品園子中都二監祭酒布政司左右叅議鹽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

撫司宣撫文勳贊治少尹階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武勳騎都尉階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祿月米二十一石正五品翰林院學士華蓋武英文華殿東閣文淵閣左右春坊大學士左右庶子尚寶司卿六部郎中應天府治中欽天監回同監正通政司左右叅議光祿寺少卿太醫院使大理寺左右寺丞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各府同知王府左右長史宗人府經歷按察司宣慰司僉事宣撫司同知儀衛正正千戶文勳修政庶尹階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武勳騎都尉階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祿月米一十六石從五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左右春坊左右諭德司經局洗馬五軍都督府經歷左右斷事官六部員外郎尚寶司少卿各州知州鹽運司副使鹽課提舉司提舉指討司指討宣撫司副使安撫司安撫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文勳協正庶尹階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武勳果毅尉階初授武略將軍陞授武毅將軍祿月米一十四石正六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國子中都二監司業左右春坊左右中允詹事府丞尚寶司丞六部主事太常司丞秋天主監回同監副五官正太僕寺丞京縣知縣太醫院判閤門使兵馬司指揮王府審理正大理寺左右寺正都察院經歷神樂觀提點僧錄司左右善世道錄司左右正一中都寫字司并都司經歷斷事各府通判長官司長官副指討宣撫司分事安撫司同知典仗百戶之階初授承直郎

陞授承德郎武勳雲騎尉階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祿月米一十石從六品大理寺左右寺副左右春坊左右贊善左右司直郎翰林院修撰光祿寺丞應天府推官光祿寺各署正僧錄司左右闡教道錄司左右演法鹽運司判官布政司經歷理問所理問各州同知鹽課提舉司提舉安撫司副使長官司副長官所鎮撫文階初授承務郎儒陞授儒林郎吏材幹宣德郎武勳武騎尉階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祿月米八石正七品監察御史五軍都督府都事太常司博士典簿京縣丞通政司經歷大理寺左右評事兵馬副指揮都察院都事翰林院編修營繕所正按察司經歷五軍斷事官五司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王府審理副前鹽課提舉司提舉各府推官各縣知縣中都留守司并都司都事副斷事安撫司僉事蠻夷長官司長官文階初授承事頭儒陞授文林郎吏材幹宣義郎祿月米七石五斗從七品中書舍人太僕寺主簿應天府經歷光祿司典簿各署丞翰林院檢討太常司各祠祭等署奉祀各州判官欽天監回同監五官靈臺司祭事府主簿鹽運司經歷鹽課提舉司副提舉布政司都事宣慰司經歷理問所副理問蠻夷長官司副長官階初授從仕郎陞授從仕郎祿月米七石正八品六科都給事中翰林院五經博士通政司并各衛知衛京縣主簿國子中都二監丞戶部刑部照磨磨鈔龍江提舉司提舉欽天監回同監主簿五官保章正太常司協律司典校所校領太

醫院御醫傳錄司左右講經道錄司左右至靈廟鹽提
舉司同提舉王府典寶正奉祠正良醫正典膳丞按察
元符宣崇真宮靈官營務所副各府經歷各縣丞按察
司知事宣慰司都事階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祿月
米六石五斗從八品六科左右給事中鹽運司應天府
知事欽天監回同監五官掣壺正光祿司錄事各署監
事儀禮司正翰林院典籍神樂親觀僧錄司左右覺
義道錄司左右玄義王府典膳副奉祠副典寶副良醫
副國子監博士助教典簿宣撫司經歷太常司各祠祭
等署祀丞布政司照磨崇真宮副靈官階初授迪功佐
郎陞受修職佐郎祿月米六石正九品六科給事中儀
禮司左右司副左右司丞太常司贊禮郎詹事府錄事

各府知事各縣主簿國子監學正行人司正戶部刑部
檢校司經局校書翰林院侍書典牧所大使各牧監正
欽天監回同監五官司曆五官監候龍江寶鈔提舉司
副提舉王府長史司典簿典儀正奉祠所典樂會同館
茶鹽馬司司運庫寶鈔廣惠廣積貳罰甲乙丙丁戊字
庫皮作鞍轡寶源顏料局應天府織染局文思院等大
使煎鹽提舉司副提舉教坊司奉樂宣撫安撫司知事
營繕所丞階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祿月米五石五
斗從九品翰林院承天門待詔都稅司大使國子監學
錄典籍司經局正字欽天監五官司辰漏刻博士各牧
監副儀禮司鳴贊序班軍儲倉大使茶鹽馬司副使寶
鈔廣惠廣積貳罰甲乙丙丁戊字庫副使宣課司大使

太常司司樂典牧所副使府學教授行人司副會同館
副使布政司庫寶泉軍器各府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并
倉大使王府典儀副司牧司大使承運庫皮作鞍轡寶
源局文思院副使觀察使太醫院千戶所鹽課提舉司
各州吏目五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巡檢司獄陰陽學正
衍醫學正科僧綱司都綱通紀司都親應天府織染局
副使教坊司左右詠舞左右司樂階初授將仕佐郎陞
授登仕佐郎祿月米五石未入流各部司務州學正縣
典史教諭行人司行人國子監掌儀校監錄事學長翰
林院孔目王府引禮舍人河泊所開欄官阜民司稅課
分司茶鹽課司茶鹽批驗所長史司倉庫州縣衛倉生
藥庫巾帽針工稅課抄紙印鈔鑄印惠民銀場抽分竹

木等局并關大使副使運運所鐵冶所司竹局鹽運司
衛府州庫河州軍民指揮司遼陽青州府樂安三稅課
司大使軍儲京衛府倉都稅宣課司牲稅課等司工部
軍器局布政司庫寶泉軍器各府織染雜造局副使斷
事兵馬指揮長官司吏目理問所提控案牘驛丞祿月
米有差醫學典科訓科陰陽學典術訓僧綱司副都
綱僧正司僧正僧會司僧會通紀司副都紀道正司道
正道會司道會與僧道錄司僧綱通紀醫學正科陰陽
學正術俱不給祿

考勅注
洪武十四年定考勅之法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及太常
司國子學屬官聽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勅息定

爲稱職平常不稱職五軍各衛首領官俱從監察御史
考劾各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陟其四品以上及通政
使司光祿寺翰林院尚書司考功監給事中承勅郎中
書舍人殿廷儀禮司庶勅司判祿司東宮官俱爲近侍
監察御史爲耳目風紀之司太醫院欽天監及王府官
不在常選任滿陟陟俱取自上裁直隸有司首領官
及屬官從本司正官考劾任滿從監察御史覆考各布
政使司首領官及屬官並從提刑按察司考劾其茶馬
司鹽馬司鹽運司鹽課提舉司并軍職首領官任滿俱
從布政使司考劾仍送提刑按察司覆考其布政使司
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官黜陟取自
上裁內外入流并雜職官九年任滿給由赴吏部考劾依
實用編卷四

例黜陟果有殊勳異能越過等倫者取自
乾集四 考劾 九

上裁所司事繁而稱職無過者陞二等有私管公過者陞
一等有紀錄徒流罪一次者本等用二次者降一等三
次者降二等四次者降三等五次以上雜職內用繁而
平常無過者陞一等有私管公過者本等用有紀錄徒
流罪一次者降一等二次者降二等三次者降三等四
次以上雜職內用簡而稱職與繁而平常同簡而平常
無過者本等用有私管公過者降一等有紀錄徒流一
次者降二等二次者雜職內用三次以上黜之其繁而
不稱職初考降二等簡而不稱職初考降三等若有紀
錄徒流罪者俱於雜職內用九年之內二考稱職一考
平常從稱職二考稱職一考不稱職或二考平常一考

稱職或稱職平常不稱職各一考皆從平常其繁簡之
例在外府以田糧十五萬石以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
以三萬石以上或親臨王府都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并
有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供給之處俱爲事繁
府糧不及十五萬石州不及七萬石縣不及三萬石及
僻靜之處俱爲事簡在京諸司俱從繁例

考成法

張大學士居正疏曰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
始無虛日然數奏難勤而實劾益勤言官議建一法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
之果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
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劾

提問矣或碍於請託之私繁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
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微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
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看實舉行必曰該科
記着顧上之督之者雖諱諱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
謗曰姑口頑而歸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
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
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 詔令一款亦嘗登覽言之
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令文三事下各撫按
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朕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
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
皇上躬不旦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
職業無敢以玩愒爲事者臣等幸甚

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年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勅

十一

欽依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銷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題查簿內事件有無逾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奏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問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

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致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踰於此

責實政

孫丕揚疏曰國之永命繫於民生民之元氣實為國脉故周室虞讓田里先視於八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牛登耗當是時國祚磐石恒必因之民生國運相為關鍵如此國家以民務責守令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問聞者至矣然察吏問民今天下稱交病焉則吏治民隱分而為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巡方漢之計吏者法而舉刺黜陟行焉世道治平庶幾其有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責實政

十二

類乎一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欲其居者悅遊者來蓋郡縣長吏皆受牛羊而牧者里甲空籍流移塞路是誰之過則夫寧難夫安田里以收本固邦寧之效撫字者責焉戶口虛實撫按不問而誰也二曰責守令以關兆民之荒蕪欲其無曠土無遊民蓋百畝不易為已受者農夫也養於斯稅於斯天下之財數儲焉草萊不開溫飽安從生也乃若易田嚙力稼穡以開粒食之原斯民事之不可緩者田里荒蕪撫按不問而誰也三曰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欲其無暴征無橫歛國制取民有田賦之征有均徭之征有里甲之征已爾項者加雜之公派郡縣之私增冗役冗費毋銀子銀貲紛然難屈指矣子遺之民委食已極覓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固於教倒懸者是望爾絲乎保障乎撫按不問而誰也
四曰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欲其道德一風俗同
祖宗朝以教化為大務 聖諭六章家傳人誦鐸聲偏寰
宇矣今則無有以道民為天下先者孝弟忠信之不講
酒色財氣以任民比皆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又何怪國
固措刑頑嚚格心不奏績也倘東鐸擇人則師道隨地
舉 國訓於鄉約而勸懲行焉使民易惡至中凡有血
氣固不率俾盜息民安之效計無出此移風易俗撫按
不問而誰也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欲其不啼
饑不號寒 國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
之以時飲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為萬世之利嘗請殿最
於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責實政

主

英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蠲
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遠

高皇帝耀毅舊典查郡縣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
處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飲散馬每歲務期萬石為率
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庫陳陳不幸而有旱乾水
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一舉而富國富民備荒之政撫
按不問而誰也故令教養之績郡縣不聞以實政之未
修教果之多不如水火以財源之未通耳誠使盡守盡
令而力斯五者即盡郡盡縣而庶富教之矣未有盡郡
縣而庶富教之不可盡郡縣而稱太平者也海內治平
其櫛栴端在於此臣謂談治體者審此通治之路責守
令而實力行焉撫按以此察羣吏部院以此計羣吏俾

郡縣之守令曉然知所以察我計我者緩未務而急民
務果稽其戶口而實焉稽其荒蕪而闢焉稽其征歛而
省教化而舉荒政而修焉是良吏也則從薦從遷以示
優異所求乎戶口未實也所求乎荒蕪未闢也所求乎
征歛未禁禮教未興荒政未備也匪良吏也則不薦不
遷以示懲創是取吏大觀昭然於 朝守之問持以考
守何守不力此五者持以考令何令不力此五者持以
永守令之考若戶部計覈計稅不及分數不許考滿遷
官之法何守守令不力此五者即教養成功難責速
效然為於前者繼於後去者一守未富也居者富之嗣
者又富之去者一令未教也居者教之嗣者又教之以
守令任分民之治人以撫按舉分土之治法提綱舉要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責實政

主

即帥天下而濟蒼生者必此之責政夫由是而久通積
功累仁既厚於培 國入學出第又輕於驅民致違道
違路之風成相友相助之化有裨治理不既多哉伏乞
皇上再加裁酌臣等芻蕘果有可採容臣等定為民事實
政簿式發與守令自今伊始着實力行臣仍通咨劄省
直撫按諸臣遇出巡考察郡縣正官之時即以此簿發
給守巡兩道逐事核實以為舉刺獎戒之據比及各官
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舉過五事核實造冊要見禁守
某令戶口比舊吏招撫若干田野比舊吏開墾若干額
外征歛比舊吏裁省若干教化比舊吏修舉若干社倉
比舊吏積儲若干立舊倉新收之總數定稱職平常不
稱職之差等另報吏部與臣衙門臣等各道御史一一

從實查考明白定爲次第移給吏部大率以五事得修者爲上等五事方修者次之聽其考滿陞遷離任爲任事者勸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廢者爲下等毋容考滿陞遷爲急者懲臣係察吏衙門法當綜核必如是庶有所據以品題吏部有所憑以陟黜將見善政善教既可周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其於民生國脈關係豈渺小哉臣不勝祈懇待命之至

處賊吏

陳以勛疏曰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庸非常之賞貪墨者家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尉然興行何也中人之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雜史 十五

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於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張設重法以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奸者居其首孝文帝賞廉潔賈賁行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或輒行誅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辭職吏治於狂法受昧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靡缺今檢墮失陵遲之漸寢

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賊滿貫以上宜籍沒皆登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賊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特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匪

其欲如饕餮壯民之財罄於錙銖方且以期會簿書巧飾偽貌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欲索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紆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屬重者就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賊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聽鷹犬月照常歸結刑法容奸剝赤子以肥犬羖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於爲名也其始也以市井狙儉之行冒庸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瑛瑛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吳宅揭揭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財多先榮競起趨之故居官致富爲雄傑處奸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雜史 十六

得利爲壯士俗之蔽壞誠有如漢臣所歎者今欲禁賊吏而止於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欺露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賣緣以脫罪則百姓之憤何爲而漫圖之紀綱何爲而振無感乎寵賂日幸而清白不著也謂宜中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求有不白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參問或來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判歸旁側者姑照常論罷凡足入已賊私無但免官必如數追出助學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辱辱亦不足惜或

謂是舉頗偏激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苛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剝削膏血為世豺狼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筆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刺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一也飽宣論民有七亡貪吏受取居其一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正為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莫不回稅易慮斂其手足不敢輕犯天下疲民得以滿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雅頌可日月異也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於前號而效職道賊則不肖者有所怵於後美敢為非真賢舉實廉與而天下治矣

考舉鄉官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舉

十七

森豹曰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誠意正心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富貴利達之願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察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斑斕修飾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於清要之路矣其或覆盆不周肺肝敗露者固無所逃乎考察之公而自投於寬闊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問為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悌退之實而為是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為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為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貪饕餮狼藉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己害

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遺子弟為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為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如我何哉是以益肆猖狂無所忌憚故里諺有曰寧可鄰人賣菜不可鄰人做官益不勝其蠶食鰥寡之患而為是欲與俱亡之言也臣伏請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職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大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喜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於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舉

十八

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恭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立圖之責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為唐於已廢以登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德惠之官爵而誅奸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士風之一快哉惟聖明裁之

汰冗員

御史左鼎曰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為侍郎者信於原額為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管屯等官如河南條議二員今則添而為四僉事三員今則增而為七且方岳各司十餘人不為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立法可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官以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史則今之方面御史蓋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為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內外官凡非洪武之舊者參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可立

實開編卷四

乾集四

汰冗

上九

橫州朱倫曰夫設官本以為民而官多反以擾民故官不必備惟其人古今定論也臣嘗寓京師聞進士舉監吏承之需選於天書者率多稱貸於人又有資緣以祈美秩善地者則所貸又加數倍而至千金以上計者甚衆也其不盡然者或膏粱千百之家又或素儉朴而不事鑽刺者然亦罕矣及其授職之任總計其俸薪之入一歲所餘無幾若非剝民以自益則所費終不能償矣況此外又有舟車往來之費人情宿債之償乎又或經營以防遠退納賄以謀進秩乎以是知官之貪者多而廉者少多設非惟無益於民而又煩擾於民也必然矣故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而後世言治者終莫逮焉今雖不能如唐虞虞商之約也請仰稽我

聖祖設置之初可因者因之與夫歷代添設之員可革者

革之獨不可乎以京師言之如五府六部九卿寺監司苑府州縣衛所衙門信不可無矣而其所屬之非舊額與夫南京之無職事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以外省言之三司鹽運府州縣衛所儒學衙門信不可無矣而其佐貳之多至數員與夫守領之常裁減歸通巡司河泊之當歸併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臣竊遠近疎京師事體固有所不悉諸矣若府州縣正官皆有專城之託地方大小事宜皆彼之責也今以上則有巡撫巡按糾劾之布按總司及分巡道統領之督者任之否者黜之足矣而此外又有分守道提學道清軍督糧屯田驛傳等道皆得以統之而使之奔走奉承之不服焉欲其

實開編卷四

乾集四

汰冗

二十

不掣肘也難矣臣謂此各道事亦宜兼統於各分巡兵備道而不必全設也府州縣既有正官專其責矣則軍之清盜之捕糧之督農之勸刑之理彼皆與有責焉或事果繁劇但添設一二員足矣今清軍捕盜官糧勸農理刑或有同知通判推官之數員而州縣亦稱是焉不幾於十羊九牧乎臣竊見衛繁府州縣官雖固衛繁而多設以分理其實皆奔走伺候於上司而不敢後鮮有業其官而理其事者也從而減之權之何不可乎各備學生員擇文行兼全者一人以司教職足矣而府學設至五員州縣設至三員不知所教者果德行乎果文藝乎抑亦徜徉歲月乎臣嘗通觀天下學校不模不範者何限而拘悍歲月者又何限也求其師嚴道尊而善人

馬文昇曰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

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

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

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

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

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

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老老志亦精

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

建議起選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

生員實錄作算有方三十五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

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

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乏糧餉濟

守臣具奏又聞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

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

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

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

未免負債於人投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

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

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

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

縣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免調富民之徭役以重國帑民

多者偶百中之一二耳何必多設此以殫臨諸生之上

而徒靡祿以耗有限之賦也臣又嘗考洪武年間軍職

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比之

國初已加四倍迄今又不知加幾倍矣然自成化迄今

以八萬加倍之武職每歲靡費不知幾何然而能裨鋒

陷陣者有幾人哉能斬將奪旗者又幾人哉祇見其竊

祿營家削軍占役而已求其耀武揚威以為民衛者偶

萬中之一二耳又何必多設此以布滿天下衛所而使

靡祿以耗有限之賦也即此文武二職之冗員推之則

各衙門之首領與夫巡司縣丞河泊等官之當城當縣

者不待詳言悉數而可推類以及其餘矣或者謂

國家取士有額軍職有釐今若裁減而兼稱之則額定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沈元 三十一

之文士陸襲之武職將安置乎臣曰 國初設官不備

則額取亦少今進士舉人當稽其舊制之少者又擇其

文行之最者而酌量取之且明示以官冗病民之說則

進士舉人之額進者可變通矣又歲貢率多年始得

出身每見有文理疵謬與老嗟卑而銳利者又有候

選未逮竟疾疫而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酌量之

夫固無不可者臣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

之擇其年力未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

範範堪任民牧者當做 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

士舉人一體陞擢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類為

奏本上之 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帶遙授職銜則

府州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

所損 團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令無通行在京各該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著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果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宜至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糧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壅滯官使得其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吏員資格

從八北考中 該做布政司照磨鹽運司知事

從七北考中 該做兩京衛經歷

授考中從七各行加考中從七該做兩京衛經歷

從七北考中 該做各行品級加上糧從七該外衛經歷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卷五 三十一

正八復考中 該做縣丞

正八復考不中該做兵部典牧所提領工部營繕所所

副兩京寶鈔南京清江龍江提舉司提舉衛知事常

選衛知事

正八北考中 該做同前

從八北考中 該做宣撫司經歷

正九復考中該做縣主簿

司府倉大使考中陸正九 該做縣主簿知事

巡檢有功陸正九 該做縣主簿府知事

庫大使對品原考中 該做縣主簿

庫大使對品原上糧 該做府知事

正九復考不中并知印復考中正九該做會同館文思

院織染所皮作寶源局兩京十庫茶馬司各大使營繕所所丞宣撫司知事 庫大使

正九北考中 該做同前

京倉官收糧及數守支五年之上無過陸從九品

該做司獄布庫織染局稅課司各大使如有起復照此式例在前

新擬七年八年者該做刑部都察院司獄宣課司都

稅司司社司各大使鹽課提舉司吏目等官九年

十年者該做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常盈庫光祿寺

庫順天府庫軍器局各大使太醫院吏目等官

從九北考中 該做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光祿寺府庫太

倉銀庫軍器局宣課司司社司都布庫織染雜造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卷五 三十四

局府稅課司各大使太醫院鹽課市舶提舉司安

撫司各吏目刑部都察院司府各司獄 貼常運

司獄布庫府稅課司各大使

沿海巡檢無過對品用 該做腹裏巡檢

考滿司府倉大使 該陸正九品考驗不稱例該本

等從九 該做巡檢

起復倉官收糧及數無過陸從九品

倉官收糧及數無過陸從九

草場官收草及數無過陸從九

鹽場官收鹽及數無過陸從九

府倉大使收糧不及數無過對從九

庫大使遇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柴炭司大使通處任滿無過對品用

庫副使通處任滿無過對品用

知印從九品南上糧該做千戶所吏目或巡檢

從九品南上糧該做會同館文忠院織染所茶馬司

各副使苑馬寺園長千戶所吏目

御馬倉柴炭司廣盈庫司府草場倉各大使常選千

戶所吏目司府倉大使

巡檢聖獲軍囚一百名之上無過對品用該做司府

倉大使

北考中一等雜職該做典史

加考中撥考中一等雜職并從七品考中上糧及考

中正八品從八正九品告降俱該做典史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筆法 二五

倉官收糧不及數無過本等雜職該做鹽場驛通

河泊開壩等官如有起復照此式列在前

草場官并鹽倉官俱同前

正八品南上糧告願雜職該做鹽場驛通等官

從八品南上糧告願雜職該做鹽場驛通河泊開壩

等官

正九品南上糧告願雜職該做同前

從九品知印考中不中例降雜職該做驛丞

倉官收糧及數杖過一次原職選用仍做雜職

巡檢聖獲軍三名之上無過降雜職用該做通

歲雜職倉官

巡檢將軍囚不及數例無過降遷雜職該做邊

遠通歲雜職倉官

考中二等雜職該做國子監掌饌宣課司宣課分

司都稅司稅課司軍器局各副使抽分竹木局紙

抄局生藥庫惠民藥局各大使副使提控案牘茶

課司大使司庫副使織染雜造局副使運司庫大

使鹽課司大使副使批驗鹽引茶引所各大使府

庫大使副使府織染雜造局各副使衛庫州縣庫

稅課司織染雜造局各大使副使瓜州稅課司大

使驛丞通運所關各大使河泊所開壩官斷事司

長官司各吏目御馬倉柴炭司在京門倉衛倉

都督府倉場順天府草場各副使都司草場倉運

司鹽倉茶馬倉山西大同府六倉五草場此與承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筆法 二六

平府四倉各大使副使司府倉副使州縣草場倉

千戶所倉宣慰司倉各大使副使

取吏寄

朱倫曰今天下之稱狡猾難文者皆曰吏胥是固然矣

倫則以為亦在有官者之駕馭防何如耳吏之不戢

由信任之太過未必皆彼之罪也若居官者事皆獨斷

俾彼不得竊權聞節不通俾彼無所投隙公移牌票親

裁可否審視而後行則彼無所售其奸剖斷發落明示

罪名對衆而揚言則彼無所逞其詐喜然不至瞞言則

彼無以窺我之淺深尋常無密私謁則彼無以惑人之

耳目至有稽遲改易洗補之弊必加痛責大庭廣衆稠

人之中不許妄言如此則吏之狡猾難文者將變而為

勤慎守法而民之柔懦愚呆亦必聞風而不哀祈於彼也。允若茲則民不至於恐嚇迫脅固受其福而吏亦得以保全。今終並受其福矣。推而至於門皂左右莫不皆然。

孟氏經世實用編卷之四終

乾集四

書

二七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五

乾集五

肝貽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戴任校正

肝貽臣姚允恭編次

地官

戶部掌天下戶口土地貢賦經費錢課之政。視古司徒掌邦教同耶。異耶曰。得民則同。否則異。何以明之。儉德之共也。利義之和也。富穀之本也。養教之端也。上導之。利下遂。其養邦教實賴之矣。臣舊屬司徒。伏聞太祖之語。堂官曰。皆有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民爲命。而供君君爲民而集給。此道德也。寡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勤。以富爲首。實庸編卷五

乾集五

地官

一

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當數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膏民脂。若妄費則道德虧矣。泰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經。史大。道彰若德矣。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空懸說。夫惟以膏脂悟君心。以愛養張大道。則上不至驕下亦多賴。司徒不當如是耶。臣伏觀

望上易大司徒而深頌董正之烈也。古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升其秀者曰選士。又論其秀升於大學。曰俊士。大學又論其秀以辨官於司馬。聽計於冢宰。其不堪舉者。司徒區之。直之無使失性。今何如哉。輸粟入監。名曰

俊秀甚且帶及歲貢亂太學教矣偕同寺七百萬未足而紆朱懷金之貴以市道授之亂司馬教矣國儲彌罄事創彌增官以賄除秩以賄晉又議罪廢者以賄起亂冢宰教矣其疏曰

皇上御極以來二十幸前天下無事貯積稍充二十年後天下多事貯積漸虛迨臣受事適遭其窮嗟嗟天下多事孰踰

太祖時耶征誅建造無歲不興餉租賑民無歲不詔然猶上下充盈當教具舉何可不思其故也

聖德如天崇調在人項俞郭正域疏止歲貢之納俞紀斯惠疏止運副判之納然後知往事失在不匡而竟以不免臣是以爲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地官

聖主頌也昔宣廟閱戶書賞福寶潛運時言便民數事嘉其智慮深遠可行明良相逢垂光史冊自今大臣屬賞福之忠

當寧懷虛受之度則我宣宗所輸家有餘資人尚廉恥者可以坐致而道德又何庸哉爰取一二小臣條議著於篇簡庶替焉

國計考

粵若稽古王制以冢宰制國用計三十年之通量入以爲之出凡王好用匪頒一一詔諸太宰防微杜漸之意至矣我

明興以官民則曰土以夏秋本折定賦額以民軍匠籍入戶以鹽餉佐軍與在

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同寺當也

內供則光祿職也爲

內承運庫爲供用庫爲甲字庫爲丁字庫爲丙字庫爲廣運庫爲天財庫爲內官監爲尚膳監爲酒膳局

爲司死局爲寶鈔司爲惜薪司俱屬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國計

三

人主內府實與司徒關通

祖宗倣古定制蓋猶有周官之遺意焉及積萬曆會計銀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並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除入

內府者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要國奉公之臣唯漕糧銀庫出入之爲廣庫矣

太倉漕糧者歲起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五萬石陸運至十六年始給

運十二年始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始給德二年始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始給官軍運糧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成化元年給運糧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成化元年給運糧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成化元年給

149

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蓄矣年來多行改折或改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需於是漕米漸耗逐年除改折事例計天津密昌平倉貯外計京通二倉二十七石內周舊例每年四月十三日官軍人等月糧俱改給折色後因庫積難支通給本邑及九年改給軍外折色京城防隊糧支通給本邑及九年改給軍本色連年多放米六十餘萬石通給二十八萬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是年漕萬石運達糧六千石石底清五升附出米三百一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入米三萬於此一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內制米三萬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漸復三十年京倉現存米僅四百四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逕因黃烟王家口諸河

大司農力辯其不可。旣而
上俞。河臣曾如春疏。那借淮揚馬價。南京兵船船料銀二
十萬。乃南大司馬臧惟一深。以雷都空乏爲憂。且謂
兵工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
上不報。盜念

京師爲天下根本漕米爲京師大命九門內外待東南米舉火者無慮數千百萬家漕米缺則京師必斃京師動則邊鎮動邊鎮動則夷虜必生心故雖河工無得截用非真大災傷無得輕議蠲濟誠重之也

大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萬

支 井

[illegible]

六

額

267-64

欲爲節而下不與爲節者有下欲爲節而

上不與爲節者先是寧夏之役甫數閱月實餉銀百有八十七萬倭之役首尾七年實餉銀五百八十二萬援兵等項約費銀二百餘萬播之役實餉銀二百萬有奇

乾清坤寧諸宮殿費銀二百數十萬 南北臺殿

萬福閣

永壽殿府第 南城庫金海龍潭翠香浮玉諸亭凡所役

工匠作料惟日弗休歲約費七八十萬而且

三門 三殿大役未與物力已告訕甚矣

東宮婚禮珠寶之屬估銀千有餘萬己亥庚子辛丑出太倉銀二百九十萬有奇

實用編卷五

乾隆五

國計

八

福王婚禮費二十萬夫此數十萬之費皆額外非常之

供除兵工該發與省直協濟外省取給於太倉是以

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

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

盡則借僧同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同寺原積

馬價九百餘萬乃

祖宗累代遺蓄爲儲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

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患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日猶

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

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餉待哺嗷嗷居恒無事時

大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

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於巧

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

國課在

天命人心也頻年礦稅弗息中使蠶食市虎鳴張民不堪

命土崩之勢已成漏卮之憂靡極目今四方水旱小

民流離餓殍相望在在見告蓋自黃河屢竭羣星亂

流鍾山火起日食正陽

天地

祖宗之靈震怒於上矣自姦充倡於徐淮焚殺酷於淄青

橫戶變於吳會咆哮起於江右火於滇水於楚億兆

生靈憤怒於下矣民之不圖賊於何有拯生民於湯

火挽

天命於將傾是在

實用編卷五

乾隆五

國計

九

君相亟加之意耳 光祿寺者職司

大內膳羞者也搜糶米豆民運共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苦

爲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一千八十餘兩歲該

於戶部開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

萬過矣後奮然一加查剔逮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

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

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鹽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

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改元卽卽減

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備計部

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 內庭用至于

今上陸續傳討 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蓋自萬曆二十年

王食之需至日嚴催督而逋欠愈甚者則民困之明徵也且本寺自嘉靖四十五年季秋至萬曆十五年季冬二十餘年節省計部錢鈔銀約三十四萬有奇乃今寺貯空置一時倉卒僅存二千八百兩有奇寺臣王守素惟天庖弗供是懼而計部亦且以告置故不能通融接濟則寺臣良亦苦矣

御傳進無時多濫額外靡有紀極所謂節不經之費誠宜
實用縮卷五 乾集五 國計 十

著實施行者若庖廚諸役夤緣影占空名糜餼之常
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

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爲

上供需其最大者曰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開給以爲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正統元年始議於南京改解

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

御用矣。降慶間大司空朱衡自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辭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爲搏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

歷至於今凡諸錢糧解進總以科道臣兼督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為防猶有監局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忌者止一鎊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也實歸

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猶睛寶珠充牣

皇居若羹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繳壁陳設

種種殊稱何可勝既即以三十年金花計之當不下

數千萬積矣。泥從天墮者從地生者從天地之所不

能生老皆謂其中心自工磨不能測老乎

軍脫巾呼道左。出之。可以勸。高乎。戎邊。鎮有敬。登首。

山而乞與癸出之可以效扶續是藥者藏李潛堦後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國計
土

苜蓿播種之長物也有其鑒者有其備即獨委今日

之艱於計邇而

大內貯積意在斯乎

十四欽年例通計主客兵餉歲費京運戶運銀共七

百二十萬有奇銀約四百萬太倉銀庫所發也民運銀約三百二十餘萬派各省道徑解者也二項俱帶

鹽餉在內○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永平銀三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九錢一

分	○	密雲鎮	五十三萬	四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三
分	○	昌平鎮	一十九萬	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

○井徑鎮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

宣府錄九十二萬四千一百一十一錢一分○山西錄五十六萬九千

四百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三釐七毫四絲二忽六微八纖九沙

一兩三錢六分○甘肅鎮五十九兩四錢
一錢○固原鎮四十八兩五錢六分○

43

於大非 國額之舊即視萬曆初年僅三百餘萬今又倍之矣查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薊州山西密雲昌平易州永平相繼列鎮沿邊吏卒六十五萬有奇適復列井陘鎮今又列臨洮鎮兵將日增供餽日煩尾大不掉議者憂之籌邊者皆曰自屯田荒蕪無隱占不可問而塞下墮自葉司農洪汾更鹽法不輸粟實邊而塞下益匱則誠然矣第此猶爲已往之宿弊非今日之隱憂也今日之隱憂在兵驕而不可制將侈而不可問虛伍之冗冒增集牧放之清最難或粟貴之支反以折色或粟賤之支反以本色 國有輸稅之勞邊無葺食之積目前補塞上下相蒙是爲難耳蓋田非盡荒蕪也清丈以後緣督而壑之畝畝而徵之溢額矣非盡磽确也遠而確者亦贏卒近而腴者歸將升皆猶屬隱占之私物今明稱爲養廉田矣則曩者都御史龐尚鵬裁革之疏至今尤當隨宜斟酌實舉行者也國初紅牌事例最爲寬恕於屯卒便天造州縣疆土恢拓於邊商墾地便今則地之可墾者鮮矣其墾邊卒之所不能耕則轉充之需病在商其墾邊卒之所不及耕則又未必可耕也矧膏腴之所入沃野之所歸商其能與諸將升爭乎欲復開中實粟法必盡出廉田而後可非常之原誰其尸之此未可以輕議也乃

今日鹽法之弊在內商挾不貨之富以禁邊商而邊商之市引惟其所徵挾則商之趨塞下者寡矣巨商壓支之術愈工中商守支之苦愈甚則商之趨塞下者又寡矣況舊引之墜塞方甚而新引之掣肘日增種種諸弊難以悉數誠慨然舉而釐之則龐尚鵬之處置又可考也當事者果能審時度勢率之以精白鼓之以忠誠不激不靡裁制得宜則若將若卒若商惟所命之耳庶於邊餉可實而年例其有乎乎臣聞親君子遠小人古今生財之急務主上精明節儉勤恤民隱信任大臣十餘年不興土木不言兵革海內晏然乃二十年後三大用兵兩宮回祿上實有微懼心乃一二言利之臣黷於意向顧防導以開採遂令盡疑天下士鮮能修潔不堪任命乃不信守令而信市黠不信撫按臣而信中貴人不信主計臣而惟左右之言是聽即左右亦非真相信也民間空省直藏空京藏空內庫亦空而 宮庫獨饒吁亦盛矣亦奇矣管子有言觀人而不固殆臣謂觀賢人不可以不固觀不肖人正幸其不固蓋不固之於彼必還而固之於此試之而後知彼之爲佞魔之而益見此之爲忠此主上之所以顛倒家傑數舞一並而善究天下之財權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移其不固於小人者以固君子即其固君子者以固民情將萬並無疆惟休何

有區區圖計哉

萬曆昭陽軍閭之孟夏朔臣勞恭鼎謹述

編卷五

乾集五

國計

十四

鹽筴

先臣霍韜有言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察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煮海收鹽利而種法肇開矣弘羊劉晏革率用是以助軍興迨宋景祐後西師起塞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而鹽法邊儲遂相表裏本朝以鹽課給邊糧饌而水平山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軍國最重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兩浙兩淮福建鹽課提舉司者七山東河南長蘆井安南井五井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九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於淮次浙次長蘆山東次福廣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五

迨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堂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請場行支鹽如日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而偽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鹽丁以附近殷實戶撥充優雜從縣令歲供額課諸法全掣然具而淮浙河東則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今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常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養文價平息倍商樂輸之利邊無飛

統之勞。士飽馬騰。錢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積鹽在場。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效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今改令得並支。顧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遠度受券。不令徑納銀。雖司也。納銀。雖司自弘治初。司農業。洪始。洪准。今爲淮商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以折食。徑於運司上納。商便而課增。上下交利。報可。於是每引納銀叁錢伍分。或四錢二分。又今各商無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自是膏內。徒便轉販。而邊計實瑩壞於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洪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英

十六

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遠。歲爲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觔。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三百五十觔。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會幾何。而例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貨。不越戶而粍厚息。謹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也者。邇來邊引匪近。塞諸商莫肯報中。各邊歲一清商籍。主編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強有力掣其肘。詭名請託。占商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於此。故糜費滋多。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勢不得不賣引於內商。內商乘其急。益生市心。故抑勒減若。直引歸案。案國積引目無算。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

引目未增。掣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十五萬引。垂十四年不變。夫蓋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額日增。至於今邊引且壅閼以四百萬計矣。邊商業積引利左。速掣顧什九不能自需。河鹽而一聽內商制盈縮。內商價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姦。或不截引。商私行夾帶。或乘乏堅羅倍取厚利。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單。今止六單矣。儀真掣鹽所四季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鹽包僅八觔。例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權至二錢許矣。往留都差院部二臣石反山關盤詰私鹽。查堆鹽既掣。分爲小包。官經數年。滴去已淨。惟私販旋細者。包底漆滴必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英

十七

濕易辨。自二臣罷差。弊益滋甚。而強販百艘。橫行從呂四安豐等場出港。揚帆直越瓜儀。隨地拆網。錢神所通。上下蒙蔽。身吏莫能鈴。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舟收買船戶地。主所偷爬商鹽。及竈戶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爲盜主矣。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引。復且爲奸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下。燒灰淋瀝。擅行煎販者所侵占。而官引國課。厥若弁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飲水無已。溫胡可得也。私鹽不除。官鹽不行。欲引無積。滯胡可得也。矧今宵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尤邊不復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廷中貴人納銀受券。而募

印支掣弊滋大者

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 上極言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云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嗟乎豈可勝道哉准鹽所由阻壞大概若此若乃所聞於浙則稍稍異浙額引九四十四萬四千七百有零邊例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償若直曾不關鹽而領庫價踰年乃給始二錢已復撥領一錢八分二錢者竈丁歲所徵輸之課名酬商銀一錢八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商業得引復上官縱如引價額聽自買正餘鹽共三百三十勛策奇贏較准稍捷而下場多細過所隱夾諸風弊犬都不殊准獨其掣分虛實車與割沒一節弊尤甚准政挨車驗掣不分虛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八

實浙鹽俱商自買捕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半告虛車壓掣以避貴糴即實車臨掣亦且多虛往往借他車影抵匿罪引以漸壓致鹽准所割沒上價并贖錢悉充公帑浙惟贖錢聽支銷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南之逃割沒弊在路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割弊乃在下胥吏快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沒愈嚴夾帶愈夥即有南北二關主盤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鍾止拜一二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乃所聞於山東則又稍稍異山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引每引例中邊價一錢五分二釐比實內商價增為一錢八分除正引應開支鹽二百零五勛又納課三錢六分五釐二毫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

一錢復得買割沒鹽四十勛而此外更有七十斤曰酬勞鹽又四十斤曰走漏鹽每包隨六百勛乃議罰其商弊初自運司給領場單底簿引目下場支買蒙且猾者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場分擇善地自便越次先支致有坐困下等場分久不得鹽而國課所以難辦者比出場入鹽園堆聚有乘七八月水漲購所官脚夫徑越關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包大者至千餘勛小亦不下七八百勛委掣官類徇私不一申究又或虛將引名申掣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為細載其大包夾帶之弊較更甚於淮浙前赴告派州縣或工壘斷潛入他境就貴價入太境則又創為挨賣不即發發又增價至倍有司甚有聽其囑託逼派里甲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九

利歸商害乃在百姓山東弊不止此此最著若長蘆應掣鹽引歲一十八萬八百有奇獎與山東等在在諸弊大致亦相彷彿而議者獨歸重淮浙伏賭會計錄有云閩廣兩省課額無多并池二鹽湧辦亦易長蘆山東之產價廉而課常充所慮者獨兩淮兩浙耳夫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徵納之難兩地一律蓋淮鹽固於宇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以今相提而論出於奸商之巧牟利者什七出於諸司權吏之瀦職長奸者什三要以未有極重之臣畫一之政總邊腹以制其命肅振刷以伸其法故耳夫 國家所賴以助征繕給度支饒邊防而甦民困者計無大於鹽政歲所入可當租賦之半今法寔不行帑庾告匱且得漠然不

爲之所手愚竊據聞見而覈實參今昔以酌中深惟經久之宜備講補偏之術以爲有三策焉一曰罷納銀以重邊儲一曰減餘額以疏橫引一曰重鹽官以修實政竊稽往者考收買餘鹽之令匪止總利權亦以通商恤匱今似難變蓋國初每匱戶歲給工本鈔貫已而變爲官給未麥收買其所剩鹽法皆中沮匱戶愈困私鹽愈多不得不以隨場收買之利委之商第令寬得自鬻餘鹽濟法之窮可也商所上餘課猶之正餉奈何不令之邊而今就運司便手聞之未開運使納銀事例以前諸商雖經營內地視邊塞若外寇歲爲辦納糧草豆麥計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開荒蕪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策 二十

直銀二錢邊以大裕已變令而商業廢沃里爲墟虜盜大入米石價五兩庚癸頻呼則今日安邊足用之長策可槩見矣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一百引俱從各邊上納正鹽納糧仍舊額餘鹽照各運司每包所上納價減什之一以寬商抵道里費聽與匱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匱戶不驗官引概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紋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二百零五斤餘鹽俱仍照各運司所聽買補額有差章近年大包之契有割沒即於正數內扣除勿令得補價帶費各邊分倉口中納訖仍分發兩淮浙長蘆山東等處派場分支買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凡積年爲商人害者把持中納者悉與章絕引到即

與支鹽鹽掣卽令盡寬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蘆而有才者一人爲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餉勸農理鹽政駐邊腹適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與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不法輒白簡從事其於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覈侵占督責聖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艱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策 二十一

祖制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疏之使通蓋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於餘鹽額課邇來營壘圍虛徵督益急所在業透文四五年皆商所預輸也不逮掣此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手則有歷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御史龐尚鵬被特命清理鵬故公清周咨決策謂餘鹽夥正引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所買鹽減七十觔淮北亦如例通減淮南每單例掣八萬五千引歲入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掣每掣各增引鹽一萬積引頓消所增消引附上餘鹽亦復足抵減額公私交便顧內商聚而謀曰邊引既疏邊商騎重懲且漸扼吾吭不惜傾貲排成議鵬既去仍行大鹽如故今匪亟復鵬議引必不可消至於淮南行鹽故地如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開西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

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八分濟邊。二分充餉內該四千八百兩充廣兵餉銀一萬九千二百兩鮮部濟邊。致令兩淮鹽去課存條銀借徵由此糾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淮鹽他如袁長寶永辰俱宜議復勿聽商便俾於遠駕令得買場鹽。不上堆徑買更增鹽餉以資鹽利費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處應疏通者亦應如准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運何以振之使修葺益固。國初設轉運以來管差御史分開鹽課宣德中始令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已而任益專倖查盤清理糾治與革督察文武官吏所在設也鹽道領專勅董鹽務率所屬聽御史要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幕豈不

相載者棍徒把持因緣為奸者秤量驗割不公清者及不待鹽數完足而遽申掣者運丁輸鹽不及額又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囤引目者引不截用銳心重復影射者運司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照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數裝載入境親望漁服治在商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儉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籌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主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為奸為私鹽盜數者治在巡捕巡檢等官必鹽道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照官務擇人人務任事法雖貴必伸獎無小必副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皆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為辦集眾務要在得人匪通敏精幹肅勤不任用要劇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今誠倣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夫物必先腐也而蠹始生法必自壞也而弊始叢鹽法之不舉大都屬階於納銀潰防於私鹽而後發決裂而不可收拾耳巨細兼修標本並舉圖之此其時矣或曰昔主輪運議者不乏人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軋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情趨利若鶩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稱頭水脚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豪擅失膏粱不憚重鹵營世產塞下與邊人自類額而邊人一額勘合赴場親支亦燕收內地利何相軋之與有或又曰詳議議減什一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領不虞歲供百萬之多借解

行且不繼而虞損微額非策也且可令割沒鹽官變價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况戶曹所省韓解諸塞水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復龐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哆侈之物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法輕而國是易淆故耳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販

高皇帝大震怒曰我幾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今誠懸重令以威不辜而謂敢中撓者否矣或又曰淮故地改隸廣亦兵餉是供焉言平可復益廣地半鄰海洋半阻林麓鹽法疎而所供歲課亦甚儉在海販徑得赴郡邑所僉定埠頭鬻鹽無禁干不報一而岸商微課有成額既給引咸從埠頭轉市又往往爲徵督所逼累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三

以故私販盜夥卽所轄西粵且病燕理之難令諸司特差官給價敷萬兩歲入海南糴販下同商賈而江廣遠在嶺北法益難加况初題借僅僅給餉四十八百兩助一時急奈何令准損額課九萬九千四百九十餘引竟委故地爲私販藉手故今以爲復之便或又曰鹽法壞匪自今議多麗維屢遷專官迄無成效夫且誰任澄清也者不知有任事者有任事者任一耿九疇而樊實悉清任一駟憇卿而阻壞轉甚人非其人曷云能任故曰有治人無治法知要之論也今天下亦不可謂無人矣簡任謂何耳抑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以今權利累害益不啻百畏首畏尾身其餘錢猶敵慮終握筭貴周昔宋司馬光之議新法也有不便輒爲釐

革獨東國成不淆群議今釐政一何牽制之易而果斷之難乎益釐釐途也其入彌艱其斷彌寡是必有澹然無欲之心者乃有毅然獨任之心嗟乎安得廉能忠公之長當握筭持籌之寄一意爲國計筴長久有效無二爲之北面所忻慕焉

萬曆癸卯歲夏六月哉生魄臣華鈺謹識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三

採珠議

日者採珠與權井並行蓋其利也而害亦大略相當抑又甚焉利虛而害實利什一害什九中於官官利則民害通於民旋利亦旋害按禹貢淮夷貢蠙珠祭氏註曰珠為服飾出於淮夷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於王府鄭氏註曰以時入於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之用於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權如他山澤之征也漢景帝時禁採珠賞金珠王元帝時賁萬言宜罷珠珠之官亡復用為幣勿販賣至東漢時蠻人猶採珠販貨糴粟由國無禁權故也後劉鋹於海門鎮募能採珠者二十人號蜆川都宋太祖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地官採珠議

王

幾復置吏然太平興國中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極寸者三皆珠場所採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番商沒珠終宋之並珠有禁焉國朝景德中遣內臣往雷廉平江等珠池採取備御服之用弘治中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一萬八千兩有奇謹按粵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池中官并參隨人員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為銀十萬餘兩而臨採復費萬有奇所得不償所失矣至嘉靖元年

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嚴其防也四年戶部尚書秦金疏止採取金珠寶石言珠石非中土所產勞民動眾況廣東雷聲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八年納張應胡並寧言革罷各鎮守

中官并革珠池守焉間欲用珠則發銀買於商而為數亦有限節矣百幸大惠一旦掃除窮閭下邑誰不歌舞而頌

明天子哉隆慶間一採守臣任焉後按臣張守約請罷之迄今三十餘稔矣而奸民估客往往垂涎鼓柁其間歲在萬曆庚寅總制劉繼文設為嚴禁出本者與犯池買珠者同科其法慘於見知連坐大聞告許之門棍徒得志人人自危可異也然不少息又益甚之何者有之以為利故也況偏聽生姦素封大賈多罹城門之災而椎埋駟騶或以苞苴倖免不清其源而遏其流得乎已亥歲遣內侍李敬乘傳往採蓋以

大格所需內帑所用軍海濡之奉取自然之利夫豈腹削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採珠議

王

平膏脂者乃奉行德意者則有所未善焉夫採珠之必有資於船也官造船計費不貲遂轉而取之民間彼民俯仰旦夕期無枵腹者獨此船耳一報船戶里井騷然妻啼子號河伯變色其巧者或賄吏胥而漏網愚者僅以身待命則擄船之害也裹糧而出揚帆而逝長兵動勢高揚大船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曾不聞嚴其約束遇鄉村則劫鄉邨遇客商則劫客商兵子等民房燒矣譚雄隱等被打傷矣總兵黎國耀參將潘士烈守備田麟目擊而莫可誰何則縱初之害也珠池市舶各有分任無凌奪也乃市舶中使閹職重利而欲兼收之聽奸人報効夫相侵必至相角兩虎鬪穴其勢豈能相下其害必至延蔓無已茫茫大海殺人如麻人若艸偃溝若

腥紅。非奉

明旨處分以雷廉分屬其相禍豈有量乎則互爭之害也始議官四民六稱便矣然而梃子有包藏督哨有校括參隨有背手至中使之前僅循實交納耳刻中使者果介如裴被服漢多珍松守南海欲到經書其子於津四馬被殺意王賜與被所當顧也成王賜子皆節如載石被服石爲人難其疎乎一意奉公毫無市心者乎則吾不信也大半歸其私囊

朝廷獲利有幾而受此空名也則騙匿之害也私販空禁矣然所販者皆遠方來往之客非隸名籍土著也市井無賴之人非有禮義檢押也一入其手彼且視爲得贏有飄然適耳今不以問之此輩而聽棍徒妄指富戶曰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林珠議

五十六

是實市珠者也假威凌虐何求不得則嫁禍之害也夫國家採珠本以待用詎意爲害至此無已則公之民乎然亦不可謂盡利也嘗覆志稱廉郡無耕稼所資珠璣然曩之採也祇於沿海墾戶以銅鑪凌萬頃身入尋丈之淵不啻稱驪龍領下人猶畏其難而不敢自招撫李茂始以竹爲梃維以錦纜投之海中順風遡流力不勞而得甚奢於是自數人蕩子至閭巷小民皆安然爲之矣殊不知濬濃險阻之區豈全身託命之地往颺乍發剪焉傾覆此猶養魚沸鼎棲鳥燎林自完者幾人父母不能索骨於魚焉妻子徒以招冤於江渚害一屬有不幸得返故里身利兩全沽酒烹鮮饋子婦嬉然亦不過華衣甘食以耳目所睹記未有盜珠起家與南陽荷頓埒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林珠議

五十七

適以長其奢淫僭踰之習耳害二一船到岸水哨有索里正有索保副有索債主填門取償胥徒乘機嚇噬匹夫無罪懷餅其罪又焉用此實害也其得分多者能自愛惜猶或以美補詰不然三五爲聲未抵家而一擲先盡矣窮則起盜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害三且也名爲採珠實則行劫此等不逞之徒居恒而繩以官法猶然攫臂攫金探囊拏篋島嶼無人之境復何所顧忌害四又其甚者洋海一帶東連日本西接安南萬一夷情巨測狡獪之徒援引爲奸乘潮擊鼓瞬息千里不重爲內地憂乎害五夫前三害害已後二害害人前四害有形而小後一害無形而大嗟嗟聽民之採也利民也卒亦不勝其害然則何如而可周禮所謂物其地而厲其禁者誠今日急務矣夫盜尺照乘不懸鑑於堯年明月夜光無救溺於湯代則珠亦何用哉古者一夫躬耕餘餐委室一婦務織兼衣被體本在故也本之不務則有競收罕至之珍遂蓄未名之貨其爲疵病亦已深矣維今之計莫若驅游惰之民轉而緣南畝有不盡耕者則工商各業其業又嚴爲保甲日稽查作淫巧者禁無所事事者禁其或出外商備必審其所經何商所作何傭在何地計程可以幾日還至於雜船貨艘程以水票縣正時加清查毋視爲虛文而設成廢格毋委於下吏而任其貪錄如是則盜珠之害庶幾少息然此猶防其末也乃本原之地則不在閭閻而在朝廷晉王孫國之對簡子也不以白珩爲寶而寶觀射左史倚相齊威王之

會魏惠王也。亦不實。照車十二乘之珠。而實檀。勝。夫
德。首。夫。以。戰。國。君。相。猶。且。如。此。用。能。光。燭。四。鄰。聲。施。遠。
矣。堂。堂。天。朝。豈。無。二。子。之。作。訓。辭。獻。善。政。者。又。豈。無。
如。四。臣。之。照。千。里。者。彼。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者。又。何。為。
也。降。慶。時。吾。鄉。陳。吾。德。同。李。已。疏。勁。太。監。崔。敏。傳。買。年。
創。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

上不允復上言

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然若夏生比者左右近
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司計之臣
計若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
今杜漸竊恐將來放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
也愚讀其疏未嘗不廢卷流涕故今日之採惟願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採珠議

序八

皇上垂賜停罷颺嶺海百萬生靈命脉若萬無可已亦宜
用之有節採之有時以權宜不以經久任守令不任中
官大用之後旋即報罷亦旋封禁下而公侯之貴薦紳
之家咸準朴素無用珠玉為替珥飾則千匹為貨事難
於懷寶萬斛為市不易於越鄉如是游食不及未技不
禁者未之有也。不然千乘之王萬乘之侯百室之長尚
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故曰國君過市則刑人
故言非是無過也夫人也子有故過其國之市命夫命
婦有故過其都之市亦出鬻幕蓋帷弛之者以自罰然
防於利之至也

高皇帝有言朕聞當使天下無遺寶不聞使天下無遺利
昭皇帝初登大寶即納夏原吉言罷西洋諸番取寶船作

哉

三聖誠一代遠猷已電捐於五湖遷於合浦固千載一時
也而今可謂無人哉壬寅正月梁斗樞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採珠

三九

屯田議

臣鈺往廩理官三樣皆獲從被楚直指使者後奉三又條議興除與聞軍國大政岳之役機清岳也報軒衛曰屯政之未易爬梳又矣因岳以概楚因楚以概天下干以稽國常按蠹孔實賦詰戎藉手半公何怨勞之敢選乃考會計錄所載國初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伍拾貳歲徵于粒上倉以正糧拾二石自給以餘糧六石收備官軍休糧之用法至善也自正統間正糧聽其食用免徵止輸餘糧六石於官舊制漸失繼又抽屯軍補伍而屯種之人是生之者寡而食者益衆屯制旣以日壞也此外又有養蕪之田則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及遇連冊任官低昂竄易而田糧益以不均大都在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三十

邊方者屯地多而耕種少在腹裏者屯地少而隱占多凡此皆屯糧耗蠹之由也當事憲臣誠查往額清積蠹冒濫者革蕪蕪者墾隱占者追法在必行持之可久卽國初原額未必盡復而將來屯政猶可望一清也嗟乎此可以知清屯之大凡矣爰廣咨諏泰訂利病乃知利州衛屯弊在提徵在兌支提徵而格於勢豪把持輸不及額則安家軍餉修堤諸正供缺兌支而格於積猾巧營買串撈抵則官軍俸月糧諸正額又多缺此其弊弊在徵收猶可言也若乃右衛則軍皆三戶梁克籍隸新黃田坐公安京山地匪星散是以人不土蒼母寄伍於畝家屯不親耕此糧以代納又藉空存糧田冒占此其弊在欺玩不可言也已抵岳奉憲機從事則該衛

官及軍若而人咸集乃矢天日告戒之曰查得該衛原屯坐各州縣境內軍固相去寬遠漕運班旗廣無暇日隻身獨戶家無次丁所以遺屯只得付彼地豪民認租領種後見本軍孤弱負糧不納或並遠人易捏契歸種甚至移坵換段作爲己業武官不能控制弱軍不敢聲言子粒軍裝全不完納夫非民占軍屯之一弊乎又查得通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豪強舍餘積年班頭人等每乘部軍落莫并漕運遺患不但不能撫恤往來乘機蹂害或以已業連畔或僥倖課爲名百計千方謀奪屯產彼以孱弱之夫此以虎狼之勢甘心承順避禍一時夫又非軍占軍屯之一弊乎又查得該衛先後派撥餘糧例應撥補無田及頂操并屯少之輩乃通衛官舍人等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一

奉法依數退撥者固有其間藉名報操以甲頂乙占悞如故者十恒七八及披籍查額又自花名種駁目炫觀而按其實大半紙上空名假虛差以抵實田耳此輩在軍餘固有而官舍居多夫武爵班受國恩歲有常祿卽本族舍餘既不以民家爲下差之擾聞報餘丁且給半糧又安俟以屯爲餌乃令承役大都虛頂未給抵以墾入耳目又非奸豪影射之一弊乎又查得此中額例如正軍歸出田一分價不過十餘兩餘丁田半分價不過五六兩尚有利債磊堆或科派折算而得者得田之後坐享厚利其應納錢糧應承差役又復遺之本軍甚至該管衙門莫敢一問豪家而操弄惟此歲卒軍日益貧有挺而走耳聞或敢抗虎類告復故業又被倚

勢捏券據價據抵而問官或以年遠人亡無從公質明判罪且牢不可破夫又非貧軍田去而累存之一苦乎又查得該衛額撥戍守班軍一百五十名先今逃亡三十餘名見存籍一百一十名各該屯糧六石今查正名領屯者不過什之二三其餘與逃亡各名下原屯竟歸何處若曰報操之田卽其田未聞正軍之不恤而反恤其餘況此輩雖居他郡而更番起文必由本衛占屯逐軍明條漂安得聽彼貪狡剪我縱難查出原屯令復本業大非清復正軍之一端乎又查得有田則有糧卽民間一田常賦之外難差種誰敢抗拒若該衛則田多白占上人恒以並數寬假往驕此輩致令弁髦固憲應納錢糧悉行逋欠節年通關全不掣取值今清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議

三十二

查乃始赴屯官處旋營完申以掩強占負固之罪夫正賦歲有而清查特間行之耳若非清查強如故夫又非勢豪欺悖軍國之一明驗乎又查得鄉居生員誼屬同袍况優免原係明例何獨衛籍者反苛求之但例稱優免原止免其租外之雜絲不謂井田與賦而盡令白占也假令用價買管民田寄庄民戶優免之例自在乃今既指操以領田復冒領以抵稅田不上價得何容易操上空名又胡暇遑所承何是復冒應役之糧於心安乎夫鄉宦業受國恩號稱紳士誰不以名檢自提飭子矜輩既入門牆前途自遠必不爲此不道不法之事且今文風日盛每考必有新入若援舊例人欲報操博餘潤登衛之屯且不勝給矣此在理勢不可而衛官

每爲喋喋大抵戶官各庇其宗或已受實利而籍名優无以張其勢令上人不致問夫又非衛官藉勢抗法之一端乎茲當清理王章具在其肩敢拉移盡下情毋退有後言衆否否唯唯各聽擬議惟謹已條爲八議就上未及竣事而臣就糧車行矣臣惟養軍莫善於屯今害軍莫甚於屯非其法異也而奉法非也昔之屯以贍正軍今之屯以優豪橫昔一人而并二三屯者罰不宥今一家而冒四五十屯者置不問夫又非果如河南南陽未易問也彼卽巧爲漁獵下而工爲蒙蔽上亦莫不端揣乎三又當事者詢謀惟廣矢志貴公卽不敢謂岳之役足悉各都司之弊竇第以一隅徵天下去太甚甚何難更始或者不察而恨云屯政之必不可清臣不信也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議

三十三

一汰浮兵以清軍占
看得有軍則有屯屯者原以養贍正軍惟岳州衛軍多故絕行伍空虛而原屯盡被勢豪蕪併故嘉靖間報餘丁以承操每丁領屯三石至九年清出浮糧亦照斯例派領法未嘗不善也顧當年之報操原匪簡精銳以壯銳難不過因其多碩藏田督令報丁使糧差相當而止耳迄今積玩成惰甚至寄空名於戎籍冒實廩於公庾老弱不任戈矛點鬧旋爲僭僭公家曾不資緩急之用而彼且安享屯利以有用之糧田坐令此輩耗蠹此不可不議汰也况國初紅牌事例每屯原設有官堡樣田租隨官取最後加糧五百

有奇亦卽此田耳今縱不能盡奪還公而量爲削虛籍之軍減冒項之田裁一徹百俾自今隸籍群丁毋復敢有占田避操虛冒月糧者庶厥情可起而三尺亦少振云所有清出勢豪多屯並老幼虛操共一百一十名共該屯糧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應作公屯又經會同該衛印屯等官酌派每石每年量起租糧十石總共該租三千二百四十五石自二十七年起請乞行令岳州府委官置立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仍登入查盤以防侵欠

一置公屯以備軍需

看得器械不備以卒與敵渡江湖亡舟楫未有能濟者矧茲洞庭盜賊調數出沒堪虞而各哨戎備久弛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四

一切弓弩鎗銃官舟兵船之屬百無一飭此不獨當事者綜覈之疎亦以無米之炊巧婦弗能耳顧該府頻被洪濤錢糧難以議增惟是屯政之不舉致隘指操丁以混領者甚一官之家三四十分而諸所頂運項班之田不與焉此豈三尺所宜有也夫一戶中含餘家丁有限認操既夥勢不得不支吾以抵役如前所稱老弱情僱諸弊皆此曹之爲今爲裁酌允多屯之家五丁削去一丁如數遞增參以老弱應汰者並奪所冒領之屯以充公田令割原佃歲輸租於公家責府衛經歷司明領其事儲爲軍需之用所割曾不及浮糧之半而該衛額屯自在孰與夫蠹蝕於豪強而軍國兩病哉卽不然而念其落業已久墾闢難動

仍許佃種每糧一石歲輸公租十石又不然而慮及徵收煩碎或查照先年民操納銀事例每糧一石量納銀一兩二錢以抵公租屯糧子粒仍令自上比又法外之仁軍不失業幣有餘金尤爲公私兩便之策若其抗負不納有三尺在其誰能逃前欸清出多屯虛操屯糧共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遞該租糧三千二百四十五石如許照民操事例共該納銀三百八十九兩四錢

一清優免以杜冒濫

看得鄉宦生員優免原係明例假今價買民田寄庄民戶不謂以其隸衛籍而概派雜差也顧今所領者屯田也屯係正軍額屯非開墾非頂種非價端安得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五

白領所以得領者止以報操充伍故田令白佃仍給月糧以贖之若其操之不承田安得領身不在伍糧從何給迺今既指操以領田復冒糧以避役甚非法紀本應悉爲追奪第查此中緝紳青衿之輩什九貧苦徒四壁立惟賴一二操田以糊口且佃經數世置墳廬長子孫其間者往往而是力又不能備多貲置民業故優免不獲行之於有司而不得不就所領屯糧中冀微實惠爲情亦自可原今爲酌量情法田既難以悉奪差亦不容概免除簡閱大舉仍令着伍外惟是該衛操撥碎差俱許免派以示優禮緝紳學校之意所領月糧似屬冒濫自後悉革免支若就中果有力置買民田者仍令有司照例優免不得援此相

之皆善柔此不可不從公查勘也卽如該所申報已
陵臨湘華容等縣占屯土豪楊召衣等中間未委的
實必須縣衛衛公同取具軍民兩造核實方可議罪其
有原係價歸及兌納軍裝無缺而混被軍人指告者
應得勿問庶乃諒可息而民戶革丁不致歸重矣
一責承種以開荒蕪

看得天下無不可墾之田人力果勤曉瘠可變爲膏
腴今該衛遊故正軍陳高禮等遺屯八分共該屯糧
三十六石三斗零獨一分有項而餘俱拋荒此非荒
果難開或以爲遠無人承業以致告項者既不樂領
而有力者復不屑收及今不議承領公稅終不可辦
矣夫力能供倉餉啓萊蕪者非擁高賢之家不能令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八

此屯盡擇肥田頂操而獨以此遺之新軍告項者此
無異驅驚駑以千里而反令蹄當者緩轡也亦甚不
平矣爲今之策莫如擇多屯之家撥出熟田給無屯
軍人孫張仍責令開荒以抵此額空下五分再爲召
佃或退出操丁願承者聽庶勞逸適均而田亦不致
終荒矣

一清通負以防侵射
看得屯田五十畝上納子粒六石較之民田有南兌
本折差遙者大相迥絕此雖出其餘利亦足完公租
而該衛二十四五年屯糧連額多至二千二百有奇
此其中天災時或旱澇奸頑習爲通員固多有之通
其大弊尤在聽屯官不能其職以致屯老書誠事虛

但作奸竊追倂若故事甚至捏欠爲完徵什報伍弊
難窮詰所報完上之額多係自有月糧支完而其屯
實輸銀於公帑者半屬侵欠非急尚以三尺不可以
做積玩自今應將所開欠簿登有司衙門協同屯官
公勘其有抗公罔私之輩必罰無宥而就中果的被
灾傷處所亦應酌量豁免庶公家可資實用而豪猾
稍稍斂手矣

一嚴派撥以振漕政

看得運軍累告久無控新歲修則有底板蓬舵之派
飄流則有賄補大造之派糜費有難縷舉例應照額
公攤乃得其平顧他衛軍多實伍卽若楚或不稱甚
而該衛正軍無幾大半以屯項軍撥以爲然弱卒與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九

豪貴朋當重役勢迫不敵漕運諸費往往派之窮軍
者什七而領屯富厚之家僅爾什三又該衛旗軍習
爲包攬侵騙助強凌弱窺此一軍不能領運動令將
屯校獻勢豪以致實領運之軍日益窮困每欲顧天
而無繇此之不崇勢必至運軍之困悉歸豪強而將
來漕政愈以不振矣爲今之計應者爲今有輕奪正
軍之田頂運者法無宥凡派公費不得偏輕重而獨
累正軍則庶乎繞難不致悉剪而貪豪可稍戢矣萬
曆癸卯歲七月既望臣華鈺謹議

盱眙臣馮應京奏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春官

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饗之政宗人關其名封大常關其鼎彝光祿關其膳羞國學關其規約欽天關其象數太醫關其藝術行人關其施命至於庶尹之名器萬民之教令四夷之情貌百工之制度實與吏戶兵工相表裏而出於禮者乃入邦刑蓋官職之重如此要以直清寬亮上弼

皇親正宮關以及朝廷正朝廷以及夷夏則禮官之上務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春官

也伏讀

太祖誥命曰管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彝倫而敘叙正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今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蓋為國之道非禮則無法若無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為用表也法之為用裏也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神人務得通古今博群書明於禮而喜周旋者乃為是任爾勤典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臣嘗上下古今求所為周旋之術法不可先禮不可偏要在陳天道述

祖德修廟室實崇之風而後能以禮讓為國管其子孫彝倫攸叙天不畀鯀而舜禹法戒昭然與皇陶天叙天秩

同一訐謀乃或災異不以悉聞

郊

祀安于遠代 天且不足喪又何者足懷

宗廟乎舊章率由不容以私意亂也賢士所關矣庸果焉

官伎已革矣庸樂銜鐵牌既匿而素纓銅章野乎權什

周知冊廢而輟棟度牒浮于草莽初頒大成樂于郡學

今州縣依式制造今缺有間矣甚至以貝葉泥常編而

豈敢掩雅樂

祖制之謂何夫天下者人主之身也人主者天下之心也

心莊則體鎮上好則下從是必敬

天法 祖由中達外而後下觀而化馴致大順之治故曰

大臣以格君為要其率屬率以此耳一切儀文度數則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春官

有司存若夫曆律精微議禮家所必究明乎此而後知

天知天而後能嚮吾君以敬天今

堯舜在上咨用伯夷天下拭目觀禮臣敢據群言粗陳梗

槩屬其詳見別集

律曆通融

鄭垂子數增曰自洛下閩造大初曆取法黃鍾律數而

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僧一行造大衍曆改從大易

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倚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非止畫卦敘象二事而已至

若律曆禮樂莫不皆然蓋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

二者陰陽之妙蓋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欲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大曆之

乎此八位既定則五數自然居中者也者是亦八位所取正也以一加五則六在一後以六加五為十一去十則一在六先以三加五則八在三後以八加五為十三去十則三在八先以至四九二七亦莫不互相加益而為先後也此皆自然相比之數亦五行之所以生成也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之謂也是知河圖之數五十五者天也合而用之者聖人也洛書之數四十五者地也倚而用之者聖人也河圖之五行則以相生而順行洛書之五行則以相制而逆運二者皆起於一推其生則土居未中推其制則土居丑中是又自然有相合之理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豈微義哉邵雍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當知方以為體則圖

實用編卷六

章集六

律曆

五

以為用圖以為體則方以為用圖者徑一而圖三方者徑一而圖四河圖以十居中圖以推之三其十為三十故圖外成數六七八九總三十方以推之四其十為四十故圖內外生成之數總四十洛書以五居中圖以推之三其五為十五故書從橫皆十五方以推之四其五為二十故書外陽數一三九七總二十陰數二四八六亦總二十體用相因豈非自然哉圖書其象數之原乎天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之與數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象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是故欲明律曆之學必以象數為先天道生於太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七與八乾坤之體坎離之象也九與六乾坤之用

坎離之數也七九中實六八中虛奇偶陰陽之理也故天象多用七而天數多用九用七者若日月五星而為七政四方各七宿是也用九者三九二十七七政二十七有奇而月雖一周焉四九三十六按三百六旬有餘而日雖一周焉河圖一六屬水而為北方七宿二七屬火而為南方七宿三八屬木而為東方七宿四九屬金而為西方七宿五十屬土而為大衍之數故唐志云大衍為天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十乃全數居中央而為宮九次之居西方而為商八次之居東方而為角七次之居南方而為徵六次之居北方而為羽此五聲之位清濁之序也按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故宮生徵由南而西故徵生商由西而北故商生羽由北

實用編卷六

章集六

律曆

六

而東故羽生角始於宮終於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之相生自子而亥故黃鍾生仲呂自亥而戌故仲呂生無射自戌而酉故無射生夾鍾自酉而申故夾鍾生夷則乃至於丑而止故始於黃鍾而終於林鍾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日為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故從寅在午月為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故應鍾在亥黃鍾為填星太族為太白姑洗為歲星林鍾為熒惑南呂為辰星蕤賓為日應鍾為月曆有五緯七政律有五聲七始故律曆同一道天之陰陽五行一氣而已有氣必有數有聲得以紀數而聲為律以宣聲而數行律與曆同流行相生黃鍾者聲氣之元者乎蕤賓應鍾是名中和所以為五音和陰陽旋宮之律可定聲氣之元

周流而不窮矣故周禮曰冬至夏至觀律之數聽鍾之音知寒暑之極明代序之化是知律者曆之本也曆者律之宗也其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

郊祀議

方獻夫疏曰欽奉制勅謂我

太祖高皇帝始建國立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各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日月贊上帝以成化工止歲一從祀不得專享及大祀以羣神從之恐天神地祇失其上下之位聖心皆以為疑欲有所更定以復

皇祖之始制令臣觀述所知以對欽此臣聞制莫大於禮禮莫大於郊夫禮者義之實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七

語之孔子之時去古未遠猶曰君子毋輕議禮而况當今文殘缺之後異說汨沒之餘豈易言哉孔子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郊社之禮尤有未易言者臣切惟古之禮經今猶存而可考者曰儀禮曰禮記曰周禮儀禮十七篇所載祭禮僅止於大夫士少牢饋食以下之事不存王者郊社之禮禮記禮運禮器郊特牲月令祭法祭義等篇雖多及郊社而然可據者亦無幾也至於周禮則先儒已謂其出於劉歆之附會非周公之書可疑而不可信可觀而不可行則亦豈能深據以為古禮之必然哉今亦惟其理之可信者信之勢之可行者行之而已而理之不可信勢之不可行者不敢言也臣謹按祭天圓丘祭地方丘之說益出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八

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以就陽對陰以明天對神地以尊天對觀地是亦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祭法之言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是亦未嘗言北郊也禮器之言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饗帝於郊是亦未嘗言北郊也且祭天於郊故謂之郊安得祭地亦謂之郊乎又以先王之行事質之舜之攝位也類于上帝禮于六宗矣望于山川編于羣神矣未聞祭地之事也望于山川即祭地也武王之大事於商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矣未聞祭地之事也宜于冢土即祭地也其既事而退也祭于上帝祈于社矣未聞祭地之事也祈於社即祭地也周公之祭於洛邑也丁巳用牲

於郊牛二戊午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未間祭地之事也社於新邑即祭地也蓋嘗思之王者尊天故祭於郊遠所以尊之也親地故祭於社近所以親之也祭於於郊北面曰就陽祭地於社南面曰答陰此陰陽之大義也祭天先燔於壇祭社先埋於圻圻上下之大分也非必南北郊為陰陽而高丘下澤為上下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或曰諸侯則有社矣謂之祭地可乎曰古者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色之大社是諸侯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九

上天尊故也古之王者祭地有王社又有大社大社謂之后土謂之冢土謂之泰圻謂之大示未有方丘北郊之事至漢武帝始有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祠而匡衡遂為南北郊之議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而後世遂為以祖配地之儀則失先王之意蓋甚矣夫聞尊祖配天之說矣未聞尊祖配地之說也古者祭天地之大神必配以人鬼以通其氣如五帝配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社稷以勾龍氏稷配以后稷氏虞夏商周郊天各配以其祖未嘗無配者也夫祭五帝社稷配以前代之人鬼祭天配以其祖者尊祖也若別有祭地之禮則安得不聞配地之神乎是知社即祭地勾龍氏嘗平水土有功於地者

也故後世有易以夏禹者亦有功於地者也是即配地之神也觀其配則知其主矣臣又按宋儒胡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周禮以裡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臣嘗因是說而考之周禮大宗伯典瑞司服大司樂鼓人等篇凡言社即不言地言地即不言社至於曲禮月令諸處亦然則宏之說不為無據矣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若有祭地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十

北郊之事則當曰兆五帝於四郊兆后土於北郊夫山川丘陵墳衍且序之不憚煩安得兆地之大禮而獨缺乎是知右社即兆地之位而宏之言亦得之矣臣又按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解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又朱子小註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稷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據朱子此言則以宏之說為是矣夫四書章句集註朱子晚年所定之書也不亦可據乎又按橫渠張載亦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載宋儒知禮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可信矣然則闕丘方澤之說非乎曰此臣前

所謂可疑而不敢實言者也。闕丘不見於五經，祀郊不見於三禮，元儒或稱已言之矣。然則其可疑者，何必信可信者，何必疑乎？若必如周禮則一歲九祭，天二祭，日月四時，四望山川，丘陵墳衍各祭於其方，闕丘必求自然之山，方澤必求水鍾之地，可行乎？孔子曰：觀其會通，行其典禮，酌古今之宜為會通之術，則必有其道矣。臣嘗見我禮初備，臣所著存心錄編次闕丘方丘朝日夕月專祀天神，專祀地祇，社稷等壇，儀節繁多，精義未著，嘗竊疑之。厥後莊誦我

常用編卷六

藝集六

郊祀

十一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祀文內云：朕即位以來，命儒臣遍歷羣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典，既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丘，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師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又云：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擇地而祭，其來甚遠，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勢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乃竊伏自歎，始知周禮之繁文，國初諸儒草創之誤見，真不可行而我

聖祖之高明，特出闕歷已熟，審於人情，揆於事理，而更定者之為是也。所謂酌古今之宜，得會通之術者也。故臣嘗曰：今之南郊，本祀天而配以地，猶大社本祭地而配以稷耳。無害於義也。知稷之不可以對地，而可以配地，則知地之不可以對天，而亦可以配天，而是亦一道也。禮曰：非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仰惟

常用編卷六

藝集六

郊祀

十二

皇上聖資英睿，度越百王，問學淵源，覽識千古，然聖不自聖之心，必不自以為聰明高於聖祖也。閱歷深於聖祖也，豈肯棄其制而遽變之，誠以聖心有不安於此禮者，惟求其是而已矣。是以觀降綸，香稿詢臣下使各述所聞，真聖不自聖之心，未嘗固必於此也。亦惟理之是從而已矣。夫理有輕重，事有緩急，法古為重，法古可也，尊祖為重，遵祖可也。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況時勢變遷，君子以為戒，生今反古，聖人以為舊陳，其數不知其義，謂之誓守其常，不違其變，謂之迂。此臣之所以不敢輕議也。臣職奉大臣義關國計，尤有不可易言者，不然則臣雖至愚，豈不知

聖明鑒之章甚章甚
大禘時祭位祝稱配生次口位致詞曰祝
九廟之制始自唐玄宗至宋神宗獻懿以廢太祖而後

國沿遂不可變我

高皇帝受命替古建廟闕左以享

德 懿 熙 仁四親而 壽春諸王以次侑享

文皇帝繼統承先建廟此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 壽春諸王亦以次在侑於時廟數

猶未定也至

憲皇帝以世代既足始簡 九廟之制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併 仁 宣 英三宗為九而

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祫之禮猶未講也至

世宗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獻帝升祫為九而典禮於是益詳矣亦月特享則分祭於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大裕 十三

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前殿而已祫之廟不與焉時

享之禮則以

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升 四祖於上而祫廟之主咸出

而共享焉

今上睿哲誠敬通乎神明頃歲下掌故具上裁定之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階

成祖其餘升遐則稍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

祫定而世次昭矣諸廟

帝后至揚徽攝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祝祝必一其

廟使神各有麗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諸王之分由

太祖而上下之達百世可知而或以詳定為難則為各稱

本爵而勿樂以

皇曾伯祖加焉則稱如有經而名言順矣此猶其既節也

至於昭穆之義自古重之矣居祖之左而南而明為昭

居祖之右北面而幽為穆易曉也此猶是古尚右廟南

面主東向之禮今乃廟分九室室各南面而即大裕前殿

亦南上而旁列本楹也而曰廟本一也而曰九本同堂

異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之稱此於義亦有未安也

若曰自闕左而已然則困

聖祖當卓創之未暇

成祖尚考據之未詳而

世廟亦不得已而遷就之耳今或不當驟沿流之踪而欲

神靈之尊也論者又謂享祫之外又有可言者革除之歲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大裕 十四

創紀錄矣而五載之正朔何所於獨監國之君歸邸邸

矣而八歲之重器誰與為守今死事諸臣已蒙曠除

景皇位號旋已復宜下掌故略議享祀所宜以補禮義

之闕亦或一道與

考正祀典議

弘治元年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

或祀典正則人心正今

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常祀之外尚有禋祀年祀

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

玉關與君元君神父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宮星

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勅禮部稽

之祀典盡為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為禁止

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否明白具奏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徽鎮海濱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所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伏望以

祖宗為法敬事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有神此外凡有齋醮禱祀之類通行罷免

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飭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官觀

祠廟非有功德於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

崇建難於輒廢者亦宜釐革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

實用編卷六

禮典

十五

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神迎年厄又佛三清三境天

尊者蓋西方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漢明帝

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字其教者遂以釋迦之本性為

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身而為三其實本一身耳唐

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姓去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

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餓死臺城由此觀之佛不足

事明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宋儒朱熹有曰王清元

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大一道君又非老子之

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

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

鬼耳豈可偕居昊天上帝之上哉如宋徽宗躬親祠醮

以心崇奉卒之陷身虐廷覆亡宗社可為明戒佛道徒妄相稱述或世誣民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為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

歲壽千秋節等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于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于朝天宮則祀典正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蓋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其

址第五星名曰天樞是為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像正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

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崇祭星古禮也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

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藉之祀典誠

實用編卷六

禮典

十六

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者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今

道家妄以為玉霄府總司五雷部諸神皆其所主

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

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

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祭况自二月發聲之

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今乃以二月二十四日為示現

日於義何取設像稱名禮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

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法師司真君者傳記

云漢張道陵光武時人善以符治法司真君者傳記

百二十歲而沒人傳白日上昇唐一寶安熙寧大觀間

累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仍襲正嗣

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術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中太守鎮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爾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宮祭告夫生辰自宜使其子孫祭于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兩期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勅建大圓通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祀典 十七

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今春秋祭之夫妖由人興久自衆息況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杳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薦人因報母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入爲立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諱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聞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神顯靈於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况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誠附會不經乞併與大小青龍神之祭俱勅罷免其梓潼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折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

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乃北極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於下宋真宗避諱改玄武爲真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顯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爲淨樂王太子得道衍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奏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霧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

國朝 御製碑詞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佑爲多嘗建廟南京載在祀典及

太宗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良陽拜武當山重建廟宇南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

官督視祀事至我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祀典 十八

聖宗嘗祀金爲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於武當山蓋亦

承

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喜乃援引左道邪常恩輩焚

或 聖聰虐害生民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

佑宮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盜賊之場今常恩

輩已伏其罪而其所遺靈宮富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

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木布蠶費香蠟之類是

也請止照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香

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當停免繼後神像再

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料香蠟諸佛之勞民者俱

量爲裁省庶幾國用少節而於崇朝崇報之禮亦未嘗

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相傳者以崇恩

真君姓薩名堅西蜀人宋徽宗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
率法有驗而隆恩真君則王樞天府天將王靈官是也
又嘗從薩真君傳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
官法乃于禁城邊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
廟爲大德觀封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
服三年一小焚十年一大焚後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
不貲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
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
皆林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杳無應驗今若以累
朝創建之故難於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
服更換宜令收貯勿焚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
此則要費可少省而邪術可貶矣所謂金闕上帝王闕
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即祀今之金
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證
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類
又考國朝御製碑謂

實用編卷六

龍集六

祀典

十九

太宗嘗弗豫樂罔効禱神輒應因大新闢地廟宇今春秋
致祭易衣給尸灑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證金闕
真君知證王闕真君正統成化年累加號爲上帝每朝
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政弁冠紅金雲
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明黃錦綺服其費歷五年一換
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世系年代事蹟本非有甚
異也而兄弟竝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
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貲闕之袍服又數勞人

齋遂其僭號既空革正而妄費亦空節損請仍存廟之
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
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得
再製若在闕而敝者令府縣量爲修補不必齋送如此
則於禮庶不爲損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所謂神
父聖帝神母元真及金王闕元君者卽二徐之父母及
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田爲仁壽仙妃配
皆爲仙妃我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爲聖帝母及
二配皆以爲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
君又有誕辰之祭僭渎一至於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
吳國專權弑主之賊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爲子有
一時禱應之功故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號

實用編卷六

龍集六

祀典

二十

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爲五
嶽之首廟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
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
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
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
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外有前元
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封內又合祭於郊壇則
此廟之祭實爲煩瀆亦乞罷免所謂京師都城隍之神
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深隍以保其民人其制自黃帝
始今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謂之都城隍
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故是

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况南郊秋祀俱有合祭之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議既上

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真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一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室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福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請舉齒胃禮疏

國子監祭酒楊道賓疏曰臣聞

帝王萬世之基必本於儲教而京師首善之建莫重于

辟雍自虞舜命夔以典樂教胄之禮所自起也迨至成

周其典始備王之世子衆子出就外傳築室虎門之左

師氏教之以考其中雖羣后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

國子俊選皆得齒于王子及時會于成均以習弦誦學

樂舞國人親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

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也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長在也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曰行一物而三善備成周所以爲

有道之長也秦漢以後廢而不講至唐開元中太子齒

實用編卷六 苑集六 未字 二十二

胄于太學詔諸無量講勸而玄宗不往晉元康中太子

齒胃釋奠後而無饗獻頌或禮缺而未備或文釋而無

當此皆無足數於今日者我

太祖高皇帝天下甫定首教皇太子諸王子大本堂先

後命祭酒梁貞觀觀入而授經講讀之時胄子初命爵

者如鄭國公常茂新春侯康鋒等皆得分席而居是齒

胃之禮

高皇帝嘗舉行之卓乎與虞周比隆矣我

皇上繼天法祖稽古正學百代禮樂無不明備茲者

皇太子正位東宮嘉禮告成而值此三陽泰乃化日舒

長之會萬彙權洽尤拭目新化之初臣等以爲齒胃之

舉正作其時蓋父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孝而因教天下之孝君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忠而因教天下之忠長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讓而因教天下之讓矧 儲位初升

先聖先師禮宜展謁則因釋奠之儀以伸敬至便也萬國

士紳國橋門觀聽則右文之治為彌光至盛也千載曠

典有行而行乃一旦斷自 聖衷天下仰流法

聖祖而越虞周至宏規也太學有大禮三曰齒胄養老太

射儀皆久廢學幾空名今齒胄首舉諸禮次第可興復

古辟雍之舊以重典則垂萬世至遠猷也則行一物而

所備者不啻二善惟今日為然矣臣等備員辟雍職掌

攸屬且齒胄儀注 國朝儒臣所定載在南雍志者可

考而知臣等荷 渥恩而逢盛際乃不及時疏

實用編卷六 聖集六 表官 十三

請滿職之罪將安所逃用是不避煩瀆仰干

天聽伏乞勅下禮部覆嚴即按儀注擬議上

請擇吉舉行則 國家萬年命脉當由此益培而微臣一

念曝背或謫是少効矣

燕樂

按古樂禮有四一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廣行人職

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食禮九樂其性則體薦其體

而薦二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五樂之禮亦有飯食

酒酌教依命致其牲折俎之禮亦曰教燕升三

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委饗之禮若君

求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

當不異也四饗宿衛及耆老孤子酒正云凡饗士庶子

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也燕禮有二一燕同姓一

燕異姓舉之于寢其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升堂行一獻

禮畢而膳僎坐飲至醉也故曰舉以訓恭儉燕以示燕

惠故饗在朝燕在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饗有珪璋燕

有好貨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饗為大燕為小而

先王之於臣下所以嚴其分而通其情者靡不周至如

此後世法酒之設則過于嚴長夜之飲則過于濫胥失

之矣

皇明燕樂禮凡四舉歲三大朝賀與節禮成舉慶成宴是

也其儀則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

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

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右

實用編卷六 聖集六 表官 十四

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

臚寺卿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朝

臣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

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奉酒酒凡九進湯

五進羣臣殺其二此禮

祖宗朝時行之近年以來即三大朝賀宴禮為希濶事恭

文之盛恐不可廢此典也故文莊言正旦長至是燕可

也惟當為壽 聖節天下蒲服重臣親貴表賀有日萬

里而來者不無望一 露惠

請命禮官舉行之可也

文官封贈歷敘之制

制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

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大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在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沒者封之其在任奉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已得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母原有官既沒而因其子孫受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沒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

實用編卷六

範集六

朱官

廿五

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娼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共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封授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試職一年考嚴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勒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勒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勒再考稱職者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比例庶叙之例五其一用麻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有等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連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連曾玄又

無繼室及諸妻所生者又無旁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旁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旁廢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三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開墾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歲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

實用編卷六

範集六

朱官

廿六

都指揮使狄崇等言要阮氏等設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李善長等議以為不可許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妻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沒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為妻者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卹典條例

隆慶三年十二月禮部議上卹典條例一文官祭葬有無隆殺之等悉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躬履行陣春官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才忠逆嘉靖中題允事例其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並加一

等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墓者給與半墓應半墓給與全墓如諱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墓三品祭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墓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諱讀年久欣沃功多軍旅身殲勲勞茂著者恩卹自宜加厚本部臨時議擬請自上裁其餘不許一舉援引陳乞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者有妻止於一壇者恩難預擬今後遇有陳乞容本部斟酌議擬請自

實用編卷六

欽集六

未嘗

二十七

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劾閒住者祭墓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惟加陞日淺政績未著者難以預擬本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墓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墓悉如舊例一四五品官不得重封故四品官考滿若由六七品陞者父母有祭由五品陞者以例不重封遞不得賜祭殊為不均合如前議今後四品官凡經考滿者父母雖止受五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陳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露祭不許越例冒請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與祭典不准並祭一四品以上官本身及父母恩典必由考滿而始

得然有二品三品共歷四五年父母未授三品封有終不得需祭墓之典者三品四品共歷四五年父母未授四品封有終不得需一祭之典者宜并叙年資今後如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及父母俱准與三品祭墓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本身准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墓父母佳祭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陳請一內外對品例不重封然以先授外封而不得需內封之祭是使均一考滿父母恩典有得有不得亦為不均今後不拘品級凡已授外封及後任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墓如不因考滿而蒙恩詔授封者非係諱讀軍功仍不准給一致仕之臣雖經

實用編卷六

欽集六

未嘗

廿八

論劾既已原其心行無疵優禮致仕則身後恩典理宜祭給故世宗皇帝特照弘治年間例行今後遇有三品以上被劾致仕奏請祭墓者悉遵此例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俱照本部前議聽該科參駁本部停寢其被劾閒住遇蒙恩舉復致仕者祭墓仍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相應酌處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墓合行准與全給或功有可錄過有可原者則功過當先較量所有應得祭墓合行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墓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竟照閒住事例俱不准給今後容本部悉照斯議具由議擬上請施行一因事革職

而後賜復原職則公論已定矣與以應得恩典如嘉靖二十七年例其覃恩樂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品以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葬若後復職銜反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勘未明身故者照間住例俱不准給一勅臣祭葬除皇親取自裁及悉遵會典外其為事革祭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賜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總兵歷有勲勞者與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管事而被劾勘明間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又正德間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年仍祭二壇今後各照嘉靖間事例以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葬正德嘉靖間本部所題事例如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三壇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署都督同知照署都督僉事例止與祭一壇宜推例遵照施行一節義以死事為難故朝廷加恩有賜祭者有祭而兼葬者有祭葬而加贈諡者有祭葬贈諡兼給而復立祠以表之者所謂死事如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諍諍身死國是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陣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如此而立祠祀之乃足以勸人心維世教近來或有城池失守而身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屍於倒戈者原無死事

之心施以立祠之典非所以重節義示激勵今後諸如此例若憫其喪亡哀其暴露止宜酌量重輕或賜葬祭或加增廕以安幽魂至於立祠一節合應慎重必須節義激烈真心死事者撫按從實奏來容本部酌議奏請建立祠廟其非此類者並從覆議上俱從之

謹法

王世貞曰夫諡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諡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諡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徽而行有應夫諡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缺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諡有熾恩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吳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諡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也人主之有諡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高賢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諡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賤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兩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馬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廟不願號自東漢昉也祭之為祭也卒之為紼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諡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不逮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國自謂曰予甚武蓋天下稱

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防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防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踐國之君舉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始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防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族無弗謚也東漢

實月編卷六

卷六

十一

卽創侯有弗謚也晉漢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防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取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防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防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防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豎襄防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樂盈之為懷也身慘矣而族又

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方氏擬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防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防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防也王由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鄉飭蓬蓬且其人也冠履之不鈞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與始稍稍為畫一之

實月編卷六

卷六

三十三

禮部侍郎郭正域題為遵
明有看議類奏類嚴議與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某星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互將一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廢列類奏恭候 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于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群議上請奉
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謚改正毋過苛求

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于數十
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莫
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流故當日與諡易今日
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
于嚴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厚也而奪諡
尤厚中之厚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
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恭詳各衙門之評
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諡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
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
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
許論黃先吳呂本范謙諡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

實用編卷六 聖裁 計開

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懷魯楊繼宗鄒智
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姻事嚴
嵩人議其諡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
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私阿趙
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
本張瀚倖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廢乎知止余有丁
純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
出人議其奸而官蹟自多品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
改之科以本苛刻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
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綱潛心理學抗
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懷背逆鱗橫被大
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

退讓而或謂其邊功被誅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
補當諡之科似少稍嚴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
孤介張元忬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
而眾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于
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
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
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
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
日之議尤重臣等上失天下失方寸以看議之職掌
從類奏之公評期于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
下而已若夫爭相形枝怨業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數
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諡恭襄 諭自負才畧頗有
時望然節制邇違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
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盡謀而已嘉靖三
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
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生時舉朝
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黨悉如順楷議覆之鍊
即時斬決鍊子襄成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
上數問計于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發言則請 降諭問
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為永安必復該
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嚴辦五

十萬金則此陣九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誤為難辭欲

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

大吏詹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

大同亦為虜巢矣父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惡幼小民以

報晉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誅其責于鎮

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修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

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刺薊遼獻家藏紫香仙人

白玉蟾真蹟迎取寵綬紳耻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

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從

巡撫四川時進差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違迎主于

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為感動太息

留中數月論會上疾煩懣詔錦衣衛捕送該司

嚴刑追究光昇遂據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

史諡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

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搏

擊善類時李然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

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貳府寺

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九劾去大臣之賢者十

五人如萬守禮之類本考察吏員分三等以失職

等品用歸恩賜楊慎等為二等亦置又考察科道官罷

用呂守禮等為三等果上原諡忠介又考察科道官罷

熱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雷用者仍各執

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

出江南之公私置竭刑賞倒植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

甚高慮有他故欲鉅排異已以攝眾志不毅然承其指

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不附嚴氏及文章所不悅者

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

書冊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淪阿洪惡之

狀言之令人羞澀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官生員

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掌和禮部宜公行賄

拿卑鄙累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赦直臣

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旬旬往奠會殯拒已發遂拜而

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

一夕暴卒為四方傳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諡

滋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

方病委頓猶違同列細札保瓚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

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部內部之批其札

云人之時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賦

即此一舉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

肅之諡滋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洵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贊名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募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賊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大石中督戰砲火燦其旗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衆風舉火煙滔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堅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賴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南京刑部侍郎吳梯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交相呼梯正色却之曰殿下

寶用編卷六

忠集六

卷六

卅七

天子責戚非梯所敢友悌

伊藩知不可犯微散其機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侯公永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

政悌拂衣避矣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陸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恆沈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溫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穆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交得朱根百事可做此入官請託不行問遺正絕為

監察御史刻上漢唐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溫憲會墨推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誦楊崇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穆卒榮為志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史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其寬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臺九十年之後復許妾子回稟如一日其說也至不能斂公卿贈賄僅足持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

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携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閭閻賑災風夜不灑清軍孔御史杖殺入繼宗榜通繼孔御史酷楚人至死者言府孔臨行欲奸繼

寶用編卷六

忠集六

卷六

卅八

宗磁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卧內凡上推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略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妻孥屬目內臣索金錢或好布錦繼宗出腰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索他日磨勘內臣作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會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攬日索僕萬錢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出于天性狀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先明後信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智少食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
讀中秘星變應

詔陳言勅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
報會御史楊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

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微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
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

石城吏目韓
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
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饒遠堅却不受至石城視

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
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沒後如鄭汝愚者殆不多見已

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實用編卷六 藝集六 奉官 二十九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
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於占候每見

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
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

星動搖天變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
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

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
日靈霧文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

權爲下判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
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

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
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爲忠臣乎矯

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縣其妻靳氏
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

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

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
賑飢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

國爲任門無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
損止二棹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

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具題

禮部著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
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吳熙

實用編卷六 藝集六 奉官 四十
原風俗

風俗原者原風俗之本去枝節而不談非謂若原葛天
氏之淳龐三代之文質數國秦漢六朝唐宋之盛衰權

謀功利清談佛老世道升降謂日用常行之道反求諸
本而已矣蓋本之條目細又繁多不可枚列特姑舉一

二大槩者原之亦非謂事不可行而故爲其說而爲
此迂謬之談也昔者教胎有法古人常力行之今不行

矣故產子多薄弱而少健強智弱愚而復淺蠢短於厚
頤氣淡而滿此胎不教之過今宜教之令其母始自有

身親立必正坐不欹行步不疾去邪惡之味遠暴慢之
容寒燥適宜食飲有節庶胎完而氣淑子生而才智過

人教胎之法可復也昔者童子受書先入小學今不入

矣故才縱而無習志散而少稽耳目惑於見聞性情慘於培植及長而壯縱與性成不可扞格此不入小學之過今宜入之首播老成端謹起居飲食動靜語默一出於正者為師教以灑掃應對愛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授以曲禮孝經使知進退之節立身之本庶童子目見而心習耳聽而氣格薰蒸陶鎔久父成性方入大學是小學實不可不由也往者惡習積弊非子見其文詞深刻讀戰國策見其詞皆變詐乃掩書竊嘆以為昔戰國時人心破害世道流漓未必非申韓之罪戰國策其亦漢世之罪書乎夫人心亦易蕩矣古先聖王患之恐其流於不善特用禮義以匡維之廉恥以警衆之尚惡蕩而易潰流而莫返今韓非及戰國策乃反欲導人心於

聲名競藻闢奇修華棄質此孝弟力田科未復耳今若盡復

祖宗舊制仍設此科則世道必有匡培人心必有激勸孰不為孝孰不為弟又孰不為力田即孝弟力田之人且曰吾但學於家其設施可移於國吾但修於身其忠可移於君人皆務為孝弟力田矣孝弟力田科一復世道豈有不上躋淳龐者乎鄉飲酒禮乃先王所以養老之制今者禮文雖具意頗少衰節恭華門寵名罕至鵠衣不給安望當筵故尊行少賓介之榮懋德有獨行之美今欲禮合先王人惟簡德必不以貧富取擇第於評頌名求飲一老使諸老務行舉一鄉令四鄉咸發則執轡割牲之道意先王養老之隆恩當復見於今日矣鄉約

法率

太祖高皇帝至意天下至今奉行惟謹門到戶諭朔望必講與足稱盛德事但郡國地方遠又窮鄉下戶多恐不能一一備聽今宜令所在社學小學諸師長每遇朔望畢集童子堂上講說數過務使童子耳聽心悅膠固胸中其於愛親敬長之理如灌如培則將來忠上死長其機自生不假粉飾鄉約法之功也祠廟者先王為捍大難禦大災有功於民者設也今天下多淫祠異教矣且又往往破害民財鼓煽民志倡以冥報之說濟其惑世之心賢智並愚前後奔溺今若按所在地方屬淫祠者則不得祀異教者則不得祀但為民捍大難禦大災有功於民者則祀之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則祀之仍令有

司歲時必祭水旱必禱則入謁者有警心過門者有與起人皆慕效而不敢不為善豈非教俗之一端乎二十四孝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之孝也但其書未設於鄉約人或未之熟讀耳今宜令天下鄉約必講小學社學朔望必講一家之長必講內自家庭外至道路務令人知臥米嘗羹雖扇枕必留其名理于乳姑即採摘必傳其孝二十四孝者豈非教天下以孝者耶其他仍有所當禁者當焚者當焚者其新聲艷曲乎蓋新聲注而艷曲棄淫棄之聲最移人志聽之則風靡見之則心佚今天下郡國閭巷道路田野無不家詞艷曲人聲新聲所以風俗淫鄙所在醜惡實艷曲新聲致之宜盡揭其書焚之可矣所謂當禁者如優人如樂工方今宴會慶賞所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春官

四三

多有者也使其徽飾皆忠孝吹奏皆頌雅自可關世教和人心又何必禁禁之者以其粧淫習為雜劇奏俚曲為艷聲祇流蕩人心破傷風俗耳禁巧匠者以其刻楠雕榿屑臺壘尸土木病之鍊玉鵲金圖花貌獸象貨病之傳絲緯鉞輕絲軟殼柔桑病之榻帖臨碑貨名鬻古圖書病之樣磁場竹葉缺薰銅器物病之是萬物之病係於一人巧異相傾起於一手巧匠不禁者將無所底止乎又有所謂園師者則墮壞地理鑄鑿水石盤峰砌栢手造林鬱染華耗草木之功纖檻損禽魚之性懸亭附壁寄館臨淵攬星雲於竹與蘭汀踏烟雨於松房桂棧簾行水至飲散花留使遊者忘歸覽者忘倦竭神情於雅興荒歲月於流連傷俗破財無益為最園師不禁

竊將其奈何乎至如婦人女子則令其請內則與之講列女傳使知前代婦容女德識所嚮往不然既無父之解說又無保姆儀刑必致淫佚敗度習性粗惡失內教矣以上所謂風俗之原者也上古之人行之故其風俗麗厚今之人不行所以風俗清薄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之時即今之時雖歷年有今古之殊世道有淳漓之運亦人心不古氣化應之使萌者之寂不整何有乎戰國春秋使功利之說不開何有乎權謀術數乃自作之自犯之自合之自離之總之人心厭古而自欲立奇已不欲同人而喜於立異且去古愈遠而於古道愈離古道愈離人心愈變誠欲法古之人反古之道舍是恐他無歸矣

六卷終

六卷終

乾集六

春官

四四

夏官

肝昭臣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肝昭臣姚允恭編次

兵部掌天下武選殿驛甲仗之政舊職掌陞調隸選司今自都司及五府官外悉隸職方矣我

太祖詔御若畝曰兵始黃帝列聖繼之君軍六諸侯軍三

軍大將軍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夏官

刃必利兵行糧草為之先橋梁舟車為之堅前期使道清暢無蕪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為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用然略無因公託私肥己害民之偽如它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為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千犯憲章伏罪而瞋目身家及焉致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莫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爾其為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辨地里之遐邇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夫慮危於安正守成事而曰必得人後已

天語一何嚴哉卿若畝不能獨任亦必將郎署共理主事

主此者也觀政亦觀此者也平居操鉛槧未親軍旅一入司馬署可無事處此乎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備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自是多方之士有聞望者得入夏官而東征西討亦藉以分猷愈然名主實未嘗主名觀實未嘗觀者往往有之是以天官論邊才每稱乏人要在本兵督責主事觀政者日講習彼我情形及將士才品特名問觀其忠良與否又為射圃于署中使司屬以時肄射而郎中亦開誠布公與新進者共矜未然之慮如曰機不可洩權不可分惟當機之斷慎密不出可矣平日有備無用之事可置之獨是而莫曉我意新道也六職皆宜何獨兵部第諸曹循雍容治教文士或習之此曹兵多虛冒將善將迎而欲以決勝負于疆場辨功過于帷幄又安可不亟講也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夏官

二

京營

先王觀象于天法騎官之積卒疊壁之羽林壘重以壯國威其來尚矣故克諒戎兵張皇六師所稱安不忘危保治之長策也今京營之兵何如哉士狃宴安政靡虞惰將領乏死綬之志簡閱祇循習之文識者竊有憂焉

粵籍

莊皇帝三年特命大閱勅諭總協京營戎政大臣曰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遇警則壯國威蓋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為萬計也邇來法令廢弛盡弊叢生士馬消耗器甲凋敝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族甚慮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練之期非甚疏也則何以廢壞如是無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實用編卷七

京營

三

而以空文塞責歟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蒐卒簡乘帝王之所重也茲朕以今年季秋親行大閱將領以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爾等其仰體朕心益修戎備無玩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無營私以撓公無苛刻以擾衆務使部伍充實士馬精強訓練不為空文征調皆有實用如替朕命責有所歸夫以戎政之廢壞而歸咎於任事者空文塞責大哉王言可謂洞晰弊源矣嗟乎北軍袒而漢重府兵壞而唐虞所關安危良匪細故兵志曰卒不服習以將與敵又曰無困在於豫備是何可一日置不講歟考之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披為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

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騎司寶靈令旗立

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今演習立神機營

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

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

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

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

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

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

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

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

復置分為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

備作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

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校等名及諸內

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

協理其下設副泰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

悉歸五軍營而寶壽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

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

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

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為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為始於季冬農隙之候

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為黜陟賞罰誠為曠典今

字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為今則巡視非不有
料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今
空懸地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羣議竊以為有嚴訓練
選精信法令清班軍肅體統新陳法集名將之七者
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
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
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
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爾岐論教演
虛歸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
立為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
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京營

五

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
操畢仍製番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
長其分操聽各將自製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
不嚴也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即所演諸藝多習花
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為選鋒數千人雖亦諸曉騎射半
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
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敘師之功又何常以教
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並教師
名糧降將領級祇託空文未親實行以故廢悍之輩
既習于驕貪懦之儔復安於惰慢廢下營惟是搖旗吶
喊鳴鑼舉炮槍放套演飾不事日而倚戈踞印良將猛
士且末由自表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

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
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
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

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
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遊民名不必載
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餉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
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違津
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
不相對即如頃者驗軍主事朱化孚清查募軍處未清
右衛劉指捏所檢舉業有浮糧一百五十九名乃編冊
既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
為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濫

實用編卷二

乾集七

京營

六

冒又可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
如春秋聽棟補于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
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開會驗軍應有名即與收補不
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點名在
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條治必嚴同冊共濟庶可汰
積蠹而實戎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嚴也兵以
制勝以威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
足以一士心先是大司馬霍冀等議曰司將令者必使
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役之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
軍令輕則細打重則穿耳號令甚則斬首以殉何
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為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
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時初砲方響營壘已定但

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未
畢而閑然四散者許本管將官將爲首軍人網打號令
以警其餘顧今異懷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
若細打費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
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員役赴大將臺處具稟放
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升髦之愛克厥
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倍也 國初徵取四都
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
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盡裁辦之選
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即不然而如大
寧之撥守薊鎮亦實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番壘荒或
晉潯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近故原額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七

京營

七

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裏
甲至則逃於工作焉夫所稱做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
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管繕耳此即工部
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管作而
徇爲奸貪藉平開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
於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開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
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囊矣此其在
營管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弊且
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
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
管分令各都司督同割付官統領專一在管操練聽候
調遣仍移咨工部科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

會同兵部科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
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餽辛耳
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大工之誚若劉忠宣其人者
胡可得也則班軍不可不加清也尉繚子曰什長得誅
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十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
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
得誅夫自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率約束於元戎此
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
有上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繫號頭所轄軍數相等
也自議寬文網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政漫無綱
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七

京營

八

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於株
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得關雌黃之口卽下而中軍
而兵馬皆竊操之以故將官率尚寬大競避風威巧者
務鑽刺拙者安閑葦未開一吐胷中之奇正名辨分以
相彈壓者如此則大將之令或不行于偏裨偏裨之令
或不行於裨校動遵掣肘莫克同心古所謂節制之兵
殊不其然宜飭戎規別以部法名稱必嚴接見以禮一
切考覈各率所統通上功罪則庶乎平居毋小加大偏
陣若臂使指三軍之士可共死而不可亂矣則體統不
可不加肅也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
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
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開之副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京營

九

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備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巖時之閔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蓋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矧今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神千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易不特簡知兵

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各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易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街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王識將將知兵機機之地得算常多不惟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則名將不可不加集也今天下蓋不無事矣強兵悉擁於諸邊餉金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輒垂涎於大盈外竄者或生心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匱諸有之京軍謂之肩毛軍去不好者皆不堪用嗟嗟是何可關於鄰國哉及今不圖愈難故樂而圖之抑又有本則惟繫我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京營

上

皇上之一心耳替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諛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

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香廟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

壯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於今為烈我

皇上英資雄舉超軼千古邇來平夏誅苗湯倭誠庸其加意武功又甚摯獨閱視僅一躬舉而後乃委中璫監外臣代行之即無論朝恩典旅士氣不揚亦非所以習武事而明綜覈也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兢心九伐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大營

十一

既申即旗幟且為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軍至貴倨亦各據臂邀賞欽拒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況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之能亦惟是

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明作故耳不然而他所委祇名故事人各有心誰任怨勞即日從事於袍鼓無益於勝負之算也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夫惟

明主振積習破拘攣修曠儀恢總攬毋忘躬親奮國威於以法神武于

聖祖追無競于烈王詩不云乎赫轡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頤養洛矣為今日頌臣等謹議

馬政

夫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速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則馬非兵制所重哉其在平時猶當廣字素畜以臻富強簡馳驅矧今倭奴揚戈海上而求和啓衅虜王播怨塞垣而借兵示隙馬政修復尤宜亟議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羣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廩放以牧地居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二

則騾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編廩牧者也有虧欠倒炭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率牧太僕寺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於止平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范以牧邊馬

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於京師

勅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騾駒選駒搭試壯十二北十八會典所稱羣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四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也

軍各陳與種馬一匹餵養光幼子粒有倒或草生不
款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鈔尋又
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益
益常合

一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
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藉帳而時程督其登耗
關遠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充軍實京營邊
鎮無乏馬一代理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時因時革議買依議折色蓋不一馬至極言北
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否則
有先臣翁大立者其說不啻詳已夫種馬之設百餘年
間行無異議証德二年忽議買伏不問徵駒隆慶二年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三

寺臣武金始議賣革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葉應
章主議驟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
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蓋其以革為可而
是之者則御史余有年與張徐二宰執王梁兩司馬也
其以革為不可而力排之者則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
陽曹譚兩司馬也彼其議主於革不過以法久弊生民
困已甚殊不知種馬之禁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
累也不於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以復無弊徒區區於
輕議革猶人因室廢食雖免一時之噁而受傷多矣考
之嘉靖中酒通二州興化鳳陽臨淮肝胎四縣曾經
題革然猶曰

祖陵重地燕之地方旱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樂

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羣牧外又嚴開換以慎其
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
中鹽鹽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
不復矣其餘或存或滅即存者亦僅寄空名深計之士
方隱之是虞適併種馬而廢之是徒救急於燃眉不顧
長慮於曲突外也甚矣阿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差
悖誠有見哉故愚以為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
又難卒辦茲欲於買俵充養之開求所為補編揀整者
則有十七議馬一揀揀選以重委任周官趣巫牧圉之
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為之即下而藏僕駟夫咸加簡
練況同卿至尊臚也昔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
於貞觀麟德再盛於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
選群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
括馬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
矣哉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四

太祖初設御武親為勅誥以諭之蓋其重也今宜遵舊制
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充
以匪人視為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科
日之途委任責成首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舊舊與興
復之奏熟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
補亦少弦轍大更倘還何可不慎也一復草場以給邊
牧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

實草場於京府州縣各有椿棚鍋竈槽鋪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兩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牧地

祖制昭然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己場內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所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馬鄉肯人謂王不得

不王霸不得不霸今業為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崔嵬犬狹不宜草牧也者誠委靡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受其無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已草場何可不復也一韋包徠以楚

實用編卷七

範集七 馬政 十五

民困徠馬者以種馬驃駒徠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養補給賞實廐之需未有解徠者解徠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梓始於草牧內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餉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於買徠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徠迺迺其獎滋多蓋州縣徠馬一匹價二十四兩鹽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格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兩至僅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徠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買包徠百計措勒巧取

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驛騙或驗不中揭銀買價率駕揭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已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騰臨期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包徠何可不革也一防胥役以蘆箔獎謹查成化弘治間開刑餘例一款司府州縣起解馬匹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撓攬作弊俱問罪遠戍嘉靖間申飭前御史周鶴奏該寺醫獸人等多係積慣百計騙官作弊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

實用編卷七

範集七 馬政 十六

呵中用即中用

朝廷徵解徠馬原以待用豈為此輩開騙局乎宜設法嚴禁馬到日將本寺醫獸預鎖關防欲察其齒歲難抽各處解來醫猶點用至於請託一切嚴杜衙役盡行遠屏使他無所費民力全輸之馬價馬有餘良矣胥役何可不防也一公驗烙以便比查洪武初羣生備用騎探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附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章去虞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徠近來徵銀買徠各州縣自印起解即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官少卿查驗如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奏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涉餽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

以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患在寺臣與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鑒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益消矣驗路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孽繁息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收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兌去豈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柰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七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養次者為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雖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繁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吏役驅勒種種民安得不愁苦咨嗟馬孰從而體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責成數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寄養何可不善也一禁借討以蓄咸重

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防守 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為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奉討嘉靖二十九年谷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薊鎮以入衛皆督支給後遂以為例萬曆二十二

年遠東以征倭馬數損多亦督補給後又以為例夫件計者既以馬非已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剋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今種馬已廢馬之所存幾何又安能剝腹心之內以支兩腋乎謂宜體國鈞舊制悉為禁絕則庶乎居重之道得而國威以奮借討何可不禁也一議召買以補周耗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宰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輩後通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屯星馳電掣能以捷步送乎且貯銀以為馬用也各省五折解馬價折色子粒檣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惜支日糜費內耗而外廩復空焉稱太僕哉謂宜盡塞旁竇取完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八

逾負僅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從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一務查覈以防耗失凡發俵領養家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不與不與產質即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極至於輪養則今日甲明日乙又明日丙校無恒主好弊朋生馬死甲曰乙曰丙率謬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卸敵有驍馬歸低以全

身者矣。空邊明例嚴保結於先，警備補於後，庶乎無所
以耗吾馬者。而羣有良駒，查覈何可不務也。一平兌法
以便軍民。凡依馬寄養於民而免於軍兌者，以發之先
後為次第。而要騎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
給之苦。而民病不勝，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捕之患。
而軍病等耳。而民尤甚。蓋當兌時，馬戶利於速收，軍
士利於得賄。賄則私迫至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
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
養年月，挨次酌行上驤。先兌水驤，令餘養以踐下次。如
果羸癯，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
駒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為。民近
聞南方有棄發應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此亦云
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依
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軍民
兩便在一加之意耳。兌法何可不平也。一均本折以備
蓄儲。記曰：問君之富，數馬以對。凡司計之臣，未有不日
夜持籌於此者。自種馬法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
輸銀而不便於解俵，況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
利在關支馬少，則數易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
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為定論也。近題本邑有謂當三
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
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具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
山東之濟寧兗昌河南之開彰衛輝俱五分，派龍驤七
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

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
權其多寡也。嗟夫，昔晉文以七百乘戰城濮，吳起以
卒騎千魏文灌嬰用驍卒威項羽於東城，謝玄用騎兵
敗苻堅於淝水，不然，鹿無良駿，即傾莊歷之金寶，內府
緩急奚裨哉。本折何可不均也。一嚴衛馬以驗耗。冒太
僕同政攸關，職當問馬錦衣旗手等衛係
朝廷親軍，其所免養寺馬年終必赴寺印烙驗肥瘠，近
來目為故事，其登耗之故，寺臣不得與聞，即有倒損不
知其因，但據該衛經歷造冊盡係各官校買補而已。印
烙之日，諱然求免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掉
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
但令寺臣稽考倒斃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營
馬，周馳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免給庶錢糧不
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衛馬何可不覈也。一舉職掌以
明分守。太僕志曰：此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
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典，擠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
馬者以供御案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者
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為
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
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
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停溫討，則太僕之難有事
而樽節愛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持頒給驛者以邊
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一寬賠償以廣德惠。觀

大明律有馬政不唯除之例誠嚴矣至凡和倉有恩賜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若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

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貢納餉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覈貢納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當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計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南罕罕歲免比較羣生馬我皇上冊立單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傳其建徽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廿一

德意洋洋

列聖重先所為恤民陽者至渥矣今互體至仁以行大法雖不敢悉行蠲罷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賠償何可不寬也一重邊馬以謹斥堠

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

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

欽依具有成案何乃視為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踰年不報則露雲奇兵生營宣府援兵等營也數年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

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關久廢僅取辦於積聚已非法制之初然護羊之意猶存若一舉而而去之

此簡書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寬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關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奏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湯滌弊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練為武衛所謂以米山之利而易克庭之良也戎得茶不足為中國客

中國得馬深足為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時以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廿二

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避

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養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則又我

聖祖之英謨際斷出於前代萬萬也後得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偽鮮得霸踞其宣大延綏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意唐玄宗

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樣與誌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邊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訖收勿惜茶而虧番人則奇駿畢至而為利薄矣金牌何可不復也一停權征以求

駱馬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以者十數萬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費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新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捕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驛駝出王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倡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無漢武開邊而有其乏懷杞憂者不能不抱汾陽之悲矣權征何可不停也呼著論至此亦庶幾馬政之大凡矣若乃慎牧法則有欽定榜文在禮神祠則有春秋祀典在統駟攻持駢馳侯特房閑以辨其居丞醫以治其疾游北以別其群順駕說以節勞遠禁原蠶以一氣類皆所宜講至於種馬之議與復尤在當事者一究心焉雖然此其大畧也夫人主腹心也內外諸司百骸也紀綱廢理也主心一定則形骸攝廢理無壅善手史克之頌僖公也曰思無邪思馬斯但衛人之味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可無論而烏保橋姚之富臻矣

鍾與
祖宗比隆可也其所以壯神京莫邊防者寧不於斯有耳耶壬寅二月梁斗輝謹議

高皇帝混一區寓編員萬里而遙遐邇相聯臂指相使將命之臣奉公之廝趾日錯於道而不休自 宣師設會同館外每於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送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至於人夫馬驛舟車什物視地衝僻置辦有差臂力悉取諸丁糧供億繁浩其下關民生之膏血抑又匪細考之職掌應合給驛有制應付脚力有制填給勒令有制自非特遣貴賀軍情重事例不得輕乘遞遞投一郵之置之必先踏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一符之給必嚴銷繳內關內府兵曹外關撫按司道稽關許胃具有常刑法令之詳核又如此沿久弊生投遞滋甚非不屢行申飭也領驛官界官也所承接非尊官大人則奉上命強有力也而所支給錢糧又體人競逐也勢不能抗上以伸法力不能底下以自全迨至礦權旁午驛驛無寧時所在蕭條而困蹙極矣夫公役既萬必不可已民困又日益苦不夫憂國憂民兩無便計愚竊周咨利弊請得條議其一二簡揀擇馬曰公銓法曰抵協濟曰慎關給曰清濫冒曰一法令曰禁需索曰章包攬曰嚴鋪遞曰寬銷算曰糾科派昌言乎公銓法蓋總計天下之爲水馬驛缺九百五十有九爲遞運所缺百四十有六選法所官俱吏員雖缺獨皇華使什九以待承差顧中間錢糧多寡不等水旱苦樂不均於是上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且如北直

之金臺臺垣山依城槐水臨銘郛城涇陽永定等驛皆缺也如固節添鹿和合河西楊村宣化等驛皆告疲也而固節尤甚山東大都為苦驛間有諱城宴城玉寧稍可而安德良店界河諸驛皆下矣至如河南衛源隆陽鄆城至漢津門新中號驛最上山西諸驛率中華陝西如京兆多猜棍牌子夫馬難討渭水街甚獨岐陽一缺為上若乃馬道松林白水岔口疲甚而高平瓦亭河西三岔西驛永宣鈞鄆城乾溝賊橋三川政平沙井等驛皆遠方苦缺也四川山險難行且以皇木疲累在稱苦有如木馬護林焚路苦尤較甚湖廣裁撤過嚴皆中下而調弦流店官僅養員最苦其容水船漢序前多刁棍勒阻南直則首稱濠梁池河固鎮等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郵政

廿五

次則大柳紅心大店夾漢等若夫大江以南多水驛下缺其他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諸處率中下無足據者貴州西路多土司號窮十三站官員自覓夫馬公差催人代負如畢節前路黑章瓦店等處係軍站尤棍尤慣把持請至食令本司土官經管庶革茲弊東路山大站遠名雖四五十里竟日方到夫馬難討驛皆疲累下等也大都計缺之上十僅一二中居十三下居十六以故巧者竭蹶營求拙者守分姑若近例銓司注選揀留最上以待本部之效勞承差次乃乃考中行移者又次中下缺乃入單挨序掣籤選除夫承差日供事部庭艱掌畫即微一盼于上官似亦匪過顧往者祇以效勞頂首之多煩費酬以揀缺項自主事趨邪清題革

扣剝不復有他費矣倘猶聽其擇善地自便則孤才官榜之輩益不無缺望不平之嘆焉且猶不止初選之不早已也也有力者索得上缺矣又與部胥素相習熟歲時有賄以求免陞陞陞矣多美擢補若缺者仍從部中效勞出陞成勢風轉相愧援惟是官下缺者多劣處則陞倉巡非淹冷局四五年不可得此無異故益推陞雖憑賢否而敘單必屬左右選部以其難流求不及親檢往往委之冊庫勝單之吏書此輩惟賄是求因緣作奸固其所耳夫一命亦關除吏何物敢收營私持廉秉公豈莫如丁銓而可漫不加察乎所謂銓法之空公者此也易言乎抵協濟查得萬曆三十年正月部覆保定巡撫汪應蛟議處驛遞一節云浙江蘇常協濟該屬北直工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郵政

廿六

料銀每年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係糧倉解人應役復改為召募解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係正保正解每年派徵在官卒視為不急之務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漁即差役僅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置焉有議將該屬應解京帑直弓兵銀數扣留驛遞而以浙江蘇常之協濟該屬驛遞者抵作柴直弓兵之額歲徵解京案奉旨移文遵行惜又中止矧今派有他省協濟處所不獨北直各府為然而南直之江北及河南等處各衙驛在在有之適負大約相同地方未以為請然彼處亦照舊徵收而此驛則毫無接濟何不悉照汪議一舉議改則庶乎不加剝而公費足備疲可漸有起色也所謂協濟之空括者此也易言

令懷匪類凡勒令舊例公差往回填行會同館此類
付在外者皆以符驗分關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勒
令部中給者為內號該應付者兵部填給編號南京
部各處撫按等衙門者為外號各照地方大小酌量多
寡編發收貯遇有公差員役及境內大小衙門差人例
該應付者許給一道填用將盡先期開報差人姓名緣
由繳部酌量再給萬曆三年改用大小勒令公差官員
例該應付廩給夫馬車船者照舊填用大勒令仍給長
單此外如舊

勅反部差舍人各衙門奏常書吏與監生當該齋奏舍人
吏承南京天文生各

陵墳等役遠方雜職等官俱另立一式以舊差小不開入

實用編卷七 軍集七 郵政 二十七

夫庫糧隨空給發俱付兵科及經由衙門掛號外號亦
如之其令甲亦甚重矣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
勒令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
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
紙凡得數十金為害最大不可不嚴加防範又大牌之
制專為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
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不
保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即
駕帖所差應給勒令者率皆且給與大牌多填夫馬廩糧
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
三聘議查衙門自制大牌不准應付大牌在水陸亦不
准應付即兵部真大牌驗有公文冊包與牌內所填字

件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給一分承差與口糧
一分斷不許兩支惟是衙衛奉

旨常指役往來不得不盡應付夫惟如例勒火牌之濫給
以清其源則畫一易守而紛擾杜矣所謂關給之空煩
者此也為言手清濫冒該令驛遞事體業奉題允在各
省則驛傳道在兩直隸則兵備道各于所屬界上衙要
處所委官掛號填給長單以便查核法非不善也然而
真贋易淆弊竇種種且如事關緊急方先掛號各衙
門往往輕給有免掛號之票徑執討馬討夫核之則全
非緊切者勒令不惟多措用抑且多改枝有實緣空頭
及回頭勒令磨澆月日項名冒行者又有各督撫按鎮
巡等衙門差人赴京齋奏等項事竣將原案勒令火

實用編卷七 軍集七 郵政 二十八

牌恐裁馬匹徑於別衙門掛號不由兵部換給例不應
應付者皆空清虛願任恐亦甚難矣覺察多達彼怒刺
要果為弊端甚至有無牌票之員役陰有要挾而亦應
之者此而不加嚴禁非法也各處道府並有風力者
董掛號之事凡所稽查寧詳毋畧堂嚴毋縱勿休勢要
勿輕假借而又搜明懸賞罰以探若息則庶乎諸積弊
之可少剷削耳所謂濫冒之空清者此也易言乎一法
令查今兵部見行勒令事例授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
馬則雙馬單馬一馬一騾若廩給口糧站船紅船車馬
等一視差小太秩崇卑有差願勒令所開者一而外所
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口許溢五倍夫亦此
承差之重大者極言之耳乃今一集多索大半折耗非

法也至申令揭帶家眷者夫馬許滋五倍如不攜家只許二倍倘積多箱重亦量加夫總不得過五倍外止於足用不許折乾凡執有勒令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勸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色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糜糧重折乾又庫糧飯食水路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又水路船夫京堂翰林科道僕伯總兵上水四十名下水三十名部屬方面詳博中行奉勅守衛上水三十名下水二十五名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上水二十名下水十五名俱止給正船一隻即有用船二隻者亦看船之大小隨水滿潤量增一二斷不聽與船頭吹手家人

實用編卷七

乾元

卽政

廿九

折乾自非方酌京職官傳牌一舉照例不准應付又高皇帝定品官行李皆有勛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爪李之嫌合定包之勛兩過者不准應付又使客廩給如便道經過每驛支行三宿三其本等公幹去處則行三宿五支口糧者每驛俱一升五合若過關米乃船頭水手所食非送過客者止至題土所產不得勒要大米斗俟原有規則止給正船亦不得指別船橫索多斗一切故官例應應付其丁憂官員扶親路者近亦題比故官例但俱不許折乾以上諸條至通融者業已通融至執持者斷然執持不則輪蹄皆來水陸紛集日不暇給苟不釐持三尺謀其後未有能支給也所謂法令之空一者此也易言乎禁需當今天下

之累苦有折大錢折馬錢又有越像錢又有折吹手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指惜走差之人假名執受實營訟堅且如早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生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怒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貨當店索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算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為指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廚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錯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驛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速解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早駒額設馬驛多百匹火集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駒名

實用編卷七

乾元

卽政

三十

驛二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施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足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駒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值有不足供易豆餉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免克克日餉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歛益之以惡毒民安得不窮且死乎倘云河南南陽不可開則吾儕業請聖賢書奈何不一察也所謂需索之宜禁者此也易言乎革包攬蓋

攬馬數匹又或銅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他馬擔
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至到旋為
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帶急則倍息揭借而執廉輩因
以漁利把持衙門之多掣肘使客之悞答應恒必由之
此之不禁而欲驛遞之無遺候錢糧之無耗靈胡可得
也將欲矯前弊悉如制倉殷實戶應後手驛郵務又
至宦僉勢奔匪潞潞市井之徒不能任其富而良者平
不憚踐蹀疲苦即令領厥事仍必藉力市棍而市棍且
得陰從中為梗殊多未便為今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
之驛所官在馬立槽槽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高者十
兩止矣銀一給必督令買現馬印烙官為置極慕僕夫
喂養之鱗次撥差為馬頭者祇令司往來承應之役所

實用編卷七

雜集七

郵政

卅一

領馬價除易練外仍給馬頭以抵其冗差他費之需有
欲另買附馬幫差者聽其自便養惟是正馬無者或驚
駭不堪走逃者併其人汰革在夫立旋支法蓋今之站
銀有司率謂無關考成微解常後時夫頭既身為償
錢糧半償威負驛所官每卸其責不任而支給不關其
手故獎易生耳為撫按者謂空督率有司解支站銀務
歲時無缺或按季領或按月領總責之驛所官收掌封
貯是到乃給攬頭惟夫答應不令入手花費亦不令揭
借應補所給夫價寧寬其額抵他雜費俾獲稍潤其餘
而官無染焉惟是快僱夫者僱夫不如額者又或中道
適者并其人汰革以此兩者定驛所官賢否彼庸一命
何至如也攬驛習為候事是謂藉市棍一臂力而仍繩

以法俾無越志諸風弊或亦可少清也所謂包攬之
革者此也曷言乎嚴鋪遞先該馬曆十七年題奉
欽依云驛遞之靈有本管上司差遣承差諸役費執照票
橫索所屬各屬畏之莫敢誰何橫索者十登報者一此
冒濫之在本境者各撫按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
文移往來公務督責何能不有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
堪虞則各下司之唯諾恐後者亦勢也今誠欲藉郵困
莫如省差役欲省差役莫如嚴鋪遞蓋急遞鋪之設載
在兵部職掌九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
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於附近有丁力田糧一石
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
時日晷一箇以驗時刻鋪門首置立牌門一座并牌額

實用編卷七

雜集七

郵政

卅二

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置夾板一副鈴
鑰一副繩鎗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凡遞送公文照依
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
里但過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
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於
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
包裹夾板拴繫帶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
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滯差違如是公
文到來不即遞送停積等特因而失候事機者問罪又
本所縣於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照所轄
不分督令各鋪司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當加
公獎鋪長失於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

謂官署押附寓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如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舖明白附層於上開寫並無破損并不常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又封皮上寫記原遞舖兵姓名連發及時遞來舖兵拘提解官有司即為違寬又舖舍損壞什物不完舖兵數少及有老弱之人在舖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理命點補替申之以憲綱著之為律令法至備也顧今舖遞非不設也而囊馬不精行為不力令守傾塌丘墟者有之失與什物缺大半者有之時刻不堪稽留損壞不問于是一切緊要公文必煩特差而公役且日病重齟齬俾令為有司者一一如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郵政

廿三

高皇帝要東整頓舖司督率舖兵常川應役日無停暴每晝夜行三百里遠於專差多矣牌票之騷擾可不禁而自清顧在撫按監司官之綜覈謂何耳所謂舖遞之至嚴者此也曷言乎寬銷算蓋秩莫卑于驛官事莫紛于郵務諸所侵削不獨一過客之多索擾已也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帑或將官銀詔放驛債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剋有司不無押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門亦復有報在在吏書並得執筆議奏罰高下其手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擾不貲况驛官補入曾幾何以予所聞若此直係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

十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候迎

世廟龍飛盡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為養廉者既甚儉而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累加體恤乎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站銀查照地方衝散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為聚益不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剋落查明治罪如係客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勒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剛前巡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入攤賠如是則搜剝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為嚇索而郵困藉矣所謂銷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郵政

廿四

算之至寬者此也曷言乎糾糾派自條編之法既行民以息肩其在通都大邑耳目叢集未必敢後行派擾顧亦有不盡然者且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俾皇木等項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腳價有無樂索應付矣以予所睹記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睡千里何用多夫為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兩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法紀乎即雖借債一時居然陽奉陰用若乃川貴遠廣網濶目疎有司或將編銀白潤仍派里甲供應排門夫督令輪差假足壯寬無工食巡該巡按賡東御史李時華奏稱該屬有司不遵明禁擅用里甲至謂白

簡不勝彈治而欲申受勝三百達成之例卽一塵東也
虞可類推也夫則閣業已盡錄矣 明旨得安得置
升髦乎所謂科派之宜糾者此也嗟乎今之為驛傳亦
甚難為理夫一日不支給而命令墮病在咽嗟而不可
理竭微輸以供往來而財力匱又病在瘠瘠而不可理
法之弊也積漸致然當事者宜負

朝廷毋宜得罪于士夫寧飭法以徇情毋宜任事而府志
所從來久矣卽如前所稱諸風猷若部院若撫按若藩
臬有司以及一切縉紳果且誰執其咎也者夫治絲者
理其焚蕭綱者振其紀閣臣張居正雅意清驛傳至今
賴之海瑞巡撫江南民困頓蘇都御史溫純之馳驛錄
粒不接茫涿之為江西按察露章內臺御史趙文炳之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郵政

卅五

出行部糾彈黜貴其申法也所以庇民其庇民也所以
衛 國心苟不懲何恤乎人言令諸司百執事人舉若
職事釐其弊欽守明章澄清郵憲則豈惟人品事業自
為鄭重卽我

高皇帝靈爽陰臨其亦永孚于休也哉

歲在壬寅立夏日景官華鈺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八

乾集八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宰臣戴 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夏官下

邊海

古五服之制緩服乃奮武衛若家之固扃鑰也今天下
幅員綿遠東起島綠江西抵嘉峪關鄰虜者九千一百
四十里北接朝鮮南連交趾鄰倭者萬五千餘里九夷
八蠻通道甚夥倭虜其能為害者耳夫載舟覆舟豈獨
民哉山珍海錯來貢來王此夷此狄也跨山越海侵我
叛我亦此夷此狄也天道無親惟德是助遠人何常懷
實用編卷之八

乾集八

邊防

七

德乃賓大司馬佐王平邦國要在臂義權德無待觀兵
而又必張皇六師事事有備其無患若夫恃不來之形
而疎有待之策是虞堂燕雀非御大夫所宜有也應京
舊司馬屬又職備兵當高目憂焉會理官華鈺孝廉梁
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發其言之可藉
手為封疆指南矣

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關通年修治牆壁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遠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為無事自火歸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為鎮城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為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東東聲援不至長筴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省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漢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置嘉峪關為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為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為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於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西連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為徽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緣以城堡限以垣牆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縣以總督副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燕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東來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腰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慶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層萬曆初建

空心敵臺兩臺之間碑與亂石為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於寬奠堡係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荊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蓋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為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批修邊壕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磧口止建設外邊一道蓋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運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衛口等處添設空心碑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慶業弁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碑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洞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開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

邊防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
裁言乎周固封疆備邊境完粟塞謹關梁蹊徑施走
集而掌固司險舉不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
秦邊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并六合起臨洮至遼東餘萬
里又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築亭障足爲後莊駟胡資
漢築朔方唐聖五原靈武東漢宅維己失全險宋捐燕
雲平焉新祥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安權既寬愛猷再道

文皇帝三駕虜庭阿魯台奉款狀而邊防之制視古特加
詳焉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司

實用編卷之八

卷八 邊防二

二

文皇帝因燕肅爲今都康山負海固設於靖西本太行屬
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若抱
若拱

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
畿內要地故未稱鎮創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
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 國初設大寧都司
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
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元良哈尾靖難功昇
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
朵顏自黃泥窪滿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
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與
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衝

古渝關也控遼東爲遼錦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
一而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獨於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慶內附夷
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
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
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鎮焉宣府漢上
谷大同漢雲中也

國初設衛開平東接大寧西臨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爲
要地後大寧昇虜興和亦廢開平孫三難守宣德中徙
鎮獨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外虜患
特鍾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

實用編卷之八

卷八 邊防三

三

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緣出套便涉其境故大
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卽
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關馬二關扼焉而重
兵鎮保定處 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據
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
濱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
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
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
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
人呼爲塞駝城壁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僅千二百餘
里懸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
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洪唐二渠險固說

[illegible]

[illegible]

能使大小相維犬牙相制九邊經制大畧又可見於此矣此其地形兵力錯錯擲此文臣武將雲擁星羅無事則盡地防守有事則倚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千磐石豈非國家萬世子孫長久帝王之業哉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淪喪性梟獍聞行窺竊其世居我迤北者故元舊也元自崇德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繼時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寢盛小王子之子牙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成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者原名阿泰即一稱小王子生子七長步力根那林三兀倫打兒汗台吉四老台吉五其其攷攷那林三兀倫打兒汗台吉四老台吉五其其攷攷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朔虞海子者兀慎打兒汗割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

石後三朋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遠也
住青山後正北總名十孛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吉
也爹力艮吉桑生子九那林接台吉
制兒台吉那兒郭威正台吉
實興都克五條哈爾圖台吉六
八以亦里遜台吉元懣打兒汗刺布台吉
九以亦里遜台吉元懣打兒汗刺布台吉
台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那林接台吉
不換台吉那兒郭威正台吉
五巴慶朝輝那兒郭威正台吉
吉生子三那兒郭威正台吉
吉生子三那兒郭威正台吉
生子三那兒郭威正台吉
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
下爾報凡有象五萬者大學一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

益屬固留部者也其酋猛可不即亦有營三則屬罕略曰爾堪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部蒙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部接壤之爲嚮導西三部也應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喇慎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上故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克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刺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呼合斯曰偶基曰入哈思納曰打即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奎者也曰多田土岡曰畏吾兒曰兀世曰要曰元營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大諦大諦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喇慎部及哈達部者則所謂南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奎者爲營一衆可三萬人則屬哈喇慎部屬哈達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厄刺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日相關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爾賢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開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絕調兵入衛撫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也寶綢之

長頭環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九憶家取免陪
金的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卽所謂三娘子者甚能
色許聘襁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襁兒都司志甚將
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
忿恨南走闖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於中國
無察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威館鎮與馬
逢其意具以聞且言至尊願之以示虜固持此爲質索
我叛入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
祖以妖術謀不執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
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就
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
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
實用編卷八 遼防 十六

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
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
當其時
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
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
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若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
答益自傷計中國怨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
泣目盡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
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孰趙全等以贖
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
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築
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奈虜古能亦乞

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
是我塞垣東起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
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與克都隆哈黃台吉
嗣封克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
一十四輩封四孺卒子擢力良力克繼封有子男五其
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石虎黃台吉克龍
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
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
夫以二百餘年通寇累世稱藩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邊塵靖真古所未有但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
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叔吉構怨貽邊臣害
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

相持遼都策擬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疾我而挑之黨請
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挫骨去連和察罕共爲我
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
土蠻連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獵土
蠻最強數犯我東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
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
猛骨等羅結搆臣惡小歹青烏聲援納我通逃賊我軍
弱陽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
此人不忘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成二酋之患恐不在
宋女真下日者仰選二叔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殷
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苗近糾衆在廢寧錦又邊外覓
賊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小

之變頗聞焉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援
邇來桑顏酋長伯牙兒哈爾亦長昂察罕酋長炊叉等
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下叛誠爲巨測則東三
邊又未可帖然寧文也其在秦龍吉蒙種類日繁資免
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
撫并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
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揚我
兵威悔禍乞款鎖刀投誓遵馬互市延寧兩鎮無稱息
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
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當至西海初殺北虜
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蕃宋元吳
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
實用編卷八 欽集八 邊防 六

安枕而卧也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肅榆寧與吉甯
鄰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
于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
泉之勝二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于養虎矧老
把都那林台吉生齒羣蕃環布蟠結是我肩背之憂也
莽刺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刺
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免着力克失喇亞八大
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多顏罕一箇耳後嗣蕃衍流今七
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僻各邊夷酋又不知其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九幾矣史車負恩六兒嬌虐則前事之明鑒也 欽集八

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
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
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 王畿近地豈容盜賊居近
議欲以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雲雲之山以爲吾守
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
塢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
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
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
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也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
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
魚鮮自洪武壬子套以與虜通遠進據腹心限隔東西
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遠人每憤憤焉昔我
實用編卷八 欽集八 邊防 十九

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地則今套
何使之淪于虜也雖然此三者猶其標也語曰殺虎易
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遽欲
奪其子處其穴平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
調瑟恐非萬全計也今九邊兵馬視 國初稍減矣難
相酋長視 國初倍蓰矣漢儒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
大縣以之備著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昔兵將如
雲之威元學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纓繫虜王顓致之
嗣下茲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
非真見虜在吾目中而又 廟堂之經畫素完甲兵素
精邊儲富饒餽餉不絕其何能濟前倥傯受封時廷臣
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卽有修焉隨經殘破今虜之

妙順國家無事空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望我屯田理我鹽法今已三十餘稔矣錢穀何如險隘何如甲兵也鹽又何如觀此情形曾不若曩時釋之爲外懼也故今日之所當急者有五曰重邊臣曰足邊餉曰練邊卒而其所當議者有三曰繕器械曰守要害曰明賞罰曰慎賞防互市曰謹開謀嚴烽燧何謂重邊臣總督巡撫提重兵于境上生殺在其手大將軍援抱鼓立較門分巡參遊各專一面然而名譽之人未必諳輶鈴介胄之士未必閑方畧野而往草草平事巧營遷轉猝然有警東支西吾復顧錯謬誰爲朝廷出必命新將峯旗卽有之又動遣掣肘文臣權撓于中制武吏銳挫于調遣例邊臣奏請限五日內具覆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二十

今報逾數月不得報請兵請糧慘于乞哀議撫議勦近無成畫甚至瑕類稍見柱後惠文諱然弄其筆舌甚虛約結有奇安施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文士畸重武弁畸輕名列薦紳者持其文墨議論多于封疆之臣無論參遊卽總兵至倨驕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撤之東巡按撤之西或機當戰撤之守機當守撤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撤之合力勤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一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遑寢以解體且今之任將者與古異古者或出于販鐵推埋或出于奴因隸卒今也不然督撫非循資不以遷應副非都指揮不以任塞夫假令入而

可以資格拘也則曹副何以鄙肉食泰三帥祇以籌謀淮陰誇夫可以不登壇談古人用之或以強或以弱或以帶左驗甚明也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守臣推補總兵缺於指揮而上及於參將簡任寬以文法假以便宜久其責任豐其祿入母從中制母輕調遣有功卽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蔭非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戢期獲首級成功報

天子所寄皆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嘴指項忠卑騎抵賊滿四起擒許進領鎮大同瓦剌入貢歸降佩將印巡邊圖斬虜奇黃郭登設觀地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

龍飛天綱陷賊朔北今歲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何謂足邊饑神農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是錯亦云募民入粟實邊國家九邊歲額洪永間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弘間二百餘萬
莊宗朝增募百萬今京運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支費稍有遺負旋稱不給通者宣府大同頻年饑饉西月無見糧軍士困苦不堪戰馬餓死衆人惰洶數相偶語脫巾叫罵旦夕不測遼東每軍月糧止四錢又每運至三四月不沾實惠揭貸出息而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上鎮年餉所欠至一百五十餘萬歲終不得給當事諸臣招議借濟大情將似矣將將於外

積逋則免解何時是待西江之水以救涸轍將陷於困
寺之馬價則補給何日是剗心腹之肉以支兩股總之
非計也愚竊謂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圖實
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於內
而實爲邊耗者老幼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充食者
耗悉則名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規
兵將所畜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費復幾倍則盡
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緩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
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餘廩之入凡
此皆耗於內而實中於邊者也內帑貯蓄幾何乃堪此
輩危漏哉奈何不簡而清也至求所爲實邊者則莫也
鹽若矣鹽不開中也而改折則鹽政荒也也不子粒也而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一

折色則屯政廢其弊也鹽以供私販也以資乾沒亡飽
馬騰顧安所就請自今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
引不得開支節餘課俱令赴塞下輸粟易俾內地諸商
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
之無其人而當事者又必視歷邊境相度鹽土其爲舊
屯豪勢占據者清理之其爲曠土地與屯利者開拓之
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或召民佃設法
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墾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
計無踰此蓋屯與鹽兩者若不相家而利害實相關惟
開中行則邊民爭爲力農諸粟以應商急商急欲得粟
則又爭爲募丁墾荒以便供輸商爭爲募丁墾荒則
軍之貧無力者與巨家大賈鑽機以耕而緩急亦獲通

有無助守望久且樹藝成林獲獲相因塞下粟不可勝
用而商之報中使軍之芻餉亦使百五之利也宋人有
言國家開暇北虜安靖不及是時少爲根本慮忽有小
警相顧無粟不免腹內郡膏血補邊方瘡痍內外俱困
不知其所止矣嗚呼此寧獨爲宋人告也說者又謂榆
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窮糧仰給腹裏
米珠新桂師不宿飽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山
困故欲於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逆舟轉運以濟清
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
尤宜汲汲至復葭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獨新增牧
馬子粒通居庸秦乾陸乾達蘆溝舟運以興宣府是不
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三

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
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
升則枯與之折銀秋冬而米價稍平倉庾稍積則始與
之本色毋乃驅之饑而罷病且死乎誠鎮鎮邊卽釐革
厥弊庶庶矣可無咩矣何謂練邊卒管是錯策禦戎而
終之卒服習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
一其心三者自費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
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歸金鼓闕然也旗幟闕然也左
此而左彼賞罰闕然也第教閱之金鼓金鼓也臨陣而
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臨陣而旗
幟之目有不見者矣舉一將叩之曰子持戟之士其勇
其怯能盡知乎教塲之士某習某未習能盡知乎車馬

之士其間聲控其關衝突能盡知乎試私問其部曲說
 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買關而輸月錢債
 帥而息稱倍鮮有正色厲聲遠之若浼者是果教練息
 法耶且或每歲調入衛以為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
 耗也撫臣假調採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
 應兵不足而食民壯似矣朋戶疎金徒編傭奴於隊伍
 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祇驅寒單為伎
 擊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縮則推怯任盜之新關奪門也
 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散主帥內訌而不可
 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緩挑沙又見吉矣馬端臨有
 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奈何
 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愚竊以為訓練者在先正其名
 實用編卷八

將知士之強弱士熟將之熟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
 營俱動少則訓一二營果為先鋒果為聲援皆隨原將
 領官統以行臨陣之用盡平日之所簡練無有彼此
 差池者或者又謂于肅愍守諸關多京營兵今尚可用
 乎曰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
 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于平日廣緩急得其用爾
 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
 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
 法無制每一出征人馬無多致竊死請以軒轅陣法
 從事噫有能講求此法者豈惟京營額之難執鞭弭從
 事建陞可矣何謂繕牆堡邊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
 嘉峪北抵沙漠紆綦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
 實用編卷八

郊

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虞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敬於榆
 林開三十城堡築牆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
 徐廷璋修築寧夏邊牆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
 傳一清王本兵環築花馬池牆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
 母兵尚書翟樂三堡今為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治
 間

護邊堡鎮可雖是文編以備防方主之陳以三千人守之猶虞衝快而守之百人有餘力何者有所以爲之防故也據守諸營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接仗之時蓋接仗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請自今督撫委官沿邊踏勘某處少缺宜創築某處傾頹宜修築計其工價定其日程簡廉能將廟董其事鳩工聚材土可築則築石可斷則斷碑堊繼施灰礮必護列堡相望乘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峻豁谷通水門具蘭石布渠答周虎落藩塞阻路凡山林密著設屬禁毋斫伐壯天險馬尹畔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虛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春列糧俾人有所棲焉有所棲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受一廬統以一將將爲一解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遞微彼此相驗無事則番上者荷戈番下者休遞微者遞哨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越遞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末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携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今於軍曰空至而願留者聽增給溫絮衫額藥既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邈卒伍充盈居恒有以相周臨敵足以相久謂之關塞可矣何謂守要營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峽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寨

荆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台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紫荆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嚴險防守之計在援入達嶺以扼岔道之衝斯島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咫尺周慮夷漫寬衍有如備禦弗週謂此固矣何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肅愍以易兵援紫荆以派兵援白羊以具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獵名曰分巡令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鎮肩

雲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湖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令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死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嗣關門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關關使臣之議用南兵使控層臺隸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安於覆盂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提崇煥安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為患而嚴冬水結即河東亦闌入馬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邊必窺關內由棚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遠左有警則前東當援接不逞於鮮復窺遠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青島片帆即吾信地近議自前連邊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為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

關局此亦固藩籬一策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島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求寧四海治北路龍門所則三衛規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神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葉本信也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窺修宋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為紀塞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人邊二邊捍衛自東勝

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為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了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額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為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豬口入而遊兵百里赴後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孃等處皆虜賊渡口巢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連夫環成戊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嚴釜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殺符券運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

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屬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遇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晝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為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狹虜充斥狀自神木遼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遼西直至勝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營連極花馬池更為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晝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衛遊以馳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壘沙實為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踰水馳至西窺寧門南

統慶陽令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最
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猶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
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
夾擊之或斷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處水師營令
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師大
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
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大真諸酋環居川
海生番逼我邠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秦養而陰懷
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四虜寇洮
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應通度之費竟無以購
大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
之誅下揚渠之令卒無以戢下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卅

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
區猶得旣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
固原未得息肩今似不欵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
則當嚴花馬之守扼與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
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成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
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舞人使爲我用蓋固原特三
鎮爲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欵盜已入室而復延
頸四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一來俺酋有迎佛之舉
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无刺遣置種類封植巢穴流
住甘肅涼水之外陸續進遶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肅
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
假道之禍則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受害也尤

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官列屯以
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等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
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堡塞之在河西
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
土兵以防藥伯西寧游兵駐古浪以防空口鎮羌涼州
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
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劫禁番文之詐冒甘
肅其有瘳乎夫然則我邊防既密不惟胡人疋馬不得
踰關卽有遁逃逆黨我亦得以按符讞察寧有伏辜論
及眾足不敢入虜營矣何謂明賞罰甘誓曰用命賞於
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挈戮汝蓋其重也今夫統禱之
子藉祖宗汗馬遺蔭而建牙坐鎮市井無賴之人受符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卅

徵發爲兵而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矣固空中國長技
萬倍匈奴迺情竊者猶未盡飭則功罪不覈賞罰之科
不明也夫千金之賞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
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
虜款沽酒烹鮮謝鳴鈎解甲捕左僂少父右擁筌竿相
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放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
寢三十年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二子稚見重焉
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卽有罪可罰上亦懸罰
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
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
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虐法
輕則人易犯法虐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實以首級

其功三功校官並罷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今
勝以奉欵之故雖不赦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羊畜我以虜
欵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欵我者謂文而
其掠我者實禍也卽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
未獲而啓寶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實有必招之罰
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伍爲罪戰而卒五人
或者論成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
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
喪師失律而在恬愉玩愒玩愒於今必失亡於後理有
固執事止一間又其甚者假欵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
所詭主帥隱而不報

朝廷實而不問管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卅二

小可以喻大蓋嚴者今日有能練而士卒脩而車馬飭
而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次超擢不者有常
無故隱匿冒功實者雖重臣不貸遇敵不戰卽以逗遛
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通者斬以殉懲罷者還驛償不可
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遇其歸路者盡
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綜覈部科仍行稽察使一賞
百勸一罰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人皆可使也
何謂慎賞實防互市例違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
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此使由大
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入俱暫遊城夷館應供
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齊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
守口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果營順義王所部市

焉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
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朵顏
三衛在廣寧開原寬奠在永奠堡丙免同奠定著力免
大威在甘鎮邊外夷販實免一技在莊浪妙哭兒台吉
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
令簡禦防撫或以參將親歷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
或築高圍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
入市場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犁狀簡矣夫真有定額
實有常數緣貢給賞豈與金錯類投者比顧夷狄不可
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宣德中去犁庭之威未遠
也猶且貢不時至況在於今兼以北虜跳梁強者結婚
姻弱者屬部落狡黠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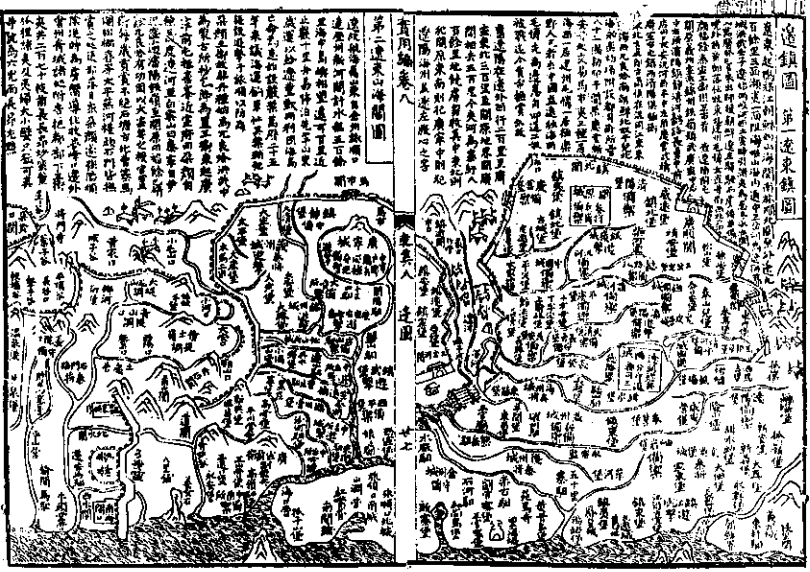
今日事實明日補貢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塵
至火真揮撥妖氛相尋豈能必並並稱臣勿貳哉搏弄
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惠而預防之待其滋蔓變難圖矣
以今觀市事大有弊端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戎
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
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爲日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
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按察使在督夷
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首功昨來
初奪我財物我亦揭舉趕馬利富大略相當自貢市以
來虜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款段皮骨不堪載乘及奉
我以肥虜安知其不包藏禍心觀臺以動平虜因之
暇猶射獵爲生自當其剛心狂氣我欲示招撫盡撤防

禦虜幕中名為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機械阻難
趙全餘黨丘富等猶居板升走邊通事之人時入我鎮
賊窺我帑藏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
並挫其強盜不張中國之威靈稱計我軍士月糧冠於
格朋苦於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
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聲
鼓聞答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計也維今之計要在修
戰具實元氣彼以款來我以賞往而貿易如故彼陽順
陰逆我聲罪發討而閉關謝絕款可也戰可也謂制
虜而不制於虜稽之邊方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
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
會審時投會乃得之矣何謂謹問謀嚴烽燧孫子曰凡
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今吾間必索知之皆漢楚
相距蒙陽陳平縱千金行反間平破楚求張亢守麟州
謀知元昊無備即夜部禁兵襲擊琉璃堡破之古之料
敵出奇者皆用人為間使視敵堅瑕然後議戰議守則
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於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
乘而恃我無可乘無恃我無可乘而恃虜不敢乘我我
乘虜要用術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
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諳胡語審其果諳諳奇
變而無傾皮反則則不吝賞資任其出入有聲息即諜
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夷類後裔翻覆準以我情輸虜
而後為刺術亦嘗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

設使為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
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備其東向之情而後易虜食
以備之東如虜本欲以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
我則逆探其掩襲之情而設奇按伏以截其後往往出
其不意攻其無備如弄嬰兒股掌上手而機若環轉迅若
電發至於斥候戒嚴則有總兵戚繼光傳烽火法在其法
每於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里柝鼓相聞為
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視耳聽聞為準不
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
總調度烽號實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
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
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
墩舉烽火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火即行收拾
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
全鎮海牆一體警衛軍士乘墮盡夜間解繫備旣就
後不誤至今請其傳烽歌猶令人肅慨有餘慕焉誠微
而行之則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
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內治既修威發自振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誰敢有逆我顏行者抑聞之守國者根本欲
培藩屏欲固今日之急在各鎮當罷甘柝在遼東當係
朝鮮夫什稅之使暨煙山谷剝削膏脂決裂邊防荼毒
邊民遼陽全隄益以悲憫至遼帥臣請鎮守瀕海千里
之區泰中四塞之國一或搖動羣鎮皆動土崩瓦解莫
可收拾惟予賜優寵安人心固疆圉今日第一義也朝

鮮連年被倭李昭結款之語情涉誇訕清正上通之書語多侈慢計在患思預防勤兵也守若彼役焉思遠則命將出師直搗對馬令片帆不返如鶻者劉江之捷則保朝鮮所以保遼東遼東安各鎮無扼先聲奪人又有以勝落穩聚者乎雖者曰東陸之有朝鮮猶西陸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買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今職西域之責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刺床之憂實中邊左誰為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噫棄土當微履霜當戒辛母曰李酋投首於寧夏楊么預命實用編卷八 遼防 廿六

於隴蜀 祖宗威德國家神靈金甌無缺醜虜何能為焉呼較北虜於李楊誠什伯天驕矣夫寧以一顧義故遂保其終無叛逆耶鄭端簡曰重華敷治西夷來王周宣修德懷況千襄孰佐重華卑嬰援契孰贊周宣召張山吉此謂實勝廟堂之上者也知言哉知言哉壬寅端陽日梁斗識



第八通城鎮圖

此鎮在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第八通城鎮圖

此鎮在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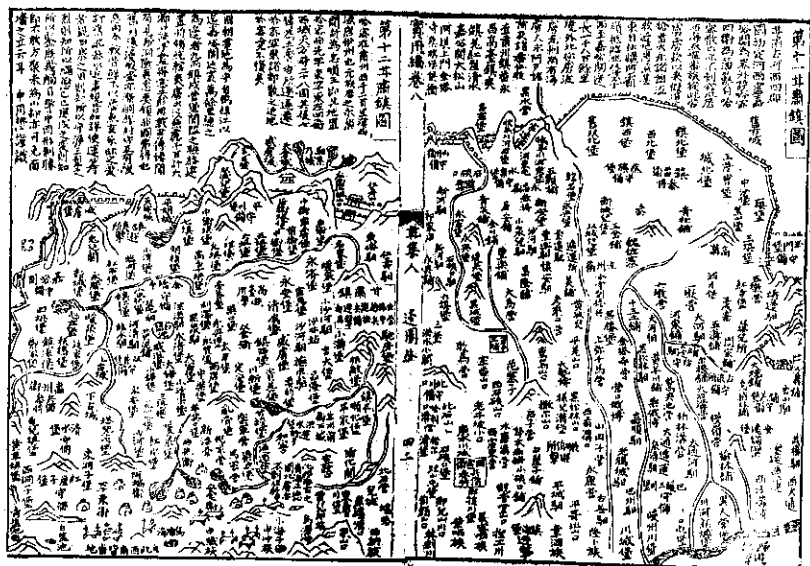
第九通城鎮圖

此鎮在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第九通城鎮圖

此鎮在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開封府城東南...





海防

中國之不能無夷狄患也從古而已然矣然往往往患在
 猘狁走戎所講禦備之策亦甚悉最爾島倭越在扶桑
 不聞頻生心跳梁也顧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
 陝宅中維汴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微遠獨重西
 北邊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即或鯨波弗靖瀕疥耳
 樓滅之亦易為力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鼎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
 平北地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為左臂山東橫
 巨海上為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
 南則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鄰僅隔一水風帆
 時至為變叵測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項自平西

實用編卷八

卷八

海防 四十五

越志橫肆蹂躪幸而天統廢魏國且內變撤兵東歸獲
 延李氏如綫之祚匪我兵力果能制其死命也乃今倭
 甲未幾而沿海諸烽又以變告矣語曰不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安厝火於未燃惜處堂而無策善謀國者
 必不其然竊為博採羣謀察以窮竟請得盡言而無諱
 可乎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己不知彼百戰
 百敗夫倭自辛卯狡焉與我蠶食屬國而我且仗義聲
 討徂還狂鋒然而始議援已乃議封已又大發兵議勸
 再尋干戈而所損中國士馬以數萬計所費中國帑藏
 以數百萬計彼即不能終有樂浪玄菟之墟亦既相載
 以厭所欲而玩中國於股掌矣今之駭視倭者或曰日
 本為國甲於東夷依山負海雄處五畿七道三島兼有

附庸之郡百餘守不設險，目衛以兵，民俗輕生，習於戰鬪。則中國之卒弗敵也。長刀接鋒，一躍十步，鳥銃精熟，百發百中，方長矢已近，人方發鉞鎗，不露竿突，忽而柳則中國之技弗敵也。足智多謀，設奇盡變，衝陣必因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每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速陣後，令我軍驚潰，或以歛跡為進取，或以張揚為逃遁。則中國之將弗敵也。乘汛走舸，疾於風雨，搖虛擊懈，幻若鬼蜮，沿海萬五千里間，若外島若內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備，則中國之舟師弗敵也。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夫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即簡銳而來，閉止薩摩州之徒，擴悍健關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予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軟弱也，萬里奔疲，倭為主而我為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如許，時乃始窺犯內境。海若之所驚濤風霧之所摧撼，卒未得蘇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應船衝其鋒，海滄鱗鱗，關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襲換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困糧干我乃克省飽我，誠堅壁固守，在在隄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況倭有鋸刀火銃之

長而我亦有大旗，狼筈之禦，倭有踴伏跳躍之勇而我亦有騎步夾擊之威，倭有以寡擊衆之能而我亦有十圍五攻之力。倭之不能遽得志於中國也明甚，而遇或戒疎於衣衾色學於談虎斯，亦儒而闇於計矣。大抵國無常強，無常弱，能自治則強，不能自治則弱。駭倭以為巨敵而張皇失計者，非也。玩倭以為易，而泄沓怠備者，尤非也。試以往事籌之前代，無論矣。即我明興初，亦未嘗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齋、豐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澈浦、溫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衆。二十三年，來貢，倭以無表文分置其使於川、陝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倭乃以倭使如瑞生通胡惟庸，事敗，蔡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載在祖訓有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為不祥也。

高皇帝之為此遺誤匪直治以不治抑亦深惡夷情之服靡常而痛絕之耳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論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遼東望海窩鎮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封廣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既擒厥而遁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人蛋戶賈鹽漁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戢

乾集八

海防 四六

非廢寧斯役禍固不止也顧夷終猾獗時時擊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事易去復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聞不得聞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摺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先頭始作難勾西峇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通日本據雙嶼港歲爲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先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海上於是

倭陳思賢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島國而食之熾東南思慮不若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著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鉉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於三十二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李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漳州對馬等倭寇我下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下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下浦新場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永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泉興福嚴山老者爲患於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

乾集八

海防 四七

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衆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毒亦溺海歟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雲峰張璉合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從賊首曹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勒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大抵倭誘而貪最善窺敵伏而伺襲乘便乃攫順逆何常惟我是視耳往以邊吏弗戒闖入內地偶一得利轉引滋蔓其後我兵稍集聚而鐵梅猶之手懷棄之遺憂也我雖被焚彼亦尋斃時獨無狡焉雄圖者焉之謀主故易與耳乃今則何如哉今

之倭夫非王直徐海之倭而家康清正義私之倭也
惟平秀吉以海嶼孤踪起而纂三十年一姓之國身既
鬼籙而黨孤晏如猶能壓羣雄而使之不飲動聚人國
而走其主臨之以天兵而氣不摧吉雖亡而其諸水牙
點固無恙即如通者清正遺金軍門一書時替轉甚
兵法無約請和為謀彼非誠愛中國而歸我通人又非
誠慕中國而誘我通好毋亦陽示誘喝陰覓虛實且以
為他日之兵端故耳則備之不可不早計也夫倭奴之
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舍是
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至西海而西里西
里平戶之西即五島五島相連而西里西里西里西
行越五六日四里無山直抵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
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北為多藝島伊岐
實用編卷八 範集八 海防 四十八

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
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舶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
於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
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視風之變速比多則犯
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或之海島分結或之東州等處若正
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宮淡水視風之變速東北
多則至島沙門分結或過韭山海門關門而犯溫州或
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金塘大嶼洋入犯象山奉化而
入湖犯昌國入石門入林湖海門正東風多則至
李西懸壁下陳錢分結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山兩
甯山洋五嶼然表平石則犯慈興之臨山三山過龍海犯錢塘

子門將山則傳音或過南山而犯大江
犯太倉而西則傳音或過南山而犯大江
儀常洋則在大洋而風欽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
綠水大洋遼朝鮮越旅順費島始得望天津直沽此
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
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
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
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月為大
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靖告變以迄于今似
亦以次增飭擬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
實用編卷八 範集八 海防 四十八

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
有專勅果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參遊
衛總等官司哨守而諸所防禦事宜亦累可得而紀焉
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
扼全粵之上游則於柘林設把總哨至諸頭礁與碣石
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泰
將之設南海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
洋則於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
守備哨至寶慶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
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於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
洋與白鶴會白鶴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
潤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壘

則有把總廣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北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溪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浪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於漳州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港嶼共哨至大岞山而又特於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科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虛等澳以爲小理之南簫一曰福州小理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於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濠灣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

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於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懷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礮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會哨所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浦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齣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轄甯波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

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於團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常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菱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揚州則設守備又自新梓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來爲東

結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壘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鹽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盤石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轄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於是有參將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厝會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此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于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

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於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於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於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達猛以西之海口又於鄒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於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於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於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為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於府治設遊擊南巢即

前協守之參將又以吞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望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靉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北與寬奠參將所領馬安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固鳴鑼之片鑰也所以備前遼寇者如此以今七鎮守所督率之將士蜂聚雲屯所城守之衛堡寨布星列比則輕軍鐵騎災水軍而陳南則樓船水犀協陸兵而守居常既資方畧於軍門有警復重節鉞於總督所講訂海上機宜亦不可謂不備矣然而諦觀自有倭備以來戎日益增而敵日益橫議日益彰而法日益弛亦或謀岐於築室而讖疎於徙薪又或義失於同舟而計格於畫餅則據今海上宜增修之事務又不無應煩前者矣且如瓊州四面環海綿亘三千餘里內防黎外防倭噴噴小紅業勦定矣惟是海賊李茂既撫復動羣徒益橫難捕而邇且紛從探珠中端勾吏剽劫守禦之方不可後也

國初設巡司於桐州所以控扼海道比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桐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修復該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峨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為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崗澳為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也兵防

禦則左可以拔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夷
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炮每
停泊惟南頭西鄉補魚柴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
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扼海道自設
總督於梧州乃謂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
之石林爲求路第一關鎖何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
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守也凡此皆廣東之空增
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
門晉江之深溪嶺窟與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
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理海壇之兵爲
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而圖之
貴亟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於三

乾集八 海防 五五

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
沙哩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築應庶可恃爲
福州之北藩也而籌之貴周凡此皆福建之空增備也
者又如金壘海外之備若大石頭山王環山霓臺南龍
山南虎鳳凰山凡五嶺南鹿惠閣大坐臨深海外大
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集穴之
空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
海而挑諸既阻島道昌國後隔大洋憑援兵之未易達
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
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防凡十有五
處而八排門寥多腴田並山正對日本半欄基逼近石
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

中島里者四爲禦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
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矣以禦之
失此不大集兵也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
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
省城第一關鎮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
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
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
長濶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濬連開將各兵船浮泊活
水遇警出勒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空增備也
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開港閔行葦亭之
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也
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

乾集八 海防 五五

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於
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
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邇卒不相聯
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
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空
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成兵半
占於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
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
兵簡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
僅以數邏卒爲簡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
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扼之
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空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吳

倉等十九巡司其城寨與衛所綠旗鎮火燭鎖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救急險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關一帶崗釣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留若地可也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登萊之島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項鮮且岌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空增備也者又如自前以達達近議各路吳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牌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昂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疎矣烏綠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板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局駐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親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前邊之空增備也者夫兵詭道也戰危事也百處守之一處失之容以一失開百憂千日防之一日疎之容以一疎隱千慮況典戎事者實難其選而往諸如兵以備進假用錢以倖功敗則庇託於輿援勝亦勢爰於孤注自咎已賦無足怪者蓋當嘉靖之季倭爲祟且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資番賈直抗之豪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熾熾

上屢蒙慈遠浙江撫臣朱統已又逮鷹天撫臣彭顯屠大

山統故方勤任勞然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免以無祇慎開允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籌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後官侍郎非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擊敵富民調像達兵極四遠公私枵號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周海患久成憤習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當事棘時天下非之兵若餉也又非盡無熊虎堪任將帥之才也然而迄多歲而膚功未奏此無異故寵賂幸而蒙蔽蓋多任用非而實罰失實甚且監軍督察日遣日煩計惟分詢避譴孰肯盈庭執咎其幸而定惟是微靈於廟社而主德嚴明三尺無假故終有濟耳然而近在東南微而功罪之未易拔真已如此矣若乃邇者朝鮮之役竅爲政而議益大諱蓋至今紛然靡有定評試據所聞錄舉之談者曰鮮爲國算子故封俗尚禮義盜爲我不侵不叛之臣與開衣帶一水東瀕故賴倭覲鮮觀我之新勢不得不爲疆場憂蓋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接既遭蹙乃命宋經略應昌率李太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奈何膽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濟兵運餉弄我於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疾也此封事一敗正使道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

出兵以聲討而邪總督於楊經署鈐復率李、李、大將、領、知、梅、等、水、陸、師、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非、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我、軍、之、氣、矣、夫、未、幾、而、南、原、復、將、蔚、山、與、師、令、倭、獲、盤、據、全、慶、之、墟、特、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占、既、敗、倭、將、遁、矣、就、可、乘、也、急、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憤、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為、蜘蛛、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即、有、海、上、一、捷、益、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為、國、雄、據、八、道、兵、動、食、饒、原、自、不、乏、禦、備、之、具、乃、對、馬、一、島、禦、於、天、順、年、間、輕、割、以、寶、山、城、君、出、亡、之、第、周、以、栗、泉、致、為、敵、劍、猶、之、平、啓、局、以、揭、

曰、走、兵、無、選、鋒、曰、北、言、兵、之、貴、多、且、練、也、今、海、上、非、無、兵、也、而、名、司、防、守、勢、不、足、當、倭、德、之、用、況、以、頻、歲、興、戎、而、諸、邊、之、精、銳、半、為、耗、損、一、旦、有、急、誰、復、能、北、支、虜、更、南、支、倭、今、兩、無、之、乎、則、足、兵、為、急、而、兵、奚、以、足、一、曰、廣、團、練、一、曰、練、壯、憲、一、曰、嚴、督、占、一、曰、權、調、募、益、自、兵、農、既、分、民、卒、不、堪、衷、甲、而、厚、出、募、資、以、養、兵、兵、恒、苦、不、足、而、日、驅、民、復、病、不、給、而、日、困、獨、計、團、練、一、法、猶、有、寓、兵、於、農、遺、意、而、募、議、屢、格、不、行、者、不、云、調、遣、失、業、則、云、糾、聚、妨、農、且、也、訓、之、不、早、有、事、乃、旋、練、而、旋、用、之、其、稱、不、便、也、固、安、督、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倭、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衝、也、乎、今、誠、定、為、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為、甲、甲、置、長、十、甲、為、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譴、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為、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為、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鉞、鎗、等、械、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既、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如、此、則、在、在、有、兵、人、人、知、戰、而、徵、調、不、患、其、不、足、用、矣、此、之、謂、團、練、之、宏、廣、也、先、是、漕、運、諸、總、督、鉄、疏、略、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為、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今、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

實用編卷八

軍集八

海防 六下

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譽此遊惰
即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民合責兵備
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揀
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曉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
即以原派工食充月糧上既皆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
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
司所轄三十鹽場寬丁繁夥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
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寬
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
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戰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
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令
各寬率在場偷閑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

實用編卷八

軍集八

海防 空上

沿海揚州等二十五衛所旗屯二項額設軍士共三萬
五千七百八十名有奇乃以承平日久操守俱弛磨石
詭頂故軍名色冒支糧餉有一家多至百十餘名者前
後大將軍懼不敢問問輒無一中傷以至此勢豪之侵
占也卽一處而浙直閩廣等處可例推也又如寧紹溫
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
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路
官出外爲商其次業禁其次投兵其次占役其次撤演
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
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
補伍食糧則反爲廢瘠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
戢守無資獎皆坐此若乃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此本
管之欺隱也卽一處而閩直山東等處又可例推也又
如將領以餉軍爲恒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
以濫餉而核之半歸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
地以影射卽至巧莫能鈎致下既挾上之多所奸欺上
復聽下之買閑自便卽所部至累百千而可資禦侮十
曾不能六七也此將官之詭占也又無不在在皆然也
須嚴爲今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
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正軍老弱必更壯丁
軍餘精壯勿令避役軍懸糧以募軍母虛軍以濫糧實
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殿最高庶倫不加
而兵可足此之謂冒占之宜戢也方變之條然而起也
一時額兵之數或不足則必募募兵又不足以當賊鋒

實用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海防

卷八

六十三

湖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加訓練監督前來有積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官世受

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散縱下以干戕必不其然慎斯以往若募若調安往不得其死力自非然者我實選之無法師之無紀漁之無恩而謬謂調募可盡廢亦無異于因噎而廢食者矣此之謂調募之宜權也夫當兵之未募也患不多既募矣患不練古人用衆如用寡練故也方倭亂初起時浙故未嘗有兵即浙兵亦何嘗有名乎乃今譚勛兵者率遜浙人之勇怯豈以山川限今昔殊哉在上之人振刷而作其氣耳苟有以作之甲循三千足以枕衛上國越猶古也不然即秦之銳士燕之

實用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海防

卷八

六十三

趙士楨曰爲今之計無如招募南北丁壯議也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各處不下數百萬頃歲入之租亦可百萬且舉一隅而言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募燕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也用以足元京之食也場道址依然可募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露害也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構舉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王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接管兵備朱永既憤不得保薦乃顧養謙特舉參將朱先善後而先又慮不得脫身適值邊口水發堤岸坍塌二朱倡言

於上豪右希佔熟田者乘機流謗於下遂使三臣墮成之功廢於一旦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揭而考原任水田千總陳錄言之甚詳雖是則有徐貞明墾水田之議貞明儒者不知南北土壤異性耕稼異法卽民間成熟早田亦強改開水田民心不服議論蜂起坐致不終其事良由一偏之見害之也使當時相其流泉度其土原水田早田並墾南人北人互用因地之宜從人之便月開一月年拓一年三事就緒之後廣畜牧事蠶桑求魚鹽之利至今十有餘年則北直山東沿海十有餘里之地物產之饒富不讓江南矣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濱海卽中樂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确不可耕卽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傳湖沐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澤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於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獲糧稻無算徵之民見今於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孽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阜灌溉之源善揣肥确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子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

年間自有大獲粟稻平時則以備河工之急需有事卽以足戎士之豐飽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獨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前創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卽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王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糧結果於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廩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果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權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溪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効於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沃饒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可可廢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愚所目甯江左水田雖極腴亦往往不免風浪潦浸之苦

然而莫不出重資急築圩岸者良以捐一而博十不聞一環而遠舉之也今誠倣諸臣之說見諸行事毋以小不使而中境毋中細人說而中賊需以歲月責其成功將縮波而州之虞無不化秦秦為膏腴而粟不可勝用詎非度支之一大助耶此之謂也利之宜興也抑又聞善耕者無窮民善治者無窮國積貯天下之大令也我誠採天下之大令而特制其贏縮則亦可以妙運轉輸而濟變於不窮以今若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鄰省糧粟遠左昔曾告饑亦令赴羅山東然而不無生事於海上此惟官不為擇其權而聽民自為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銀或軍士餉金預借其丰當秋成穀價減少

至無策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庸詎可以無米而責坎耶食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裕國之根本也方兩軍之將合也變幻極於萬端而戎生決於一瞬欲立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斯亦難矣况倭久江習戰或且猶挾屢勝之餘焰以徂我我即不難為應兵對壘角遂所稱必勝之畧安在甚矣善戰之貴也而戰奚以善一曰用夾攻一曰用長技一曰用間諜今之譚禦寇者必曰水戰水戰必曰禦外洋使遠海果堪大出舟師遂盜於郊原以毋貽門庭憂詎非計哉然而風潮有順逆援泊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皆議多以為未便乃鄭若曾則云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若擊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然而於夾擊設奇之變亦有所未盡也凡兵有正有奇有伏或為餌而先審或為應而後起或為游環而變化於無方力若不互相假借而勢實可以相首尾斯善應敵者也即以浙論如陳鏡極遠孤山無懸且水深不可下援馬蹟有龍窟難舉戰砲大衝雖東面有壘而水極震蕩易壞舟說者以為非戰地也姑置勿論矣若普陀金塘去舟山非遠殿前洋山去崇明非遠首工尚書馬坤議欲大集戰艦哨洋山哨普陀以遏賊鋒其策固未可盡廢也何也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於浙東以舟山為重鎮集水陸諸軍為正兵傍戰具於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處互為聲援往者叅將盧鏗不於普陀謀掩

果乎先一日遣諜覘之傍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鯨夫惟擊賊之計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為設奇有奇必為設伏到是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推其銳或散其鋒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為他縣以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手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每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於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何有乎戰克此之謂夾攻之宜用也唐臣陸贄曰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

壽混戰朝鮮龜船布帆豎帆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焉而備之夫非今日水戰之應急圖者乎猶未也說者謂舟師非慣習風濤者一望海洋鮮不驚懼嘔吐不支何以制勝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壩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捷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猶未也倭之大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即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峰窩火妖諸器械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銳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鱷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箭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於此者南見長寧等處諸巢遠擊多號捷伐藝熟閑輕便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釣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切為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眾兵排列於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

不特使不得運用大率一稔可敵數十人百戶吳夢豹
自謂曾經兵機官方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詭計
亦一策也此之謂長技之宜用也兵法又曰凡軍之所
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最者秀吉之橫行海上也挾詐力以恐喝諸島而習爲
操券之圖乃山城君文祿固在其臣未必盡心服也聞
薩摩島主義九故與抗衡誘配其弟而幽其子秀吉之
爲亦慘矣豈其遠忘會稽之耻而況清正行長在鮮雅
不相能可慮也今其言曰家康公發百萬兵悉誅羣奸
臣等立秀賴公而爲君則諸賊之內自操戈已甚夫安
知不各懷併吞志耶聞其國有大唐街所居皆華人而
郭固安許儀后以醫幸於敵常以敵情輸我每有不忘
故國之心又玄蘇者乃杭州中峯和尚十八代孫亦有
回漢朝祖之願將官茅國瓚兄弟新從倭土來薰以通
者倭所送回閩中通人試一參訊敵情應不啻燭照吾
因而問之或以伐其謀或以誘其黨即不然我亦可以
察其情形而母爲所乘蓋間爲神紀微乎莫測要有未
可先傳也者昔者胡宗憲之擒徐海王直也往往出此
秘計顧自蔣洲陳可願之徒多獲罪反壯士心今即捐
金不問安所得陳平而用之夫莫厚於間賞莫親於間
使則審之何可不早畜也此之謂間謀之宜用也雖然
戰亦未易言矣我欲勝人亦欲勝一若之中庚有若焉
我能料敵亦能料岐路之中庚有岐焉業不能戰勝於
朝堂而至於用兵兵即下衄所傷已多又況器械不利

卒不服習將不知兵而使以國使倖哉戰之所以不可
不亟議也是定國之雄圖也易稱設險守國傳稱守
四夷守之守人矣善用兵者先自保而後求勝故不
可勝者少也藏於九地之下而敵不知所及者守也
守爲守者守也以戰爲守者亦守也苦矣善守之難也
而守要亦善一曰嚴哨望一曰杜奸萌一曰廣城堡一
曰飭守具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
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
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
中矣其針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於適中
之陸地全松將臣得人又勤考天時如遇天風大作之
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
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槍其
上風陷之於地乃勝算也竄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
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懸懸歸或
以潛伺虛實求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
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
寓之寇何非曉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莫由設
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
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
往者溫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
福山者遠哨於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
遠探於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
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倣而

我不意或築甬道架雲梯瞰城而攻或穴地泗水暗道以入守禦之法要在隨機達變妙應在心要未易以殫述者乃一切什物之具拒敵之安亦須預爲講求譬彼良醫不泥古方亦不可不諳古方今聊爲撮其要若唐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必茫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又竿連樓布慢水弩行爐避火灰疎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棚鐵菱角馬坑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主事唐楷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藤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柳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畫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七十四

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提鐵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艦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礮以攻焉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此之謂守具之互飭也大抵守之道非一端太上守藩籬次乃守門戶又次乃守堂奧萬一縱賊于近洋使登岸狂逞至于逼我棠塢已出下策矣復不戒而背城借一不能嬰城自固又不能領專城之謂何卽萬必奚繇以報國哉守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保國之長策也夫三軍之司命係一將顧將亦不同矣有大將有裨將有智將有戰將材有南北器有大小求之有方取之有道此其

權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今世非盡乏材也而當事輒厯拊髀之思臨敵而索將斯已晚矣則奈之何不熟講于儲將之術哉而將美以儲一曰訓世胄一曰嚴蒐羅一曰慎節制今之世胄翦賢授矣業以其有先世勳不得

不以一官界之顧在

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試必嚴又在立文學處並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乃今率右文左武偷爲一切而執幹輩能爲憤帥卽號錚錚其下非縮胸不自振則蠢蠢不可使此非人盡不肯母亦上失其教而振勵剝削之無術耳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徵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聲諸將家子與所謂民主武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韜教之以騎射陣法暨以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七十五

憲司屬屬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臣比試不中格勿輕令部子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三年再比不能者調爲軍夫教之既預試之又嚴前有以指示岐路之迷後復令怵志冠纓之斬將人人自愛而重彈勵必有名將出而應吾求者矣此之謂世胄之互訓也豪傑之士何處無之漢興王之佐卽秦棄置之餘議與不識用與不用耳今非不設武科羅士也顧往往不重其選又限以三科適用之例燭之武有言臣少不如人今老矣夫以求士而使抱旣老之嘆則奈何不當具壯而急用之謂宜益精材官之選初場二場各加二三箭乃爲

中式三場再加策論發書破長以核真材此中矣印寬才而授之官不致者點當必有爭自表異以起功名之會者至於行伍中原自不乏個體非常之士神澤間亦復別有任俠豪善之才皆蕭相急拔淮陰亞夫喜得劇孟彼誠其愛服蘇英授之要樞非苟而已也宋臣歐陽修有言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授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

實用編卷八

八載集八

海防 十六

夫樹人惟艱士死知己一盡之才原自足以資一盡之用顧求之謂何耳齊莊王一避怒螳而勇士爲之爭歸誠有以繫其心也無更俟發徵期會矣此之謂蒐羅之空虛也功狗功人自智記之故夫搜抱鼓振甲冑而躬當矢石鋒鏑之交者將官事也運帷幄舉彙策而坐抒發縱指示之獻者督臣任也遇成事而思折衝之位豈不有重選材哉乃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選材之隘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陷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洛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跡績今破薦者不自繫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此其言可繹思也今須預簡真才鄭重厥任人品雖正而不習兵事者勿舉材幹若

長而素蒙物議者勿舉萬一備事并罪舉者符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寒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謂之優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示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取以爲選大將者法此之謂節缺之宜慎也雖然將亦難言矣將有五德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以並鮮若人而一切奴隸役之武臣盡落魄不得意即令驕伏鹽車且誰爲孫陽也者夫惟智周天下者然後能下天下憂先天下者然後能用天下誠得若人而與談馭將何憂乏將哉將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韓國之干城也夫人生所以獨運於堂皇而將吏爭死綏士卒爭同仇者法爲之制顧畫一者法也而師其意不泥其迹尤善用法者也以今因循莫振刑

實用編卷八

八載集八

海防 十七

賞失宜專閫之權分而任事之肘掣將無有不調之憂不張之紀歟奈之何不亟爲講訂也而法莫以訂一曰用額軍一曰逮賞罰一曰處首功竊查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成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奈何衛所官報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旣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關此於將官之施敗逃謀誠便殊失

高皇帝遺意矣況當一盡廟時兵部題准有創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

例許民充補不此之引而彼之拘最爲積弊之當釐者
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卽有損傷仍
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
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却全無新獲乃擬
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
練者不然有軍而不獲一資其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
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爲姑息其亦有責
也哉此之謂額軍之空用也夫兵者氣也師行而賞不
踰時罰不後事所以振勵其氣也今之賞罰典固自在
第實行於嚴勸之屢而不卽賞罰行於參提之後而不
卽罰甚則勢有所庇也而罰終逃矣意有所慳也而賞
終靳矣夫群一投而士咸樂死一戰而衆罔衡今由

之夫當賊船之初未能迎其鋒擊沉一船視勦殺一二
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劉級于波濤騰湧之中等所不
能卽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道倭敗沒委以千計乃功雖
真而級則屬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繁論
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威總兵
火兵劉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爭功憤事海戰論衡望
惟據耳目所共觀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法曰善師者不
陣畧奇功而推級是論賞以鼓將士之戮力哉此之謂
首功之宜處也夫振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古天子推數
而遣不從中制重得人也
今上崇武功每命將亦嘗不特賜上方劍俾專閫外裁
或待重上方畧或相機從便宜無貳無欺何恤乎人言
不然權且以身爲諒想更無遺言勅法矣法之所以不
可不亟議也是維國之紀綱也六議既備其於中國之
綜理可不謂既密哉乃或者揣摩倭夷之情形謂在嘉
靖間窺在閩浙在今日窺在登萊遼左窺閩浙就內逆
之勾引窺登萊遼左以朝鮮之殘破蓋屢年海戰倭多
失利而邇來鮮境儘便用長倭不圖入犯則已圖入犯
必再謀入鮮度吾之不復能獲可巢也倭不謀入鮮則
已謀入鮮勢且復熾則吾東北隅固未能一夕貼枕卧
也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
山東爲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
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
東運餉至義州亦卽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迴遠

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卽倭之來路也
一以測危雖時沙之險便於迎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
具便於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於接應一以開
閩浙舟師之路便於調赴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
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
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其爲便益有未易以屈指數矣
顧此猶以固一家之垣牆言耳若乃鮮之君業以敗度
招侮社幾屋矣我擴

皇仁視若孽子而權操之又何當竟廢之度外令自爲計
頃者本兵之策倭也責海防之備不簡于中國自治之
謀誠得矣而恨以款之不可聽朝鮮輔車之體其謂
之何萬一鮮君不克自競將終任彼之折入于倭而我

月明編卷八

海防

八十

且得晏然而已乎我卽不能頻代人關抑或兩相關切
而有不得不助一籌者乎必也樞鑰重臣仍加審慎留
意經畧如所稱鼓舞將吏誓守疆圉諸長策恒相關會
訂可而又特簡知兵善謀如班超其人者往理厥事因
其地復箕子之井田因其人復三韓之富強將遼陽之
外我又壯一左臂不甲兵而廣不銷鑪而固蓋不止僅
僅爲一屬國謀矣雖然猶非其本也夫唯聖人外內無
患蕭牆之憂甚於顯吏今何時耶獨操二酋之突犯已
形長帛卜失之窺竊復兆擦罕啓順義之爭大真撲諸
番之怨水西開蒙于近疆緬瓦泉張于南服沙俄新肆
抄攻黎莫久煩勘定可慮何止一倭而况腰綬算大就
錐鑿以爭利于山谷者動以千百爲羣也猿而兕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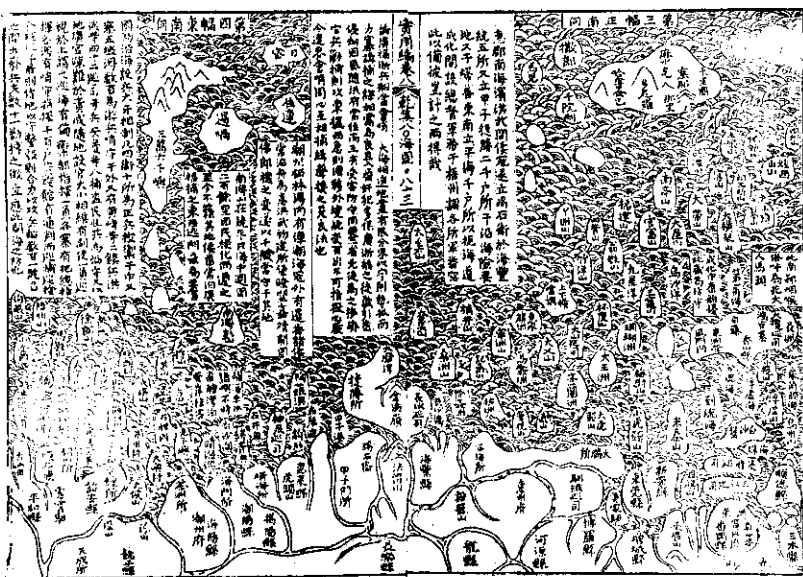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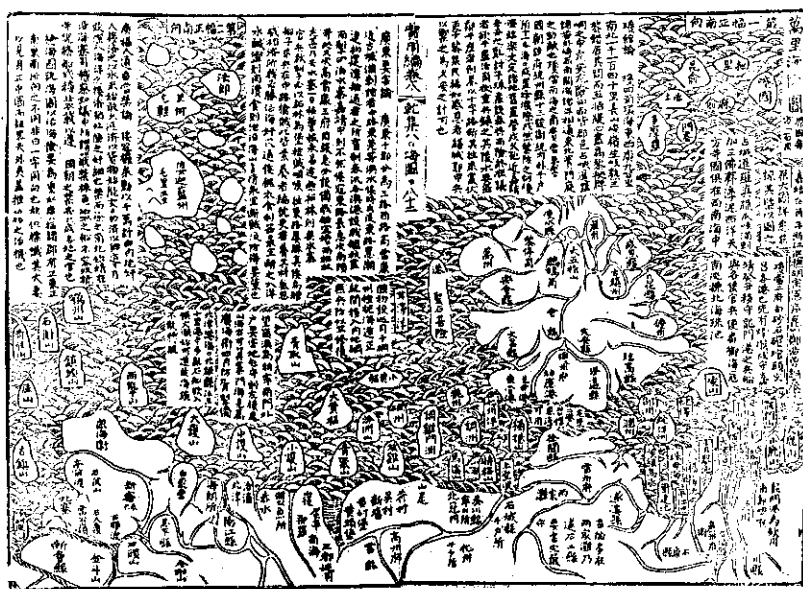
翼白晝噬人而攫之金者道相望也語曰足寒傷心民
怨傷骨御馬極矣而馬將逸據華大矣而韋將裂本實
既撥安問枝葉哉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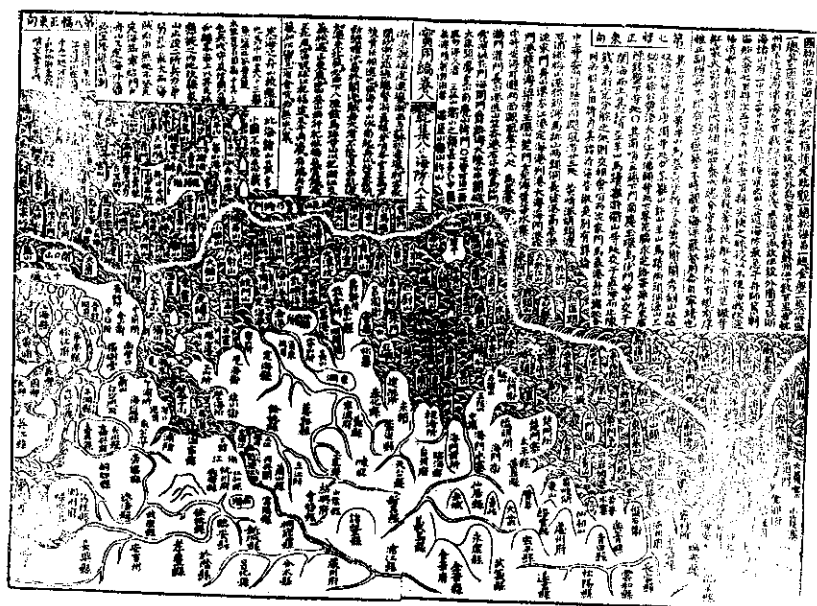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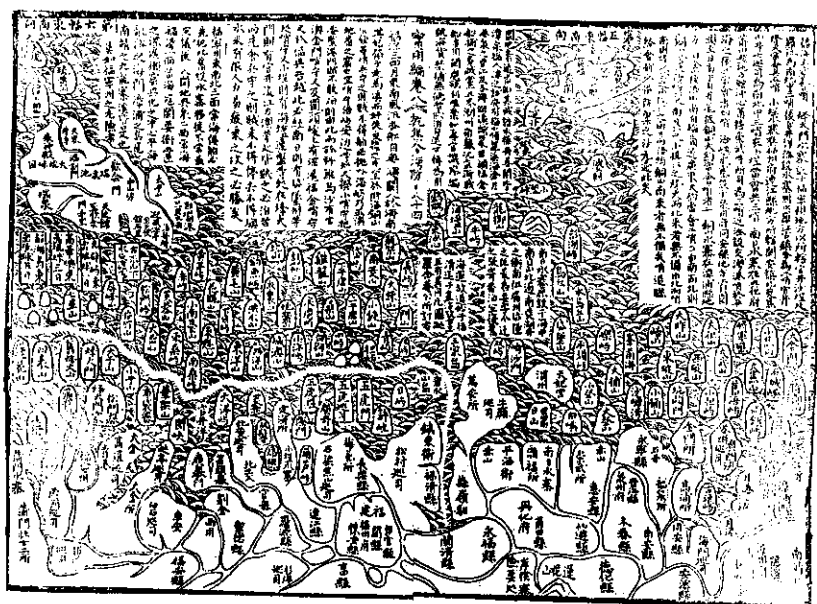
明主穆然淵思超然遠覽亟圖綏內之謀並厯攘外之畧
而二三察相又共失忠謀贊襄之乃有燧耳書曰食哉
惟時柔遠能通厚德允元而難壬公蠻夷率服嗟乎是
何能無望於今日哉是何能無望於今日哉壬寅七月
既望景臣莘鉉謹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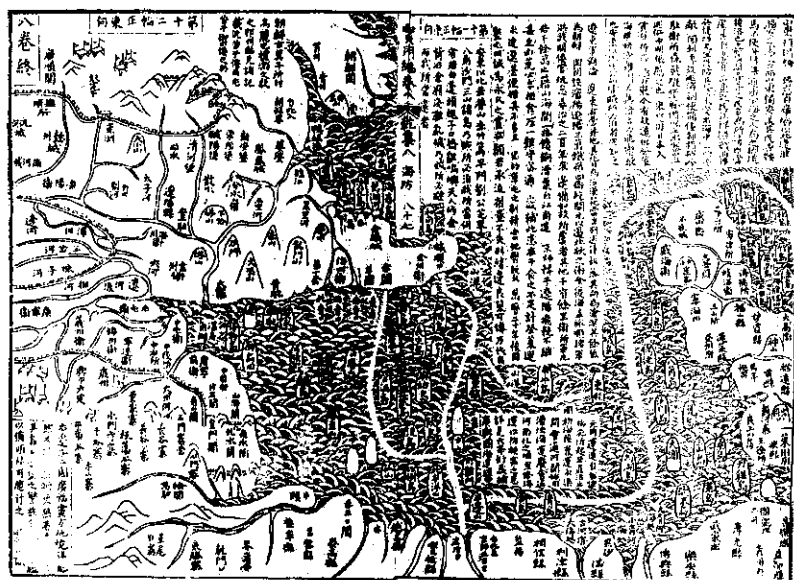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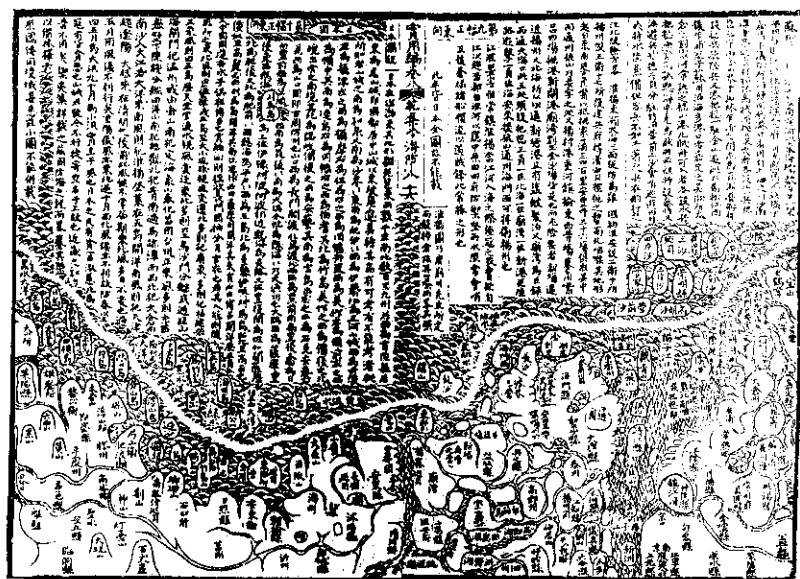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八終

海防

八十一







盱眙臣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盱眙臣姚允泰編次

秋官

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開禁之政舜命皋陶曰刑期無刑皋陶亦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乃君子儀度其心有聲變殺人而必治帝堯三宥而不從何也惟仁乃能執法惟執法乃可期無刑也我

太祖誥刑卿曰皆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為善而無患其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治具以齊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秋官

否從者既而法行實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

百善者無業字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使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連成也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謂惡仁人者也惡名名者皆是也益惡人仁不仁惡名沽名名斯所以為國大病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必欲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爾敬慎體道哉毋偽焉夫謂之執法非止不辜獄也又非止不徇請託不徇受賄也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惟當功當罪之為務不可則止之沽名非止寬縱沽長厚之名酷烈

力之名也天下所共惡者君曰勿辟刑官曰宜辟

卒頓首而不辟天下所共矜者君曰勿宥刑官曰宜宥

平順旨而不宥乃藉口不激以自解穰善外已而過則

歸君豈非人之不仁國之大病哉洪武二十四年嘉興

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

部以其違例賞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禹並

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

法管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初自今不肯者死未幾有

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宗怒曰

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初者出於一時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人之多詐故

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秋官

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

者即古所謂初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

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太祖狀之詔論如律於戲此明良之盛執哉大抵刑法之

設其本原於好生而其用取於難犯吾民不犯於有司

則生矣狎焉而入之雖求其生不可得故難犯之具非

曰必加之也明布而預示之俾警其心慎其行而吾之

刑乃備焉而不用明刑乃所以措刑也說於戲則人不

得因警而驕說於富則人不至因滿而溢故以律繩人

即古懸法象魏之意清風戒寒而搜禾乘屋秋罔天所

用成物耳不體秋令不能其官此

太祖所為諄諄乎欲無春生無夏長則秋易從而成民之

羅於刑由所以養之失也君子生聚於焉其嚴也不得已也以哀矜之心司不得已之法則服念要囚必明必宥而不敢一毫自用即當罪猶慘然不繫下大雨之泣曰教未施而刑加焉是吾納之罅中也所不敢慎體道其謂此也耶應人命至重鬼神難欺人心至靈耳目難掩官斯者誠不可不慎矣謹按

聖朝寬猛之宜著於篇若其詳自有律例在

講明律意疏

馬文莊公伏觀

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制法取

務每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

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

俸錢一月再犯罰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

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

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

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

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舜

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

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

定魏律至於五六易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參會

衆律觀師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至

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

明奏議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

冤民為道率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

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

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

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

尋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管杖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

於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竊主重在違意

若窩藏強盜而不違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

私讐故勒平人因而致死尤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

但有答罪雖勒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

又如故殺關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

實用編卷九

欽集九

秋官

四

則名關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後致命去處有

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強盜窩主

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

無私讐故勒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關毆而問擬

故殺斬罪者有本係以殺而却擬關毆殺人較罪者甚

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者執取情真罪當未

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

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

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

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

理寺復詳合律該科復奏處決幸蒙

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

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伏人命

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令寬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灾者果誰之咎欽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唯聽於主文之人益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吏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因之時

實用編卷九

龍集九

秋官

五

參錯訊鞠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行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弊盡施之弊獄無冤抑而庶底刑措之美

登聞鼓禁約

大學士桂萼曰臣按登聞鼓投詞卽古設柝石以達窮民之制其司設官卽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不依合乞嚴為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屬託立案則寬抑之民受冤恤之恩矣或曰嚴司鼓之禁有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匠夫匠婦皆得自盡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近者軍民有犯原問官恐其執辦則預囑司設官為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為通壅蔽今反為壅蔽之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關自刎致皇上震怒司設官乃不自反顧請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是枉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使匠夫匠婦叫苦呪咀聲聞於天以致凄風苦雨水旱災傷之

實用編卷九

龍集九

冬官

六

變此固其大者也今欲禁之無他焉在我皇上特勅嚴衛分投緝訪密記起數逐日而奏禁約司設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違戢實封者律則太祖之法復行何壅蔽之足患乎

緝訪

歐陽一口止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寬抑之防所以廣仁恩我皇上乾綱丕振而嘉兇寔威法紀肅矣矜疑必恤愷然必審卽罪入大辟往往姑緩其死仁恩渾矣然節奉詔旨申飭尤諱切於妄讐誣陷之禁及知其冤而不為辯理之例則緝訪一役實聖明所軫念者一時嚴衛法司諸臣孰不仰承休德刑期無寬也哉臣愚特罪該科

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求失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可據初緝事員役屬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選其必獲之功枉已利人亦將何所不至兼之鎮撫司狗衙門之私而嚴刑鉅錄法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姦惡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究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擊其姦非法考訊爪牙自蔽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賊而通報惡以證其事者有暗種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秋官

七

有懷裝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摹汪堯民為王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訐稱孝子亦被摹誣作忤逆者有無辜額天極口冤號於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貲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謗稱為刻言若刻利無餘也毒害堪憐之狀莫此為甚語曰巨濤振壑川無恬鷗驚馳拂野林無靜柯都城赤子每踴躍於是獄也久矣我皇上如天之仁無遠弗届詎忍使輩殺之下有是哉此臣所以感激愚衷不敢不冒為酌處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為辦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姦惡本京師之不可已者豈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止沸在去其薪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無諱

八

杜弊必塞其源蓋嚴衛之論功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勢勦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即兵部勘覆亦不過查例陞授而功與犯之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廝養之流氓此輩隨官陪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董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憲典者嚴衛據獲題知其情罪真偽隱微未經勘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嚴衛會題仍勒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藥混竿以滋騙詐之局如有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并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覆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棖刑無非盡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拏庶幾刑清民服泰究戰而冤抑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聖恩之所被及豈其微哉要之禁嚴姦究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嚴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姦問理獄因刑部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關係殊非細故伏乞勅下該部詳議如有

一得可採特賜見之施行該今日刑獄中急務也

蕭彥曰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弊巨奸專以
責訪買訪為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為無忌其地方
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
淮揚等府私名曰解雨會言不避風雨也而在山東私名
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不察
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實業備受禍矣欲不輕
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然請初各
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苟得其真每府止一二入
未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為不可唯在懲其
過惡之重如前責訪買訪輩即置之死地不為惜而事
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
誤在訪中亦聽辨訟毋以體面之故文致之也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秋官

九

贓罰

蕭彥曰贓有多少情有輕重少而輕者無論也多而完
者無論也不完而成者無論也惟侵贓幾於千金監追
完無十一而一舉議釋如近所奏報者安在其為難
犯易避乎此雖贖蕩之恩然亦小人之幸矣夫此數
百金數千金說非小民脂膏哉官司幾經參罰小民幾
經釜楚推磨刑體僅報完而無籍棍徒賄罵勢豪通
同吏書謀領入手視若已物或供與馬之費或恣妻妾
之慾或快官室之奉而公家無分毫之入幸而發覺乃
復安坐私家顧貪民以代監藉口變產攀無辜而代賠
有司者又多姑息容奸聽其支調以故有侵雖千金監
追數十率而納上一二兩或六七錢而止者此何以說

也年久事冷輒引正犯監斃子孫免遣為請而不知此
輩積奸未易縷指其斃者不必監也監而斃者不必正
身與其親屬也產絕者不必絕也一人得志于夫效尤
彼小民何辜而此輩何幸哉乞 勅法司除已往者不
追論外自今議為定例或三百兩而上或五百兩而上
事發以後完不及三之二者即正犯已斃季久產絕仍
拘子孫發遣以正其罪以儆其餘或曰如罪人不孥何
臣以為不決夫今犯永戍者豈其子孫自作之哉而何
疑於此輩乎

明刑紀

主政姚履素將著刑法志應京諸聞其指乃以書答曰
頃視事歲餘多有慨於中者京師有嚴衛之緝訪各省
有駁查之淹滯凡嚴衛擒獲重犯例得記錄累陞官按
利之懸重賞於巡軍多方報嘗遂有鈞手應足百緡非
刑得竊盜而指為強盜得二三人而連十數人病死而
指為毆死及參到部司犯人淹淹待盡矣究哉能昭雪
者幾人也每覽外詳見一獄之成動經五六年初審趙
甲為首錢乙為從再取而錢乙為首矣再取而甲乙皆
非正犯矣再取而坐誣告矣比獄成原被証佐瘦死幾
盡又在矜疑之列矣其死者未必有罪罪者未必服刑
大都上官以為重獄多疑疑端端之理刑者或為迎合
或人合一見識佐者或以威賄變更其口或質者死而
不死者不質以至前後矛盾說無定執比比而是儻有
公明刑官莫若屬之聽斷不必求改初情也此二事聽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明刑

十

實用編卷九

就集九

明刑

十一

獄者之過也古狀者師大事以告小事擊趙甲以及錢
乙一行鈎攝身家蕩盡更有隱匿本名竟以某大某二
其翦子某麻子為被告者株連數十人而始以一人應
審皆因被告不正本罪遂令滋肆若此此慣訟者之弊
也 國家之大禁累申而視若故紙者二事私刑度也
私淨身也私建祠寺也一則絕人嗣續一則勞費財產
此奉行不謹者之弊也我 朝以出妻為重事而夫婦
之紀律頗輕婦人狼毒夫或莫敢制毆死有罪妻妾款
中止開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不及其餘近有惡婦日
夜罵夫夫稍回一語即怒起而搏持磚亂擊夫報以一
磚中額破傷死竟抵罪又有監生梁隆吉妻私於鄰人
又私於義男歷歷可証但末奸所捕獲以毆死妻擬絞
益私外人無此法私義男則駢斬終不能究明毆殺人
之隆吉而斬未經捕獲之義男也倒持若此夫網何自
而正乎浙江有犯人張震其父被族姪張英陷訪罪累
身死無處白冤震遂聞毆英死以報父讐竟擬謀殺人
斬罪夫毆一造訪之兇人以刑不共戴天之恨尚可擬
斬乎唐人駁復讐謀已自縊縊此又開載不盡之過也
告狀法司者先具直狀過通政司准後解法司巡風廳
查驗過堂過司務廳分十三司本司出牌行兵馬司提
人提完又從巡風司務廳解到本司審理重者本部監
經者兵馬司監保限日過堂仍前驗進再限日過大程
寺光司審後堂審候四五日後詳允過部說堂施行送
刑廣司納罪銀送山西司納紙賄賂打斷官處決決處

實用編卷九

就集九

明刑

十二

罪者送有司衙門發配軍罪者送兵部發遣即如一害
即明一言即決略無分毫遲滯已過數十衙門經數十
輩吏役家貲傾蕩雄心耗盡矣況提人不完善理不決
堂寺未必如期而進以至堂駁牛駁還延旬日動至累
月無論罪人滴死即理直冤伸復有生氣耶此又格
例已定無可奈何者也以上數款概見聞所及聊述一
二自餘條例可訂正者尚多近于故中稍為擬拾以
見 祖宗重刑罰之意應東受而讀之喟然曰鑒成憲
永無愆何可漫置之議也夫嚴衙緝訪
國初無此制也洪武十七年置鐵牌官門中禁內臣干預
政事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其
論憲臣有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
害蓋先得姚子屬公明刑官理斷之心乎慣訟之防宜
獨有爰坐律至命刑部以所誣雖輕亦坐重罪榜示天
下即弗如榜奈何不如律也
宣宗時有自宮求用者惡其戕體猶
仁宗故事發遣更申明禁約
英宗時僧私建寺彰義門外特命發遣衛克憲洵能信
祖法矣夫刑以弼人倫之教仁於仁不仁於不仁
聖謨具在故寧不聽兄弟骨肉相訐乎時有犯弟
太祖曰朕聞一昧惡讐或私妻子弟長饒短短相訐
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俟其息怒善心發而
將自悔明日二人果
其聽妻婦乘夫而子不得復父
響也第禮法修明傷人必抵罪既嫁必從夫不必子為
人伸官為夫理耳官不能直而貽之子夫不能正而

之官又可沒沒已乎小則比擬大則奏獻固可義起也夫多指究視多言亂聽洪武二十九年華大理寺而秋官子部各有專司復廷評者建文其十年九牧則衙門敬現也因循不讓如畫地刻木之誦何至哉

太祖之言也曰天道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夫存一求生之心則欽恤孚于堂陛好生洽于民心以致理之大本也人臣奉行德意以緩此元元則又有懲賞之典在當時御史凌漢鞠獄平恕人有德之者過諸途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罰我非私子固辭之太祖廉得其辜擢副都御史明良相遙輝映史冊矣嗚呼利期無利上下各任其責君非以為名臣非以為利要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國刑

主事六

以奉天仁民俾無病瘼乃躬耳挑子紀言紀事與律例並垂意蓋有所風也百爾君子三復于斯以紹述之竟進而盡忠以思齊之心退而補過民其無覆盆矣乎

慎刑論

自先王陰陽合德仁義並行乃簡嘉師以象秋令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以國土與教罷民罪至死小司寇斷其獄於朝掌士司刑皆在獄成士師受中傷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詳哉其嫻於刑也顧刑亂國用重典不重則民且驕抗築驚而不吾畏刑平國用中典不中則民且悲愁怨疾而不吾懷貳者畏威服者懷德非寬猛相濟寧有幾乎世之刑官鮮克明允上有德意而下不奉行朝布仁言而暮已開隔甚且揣摩意旨以入之挾匿私怨以中之設鉤黨制非刑以重毒之權相為梟為鴟矣而彼且助之聲巨喘為虎為狼矣而彼且傳之翼豈朝廷設官意哉行一意而逆天道天必殛之臣為此懼且世廟刑官後于律令隱微之致國體寬嚴之機頗畧究心因述所聞用昭勸戒洪惟我太祖始克金陵除殘敦教令中書詳定律令責在簡當使人易曉吏不得夤緣為奸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毋連坐又諭羣臣刑本生人非求殺人惟欽恤二字為本干戈倥偬之中未嘗一日忘民懷矣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為令教於先律齊於後天下遵令而不犯斯於刑措可幾乎所設刑官有大理寺評之都察院糾之要之以刑部為本雖嘗令錦衣衛鎮撫司推鞠重囚旋因其虐惡焚刑具罪厥官遂因刑部後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名法司曰貫城察天之貫索也是星七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十七

宿而貫珠機成衆若中虛無凡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獄無因若凡星處貫內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貴人無罪而獄

上爲法司言法天建置之意俾以身心法天道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於都哉聖人合天下爲一體以禮爲梁肉而令章之以刑爲藥石而律平之以貫城爲醫所而刑官砭劑之要以全其體而已嘗讀試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蔽覆奏而行後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枉殺獄吏謀微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微不悛亦誅權周志清爲大理卿論以推

實用編卷九

欽集九

慎刑

十六

情定法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當時法司咫尺天威謹敢不飭又諭按察司入朝諸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違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期於律應天理法當人心蓋九州赤子皆在客保中矣朝中置政平訟理二樞命兩行人爲導有罪應審者持訟理情傳旨諭之無罪應釋者持政平輔宣德意遣之時靡有爭廷無冤民焉乃皇仁所最章明較者律五易而後定詰三製而成編漢中知府費震發倉極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釋之爲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禁三載細事也責原問官吏釋之爲淹禁者懲念諸暨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誅戍雲南台還復其官知浙江道御史凌漢以鞠獄平

恕爲人所感權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等六人以過請吏矣恐其文爲小人所侮召用以展其才知府余彥誠十九人以罪繫獄矣因其同爲耆民所請賜衣以還云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以事當就逮矣一則念其撫民有方一則知其官多善政並賜酒粉以勞其賢卜者誣人謀亂因麗永知縣倪孟賢疏辨而加反坐鄭浸誤坐胡黨因與仲兄濂爭下獄而蒙擢用山西人被賜爲盜矜其不得已之情而遣歸田里江西高沮壞鹽法原其不過貪心而輪作鳳陽郝安童以孝子除軍役之累陝西民以代兄免謫戍之辜重囚四百餘人以方春令輸粟於邊盡免殺戮之慘種種仁恩吏不勝書然以腥臃亂夏罪辜孔多寬縱亡

實用編卷九

欽集九

慎刑

十九

元紀綱空振日短不廢震擊得情常切哀矜爰著之祖訓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法外加刑特權時處置預推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意不顯文讓佑萬世而成正矣然開濟詹徽之流何並蔑有繼體守文之主鮮克周知故置法者君也奉君之法而布之下者臣也擬以職要職詳之義則一人泣隅即臣子之罪不得以累乎上也永樂間刀鋸之濫舊御史陳瑛實導史之後瑛犯罪誅而反事諸臣亦寬文網至浙江按察司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諧也而綱卒不免黃淮楊溥等以賢臣繫則高煦之諧也而煦尋以亡豈不爾受既其汝還詩人所云亦良可畏矣

唐帝初即位穆長原吉吳中黃淮楊渾等之囚復其官
赦解縉妻子之流官其子有建文諸臣之案明其無罪
捕治前御史舒成以楊士奇疏救報罷下翰林侍講羅
汝敬錦永獄尋改監察御史審錄重囚於承天門則內
閣三法司科臣與烏詒恤刑獄於法司則三五執奏必
期平允而後已歷年雖淺廟號以仁不虛耳

章皇帝因之首諭錄囚務存平恕其恤刑勅曰朕嗣大統
遵奉舊典不敢以喜怒為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咨
爾法官夫檢印者利口柔良者寡諍惟言是積情傷不
辨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
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垂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
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

實用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刑部

二十

爾其欽哉有請復肉刑者

上曰降肉刑禁鞭笞皆後並仁政培植漢豚長久唐祚有
以也逮浙江按察司林碩知其蒙諄中官而復用之逮
故城縣丞陳銘原其誤捷中官而復任之刑部尚書趙
鼎侍即余士吉以縱有罪殺無辜罷官江西按察副使
李綸以受贖出人成罪請減恩與威可謂兼之矣正統
初釋林守林長懋言官陳祥而復其官道舍汜水縣
典史曹泉而還其秩勅法司錦永利科友因臨決必三
覆旨然後加刑都察院各按察司仲理定枉勿投細過
以陷良善庶幾明德慎罰之風未幾王振擅權馬順劾
虐禍之者碎犯之者焦廷尉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支

修撰董璘被刑祭酒李時勉荷枷霸州守張需戍邊吏
部王直趙新曹義戶部李亨下獄南臺同銓范霖楊永
等逮又福建巡按梁文顯汪澄驛修輕重混淆是非頗
倒卒成土木之禍而振亦族順廷獎王毛二長隨亦暴
屍於朝說者謂楊濟楊士奇爭福建貪事廖謨獄不決
白之

太后振得主持內議實為厲階然自跪求釋振已達女中
先舜之心矣養虎而教之不噬得乎

景皇帝居守後遂即真以土木喪師而逮宣府楊浩萬全
參將石亨下錦衣衛尋出總京營適也以宗留復亂而
逮福建巡撫張楷下獄尋放歸田里恕也都督楊俊前
見功而後見罪論及殺之千戶襲遂榮初大議而任大

實用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刑部

三十一

辟下獄繼之內使軍增恃寵驕縱即下之獄威曉汪全
恃勢奪民田立責其償當也至若中書舍人何觀以參

大臣阿附杖調南雄知府劉實以忤抗中官成獄請朝
南宮復沂王為太子則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
鍾同皆廷杖同成綸錮詔獄莊謫遠邇駭入侍南宮
賞有鍍金結束則御馬少監阮浪內官王堯弟子趙縉
皆下詔獄浪成堯縉皆處極刑是時為悅者非王文陳
循手甘自遺臭遺被刑者百並之芳文因曰諸公勿累
小子哭牢飯不知牢飯苟義莫讓熊掌味也
睿皇帝復辟文以誅循以成文淵為傳子之詔自經而始
奉易儲之黃宏輒展膠子面陳伐樹之徐正成嶺礫市
皆為罰當厥罪然商輅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已除之

于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已擢之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章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上猶豫良久原擬凌遲者斬擬斬者削籍臣故曰臣子之罪若巡撫年富以名賢下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成邊則卒與曹吉祥陳汝言之爲也都督范廣以謙信任併殺則太平庚張軌之爲也指揮袁彬以扈從功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瑄張鵬等班劾權奸并都御史狄九疇皆下獄禍幾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僅誦瑞鵬成赦還不謝復成南丹則又幸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貞再繫安置金甌亨彪負固悞吉祥飲謀反誅汝言及賊達成軌死鬼天道好還置其然手至弘豐衛卒以謀反誣指揮李彬事下詔獄達鍛鍊成之刑書陸瑜獨白其寃達怒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卷九

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故枉人滅族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見其妻子帝之英明得瑜益彰矣

純皇帝仁厚實也申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罪選進士二十人於刑部習刑以示欽恤之意漢陰王徽鍔以牛易馬則犯父周恂等正嚴典刑湖州知府李雄因賊誣叛則副使王聲等坐罪有差給事中韓文等劾王越邀功起黨違文華殿前構訊知其爲國之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泰爲秦王所訐命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而復之向使侍御皆正人不稱明明后哉乃內官牛玉欺罔立后僅謫南京給諫王徵等請正玉罪反逮下獄御史卻有良查嚴光祿錢糧

以去監回保之誣杖調備監韋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良傳之請復留此輩已濫觴矣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鍾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兩人降調而新置不問則失平妖人李子龍出入禁地太監韋舍等實引之妖人王臣橫行天下太監王敬實主之兩人爭發并斬而各宦止於淨軍則異罰乃最駭人聽聞幾亂天下者爲任汪直設西廠馬故指揮楊華以罪匿中書董與舍直聽千戶韋英言就鞠之兩人備嘗刑具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灰而復生如是者三炮烙之刑也因其安侯武選主事董仕偉就縛拷掠如畢復抄其家并逮妻妾四五人晝夜苦掠哀號徹天是籍沒之令也又械畢父恭并灰獄中續獲婦女二人解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卷九

浣衣局是爲奴之罰也自餘無故被執者不可勝數設五月滿文毅公奏罷之御史戴縉王德泰復之賢不肯相去顧不遠哉直械兵書項忠途中失避誣以事令會訊竟與選郎姚汝璧同黜復以諸違兵侍馬文昇刑書林應巡撫史年俸侍讀汪朝宗下獄謫戍而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杖於廷逮東巡按強珍酷拷不服亦令廷鞠成邊復直以罪逐其黨吳綬成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越蘇綬並爲民司理太監尚銘杖發南京韋瑛坐誣人謀逆伏誅則中官阿丑以誦諫御史徐璠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不然卽江西楊福雋充直者猶且納賄用權鞭杖小吏況其真平直銘去梁芳役用僧繼曉術士李孜省附焉則主事林

俊諫諫經歷聚獄掠之同下獄幸太監懷恩以實奏且
戒緝撫司擅役因得不成是寺人中俊傑也廣東方伯
陳選抑市舶太監見誣遣官訊之賄選所點吏張聚誣
執聚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滅公陷正人乎遂逮至南昌
道卒聚為上疏辨冤是採史中義士也嗚呼水至清而
糞土濁之主至清而奸邪濁之君門萬里政在得人哉
政者尋火獄餘未盡懲

敬皇帝誅繼賊於市權何為新為刑部尚書用馬文昇議
免糾儀御史下獄聽陸容請拿都指揮王欽梁宏之新
命人人懷德畏威中官不敢侵政事矣中外官生隨逐
隨釋終帝之世無久繫死獄中者獨萬安劉吉先後
顯權多所排擠安去吉怨御史湯鼎與州守劉縣庶吉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五

士鄒智同坐狀言罪成刑侍彭韶辭不判王恕疏謀不
允鄒縣謫戍智降吏且免裁奪新官計賍估鈔當隨時
損益國初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
常入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自盜銀四十兩方得
斬罪今盜及一兩五錢即坐斬絞恐非制律本意吉恐
之革不行御史鄒魯誣喬新受賕訊無狀乞歸魯亦尋
謫戍為仇家毆暗二日焉錦衣都指揮朱驥于謙塔也
為政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真惠偽書惑眾為運者
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犯焚妖書藏其跡凡制獄
下所司加巨挺厲威驥獨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詰責竟
不易夫以武弁而庇及非類彼以縉紳而賊及同袍夫
以子令而不稍假借彼以已私怨而必欲甘心乃安

尋於朝堂之上吉陰處於盜賊之手豈天假之妙會
耶 毅皇帝初立劉瑾用事專上淫樂時號八府戶
尚書韓文恨不能狀用李夢陽計叩大學士劉健謝選
倡諸大臣疏奏幾發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要
上罷二相令瑾掌司禮監督園營丘聚谷大用督東西廠
大權一振羣議遂無停時欽天監揚源一疏星變乞除
內使一疏靈霧為下殿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空思患
預防竟杖戍道卒天變不足畏況其他乎尚寶卿崔滄
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劉孟
皆以小故荷校而百率之體統喪言官劉謹呂附戴純
薄彥徽等及兵部主事王守仁皆以諫繫獄黜降復或
諭百官勅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摘五十六奸黨楊朝堂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五

而一時之民望空巡撫艾瑛巡鹽徐積兵書劉大夏戶
侍子郝序皆以不賄訊獄流遣而錢神之用彰以積愆
禁韓文事廖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以修邊
不合連總制楊一清以鎮守內臣許都副史吳廷舉而
恣毒之報深獄謀不執慮大監張永軋已調南京求暖
之上前令置酒講和殿度之內典為鬪場矣五年瑾誅
吏部尚書張綏錦衣指揮楊王石文義等坐同謀誅內
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及子贊中並削籍大慰一陰
羣奸屏迹雖張永能制其命一清實與有力焉緣流罪
並發東陽附瑾事蓋情以久而自露罪欲益而彌章即
哭錢劉謝二公於郊誰則信之瑾誅後法稍稍平乃震
濞倡亂隔兩權奸江西按察使胡並寧上手賊二使然

旨捕之甚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匪徒寧令家姓名開道
歸命得不死下錦衣獄氏潘陽忠而見罪其若巨何久
之上欽南巡江彬錢寧通倭候繫蹤跡者百七人跪
午門五日杖誦有差而夾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何遠劉
枝林公蘭唐獻劉縣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珏十一
人大小不同亦各伸其志也當時時也天下岌岌乎殆
我已言官論大監蕭敬吏書陸完都指揮錢寧戚賢與
宸濠交通逮下錦衣獄獨敬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
法遂疏不可收拾矣濠伏誅帝亦升返
皇太后暴崩罪雖市籍沒誅其黨數十國脉幾斷而後續
楊廷和之力與

肅皇入承大統下詔與民更始寧等皆誅完等皆遣安邊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十一

伯許泰等皆執問都憲劉達吏書王瓚等削籍論成有
差釋都督部永錄表其下附彬之義釋提學李夢陽欲
白其比濠之冤凡諫南巡各官先者贈祭陰于生者復
職陞用一切冒濫武職盡革與中興盛際故飲而大禮
繼以大獄薦紳禍慘於南巡蓋張總有皎皎之才無休
休之量其謀大體是也諸臣不明繼繼繼嗣之別固執
泣諫至於死徒莽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子巨
盜馬錦勦之是也總附郭勛而官官以舊路馬殺成大
變非難尚焉於隆慶間豈唯積寃致異亦將吏筆
傳訛矣當寧一主於盡孝一主於盡刑心匪有他第
無奈媚嫉阿耳原刑書林後病上疏言古者撻人於朝
與衆素之非欲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

廷杖三五臣綿不重理才足示辱正德時遇璽用
起去末之端成化間詔獄惟遜叛狀言重加拷訊其
常犯送鎮撫司問法司擬罪今一築部問無復低昂非
祖宗仁厚之意庶幾乎古人尸諫焉王璽用而都御史陳
九疇以夙怨逮繫鎮撫司夏言用而詹事霍韜以上書
被送都察院惟以大禮報成鉞恤刑杖逮發釋放罪囚
一千八百五十六人說者謂胡並寧仰體

皇仁而廣布之固一時杰出哉聖主之明既為太傅所
誤薛儀之愚又為彭澤所賣由是根本之慧暫消腹心
之慧仍在焉恩論斬而刑書王時中以輕微罷向非朝
審相計之言聞於大內則汪鉉殺恩矣臣故曰臣下之
罪蓋至於嚴嵩擅權天常反易又思乎敬輩而不可得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恤刑

二七

也夏言曾統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龍以征海寇殺楊
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請殺朱凱以除奸民
死李默以策語灰楊最以諫疏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
於時先後為刑書者何嵩許論也附提相禍歸紳人心
安在哉悅驚戰尸不足謝朋奸之罪而嚴並蕃羅龍文
兩子駢戮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刑部郎中陳鳳凡厥
衛逮至者衆長戚視成案莫敢輕重鳳獨多所平反省
中稱能尋擢江西僉事可見與論自公當寧自明惟
一信蔽目則泰華不見耳
莊皇帝遵奉遺詔釋海瑞於獄復降周怡沈東為給事中
逮方士王金陶敬等處極刑奪故員人鄧元節陶仲文
官爵籍其家成鄂懋卿於遠道論楊順路楷殺沈鍊之

罪皆坐斬可謂善繼先志矣乃六年之中以疏陳政理
杖給事中石星疏陳廢費杖御史詹仰庇疏陳時弊杖
尚寶寺丞鄭履淳疏陳節用劾崔敏壯給事中李己熙
給事中陳吾德亦日月之食也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
旨逮獄坐死兵馬李承芳以執內地負屍校尉反坐
旨多內降法司患之未幾廢淳等皆放歸惟太監張恩
不宥又治中官許義等梓擊御史罪戾烟瘴治鳳陽守
備太監趙芬貪酷罪下御史榜其黨治南京司設監丞
田汝盜帑罪戾邊英英獨斷豈左右所能與哉
今上御極三十年民情盡效無不洞曉堂廉有體未嘗輕
朴一大臣川澤納污未嘗私殺一小吏大都詳內而略
外先禮而後刑焉至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律例

三八

兩宮徽號有故三禮告成有赦項者
聖躬違和且加意於建言及遠繫諸臣欲還之職拜曠稅
千達人犯欲盡釋之然三年而舍寬通收教之法遇災
備省大沛德音悉實諸臣以歸鼎與天下更始則
聖明淵鑒於今日始窺見焉嗚呼免舜之仁弘矣唯慮阜
陶之未得文王之德至矣未嘗庶獄之敢知聖刑固人
臣事不得臣乃人主之憂耳天道一陰一陽而四時司
其令君德一舒一憊而百司分其猷君為刑而擇臣臣
以刑而弼教俾民從欲以治而尤歸功於好生之德斯
無忝槐棘也哉時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哉生明臣何棟如謹論

叙治河五議

漢之治河與防虜等費而我
明尤甚在今日則岌岌矣往者遼左敗拆議者欲以撫臣
無元戎后大司馬李大中丞坐語余曰君能往否余應
曰諾無何張可卷鍾龍源兩都諫過余曰兩人者共疏
薦公欲公往治河余力辭或曰撫巡無元戎東備虜生
或以之公無難治河則極之勞朕朕耳奈何難其易而
易其所難余曰策虜余得虜之十八策河不能得河之
百一且荒度禹工少未事事古勿論即徐武功劉莊襄
治河俱有成勞要之捕偏牧焚無十年之利況百世乎
邇來河有變幻莫可應測提東則衝西濟南則淤北且
潰運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陵寢勢難俱利昨者起余友李千田于練經而俾往經理
千田撫遠而遠捷督五大將軍提兵三十萬而征播則
播平真時之無才也治河必無難者而浮光羅生四垣
者持治河五議過余其開新河一議則前後治河者所
未謀也今支遡源按圖指顧如在掌中然余以素不留
心河務況身未履其區目未觀其縣如向燕趙土著而
談舟楫耳故羅君憤憤嘆知己之難逢憾鉛刀之未割
且謂日月白駒駒馬齒長髮節三嘆潸然下涕而余亦
嗚嗚喉咽相對歔歔隨收淚向羅君曰李千田收攬英
豪虛心延納而足下又為督學時弟子胡不捧三寸之
舌往見李制帥耶羅曰李先生求余則余言重余求李
先生則余言輕即以君侯之言千李先生則重輕又在

若僞劉白髮儒生無因至前而建非常之議誰則信之
余曰居之五議將為楊子雲之太玄經矣俟後世有如
子雲者出然足下亦安知李千田之不為桓譚乎而何
可不一見李先生也

西學友人周弘楡撰

乾集十 治河五議

治河五議引

河之善決自昔為然蓋漢而下其決由天至運道開而
其決由人矣何者黃河建統而下迤邐東北以入於海
者故道也故隴陝為河首清濟為河腹德靜為河尾首
高則勢急腹狹則難容尾小則反掉理之一定無足異
者顧漢而下故道未湮止聽其自徙而荷畚隨之故曰
其決由天

國初引水通漕其後漸以黃河之水盡委於淮夫淮源不
過始桐柏留耳安能容河哉河淮合則尾愈小小則腹
愈大大則決愈奇故曰其決由人今之決奇矣決東補
東決西補西猶可以人力為也察者在上決者在下如
鼎沸然可以人力為乎此無他地之火即人之血也水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不調則翻江倒海血不調則透骨穿筋當事者宜何以
策之夫引水通漕與水爭利也與水爭利委河於淮可
也通漕而友以害漕且以害黎黎且以害

陵寢而尚欲以河盡委於淮則與水爭害矣爭利而獲二
百年之利陳平江劉忠宣輩已為之然謂二君為功則
可謂二君為智則不可古今稱智者能越神禹哉而禹
之智惟行所無事耳今之人目之為神禹則謝不敢當
如曰行所無事豈不人人能乎而必與水爭害則謬矣
山居嵩目細考熙寧澶州故事竊有見焉而未敢宣言
也日與汪友羅君縉譚及此羅君深晰形情遂列五議
而筆之為書夫不龜手之藥一也而或以封或以泮
泮終其世則所過之異耳羅君業泮泮流而授人以分

茅柞土之資當事者幸吐哺而聽之又恐傳布之不廣也因付之剞劂氏
歲甲辰孟夏六日一壑居士伯錢甫彭好古書于日涉園

實用錄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治河五議序

浮光師仲羅君師事耿天臺諸見父之學而以一貫為宗旨居恒曰一貫匪直在日用且曉問四海內外僅有一壑閣不貫即吾學之未週淡也開蓬執除之首夏訪予甫坐齋頭出其治河五議示予而欲訂其可否蓋以雙展片恍達達遊北條大河南北兩境也予問其大旨曰在宣通天地氣脉因勢利導使其流通無閉不惟可彌河患且可使河為我用而享其大利蓋即曠昔所議一貫之說而今用以為治河之綱領耳予听然而答曰有是哉君之言似迂而實理道所關也惟是江文通有言聖曆欽明崇光塞河君欲用一貫於崑崙積石之派盍不先用之於

實用錄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廟廊之上俾彼此血脉流暢精意融洽以為半格氣化之原乎富如是玄圭可計日錫矣此則予之所敢知也若夫沉璧負薪諸所舊注則自有名卿碩輔及河隄使者存君試與之共決筴焉予何敢妄為瑩盡以來河伯之笑

楚西陵王兆雲元禎撰

治河五議

自叙

余以先人藏骨非宜究心堪輿之說粗知其學若黃河之在國家不獨漕運一端蓋有四大利四大害閩焉者治之急矣抑尤有說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中原之地易于用武者地勢坦平耳開濬既多得地險矣又陰寓思患預防之道焉余目擊河患憂憤頗切具有疏草欲上未果尋且焚去茲特採集父老公論先修名言間附己意著為治河五議反覆推攷益見禹智之為大矣神禹之治水也法在疏濬而排決之通天下為一身流盪其血脉而宣利其壅淤千聖以來相傳學脈一以貫之無復隔閡意正如此降及後世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六

邑私其土官私其民一切效白圭之治以捍禦隄防為務而罔思所以疏利之譬則病在心肺之間而臆臍弗之顧幾何而不決裂潰敗并其軀以斃也余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以駭聽聞惟在幕寓故智順而導之管見如斯不識有裨神智之萬一否

曆癸卯殊九月淮原羅四垣寓舟中著併識

河道議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一水發源蔥嶺于閼洹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卿使吐蕃訪河源得之閼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選具以聞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記而臨川朱思本又于八里吉思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然黃河水東北流歷西番至肅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肅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蓋為山舊遠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于外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漢文時決酸棗元光中決濮陽決穀子永光中決鳴犢建始中決館陶永平中決灋瀛是時河分北

流入于海尚未與淮合及隋鑿汴始導河通於淮周世宗顯德四年自汴口還淮金之亡也決開封城北衛河自渴河以入于淮元之亡也決汴決陳決許決杞河益東南流小清河口入于淮河淮始合而清河口又納沂泗諸流而通於淮矣我國家自

洪武至於今二百五十餘年河凡數十決淮復受其下流數千里湍湍奔決之勢東之以一衣帶而于足河之道益窮蓋河自汴東南分二道一出壽州一出懷遠此二道皆出于淮其東南一道出宿遷其東分五道一出陽

穀一出塌場口一出徐之小浮橋一出沛之飛雲橋一

出溜溝則六道皆入漕以合於淮後乃數次救淤諸道
寢塞及孫家口之漕而河之正脉遂併力以合於徐邳
年以來河歲比而堤歲築堤歲築而河身益高積久累
丈登堤而望水且驚出民屋秒甚且與城郭並而徒待
數丈之堤為防禦何怪乎一朝決裂而潰盡合推城郭
壞倉庫民人魚驚莫可支手頃督河使者觀河勢之泛
濫憫生民之沉溺慨然有王家口之役意必謂通漕護
陵兩得其便不為無見豈意河逐東徙致使豐沛一帶汪
洋千里勢復汹涌不但居民罹害而船舫至此多至傷
沒議者方欲順其東徙擊葛墟嶺自夏鎮入口宿遷出
口以便運道不知水之勢向北顧不順其勢而歸之止
水之性趨下顧不順其性而潘之下今日之王家口宿
遷口非即昔日之孫家口乎楊湯止沸折東補西終非
一勞永逸之道萬世不磨之業也嘗觀孔子傳易坎象
辭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亨而有尚其贊
大焉則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軻氏曰禹疏九河
濬濟深而注之海又曰使禹治之掘地而注之海又曰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以四海為壑又曰禹之行水行其
所無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書有之曰為平水
土匪訟濟川地乎天成是可見流下不盈由地中行若
水之信也疏之濬之掘之抑水不盈各底于平若治水
之道也以水治水而已不與焉方為無事方名大智金
溝洫之外無復所謂疏濬與掘之事舍濬下使平掘地
深川之外又豈所謂濬力溝洫之心哉春秋說題辭曰

河之為言尚也尚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
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四瀆
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禹之疏濬與掘通而
宜之之謂不通不宜易由以久昔朱熹氏亦曰禹之治
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上面之水漸淺
與其弟子蔡沉詳釋玉髓真經詳品建都之地慷慨於
禹燕稱最我
成祖文皇帝始定鼎燕京
聖子
神孫繩繩相繼將億萬載不休黃河於燕都橋梁帶燕以
形家論之通汴入淮則為反跳壽故進而使之復北於
形勢尤為大便宜觀黃河之水勢將趨北是大故挽留
河水朝拱燕行衍國家無疆之福顧不因其勢而與之
爭非惟失水性抑且拂天意矣智者不失時以棄功勇
者不避險以減義任者不畏難而振起任以自立義以
勸衆智以乘時居定則志貞志貞則政預蓋必有非常
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在今日則誠千載一時也昔人
謂防河與防虜等秦王將伐楚問王剪曰非六十萬人
不可問李信曰以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不勝
則二十萬人皆浪費王剪之勝則六十萬人不為費矣
治河何以異此合無慎簡一二精明勇實之士參其宜
間相其機宜又博求堪輿家知水性情者數人遍詣工
所揆其遠近酌其淺深相與戮力而共成之則人力不

勞而河工自集矣余闕謂河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拂
為八水始安流迄漢末終唐世數百年無水患者偶合
為所治河豈非治河之明徵哉是為河道議

新河議

古今譚治河者為功卓卓不可及矣自後策之最善
有過於賈讓其策大端祖禹而上策則多出漢鴻嘉李
尋之奏其言有曰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因其自決可勿塞以觀水勢及河所欲居當稍自成川
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言言中的其中策則與余闕發流折渠之說相為發明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較違其害此最下
策而漢以後咸用焉第讓策稱善而卒不見之行者以
徙居民故耳徙則損人廬舍壞人墳墓而世家大族恒
起而爭之乃阻不使行自今論之治河莫若法禹而故
迹焉能盡復其地勢窪下者即故迹也奚必聽其自決
以觀水勢河勢遷徙不常其道易通者即天心也奚
必俟其成川而後加挑濬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
濬有塞濬河之流因而卑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
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之濬之為力
易而塞之為力難賈魯之五難誠我有味乎其言之也
故黃河之治古稱不易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趨
於淮故河之淤多在汴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
危我之汴泗汴泗定又虞其盛而危我之清濟清濟定
又虞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即幸底定俱無剋又虞其畔
而不南重為通道阻即使運道通利無阻而

殘廢淤沒之災又無歲無之司水土者其奈之何蓋河流
合則勢大分則勢小河身實則勢緩隘則勢急大而急

則雖治小而緩則易治。臨與有言曰：兩山夾出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今竟冀之中中條交合之處，必有自然兩高中低之形，誠導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幾水由地中行，可免諸昏墊之患。我

朝宋濂張元禎立清寔船諸臣有議皆謂黃河入海之路止於一淮，其源大而委小，不足以洩其治治之勢。故河恒決，欲自開封迤北，浚河入新濟河，與衛河使南行者自淮而入于海，北行者自河而入于海，河分兩道，則其勢自分其決，當少減為確論。第未詳且盡也。余庚子下第歸，由楊村買舟南旋，默觀黃河水性的欲趨北，釋此不治將必有異常潰決之患。曾向劉總河諄諄言之，而今歲水患橫溢，四出，余言益信。歲癸卯北歸，仍由舟行。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因詢沿河居民，皆謂河間地方乃大禹治水故道，故名河間。又細察水勢，允宜濬之。北流況丁字沽下，西河上西河王莽河沙灣兩河口界泊，皆有水道，易通黃河而德滄興濟靜海地勢坦平，去海不遠，水口又為易開。見今丁字沽已有入海一道，而齊河有鹽河一道，陵縣禹城又有上河二道，自南旺張秋而出，涓涓千里，皆可入海。然上流不暢，則漲湧以為災，合於開封之北，酌地勢稍卑，可通梁泊沙灣兩河口上下，兩西河王莽河及丁字沽者，開支河以濬其上，流名曰北上新河，下流不疾則漸漫而為害。合于德滄二川青濟諸縣易于達海者，開支河併齊河禹陵二河，丁字沽以濬其下，流名曰北新河，大禹九河入海之舊，大都不出于此而禹陵二

河或即濟深故道也。此河政不欲深，深則於運道有礙，政不欲寬，寬則于民間有妨。河身淺窄，無排逆之勞，河土滑潤，無鉋琢之苦，民安故土，無遷徙之患。順水之性，因地之勢，但求分水不務通舟，開河雖廣，為力甚簡，所謂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故事半而功倍，日久流深，舟楫自通，則諸閘可俱廢矣。當取舊閘后于各新河口各置一閘，以時啟閉，以防運道之滯，舟中遙望嘉祥諸山，乃南北分流之所，於此穿山為河，引河入漕，不惟漕之咽喉通利，而倚山為堤，可免衝突，溢之虞。第此河果開，不無少費，工力耳。據者有曰：引沁河之水，由武陟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衝達海以殺山西一帶水執母，令入黃河，助虐為害，此與鄆見滄上流之意頗合。第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恐沁水出自太行，使瀉汪洋一衛，豈能盡容況衛道潯郎萬一有警，所關匪細，合於新鄉北另開支河，徑達漳河，沙河漳沱涿州等河導之入海，斯稱穩便。近見鄆報議開滄蘇家庄以下分為二渠，以殺水勢，此與鄆見漕下流之意大合。第聞所開加河中多沙石出口多滯，且王口新堤舊潰，復更開直河可避沙石，足保新堤清運便之議者，又欲開膠萊河以行海運，余隨先太僕田守萊州時，即著有海運十議，吳弟馬家濠頑石崎嶇頗費鉅鑿，適年尚書劉公應節試以五六萬金卒無成功，至謂下皆廢沙必不可挑，或亦未為萬全之策。况海運僅便通漕而無都形勝兩虞，後獲百萬生靈了不開涉，豈宜一意漕運而置三鉅於

度外乎若於淮河之上濬其上流者亦名曰南上新河
淮河之下濬其下流者亦名曰南下新河尤為完策今
嘉祥有新挑口至廟道口堅緊是當河勢又開封有惠
民河清川有清河堰城有澤潯河西平汝陽亦各有河
海之入江及宿縣蒙城諸河亦易為力淮安僅支家河
濉子口二道出口泄水甚艱是南河亦不可不為之所
也蓋河不過汴而南勢不為過汴轉北經由嘉山而
南而東前有魯橋諸山為之閘鎖去亦之玄盛曲有情
徐沛之間河道雖出亦存其安流者使之自達分流既
廣水勢自平第恐一時財力卒難俱興此在
廟堂之上酌而行之此議果行將見都會當黃河之逆拱
而抱負有情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五

陸發得淮泗之纏護而形勢愈固轉輸有賴而漕運無阻
塞之虞蓄洩有時而居民無蕩析之患一舉而國家之
四大利以興四害以除太平之計謬久安之長策誠
莫有要于此者或曰黃河之水既分恐于運道有阻不
知惟壅故阻無壅自無阻也矧嘉山一通可以北亦可
以南更加去淤挑淺之功而時盛將之何患乎阻即阻
則黃河正流非復昔日涵渾可以通運無礙矣是為新
河議

渠塘議

治河而需特堤非策也壅而遏之其傷愈多以堤防河
如以塘遏虜尺寸暇而數十里皆瑕累歲之修累年之
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猛迅非人力可制奈
何與河爭尺寸之利而不謀於大利大害也故新河之
外又有渠塘之議焉昔禹之治水濬敵距川而孔子稱
之曰盡力溝洫今之河或亦古之所謂河也中土之民
交牧窪奎一遇水患浸為巨浸漂壞廬舍與河無異早
暵之後則又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哀哀之民何罪
罹此余觀江南之地號為澤國其山水海潮之至甚盛
獨以溝洫縱橫民皆取水以治田水雖多而用之者亦
無限故勢分而不至於為害周恭肅所言則欲中原之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五

地各修溝洫使夏秋之雨水有所容而不至併入于黃
河且肥饒之地可容可餘旱澇之水有洩有蓄齊齊皆
成沃壤河流自平今河之水合沂沭泗汶之流與西海
之水亦至多矣而未嘗有涓滴之用皆聚而歸之于海
是其勢本自橫溢又復加之夏秋之霖三月為清明
水四月為麥黃水五月至九月為伏秋水傷折澎湃高
至丈餘雖發不潰不可得已今或微古溝洫之意畫規
齊魯之地各因其項畝寬狹水勢深淺分為上中下三
渠先疏大渠會於諸河次決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則田
間之小渠盡達於中渠每年水勢漂盛或得有所游衍
不至奔迅而河之勢益殺又令沿河居民擇其膏腴堪
為水地者如江南故事安種稻穀栽棉浸灌各置淮筒

水車隨時採取則水有所用自有所容不惟減溢溢之

災抑且興沃壤之利不無大費於一時而實永逸于千

載議者謂黃河自古無用之者今為此非宜不知鄭渠

白渠其始皆平地自有涇渭未知用之及鄭國之計一

施而溉田數萬涇渭遂利於天下則夫天下之事亦在

人為之耳況成周井田之制必始於洛邑正今中原之

地何為乎不可行者蓋百人為隊合之則力全分之則

力屈其勢然也今以萬四千餘里之河挾夏秋淫潦之

水旁激直射中土夷曠無崇山巨礮為之防無洞庭彭

蠡為之匯而僅以開大魚臺徐沛諸郡委之橫決之禍

豈足深怪即分濬諸河之水歸之北流急矣而渠塘之

間亦未可視為緩圖也大端水惟散之不聚故聚之為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害通年濟汶之患不獨豐沛徐賴為然而宋陳汝蔡在

在皆然故溝洫之政不第可施於齊魯而徐沛陳蔡之

間凡有低窪閒曠之所一一為之開治則東南之水皆

有所蓄不至助河為虐而河勢益平東南之上皆咸沃

堤壩議

古之治河者不過順其性而除其害今之治河者欲兼

資其利而避其害故夫河北而堤必南堤南而河愈激

舍河無所以運漕而舍堤又無所以安漕安漕非所以

安河而激河又豈所以治漕哉蓋黃河之在中土猶血

脈之在人身一有閉塞必成癰疽故古人治水皆稱禹

而無禹堤則治水而用堤自魏始也後世白圭之徒皆

宗魏而禹緒寥寥迄千古無能嗣者自漢武帝觀沉璧

焉從官賈新蔡子則後世之不能用禹蓋自漢記之

矣賈讓三策置莫能用歷唐宋而元旋治旋決卒無長

策至我

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而通

陵寢也當事者為計漕則虞

陵寢品計

陵寢則虞漕品以堤治河則淮泗壅勢必淤決

是咽喉之病故欲修河堤則通漕護

陵之說不可以不合性者高家堰之役大司空排眾議以

好

陵寢之患獨奈何一意通漕而置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週遭

祖陵泗州若浮杯然泗與河淮通前阻於盱眙之山勢無他途可渡必浸灌於泗州及

祖陵其為泗州城郭審猶可言也為

祖陵害不可言亦不忍言為今之計宜於

祖陵及其左右各築長堤遙堤為之捍衛其他非州治及陵寢之所則稍為開濬以引之旁池或任其漫流以殺其

怒如此則高堰可長無議

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堤之大關詳攷近日河工奏報黃河堤岸自徐州以至宿遷淮河東岸自高

良湖以至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水

發衝决今已漸次修築然築堤以防决也有所築而無

所洩終必潰也築堤以束水也束於上而不滯於下將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六

終壁也嗚呼河之為患於今既久辟之於病浸淫肌髓

治之實難好奇之士大言未習其習而畏其難者則又

嗾囁不敢吐而往往當事諸臣或得旦暮無事苟莫息

有以貽後之人而其所處慮而或莫者獨諸堤耳曹讓

有言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其言誠不誣也故夫河堤蓋高則河身益峻

河身益峻則田廬益窪迫阨河水應得休息觸而益决

禍不可言當事者不塞為之智惟繫縣之凶不法禹之

疎惟蹈縣之塞東築而西潰壅塞而北决逐逐河流殆

無寧日欲望禹之成功謀策上流既暢下流復疾則

水勢自平水患自息新築不必增舊堤可永保也是為

堤壩議

工費議

國家有夫與作每起夫以千萬計茲河工浩大勢不容

不動眾以勞民頃王家口之役即河南一省起派河夫

十萬餘他省可例惟矣一夫起解族里幫貼未行則有

安家之需既行則有路費之需乃值天災流行瘟疫大

作逃亡過半勉留者尙羸骨立徒糜工費當事者為之

顧寬居民代為工作河夫之不可派不必派也若此嘗

聞嘉靖初年吏部尚書文襄公桂夢題為朝

覲事內一款有邊牆運河夫役云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四

郡司春秋二季京操官兵將及四五萬人各無當非災

傷地方不免京操者暫借一季免其來京就令各營操

人員押送二處應付二省都御史分道修築仍將見在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七

官錢量給工食則公家於河道易通軍士於荒歲易度

而兩省小民一旦安堵矣良法美意不蹟貨不害民似

可酌而行之今徐沛陳蔡之間頻遭水患流移者眾合

應召募其輩以各州縣解到河夫銀兩應時給散募之

疏濬俾急者得錢饑者得食則工役既充而民患亦濟

矣上下新河一時併興所費不貲當斯時典斯役竊計

河工歲額類有三十六萬當事者能樽節斟酌儘足取給

內帑空虛請捐不得民間消耗加賦不能惟漕河設有水

閘四十六坐每閘用夫三四十名又有堤夫洪夫遊夫

等役每汛五六百名一名工食銀十兩八錢總計不下

數萬金新河既開諸夫可免矣合宜盡數查出以充顧

募之費可也再查得省直各州縣額設民兵原為操武

故各處解到銀兩暫收在官查驗即令該管快手支領原銀不必更歷他手或半月一支或一月一支領出即照時價估錢如數給散非若銀之瑣碎等之大小可得低昂自免乾沒計工責之快手不知約者呈稟罰治管河官員每支河一道擇附近州縣佐賢能者一人分督上下四新河擇附近府佐賢能者四人或八人總督分督者半月一至工所查覈不必常川工所恐妨正務且滋煩擾其開河之處既用民間地土自應各照時價贖之所有應免錢糧亦宜即行開除毋令陪納蓋此役非徒為國無以為民籌計下情難以上達當事者曲加體恤必不可累民以欽怨也是為工費議

二河遺朱參知書附

恒不揣庸愚妄以治河五議上者 清聽過蒙 台鑒寵遇逾溫格外恩榮曷勝感激且云治河方今第一要務吾儕所當急講者尋詢邇來河工若何 答云河已治有成績第須善守以防之耳因訴肝肺焦勞莫可殫述恒且賀且慰之及叩 治河大旨恒以疏通河道分河流殺河勢對又 答云疏通乃大聖成規豈不願學按之時勢殆不能也黃河奔騰涵湧歲費不貲增卑培薄旦暮皇皇猶恐不給猶恐蟻穴滲漏孰敢分之況河岸流沙修漬倭壘寧聽其分禹之疏通獨為河計我朝藉河運漕北患淺溢南患泛濫舍堤開別無良策已 乍聞之頃令緘口結舌退而不能無疑焉請盡言以求

正竊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金木水土人咸利之獨水為人害乎黃河之知為害最大而不知為利亦大也夫黃塞之為害導之為利專之為害分之為利經之為害攝之為利棄之為害取之為利顧人用之何如耳大禹神智古今莫及漢末德棣等河墻而為八由漢迄唐數百年無水患者偶合禹故智耳宋致陽修請就下流浚入海路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聽其北流蘇轍有言曰東流本人開究北流迺大河正派相較奚啻數倍哉

朝永樂間工主事蘭芳言渠河北流入海誠萬世利正統間河決張秋達海刑尚書胡世寧治河通運疏曰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則大決可免又曰更或隨勢利便

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又開沁水至武涉縣紅荆口分派
一進入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固沁可以通衛也當

國家開賑之時亦宜差官路看如紅荆口舊口可開則開

舊河不可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

一河北通衛河都御史盛應期疏云查得光祿寺卿黃

紹通稱黃河之性北向則順欲於竟寧開濬導更遠北

流至直沽入海又查少詹事霍韜欲疏通衛河上接黃

河不惟徐卸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可壯百倍昔

隋煬帝嘗引沁水北通涿郡自今天津已有丁字沽一

道而禹城陵縣土河二道疑即海運齊河又有鹽河一

道俱合海故運漕之特易耳此其北流之當分也明

甚應憲宗元和元年米自淮陰濟淮入潁至項城入澠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輸於鄆城省法運之費七萬餘緡周顯德五年汴渠成

導河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我

朝永樂元年尚書都新請用淮安輕舟運至沙河泊陳州

潁岐口轉入黃正統十二年於滎澤縣楊橋開渠導河

自中牟尉氏舊河由潁至壽州達於淮弘治五年

上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鑑治河一濬賈魯河一帶

分殺水勢一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入

運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

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洪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

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盛應期疏有

云據山東巡撫王堯封巡按胡體乾議又於河南孫家

渡等處疏濬舊日支河以殺湍奔之勢隋煬帝大業元

年開通海渠即汴開邦漢入江為嘗排淮注江故道

渺不可尋濬州大山皇福山北有池河流百五十里入

淮南有珠龍橋御河流百五十里入江此殆天設以通

江淮者於此通之稍費工力池河故有守兵三千頗屬

閑曠責令開治工力可省全椒亦有小河會合御河入

江第恐去池河稍遠可通宜兩開之蓋鳳河

兩陵在馬淮於鳳橫去無情於河動遭淹沒由池河入江

則鳳獲環衛之利洄免浸灌之害所關非小此其南流

之當分也明甚夫古今之分黃者何嘗不利然北分則

南築南分則北築未聞南北兩分者令合中土之河不

計南北不計小大盡皆分之水合則多分則少隨集隨

分使流而不使積分之便莫疑古今之治河者亦各底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續然開河則費然濬塞河則費堤壩今隨見在之河稍

加疏濬用力少成功多賴投工費自足取給分之便矣

疑濟寧以南向嘗苦其泛溢如黃水既分則橫溢必無

洄陵不至昏墊生民可免魚鱉南旺以北向嘗苦其淺溢

如河勢既平則引河入漕運道便達

都會縱然去河害享河利分之便又奚疑疏濬既久舟楫

皆通四方商賈 航帆而至 暇則開濬漕渠

資民灌漑中原之土盡成膏腴足

國裕民甚要于此是黃河且為我用而其利大矣黃河亦

何負于

國哉夫此一黃河也在昔日不為少在今日不加多昔既

析分以為利今獨合分以為害乎漢唐世河自分播自

身水患今之世苟盡力分救獨惟河患乎泥就勢窪下取近開導各據見河隨便疏通不勞民不傷財分之胡為乎不可發卯山東河策謂河南不薄

即利我根本北不噓漕渠即利我咽喉中不沼徐淮即利我百萬生靈不為害即為利似矣然非終流胡能祛害非盡力分之又胡能愈殺其流非引河胡能利漕非盡力分之又胡能擅引其河昔人第知防河之害而不知收河之利今人第知河之害運而不知河之濟運

豈惟濟運以形家之說論之國家征求日急財用日窘正坐黃水返也才歸北使黃沁漳衛之水一朝拱逼河北徙宿之黃絕四達僅淮大勢殊城南北分宜均若河岸沙灘于開口淤泥壅

滯艱于行舟等類又皆末節能多用大石砌口以防其潰及多造滾江龍鉄鑄溝川把以防其壅尤易為力者矧河無衝決口岸自堅水既流通淤塞自減而諸泉之水原足濟運必兵馬表之議未為無稽也夫人之治河猶醫之調痰黃河之在今日譬人元氣調散血氣隔閡

四肢百骸癰癰瘡癰瘡癰至危亡在旦夕矣台臺所謂河有成績或亦一時癰癰之消於癰之釋耳而元氣血氣恐未之謀也醫家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幸外患稍除則通其血氣以復其元氣者惟此時

為然遲之則癰癰復作癰癰復生癰癰骨立將膿成不可藥之症司命脉者宜為之所受病之治水孔孟相為發明發諸五臟其緒餘盡盡力滿溢疏濬決排

原缺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

乾集十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肝胎臣姚允恭編次

冬令

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舜嘗命禹命益命垂矣

皇祖之語司空曰皆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筆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聖德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冬官

凡臨事之際必固公而後私固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未嘗有福臻而懲消者也蓋罪者已往存者復為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是以以前賢能體居心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爾當敬事信工無弊汝貞良哉時

皇祖躬行節儉官府一體中外之政畢修厥後官多侵冒工多苦窳在在有之而京朝為甚致使民膏耗於漏卮軍實匱於版插典章紊於開納令聞損於汰侈皆冬官責也蓋亦顧名而思義乎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天有四時而冬居其一冬於時為寒於德為貞水於此洞蠹於此蠶樹於此歸振人於此益歲是智也智之端為工

巧故審曲而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先王取斯義
官昭其辨也官於斯者化雕錄以還樸茂乘豐大以崇
節縮反浮靡以爲正固治乎容民畜衆之規超然傾否
開泰之略斯所稱福民之福國國以奉天地者哉禹自
司空宅百揆其要在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力溝洫
者成堯舜協和時雍之功以卑宮室者廣堯舜抑炎土
培之化工官當如此矣按曾同亨所著條例乃斟酌於
極與隨之間詳觀

國初職掌節用愛人何難到也縱無能復

國初之盛當無溢條例外何至負商賈數十萬倍罔寺數
十萬猶濫濫爲不終日之計乎下一體今古一天先
聖之模古俗之序在爲德爲民者力圖之而已

實用編卷十

範集十

冬官

二

黃河議

我國家發祥淮河

祖陵峙焉歲漕四百萬石於燕都藉河爲運河決而南道
我

祖陵抑而北妨我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
口之壅其爲患可勝道哉嘗攷郭璞編黃河出崑崙潛
行地下至于蘭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
石爲中國河其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邵開也一折也及
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
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
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
州之東爲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
南故勝州東北西皆抵大河也自此以往直至潼關皆
南河矣此又一折也三代前河東北入海未嘗入淮入
淮自漢徙頓丘隋煬帝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濫
觴焉今則全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
陵歸德府難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
州蒙城懷遠莊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
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落
嘗按禹蹟而思之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
太行諸山夾之相盤束不爲患河池孟津而下岸無山
矣卽河南有北印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北岸
殊無山俱不能夾東河至武涉又有伊洛沁沁之水合
之故益汎溢亦必然之勢也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實用編卷十

範集十

冬官黃河議

三

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洧洛至於大伾北過泴水
至於大陸橋爲九河同爲通河入於海其功施未易名
狀至殷盤庚始五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
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橋爲八
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六塔
開二股洩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又謬矣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元會通河故
跡遂堙時都金陵以海運給餉遼東獨議河無議漕
成祖北遷始猶海運實京師已復會通河龍海運是時河
歲爲變陳平江伯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是賴正
統十三年決榮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治無
實用編卷十 聖集十 黃河議 四

成績景泰四年徐有貞乃分流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
而河入漕自此始矣弘治三年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
牟下尉氏蓋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漸漫四出不
可禁白戶待昂兵曹性繁提鑿渠南北分而主疏七
年復決金龍口潰張秋堤奪汶水入海東昌疏清流幾
絕羣議洶洶謂河不可復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
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張秋之決始塞正
德中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初決單縣衝雞鳴臺飛
雲橋北徙魚臺公亭舟行開面十三年廟道口於是年
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河奔河口而谷亭之流絕秋冬復
決河而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
皮寨決時都御史劉天和濬淤修開厥功偉焉十

九年始決野雞岡由渭河入淮於是當事者以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開李景高口支
河引水出徐濟洪閘二年復於嗣是歲有淤決而所由
無常迨季年徐邳蕭牆之間漂城郭人民爲害滋甚都
御史朱衡開新河築西堤障障水使之南趨泰溝未幾而
沛縣流斷矣隆慶中決雞爪溝陳隆口因黑羊坡水決
壞月隈萬曆初決崔鎮決龍窩固營分決白河越歸仁
集飲泗州而河勢遂北淮水岐高家堰溢山陽高寶興
並諸州縣漕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溫雲
梯開入海之路大阻淮安整馬議者欲開支河濬海口
督漕都御史潘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蔡堤
以制河南溢嚴五項啓閉使河內不得衝閘而蝕漕諸

實用編卷十 聖集十 黃河議 五

續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堤短廢防
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卑自以爲卽有異常泛溢堤
堤不支至遙民而極可恃以無恐矣然堤堰雖堅而疏
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漕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
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泇符劉歡暨口決蘭陽銅
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七城又報決
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漸疏適十七年復決雙
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
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
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
邳州宿遷高郵泛泗州幾成魚鼈之鄉
祖陵松柏橋於水者過半巡按御史牛應元上其狀

皇上赫然震怒易河臣遺科臣荒度之誠荦格

天水爲冬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挑源縣之黃家垵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稽鉄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滯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垵數十萬金錢枉置焉有矣漕臣曰黃垵不塞必爲

祖陵憂爲運道梗按臣亦云當乘伏浴以挑淺塞黃垵節制黃流依然東注而河臣弗聽也置黃身之高於不究黃垵之決於不塞比晉大司空假手代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數十萬金錢又枉置焉有矣惜哉其不講於奉公之誼也

實用編卷十

黃河議

六

祖陵蛟龍將騁徐郡中流剪焉幾斷河臣劉東生以憂死是果誰之咎哉

皇上又赫然震怒斥大司空簡河臣李順往視事條利便以聞又以憂勞病殞再簡曾如春董厥工正安免理亂之機也夫治有標有本在因其緩急而圖之

祖陵所恃歸仁堤以爲捍蔽未嘗不完且堅也今蒙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澤伏秋水發深爲可虞爰議接築汴堤遏絕黃流自歸德至永城築堤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堤三十餘里

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爲

陵園患又慮徐郡一帶運道淺隘謀自鎮口以裹至宿遷

縣溝記莊故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間二座并挑

河身廣蓄洩泗泉流以濟重運此二者取之漕河歲修

銀成矣又欲爲千百年長計宜遵何策而可議者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永矣盛庭之議安所折衷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口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郡宿遷其間應挑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婦料約銀一百四十萬派夫一十二萬餘或高築堤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堤垵今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堰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約以兩著

實用編卷十

黃河議

七

告成蓋將使陵運永無水患而中州之民不爲魚也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

已南而稅之使東其勢非東方之盡下不可今實巡撫疏稱王家口之地視黃河水面高者多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闊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

此與黃河比大紮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沖不去壅者不勝於築者不勝潰

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勸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郡一帶全河門戶運道無虞先因黃垵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牆口決盡奪全河之水鼓一望平壤所在膠舟初不聞一勸焉此何以故議者曰自大浮橋以至

邳州河身深闊不減昔日呂梁洪水而以上尚高二丈餘其間磨兒庄雖稍有淤難全河俱在略加修濬黃河一到可無阻碍誠大加展闊未有不順流而東者此又一說也嗟夫貪謀異同未知所適無論其他即總河議緩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之勢旋聞郭遂庄以達下劉口果所稱千里神河難以人謀捉摸哉抑亦計未出於萬全也賈魯一河蒙牆黃岡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河道汪可受親履其地確有成算誠再加審度則為下必因川澤力半功倍或者其在此乎說者又謂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有利於社稷安問其河南與山東也第恐水勢難強南隄不能束其溢石壩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東之水災猶仍河南之陷危轉甚矧其禍又不獨在河南

實用編卷十

荏集十 黃河議

八

山東而中於

陵運也皆宋熙寧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一股西置上約掇水令東流既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以紓恩冀深濬以西之患帝曰東流北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氏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奈何為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今王家口在蒙牆決口之上十五里其河則黃河也不辨牛馬望洋向海若即涉鄭王亦延之徒猶且却步而不敢前顧欲俾七而塞孟津可乎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為淤澱是棄前功也塞之又難為力也經論全塞即稍壅之其上流銅瓦廂芝麻店

因諸處水決裂四出若黃陵岡一決則水奔漣河奔汶奔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故事是漣舟不通而個疾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楚開濟運其事勢不倖矣且夫李吉口於而黃岡口決黃岡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倘決復塞則愈決愈上此往事之明鑒不易之定理賈巡撫憂議及此夫豈無稽之見哉要在總河者審之地勢揆之人心從長參酌則不待捧土河漸而成敗利鈍之幾固已形於胸中矣夫豈寧冥決事哉至如河之議亦有不可廢者按如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有微湖沂河兗東汶泗沂豐滕嶧諸山川之水實鍾焉源遠流長為徐邳棗鎗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如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河之險隆慶中朱衡業已建議請下羣臣熟計嗣是言官屢經題請奉

實用編卷十

荏集十

黃河

九

有

欽依先年舒應龍創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續劃東里分委諸臣併力疏開業有成河開近運回糧輕小貨舟間由往來緣所挑河身尚狹而淺中有微山攻鑿未竟宜乘此未竟之工殫力挑通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溝使水專一而不分建堅壩開使才諸蓄而不洩則不必借資黃河而運道有餘資矣頃在廷諸臣議若沿漣而御史俞汝為獨見謂不可蓋識見夫財用匱乏河勢孔亟恐顧此失彼且沙礫巨石湖底駁石恐人力難施是或一道不知開韓莊之山礮不過數十里

鑿梁城之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數萬俾此數十里之艱而日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惜此數萬之費而慮置十百萬於洪濤澤潏之中試一思之難易立見此御史高攀汪先岸所以力陳其便也況設關必須用石開鑿亦非虛糜俟工有次第則移利國驛於新開關口設道部官以綜理河務則倉事何港之之議可採也噫欲爲運道圖便計加河之役我其能無愧乎或者又以爲國家當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出多以東南會通河成似可無虞矣第一沙滯金龍之口河浮陽武之涯四百萬石將安挽之況事變之來更有出於意料者膠萊海運之策亦所當講與接海運起於元人伯顏用朱清盡以成元都燕故也我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十

國家卽元故都爲今部北有居庸亞間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而轉運之路淮安實爲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海運不通亦太平遺慮也先是成化中丘濬請元史見海運之利議興復而羅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載在輿地圖中較若指掌以爲坦平可見之行也然所以屢議屢革者不過動色於風濤耳不知海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彼其習知島嶼以濤泊審潮迅颶颶之期以爲趨避自可無恙且元人海運之所以有敗者以其起太倉嘉定通而北渺茫無山則宛避無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風濤或巨剽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池高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

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浮於水面北海之淺此其明証卽以運艘行於其間因其轉達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科臣錢夢阜建議請復諒矣然海運必通膠萊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其壩閘遺址尚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達宜巡膠萊訪其遺跡爲圖奏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遂宜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內有分水橋下多礪礪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達耳河成我漕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夫舟自清江浦至天津凡一百六十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有劉家蓬萊島沙門黑水成山諸險也開鑿將成會獻去官舉亦罷役今卽史高攀疏稱同知崔淳以父引體向爲獻奏疏治能道其詳且謂稱不過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它勞費二年可告成功此功一成當與河運通用便海者運海便河者運河亦禹貢供賦遺意且此塞則彼運彼塞則此運仍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亦屹然一巨鎮也蓋夫海運關然都重輕膠萊係海運通塞開膠萊役海運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十一

國家千百年長策在是矣乃難者猶謂海運之說似矣然

隆慶中王宗沐不當行之乎誅刺籍籍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至膠萊河中有分水嶺三十里未擊得無苦於力之難支耶是不缺天下有利必有害利一害百者當議革害一利百者當議興夫河勢湍悍適逢其怒亦不可知開河中兩舟難並而黃河逆過一夫大呼萬櫓俱停一舟連觸數舟並壞亦未必粒粒皆存也較之海運利害大略相半況膠萊河成又有海運之利無海運之害其中雖有分水嶺未整止是三十里人力亦不難施奈何各比三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抑又聞之霍輅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也莫若於河陰原武之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邠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如導河注衛冬春水平艚舟由江入淮汴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一說也黃綰有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狂馬腸樊邱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固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焉可免寧事高源淺流之艱又一說也周用有云治河壅田事相表裏田不壅則水不可治即治水如禹亦曰盡力溝洫而已今黃河所以有從決者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

人田無不壅則水無不治是一舉而興大利乎大患兩得之也又一說也夫從霍之議則可免徐沛上流之衝可無鳳泗橫溢之虞而運舟兼濟從黃之議則泰山七十二泉之水可導汶而入南旺五十里之隄可入斗門而固不至如日者徐邠之阨也顧宇宙不殊桑海多變刻舟而求難以濟矣今日所急者自加河膠萊海運之外其壅田乎古者大禹自玄圭告成迄殷周而封畫井如也吟塗道路皆水坊也無所事隄溝溝達列皆水治也無所事渠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灑河由地中行不勞而定矣今瀕河之地一望閒荒誠驅河南徐邠諸郡之民轉而緣南畝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就窪而為湖渚溝因水漱坊因水淫湖因水罄折而句於矩為湖為渚也湖溝多則方千里之水不至助河為暴反因之為利矣至於西北壅田亦不可廢晉三代盛時都冀雍米嘗仰給東南計賦所產不獨東南有也按禹貢百里賦納稅二百里納稅三百里納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咸取足帝畿往也田之說詳矣而沮之者勦則曰江南春多澇地脈淺若西北三春而雨珠矣十尺而泉達矣其何以耕不知西北非無水也秋潦降而溝澮溢無所以蓄水耳且其人不厭屨而履不耕祇而袖手誠令如江南之田分畦列畛盡取不毛之地而黍苗之則財賦所供諒不成東南猝然運道梗塞庶幾可無呼也我太祖時士卒饋運遼東渡海有溺灰者上聞之命羣臣

謀屯田之法後軍餉有餘海運用罷況燕趙齊魯之墟沃壤千里其利寧止遼陽而已噫黃河徒決不常捍禦之策言人人殊自陳平江而後荒度代有皆補苴其創漏無能爲國家經久遠夫惟有慨然任事之臣毋諉天數無執偏見毋私便身圖居然三過不入則何所爲而不成哉嘗聞江河之在天地間鶴脉絡在人身中河之爲患非卽脉絡之病乎擇人而任良醫之求也敷土淤川則鍼砭湯熨之法也乃人主則腹心矢腹心正脉理自無底滯漢谷永有言河中國之經濟聖王興則出國書王道廢則竭絕修德應之災變可除今河淮河工未卽又自陝西歸德堡以下至河州河潤二十七日乃復論者以爲屯膏不流之象神理譴告之符此各有所據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黃河

十四

非苟焉而已者伏惟我

皇上仰體天心仁愛深惟

祖宗締造艱難軫念痼瘼可開斷乾夕惕實心實政孝格

重玄流膏萬里則河伯順命海若恬波

祖俊運道與百萬生靈永享千林青雲洋溢榮光出河其

在今日哉其在今日哉

古今治河要畧

漢永光中河決館陶哀帝卽位用河堤使平當議博求能說河者待詔賈讓上議曰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蓋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竅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畢而居

之港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阻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無所排也今行上策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延多穿溝渠早則開東方下水說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培塿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竊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黃河

十五

壅卑不濟慮夫壘生潰潰生淫也河身者水難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應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應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柳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壘及推挽牽制鉗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州用木用絛用組之方壘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露水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固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勾倂也

丘濟有云古今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而其治之之術又莫出於賈讓三法蓋謂二賈不失其意也然以今之勢今之時致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行矣尋禹故道放河入海讓謂上策已今挽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據堅地開水門讓謂中策已今自雍西建鎮而下所經竟襄荆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在而是多與河流不相值安所分水勢乎增築堤防讓謂下策已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上堤更喜環島能約開水勢乎通魯之三法當事者踵行之紛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也疏用疏法而河流才常發矣去河之淤因而導之謂之濬也濬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也塞用塞決口而暴溫如故矣治而觀明故者

都御史劉天和堤防制

賈讓曰隄防之制起自戰國勢不能廢蓋難不能禦異常之水河底甚高水易淤且自三門下視而尋大之水非此即泛濫矣多淤河故也但不宜近河而宜

遠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殊可駭笑矣皆臨河爲隄河既改而隄即壞耳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及二三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及數十里者各一遺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舊隄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堤二重已經接合創築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凡創築堤必擇堅厚好土母用浮雜泥沙必乾濕得宜築堤每層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尺許母深取成坑致防耕種母仍近堤成溝致水浸浸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

選踐跡未露即仍以土覆之限內外柳株稀少者補之
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人耳通河歷年
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不一如地
勢原下隄即卑矣下者隄益卑而不平以漸而凡築隄以
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爲準然後逐段用平準法打整平準
法用銅匠時水浮木表上而後下橫各安小橫版置於表
上方卓之上前豎木表長半懸紅繩版而低昂之必
與上方上橫版平準以別高下凡上下間因地勢高下
高低反折深淺流急緩此以下開因地勢高下
而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否則貽患非小也但
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土兩端小橫木并前未
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俾端正而打量之人
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通河

疏濬制

實用編卷十

鄭集十

黃河 十八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簡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
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斯善矣狀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冀少殺
東流耳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
曹單魚臺之患於難歸矣不可不審也開河面宜廣俾
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
鍋底俾冬春水流速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
兩失之矣濬河宋人鑲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
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
夫役之數而約計就役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
層船四維各施搭板標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碇立
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

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若
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謂濬十不及一矣通河方舟之製
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八水恤愛之意寓焉通河疏
濬河泥必遠置河岸數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
隄者即以之成隄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
通河

工役制

實用編卷十

鄭集十

黃河 十九

河道工役頻年繁興爲費甚鉅在中州者堡夫卒歲用
工外河夫歲用工三月月給銀一兩皆貯於官而計日
給之故工役率妄冒多估止計所築所開所濬丈尺及
約用夫若干名用工若干日月而已今定興募工之法
皆委屬督夫累試及取土秤斤重慶遠近而酌爲中制
也凡堤創築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就近取土者高
六寸取土稍遠者高五寸最遠者高四寸爲一工此原
夫以節凡替隄則先計舊隄高厚若干亦以前法計算
計工河道開闢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開深一尺爲
一工濬河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
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築隄者亦折半算此原然後
通計工數以定夫數即所費大省而尤便於稽查弊亦
大省而歲有餘積每二三歲即可減免夫銀一歲以少
蘇中州之民困矣每役必盡地分工必各州縣內仍分
各鄉各里俾同聚處逃者即本鄉本里衆爲代役而信
責償其值通河每役五日即與休息一日如遇風雨即
准休息毋妨用工通河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

卒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同河隄鋪夫守隄防河所
禁甚重所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十百里外者
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塌損柳多砍
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為
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舖居民編當如糧役已定則將
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別差免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
易仍將本舖所管隄岸每夫盡地分管專令修隄植柳
時閱而勸懲之均為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舖夫便於
守視隄自固矣運河河務處一

植柳六法

一曰卧柳凡春初築隄每用土一層即於隄內外邊箱
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
實用編卷十

黃河二十

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番二小寸毋過長自隄
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
春初用小引板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
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一小尺許土
面亦止番二小寸

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
柳樁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板先從堤根密栽一
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番一尺許卻將小柳
卧栽一層亦內番二尺外番三寸卻用柳條將柳樁
編高五寸如編雞法內用土實平滿又卧柳小柳一層
又用柳條高五寸于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

先栽一尺柳樁平矣卻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板密栽
柳樁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
堤高一丈即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護
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網縷名為活龍
尾端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
矣北方雨少土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
者切不可輕忽河通明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堤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
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
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鐵最引板長四尺長八尺一丈二
尺數等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梢柳
枝如根梢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但下如雞子上

黃河二十

估枝稍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
道毋令搖動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番切不可單少其出
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
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
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
衝過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排草埽土
不猶愈乎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
費無極者乎嘗於雕州見有臨河四方上岸水不能衝
者詢之父老輩云曩者舊園四圍柳枝伐去而根猶存
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
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累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
即已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為子孫不拔之計即可

望厥效將來捲掃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其機織之有爲也堤埝等刀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裁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種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募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種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實用編卷十

藝集十

黃河

卷十

六曰高柳照常於堤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攆稅

蘭陽令劉亮采河工議

治河之工大端有二堤與埝而已所須之役曰埝手曰河夫曰防守夫曰厥夫曰編編堡夫所用之物柳梢蘇麻穀草榆長椿雜木小椿草艾等料埝手於近河居民選役其工食出于各縣頂補河夫一人則需築堤填出于通省州縣派夫多寡不一而縣各有定數調取而後赴工工食隨之計土方廣一丈高五寸給銀四錢每夫歲築九十方計三箇月得銀三兩六錢蘭陽原派堡夫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十二兩舊挖泥河厥夫一名劉亮

封止存銅走廟一厥用厥夫二名每名以二堡六之銀給之七村及馬坊管有堡夫四名看料仍餘堡夫四十二名後因堤填多堡夫不足丁用乃招鄰近居民每二人分堡夫一名工食共拾夫八十四名每月工食人五錢以其工食出于條編故名條編堡夫其後堤填又多乃于堤側招夫看守而赴府領河工銀每月工食人三錢以工食不出本縣而夫役出于鄉村故名鄉堡夫凡稱堡夫以其蓋堡屋于堤上而出處其中皆爲看守堤堤杜塞荒冗如遇水漲晝夜巡視以防決裂暇時令納堤上之蒿新議免其上蒿而止扣工食五錢冬三月春二月河患差少各扣其空閑工食如已領追解未領微解俱入府庫作河工正用所用繩麻出于陳許等州所屬之縣每斤價銀一分柳梢無葉者四十斤有葉者六十斤爲一束價銀二分穀草二十斤爲一束價銀二分榆椿長一丈八尺徑五寸價銀一錢五分柳梢長五尺徑二寸各堤採取不用價每埝用柳梢四百十束穀草二百束內五十束按艾三百條艾長十丈繩十條每條重四十斤長五丈以五十人拽拽沉岸下抽起行繩七條以三繩繫埝第一埝用銀八兩四錢五分人工在外築堤之制下濶上小而兩面一致者堤也後雙立而前伏地者埝也其計工以高廣相乘得數而分工每歲歲冬擇其堤岸或空捲埝或空築堤申連府道相度相同緣定人工物價徵發株辦復申督河以春三月修築以備水患是爲河工之築云

藝集十

黃河

卷十

潘鳳標法

一類濬 不類則不能成功惟知其當類而用之則功多百倍故後須用類濬法

一漸濬 不漸則不能措手惟知其當漸而用之斯為力不煩而作用不擾故始須用漸濬法

一因天用天 天有陰陽晝夜晴陰寒暑不同用也識其機而用之則民不勞而功用大

一因地用地 地有剛柔原隰南北高深不同用也識其勢而經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一因風用風 風有東西南北緩猛順逆此用之妙乎天者也如西風則濬東岸之土因濬而激之使潮南

風則濬北岸之沙隨濬而摧之使寬但得岸頭一壁

則兩岸日漸剝落故人之力能搜十丈之寬而水與風之力自能搜百丈之濶矣

一因水用水 水有高低緩急專分深淺此用之妙于地者也知其因而用之千水漲也可以隨濬而濬之使

寬於水消也可以隨濬而濬之使深一年之內大約三漲三消扒盪之具亦各以三次用功俟水既行于地中

自不勞而就下矣當是時也人之力量有限而水之力無窮人能濬一丈之淺水自能衝十丈之深矣

陣濬 陣如兵陣之陣法用濬夫二千五百名為五伍

行列編為五十隊用淘沙小船一千木筏七百五十人各一船兩共一筏又用定濬標大木為領將五伍船

鐮鈎掛其上先將船鐮編為一隊次將人夫點入陣內

乾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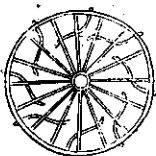
二五

聽金鼓旗號齊力扒濬凡遇淺灘量其長短濬狹布之或因風或傍濬一日可濬二尺五里計工一年可一千里

神濬具

如意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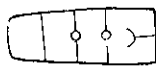
自二單輪天輪至三文皆可



單輪係舊制夾輪高二尺八十厚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高一丈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寸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錫

二百以鐵為之重五斤長竹柄



每件鑄鐵鑄齒如樣長一尺五寸頭濬四寸濬六寸仰掌濬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廿一兩可辦

實用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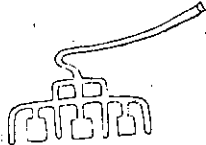
乾集十

黃河議

二五

大開口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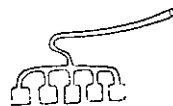
二百以鐵為之重十斤連梢毛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長二尺六分下區上方用鐵管柄連毛竹柄該銀三錢三分計二百件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濶齒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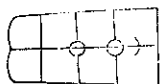
一百以鐵為之重五斤長梢毛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寸鐵齒長三寸六分下區上方用鐵管柄連竹柄該銀一錢六分計百件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挑沙大鐵

二百以鐵為之重十
斤毛竹作長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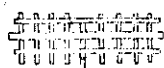
每件如前式
中多一梁為
重十六二百
件計銀八十
四兩可辨足
四百人夫用
之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雙抱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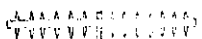
二百以木為橫梁鐵
齒長毛竹柄



每件梁長三
尺徑五寸兩
旁橫梁徑二
寸鐵齒八根
穿過兩頭露
齒一寸三單
中間各空一
寸連竹柄共
長六寸

挑泥扒

一百以木為橫梁鐵
齒連兩竹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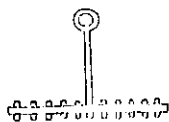
每件梁長二尺
徑四寸齒厚一
寸二分或八
寸十齒連用連
竹柄銀一錢六
分共銀一十六
兩可辨

黃河

廿六

短抱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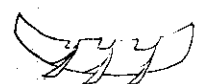
一十以木為之柄尾
用鐵圈或蔑圈



每件梁長三
尺徑五寸齒
用八根闊一
寸十分厚一
寸穿過兩頭
各露一寸鐵
齒四道保實
堅木為之共
銀百兩

挑沙鉤

一百以木為之鐵齒
長竹柄共重五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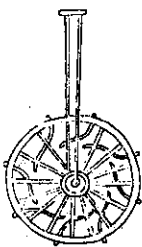
每件長二尺
闊六寸厚一
寸六分每鉤
用鐵三片連
竹柄銀一錢
二分共銀一
十二兩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法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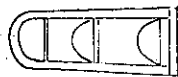
一百以堅木為之鐵
片為齒柄木為柄



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
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
六錢共銀六十兩

大推沙鉤

二百以木為之鐵齒
重十二斤長毛竹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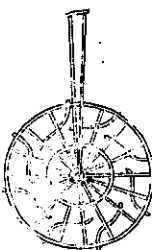
每件長二尺四
寸頭闊八寸根
闊一尺厚二寸
每鉤用齒二對
鉤面如船底形
該銀四十八兩
可辨

河五

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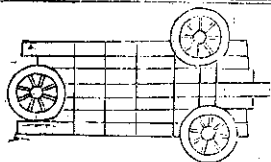
雙推輪

二百以堅木為之鐵
板為齒柄木為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
寸兩邊帶開沙泥六錢
共銀六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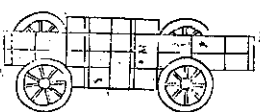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



十乘以木為之輪用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高一丈步
長二丈用
水自滿止
拾二錢收
拾二錢轉
每車該銀
一十六兩
一十六兩
六十兩可
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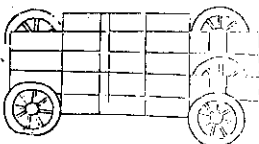
瀝沙輪



十乘以木為之包裹輪如前用四隻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
身長三丈
六尺闊一
丈二尺闊
下用二層
割木板餘
如前該銀
二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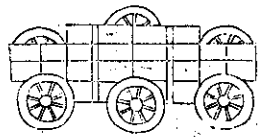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



十乘以木為之五輪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
身長二丈
六尺闊一
丈二尺闊
下用二層
割木板餘
如前該銀
二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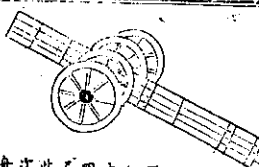
常轉輪



十乘以木為之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
身長三丈
六尺闊一
丈二尺闊
下用二層
割木板餘
如前該銀
二十兩

開沙槳



十乘以木為之四輪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
身長二丈
六尺闊一
丈二尺闊
下用二層
割木板餘
如前該銀
二十兩

瀝沙筏



十乘以木為之筏用杉木二十根每筏用夫二名

初筏可耐火澇
畢可更他用每
筏用銀一兩二
錢五分頃濬可
用萬筏該銀萬
二千五百兩

淘沙船



十乘以木為之船載濬夫一名厚板打造

用大淺船載
不足於用淘沙
船名最妙價廉
可多置於銀一
兩分今漸濬用
千是共銀千兩
如頓濬可聽加
至萬餘

吸沙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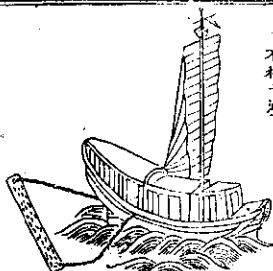


三百每杵濬夫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為之

夫毛竹每根
銀一錢每杵
并橫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共銀一兩此

江報

一千以鐵為之大船方可不逆
而自是用斯為妙矣惟利于順
不利于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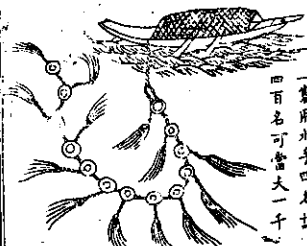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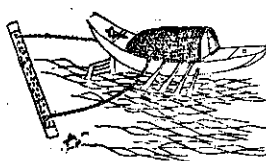
百節帶

一千以木為之每知一
一裝用水手四名該
四百名可當大一千



混江軸

一千以木與鐵為之軸隨其
以為妙順漸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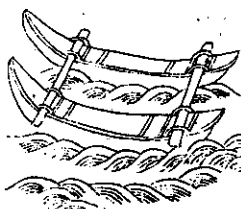


河工

三十

伏波艇

三百該水手六百名夫
六百名達節具全即此
一十二百可當一萬



江帶

一千以鐵為之重難斤

定波鏡



開江犁

三百以鐵為
之專利于漸
不可輕用于
順

有二一以鐵為之
一以竹為之與常
用者同在乎隨宜
而用之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河工

廿一

驢山鞭

以竹為之



千里健步

二千以木為之用板
水信千順其妙

夜遊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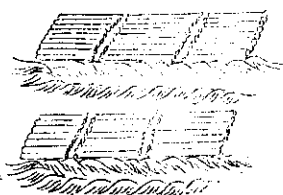
一千以木為之可備
夜海惟利于漸不利
于晚

開口鐵杵

一千到連竹稍柄

打河船

一百水手六百名



鑽泥船

一百以竹為之水手
二百名



實用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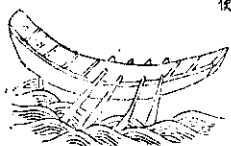
紀集十

黃河

廿二

八將米船

船用八漿共二十隻
水手百六十名備差
使



四漿船

每船四漿用一百隻
水手四百名以備領
濟

統江棹

一百以木為之制似
被河挑用水手二百
名夫二百名

長柄鐵扒

一千付連竹柄為柄



潤昂頭

一千付以竹為之
竿用二



短柄鐵扒

一千付以竹為柄



窄昂頭

一千付以鐵為之竿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三十三

梁斗標曰甚哉河之為害大也余戊戌春偕計道經
宿遷過石橋見泉石藏之間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
將來矣獲果然庚子秋北遠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
望平湖頓瞻

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檣慷慨壯懷恨未即搽番鑄往耳
此入北寺閣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所夕圖為弭患計
盱眙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因著論而以前人
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萬曆壬寅三月上浣日謹撰於金吾受書處



地勢論

地以理言之為條理合之為文理關之謂乾闥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謂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以勢為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國都方部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審曲面勢故回面內向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失勢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盛于東南黃河圻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後改而趨南干是東南盛矣蓋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崑崙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夷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其餘氣為東夷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龍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由關中出至太華伊闕是為洛陽南絡發崑崙遠東南實用綸基十

而行至大嶽山其背為西戎其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涇渭交駁而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強漢之盛都焉自關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產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

太祖

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于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斤而門戶疏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為峽南北分水建瓴而下海內無雙表以泰山沒以東海決決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為制數要以孤懸而藩垣不密直達而根莫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益地靈聚而地險輕哉北條劉

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庸斯爲極盛
由前則帝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荒物
也北平之都自遼而元開我

文皇帝王氣鬱鬱垂八百餘年與周京漢都相輝映矣南
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東以三峽拒以瞿塘亦
一都會也古史稱顧項高陽此之自出鴻荒渺邈未可
明徵其後昭烈偏安曾不足以當鼎足將天府之國不
若通都大邑耶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南粵閩
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于抄竊未既南渡乃都臨安
至若六朝通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

明崛起肇基句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開闢之始也儒
者若潘漢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徒競

寶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三十九

近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識者四顧山河俯仰
都邑謂冀州自雲中上黨轉換而來三而繞河東北阻
海包護重臺堯舜禹舊都也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並
所宜且河從而南氣大洩矣無京氣非正結下沙轉必
藩籬卑薄而河之南徒與冀同之長安古稱四塞之國
素傑有取焉然貢輸艱辛後世費冗河李既失左有爲
虛即今能處之耶洛陽天下之中泰岳翻身顧祖東海
外蕩江河前向羊庭賢竊疑聚有因顧今河從斷其來
脉者三矣而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大峨而下至
於五嶺環抱中原性無南向則吳越閩信爲偏霸之居
無疑矣今之盛地其惟金陵乎天塹長江護持不少舟
車會集財用易輸世恒言江左不得爲宅中偏安不可

以圖大晏安于建康之說而不能用建康于天下也安
於建康者但知守江而不知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以
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鎮江而揚州而淮
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
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
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

諸水合涇疑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
於淞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
陵若用於天下則徐祁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
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
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

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

寶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三十九

皆金陵之門庭帝藏云耳雖然莫宅銘之基者兼營洛
邑襲漢光之業者姑後長安今燕京泰山帶海非金湯
之固而首善之區乎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
口永寧居庸爲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限
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絕
之防甚疎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銳
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遼城西北之年山保州西北之
相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巖與大石舅民防治
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
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步順東至任
丘二十里川野溝溝舊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
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坪岸

集水淤潭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荒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勞更盛未易進矣乃建康徐淮臨德之間第當練兵儲將以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朝廷心也精神聚會以通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骸充飽而外邪不奸故正君以正朝廷使京師無失其寶舉天下還于指顧之中而聯為一體無復有壅閼者斯亦司事典者之任乎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十終

南卷十

元集十

貴口

四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一

元集

時昭臣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沐寧臣張復編次

薦舉辟召論

士有學至而君求未有求君者也四岳揚天子之庭三聘下耕夫之野盛矣周制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一以德行道藝見推轂代而降也行舉恐失真一之乎射策言揚疑有意重之以糊名上下相虞文實相冒隆古之風替焉我

太祖收攬英賢光輔大業宋濂首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

選深當聖心行之既效儒臣請設制科上覽試義厭其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十一

薦名

一

詞複設而罷罷而復設始終以薦舉辟召為重而後乃漸重制科至於今極矣今上士無論如臣之輩豈德堪輔世假拔始以有行義呻吟吟佔俾迎合主司重而習壯而售或思身世兩濟則操刀乃學割不然利祿而已矣其高抗不屑于棘圍惻惻不憚于文藻者非藉夢卜旁招將志寢觀光述甘肥遯而國有遺賢之嘆荐舉辟召胡可以不行之也夫深源書空終南捷徑薦辟者豈盡無虛士哉要之以德望求勝乎以文詞試也何則上異招下亦異應校文者窺精神於筆藻猶射覆耳士業以文售即明試罔效誰任其咎惟一軌之德行鄉之人得指議曰某也良某也不良固難以空文自飾其舉者必且審察于初規正于後以避濫舉之罰士亦爭副所以

真才出矣然則罷科目復鄉舉里選可乎曰今所望

辭者以非常之典待非常之人疏論隱論而不違時制

日可見之行也文之漸入久矣

初有大誥教民榜禮重者宿互知下業一循古司徒之
教而後使之相舉則舉不易方官不失德即罷科目奚
不可今舊典湮廢一切相係相受相勸相糾之誼弛而
不張民且不聞三物爲何事安所得賢能而與之千里
一賢間行群召可也嗚呼瑟必更張而後調治必更化
而後善

太祖監于三代養士待舉遂用以寧儼

聖天子監叔世之教率開創之謨漸其根食其實士有從
風而化耳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二

取士議

史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大簡過其取士之方不
外九德三物漢末遠古既令郡國舉孝廉賢良秀才明
經而六郡良家子弟又各因材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
科外間嘗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
存什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前未
嘗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浮薄島未嘗
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議入粟實邊孝靈西
邸益浸淫島世祿不世官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閭閻
魏文定九品五代治襲唐猶不改賣游子弟徒以門資
取優望世風一變士習愈下雖畫彪劉毅陸贄楊綰歐
陽脩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改士

三

天啓休明運鍾

聖祖起濠梁濟西夏諸所扈從皆鷹揚虎眈如雲如雨猷
猶側席幽人鯁之車乘貴望於金華青田鎮江壺關信
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科甚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才識兼人等科有稅戶耆民入
仕例而薦辟特重或遺廷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旁求
敦請應徵至則處以禮賢館宋濂劉基及授守令正字
翰林四輔等官洪武元年設天下賢才至京校以守令
良恭勤儉爲本三年貢四輔官以嚴至國府訓導陳也
爲翰林編修三年貢四輔官以嚴至國府訓導陳也
官惟缺冬官未得人以本等官爲夏有不願仕者
賜還鄉及是後召至便殿召至便殿召至便殿
文筆殿大學士胸等司詳以爲已定科

牌與進士歲貢爲三途以並用進士做古賓興三年大
比分經書論語詩表判策三試之以觀其師聖賢賢王
體國憲緒古經世實學酌文質之中而用之舉于鄉則
籍治天府錄其文以獻備計上春官試如前中雋
子親策于廷定品題明日皮弁御 正朝諸文武臣朝
服班侍殿傳

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摩臣拜手賀曰天開文
運後登庸其會試不中者令肄業國子監俟再舉
舉不第以監生資入官 國初歲貢無定額選舉資學
行俱優者赴禮部從翰林院試試中補國子生
今歲貢必由州縣重學業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
止瑞澤無過一名中選者政司親轉行按監生
察同覆考填完歲貢開進士題詞諸差人送部
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取士

亦出簡選取民間俊秀通文義者以充及生員厚重端
秀者送京考陽嚴監規務明體適用以須仕進吏員例
選舉民金充國初令司說司吏許各除貼二名其後
監獄典典典主案錄兵市民不得預役滿赴京參撥
諸所授官初多由 親擢洪武二十六年始定選法文
婦吏曹武端兵曹文有類選有抄選有引選有選
化二年提准每朝觀年陳選成化五年奏准有選
就文淵閣進士考選洪武間分置近侍衛門永樂
止開門前考選洪武間分置近侍衛門永樂
實取行內考選洪武間分置近侍衛門永樂
成實有通經科道亦將選授人下第似得授職滿
武官有流有世世官九等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
戶府衛經歷司經歷司經歷司經歷司經歷司

流官五等 各事三等正副指揮一等凡提督審勘
軍師色宗枝裔赴 內府比對貼黃然後請
旨蓋當合

祖宗制度觀之文武夾雜科薦薦並行正雜咸用宏謀曲
博大補詳遵行日久寔失初意過始右文於武武以文
故嗜輕重科於薦薦以科故斷廢舉吏胥不得齒縉紳
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矣自非率由
祖制其何以廣新猷而收馮翼老德之用乎夫法
祖者非徒法其法也法其所以法也所以法者意也我
太祖之意曷嘗一日不重薦辟哉故始以洪武二年開科
六年即召停罷列今有司察舉賢才聯選之詔有一歲
而兩下無間歲而不行十七年春頒科舉定制三年冬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取士

即詔選秀才人材十八年復詔舉孝廉十九年詔舉經
明行修練達老成之士二十二年徵天下名儒備述禮
樂職掌 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文華殿選舉宗室
直文華殿傳講軍通儒說民明 洪武二十六年
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文華殿選舉宗室
聖意所重良可知已且科目之設非獨論文要以敷實
故建學于先開科于後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明作人
必始於學校也育良才也題本經書尚宗註傳明作
本註經義以主程氏公羊家法弘治間張居正
本註經義以主程氏公羊家法弘治間張居正
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明作人必始於學校也育良才也
六藝兼習 科目分三場而五事兼試 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明作人必始於學校也育良才也
也而又禁四六之文定社學之制勒以碑手學序以示遵

守良法美意森然具備

文皇繼之頌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於天下學

列聖相承代有謨訓

皇上御極之三載換給提學官勅務崇經術敦孝弟廉讓

諱諱於文體是釐正欽功今甚服而得人寢不如

國初何也由主司因循時尚未深察

大祖之意也

太祖之意原因文敷行而今則徒以文原以科齊薦而今

則徒以科是以業舉者連編續牘月露風雲或通於經

義而後場多疎或名為學究而實用罔聞又其甚者名

掛孔孟之籍而陰附諸子百家為高割裂釋朱之語而

擬拾南華西竺為奇放言恣論蕩行弄檢以之家修則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心術壞施之廷獻則政事廢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

人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遭負蓋非有參驗之詳

觀察之可賴也嗟夫 國家設科為羅才計也乃猶不

足以得士又況于歲貢監生吏員武弁乎歲貢鄉以郡

邑之彥肆業成均食號得人故宋禮部尚書多暨立

途窮循資選授放職鮮有偶才入成均者矣大學風號

賢關往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師遠

用是與何者錄於選也自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

於是素封之家擁阿堵而雁行課業傲書曳白請代涵

養設施顧安所冀且中書清街也半為此輩龐雜太常

典樂鴻臚司朝儀也實為此輩營充兩園成市莫此為

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擢吏故與士大夫無

甚異 國初以身家無過嘉善者勾充其清憲府衛州

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意迨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為

探幕監當堯庫之職非保舉不得為州郡宣德正統間

徐晞兒鍾離登八座領方面狀婦奴顏閹振矯有敘遷

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狀者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提

控而下至于吏無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襄

馬之子與市賄之人蟻營蠶慕巧者輒弄其刀筆竄改

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 國初武臣嚴比試於世

宵廣招株於俊人故將才充斥後武學之建徒具虛文

武舉之科解額實用所取者惟是官舍替襲乃新官不

比試舊官比而不嚴致令統將憤帥縮胸不堪廉恥相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冒如金吾羽林等衛

天子親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招搖作奸貧者孱弱

權權尤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關方台

綏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噫自薦

辟廢文有三品以取士而所重惟科舉武有兩途以取

士而所重惟世官然皆不足以盡天下豪傑國亦何

賴焉愚以為求目前之弊則科舉之法空中也圖經久

之規則薦辟之制空復也今議科舉者曰曉變異說矣

嚴生員降黜之例矣重主考分經之選矣其法可謂詳

密然此皆防其流也未清其源也今夫五尺童子騎語

柱下漆園桑門琳室謬解含珠神倡滿紙津津自謂上

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怪輒命奇類薦紳先生鳴道率人

亦藉此為金錫巧度彼尤此茲轉相成風愚竊謂其於
臨場考校而不禁於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
其先資者也禁於書生小童而不禁於學士大夫非禁
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將復社學教民小
學孝經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人如曹端魏驥等躬
行訓誨為如山西廣濟州學士教人子弟躬行實德
實德其都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宜設督學有司遂委
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閒歲一至事煩日
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宜令數數責之有司考覈付之
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陳遂之清方每歲
縣令舉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
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八

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簿規行非上等不得應貢舉
成化中勅擬學等分等所屬官備錄諸儒生進業為三
等德行優文學優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無業為
事稍優者次之即經義優者事次之等母得優貢又嚴諭士
大夫雖解官歸母得好仙傳鼓其說以惑人夫然則日
改月化新婦淳龐本源既清未流自挽誰復以鈞棘之
譚異端曲學之說為主司應者時遇大比校藝尤宜嚴
慎務在遵
祖制發明聖真期通于用毋輕收奇偶恐開異教之路有
不率者總以近日題准事例仍多方採訪必得名儒碩
德為解額北行之鄉試鄉試既行行之會試會試復然
進而廷對有忠諫即錄勿以批鱗故格不工聞肯宋
嘉祐中蘇軾報兄弟應制對策語悻悻胡宿欲黜之帝

曰以直言策之以直言弄之人謂朕何命優與轉官
國朝羅倫策引程伊川語入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裁去倫不從直聲
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夫士懷忠信待舉棄有年矣倘不
此時吐露謫更待何時此不當亟收之以獎勵士風也
至歲貢一途在今日尤難必按與選開行文與行遞收
今士負雅操具俊才者錄之雖難而教養之待其材成
而後官之監生則清閑納之積弊吏員則祿市井之下
流而一於選拔有異才不難破格擢用令得售其所長
而勉其所不足其武臣之選亦須嚴重無論新舊官一
遵 初制比試申馳射使鎗不中之罰內外官舍應
選利便者鳴鑼二聲為發凡三射畢一人輕向此鳴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九

中五年一考軍政必量才力狀後果以屯印毋令囑託
者得賈緣其間武舉先韜略次騎射要求實效毋虛文
如是則師師濟濟與桓桓起起交相奮厲亦庶幾安寧
長久之術哉猶未也科目祇以待中材也監生吏員祇
以宏器使也武臣督襲以先世汗馬故也欲求經久不
易之策必也復行薦辟乎下令廷臣藩臬百司諸長各
舉所知必德行通熟卓犖有聲當世者乃以聞得賢受
上賞救賢家顯罰重申連坐之條使不肖者不得玷薦
刺大賢起以玄纁次令有司勸駕縣次續食至京引上
聚賜見訪以經史時務簡 旨即不次擢以當顧問獻納
或監司著作理財識訟布列庶位其將才保舉別薦人
司馬過告聲餘今訪林莽中有雅負幹局膽力

暢兵事論議縱橫者錄名以聞核實收用如試有顯效

廷舉王示酬不則罰如律則泉俊勃敵之士特開風興

起于城其有託已蓋取士而由薦辟果以行不以文以

賢不以世以禮羅不以財驚較諸文之科貢武之業替

併諸離流其得人又何如者抑固是有慮於古今人

世士雖其行自僻已嫌客難賓戲解嘲嘲雪慨之唐藩

鎮猶得辟士於昌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

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見投贈自試則士輕

棘院壁巖則上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彬彬多賢

也胡可得哉我

太祖嘗曰鴻鶴之遠舉者有羽翼也破龍之騰躍者有鱗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十

鬣也人君之政治者有賢輔也噫誠欲賢輔之與也舍

薦辟吾無譚矣萬曆癸卯五月望日梁斗輝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一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二

元集二

肝貽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肝貽臣姚允恭編次

薦辟人物

臣聞天至神而因日月之光地至靈而因山川之化聖

人有萬人之德必藉資於俊賢三五以來未有不得士

而興者也自胡運既盈種粟充位束帛鮮貢於仁園別

翰高翔於雲漢國空無人矣我

太祖奮起布衣揮戈濟世知士不可以權使而可以禮致

也彌天張羅卑躬求輔於時若友諒士誠輩據土稱尊

物力衆盛然彼漁色而我漁賢彼獵財而我獵士用龍

受夷羣醜其與勃焉猶且藉寐苟求弓旌載道絲麻嘗

削之收不以時平遂報故士爭來時自奮師師海濤史

不勝書

列聖嗣之代備芳躅野鮮飛冥之鴻朝有覽輝之鳳三途

雲進羣策畢收中外鉅細蹟人人殊有如三光照下四

極承施而乾坤藉之以不毀也夫君以捐軀為盛德士

以曳尾為高標貞女嫌於自媒聖學卑夫子祿唯應聘

而起者席珍以居得時乃駕於士最為高等薦紳先生

侈言之梁斗輝特為作傳其猶有先進之思乎

薦辟人物考

薦辟古濃亦

國初制也自科舉行士競藝文爲羔雉薦辟寢以耗廢維世者慮焉曰嗟乎昔五正置於朱宣九工開於黃序朱宣少吳氏五正即五官九工即九官幣聘起莘蔡嚴以上德承火德色尚黃故云黃序宵衆所歸來矣爰及成周以鄉三物賓興登賢書于天府惟德行道藝是獎是崇漢舉孝廉賢良方正則尚行諒茂才明經則兼才學蓋猶古意以故其時董仲舒一代大儒哀然爲舉首申治轅固蒲輪相望桐江一絲繫赤符於既墜南陽三顧燃火鼎于再炎魏晉以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無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為先蔡舉辟召間亦嘗行降唐而下專重文辭試始于武則天實用編卷五 元集二 薦辟考 二

明興

高皇帝寤寐英俊以開治統下金陵命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又設文武二科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攷經術觀業試書美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武舉先編畧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令有司申勸豫及時勉學以竣舉焉洪武元年遣使分行十道訪賢哲隱逸下詔書念山林抱才德者隱而不列語諄諄若曰有能從吾游者吾尊顯之以風五三年詔開科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相副中選者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超處者顯擢六年又以科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令舉賢才先德行後文藝又諭吏部命有司採舉禮送京師十七年復科舉法是年冬卽詔天下舉

秀才人才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者開州里之人以充從鄉里保結命有司驗實益科薦並行十九年詔郡國舉耆年宿德母徒拔少俊觀後恩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藩臬中錄用是時輪旌玉帛交馳於四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體上意舉所知以備採摘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用也王律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用也桂彥良以徐本薦擢正字劉三吾以茹瑺薦除左贊善開齊以安然薦拜尚書方孝孺以吳玘揭傒薦擢漢中府教授天下士應徵至者如響秦從龍自鎮江往孔克表自溫州往陳迪自寧國往梁寅自臨江往陶凱宋訥劉崧之儔解次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各實用編卷五 元集 薦辟考 三

實用編卷五

元集

薦辟考

八見命生吞取至若陳遇之薦也以秦從龍郭傳之薦也以宋景濂稱拔茅彙征焉其以元故臣寧或不肯仕者顏子中也以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去就不同堅立各異然一時譽起與傑而耀光明如機沉學博則基濂擅其宗文章忠節則稔孝孺爲之伯其餘諸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惟風潮運實惟嘉類斌斌盛矣時又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片即擢不次立賢無方如此建文初楊士奇波薦起爲翰林預修高廟實錄已又詔舉優通文學之士拜唐愚士爲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孺薦也疑舊又薦錢芹拜行軍司馬靖難時愚士先已物故芹得委命軍旅亦庶幾無負哉永樂中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

士學伯昂參議山東周文侍讀翰林以老勅休致陞辭
賜坐與語良久已舉南交士人甘潤祖輩十一人同知
諒江等府勅書賜勉物色委奏文選上註物色閣下奏某
若委奏用賢暨方外矣洪熙中建弘文閣命舉老儒侍
燕閒脩清閑楊士奇以待講士進儒士陳繼對策義復
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各召用文閣事又舉員於儒
賢除御史累官副都宣廟以英明踐祚下求賢詔出
御製荷蘭操招應詩示大臣以風意懷德時所徵士有
范希正盧忠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敏誠篤才堪
撫民巡檢譚復薦之命召用因曰范仲淹常言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
堪師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當補伍上曰與其戎伍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

薦辟考

四

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擢為太平府學訓導自正統間開
採用事進退人才之柄移於中官及景泰中訓導吾豫
臨川聶大年皆以徵至其絕無僅有者乎夫何豫為邊
吏休養既於關支方荷續食遠歌夏豈當事者之過
歸天啓休明曠典未墜英廟後辟詔處士中有學貫
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於是閣
學士李賢等薦臨川吳與那達行人奉勅書幣聘至
廷見問勞有加授春坊諭德辭不拜賜璽書送還近世罕
觀也成化中巡撫粵東朱英布政使彭韶以陳獻章崇
行可追古人交薦至令就試吏部授職辭疾不赴疏稱
母老乞歸養情至懇切上校檢討子告籍紳學士翁
然推尊之蓋嘗諦觀祖宗朝有訪舉有保舉薦啟公

之諸司選任專之天曹而又以所舉之精濫純駁驗舉
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絃於法而受舉者適當其才
無論章縫上士雲蒸龍變沐恩數而展其奇即不流異
品亦爭自劇濯為君子為名臣如葉泰王與宗隸卒也
而名著岳牧兵印郭傳繼流也而並列華津徐與祖厨
役也而直拜光祿卿武時人皆洪况鍾黃子威以吏奪守
蘇松為鎮徐曙皆歷官尚書天順時人自資格拘
而士始東於途安望浮人如國初之盛我且玄經鉅
典也天順一舉遂為朝陽孤鳳主靜如陳獻章猶欲純
以試側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聞起以安車遂令二子
老於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儒士潘辰以廷臣
薦授待詔歷太常卿時王恕柄銓衡多所薦拔儲璫疏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

薦辟考

五

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竝列於三途自科
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廢矣夫三途並
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專於文辭今舉人無
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
尚浮辭不修實行真才不可見也其令吏禮二部備
按舊典開奏舉行有真才實德不次擢庶士士向風改
行內外得人為惠民致治之本其勤於登額蓋如此然
終四十五年之間被薦惟文徵明自生葉初學生王良士
又不以公卿處茲當年甲第之士接翼青雲乘薦集不
為多雙鳧飛不為少耶隆慶初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
孝友睦姻名實相孚者請授之官時趙蒙吉四川張弘

道南直學領呂港陳西並薦授國子監學正

上孜孜求賢允察適越用賢之請召舉人鄧元錫劉元卿副王之仕陝西授以官元錫病不至授待詔於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涑薦布衣章潢而黃梅瞿九思以舉行薦於直指徐兆魁鳳陽李呈芬以儒將薦於周御史盤田司馬樂今巡撫郭子章特薦西蜀舉人來知德上嘉獎授翰林待詔辭不就蓋異數云愚嘗上下二百四十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途者俱不乏人然國初卒以用之卒以教後或荐而不辟辟而不用而不能建功立業此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士者以文章爲甲乙柄銓者以書判爲得人而泉岩隱遯之上或方而少圓或魯而少文或率其恬澹修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 辟薦考 六

舉節自重士習之美超前振後邇年公猷大臣俱出甲科百司小吏皆由貢舉故仕途多奔競之風俗尚廉廉耻之節皆入習泮鮮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詢祖宗舊典科貢雖不偏廢徵聘亦特舉行則挽頹風植名教端其一助今諸臣若曰鴻儒碩學甲科羅之矣雖下求賢之詔恐草莽無賢可舉也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踰伏豈有量哉伏惟特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材授任如不願仕亦如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人有矜式則不惟人材振作士習返古而我祖宗之法又於今有光也蓋斯議其鑿鑿可行者乃說者又謂人心不古奢欲舉科而暮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千舉如繇賦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覆墓上以廉取人則故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累德行而罕取其文含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噫是固然矣不曰名者實之實乎好名而矯強爲善猶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也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耶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固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於矯行何嫌於好名又何疑於千舉哉其間萬一有爲行欺人家修廷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

辟薦考

七

主選生之條執敢不畏詎可以不肖經人而廢先王已試之成憲哉大抵荐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無弊然荐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或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已有左驗而國初所用薦辟之士類多策駿派鴻柱石當世榮耀史冊按成法而行之是在今日謹述其行誼勸猷最表著者次為傳其軼不可考與薦而未錄者需後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少通春秋能文長務理學尤長於天文兵法舉元進士丞高安稱廉平以剛方不合去嘗遊西湖見西北有異雲起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為行省都事基建議捕斬國珍行省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三 辟薦考 八

請撫駁基擅威福竊管紹興已方氏橫莫制行省始悟欲復用基度時終不可為棄官歸著郁離子十卷客說基曰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提括者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為守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生平念國珍士誠所為謝客去會 上定括倉指乾象曰此天命也球矣以 上命來聘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適陳氏入寇 上問計基言宜領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擊取威制敵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然其言卒破敵時友諒走洪都基言降中將胡廷美下洪都因母喪歸至括倉若張反指授諸軍賊遂擒方氏業畏基遣書致禮不受使人白 上上令與通問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貢還京道出嚴

州適吳冠至李將軍欲遣擊基曰勿擊不出三日賊自走可成擒矣比三日果然遂擒賊東陽當是時漢吳為敵眾謂魏湖地饒宜先取基曰士誠自守虜友諒據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洪都 上遂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質未決基密謀移舟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滅漢還 上議取吳叔中原基密謀居多上戊中大統曆因榮感守

心密奏上罪已回天意又疏請早定法制 上督責李丞相基言善長熟讀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善長欲害汝者數矣汝乃為之地耶汝忠勲足任此基頓首曰臣驚鈍豈堪此大任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因慨然曰使任其責掃除吳僭一二年後寬政可復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三 辟薦考 九

上每感陽基居守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細網振肅而後惠政可施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殊彬由是與李善長大忤遂求退 上手詔叙基勛伐召還欲封基基謝曰陛下天授臣何敢叨天功固辭 上因卜相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基言三人皆不可三人恨之 上加基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老先是基遣子璉妻諫洋婢隙宜設巡檢司又言郡縣虛稱吏當治皆不關白中書得旨即行胡惟庸著省事初基請捕璉會海臺通政府計基欲得王氣地輟移巡檢司諫洋論成 上不報惟奪基祿而已基走闕謝罪乞留京師已獲賜告歸又手書慰籍未幾卒病時 上天文諸書鑰匣中戒子璉勿動且勿習服關馳上又

上問遺言願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宜與京師
形勢聯絡比計至 上果遣御史李鋒索天文諸書
奉圖授使隨見 上校考功監丞已晉御史中丞次子
環爲閤門使後環爲建文帝難基與同郡葉琛章滿金
華宋濂友善同起薦基及濂尤著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六歲能爲詩歐長文學警籍甚初
爲元翰林國史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與劉基等
徵至金陵見 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召講春秋左氏傳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
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 上諭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
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類

陛下留意已乞歸後徵總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實用編卷上 元集 碑薦考 十

上問史祥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人休符不于其祥
于其仁 上嘗言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像朕謂國
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仙而方士至
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天下有不平乎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史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已 上坐西廡令講大
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仙好
邊功民力既竭竭以重刑爲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
則邪說不侵與學教民則禍亂不作刑罰非所先也
集歷代奸臣事爲奸奸錄今時太子諸王又命纂大明
日曆擇言行之大者爲實訓原 上之濂待
上日久多所陳諫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

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一旦受職任事不敢負 陛下每燕見詢舊章講治道
甚修悉至問廷臣咸否第言其善者詩文每寓忠言
上喜其善諫嘗廷舉濂曰景濂事朕 九年口無毀言身
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可謂賢人君子矣已致仕
賜緡綬 御製文集 上曰嘉卿忠誠實金石故以賜
卿嘗著論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
愧而已繁辭後說道之故也尤篤於倫品與人文和易
任真內誠外起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
衣蔬食無異貧士不爲子孫計富貴自少致老耄嘗一
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開門築述日本使奉勅請文獻
百金不受 上問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吏金非崇國體

實用編卷上 元集 碑薦考 十

後因孫慎坐法論必遂安置茂州行至夢平
章濂字三益龍泉人士辰斬黃妖冠犯龍泉執從子存
仁溫憐其幼請代賊聞之大喜問計濂正色曰奈何爲
此滅族事賊怒併執溫濂夜給守者得脫某里兵擊却
賊屢有功授官皆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闕唐子同劉
宋葉被徵至建業 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海內紛
紛何時定乎對曰惟不嗜殺人能一之已乞省母病
歸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令濂守處給餉平荆楚
荆襄故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其言胡深兵入闕陷沒處州錢變命以副使鎮處州
辭曰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事最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即宣布詔旨軍民咸悅誅首叛

實用編卷三

元集三

萬壽考

十二

者餘悲解青田福建冠合攻慶元龍泉溫守禦却賊若陽賊寇陳邑遊平陽瑞安傳道令子存道合擊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成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斬惟淵以徇溫州平令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入見上諭羣臣曰溫雖僭臣父子宣一方寇盜悉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上立詔文忠如溫策溫賊降授元帥還守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曰叛而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洪武元年晉御史中丞溫裕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曰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庶耻使避而不

實用編卷三

元集三

萬壽考

十二

國士越國公胡大海克處州琛避走建寧既而還麗水與基溫應聘至建康處禮賢館講明經史訪論治道擢營田司僉司尋知洪都府事有吏才善輯撫兵民愛戴之後陳友諒圍南昌祝康撫南昌叛琛迎戰市中死王禧字子克義烏人幼秀異奇敏及長身長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隱居嚴山者書成徵者中書省擇商略機務上每稱子克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學提舉累遷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召議卽位禮梓育降漳州通判尋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爲萬世計在乎脩德而已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迺其大端也是故周歷年八百漢享祚四百皆由此道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皆暫而不常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動靜務合乎天不然天必示之災異以儆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眷自永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奇城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歲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饒平租稅既厲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故願陛下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忠厚施於政者廣大祈天永命之道不越此矣疏奏上嘉納之詔脩元史爲總裁官徵選士汪克寬胡翰陶琬等十六人爲纂修官裨史事擢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

書成拜翰林侍制兼國史編脩等預教大本堂權經明
理達書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使雲南論梁
王以 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
如故不然天討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滇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
天兵下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等特遠旅拒明命
龍驤鸞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駿服有降意即為
改館會故元遣使脫脫至規梁王有二心逼殺我使以
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樓氏間脫脫聞之謂梁王
不得已出樓與脫脫見脫脫欲屈樓樓罵曰汝構火餘
爐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度不免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竟被害瘞地藏寺北于紳博學能文洪武二十
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勸哭記建文帝即
位上言父死節狀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
文臣有諱寔自棉始棉死之明年吳興亦使雲南被害
今與棉並祠雲南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二 萬曆考 十四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能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還
授太子舍人除翰林應奉未幾起陞禮部尚書請建奉
先殿乾清宮左 上曰焚香胡中薦新及時節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每議禮與蔡城崔亮相可
否亮亦有學識專論奏是歲請選人事任東宮官罷兼
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勤德者
兼東宮官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
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事可鑑今

令府省臺官兼東宮侍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幾無相構之患已又建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
起居註記言數安今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 上從之出參政湖廣政
仕復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性資過人
才高學博為文浩蕩不見古難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
更亂離隱遁深山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詔令
封冊歌頌碑碣往往命為之故文章盛傳於世時有漳
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
元年徵為起居註 上稱訓文謹厚今始終一致兩選
中書省左司郎中改太常知湖州府移汀州入禮部
亦與凱同為尚書已改戶部出為河南行省參政尋卒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曆考 十五

訓文學行政事有名又有勝毅不知何許人與訓文同
以儒士徵從事徐相國幕下授起居註
上命集古無道之君始桀紂秦皇隋煬事以進曰往古人
君善惡皆朕臚鑑也洪武元年初設六部首擢毅為吏
部尚書召見面諭令盡職
泰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為校官累遷至
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還居鎮江王師將下鎮
江 上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
為吾詢此人致吾願見意達至采得之還報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俸聘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入時 上駐富民王孫昂家邀與同處朝
夕訪以時事既而即元故御史臺為公府居從龍西

門事無大小皆請謀從詭亦盡言無隱每以筆書

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先生而不名時金陵有

遇者天資沈粹篤學博覽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

山長溫州路教授以元綱不振棄官歸棲濠守約名其

齋曰靜誠因稱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

聖救創殘及上定金陵泰元之薦遇有輔翼才卽日

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

上既卽位問係國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對

除翰林學士固辭嘗奉密命往視江浙還奏稱首命爲

禮部侍郎又固辭自是不強以職每從容宴見賜坐侍

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羣臣以過譴者力

爲解上諒其誠輒聽論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衛朕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二 虞碑考 十六

遇頓首伏地力辭卒賜祭加東園器及賻命並鍾山

上喜接者儒時吉水解開洪武元年以明經薦授縣學教

諭訓迪有方吉中人文道學之盛實自開始其學以主

敬爲本戒慎恐懼爲功學者稱爲篤蘭先生鈐山葉敦

學博行博鄉鄰人皆向慕國初以明經爲府教授御

史葉孟芳薦徵至洪武十三年上坐武英殿西廡見

諸儒使之言志皆對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上喜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及敦爲

春官杜敦趙民望吳源夏官秋冬官缺令兼攝未幾敦

致仕十四年起爲國子司業陞祭酒杜敦壺關人精通

易書詩後以疾卒源興化儒學教授中書舍人林廷綱

薦源德行本以儒士行號者聞

孔克表溫州平陽人夫于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舉

元進士洪武六年徵爲翰林修撰是年又徵慈谿桂彥

良爲太子正字參政徐本薦也詔對稱旨八侍大本堂

上從容語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

奸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

者將忿怒寬務去皆以懲元寬縱立法嚴甚臣民有犯

必誅毋輕貸蓋卽周禮刑亂國用重典意

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

勞法以繩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靖於德矣他日

侍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曰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

不如卿也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彥良卽

實用編卷二 元集二 虞碑考 十七

帝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厠同私戒之上聞之謂曰

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從

上登內城從容顧謂曰朕比來善善惡惡如何對曰惟人

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

學文華堂恃寵多不自脩飾上以克表及彥良素端

重命爲之師各賜金命學等執弟子禮又命克表與劉

基等釋四書五經務恒言無繁濂彥良後陞晉府長史

十五年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上嘉納之先是孔克

堅子希學於洪武元年襲封衍聖公賜予稠疊班亞上

相渥矣乃克表又以學行顯庸不媿先師彥良受知

太祖而位竟不及劉宋奇於數耳昔人謂國初將才甚

衆相才却渺陶安章溢繼卒是無踰劉基繼此則桂彥

良識者以為知言

吳況字濤仲金華人故元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

國初薦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應授翰林侍制後

以應對失旨左遷涇源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籍隍東閣

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

述五經四書語上奇之命為鈔又撰千家姓為表進

未幾考功勳左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致仕

況嘗著辨孔子封王為非禮後夏寅丘濬所見皆與況

同

宋納字仲敏潯人父壽卿仕元封公誦少承家教矩矱

自閑性運重不妄言笑商賈貴館師友切磋學益該博

洪武十三年徵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勵家學者

實用編卷上

元集一 為碑考 十八

歸德府上為文雄渾古雅及除翰林學士

上幸太學召為碑文俄拜文淵閣學士會太學成學徒日

眾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命納自文淵遷茶酒嚴饒

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饒不遺餘力暇食學廂一時士

皆儀焉上御製詞以褒又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

屯田之法上嘉納之及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

發仲尼之教施蘭德以脩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連差

以其有神也已念其老召子麟侍養及卒為文遣奠給

葬喪費勅所過有司致奠正德中諡文恪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嘗自比賈誼洪武十四年即其大

上喜賜第又條請立六科以試各郡邑徵至秀才首經明

行修次工習文辭次通曉四書次人品俊秀次言有條

理次曉達治道上皆從之濟敏慧有才辨凡國家經

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眾莫能裁一經算畫即有理

條品式可為世守見信任益奮勵他部事輒兼理人忌

其才高又屢召議事謗言遂起竟恭卒

劉松字子高太和人七歲能賦詩洪武三年以材學舉

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後胡

丞相誅上手勅詔為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

老與勅致仕尋召起司業至上喜賜教馬未旬日遽

得疾猶強坐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敏問所欲言曰

天子遠松教國子將貴以成功而遽成乎無一語及家事

實用編卷上

元集一 為碑考 十九

上為文以祭松博學有志行素貧父貴米嘗增產業居官

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副憲北平携一童

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

待旦招探通逃慰安反側惟務存存大體尤慎威刑

小人險狡輒先事防制溫顏笑詞而見者凜然致仕歸

益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文雅

粹詩有唐人風韻

劉三吾字如孫茶城人嘗避兵廣西及王師下廣西歸

茶城洪武十七年通政茹瑈薦為徵至老矣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

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奏議懿文太子薨

上意在文皇問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世適子子致孫承

適統禮也 上頌之遂立建文帝為太孫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文祥感應可為鑒戒者為存心

錄既又命三吾編漢以來史異之庶臣下者為當賜名

省躬錄時 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三吾及左贊善

王俊筆擬定頒天下

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皆飽宿經學年餘七十隱居

山林絕意當世時禮部主事劉希薦恂等老儒達治體

可備顧問 上命有司聘至見

上甚喜賜生與語稱自並命為文章殿大學士輔導皇太

子及太孫恂等頓首辭曰良璧不付於拙工美材不畀

於凡匠太子天下本必擇英賢俊碩道德名世者可輔

之臣等性甘田牧具乏經綸誤居輔弼之司必召尸素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二十

之耻有死不敢拜命 上溫言慰留語在親賢者中恂

等又固辭曰鹿麋不可以服箱者野也朝菌不可以刻

錄者朽也臣等質野而朽實不堪此重任願

陛下全臣等之愚 上不能強乃賜宴勅遣還尚崇德人

嘗受易吳澄所著有太易傳義西漢集思誠上海人詮

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皆以學行稱時張紳亦被薦後至

授陝西鄜州教諭崇德又有貝璉隱居及山博通經史

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景官國子助教博士

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璉及會稽趙樸錢宰金華鄭麟

論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山戰國

尚詐故得行其說戒勿讀時新喻有梁寅者家貧力學

博通五經元末為集慶路訓導以老辭歸會天下兵亂

述隱居教授洪武二十二年徵修述禮樂已六十餘矣

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三局實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

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

學者多從之稱為梁五經所著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

周禮考註春秋考義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

及石門集又新會黎貞孝友力行淹貫經史元末與節

人同隱一號賢寬者一號惺惺子貞自號陶陶生徜徉

海濱築釣臺賦詩自樂澹如也洪武乙卯以明經薦至

京抱病不赴部試賦出郭而去一時名公器重之後以

友人註罪貞挺身力救為時所嫉併謫戍遼陽歷十三

年始放歸抵家時適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釣

臺吟嘯久之乃扣戶還其酒落類如此學者多從之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三十一

游輒誨以文行陳獻章曰高山景行吾鄉先詰林坡一

人林坡負養焉慕也所著有林坡集元史斷諸書藏于

家噫諸君子者是皆蟠蟠鴻翼搏搏鳳翮雖仕不仕各

適其志然皆尚矣非聖世曷觀此哉

方孝孺字希古寧海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

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

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間陋巷舞雩所在從

宋濂遊門下多名士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魏伯衡皆

推莫及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為己任

進修日有加世咸以為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

揭樞薦召見 上嘉謂皇太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輔

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至擢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

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高皇大漸遺詔用孝孺建文帝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倫顧問凡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有疑輒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衆前批荅時修

太祖實錢及類要諸書命孝孺爲總裁靖難兵起日召謀議召檄皆出其手兵渡淮及江黨葉堅守磐友社稷先是燕師初出僧道衍郊送言孝孺學行負盛名武成之日彼必不屈幸曲赦焉文皇首肯及師入城宮中大起傳言建文帝崩孝孺服斬髮號哭頓撫伍雲執以獻見上不遜遣人再三諭堅不從及議頒即位詔問誰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二十一

可草皆舉孝孺乃出之獄中衰衣入見號哭不少休上慰之曰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孝孺取筆擲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上大怒命磔諸市其妻鄭已先縊宗族親朋坐死者八百餘人囊孝孺父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請代不報宋濂從憂州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卹其孤廢與林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說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自正家始作宗儀八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後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獻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伯釋統三篇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詞遜志集武王戒書註帝王奉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以厲

禁不傳洪熙初詔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立祠祀之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時魏典史澤

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鐫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時王叔英亦與孝孺並徵至京辭還鄉後薦起仙居訓導累官脩撰嘗貽書孝孺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上資治八策靖難兵至淮及江叔

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變痛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諸間自縊於玄妙觀樹下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詩奇叔英爲薦起也又有唐愚士者山陰人建文初命諸儒集經史孝孺首薦愚士同領修書未幾卒嘗無畏具孝孺爲上聞詔有司給舟驛菜餼孝孺死節狀至今二百餘年猶凜凜有生氣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

實用編卷十三

元集二

薦辟考

二十二

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求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嗚呼其意有在矣陳迪字景道宣城人幼侗儻有志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爲翰林編修累官山東參政捕蝗蝗盜民德之尋布政雲南時普定等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帛建文帝即位徵爲禮部尚書知貢舉是年水旱有旨詔集議迪請清刑獄無令久淹干天和卹通逃無辜聚爲患上皆從之請難兵起與黃子澄踵陳大計受命督軍諸過門不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乞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先

不同所以死則一耳

顏伯璫廬陵人顏魯公後孝友睦姻鄉黨稱其六行備以故守令賢而薦之建文元年徵至授沛縣知縣請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餉伯璫征戍有方民不告勞集兵築堡備禦及北兵攻沛伯璫遣縣丞胡先百長即耆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璫次子有為還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爾報大人因忠虧老願恕璫罪相抱哭送出城夜二鼓燕師入城璫衣冠焚香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為不忍去復還視父屍自刎以從訢先收葬於沛南關外汪適月還沛至徐告伯璫友晏璧傳其事正統中御史彭勛為起墳塋祀之

勇候北兵歸合南北兵征進者晝夜蹙之犬叅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旦夕大難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幸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卒苦憊慨悲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鉉入謝京師賜宴餽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斷臂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母薛安置海南二女

俱發教坊皆守貞不污作咏懷詩貞情凜然表

上聞備之聽嫁士人適若鉉之守濟南亦何減張巡之守睢陽而二女卒以節自全一門貞烈是皆鍾兩閭之正氣者哉

周是修字德以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擢周府奉和正陞紀善建文元年改衛府紀善雷京預修纂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家共挫之屹不爲動燕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具衣冠入應天府學自縊成文皇卽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歟今

實明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曆考

二十六

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祿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蘇州守姚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必延至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貞木曰受米不辭必仰府公賢耳善聞之欲往候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苟明公私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曰此士子之業公有官守何不談時務善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善大悅建文帝求直言詔舉山林懷材抱德之士善薦芹授戶部司務留中

事時請難兵已出北平拜芹行軍司馬從大將軍塔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又有隱士王賓者獨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曰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英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名可聞而不可見也善卒以勤王歿

張鑑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綜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爲太子器重歷官通政司左參議出參政雲南上賦詩二章以賜進左布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綜裁定夷民爭悅遠邇莫不稱善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選調至者如歸秩

實明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曆考

二十七

潘八觀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南夷命官撫守爾經曾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四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悅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後召爲吏部尚書漢人如失父母時建文帝旁求遺逸日集閣下率命綜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高下得楊士奇策善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靖難後召練及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父事皇考難後召練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宜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綜出還自

經吏部後堂友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倚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遊者衆
稱貝川先生勝國時累辟不起 國初用單縣儒士張
寧寧薦董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 懿文
太子陳說忠厚奉參政河南留心民瘼嘗上封事數千
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參議後
免官典教漢南 建文帝在東宮憐其老且遠賜之白
金至成都蜀獻王敬禮倫抵漢南開心訓化不忍鄙夷
其人雖學童樊聖皆知向慕 建文帝即位屢詢倫左
右亦多薦倫者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御書怡老
堂扁及孫几王鳩杖以賜倫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
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學考

二六

頌自今將杖以戒噎則常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憑几
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云此孝孺代筆
也屢懸言室親宗人不聽靖難後年八十餘令致仕出
都門悵悵成疾不數日卒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清源主簿有惠政力勸
織敏洪武中論大計 上奇之三十一年起陞工部右
侍郎 建文帝特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指福爲齊黃黨
福屬聲言臣罪固當死但自爲奸黨則臣心未服
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陞尚書永樂四年征交趾福及大
理卿參軍陳洽轉軍餉陳洽者武進人博學有才識
洪武中薦布衣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
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諫 收大理卿與福同討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學考

二九

交趾既郡縣福以尚書兼宣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
來安輯躬勤不倦又勸撫字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
恤兵民咸悅蠻夷欣附中官馬驥佑恩肆虐福數箴抑
驥誣福有異志 上察其妄不問時洽與福共事嚴
將士功罪建校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判決如流皆
兩司事仍參軍福在交趾十九年及還文人扶携走送
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驥激交趾反洽累奏乞福還撫
交人會福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出領交趾事比至洽被
賊執不屈罵賊疾福亦被執賊等下拜曰公不北諸我
曹亦不至此饋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
爲行在工部尚書與平江伯計漕事又議屯田便宜改
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
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 裕陵卽位加少保
參贊機務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李隆隆亦敬信福比
親事福不出一語曰體當如是時以福議復設提學憲
臣後卒賜太保諡忠宣先是洽灰 上曰大臣以身殉
國一代幾人賜少保諡節愍官其子福刑科給事中
儀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州人愛之知
寶慶府俗素健悍或畏敬之永樂二年還東宮官歷禮
部侍郎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智獨議
不可 上令吏部擇一老儒侍皇太孫明日太子召問
得人未寒歲及西攝薦智未決 太子曰吾嘗舉李
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攝攝智起家

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頤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智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爲太孫陳說不肯附會後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簡

郭傳吳印繆家者流立玄清道士也先是胡元晏懷民汚 高皇起而肇修人紀有三教論有還經示僧又有宦僧論要以明道一致返諸經常援以入仕意念深矣故人巢入其途者咸知剗磨莽滿如印者本鍾山主僧有文學 上親選之令著髮拜官徑授山東布政使寵遇甚厚印亦充供厥職因天變應詔陳言 上嘉其忠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三十

傳會稽人一日 上御武樓宋濂侍 上垂意宿學以

問濂濂舉傳曰雖寄跡絳氏一代奇才也 上頤之未

幾索其文以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備顧問傳精白一

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

考功丞玄清陝西人幼爲武當山道士上有司薦其有治

才授監察御史起擢太常寺卿爲人持重有守

上嘗賜以妓女固辭不受益重之噫嘻惟我

太祖神化故挽轉道歸儒亦惟 太祖聖語欲知人善任

使夫豈與僧道衍陶仲文者同年語哉

葉春王興宗皆諱卒徐典祖勝夫也春興與宗常開國

時直厲有年矣勤而不貪以故受 主知擢春爲儀鑒

司副使陞福建參政以 主知金華縣李善長則亦不

可 上曰興宗故康能儒與吏不如也何有於牧累遷懷慶知府會蘇州之守 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

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蘇有善政後恭政河南興祖以烹調

事主上 太祖嘗稱其忠誠懷德無忝先官後所司有

犯憲章者法司究其源竟不以點與祖 上益信興祖

賢謂其心誠志篤也特命爲光祿卿予勅語噫此三人

者沐浴聖化當其執役階除之日宰割祖上之時其意

固已遠矣然非 聖祖知人之哲顧後之宏彼三子者

何以興哉

楊士奇初名選以字行奉和人早孤從母教敏力學年

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有執生攜書過館色悽然問故

云有母不能養也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

弱冠遊章貢章貢守重之令攝琴江教導因導琴江今

平恕有寬因輟爲言得釋囚懷金謝正色不受已遊楚

楚人皆傾慕之宦楚者欲薦之輒辭建文初以廷臣薦

授教職未任會修 高皇帝錄留翰林充編纂官時命

吏部尚書張紱試史館諸儒取第一請難後入直文淵

閣見信寵鍾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詔宋儒士奇請殿其

書毋誤後人 上北巡留輔太子監國還問盛稱太子

孝敬仁明以元旦日食故請罷朝賀漢唐人有異志乞

善處全天恩上歷代名臣奏議奉東宮令纂周易直指

仁廟初加華蓋殿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東賦費八十萬

爲香炭與寬詔辰得半減一日 上出章奏言治平者

示諸大臣士奇對曰漚徙未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三十一

聖明留意 上曰曩賜卿輩銳利謬銀章惟士奇封五疏入豈朝廷無關心生民皆安乎憂憂輩漸謝

上即位以來大理少卿弋謙以直言免朝密羣臣懼無敢進言士奇爲謙解朝參如故大理卿處謙亦以直言左遷少卿而以其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又力言不可

上又召士奇審義論曰朕監國二十年遭讒難免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因賜楊貞一印 景陵即位士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十四宣德初

漢唐人反 上親征擒唐人還陳山迎 上乞移師彰德襲趙王 上令諸大臣議未決士奇不可請賜璽書親諭

上從之趙王即獻護衛安南反黎利矯陳氏有孫萬乞立張輔等言利不可信宜益共討士奇及楊榮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房辟考 三五

力言棄交趾便從之 上諭朝臣金湯奈何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 上問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無忌 先帝知之每欲澄清上問貪孰甚楊榮曰方賓問今誰貪甚對曰劉觀

上嘆曰觀去誰可代觀者士奇對曰顧佐 上因御齋宮召議叔即授筆牘曰獨突傷田租第一事詔下民大悅

後 上願微行夜半至士奇第出迎悚懼伏地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明日不謝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 駕往玉泉寺伏道

有作亂捕校得其情 上嘆曰士奇言不虛也乞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布按二使薦用犯賊連坐又乞極利之家有賢子孫勿棄 上皆從之 裕陵幼冲

即位乞早開經筵選簡侍從又乞屯田以省漕運數年間突變頻仍每切修省獨趙欽休養生民又能嚴戮百司推薦豪俊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亦高拱九重

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然閣振已用事矣卒贈太師諡文貞士奇預修 四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

修初建文時王景總裁永樂初解縉再修士奇也唯嗟士奇實以建文始元應薦受知於王叔英張練然 君

亡臣存叔英與縉皆叔士奇獨生歷輔 三朝士固各有志哉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僉事坐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靖難後累官工部尚書時營北京禮取材川蜀伐

山通道深入險阻賜勅嘉勞已又理嶽江西造番舟造黃舟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

置十五閘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鬴租一百十萬石復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

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埧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

里役夫三千工一句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其功甚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以呂震言始得卹典諭塋

祭正德中賜祠祀會通河上純亦太學生累官刑部侍郎爲篤北征歷陞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治水功最著

辛贈山陽伯又有蘭芳者夏人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房辟考 三五

卽中如吉安府有惠政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中以禮薦陞工部右侍郎

鄭濟浦江人自祖籍累世同居至濟凡十傳矣食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務女紅不干外事子孫馴行孝謹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化其家僮施慶居喪亦然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洪武中充糧長數入覲上議之

後被人妄許其家通權臣財法當籍沒其宗長廉與從弟提舉就吏上賢而籍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擢提舉議福建因濶濶治家所以長久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嚴尚書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遣官簡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令自推舉乃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三五

以濟爲左春坊左庶子時同里王氏亦有鄭家風以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後選才閭右又以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爲監察御史噫世稱太祖選用稅戶人材故嚴震直致府至尚書沈介部吏外郎交官解補上之器重丘顯湯行之屬先後拉錄若乃鄭氏世篤家範第

名冠素封已耶進手證矣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訥乞身代事未白父歿治喪如禮訥篤行好古兼善醫術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士疏懇辭時太子監國

命訥敬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即智重訥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副會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論舉措和謔隨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

修岳郭王恭斷拳檣碑扶植綱常爲文根柢經書出入

選固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矣凜然雖未嘗察舉求

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沮宣德五年請老卒議

又格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辭體行於世

魏驥字仲芳蔚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爲松山訓導汲汲

造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攜茶勞問諸主益感激

自奮十七年師遠薦陞太常博士宣德中累官南京太

常少卿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卽真老辭調禮部又

辭調南京吏部正統間陞尚書景泰元年致仕驥嘗至

京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也諺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

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

私一座主猶甚愧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

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厚紙帳簡約廉勤顧徑直好

別白君子小人權要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彫

飾自有雋味成化間特遣行人有問及病還書子完勿

擾卿聖壘墳墓已有司請如例墓祭完以遺言力辭驥

身不勝哀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遠學後謚文靖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召震震薦其才永樂十

三年授儀制司主事督郎中寄寓中允張宗璉上嘉

隆宗建大理丞宣德五年擢九人守劇郡鍾知蘇州賜

勅乘傳之任初至得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報判

吏大喜謂太守愚而可召實并然胃中一日召諸吏覘

法者縛拷按諸庭下數人諸吏大懼蘇人謂之况

青天後與巡撫周忱請究收糧法革糧長之弊沒之弊無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三五

史 267--232

通判糧料民大悅每歲早糶發餘米賑活甚多士行
行藝者加賑贍士人德之爭獻詩頌有部亮獻詩大稱
賞薦小朝錄用官至御史又勅御史王璉非狀法司論
逮建扶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隄正三品仍知
府事罕市米災遂立祠祀之又有賈子威徐瞻皆齊屬
子威進賢人先知松江府稱公勤善治稅微獄訟各得其
理民愛之尋委去巡撫胡舉行即郡民千餘送道請
願復得子威禁以聞即命還職累官工部尚書攝江陰
人三考皆兵曹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新脫貧無
以餽具酒令妻備觴而出避之瞻拂衣起走夜具文移
明其人不當戍謂之曰汝何至此卒為脫免考滿筮仕
歷陞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齊曹無言意在瞻瞻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書考 三十五

在邊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嘗獲我兵部
者曷與之于謙見贖喟然曰奈何使應聘之士至此始
得關支
吳興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博為國子司業事
建文帝永樂中翰林修撰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
御塾巖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
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聖賢遠去舉業
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五經四書洛閣諸錄收斂身心
沉潛理義足不下樓者二年居鄉動必以禮或請其迂
僻不少變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耕腴腴非其義一
介不取四方來學者多示以古人成法約已分少飲食
教誨師道嚴重不妄交人一辭一色不以假人先是食
事何自學等罵薦不起天順元年石亨謀於李賢賢為
章疏薦留中數日 上問賢以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
儒者高蹈古者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誠聘與弼
即 聖朝盛事 上曰善即命掌勅束帛遣行人曹隆
聘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辭不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勉
以就職復固辭賜勅褒嘉令無恙著述遠行人王維善
送歸令有司給乘輿其身與弼陳十事表謝還成化已
丑十月疾卒與弼號康齋風格高邁議論英偉留中澆
落性剛毅疾惡豪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
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勇于擔荷不屈不撓其本適然
也雖師道自尊善感悟啟發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

奮恒舉程子之言屬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者
以道爲志進修不可懈等必從事小學以立基然後進
乎大學以極體用之全易程朱邵後學新學之說者
以古文平易而義理精深不得去取也詩崇朱傳春秋
本程子而資胡氏三體講而習之垂老惕勵如少壯時
與學者論道一跡不入公府然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習獨異端邪說不接於世俗
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嘗曰註箋繁蕪反無益以故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歷
世無間與弼雅敬重之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與弼
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如其言往謁適龍
潭老人薨笠輦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二 廣學考 三六

其悉獻章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平孤母孀自幼穎異讀書一覽
輒記每讀崖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讀孟子有天
民者遵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是
矣中天順丁卯鄉試兩赴禮闈不第歸而嘆曰學止舉
業已手聞吳聘君講伊洛之學於臨川遂往從之遊聘
君待有加朝夕與語及歸閉門讀書徹夜不寐久之乃
嘆曰夫登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我自我也遂築一室名
曰陽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所謂戒慎與恐懼斯
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矯也
又累年乃曰吾自此以後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

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體認物理稽古聖
訓各有端緒來歷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
乎又謂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
可便靠書冊也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
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
動隨靜以施其功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
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嘗謂明道先生論學數語
極精要前儒謂太廣難入笑曰誰家繡出鴛鴦譜不犯
金鍼度與人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那讓試令和此
日不再得詞覽之嘆曰龜山不如也明日賜於朝以爲
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永賀欽
輩皆樂與之遊嘗謂其學者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廣學考 三九

恰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
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
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
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
被孟子一口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
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自此以往更有分殊
處合要理會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
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圖虛不測之神後懼學者淪於
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日用而見鳶飛魚
躍之妙由是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自朝至夕與門人
賓友論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燈盡不休江右諸
臬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學者

師謝不往廣東布政使彭詒疏薦之 憲廟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體勸駕辭以母老及病未能起程巡撫朱英奏從就道迺至京勅吏部考試辭疾不赴上疏懇乞終養其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愛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帝親閱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奉供職上表謝不辭學士李基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濟以布衣為石亭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簾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四十

惺惺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意遂決去獻章以縣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獨唯唯獻章事母甚謹在外母有念鄉動心亟歸果然此行時不能爲別欲做徐仲車故事已不能果及母喪服闋絕不永錦繡曰向爲親娛耳有顧通判者冀見獻章東木帶解所束玳瑁等贈至是還之 念衡山廬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及之年皆贊也雖跡處田野忠 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 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如喪考妣此心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羅倫改官南京修撰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猶疑及得於親觀乃悔

僕即欲解官從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知白沙以師禮見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友人莊景病遺書至白沙求門人知言范規者往視貧不能赴即備行纏服食津逮與人交無怙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拒歸桂陽爲文遣子不遠千里談莫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觀之歿也亦然吊胡榮母喪於新喻祭吳與弼墓於崇仁羅倫墓於永豐訪莊景宅於江浦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爲人也迎其像爲文祭於家隅坐瞻仰若弟子禮自乞終養後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者書曰伏義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四十一

言自萬言歛之可無言今其詩不下萬餘言不謂著述而何弘治庚申年卒初號石齋晚號石翁居邑之白沙里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十年從廷臣議興新建伯王守仁餘干胡居仁並從祀孔子廟庭於戲自宋儒絕學 明興百餘年間薛文清始倡於河東白沙繼響於南服吳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先生始求之博久之曰難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甚完脫落滿瀝以獨超造物宰範之外寓言寄興雲山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終始焉先生之德與措施之大致於是矣迄今低徊紫水黃雲間真令人有由江門題深泗之想云

王長泰州人性朴茂少受孝經論語不甚解及長一日有感於事親之際忽大覺悟於前所讀書若或啟之者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於天下士證疑於孔氏書久之所得日遠其孝友忠信孚于鄉黨宗族殺人隨材開導四方學者萃至其門好學之志老而彌篤嘗著論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繫時位者危其吾身以爲天下者謂之失本索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有以伊傳稱者良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又曰魯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之意同又曰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有問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論學由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淵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敢問何如良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並行不悖者也樂學歌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

何如此樂時里中樵者朱遠日樵芟易麥糲糠精者供母而裏其糠糲爲糗以樵一日遇良之問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良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通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求則即近非已有矣樵竊聽良語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則取水而糗以食疲則班所樵斃于地趺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迥然得也又有韓氏者居茅屋寒間陶甕爲生嘗假貸於人爲甕兩壞甕坏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焉中間樵者朱氏風從之學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閭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縣鵲屋空妥如也因聆良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其體道淑人有如此天臺耿定向曰嗚呼天將以心齋先生爲不鐸也與哉超樵節御史朱孔揚吳悌薦子朝嘉靖中與民前後拉薦者三人文徵明葉初學徵明以書學名家生平跡不入公府聲色纖毫不染有友人欲試之會飲酒酣出妓侑鵬即拂衣起與幼學皆稱卓行俱授翰林特詔先是建文中亦有一王艮首江西解額舉禮部廷試第二授修撰聞靖難兵起憂憤不食及兵渡淮閉門涕泣訣妻子服毒歿建文帝哀其忠遣官諭祭百餘年間名有偶符而理學忠節俱不媿於世云

鄧元錫新城人劉元卿安福人王之仕藍田人皆舉人章濟南昌布衣元錫榜躬厲行辭榮養母親終歲墓立義倉以濟邑人行極介累才堪經濟留心書史所著有

此四人者雖不盡用于世然皆已立名天下

九思贊梅人篤學力行中笑西湖廣鄉試值同袍有過乃爲任登素繼養素立國潛心經術所著有中庸口授謂子思作中庸淵源河洛兼總六經論語闡發詳盡又有易說本俗書一以古證化人萬曆甲午御史徐兆魁特疏論薦以爲才堪國史庚子會事馮應京蒞禁首明王道扶世教乃廉楚薦紳士卓行者爲鄉約師講明高皇聖諭九思因著做古編聲樂編贊以化民成俗益相砥正身率物訓迪多方急論化盜有犯姦者事覺自愧曰吾不與刑誅但不敢過瞿公講約地遂自發有寡婦獻田爲約中公費聞頗有爭論輒白諸縣令不受念冬至日天子有事園丘爲民祈報乃教人於數日內齋

五經釋函史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精宏淵邃世稱其

嚴毅似胡居仁高卓似陳獻章元卿惇行古道潛心大

業取予不苟動遵禮義所居之鄉故稱徒訟皆化其德

無一字更犯官府之任孝弟力田詩書敦說經緯之過

其廬者咸加拭敬演操履純白問學淵深早失父事母

盡孝待弟盡愛感激第妻樊氏亦成節婦與端母相依

茹苦孝友貞節萃于一門其著作有手錄圖書四卷凡

天文地理人事禮樂刑政邊防河道以及兵機曆數巨

細畢具又著有周易象義不藉言詮獨據心得與元錫

元卿並號江右三士萬曆初祭酒趙用賢疏薦元錫元

卿之仕于朝上令有司起送赴部授職南昌守臣

范涿又特薦漢以爲徐禕之侶乞賜登擢上可其奏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書考

四

戒致虔凡遇

列聖誕辰及

皇上萬壽節御極初日及祈穀耕藉幸學大閱日告於人

使各齋沐致敬令不負馮會憲所訓誨又以會憲命定

曆律佐中和尚未究其用

李呈芬靈璧人膂力絕人獨好理學以柔克雄以沉濟

敏尤閑於將略萬曆壬午牛侍御試武科已書名榜中

會領道薦所部官乃以易之總督諸缺聞其賢延見問

曰人盛稱汝材何事更長對曰一無所能諸公曰若是

則何以爲天子樂備乎對曰人各有能諸公曰賢哉

不有其能而用人之能可爲大將矣見使將入犯者禦

夷集知已知彼制勝三編憲中肯綮諸公授之官今慕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書考

四

兵船於海上以同事者非其人辭歸轅中軍支送應得

廉糧不受准推官曹于汗聘爲諸武弁約長隨材勦準

不納武弁之帶蕭然假借精諸實踐巡按御史周盤特

疏薦呈分有將才兵尚書田樂請于上命往四川以

都指揮行事令楊酋平移病歸講學四方如業時布素

馬

來知德梁山人中嘉靖壬子四川鄉試頻上公車不第

以父母春秋高遂不復試南宮留家侍養二親繼致祭

差虛墓一執諸禮既整親後邀遊五嶽求友四海往來

城眉太華太和廬山之間所著有太白山述悟賦峨眉

山賦遊吳稿遊太和稿鞋山等編不下數萬言老而健

隱梁之釜山坐九喜榻作八關詩盡三戒圖又有入聖

工夫理學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雒書論
皆中心善理已而研窮易道專註易象猶錄金山紛香
乃去梁之鼎縣求銘山中絕來往指形骸反復思維夜
以繼日二十餘年超然悟伏羲負圖之爲錯文王序卦
之爲綜以錯綜二字括易象之變發十翼與旨闡四聖
微言更撫郭子章親禮其廬知其學宗孔孟之傳軌接
嚴光邵雍之侶會總督王象乾文章論薦上俞允授
翰林待詔知德疏辭不拜時年七十有八矣銅梁王
量之虎榜歸人文君平老蘇之後再鍾高士若知德者
可謂鴻鶴千里翩翾人間世哉
論曰今攷

國朝薦薛諸人其上者以學行顯世次亦各隨所見以成
實用編卷十三

元集二 薦薛考

四六

其志皆彬彬質有其文武哉自束帛間歌而餘羊猶存
今人有富章之想焉或者曰科目中如齊泰練好薛瑄
王仁之傳道行卓學其餘名公鉅卿亦未嘗稱之豈以
其非應徵也而少之噫若諸君子者此於世未必數數
然也苟非其人鮮不務華絕根矣昔朱子嘗言宋有二
弊法一曰排遺今銓部是也一曰信末今科舉是也夫
性類舉者尚本實以期真才曠舉者復舊典以免遺逸
庶不負

初制時萬曆癸卯四月念五日梁斗輝識于聚然
新舍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十三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三

享集一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久任超選論

嘗聞器久則敝人久則習士起州奉任國家之治動與
民宜惟其久而習也勤以聖書終以起權顯名在官周
澤在民上下其兩利乎彼通選如傳舍者朝多借賞之
官民無成化之日兩失之矣或曰習士須久哉士貴之
明才辨選明經而進政數日識端倪數月得肯綮矣嗟
乎此特以簿書爲治聞明夫任官之意者也天爲民立
君君不能獨理而命之官以治爭奪導生養教倫理第
實用編卷十三

享集一

任官

乙

治之猶易耳欲生養速必三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
食三十年之通而後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欲倫理明必
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三十率而後仁是何容
易哉況才地不齊性習亦異不有月計不足歲計有餘
者乎不有治郡功名入朝則損者乎爲地擇人量材授
任安閑則閭閻空管則晉父任此超選此卽終其身一方
可也長政事者司治長文學者司教父任此超選此卽
終其身一事可也家賢之家雖使嗣其官亦可也豈獨
三載考九載陟之爲久而自外任擢京卿之爲超哉或
曰仕患壅滯舊矣當何以振英雅之羽翰新黎元之耳
目哉曰仕不欲久必非良士民不欲其久必爲賢官夫
民所稱曰公祖曰父母豈虛加哉望其爲祖若父積歲月

我也祖父之於子孫。日夕撫摩教育之累。百年不厭。旬

月不見。賜一日而九迴。一或永別。呼號震天。弗能舍也。

吾食氏租衣民稅。呼祖若父。若日以爲計。乃名實未加。

而擇便利移別地。有人心者。忍乎哉。果爲公祖者。真能

貽謀爲父母者。真能乳哺一行。還轉遞失。瞻依又誰不

舉。轉借冠而怨。欲聽其去也。唯師許者。久而情見。肆言

者。久而怨。叢上曰。行矣。不行。民將玩我。下曰。曷去乎。不

去。我將何堪。由是。苞苴罕。饋。陪夜乞。選銓司。爲人擇官。

廟堂爲人。藏垢官常之所以壞。並運之。所以觀。皆此輩

也。久任之法。立而不變。則仕者知詐。不可掩。怨不可積。

卽有不肖之心。莫敢行。又知上不致期。我有餘日。當教

之。實乃次第舉。弊病家無欲連之心。醫者瘳和平之劑。

實用編卷十三

官集一

任官 二

元氣漸滋。人有起色矣。仰聞之。皆有請久任。巡撫者。議
者謂。御史時缺。必需還補。不便乃寢。今奈何行此法乎。
曰。久任之法。行。御史亦久任。可矣。卽有缺。賢才孔多。豈
必奪彼予此。彼方出。計謀。撫赤子。何取。朝秦暮燕。區區
資格之泥。爲。嗟夫。隆古盛時。官無資格。起。版築。任。監梅
不言。超也。居官。長子。孫。不言。久也。自資格。立。而。銓。斷。唯
例。薄之。司。庶。職。皆。選。旅之地。前者。屬。厥。後者。逐。荒。去。古
人。任。官之意。遠矣。臣。議。久任。超。還。不廢。資格。而。卒。不。陷
資格之弊。乃行。今。法。師。古。意也。師。古之意。而。古人之盛
治。庶。其有成矣乎。

任官議

夫君同天。夫臣臣。君有百司。庶府。無日不麗於君也。

猶天有三辰。七政。二十八宿。無日不麗於天也。遞稽往

歷。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六計。三年大計。

誅賞之使人。不俟得天統矣。漢孝文時。爲吏者。長子孫。

至以官爲氏。孝宣重二千石。不數月。有治效。輒置書。褒

勞。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選諸所未者。以次補。公卿

宋神宗與文彥博。議諸道使臣。必擇人。久任。至有十餘

年。不得代者。呂祖謙。爲一代法。前史所稱。俱不誣也。我

太祖繼。立。極官制。損益。虞周。作到任。須知。今。遵守。下。極

民教。頒諸臣職。掌。聖命。簡要。鎮定。爲三年。初考。六年。再

考。九年。通考。例。三歲入。觀上。職守。於部。聽。廢置。部。奏。黜

實用編卷十三

官集一

任官 三

其不能者。而定。留用官三等。其廉能。慳儉。治行卓異者。
爲上考。名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爲中考。宴。不坐。
有過。不稱職者。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於事。而。退。已。論
吏部言。朝廷懸爵祿。待士。唯賢是用。何拘資格。資格
特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嘗因吏部
奏。主事員多。欲以王性。主事。改戶部。上曰。初入仕者。
攻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使所遷。非所
習。事何緣治。職何緣稱。其令六部。勿輕調。當其時。內外
一體。連相流轉。勞佚。適均。非時輕重。如答。綠與。權。僉。事
也。得補。修。撰。趙瑄。知府也。召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
由訓導。與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定
外補。卽編修。翰學。可以。潘。參。御史。之。張。修。馬。安。爲。監。察。御史。

大學士掌修治法當內選郎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
為河南參政法當內選郎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
除銓為戶部侍郎知馮堅典吏也一朝而合都不為
賈有故置之事編周丹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還特順天
丹以進士監官有巡行考功所以故官無難局
化民論國雷後任禮部考功而進以故官無難局
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寧字益決決乎大備也哉延至
建文永樂以及熙宣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
正而後闊矣夫仕者不期有成幾諱速化銓者虞其冗
滯無俟積勞何以曆天下於登平也嘉靖中御史楊順
請復舊制特懷德閣學士徐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
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易行也第令非有資望者毋
執議還非有大不得已者毋執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
任意存今之取吏大略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
寢不如國初何也則似久而實未嘗久遷而實未嘗
起也夫羣天下吏莫急於守今藩臬為撫撫按為尊養
羅星列以翼戴天子可謂盛矣董子曰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者也今國家為民擇官乃官
為身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去耳盤錯謂何且
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雷事例如孫置知華昌趙豫知
松江李信尹遵化俱秩滿當去以吏氏乞雷故令復職
賜養有加河間同知廖謨台州通判周旭鑑皆以保雷
陞知府歷城縣丞熊觀安平丞耿福緣皆以保雷陞知
縣逾年以來軍民詣關保雷者幾人增秩起陞者幾
人前是孫正揚薦二守臣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
平丞王藻者遂平有聲百姓願保為縣正貳之者寢尾

大不掣竊聞民為邦本奈何尾乎管學士使以勸
當議縣縣慢會幾數月覺露即施以峻法其官箴不
失未有卓越可見者三年定去雷其潔已愛民善政在
人耳目者及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認請襲如例論以
久任大率以六基為期知府陞內寺少卿外省參政知
州陞郎中會事知縣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若左
右員少仍補給事中錫以應得誥令佐貳官廉謹敏幹
治行卓異名實相副者俱六率一體超陞至於民心至
公原不容強有保雷陞者要實陞雷夫狀則為官者
不屑瑟於旦暮可稱之功而期於久道化成不以簿書
期會為編綴而以深仁厚澤為固結天下多賢守令矣
其在藩臬臬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於內或分理於
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大要亦不免率為弊茲
多替胡正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空雷久任陞
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
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前例會事徑陞副使副使
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陞參政參
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逐級陞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
不一虛糜歲月官缺事耗至分巡會事初制九年陞進
後因屢改官不省事人不與官利弊法而誰何今宜於
考滿日方許改道仍嚴其治狀為殿最其兵備提學推
才力相應者先陞會事後加副使勿移地方令久任事
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參酒兵備陞各
道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

如是則藩臬皆備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宣德意布詔條蒞官因國職司最重必歷年久故家視國子視民殊勛易業脫建鈴未幾認庸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輟抱忠節負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覓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未者文籍事未集而誅者已覓其久不效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住於外又宜從巡撫始擇之於先久之於獲賜予以示褒削奪以示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於地方有宏裨也若乃邊疆之臣鎖鑰所寄倚障尤不可一日乏人倘屈指瓜期郵傳官舍虜情未諭其虛實地方誰關

東坡集

十

其利寔盛時選曰惟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是以無實功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遇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卽昇以兵備巡撫仍獎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之猷蹟著卽入補冢宰字端然示儆訓則邊才可用邊効可臻長城固於覆孟已若乃河堤之使所宜久任則吏尚書楊巍嘗建議矣曰管河部署計月候代河道憲臣兩載薦更在者或到任未久卽求齋捧薪捧方還又遽陞選要害緩急未能身履安能遠計至如漕運都院雖職專總漕而河道諸臣分轄撫按該駁非一事權瓜分卽欲殫心畢力肩濁河之利害同難也夫河工非眇小也以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繞去而

事復貽笑於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或者曰今天下之官而皆久任也則新進者孰與除校授缺者孰與填補得無有窒礙難行者乎是不然勞堪有云按今仕版京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爲州縣正府佐及舉人官陸京司者約二百年之間以進士候選者進士爲州縣正府佐者舉人官陸京司者共計五百以陸京司五百之缺京司之五百以陸方面之四百及美餘以補京堂方面之四百合京師美餘共以陸京堂統共約一千五百員三年內績益進士三百并舉人陸京司者歲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廢黜亡故

事集一

七

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復慮才湧官無以居之不爲久任長便之法或敷轉以申情或移調以騰缺或添註增設以踴任而士無固志雖欲痛裁奔競不能噫斯誠確論也況所謂久任者又非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風勵其餘而已夫士自選舉而來豈其不賢持惠其賢而不弗克終伏觀

高皇帝資世通訓十七事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人者不終仁人及愛於非忠者不終忠謂巨富竭已以事君非知三報一記者不終報父報親報民祀祿假公營私者不終代報者不終代報謂代非孝者不終非孝非親視者不終於親如侮騙欺誑者不終於虐詐而自高者不終以爲事能而形視群友者目諄諄生

論維其終也今歲一舉判三歲一黜陟誠微

祖宗謨訓而要之有終其清其慎其勤曉然知實跡所在而非博影憑虛尤必親試面覆再三咨詢使久者皆當其才而不才者一日濫竽不可得又安能久忝此位也

大考之仕版既可以盈補虛而伸縮任其通融嚴之黜陟又可以黜待陟而選銓何至冗踏安患其窒礙難行也哉抑又有說焉超擢所以濟久任也必所擢者皆卓然俊異為眾所信服然後加之顯秩彼歸情借譽者不得以溺之則人心益戢勸而樂於從事以異異典之及故超擢精而後可以久任也夫超擢久任二者不可得兼則必至於超擢者日捷久任者日濫莫若通計其資級而均平之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既超矣而久任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任官

八

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任矣而超選繼之至中才之士淹歷日久亦必計其年勞而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所事故資叙均而後可以久任也

又嘗觀我

太祖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樞為樞樞委小於大是以鍾虛為虛宜簡宜速宜腹然今所謂久任者又當應材器使宜簡宜繁宜速宜腹然後得以使而所長無苦其所不足而任益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選相為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選之一補助也慎斯以往治與周比隆可矣即天道久照何以加焉謹以

先朝所已試者序次如左

宋訥以洪武十三年徵諸公車除國子助教十五年陞翰林學士俄拜文淵閣學士十六年遷祭酒二十三年卒於官訥受為未幾榮膺顯秩十年替宗隆施不懈名曰者宿不虛也

高皇遇之可謂善始善終矣見薦辭人

陳迪以洪武八年被薦為訓導十二年擢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為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布政使三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建文四年此難族誅實受任特久酬主益烈亦可見於此矣見薦辭人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任官

九

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超擢吏部右侍郎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駕巡北京位

皇太子監國九年與夏原吉同考滿賜宴獎勵獻陵即位進少保兼尚書賜純德糾謬圖書宣德四年又賜

忠厚寬弘銀章八年加二品九年賜宴禮部裕陵即位日因齋宿得病越五日卒諡忠定義受知於

太祖簡拔於建文渥矣繼事長陵歷仁宣前後秉銓三十餘年又何欠也然責能謙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

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郎守考察明恕自永樂改元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尚書四人義及郭瑾

王直王翔而何文淵協贊不與焉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旻最久十四年

夏原吉相除人鄉薦遊大學洪武三十一年任戶部右侍郎建文元年充福建採訪使四年轉左永樂元年任戶部尚書專理蘇松及兩浙農事三年召掌部事十八年改北二十二年復任北宣德五年卒謚忠靖原吉歷事五朝前後中外戶書二十七年其功業最可表見者如濟嘉定劉家港常熟白茆港而吳淞水患息議除鬻別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而祖宗德澤培薦陳瑄總漕薦周忱巡撫又若庶幾以人事君者是時樂夏齊名塞簡重善謏夏弘裕善斷靖難後外燕堂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有濟三十年間民安吏治稱能臣焉

郭璉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上為改名璉四年代賽義為

行之吏部尚書正統七年請老先是宣德初內閣言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部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郎守至建入吏部又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者進免薦至行金錢請乞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璉東銓十四年名不及賽義然薦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坐忍持正自行其志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為燕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正統八年累官吏部尚書代郭璉景帝初進少傳璉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二年加少師燕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右侍郎加太子太傅為尚書左直未幾文淵去王翱代中書舍人

何觀御史錄綱前後章劾直累請老不許裕陵復位遂致仕直在翰苑三十餘年東銓衡又十餘年恭勤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非舊吏部直留寬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后弟景隆曾不屑意臨川譴大年嘗謂直直不為憾大年卒江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後卒贈太保諡文端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宣德中累官金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致踰出費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抵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御史十四年轉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園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奉加太子太保是年

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翱在遼實十七年後又提督兩廣平蠻尋召還臺陞太子太保無吏部尚書佐王直天順初直致仕翱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在吏部又十餘年成化三年致仕後卒贈太保諡忠肅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預選學文淵嗣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二十二年為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以廷臣薦為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至則召父老與利韋病考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諡文襄忱江

南巡撫二十二年字量弘才識通敏莅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皆開心訪納性有操警等畫諸部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機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適食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方忱之始至也民亦有周白地之謫至末年始有未鋪地之語江南愛戴若父母及沒尸而祝之至今猶思周尚書也

宋禮洪武中歲貢入太學永樂三年任工尚書四年出四川梓木七年事竣還京九年出將會通河十三年再命督木四川兼巡撫十四年初取回京二十年卒任司空內外共十八年工營繕成河渠爲萬世利

實用編卷十三

序集一 任官

十二

賞福洪武中鄉貢主簿清源有惠政遷金吾衛知事三十一一年以論大計稱有起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轉左及任工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督安南軍餉五年掌安南布按二司事二十二年由工書鎮交趾召還工部命掌詹事府事宣德二年仍掌交趾二司事三年又回部四年經累遷七年改南戶尚書參贊軍務掌南京兵部事正統五年卒諡忠宣實任工侍五年二書南京共三十七年前後在交趾十九年威德宣華夏而功績在兵漕斯亦偉丈夫哉見萬曆千謙字廷益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五年由江西巡按起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通歷梁晉間民疾苦百弊漸剔爲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成規式正

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闕乞留得復巡撫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駕北狩以皇太后旨陞兵尚書調兵禦虜爲城守計裕陵復位爲石亨等誣迎立外藩籍其家諫反上始悔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中特贈太傅諡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

吳百鵬任南贛巡撫督兵捕寇吏部以其久在兵間稍遷大理寺卿未代陞慶元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屢撫屢叛項高砂下歷出連岑岡爲患區測不宜輒易撫臣宜留百鵬屬以勦賊爲便吏部請從其議陞

實用編卷十三

序集一 任官

十三

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提督軍務巡撫南贛
剛建任山東右叅政奉勅往宣府督理軍務總督糧餉先是九載秩滿陞從二品俸至正統九年又歷九載念其勞陞戶部右侍郎令任事食俸如故
傳啟讓任河南按察司僉事公道勤慎才守兼優開封城東河水爲患躬率民築堤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府鳳池口以洩河流民受其利宣德三年以九載秩滿考最河南民二百餘人具奏乞留上諭行在吏部曰僉事能興利除患民愛之當從所欲其陞啓讓祿四品令復任
范常知太平府留心農事募民樹藝時亂後乏糧官廩

有數數千石常請于

朝憲發出資至秋大檢私度既

實公廉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德之洪武元年召

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

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

預議後復爲起居註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

陳本深知吉安府爲政平易庭無滯訟民深德之正統

六年九載任滿當詣京所屬九縣耆老數千人保留迎

按御史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

扈選知鳳翔府正統十年九載任滿考最當選百姓乞

留選按御史以聞令復任

孫遇知徽州府勤慎有惠政兩以親喪去屬民保留天

順元年秋滿民復保留之右僉都御史李東以聞命復

任陞正三品俸

王儉知河間府天順中興濟伯楊善係其子守兩賢乞

量陞京職上以河間歲饑仍令賑濟俟有成效擢用

久之刑部右侍郎周瑄以儉賑荒事竣移吏部奏請擢

擢得召至京陞爲左僉都御史

貴葛知平樂府天順六年秋滿當代其屬縣民赴迎撫

右僉都御史葉盛訪言葛有惠政乞爲奏留盛令滿臬

嚴實以聞令仍舊任

黃璠知肇慶府成化五年考滿賜勅勉諭之俾復任先

是巡撫都御史尊雍爲璠才識老成詔加從三品俸至

是歷任九載撫按三司連章奏其公勤乞陞方面仍理

府事吏部請賜勅勉再任三年然後擢用從之

實用編卷十三

中集一 任官

十四

劉嬰知處州府處有礦賦夫多悍禁難治先年添設兵

備以制之嬰蒞任撫馭有方及江西盜起調征有功正

德九年巡撫都御史陶琰言此輩先經從役有不遜語

賴獎厥信素布僅得爲用誠恐克捷而還時此輩驕請

陞獎秩仍任本地方撫治下吏部議陞爲江西布政司

右參政仍治府事

姜濤任河間府同知施政公平撫綏有方吏民信服宣

德七年以九載滿赴京府屬七縣民詣闕奏乞留

上曰畿內之官得民心如此可嘉命陞本府知府

黃忠任真定府同知庸謹有爲正統三年以九載秩滿

詣京屬縣官民耆老數千人奏乞復任下巡按御史嚴

實行在吏部言忠考最當選命陞本府知府

楊彥頤任嚴州府同知正統三年秋滿九載部民保其

公勤廉慎撫字有方乞留選按等官嚴實以聞令復任

陞從四品俸

王庸任南昌府同知正統三年以九載考滿部民數百

保庸廉慎公廉乞留復任巡撫奏聞事下行在吏部嚴

奏陞正四品令復任

陳璉東莞人舉于鄉永樂中知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

役鋤強暴民用太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

察吏治訓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衆言璉績最著人

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仍掌刑事賜綺一襲

鈔五百貫給驛達選在濬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巡按

頃平胡頌號吹鼓歌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已著二十二

實用編卷十三

中集一 任官

十五

年台還陞南通政使宣德元年吏部言建泰有文學仍
以通政掌南國子監事正統元年任南京禮部左侍郎
五年致仕降民思之祠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三
賢祠云

董貞任應天府判專理馬政景泰六年以九載考最當
陞屬民言其勤慎寬厚撫字有方人不煩擾馬用蕃息
乞復任巡撫尚書李敏等以聞吏部請如所休令復任
陞從五品俸

湯盤任建寧府推官築和任成都府推官皆有惠政及
民宣德二年俱九載考績當遷其民妻乞留之命陞六
品職仍在本府視事

金鑄知大城縣公正清廉恤民疾苦民愛之宣德元年
實用編卷十二 任官 十六

以九載滿赴吏部民伏闕乞復任 上謂行在吏部曰
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

李廣知歸善縣練達政務人民信服宣德二年以九載
考充當陞縣民詣闕乞留令復任陞正六品俸

劉道成知黃巖縣為政公勤善於撫字宣德三年秩滿
九載例應陞用縣民妻乞復任吏部為之言 上曰既
得民心宜從所奏令復職而增其祿

曹銘知香河縣正統元年秩滿九載當遷縣民詣闕奏
言銘公勤廉恕撫字有方保留復任命陞本府通判仍
理縣事

高文知深澤縣正統三年秩滿九載當遷屬民數百詣
府告留掌府事參政周監以聞 上命巡按御史廉之

果有治績命陞六品俸仍治縣事

馬玉知懷德縣善政及民正統四年秩滿九載當遷民
不忍將詣布政司保其公勤才幹乞留復任右參政年

富以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從六品俸仍知縣事
劉巖知汧陽縣正統四年秩滿九載行在吏部考其秩
滿當遷以耆老保留令復任

劉岳知寧鄉縣正統五年秩滿九載考最當遷縣民保
其治事公平乞留復任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六品俸仍

理縣事

馮泰知大邑縣正統八年九載任滿吏部考最當遷縣
民保其治事公平乞留命陞六品俸任如故

黃子嘉知東鹿縣善政及民景泰五年秩滿九載民不
忍其去相率詣闕保其廉能得親民之體乞留之命復
實用編卷十二 任官 十七

任陞從六品俸
蕭翼知長垣縣廉貞有為先是河決民多溺死翼躬視
撫綏一邑免於凍餒聽政之暇輒訓課諸生講明經傳

多所造就士民懷之景泰五年巡撫少卿陳詢等承李
奎等交章薦其才起陞順德府知府

翟觀知瀧水縣縣與猺獠鄰近難治觀善於撫字民
務感畏尋以丁憂歸前巡撫都御史劉大夏訪其服將
闋也奏加俸二級還舊任正德元年以疾求退巡撫潘

若言觀每親抵賊巢推誠撫諭莫其悔悟有強梗不服
者又能用計督兵相機擒斬幹辦公事必盡其心在縣

令中勤能最著宣陞職以旌之吏部請如著奏陞從六
品俸

府知府仍知縣事

張廉任蒲州判守法愛民州人愛之正統八年遷知州

狄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爲民保廉宜陞用吏部言職

等難乞上曰能得民心卽良有司正當旌擢何職等

之有異從之

黃致任寶應縣丞佐理動慎正統六年以九載考滿當

遷者民乞留之行在吏部移文覈實以聞令復任陞七

品俸

衛景嚴任嘉定府知事正統九年考滿屬民赴迎按御

史言其贊郡勤慎澤及于民乞爲奏留具以聞令復任

陞正六品俸

張經任宜川縣主簿居官勤慎量民貧富均其徭役嚴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任官 十八

徵稅糧二萬八千餘石不勞而其格撫流移令各安業

訟簡弊革上下信之景泰三年縣正缺員民懇乞陞秩

御史甘澤具以聞命陞經爲宜川知縣

黃金簡任貴池縣典史寬厚愛民洪熙元年考績至玄

邑民父老詣闕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留

是不負 朝廷任使矣超擢本縣知縣

論曰金鑄於治泥成於甄信哉是言當

皇祖時飭吏治者數矣以故一時人盡濯濯世傳奕葉猶

盤餘麻秋久者獲榮勞著者顯擢何隆隆也豈非漸摩

使然哉余紀其人次其事無虛數十家雖擢掛漏亦足

以發明吏治一大都矣然傳安兩使絕域留滯二十一

年白首生還可謂蘇鄉派亞乃止給物賜老則局以故

安永科給事中洪武二十八年陞西城副都指揮十三

年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列侯約里夫爲王

見爲給事中三十二年陞廣元元年於歸前 陳敬宗十八

年司成南雍實以不屈關振不遷轉風節薄乎當漢教

化肅於諸宗 敬宗九載考滿至京奏其各政政之

書經子四歲是年書之而歸其禮器更不往以禮器求

故官太學者十八年不調職其禮器更不往以禮器求

三十二年宗伯在浙湖南最久又何爲者 在濟南命漢

出訪其 吳中二十年司空行多貪不齒於其室 中委等

一生爲人何 何足數哉倚足數哉噫非忠廉宣惠又孰

有清廉二字 于聚教新舍

能當此任者 萬曆癸卯李夏念三日臣梁斗樞謹述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世官 十九

實明設止實用編卷十三

肝貽臣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肝貽臣姚允恭編次

外任

夫綰綬淮官必審所向如彼過越必南其棘末才北棘而能越者也治亂異命正邪異謀舉無聲利害異究吾將安適從哉以勲名起念其失也私以時勢起念其失也同以無念為念其失也蕩我儂圖之莫如一之乎太祖之法是上下所事守也又莫如一之乎上帝之心是法守所從出也夫天高矣玄矣吾安所秉之而安所承之民有秉彝即帝降衷其體親代天鑒其美

實用編卷五

字集二 外任

刺代天言其思數代天心不可以不察也我

太祖典則宜民至詳備已其命郡守丞及州守曰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成育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于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入賢不賢非所有而有缺取無厭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祿者有之二十年而獲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盡者有之泰併六國罷列土為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贊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在法治民君不知報非君天下臣

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者何謂

出於民若為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不知廉樣出焉而

報民則非為民上于天下不知報君未審何功而官不

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卻乃官祿其

身古今未有也今命爾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者母怠夫知報格天為達官之本旨獨非

當官之定向乎然官有至難者而世每易之有至易者

而世每難之節屋幽隱何由悲知顧訖訖然易其所難

事在利民當機立斷顧泄泄然難其所易天之視聽以

民明威以民而我乃闇於民隱怠於民事左顧右盼其

亦誤用其心夫夫惟以萬民之耳聽之不聽以萬民之

目視之不聞以萬民之心慮之不慮以萬民之力運

實用編卷五 字集二 外任

不濟夫是之謂報民夫是之謂報君夫是之謂格

皇天之昭鑒念念在茲庶稱無負哉若獲任率屬理財負

教明法諸務具有章程在

獲任

虞周建官必有成命今

誥勅是已而到任須知責任條例之訓度越前代凡除授

就銓部領憑即關須知俾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

上若曰咨爾志人未官既入官厥有受任應付之事知者

鮮哉誠治是綱領熟後以思即諸事立辦朕厭怠弗觀

省即聽敏過人於續用固成夫五經四書修身為治之

道爾志士業且講習之此當近易易知而為官要鑒具

在切確究之無怠音祀神曰祭祀國之大事以為民福

也府州縣歲春祈秋報有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諸壇壝祠又境內有功德於民在祀典者若郡邑屬無主後者至任日必先索知諸祀神日期壇場祠廟各幾所諸門垣祭器什物有無完缺務以時修繕副國家事神誠慎之意次恤孤曰王政先惻獨矜寡令郡國設有養濟院重民隱恤孤獨也而有司為空文豈稱

朝廷存恤之意須索知院內孤貧若干人歲支米若干石照視給散必親無令失所焉次獄囚曰刑獄民命所繫衙門見禁罪囚須索知招擬完者若干見問若干其招擬完者宜詳審快放見問者悉心獄之諸入禁海連事體輕重事證明白若否咸悉聰明誠慎期平允折于果毋致冤抑次田土曰國家以戶口版籍為至重須

實用編卷十四

字集二

農性

三

實知所屬軍民匠竈僧道醫儒等籍戶若干官民田地各若干官民田夏秋租稅各若干款分開揭上彙支備國用次制書曰國家有

詔旨榜勅諭下者定畫一之令示官民有守也諸隱恤經制咸具析其中州郡官職在究宜以明布諭下須索知有無存否務請讀通曉其意一一施行之次吏典曰樞吏分科按事視國六曹能否異而政事之善敗因之須索知吏典總若干分曹司吏典各若干所該司典令常居曹理法而時驗能否勤怠為勸懲夫分曹承管其事體練智知首尾易辦還調數則情弊萌生那移滿多其以事故接管者不限諸監司公文下若照行事件須究知各曹已未結者若干未結者分事體緩急輕重先

後未施行者施行毋稽遲沉匿次印信衙門除本衙門外須索知所屬有印章衙門凡幾廣知所分守及所理庶務次倉庫曰本衙門所有倉庫儲積須索知見收官民糧若干支起運若干存留若干其庫收具分豁如目以稽察支用毋致乾沒境內倉儲場所稅課亦如之次會計曰國家經費重事必量入為出歲徵收清運若折收各該若干及每歲官吏師生俸給軍月糧具索知如目而境內出產各色課程歲收亦如之其有魚湖若金銀場及宜治須索知所屬幾所生落何地歲額辦若干所執工造器者何等又山海國家之藏寶國用而省民租為繁尤重諸遠海郡邑須索知養海場分及寬戶若干工若干歲辦課若干毋使折閱為次公廨曰

實用編卷十五

字集二

農性

四

國家設官司以聽治諸縣字用品皆民力從出須索知堂房廂宇幾所公用什物幾件有缺壞輒補治受護使用毋重勞吾民而境內諸鄉有官房舍仍時修理葺焉次學校曰國家建學立師群民俊秀子弟培養其中所以就成其才德而資任用也府州縣須各究知所屬儒學肄業生幾員以時考試勸率懲學其不率者照若建言實封告訐把持者照榜文事治之務作養之成稱國家善俗育才之意一國家重耆宿之說以高年有行諸士俗習典聞訓而民所疾苦事難易得失為咨詠也乃交結官府蔽隱差徭操短長為滋害者盡已須審嚴均知其人乃舉以充一府州縣官朝廷所設以宣導風俗者也而移風易俗則在於激勸

良蜀燒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已旌揚者時存問如今未旌者務體訪的實 奏聞旌之及境內有精通經典文學優長之儒及能牧民聚有幹濟才用者特訪最實時造問以自輔而貢於朝實任用焉諸境內士君子任官在職年老致仕者一體具知一為政之道奸惡去則善良安而四民有專業則有常心即為非者鮮已境內有把持公私事務說事過錢教唆起滅詞訟騙詐良善者務細訪籍姓名以送犯其遊手遊食不務生業者行邪術左道燒香結會惑人視聽者不孝不弟奸淫賭博不顧父母之養不遵先賢之教者咸採訪籍之候自改即止犯則實之法謹母令司典吏役徧取勤以提平民一本衙門及所屬設板從禁子弓兵人數點額設實用編卷十四 卷二 五

已須索知到後日月每客留置設作弊而境內士人為宦作非罷黜閑住者與人至死罪者數家境內以法誅者幾戶警迹人若干歲索知之右列三十一條至官日限各曹司典吏十日中午報須知如式其不依式并遲延者以違制論殿後獲

勅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到任之後畧不以須知為重以此仁義之心論設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雖欲自新不可得爰頒責任條例一布政司治理親屬府府歲月稽求所行事務察其勤惰辦其應能綱舉到任須知內事目一一務必施行少有損慢及貪污生規格忍害民者驗其實蹟奏聞提問據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按察司方乃是

清一府臨州治亦體布政司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布政使司方乃是清一州臨縣治亦體府治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本府方乃是清一縣親臨里甲務要明描條章去惡安善不致長奸損良如此上下之分定民知有所依巨細事務訴有所歸上不索政於

朝廷下不銜冤於滿地此其治也歟若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無籍頑惡之民本州方乃是清一布政司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州不能清縣縣不能去惡安善遺下不公不法按察司方乃是清一按察司治理布政司府州縣務要查除姦弊肅清一方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巡按御史方乃是清僅有通同貪官

污吏以致民冤事枉者一體究治一此令一出諸司置立文簿將行過事蹟逐一開寫每季輪差吏典一名齎送本管上司查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縣從實效毋得誰感繁文因而生事科擾每歲進課之時布政司將本司事蹟并府州縣各齎考過事蹟文簿赴京通考較有坐視不理有違責任者罪以重刑嗚呼今之布政司不寧所屬貪黷吏及不中聞關策不才諸等不公不法亦不究問府文到司並不審其為何但知遞送而已府亦以州文如此州亦以縣文如此自布政司至府州皆不異郵亭耳所以不治為此也意洋洋乎聖朝戡天有隨風而群生罔不潤君有中命而庶職罔不宣

教子嚴於物生作事先於謀始奉須知責任以周旋修共厥職即人人愛龍周召可矣

率屬

古建侯樹屏傲王國以設官天子行乎畿內百辟刑之故政修事舉重衣裳而天下自治罷戾置守治竅陵夷

戎

大祖師封建之意制郡縣凡京師六官百職郡縣皆有之弟其名少異而守令不盡諸同師古賢侯芳軌非道隆也今恒言曰郡公曰邑侯類以古緣今易不以今法古成虞周盛隆貳夫郡守一郡之君師邑令一邑之君師其僚屬或生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有司農屯者司糧馬者防江防海防河者捕盜清軍匠者司刑者司學校者

實用編卷五

卷二

七

司巡檢司驛遞司倉司獄司河泊者司稅課市餉者司鹽場者司關者司織染者皆銓選聽雖黃於守令其服役有承發吏有吏戶禮兵刑工吏有諸長吏有老人有里長有糧長有胥有使一聽守令照降而傳道二司陰陽醫學列在官制查刷有期較廢人在官者為重乃實用鮮克修舉則名實未覈之故也

皇祖慮周康往訓戒昭垂日照縣知縣馬亮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 命熙隆之曰農桑本食之本學校風化之源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惶惴之政也至其論馬政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恐所司不為究心民又急情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

豈不因焉而於民國以民為本因焉而疲民非善政也其論設法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

息其爭耳苟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其論稅課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細之物朕甚取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其諸河泊曰小人生事貪心無厭搜求擾民將農民小溝小港小湖溝澆池塘養魚池澤取魚曾網罩籠之類一舉搜拿聲言要奏如此虐民今復敢有仍前拿取魚蝦器具者許民人拿赴有司不理拿赴京未議罪所在湖池民舟經涉其河泊官敢有妄取水面錢者罪不赦其勒地檢曰朕設巡檢扼要道驗關津必士民樂業商旅無難雖法古之良能未經

實用編卷五

卷二

八

點督今特諭以巡防有道議察多方有能守職鎮靜所司役滿未朝朕必嘉焉其初織染局曰織染之工浩大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吏以司之則民無橫科色足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污職者則民人受擾物不如式古者因是設局命官役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為之爾當公務業誠保身慎哉其恤驛遞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為民弊劉恭以言民獲惠矣其蘇滯獄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內有欽天監外人謬云禁習顧陰陽學何為漢手嘗曰天人一理必以類應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而賜應期災害不生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斯學之設蓋齊七政意也內有太醫院

外人云小通願醫學何為該乎嘗曰：者諸侯王皆
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食非食而飲
非飲此古之道斯學之設蓋壽斯民意也制一百一十
戶為里推丁糧多者為長餘分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
廂鄉都曰里各里設申明亭衆推有德行有見識人所
敬服老人或三或五或十籍名于官自奸盜詐偽人命
重事赴官陳告外若戶婚田土間歇相爭一切小事生
申明亭剖斷用竹簡判條量情決責凡里有強劫盜
賊逃軍逃囚一人不能緝捕里甲老人即會集多人擒
拿赴官不置木鐸逐季老殘廢者月六次小兒牽行宣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
作非為之論追秋成衆資助之農種時該里老人稽鼓
實用編卷 市 章集二 車馬 九

點桑田作尤嚴督桑梓桑柘之植婚姻疾病死喪率衆
互相贖助且提飲杜讀法質產勾軍諸務不能者罪之
至養濟院以先無告渴澤園以惠枯骨撫場器局以待
不虞皆關守令經制而衛所官軍錯繡境壤與持衛焉
古民四今民六緇不黃冠時非赤子則府有網紀州有
正縣有會併居一兩陰翊王度私督刺有禁多聚徒有
禁纂創庵觀寺院有禁其有取於僧者曰佛見人之造
非也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時乃登雪嶺而
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還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
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
法使人各識猶不知慈悲修善而可冀豈不脩道之謂
歟乎其有取於道者曰爾諸效仙人等伴已隨身去矣

真絕妄想一精英以步昂霄為斯清淨特命奉
神於徽鎮海濱爾其涓潔乃心供犧牲祝帛於神座欽
哉夫僧以誘善道以奉神固其時也至諫太常典樂舞
任羽流以警師之事尤為妙用給符郡邑者不首重禮
樂乎誠做神樂觀制簡遺家之精敏者正律呂以協神
人振絃歌以化風俗而樂戶謹誼一切屏去此於儒道
良有裨焉嗟夫天不言而寄治教于君君不能獨理而
分其任于臣臣又不能獨理而分其任於百職事要以
奉天無私而率作者成自非不躬不親比也故天官建
六典而獻人益人醫師閭不藉地官教三物而廩人遺
人市官罔不飭賦稅小祝綴索伯之班馬質虞人聯司
馬之屬野廬統千司冠百工考其司空即一郡一邑陳
實用編卷 市 章集二 車馬 十

殷置輔周官法度卓然具在
皇祖公天下之規模宏遠矣令守令戴星出入而化理未
孫母亦未諱於任人之道歟正已以為之親尊賢以樹
之表虛心以大其受申令以示其趨時省以作其勤慎
殷最以厲其風則何地無人何人無用要使在官者府
史胥徒必良任職者治教政刑咸睦若網在綱有條不
紊而吾乃為琴而治即推是道以宰天下可矣

理財
天之愛民甚矣降嘉種生五材又立君公以導之利殖
而藏之民食什九公食什一要在法吏自以廣儲蓄戒
漢使彼鄉遂倉庫諸司皆以奉天人民而整
諭守令實總理焉 令承平議開荒曰

原田大田之詩為政重民事尚矣自弊者零情而為策
盈目則開墾荒田長民之要務也一入墾即宜得神約
保甲某鄉荒地如干頃某鄉失業如干人要使人懷其
生地盡其利當隨鄉俗立墾田之法而性往行之難久
者有三病焉荒地崎嶇盤結久不行犁一旦墾之開墾
民將苦於無牛耕病一貧民病腹胼胝日不聊生一旦
強之耕田民將苦於無子種病二不得已而開墾耕矣
居無何編入冊籍民將苦於起科病三開荒本以利民
而反以病民豈有病民而民行之者乎豈有病民而
行之可久者乎為今之計不必下鄉縣接不必出示曉
諭亦不必刑驅威迫惟在聽斷之間自寓開墾之方焉
凡小民與訟者理屈詞窮罪分三等律有明條曰有力
曰稍有力曰無力其在有力者家業數足令出牛根開
荒田一項免納贖錢其在稍有力者家業頗足令出牛
根開荒田五十畝免納贖錢其在無力者家業雖不足
而力取一身有餘以身惹罪即以身贖之亦分為三等
應杖六十者令鋤開荒田十畝應杖七十者令鋤開荒
田十五畝應杖八十者令鋤開荒田二十畝容有兄弟
妻子者助之免其的決此法一立即以約長為農喉摩
作而時省之勿使由寡減聚者俸免則無論有力無力
民各有心心各有良誰不願為釋罪之民樂事趨工如
千乘也行之一年開而一邑之荒田可盡開矣然後簡
貧民無置難之地者計口授田或五十畝或四十畝或
三二十畝少不下十畝又當設農官半荒地給散行

四五十畝者一人給牛一隻領二三十畝者二人給牛
一隻領地十畝者三人給牛一隻鄰近取便合根耕種
又慮民之子種而捕其不足大率每一畝地領倉穀三
升秋後以成照原數還倉俱免加息此亦不費之惠也
然而無糧種地小民慮有後患宜令地一畝者每一年
止納穀三升入倉備賑永不加賦且勒之於石以為定
規夫開之如法種之如法實之如法無非利也利之所
在民爭趨之未有爭趨之而行之不久者也于一邑者
可以自理詞訟行之一邑于一郡者可以所受詞行
之一郡推之藩臬撫巡所統彌多所惠彌廣通行天下
而天下富安矣若夫急交際緩制產利官不利民豈稱
為民父母之意哉其議倉庫曰民惟邦本財閭民命庫
財泉倉貯穀皆散膏脂以經國用苟有人心豈忍染指
即吾守介而奸吏下上其手是誰之責與語曰本庸盜
生蠶蝥蚋集吏之有弊由當官者防之不容計之不早
耳試以庫弊言之庫內各樹門老銀經年不解庫吏重
促私取營利者有之各項倉口支銷扣剋者有之出入
法馬輕重那移者有之甚至改封易輪去籍而自盜者
有之及聞查盤者到由為緬縫掩飾耳目委官一出門
而其弊猶故也為今之計新官到任之物交代明白須
知老銀若干倉口若干條鞭若干紙賬若干實在銀若
千開除銀若干某日入庫銀若干某日出庫銀若干總
數花撤一一載在印冊較平法馬監押刻記不許擅置
二樣以滋弊端且多置小匣將各項銀兩分盛匣內又

置堅厚大櫃總貯封鎖置庫冊一様二本一文庫吏一并庫鑰收宅內臨時開庫親自點驗吏必每年一換選殷實有行者充之仍派原收糧大戶四名庫內輪流常川守宿或有奸吏巧于嘗官藉口分毫之利不知分毫者百千兩之解也古盜庫錢一文者不擬斬乎今如律其奚辭以倉弊言之倉內節年陳穀倉不報紅腐泥爛者有之收放之間會計不當者有之斗斛大小私意增減者有之甚至攙糠換批竊取肥家者有之及聞查盤者到善為打點購頭賣面委官問罪一二而其弊復作也為今之計新官到任之初倒版盤量須知上司贖穀若干自理贖穀若干應縣濟穀若干應存留穀若干積餘穀若干社倉穀若干某日入倉穀若干某日出倉穀若干

追銀發還此庫弊之一驗也前倉吏上三英侵欺分穀二千石查申追穀發還此倉弊之一端也今天下宜少王三英杜翠之輩防奸不預即發覺所損已多孰如加意稽察杜茲弊孔糜乎無玷官常而有裨於國計民生不淺鮮矣夫急公者先催科而此獨務開墾墾者厥職盡而此獨謹蓋藏倘所云知天之乎至于派徵比解學孔多端則待御希應甲戌成之矣其便民者曰錢糧款目不一總之存留起運兩端至用舊日舊手再新食數名鎖空署中令磨算先執地求糧後按糧合地毫忽之零上捲成釐勿容加派分文置赤曆倘載閩州縣地畝等則花戶姓名一様二本一收衙備照一發大戶徵收合縫鈐印以防洗改又家給由牌使自知其數自封投櫃註于赤曆官按赤曆稽覈欠而日收併封支解又各置簿實解官役必順號嚴併批迴若青黃不接之日貧窮不給之民計為寬貸補助其格流復業謹推平糴諸法令甚要與二議互相發明嗚呼四海無間田猶恐農夫饑死萬國皆筐篋當思天下已饑為民父母奈何使田在草間水從危滴而不為惻隱乃身也古巡行者惟視土地開培克屏以行慶典

大明令凡州縣官員任內以戶口增田野闢為尚凡長官到任須要將交割前官應有戶口田糧總數先申上司轉達都省以憑考驗益節重如此今觀風者得無擬華忘實使即田功者無赫赫之名防社記者索察察之恣乎親喬子杜子之謀其亦可惡長思已

明法

古稱保民如保子。子如何保代顧之復之救之戒之有弗率則夏楚威之怒皆不忍廢於家刑罰詎忍弛於國故局而不可不循者法也。屬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制之以中使民不犯則明律為萬世憲。累朝條例萬曆十八年判附于律中外參用循開失

皇祖意應京自提刑入園土與司理華鉅何棟如邑令杜承芳省慈謙德時相訂刑名問杜子曰律中數有款惟人命至重民間以財以忿以奸殺人以致以溺以輕生自殺者子在清平聞之多矣其法可得聞乎杜子曰檢驗之初先申五禁愚俗若主族屬將犯人門憲器用打毀搶奪乘機為盜者有之一宜禁繫牌滋事公差催地

實用編卷五

子集二

明法

二十五

方地方僅保甲需索不急之物勢如對鼎鑿惶室家蹂躪來未小民不敢聲說者有之二宜禁及入屍場苦主族屬將犯人刺股拔髮毆無算中有棍徒藉報宿怨我至垂斃者有之三宜禁屍親受賄投詞免檢儻一輕信後緣爭財訐告逮及官吏者有之四宜禁兇犯買求勢要囑託儻一輕允是非顛倒屍不瞑目其親含冤上訴虧損德望者有之五宜禁此余所目親而重防者也若檢驗法何于所稟洗冤平冤無冤錄備矣第獄貴情尤所慎慎承委覆檢毋嫌異同前官既誤吾又苟徇死者對頭不正終為冤鬼生者抵償不實冤鬼之後又一冤鬼矣聊城王公汝訓為余述見証人命者榜檢誤入次按官知之不敢變厭因庚死訟上帝曰初官失也

後官故也帝旁榻後官余為是益疑競云惠京問何子三錄之要何子曰凡檢驗上下仰合無形之不視無骨之不察又參之天時居址事証備矣而要當致命乃獄詞肯繁凡頭上頂顛門乘挾兩頰角太陽髮門項下及當心左右兩脇上下小腹左右脇后兩肋大小便皆紫切虛怯要害致命處也克仗對同抵償何枉顧疑似之

間宜加察焉溺水之典死投諸水也辨在指甲泥脚底皺白也焚死之典死投諸火也辨在指焚皸皮腦裏灰也毒死之典死與死在肉骨黑黑色也自刎之典人刀之也辨在下手重起手輕也自經之典人勒之也辨在眼合唇開手握舌伸也緣外物壓塞口鼻者腹乾脹項肉堅緣熱湯潑傷者皮折白肉爛赤詐用橡皮

實用編卷五

子集二

明法

十六

骨不損而無血暈惟備糟醋葱掛鹽梅而必善其事合蘇合香丸服二神湯二神湯能辟死氣用蒼木二兩白熟地二兩許黃芩碎穢丹二兩甘草半兩為細末二兩白九一而必觀其改急追兇仗機辨真屍遠避疑實克祥刑庶幾哉無冤民乎應京曰華子理荆州檢劉湘刺婦陰血漆骨孔此尸格所不載今欲引伸三錄之外柳亦有本乎華子曰合神明之德則感而通窮萬物之情則應而妙焉一體之念則敏而有功神者知幾也範民禮樂以息其爭聽民柳遂以察其隱民化而無訟訟而無欺矣若包拯縣城隍以格虎也格馬也格人其

不准笑犯歌

不准家人哭犯文惟有叛逆罪無君喪

兼監常強竊盜劫因竊放搶奪分發家產屍并錢數謀

女圖毆死傷均受賍詐文連偽缺假官假印放火群毆

關犯姦及奸細私習天文一樣云

邊海地方歌 西北關塞屬沿邊山陝雲貴廣西連宣

大甘靈榆邊是前州遵永密同原松建鐵溪并紫鴈居

唐宣武馬山偏沿海地屬東南柳泉州興福溫台靈漳

潮惠廣雷瓊崖更有益萊淮松江蘇州雖是沿海地他

處無干只太倉署明矣

體認邊海錢糧歌 修堡賞邊肆侵剋互市猪米主客

索屯鹽買馬各軍需在庫解出總包括衛所軍餉備倭

安船價海防員役食不論在庫及解出俱歸沿海總包

實用編卷十四 十集二 明法 十九

招尾安例歌 強盜親首減免科喜外賣奏不容訛軍

職犯死併自縊用強毆打自盡應欽勅關防同印信六

部各司衛所和

議得規度歌 除輕依重有凌遲新絞決秋雜犯兩奴

產安置贖加役軍流徒從繼杖笞

刑

照出矩度歌

真犯軍民抄劄盜劫犯供明免紙微

獲納官狀納告餘犯有罪雖納民米鈔還官入官雖財

庫給主克賞人養贍葬銀屍棺給完仗發做發奉文實

收收管領後繳進盜牒劄假承承私債不追連盜捕檢

補揭黃免提明

篤廢殘疾歌 癰癩兩暗兩肢為咽吐侏儒腰膝彎等無

用一艱都是廢耳聾獨暗等為殘

法家秘指

盜升合擬死罪 律內所升 盜百金問不應與軍引與

步分生死 律內所升 盜百金問不應與軍引與

二日不至亦止杖 律內所升 盜百金問不應與軍引與

實用編卷十四 十集二 明法 二十

情交還新絞 律內所升 盜百金問不應與軍引與

進軍買求者 律內所升 盜百金問不應與軍引與

下手決不待時 律內所升 盜百金問不應與軍引與

查照例

一軍職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該革職納米等項免發

立功 一軍職強盜自首及克軍遇宥不得從嚴職 一

刑

情輕律重奉請 一殺一家三人支解人監故者 一肢解人殺死之後欲求避罪割屍埋沒 一收贖過失殺人追鈔錢折銀 一公毆下手擬絞人犯未結之先原謀助毆監故者 一應該償命罪因遇赦照大明會典追銀二十兩給付被殺家屬 一繼母告子不孝行拘四鄰審勘 語下發落例

一先犯離犯死罪 一先犯徒流罪 一先犯笞杖罪 一在外通回原籍官司查照後中事例 仍行守邊官員不許將違犯夷人起送赴京發落尾引 一名吏過杖一十准徒二十六日計算以充後數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十四終

實用編卷十四

字集二

明法

下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五

利集

肝貽臣馮應寬

休寧臣戴 任校正

黃梅臣翟九思編次

務農講武論

人有性斯有欲斯有爭聚其欲者農也衛其爭者武也爰自龍馬負圖伏羲則之外有八家八陣之形中有公田主帥之衆未耜濟萬民弧矢威天下益天道也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焉握機陣調是甸南山者即徂征有苗之官務穡事者即制正有夏之衆周家以農開國兵亦寓焉井邑丘甸以四起數漢漁漕川以十起數比閭族黨伍兩卒旅以五起數經緯錯綜法制大備惟開阡陌尚首功蔭先生之法而秦乃不永世自時厥後得古意則興失古意則敗獨我太祖折衷前代以肇丕基千古為烈然四野最勢戈鋌最苦得無有疲勞苦而佚不思初安不惟始者今伏讀皇陵碑記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語發祥之自也曰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語創業之端也初立營屯兵萬戶府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用之有功一體推擢無功者還為民又申屯田今謂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故今爾將士且耕且中萬世規模已定於農戰中英既立制十夫為甲甲首率之十甲為里里長率之數里為鄉鄉頭率之民兵於是乎在總屬於縣今各有

食有演武場有軍器有社學令總其事十夫為旗旗中率之十旗為伍百率之十伍為所十戶率之軍田軍兵於是乎在總屬於衛指揮使各有倉有演武場有軍器有衛學揮使總其事

朝廷時遣使督農練兵視所司備否為黜陟盜居然周官法度哉

列聖紹傳局嘗不以此為首事而太平既久人狂因循嘉靖初從兵侍郎王廷相請倣古義倉法立之里社第上中下戶捐米貯倉荒歲計數而散且需保甲以弭盜鄉約以敦俗一法而三善具焉夫所云鄉約保甲非異國初法也生齒繁夥田廬貿遷積有年歲國初編戶星散而居軍民錯繙縣若衛止按籍徵賦役未便辦次教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務農講武 二

練於是有鄉保之設其法不分軍民惟據田廬相連屬人十為甲甲有長甲十為保保有長置居人多寡合數保為一約相率讀法其中一如申明亭老人之制但異名耳

今上御宇屢飭有司課以實政而天下頗有流移未歸榛莽未闢倉廩未充戎事未聞教化未宣者誰之咎歟牧民者事文具觀風者采虛聲所從來矣誠欲務其實當慎選御史守巡官嚴督府州縣衛以務農講武為事每一鄉擇有德有能者為約長以約副約講約史佐之連屋一區或就古寺宇奉

太祖六言為約所其東一區為社學西一區為社倉前立將堽除射地各備戎器約長掌其鄉溝洫樹畜教學

之事每東作西成登伐鼓驅人於田莫敢後晚鳴鉦率人以歸莫敢先月之朔望農興同詣約所講六言及律誥舉善惡為勸戒史書之童子八歲以上日從約講於社學習詩書禮樂其任農事者冬暇集約所誦書習射御春秋舉社祭祭畢行社飲如儀歲初會計歸餘於社倉餘則發之史記飲散之數各正官不時往巡約所講約稽穀正句讀校聲歌武藝期歲遍各所無僕僕將迎失本務自第其實土觀風者觀風者多方廣之第厥功請慶讓行之期年治具乃張三年績可底矣司農取賦宗伯取士司馬取兵司空取役皆出之約中蒙宰計此者也司寇糾此者也此之謂兵農一文武備天人合我皇祖集五帝三王之成開億萬斯年之治良法美意端不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務農講武 三

外此第人在則政舉耳舍是則養之無資衛之無具欲有以息爭止欲而復其性猶却步而求前也安所極司牧哉

重農考

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民之利稼穡
爲實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播嘉種弘配天
之烈而郊風陳詩於邦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
周官體國經野安撫邦國辨以土宜分爲井牧有復畛
涂道以正其疆畧有溝洫濬川以宣其水澤安屯以田
里利屯以興鋤勸屯以時器任屯以饋子而帝王所爲
因天規地率有群生之良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
井制廢漢去古未遠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
復古可爲而無其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
道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
皇祖二百年來藉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四

財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夫土穀不脩設重五材農
食弗先棄貴八政書不云乎法祖攸行

皇祖宵旰民依蠢蠢萬世芳躅圖班班可述也而

列宗踵武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廟綏以諸臣未議

俗考鑄焉繫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民擊群難無救民
者親提一劍拯元元於水火諸艱凶疾厄之苦業身嘗
於田間復與衆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於農事者
爲獨詳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兵亂
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
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
旱不病漕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已又以茂才所屯田

積穀獨充似而飽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

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

半率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罰謂

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

本業而軍國費悉自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

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爲勸懲吳元

年冬紀圖丘 世子從

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器用還謂之曰

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

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櫨粗衣糲飯其以供國

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

使不至於饑寒也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五

上自舉義旗以來兵革倥傯百務草創未遑獨計所爲教

養吾民以厚其生蓋不啻勸墾如此矣比登 大寶洪

武元年即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徃浙西覈田畝經

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

上躬幸先農以後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 皇后

率內外命婦參北郊供 郊 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

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

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

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

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當常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

久被兵田多荒與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

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

帝素服革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於壇席露坐書暴於日夜臥於地 皇太子捧檣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

上曰遠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循治與安縣馬援故所築雲渠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群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

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上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下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六

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陳朕惡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鄰里互相知丁至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津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推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己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皋言古佚鄉民遷

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去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還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為冬下令五軍都督府開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散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遼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為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困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為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壑所享堂周垣

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奮農時乎止實用編卷一五 利集一 重農 七

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粟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澗為壟每百戶枋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誅戌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請天下督吏民備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畜備旱潦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脩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為里春秋耕種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聚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株

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鑄錢每月旦
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致行於都哉

高皇帝之為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
意仁義既效樂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遺賑
之使有玩必誅恒若饑寒之迫吾民望子臣之繼厥
志至今請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見
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由之盛軌哉

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
孝孺志慨王道謂井田為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
君若臣猶然不忘保民之恩焉

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
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
實用編卷十五 利第一 重農 八

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部書曰近因兵戈禮
早洩流徙靡業不及今勸耕使盡力農或將不免有失
所者其養遺人督勸毋忽育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
掃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
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
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
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
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
入保持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
牛種耕開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牧
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營夷入貢方物
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
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
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

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
髮冒偽僧者并其父兄登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
民種田 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
之曰農終歲所賦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殉

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駐加撫綏已復三
犁虜庭司農拮据不遑惟是蓄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
具斯亦厚農裕國一長畧矣

昭皇帝嘗監國時台州破備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
民力而機不時可令農隙備築常赴 召過鄆縣道逢
實用編卷十五 利第一 重農 九

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露金傾仆
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
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勸念否執中以奏
免田租對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租耶遂發官粟賑之人
六斗毋擅擅登吾見

上自秦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勸
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為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
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
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
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歸田園脩肢堰
種桑養蠶從之

上嘗從詔賑淮徐山東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

其重民命如此伏睹 寶錄所載云

上嗣位每曰為人君止於仁故弘施濬澤訓民隱急農事

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

廟號曰仁允矣哉

章皇帝嘗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養盛以率天下務農

所貴有實心耳誠體

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

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

重穀禁止游食則人或趨稼不待勸率斯益諸禮之意

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農桑資

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違言洪武中命天下裁桑盡今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

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裁致民無所資

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

祖宗養民意甚重其中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

視嘗謁 陵道中問吏耆為賜鈔因 御製耕夫記

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

因出 御製農詩一章示之而喜焉則有詩織婦則

有詩幽風圖則又有長詩今揭便殿資激勵又今北直

隸地方照漢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

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墾益嘗反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

法祖大端云 明興七十載於茲

章皇帝深仁厚澤業莫不拔之基而農業艱辛其在

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

文皇勤禾日當年之詩授於

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

尚保舉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蓄富號稱治平

比

英廟冲齡嗣位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

太祖駕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墾隙地塘埔築圩壩以備水

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平

糴備荒脩復陂塘圩壩即用以前最有司得 旨令亟

行之蓋 本朝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一

高 章一創一守光焉湯而邁成康其傳索經國惟是重

農為教佑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學

士輟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

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

占為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

當積穰寡而盜竄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

制括錢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又招民輸粟

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

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徵宋李公田

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賴

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

弘治初

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八服常服靴農器引見行禮乃令終車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蕪井豪石碾磨之侵擾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潘吳松白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擾調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深固延至正德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貲以付肅皇夫亦

孝廟之不忘圖恤所貽者遠也

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 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為官田禁諸勲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畿甸民之擾害又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慶 十二

下 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衝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聚織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為水衝沙塞江海坍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庸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蚕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 召翟學士學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郊風亭論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為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食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黍為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畝倉曰恒裕刻與獻考虞製農家忙律於殿壁 御為文記之愈念遠矣

十八年還自 顯陵途中為賦麥浪許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為賦詩志喜時益玄術未效殿蒿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熾而 上所為垂章光於節履灑露潤於靈叱盜猶有恭儉之思焉

穆皇帝清淨仁民寬仁馭下二年之耕藉三年之賑災休有烈光雖非久 上實貽謀弘遠矣嗣我

皇上天挺英靈虔始勵精萬曆初允輔臣議清丈均天下田 旨下言所為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亦增稅也 思慮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嚴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均異時虛擾貽累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慶 十二

橋南郊儀以聞 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從卑朕為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 郊壇祭禱如儀 上於輦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干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決旬乃大雨是舉也我 皇上齋心露禱布袍蔬食親 郊饗 帝自宮殿至壇隨往返幾二十里暑無倦色而陰降霽獻若上帝之臨其前且侍內操減織造蠲租稅較直言清刑獄召見大臣責成守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蓋究然高皇帝憂羣芳規矣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使歸史恤民持節往賑而 慈聖宮 中宮各為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

皇仁乃順者征邁日煩漸遠過天下西元鞠為茂草昔耕
省缺亭更為臺榭恒松倉廢而東裕庫獨盈老成之公
孤寒謫之庶尹見謂前代叔季景象備見於今然憂亂
而久未亂者徒以

太祖之樹德既深流尤甚遠

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忘而今農狎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
本未搖是以揭竿之風旋熾旋撲顧未足恃也議者憐
捲罷升推警病癰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疑而愈正費
調治臣請言調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 國家莫尚農
京即勝國之故都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
為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佳著之
所生也海潮日至於為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五

水為之田隱富民顧耕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定其等為
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能
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
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
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
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讓中格後竟以海運
不繼亟為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
本朝海運既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
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
二輔顧多曠土海墾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墾嘉靖中
給事中秦馨慶事霍諱皆扼腕言之適年御史徐貞明
念西北水利事果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度之信其

必可行以為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澤控海則潮於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
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疏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庄平
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

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管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
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列山鋪反
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
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
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運安北
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
流入灤河又委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
盧龍縣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五

庄撫寧西臺頭營河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
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柅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
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清庄鴉導河
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
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
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
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
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疆則先之薊鎮
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
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
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壩急則救緩則疏引
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

沁下流而真定充溝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濫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河數衝於議及東省水利以為治河聖田事相耒裡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沭泗等河與民間田地畝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百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脩之故今欲脩溝洫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

以儲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壑亢旱之日可資引澆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柞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通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命事可得舉行議既允惜其時不講於任官之道而猥以委之貪穢之史臬會竟令以人廢盛舉也若東南水利尤先詢條議詳請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者田常苦旱早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牽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溝洫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來縱橫塘多窪壑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鮑魚口等處淺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諸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壅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

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彈思熟見鮮能窺其源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脩葺之法小民最無知全賴上人真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潤人憚於增外僅為脩內故水益濶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士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先詞議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搖蕩衝衝以全河建甯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重農

十八

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冰為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園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腹壤何至如今之園莽而獲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瘠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鰲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餓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賑也謂賑無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革則肥澤繁息置之饒鹵則零耗奪手從定之言之也哉

高皇帝深維理道數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

循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絕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七政板爬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為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邊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也糧之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即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調草萊上功募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為行經果實地網之議者以為狄斯利在平曠易為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為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溝一溝果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為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駟遺法也今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重農

十九

井制理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井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澤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恒產庶人人樂本業而安為黔首即有豪傑難以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井畫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埋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起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為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宋林勣倣古井

田意分勞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簡張子厚
有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之思且謀求法制以為不刑一
入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書知漳州欲行經
界獨丈量隱稅今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
之難而亦竟為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於井制
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已遂窮乎亦惟是我
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井田遺意即召人墾荒亦必驗
丁撥給限定田畝不許拋荒流移而御製大誥續編
且惓惓以田不井授為憾諸所為農田計久遠者酌古
準今足為萬世法程至明也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
行惟謹未嘗特為農事設專官人畫農官也以農桑責
之郡縣以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備舉不得注上考茲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重農

二十

設官分職原以為民孔曰富之孟曰制田里教樹畜食
此更何事哉嗣後不舉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
也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
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為業有專官而已可
弛擔也先臣吳世忠嘗咄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
具言水利為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
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為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
塘寬十百餘畝無勾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延
重農州縣以水利為急差官清理歲有餉築於時豪強
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
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為急其餘塘堰冊報
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勒合行視特科索

里戶俱應而去初局當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為
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催入官
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
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時何以挽
其流乎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歲無不治
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
查憲綱一款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
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
項田畝計料絲棉等項分給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先臣
霍詣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
已旌舉守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與遇若干水利勸過若
千農桑乞勅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北直隸河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重農

二十

南尤為至急而邇年都御史孫至揚請以保民實政五
事課有司庶幾申明
高皇帝要農桑何率升髮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
古封建侯伯之尊昔尼父孜孜乾乾無一同一旅以抒
其猷士抱遺經遇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
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法何趙邦濟之為滕縣也均
田治水儲粟賑災怨勞有所不避此有司之則也夫民
非異於古也先王所為治地分田則壤成賦之區固在
也誠為飭
皇初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脩墾墾之備以勞來
安集奠流移以實農勸穡驅游惰以維豚畜牧廣卒宇
以開荒鑿渠利賴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可耕

之地人法其說兼并而通都無敗群之行人聞其禮樂教化而比屋倡仕恤之與人整其保伍卒乘而合野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上巡按御史部院一視以為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之律一如

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氏復而登秦臺若身遊洪武間豈不亦濟時之渙烈也哉蓋如蘇洵氏之說聖山堙谷裂土決壞殫天下之財力先成其經界而後為理乎古王者將體齔移以和召和兩賜時若物無疵癘是為上務周官荒政十有二不以歲穰免備乃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為先之者矣故曰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德政之不脩一旦有急駭而圖之庸有及乎

至考古之諸故荒荒非不舉然悉具而終不為奇策者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二十二

若曰有之而不足待焉耳伏觀

祖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物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 國勢危矣噫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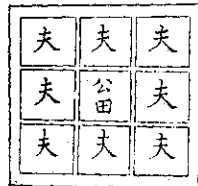
高皇帝致治之本即古帝王無違之心法也廣履細施之上誠常存此心毋怠毋荒將敬

天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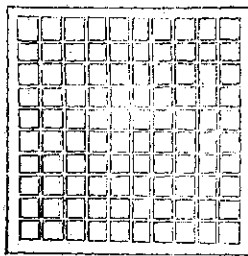
祖理財聚人保邦一以貫之即比隆虞周乎何有茲以農田繪為圖蓋揀種蠶桑諸論用示本計仍備合議陳法如左

東魯王損農書圖譜

井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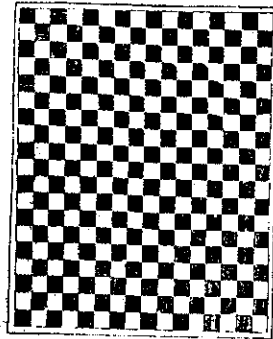
萬田圖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農政 二十三

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鑿田同井井九百畝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積萬井九萬夫之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所以通水於井也遂人盡主其地歲出稅各有差等以治溝洫世謂井田溝洫去古已遠不可復觀今按國語猶得彷彿但後世沿革不能復古 賦曰井九百畝在方里中八家百畝其中為公公田共舉私事方從通終井萬總名曰同遂人掌役田水何容溝洫澮澮距川而東盡力于此當稱為功秦人一變阡陌橫縱迫漢而降王伯業崇戶有增耗世有污隆各受永業彼疆此封穿引萬水足救災凶使民真居賦簡時豐田雖不井肆有遺風

區田圖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獲農

二十四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八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兩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濶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糞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煩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濕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泥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灌雖山陵傾阪及田立城上皆可為之其區常於閒時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

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常思患而預防之如嚮軍士戍成鐵歎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如此種藝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鋤鑿壟又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募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謀業各仿精勤若糞澆灌法畝雖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回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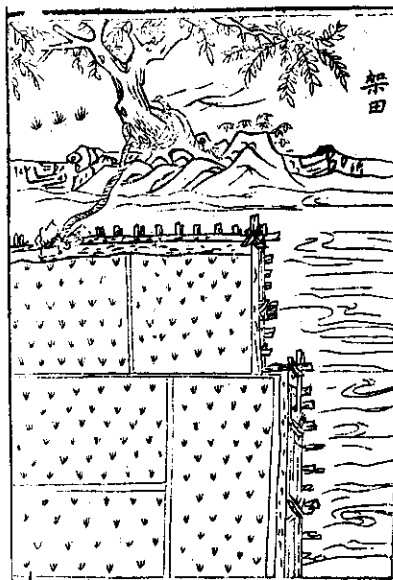
獲農

十五

圖田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水不時淤沒妨于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將也成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後有圩田謂壘為圩岸圩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贖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富國富民無越於此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集韻云葑葑根也葑亦作江東有葑田又隰東二廣皆有之東坡詩開葑之西湖狀謂水瀾草生漸成葑田以木縛為田坎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本架田墾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滄沒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糝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糝穀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疾二義可並用也黃糝穀自初種以至收割不過六十七日足以避水溢之患篇謂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法法水鄉無地者互做之



謂梯山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
間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
間或作田或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色
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種之際人則僦
崖沿而上藉土而種墾坎而耕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
俱苦鉅登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粳如止
陸連亦空糞麥蓋田盡而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
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兩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
田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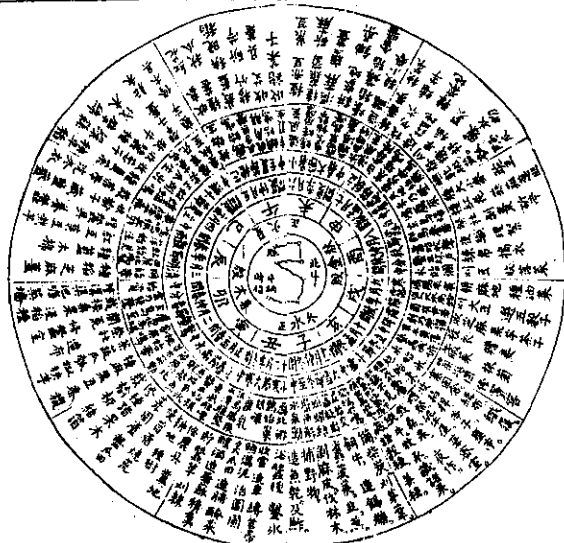
金田書云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天低水種皆須
泥然瀕海之地役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積於
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叢生候
有潮來斬慈塗泥枋種水稗作園既盡可為稼田所謂
瀕斥園也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椿樞以抵潮
汎田邊開溝以注而潦旱則灌澆謂之甜水溝其稼收
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水業又中土大河之側及
淮潯水匯之地與所在陂澤之曲凡溝汙田互墾積泥
滓退皆成淤灘亦可種藝秋後泥乾地裂布種麥種於
上其所收比淤田之數也夫塗田淤田各周潮漲而成
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其收積之利則無異也

沙田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四
圍空豁容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為墾
墾可時稍緩間為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澤旱則平
溉或雨澤大漲湧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
也舊時謂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數稅無定額
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吳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
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
水激于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
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比年兵興
兩淮之田租並獲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
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為舊周兵之地最加優
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為樂土云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服而南畝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魯在瑯瑤王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為天文器後並言天之象如洛下閭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

輸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種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農書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固之今人雷同以正日為始春四月為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為正月交立夏節為四月交立秋節為七月交立冬節為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為圖圖使可運轉北斗旋于中以爲準則每歲立春斗杓建子寅方日月會于營室東井昏見于午建星辰正于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為旬積三旬而為月積三月而為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卷八 世二

中月建和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為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即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表裏相參轉運無停渾天之儀燦然具在是矣欲按月農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立作標準以指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開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氣至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曆推圖以定種藝如指諸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也

附註：此圖係以天運為本，以地運為輔，以人運為用。天運者，日月星辰之運也；地運者，四時氣候之運也；人運者，農桑耕種之運也。三者相合，則農事可成。此圖之妙，在於能將天運、地運、人運三者之運，一一指掌而示之。故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也。

王盤曰。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至春

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舊強土黑墟之田二月陰凍暹羅
乃當美田緩土及河漕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蒔沙白輕
土之田六月可蒔麥田也如油下蘆蒿地內必用
斂刀引之犁鏡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沾土或老荒
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鋤斯去餘有不盡根株附謂之
也當使熟鐵燉成鏡尖生熟於地理遇根株理至堅缺
妨誤工力或地段廣濶不可偏斂則就研枝堂覆於本

卅二

根上候乾斃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
曳礮礮或親土之所所根壘上和泥礮之乾則拚死一
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剷殺之謂剷立砍皮
業死不扇便任種時三歲後根株並朽以火燒之則通
爲熟田矣周禮雖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
夷之秋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
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剷陰木而水之
註云刊謂刮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
載柞其耕澤澤蓋謂爰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
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寬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
不至塞礙窠則食生費力細則食熟少功惟得中則可
耕荒草以鐵齒鋤透漫種黍稷或指麻綠豆把勢再

卅四

犁耨猶而已然則望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
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墾墾音再再耕曰轉生
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廣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
燠之異地勢有高下濕燥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
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
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燥地乾地也
濕耕濕地泥地也
年不宜佳如遇耕澤澤音澤不知耕去言無益而有損於地
深夏耕欲淺秋耕掩青爲上比至五月草黃同初耕欲
深轉耕欲淺耕不深則物生土不管芽之地宜縱牛羊踐
之七月耕之則死死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趁時春凍
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
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

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而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天氣未寒地氣未凍時耕之氣能入地中其地易於耕也過秋耕之期則地氣漸寒耕之氣不能入地中其地難於耕也在內今地氣漸寒耕之氣不能入地中其地難於耕也此時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壤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薑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後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

垆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為土故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既不如此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材力之相稱而無齒薪滅裂之患則豐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則田功脩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凡治田之法墾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益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益磨皆因其用以名之

之所以散撥去莠平土壤也桓寬益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苗肥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耨熟為全功耨功不到土氣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土而不相著不耐旱有惡死蟲咬乾死諸病縱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硬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縱橫然後耨犁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耨兩遍至來者地氣透時待日高復耨四五遍其地夾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至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草以鐵齒鏟再耨之益鐵齒鏟錄已為之先用耙耨錄而後勞之也今人但

耕地畢破其塊發而後用勞平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深細不得過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段輒轉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綠蓋磨數多故也又云春耕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多不即勞也蓋多不即勞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起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起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遍南白者時蓋以鐵齒縱橫起而勞之起法今人坐上數

同有用肥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肥亦有不周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秬秿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溫鬱則不生亦稔死種難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割刈縣之又有粒而或算或零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種之泥勝之曰牽馬今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高種無好妨等蟲也種或傷濕忌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割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瀝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糞天羊矢各等分攪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澆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澆之立乾薄布數覆今乾明日復澆陰雨則勿澆六七澆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熟收藏以瓦器壟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菀稻生於柳或楊桑生於榆大豆生於豆

於李庶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時之事各有攸致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桑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豈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菜蔬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授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穀汗泉空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為類

麥則熟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濕種北方多用棲種其法甚簡齊民要術云凡種粟牛運種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踏隨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車隨棲種子後隨隨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氣種者就縣賄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抽接暑最為耐旱且便於播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亢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說文云鋤者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鋤鋤後四破得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為良小鋤者其苗功多而拔功反少苗出壟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為暫停除草乃地熟而多耕種非止息鋤得十遍便得八半也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未與壟齊即鋤一編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編候未盡老畢報鋤第三編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編脂麻大豆並鋤兩編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編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多每科相去一尺兩編頭空傍欲深細第一編鋤未可全深第二編惟深是求第三編較淺於第二編第四編又淺於第三編蓋穀料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掘苗曰蹴第二次平壟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擁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根旁之

害稂稂之雜入之矣。該云穀鋤八遍，殺狗為無耕也。其穀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早耕垌，垌苗歲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貴鋤也。曾氏農書云：稻篇謂記禮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噉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澆深埋，未苗根下，漚漚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蔚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澆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澆，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偏以手排澆，務令稻根之兩液液，然而後已。荆楊麻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扯塌撥泥上草，箠掩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

如稱稱今小鋤也。呂氏耕田口說：土耕者，利後生者，不如其要而收其利。此其利之通也。鋤後復有耕，援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莠雜，難其稼出，蓋鋤後莠葉漸長，便可分別，非耕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玉酒，遍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冀適為急，重壤者所以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

三百畝歲耕百畝，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疎澆尚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為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氣無衰，生物不遂，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粟，上農夫食九人也。喘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穢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腳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踐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戴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撒耕蓋，即地肥沃，蒸可堆糞再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撒種，七八月發掩殺之，為春穀田，則歲收十石，其美與穀矢熟糞同。此江淮通北用為常法。單糞者，於草木茂盛時，交倒就地，內掩蓋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噉可以美土。雖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也。處殊不知和泥澆深埋，未苗根下，漚漚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情腐葉敗，葉剝枯朽，根葉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客土之肥壤，糞之麻，概穀殼皆可以火糞。客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澆澆精熟，然後踏糞入泥，澆平田面，乃可播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令定用。

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糞麥種蔬尤佳又凡遺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作石灰為糞治則土暖而苗易於發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則力峻熱即燒殺物又為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常法於田頭置埧壩等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撒攪岸上凝定截成塊子撈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疏硝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

特至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熟稼穡倍收桑果茂歲有增美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隈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庶得平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熱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溝渠時水漲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塢上置水閘以備啟閉若塘堰之水必置閘壩實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舉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洩渠陂欄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若下澇及平流之田為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早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傳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凡農家所種宿麥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含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機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

過起階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稻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以覺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遲延過時後苗亦誤餉治今北方收多用肝鈔用麥律鈔麥覆於腹後龍內龍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連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所謂連刈者連刈也連積者連積也則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而東之十束積而為糧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繞穗捷之南方水地多種稻秧早禾則至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後之北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刈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杆多則置之龍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扣之失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穀欲早刈黍欲晚皆即濕踐穰踐訖即蒸而沤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蔴蔴則刈刈畢則漚之刈穀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葉斜倚之假口開乘車詣日打撒還糞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梁林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且述而論之庶幾早晚先後之節也

雜論

郭子章曰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具曲植籬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紡蠶事蠶事既登分醵稱絲効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所以為天下蠶事勸也木各有所宜土惟桑亡不宜桑亡不宜故蠶亡不可事曲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曲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封桑則鄭可蠶車隣之詩曰阪有桑嗚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屨其桑桑采之詩曰芟彼桑桑其下俟甸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臛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屨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封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則梁可蠶蠶蠶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獲也今天下蠶事疎濶矣東南之蠶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閩繭于道湖閩女桑蠶桑差塙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履而病四遠之情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婦無所出不績則遠邇則淫淫則男子為所蠶蝕而風俗日以頹壞今天下門內之德不甚實貞母歲奏牒姦淫十五母亦不蠶教不興使然則公父文

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夫人加之以絃綈卿之內
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
以下皆衣其夫杜而賦事而獻功男女効績意則有
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今天下女習
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聲義載在甲凡民田五畝至
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
以是為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昭蠶之禮魯母績慰之
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桑

王盤曰桑種甚多不可備舉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
多樁魯桑少樁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
修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四十八

枝幹修葉豐服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
久遠宜為對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
桑然荆之修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
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厥條之法傳韓無
窮是亦可以及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主紗羅
用高貴稱厥條注曰桑而尤者也魯桑之類宜
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樁之黑者剪去
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桑桑
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堅強而葉肥厚時種
之時先以柴灰淹揀次日水淘去輕批不寔者晒令水
脉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

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
心手疑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日為最可取其
之通也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經博為美以皮易此其利
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皮用
枝葉作一可高可及肩以利及小刀其利
約五寸內之皮剝去二寸許以皮對皮之氣勿令二
通於外以皮對皮之氣勿令二通於外以皮對皮之氣
五寸許內之皮剝去二寸許以皮對皮之氣勿令二
枝葉作一可高可及肩以利及小刀其利
使其元氣對接其利
枝葉作一可高可及肩以利及小刀其利
使其元氣對接其利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桑

四十八

為桑王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蠶法
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稊而為嘉禾易砥礪而
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稊而為嘉禾易砥礪而
吾聞養封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微也夫民
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興其利而復除其害為治之道無
以外是苟雷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

蠶經

王盤曰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埴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勾布所生子環推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食內堅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高時一出每陰雨止即便晒暴蠶子變色要在連連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已間將食內取出舒卷提振亦無度數但要不第一日實用編卷十五 刺集一 蠶桑 四九

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食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牖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播各置照牖每晚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實令可啟閉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薰乾牖上用淨綿紙新糊門窗各掛簾簾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錫翎等物掃拂惟在詳款稀勻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著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碎於器內簾紙上薄薄連合於葉上蠶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逮及錄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性疊空龕狀如三畧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撤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閣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草於上中

箔以備分揀用細切搗軟穉草勾鋪為厚又操淨紙粘成一片鋪簾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泡是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机採葉歸必疎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熱火令各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暖蠶母須著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熱火自實用編卷十五 刺集一 蠶桑 五

身覺熱蠶亦必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已午之間時暫揭起寬間簾簾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窗北風則捲南窗放入倒瀉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剪開牖紙透風日必不賴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牖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瓷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畏則分之沙燥厚則捲之失分則稠疊失捲則蒸濕蠶柔輒而老之物不禁擦觸小而分授人知愛護大而分揀或懶倦而不知顧惜久堆亂積遠擲高拋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緣多少全在比際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使十蠶九老方可入簾值雨則壞兩南方皆

屋簷北方例皆外簷然南簷在屋以其簷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簷多露簷率多損壓簷間

得中今有善簷者一說南北之間簷少疎開牕戶屋簷之則可簷多選於院內構長春草厦內制簷緩週以木

架平鋪簷稍布簷於上用簷泊園護自無簷病實良策也又有夏簷秋簷夏簷自簷至老俱宜涼惟忌地蟲秋

簷物宜涼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簷與簷法同春簷南方夏簷不中線線惟堪線而己周禮忌原

簷或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簷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蘭宜併手忙擇涼處

簷雖嫩自運出免使抽絲相逼恐有不及則有梵泥籠

桑之法士農必用云線線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欄

實用編卷一五 利集一 蠶桑 五十二

慢節核鹿惡不勻也線絲有熱釜冷釜之異然皆必有綠車線莊然後可用熱釜要大至於釜上接一盃觀添

水至觀中八分滿觀中用一板擲斷可容二人對線也水須當熱旋旋下滿多下則線不及驚損此可線窺絲

單線者雙線者亦可但不如令盆所線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煖長句無

今乍寒乍熱可線金線細線中等滿可線雙線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

於書以為必效之法業繅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貨下以備生民之綿帛開利之源莫此

為大

都御史鍾化民種桑法

種桑在正二月至八月亦可種根要理直泥要挾緊當以水糞澆灌方有生意

桑有二種一種有桑椹即以桑椹植地一二月即出一種將桑樹桑條攀至於地以泥壓於其上每一桑眼即

發一芽待至二三尺長其桑有根用剪剪下移種於地上即成桑樹如今年壓明年起明年又壓後年又起生

生不窮

養蠶法

每年清明後四五日將上年所收蠶子以衣服包之臥於身下取其暖氣十餘日即出出後三日將鵝毛收下

置紙糊小筐中一曰晒蠶日出之時先搭一棚以布圍之將蠶微晒不可過熱一曰火蠶用溫溫微火置於缸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蠶桑 五十三

內將蠶烘上稍取火氣亦不可過熱當此之時蠶體甚為細微只宜以桑葉細細切之及時喂養至於七日謂

之頭眠眠則不食葉矣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二眠眠則又不食葉矣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三眠其名出火出火分筐以秤稱之每一筋四兩為一

筐越五日謂之大眠大眠後五日或六七日蠶身黃亮口中吐絲則熟矣蠶熟先以麥葉作山掛於空中將蠶

漸放麥葉山上其下生火烘之越五日而滿成群衆人而乘繭將繭粗者另收一處只作細絲細者另放一處

乃作細絲深潭中取清水漸入鍋內裝成繅車以一婦人取繭置鍋中隨手抽絲繭出絲成片約計百兩解脫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再繅按此法需其大舉也

常平倉議

金衢巡道張朝瑞為建議常年倉賑事伏懇

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糶穀

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蓋災災

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賑濟則賑糶在

其中矣賑糶即常平法也奈何歲久法湮各州縣僅存

城內預備一倉其餘鄉社倉盡亡之矣看得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則救荒之政誠當亟講顧既荒而賑救之也

難未荒而預備之也易今之設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

倉曰社倉此預備而救散者也曰平糶曰常平此預備

而糶糶者也皆糶李理平糶法中糶則發中熟之所欲

大糶則發大熟之所欲而糶之漢取書昌請令邊郡禁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倉議

五十五

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

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矣惟豪傑先後所見畧同萬並理

荒之上策在是矣今欲為生民長久之計則常平倉斷

乎當復者茲欲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者因之有而

廢者修之無者各於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通達人烟輻

集高阜去處官為各立寬大堅固常平倉一所倉基約

四畝合用工料本道查發賦罰并該府縣查處無礙官

銀縣令陸續備辦建造每歲將守巡道及府縣所理罪

犯抵贖實將一半糶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產及無礙

官銀廳其隨宜撥買又或民願納穀者一如

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 勅獎為義民三百石以

上勸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給與冠

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扁大約每鄉一倉三縣置五

千石中將糶穀四千石下縣糶穀三千石各實之但不

許謂科搜平民各擇近倉殷富實居民二名掌官

免其雜差准其開耗每收糶一百石待後發糶之時分

字准與平糶三石二名共糶六石以酬其勞糶完即換

掌官勿使重役城中預備倉無常造送香盤四鄉常平

倉免送香盤止於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

除實在總數數目用竹紙小冊開報該縣縣將四倉類

冊中送各院并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糶俱該縣掌

印官或委賢能佐貳官監督不許濫委滋弊穀到用該

縣原發較勘平准斛斗收量明白暫貯別所積至百石

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需難及未收虛出倉收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倉議

五十五

既收便盜私用冒借虧欠等弊查追完足各縣從自從

輕發落其有假冒至百石者通詳定奪每歲歲冬之交

本道或該府掌印管糧官單車間一巡視以防字印官

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除無饑小饑之率不難外或值

中饑大饑四鄉管倉人役稟官監糶旁委富民數名用

官較平等收銀共放糶一節當與四鄉保甲之法並行

如該鄉穀多即糶穀一日保甲一週穀少則糶穀分兩

二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週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可

待饑民冬春之糶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審量之

之大率賑糶與賑濟不同不必每甲尋實民而審別之

以多寡其穀數如一甲應糶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則甲

甲皆同惟以穀數人不因人增減銀每甲一斗亦一

庶乎易簡不授或甲中十家輪糶則每日每甲不過二人每人不過一斗此荒年賑糶之大較也每鄉除無災鄉外不開外先期將有災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月日某日糶某保某甲某日糶某保某甲明日出令保正副公舉貧民至期令其持價糶買如富者混買連坐保甲仍行宋派賑賑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糶中糶糶倉穀之半大糶糶倉穀之全俱照原糶價銀出糶不可加增寧歲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一方可壓下穀價不至騰踴或倉穀糶盡而民饑未已則慎選員役持所糶之穀本赴有米之處循環糶源而來民自無饑故荒有功員役分別獎賞此養儲用社倉之法而糶用平常之意者也四鄉糶完即將穀價還官聽

新中二年親行荒政只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割饑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磨一布饑民雲集盜賊乘隙客主俱散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割勒會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跌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目前已試之法信不我欺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就經金衙二府勘議申呈隨該本道看得城內之預備倉以待賑濟然有出無收其費甚鉅四鄉之社倉以待救救缺易數難敵其弊頗多惟常平倉胡端敏公所謂不公更為立倉就當藏穀於四鄉倉之側者其法專主糶糶而糶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刻今節奉明文建倉積穀以備凶荒此正興復常平倉之大義也但積穀固難建倉尤難建一時美觀之倉非難建百幸永賴之倉為難欲如法建倉非多方處費不可今據二府屬縣查勘四鄉倉基雖各就緒而營造之費則未備也本道隨查將守巡兩道項下紙礦每縣先坐登銀四十兩各為買基建倉之費餘少工料合聽陸續議處外惟事當經始若非仰藉各院明示允賜遵行曷克有濟合無候詳允日備行各府定委管糧通判尊重其事仍嚴督各縣掌印官先將查出各鄉倉基舊址及空間官地并尚義捐助者聽從建倉外若係湊買民地即以所發紙礦照時值給買不得虧損於民其倉務要宏敞堅固可垂百年益藏之計寧廣毋狹寧實毋文毋惜小費毋惠近功見在興工

匠役食費應照府議行令各縣酌量動支預備倉穀給用倉簿內按季開除欠少工料價值悉聽不道陸續查發贖罰或該府縣查處無礙官銀請詳動支縣合建道並不許分毫科擾里甲如工費一時不能接濟許於四倉之中擇近便或一倉或二倉先行起建餘聽新舉至於各倉穀本以後許將守巡道并府縣所理罪犯紙賣實將一半糧穀入倉仍聽查處別項無礙官銀應宜備買陸續積貯不急取盈如民間有義勸建倉及輸粟備賑者照依前例呈請分別獎勵但不許坐派大戶科罰擾民其餘糧買安置掌管稽查難放等項事宜悉聽前議舉行工完之日聽道府親行查閱有司員役甄別獎賞年久倉有損壞如無官銀准及時支款修理但不許費用編卷十五

制集一 倉議 五十六

賤算穀價仍令該府縣掌印官遵照新頒保民實政簿式將創修過倉廢積貯過穀數等項逐款填造過家各院巡歷復令及本官考滿一體申送稽核中間未盡事宜俟本道博採輿論隨時斟酌舉行

一定倉基 凡倉基俱南向以四畝為率或地不足四畝者聽其隨地建造前後左右段落務要酌量停勻毋使偏邪甚有基地不足三畝者聽其將社學及看倉耳房從便另造於別地不造入倉內亦可於地基窄狹者正廳房門可小而兩倉房間斷斷不可小以其每間盛穀原約四百石有餘小則難容也各倉基址必擇高阜之處以避水濕侵蝕若地有不平者須填補方正平之方可興工四面水道必開路歸一不得聽其二三漫流

各縣先將四倉四至丈尺畝數坐落地名與應建倉庫廳舍間數每倉畫圖一張貼說明白并應給買民基價數一一勘處停妥徑送二道及該府廳查數

一定倉式 保民實政簿開各縣立四鄉倉每縣精穀務期萬石為率州縣大者倍之則大縣當備二萬石中縣一萬五千石小縣一萬石矣今議頒倉式該府廳督令各縣相度地基依式建造 金華府屬金華蘭谿陽義烏永康五縣為大縣武義浦江二縣為中縣湯溪一縣為小縣內金蘭二縣原建有社倉四處照舊外今定每縣各另造常平一倉其餘六縣各分四鄉每鄉建倉一所 衢州府屬西安龍游二縣為大縣江山常山二縣為中縣開化一縣為小縣每縣分四鄉每鄉建倉一所每倉一所應造 頭門一座約高一丈三尺八寸

費用編卷十五 制集一 倉議 五十九

中闊一丈入深連簷一丈七尺六寸兩傍耳房每間闊八尺以便住看倉人役頂上用大竹使覆之蓋瓦大門二扇每扇闊三尺 東西廩房大縣共該貯穀五千石每廩應造廩房七間中縣約共四千石每廩應造廩房五間小縣約共二千五百石每廩應造廩房三間 每廩房一間約貯穀四百石以上約高一丈三尺六寸闊一丈一尺二寸入深一丈六尺廩內先用地工將廩梁築堅實外簷用石板鑲砌內用厚磚砌底仍用條石墊欄枋木從宜鋪釘松木杉木厚板方鋪簾席其倉頂上方木為椽椽上用板樓板上用大橫竹打芭覆之芭上用土土蓋瓦其瓦須密各題圖版需用闊二尺八寸

先行築實方用條石砌脚二層上用地伏磚扁砌就左
泥縫中用稍碎磚見少以泥和填實仍用鐵牽鈎釘如
地勢高燥者四面俱用磚牆殿後及兩側牆俱包薄版
前牆上落闊二尺四寸不拘七間五間三間中俱隔為
三段七間者中三間兩傍各二間五間者中三間兩傍
各一間三間者亦隔三段各開三門氣樓亦如之其殿
內貼牆處用木柵釘相思縫厚板使發不著牆以防泄
漏殿口亦用相思厚板補開如地勢卑濕者殿前一面
不用磚牆殿板外用圓木柵欄一帶上面建席闊五尺
六寸廳前及兩倉外明堂空地俱用石板鋪平以便驅
殺 正廳三間中間止作一天花板懸

聖諭六條以便朝聖習約約高一丈九尺六寸中間
實用編卷十五 廟集一 倉庫 二十

闊一丈四尺八寸兩傍每間闊一丈四寸八深餘簷二
丈八寸中間照壁門六扇廳前兩傍用柵杆外簷三尺
頂上用便磚磚上用瓦內地用方磚砌墻下石板慢三
面牆垣牆脚闊二尺先用地工築實方用大石板砌脚
三層上用地伏磚扁砌亦用鐵牽鈎釘牢固 後社學
三間或置舊磚建造約高一丈七尺二寸中間闊一丈
一尺二寸兩傍每間闊一丈八寸深一丈六尺四寸頂上
用慢板鋪完蓋瓦內地用方磚砌兩傍用磚砌腰牆上
用窓每邊四扇中間用柵門四扇三面牆垣牆脚闊二
尺先用地工築實脚用石砌二層高二尺上用磚砌
本倉外週圍牆垣牆脚闊三尺五寸約高一丈一尺上
用磚桿瓦蓋先用地工深築堅實牆脚用大石砌砌

三尺方用土築務離倉牆一二丈內可容人行其土不
可貼近本牆掘取 以上各項倉房廳舍務期堅固經
久不在華美其大量地基起造房屋并量木植碑石俱
用大官鈔尺為準其木匠小尺不用須使畫一毋致參
差

一辦倉料 倉殿每邊七間合用柱木每根徑六寸接
柱每根徑六寸桁條每根徑五寸五分抽櫓每根徑四
寸椽木每根徑三寸穿柵木每根徑四寸地板楞木每
根徑五寸地板壁板每塊厚八分 正廳三間合用中
柱木每根徑一尺一寸用實木邊柱每根徑九寸大梁
每根長二丈徑一尺四寸二梁每塊長一丈徑一尺一
寸步梁每塊長八尺徑一尺抽櫓木每根徑四寸五分

實用編卷十五 廟集一 倉庫 三十
桁條每根徑六寸椽木每根徑三寸 門房三間合用
柱木每根徑五寸桁條每根徑四寸抽櫓木每根徑三
寸大門二扇每扇闊三尺 後社學三間合用柱木每
根徑六寸桁條每根徑五寸五分抽櫓木每根徑三寸
五分大梁每根徑九寸長一丈八尺二梁每塊徑八寸
五分長一丈椽木每根徑二寸五分頂上用慢板鋪完
蓋瓦其餘射機連簷門窓等項開載不盡者俱要隨宜
酌量採買製作務使與各項材木大小款式相稱 凡
磚瓦就於近倉之地立窖一二座令窖戶自燒造石灰
見實地伏磚每塊長一尺二寸闊七寸厚三寸秤重十
八斤上燒常平二字開磚每塊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厚
一寸上燒常平二字方磚每塊長一尺闊一尺便磚每

塊長七寸闊六寸三分凡每塊長九十寸闊七寸重一斤半 凡採買木植俱要選擇圓長首尾相應乾燥老葉色者毋將青山白色嫩木擔寒虛應石板採買上好青白堅細者黃色疎爛者不用其碑瓦須擇青色者如黃色者不用 以上各項物料各縣掌印官先將每倉應造廩房廳舍逐一親自從實勘估酌量某項應用若干該價若干某項應用若干該價若干估定照數給銀責令原定各役採買木石等料搬運一到即具數報掌印官并佐貳委官及總管各堂驗據擇堪用者收之不堪者即時退換不得虛冒混收燒造磚瓦不如式者不許混用仍置簿送縣印給日逐登報收發數目明白委官不時稽查各縣仍將查估過工料價銀總數目逐一

實用編卷十五

刑案一

倉庫

空室

造冊報道查核 東西兩邊倉廩與正廳一應木石磚瓦皆用新料其門房社學才植等料倘有見成民房願賣可以改用者一照時價給與見銀平買庶工省費廉建造尤速惟不虧其價而民自樂從矣

一督係甲 係甲之法先行府督令各縣舉行當赴冬月農隙之時上監督准各查照原行審編其四鄉係甲以在城係甲分東西南北各統之凡各鄉倉工如有遲誤即以在城係甲各催在鄉係甲以在鄉係甲各催管工人役不得用公差下鄉恐滋煩擾

附係甲法 為查編係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彈盜披荒莫良於係甲二者相須並行力克成功雖經院道節次申嚴未見郡邑著實舉行有在城行係甲而在鄉不行

者有在鄉僅報係甲長而役戶不報者有僅報役戶數名而十室九漏者編排不公巡緝不嚴欲賄係甲之故胡可得耶狀是係甲也為彈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難為賑饑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今本道觀風茲土所據係甲事宜亟當修舉為此仰府官吏照案事理即便轉行該府總捕官并所屬各縣掌印官各擇季廉能佐領官一員專董其事俱候秋收畢日審編先將城內以治所為中央餘分為東南西北四坊如東坊以東一係東二係東三係等為號每係統十甲設係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方自

實用編卷十五

刑案一

倉庫

空室

西編起至東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亂大約如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方之震起順由南方之離西方之兌北方之坎至東北之艮止次將境內以城郭為中央餘外鄉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即今在城四坊係正副分下方下鄉會同該鄉係正副量村莊為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法大村分為數係中村自為一係小村合鄰近數處共為一係一係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剩三二戶總附一係之後名曰畸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也其在鄉四坊係正俱以在城係正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係統東鄉幾係在城東二係統東鄉幾係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其係甲者舊法

也分東南西北四坊而以在城隍廟者本道之管見也蓋計坊分統內外相鄰久之周知其地里無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真偽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待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即添差人役助在城保長拿治之此法行則不煩胥吏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唯就近隨事覺察在城保長使不為鄉印害耳此蓋居重取輕強幹弱枝身使臂臂使指之意亦待秉公之裁權也而於彈盜賑饑尤為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要見在城某坊一保統其鄉數保其保坐落何地及及各甲數并保正副甲長姓名俱要開寫真正書名不許混造排行類冊一本申送本道并本府及總捕官查考其保甲及花戶姓名造冊存縣庶幾有

實用編卷十五

刑事一

倉庫

六五

給用此法何名為廷裁其餘稽察奸究防禦盜賊等項事宜悉照節行事規施行委官不得指以造冊得擾干民其議建常平倉事宜已行該府并各縣查議外該府廳務要加意督責不時稽查先具遵行審編各縣委官職名類報本道查考

附放糧倉穀法

實用編卷十五

刑事一

倉庫

六五

治 一倉斛有洪武年間鐵樣用木邊角以鐵葉固以防開縫仍用印烙其四葉以防剗挖但有不得官於自作矮身濶口及小出太入者坐賊重究

糧道王士性賑粥十事

一示審法 夫賑恤所以不需實惠者止因官照里甲排年編造而里甲細戶散住各鄉不在一處故里老弱任意說造花名借甲當乙無由查核既住居不一則其勢不得不累擾入城赴縣候審集難延今本道與兩府吏民約報饑民不照里排止照保甲州縣官先畫分界小縣分爲十四五大縣二三十方大約每方二十里每方內一義官一殷實戶領之如此方內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災民若干名先令保正副造冊報官核實用編卷十五

刑案一

六六

實戶覈完送縣仍依冊用一小票黏各人自己門首縣官親到逐保令饑民號伏門首按冊覈查排門沿戶舉目瞭然貧者既無遺漏富者又難詭名且不致聚集擾縣之民赴縣淹待他日散聚散粥亦俱照方舉號舉領提綱官民兩便如此方內無殷實戶則查城市之民孰有田庄在於此處多者食之義官亦然義官若與保長殷實壯鳩力尚義舉行有效者州縣官獨報本道用牌額花紅嘉獎

一別等第 夫賑多說良不如散粥便第生儒之輩門楣之家有寧饑或不食嗟來者則賑尤不可後也所慮賑粟散粥兩相影射重支則倉粟不及各保正副報冊之時即確查次貧願賑災民某人極貧願食粥災

民某人其次貧願賑者又分爲二等其係正次應量賑若干其係極次應多賑若干庶無冒破

一省冗費 此行審饑必以官就民若徒樹威飾貌不惜民艱弱徒滿途騷擾爲甚反不若就縣之便也今本道與諸長吏約本道單車就道止用藍旗貳竿執板皂隸四名行李二種差遣舍快馬足稱是到處中火止蔬肉三器諸長吏亦宜如是如州縣正官適歷不完分遣佐貳或教官陰醫巡驛等官亦無不可但須單騎耦後自齋飯食可也違者本道暗訪揭院該州縣審畢將紅筆改抹其上止將此竹紙原冊送道嚴畢發回各州縣賑訖送道繳院備查不必再用綿紙登造始終止此一冊驗畢仍發回各州縣存驗

實用編卷十五

刑案一

六九

一定賑期 賑之不需實惠者非獨說名冒領即賑矣里甲一召四鄉雲集由其居錯犬牙一動百動故也及至城市動淹旬日得不償失遂棄而歸此較皆爲里長欲家有耳今既照保甲可以隨方定期如初三日開倉則初一日出示初三日賑東方災民仰天字號地字號若干方保甲帶領應賑人赴縣餘方不許預動初四日賑西方亦如之南社亦然如東方至者又視其遠近以爲次第庶無積日空回之弊

一立賑法 臨賑無法則強壯先得弱空手甚至病瘠者且踐踏而歿矣當令各村保饑民隨地遠近各定立某處聚齊粥晚先後每一村保用藍旗一竿先引次用大牌一面即照冊書各姓名於上要以軍法巡行保

正副領各細戶執門首原票魚貫從左而入交票於官。官驗畢，鈴二、三、斗字樣於票執之，向廠口領穀。一村保畢，堂上鳴鐘一聲，仍執牌從右引出聽鐘聲，則左者復入，庶無混亂。出者仍令原人押送，開外貧民不許在街停留。富民不許邀截討債，再差探馬於近城一二十里外不時查訪，違者即枷號，以示警其餘。

一分食界。今糞粥者多止於城門，則仍為強棍所得。而遠者病者殘軀體者，猶然溝中瘠也。故莫若分界而多置壘所，今既每方二十里，則以當中一村為壘所。州縣出示，此方東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內居住饑民已報名者，方得每日至中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內者，令還本方，不得預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救難

七十

此方之食，庶乎方內之民極遠者不過行十里而返，近者或一、二里，縱饑餓，然午得一飽，緩步而歸，明日再至，決不至預命。而一方之內，無不每人每日得一飽矣。一立食法。夫糞粥之難，難在分散，待哺既眾，彼此相擠，隨手較之，不得人人均其多寡。當令饑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者肩下，但坐下者即不許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容走動坐者，令直其雙足，不許踣踞盤辟，身附耳人頭，一亂查數為難，有起便手者，罪則仍回本處，坐至正午，官擊梆一聲，唱給一次食，即令兩人提粥桶，兩人執瓢，約令饑民各持碗坐給之，其有迷食完畢者，亦不得再與，再與則亂生，須將頭碗散過，

柳高唱給二次食，從頭又散，亦如之。又遍然後擊三梆，高唱給三次食，從頭分散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不得過多，但求免死而已。然後再查簿中，誰係有父母妻子，餓病在家不能自行者，以其所執牌，確再給一人之食，與之攜歸。如是處分俱訖，方令饑民起行，其有流民欲去，東南西南北從此方過者，亦照此坐食，但食畢即分派保甲數人，欲東者押過東方，欲西者押過西方，送出境，明日不得再預此方之食，恐其聚為亂階也。

一備糞具。糞粥之穀，必餘於官倉，不勸借富民，但必須設實戶領之，所領之穀亦不必定將原穀，以夫車絡縛於道，但令伊將已穀舂用不失官數，則已其所領倉穀，任從設實戶附城自糶，在官胥徒不得指以糶官穀。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救難

七十一

勸捐之。至於領穀之後，設實戶與保甲擇中村寬闊處，所置廳十餘座，或公館或寺院，無則空地搭蓋籬箔，須可隱風，毋令饑者凍死。又當多置缸桶瓢，約其碗筋，則令饑民自備柴，亦取給於官穀，若取於保甲，又必指此以科派細戶矣。水則令保甲編戶挑之，煮粥之人借用設實戶家丁，庶官與結算穀石之時，不得指他人影射為奸。人饑必成疫，須多置薑木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其粥成之後，又須嚴禁將生水攪稀，致久饑者食後暴死。一登日曆。監糞官署一曆簿，逐州縣鈴印，如今日初一日起，分為二大款：一本處饑民，照其坐位從頭登寫花名；趙天錢地孫玄李黃，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來者，公同保甲查的，即註於本人下，父徐何名妻係何

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處流民又分作東西南北四小款一某處人某人係欲過東者一某係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即註本日保甲某人送出境訖違者連坐保甲前件亦結以上共若干人至初二日又分作三大款一本處舊管饑民即昨日給過粥者官則先照昨日舊名盡數填此項下來者分付先儘舊人照昨日坐定點名如有不到者大紅筆抹去前件總結共若干人二本處新收饑民其有新來者令坐舊人之下以便查點亦結共若干人三外處流移若流民則每日皆新來者其昨日給過舊人除病老不能動移外再與給食餘者不得存留亦照前記共若干人至初三日以後即與初二日同但初二新收者亦作初三舊管

實用編卷十五

勸業一 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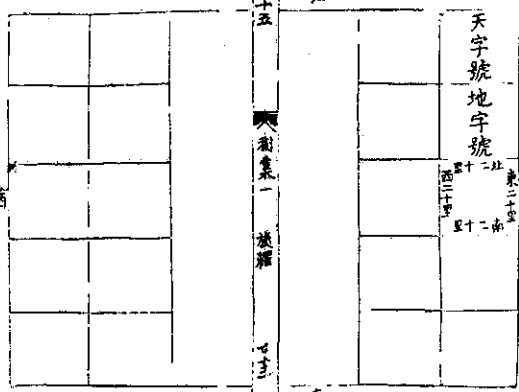
七上

登如初三無新收即於本款下註無字如此不惟人數有所稽查有一人即有一人之食合勺米穀無由冒破一禁亂民如此賑粟如此煮粥則邑無不遍之村人無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餓而死者無矣即各處流來饑民在郡邑雖他人家之赤子在大造亦生成中之一物也縱不得賑亦同得食庶幾人已一觀矣各災民但當安心守法聽候賑期本州縣窮民不許三三五五強行勒借富戶嗷呼嚷亂致生事端其外州縣流民亦當散處乞食不許百十為羣搶奪市集驚動鄉村令土人掩扉躲避本道卷查原奉

旨朝廷止憫窮民不恤亂民違者以亂民論先打一百棍枷縛遊示三日處以強盜之律各州縣將本地方饑民

有無勒借流民有無嘯聚盜賊有無生發五日馬上一報本道消消不塞將為江河是在各長吏見形察影豫為撲滅如有富民能尚義輸粟者照賞格優待

糧道賑粥格式通縣方界圖



此州縣通境圖式也以意畫之各州縣地方橫斜曲直不等但須截長補短通融折算照依各州縣原形圖之不必方正城池道路亦填于內以憑本道經過時隨便親到軍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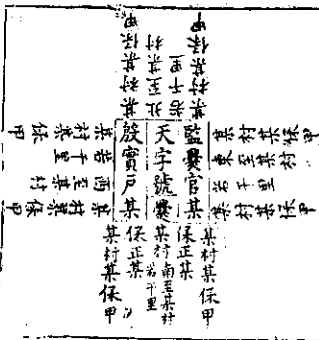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五

勸業一 救濟

七上

天字號方界圖

此方圖式
也某村某保
須照式登答
干上卽以後
報姓名接寫
之保正副義
官照此報州
縣州縣審署
卽將此原冊
送道



實用編卷十五

天字號方離縣若干里在東角上

七十

義官某人

殷實戶某人

某村共若干保

第一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極貧額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額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第二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極貧額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額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本處饑民坐食式



實用編卷十五

天字號方離縣若干里在東角上

七十

義官某人

殷實戶某人

某村共若干保

第一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極貧額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額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第二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極貧額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額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外賣饑民坐食法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

放羅

七六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各州縣所以不肯煮粥者專恐各處流民聚食目下爲
一頓即送別方不許停留則二三日間自然遞送出境
無他患矣老病者不妨留之

以上積盈等二

名欲過東路令

東路保甲押食

畢即送過東

以上積盈等三

名欲過南路令

南路保甲押食

畢即送過南

以上名收等二

名欲過西路令

西路保甲押食

放賑法

救賑之發中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賑民某從左入領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放羅

七六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報名小票式

其縣

糧 天字號方內某村第一保保正某人

下願食粥災民一名某人

儲

道

某月

日圖書

武斗

官鈴字樣

此審時官

此者亦每日執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放雜

七十八

者不准州縣開銷即有票者又製數紙令人暗到本縣民家一訊其有無則此弊再無從匿矣至於食粥之人無票則糧越不齊而難以點閱有票者或私賣他人或假稱失落皆須日逐查之

論曰井制遂矣志復古者率薄血是求則王顧穿引萬水之說可思也區種古法早良法胡今老農亦往往未請自暴汚無制迂潤王道一切目耕桑為耽務未嘗一究極天時地利人事之奧義是為知政本哉蠲租止優富家發賑或遺無告惟本常平法兼行賑粥所稱散財斯不虛耳乃凶荒待命委積而不足生于不農聖王必以制恒產先補助有以也夫為曆癸卯歲癸六月哉生明臣華廷謹述

卷終

實錄實用編卷之十六

利集二

野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休寧臣張復參閱

經武考

國之有兵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本之不嗜殺人而用于其所不得已譬如火然使人畏馬不犯而已自黃帝禦蚩尤以來舜征苗湯正夏文伐桀皆神武不殺武東實鐵善未盡焉漢以權術將將詭道將兵之湯武之心矣況下此者乎惟我高皇帝驅胡元定華夏一出乎仁義諸賢俊樂輔翼堂堂節制之師直與商周同軌臣請擬行事實武經與憂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治危明者共縛之兵有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道無形聲令民與上同生故敵國望而歸之孟子所謂得其心是也元胤華近百載羣雄競逐四方塗炭民不聊生

太初徵時觀帥首所作謂非良謀慨然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來歸獻議曰金陵龍蟠虎踞皇帝王都願先定鼎命將四征勿貪子女金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師起滁陽克和陽諸將多殺掠上為惻然曰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士所得婦女悉還之及水軍將康永安等歸乃渡江克采石下太平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揭通衢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太平四而皆元兵乃藉卿

稅戶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爲清野

上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兵出其後設伏襄城橋獲楚

先用之後以謀叛誅又降殿子兆先用爲帥置其驍勇

士五百人侍臥榻解甲酣寢令反側子自安法稱軍之

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燬

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其此之謂與

進抵金陵謂達曰守將度吾行百里必疲將劫營宜備

之乃分各軍遠伏元兵夜至擊空營驚退陷伏中潰且

降國用與常遇春架雲梯先登遂入城名父老諺曰吾

爲民除亂耳汝等各安職業有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

之舊政有不便爲汝除之城中更相慶慰已欲分道征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二

伐乃名諸將數其營縱軍士之過欲實之法李善長懇

款乃免自是每達將必詳諄諄諭所至安堵是謂武議

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濠泗從龍之士如

雲如雨指以爲永足在在訪遺還收歸附靡可縲數黃

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非有意窮敵國以自利也

敵素我取要在無曠廢官以代天工士亦有言焉則博

木其爲養民所致不誣耳張士誠起鹽徒據蘇松常諸

郡達攻常倖北發伏擒張士德于紫雲巖張士信救之

亦倖北發伏死達于牛塘谷智謀之士形之敵必從之

予之敵必取之畧相同也達于谷中築十丈高岡以防

汲太湖濱衝之患賴遇春救以克既取長興耿炳文守

之取江陰吳良守之水陸要害得良將以據平吳之功

皆與于此蓋地利亦戰守要務哉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與諸將分屯夫非農寓兵與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

事故必使逐其六畜關其田野究其處所大夫治田有

畝數人織絰有尺度此太公之所以棄武王也朱升

曰高恭瞻廣積緩緩稱王嘉哉謨矣陳友諒弒徐壽輝

僭稱帝與士誠合從圍金陵天或者盈其惡而棄之手

乃有議降議奔鍾山者爲衆寡弗敵也上用劉基策

曰天道後舉者勝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俟隙

擊之第懼士誠交合難圖也達茂才約內應速之三分

道來以弱其勢期江東橋呼老康爲號比至則木橋易

爲鐵石達乎無應者于是三軍奮氣將軍奪心矣抵龍

江立柵岸上陣酣日中我衆欲戰上度天將雨令諸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三

軍庫食乘雨擊之須臾伏發大勝所謂順天行謀非耶

向使友諒不誤我師安能克多方以誤之亦人之所以

與天謀也有勳舊俞伯仲南安慶爲張定遠所破達還

賜弓弦令自盡將無非人情乎太公有言賞及牛豎焉

洗麻養之人是賞下通也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

極也當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

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方國珍

來獻溫台慶元三郡達千戶王時齋白金姓附其海舟

至燕京體察元朝以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

貴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

於度必取於人故胡德濟擒李明道王漢二至即授以官

因得友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比親征至安慶先

陸兵以穀之命會通海越德勝等潛以精兵破水寨徑拔江州友諒通武昌諸郡望風而下及彼空國圖恢復圍南昌久朱文正偽約降緩其所以待援于是有鄱陽湖之戰韓成誑敵亦曰殆哉會友諒以巨舟連鑼爲陣郭興曰此可火也蓋在兵法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舉火必有時起火必有日時者天燥也日者月在某壁翼軫四宿風起之日也爰遣丁普郎等爲應于內永忠通海等旋攻于外漢兵燼友諒殲矣

高皇旋而論功郭英實射殺友諒微茂才言不自白上曰加於人一等矣及觀康郎山尸橫鄱陽湖水赤漲然淚下曰率土地食人肉吾中心不忍也嗚呼此豈得已哉司馬法曰兵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四

意則權又曰上下皆不伐善讓之至也師臨武昌陳理出降封歸德侯今其子孫猶在瑞昌與國間仁心端可識矣且當時陳氏既潰將校欲邀之下流全獲賊衆上念窮寇勿追僅遣偏師防其奔逐徐以大軍臨之全城降服所保全不已多乎後以語儒士或簡而又俾諸將親儒者觀古人書以資智識洵胞肫乎其仁也古王者前文告之辭威讓之令正耀德不親兵之意然威行而後知恩陳氏於一時最強既已夷滅威行矣自時厥後楊璟諭蜀王禕諭梁檄諭中原之民書諭撫廊左君弼李思靜治諭北臣民一施文告威讓以需其化衛令者兵之然猶以舒爲主存於憫教宥之意常遇春則州未下令汪廣洋諭之曰熊天瑞猶能禽降賊豈能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五

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遇春乃凌濛立柵圍之天瑞降上褒遇春言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計曾彬何以加之噫明哉長哉黎民尚有利益推士誠務酒色用倭人爲逋逃主勢在必討乃親試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拾兩其傷而不退者亦賞銀有差且和給酒餼勞之賜傷者醫藥顧倉同言兵多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有用也吳子曰夫人常欲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圖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蓋謂是與陳友定據福建教援邊胡琛討之焉

之六權先加人敵不力交武先加人敵無處接則敵戒豫而順治之效弘也已遠達等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等由江西取福建順永忠等由海道取廣東楊璉等率湖廣軍取廣西先聲所動文告所孚師乎若時雨之潤枯由矣凡此諸省大抵皆元氏將相居之何易取如此哉爲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順帝居深宮惟空龍舟之遊使人東政費河擾民僅一脫脫賢相猶棄不庸百萬之師素之教練度國者第觀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執持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不待交兵接刃而知我明之無敵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左君弼嘗阮我

高皇于廬州既爲元將守陳州見招諭猶豫不決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

上以所得母妻還之遂感泣歸附與向者命攻蘇將士無踐士誠毋墓同一孝治天下之意噫項羽質漢祖之父嘗操質徐廣之母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四方悉定乃命將取元都若曰取天下於羣難猶可速也彼君天下而逐之不忍速也無奈人思中夏何矣師距通州三十里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佚待勞攻城非我利空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旬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斬首千餘級遂克通州甚哉謀之勝於攻也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向者攻安豐於城東龍塢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乃壞攻姑蘇四面築長圍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園等築敵樓三層下

城中立弓弩火銃於上又設熏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歟僅乃免之故曰上英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然我師之不必攻也元固自爲瑕也元主知事不可爲避去我師自齊化門填濠附城而入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一如初命以稱帝答天心慰人望之意亦休哉是年高皇帝始即帝位改元洪武親爲詔歸功上天

祖宗及左右英賢而不自以爲功華詔求賢又遣十人分十道訪求之居然成湯懷德懼之心豈與夫計產多於劉仲者埒乎即得天下之正不殊而志固有道德功名之別也遂從燕冀累定晉秦漢文志破關平追元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七

君至北河俾新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而遇春以祖撰之壯伐獵稅之詩烈英文忠奉命據慶陽不奉命駐孔與其故大同猶曰專之可也元主自此已絕意南向追攻上都聞元主祖懼移書其子若孫示不伐奪之意使感恩避地而馳報金陵取進止庶幾晉士句之風焉乃兼程襲應昌俘其嫡孫及后妃諸王而太子僅以身免法不云乎戰不加費不困凶所以愛其民也文忠于是乎不武矣及元僞至

高皇曰元雖夷狄入土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謹元主曰順帝封其珠賈的里八剌爲崇禮侯竟述北歸嗚呼此至仁之心也哉佳兵不祥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文忠蓋得已不已者此時以功封公侯伯者四十餘人或謂李韓公似蕭何徐魏公過韓信劉誠意母張良而常與李曹公傳頌川諸人皆三傑之儔視漢十八將盛矣 上諭諸將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薛顯從征皆著奇績然性剛忍屢飭不悛屢殺督吏獸醫火者及馬軍又利千戶吳富辜畜殺奪之欲加極刑不忍欲宥之成者何善今仍論功封侯謫海南分其祿為三一贍富之家一贍馬軍之家一養其老母妻子卿等宜以為戒古稱功過相準非此也耶俗儒以鳥盡弓藏樂論將將要未擬人於其倫也凡以功名交者中實相猜非但鮮終原夫有初也以道德交者忘人我忘屈伸若尹豈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八

湯何藏之有漢君臣以許以力事是心非且高帝自謂弗如三傑才既相軋必從赤松乃免耳我
高皇與羣雄共起以誠以仁原無城府况天縱文武迫出羣雄上豈惟無忌心蓋無可忌人矣而猥以漢祖相方可乎初祭茂報蜀使圖其山川險阻敵已在目中及明是不校 上命湯和等由瞿塘趨重慶俾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各諭友德曰蜀必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窺腹心自潰蓋韓信陽修棧道陰出陳倉而帝即以其出路為入路益人神智吳若古書此在軍中者所為手不釋卷也友德克階文且漢江遠戰艦以渡乘漲投木牌順流報捷故湯和軍奮力而蜀守將解體 帝手書督和拉進勿需水退然瞿塘

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渡關口乃密遣壯士狎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機礮帶水筒禦饑渴永青蓑衣行叢崖間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苦渡夜以一軍破其陸寨一軍鐵裹船頭發火砲火筒與上流軍夾擊破其寨遂入重慶所謂動于九天非耶明昇請降永忠必俟和來乃受少長有禮于茲見矣地利信不如人和哉劉益以遠東降不煩師旅甚善元梁王殺我使韓命友德藍王沐英討之曰雲南僻在遐方朕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

實用編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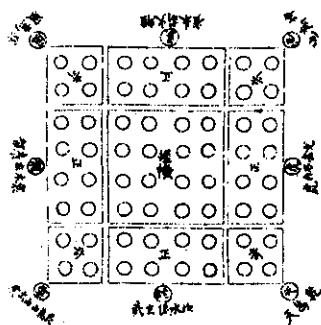
利集二

經武考

九

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後分兵徑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法曰兵勝於朝廷廟筭勝者得算多也然哉然哉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使平章達麻里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趨進必破之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乃遣師近曲靖忽大霧衝霧抵白石江須臾霧霽敵見之大驚扼水而陣英整師若欲濟勢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震金鼓旗幟于林間敵散眾以禦陣乃亂英督師濟江鐵騎衝其中堅敵眾大敗夫兵避實擊虛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而其變寓分合間分不分為虛實為能致之哉為孤旅關命正而以力爭雖知敵虛實烏能致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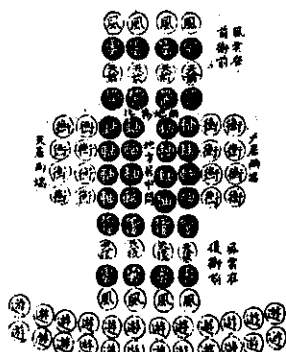
握機奇正圖



王應需回
中之所握
信于四正
四凡之兵
信于四奇
居重取輕
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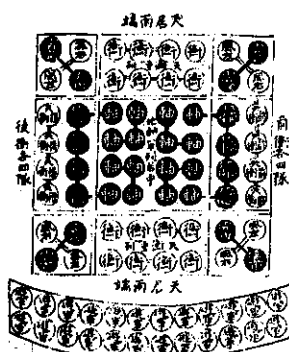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卷之四
制集二
經武考
十一
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連無
速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
救款起于五終于八此條六十七字見唐太宗李靖問
答其詞簡當

地方布圖



此兩處其局之奇正方經
是此中次兩兩排各戰
也爲開地竭天衝在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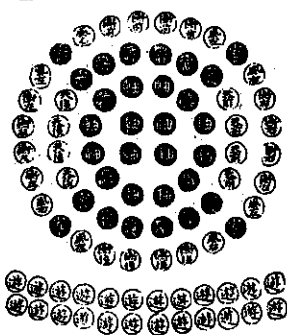
天衝重陣圖



聖地天角陳之利故思兩陳重經
爲居居數衝衝隊以居居前列口
八中所以居居前列四四後各天
陣開端方四三後居地離隊之四衝

圖動不圓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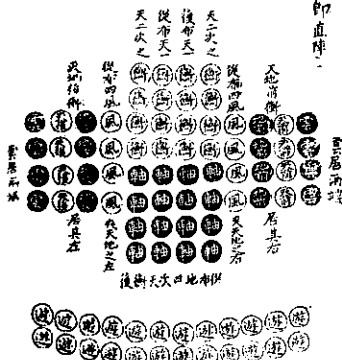
即圓圖



天動不圓天動
 之四為右前不圓天動
 也屬望地左後為動或曰

圖一天布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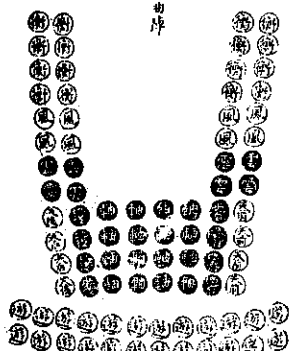
即直陣



是蓋處居其後居地左天四後子地之天布經
 也則實兩尤衡其前石地風從天四從二天曰
 此一端當居右斷天之狀布衡次作次一從

圖端兩居天

即由陣



是相右次風其兩天端
 也何左雲其次居口

以上圖小列之一隊五十人共三千二百人馬陸勝掛
 機能十萬之衆用此數中列之一隊百人共六千四百
 人通遊軍八千八百人項羽破秦軍百萬用此數大列
 之一隊二百人共一萬二千八百人合周制萬二千五
 百人一軍之數多益善孫子云治衆如治寡分數是
 也用此而已若小數不拘
 又按地軸空倍于四正故從布天地陣云從布地四而
 四角不復係于地衡愚謂即宋制之無地分馬蓋一軍
 中必有異等之士若秦穆公之陷陣趙勾踐之君子兵
 吳子所謂選而別之愛而貴之以爲軍命者無專位無
 定數處于大將左右前後以備緩急驅使然使不與地
 衡聯則成而無用故自其居中曰無地分自其出戰曰

地前衝其制軍之妙如此

四正方四衝四衝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此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

四正每正各總其衝衝凡四將曰龍虎鳥蛇四隅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曰天地風雲合十六而為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

地衝將總地衝地衝八雲之兵為三十二陰天衝將總天衝天衝八風之兵為三十二陽合八而為二板令就簡以為提挈地張兩軍相為表裏此副將之事也

中軍又總八陣兵合二為一此大將之事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而風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而

雲應之合前于右合後于左八陣以四為用四陣以兩而化此參將之事也

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于四正此驃騎之事也

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為後此遊擊將之事也

旗號方色

前正部赤旗角部上赤下青左正部青旗角部上青下黑

右正部白旗角部上白下黑後正部黑旗角部上黑下白

中樞機將旗黃色高丈六尺

左遊奕青旗帶右遊奕白旗帶

前伏擊赤旗帶後伏擊黑旗帶俱高九尺

每二部門旗四面各隨其方色高九尺

部傳事小旗一面兩隊巡警小旗一面高五尺各隨

中軍八方旗八桿如八方旗旗舉其旗某方應之又曰

旗帶如遊奕伏擊色舉其旗某應之高丈一尺

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將官下各隊伍又分五色在

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實應德

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

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

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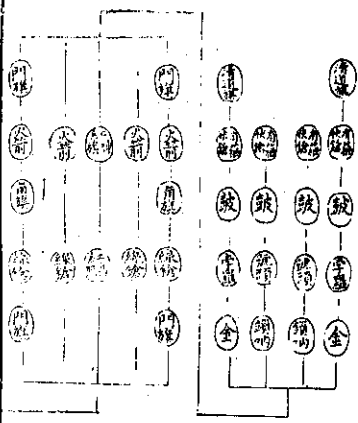
用邊帶軍士各有纓而無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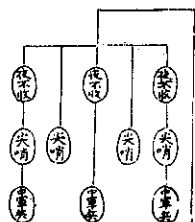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十七

清道圖解





戚繼光曰夫建大將旗鼓非為美觀視自近並之將不用旗鼓以戰故遂廢而不知講廼只用為擺列之虛具此大謬也蓋無事日軍行則為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營即為分札營壁之用立表之需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其紛紛紆紆交雜於道而不實用編卷十六

初集二 經武考 二一

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其中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人見其各有趨附而不知全憑旗鼓以舉錯及其復收志休號令復照圖為行營矣自非知鼓者解不視為贅疣耳

夜營號令 字式

一出燒行兵遇曉野宿即於中時照擇地之求善地安營放砲三聲各就方向向駐隊聽號下馬束縛正兵即治壘堅幕安竈奇兵四面龍鎗防守仍分道遠探布置停安聽號發兵採薪汲水造飯再聽號摘兵就各方位四面障地牧馬薄幕飯食畢動鼓用嚴警提鼓一通三十捷金鳴鼓音止吹角音一通十二聲合以喇叭代角音角音止為一疊鼓音復動如此三鼓三角止軍中肅靜聽夜號違者治以軍法

一鼓音初動中軍官領巡警旗及定更漏官巡營外定更舍疎密合度直更轉籌者各循次分布回營復命一定夜號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

實用 卷十六 初集二 經武考 二二

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註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標將開行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暗記不可漏泄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放過去如喝冬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姦細隨時擊縛傳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警人記其鋪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除行二百里

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晝夜兩
等爲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前後夜極
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盈冬至前後夜極長五十九
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序短長增減計
算假如九十步安一直更往回一百八十步發一更
籌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百籌冬至二百四十
籌夏至一百六十籌籌盡天曉其夜天曉卽以此定
之行兵以令箭代籌

一安火炬以防夜警每營於八門各置火炬二東距以
野坤蒿柴爲之圍二尺長七尺如燈燦之狀暨於營
門兩傍其中部四角隙地各豎一炬卽令守門巡路
者司之如遇深夜軍中夜警或有姦細入營偷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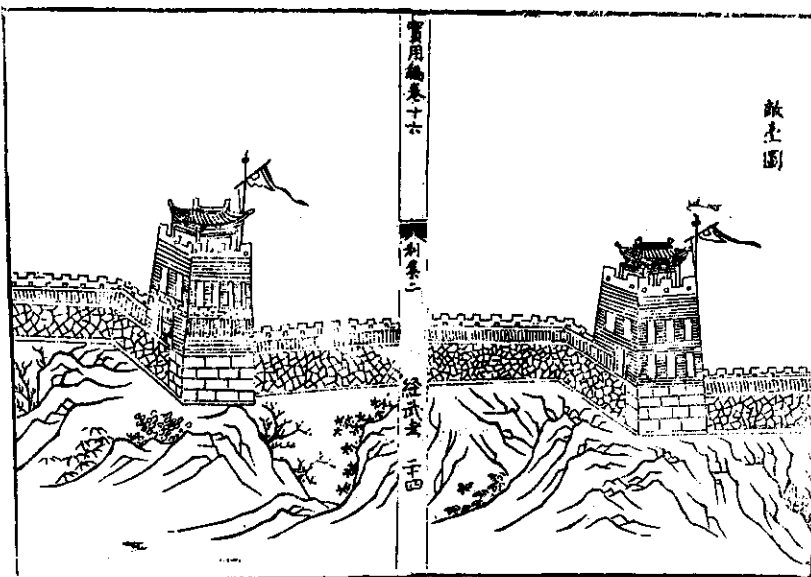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列集二 經武考

五三

聞動靜卽將各炬點起照徹一營我兵俱要靜坐不
許起立行走如賊負起立及行走者卽是姦細隨當
捕捉賊見營中有備決不敢與劫營之念矣
待五更一點中軍掌頭號造飯五更二點掌二號吃
飯東裝卽如初昏時提鼓角各三通畢掌三號開營
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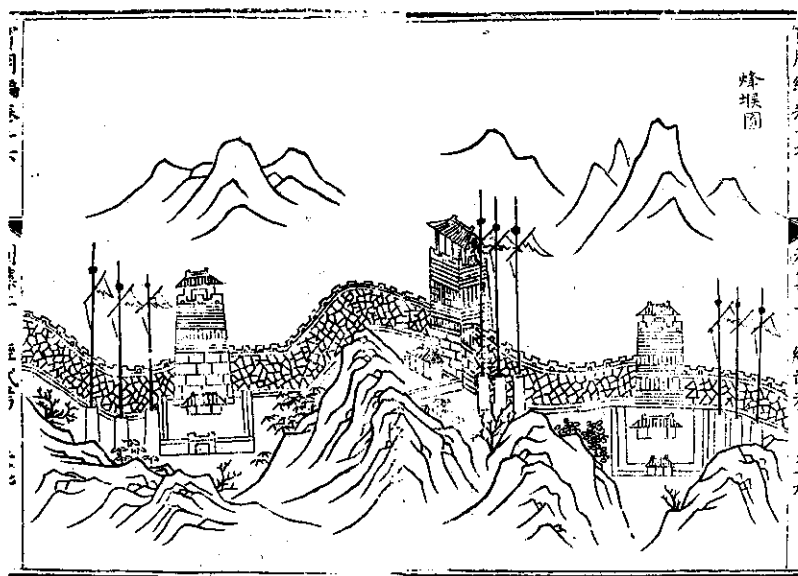
敵土圖



實用編卷十六

列集二

經武考 五十四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候謹烽火劍鏃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綠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為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奏酌裁計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那設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許藏蓋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啻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查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查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實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進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聲委官一員係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火左右分傳許箭鏃馬瑞延來曲折二十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通別路兵馬

見峰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
今投炮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周
靜禦備度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座 備為二日間向邊外開闢軍住向內
半間百健往

院各一座 水缸一箇

院五箇 鹽菜之類不務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屯墩者亦備一分

大墩五箇 臺口直口英口彈子等可

三墩一箇 白城棚務糧一尺五寸長三寸

大木棚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堂六寸深一尺五寸
每架體壁之木不合武者即行改造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三八

發火神六子 棚房一間 棚三副 棚令兩副

大池三座 每座方五尺大池口直半寸大亮

大牆五條 每條長一丈八尺要蓋其上棚半架

大牆三條 每條長一丈八尺要蓋其上棚半架

以上俱軍採辦

傳烽歌

傳烽號今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寨

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峰

一砲三旗燕河等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

二砲二旗是喜峰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

三砲一旗牆子嶺三砲二旗曹家峰三砲三旗古北口

三砲四旗石塘林若遇夜間旗不見火炮照數代換

賊近牆加黑號帶夜巡換益大燈籠賊若潰牆進口裏
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至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
軍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號如山海大牆皆一砲
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
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塊重該墩聽砲分頭說
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都督即如風
砲效都督聽的確日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
若有差池法不容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三九

工部右侍郎汪鏗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穿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庸不能自任者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
 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側門屋中梯而衝之
 皆足也然須於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
 放火難捍禦矣街闢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鎗
 車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射向前立餘頭
 皆向外畔當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
 進矣曰是法也但宜於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
 曰陸地以木城為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為野營其以戰
 為守一也曰使賊攻我窘迫不容於不關也敵強我弱
 不勝奈何曰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
 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
 玩怯乃疲廢之將一籌不顧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雜武考 手

汪鏗曰倭奴折長刀法而已耳我中國武藝不可勝紀

以文選對專門秘法散之四方若召募得人以一
 教十以十教百即刀法一藝倭不足以當我況其他乎
 試舉其略言之如使鎗之家十七曰楊家三十七路花
 鎗曰馬家鎗曰金家鎗曰張飛神鎗曰五顯神鎗曰拐
 安鎗曰拐刀鎗曰鎗鎗曰接鎗曰起鎗曰大寧筆鎗曰
 拒馬鎗曰揭馬突鎗曰燕眉鎗曰沙家十八下制手干
 子曰紫金鏢曰地舌鎗使刀之家十五曰偃月刀曰雙
 刀曰鈎刀曰手刀曰鋸刀曰揮刀曰太平刀曰定戎刀
 曰朝天刀曰開天刀曰開陣刀曰割陣刀曰偏刀曰車
 刀曰匕首使劍之家六曰馬明王曰先主曰卞莊曰王
 襄曰馬超曰邊聖厚秦短身使弓弩之家十四曰邊箭
 曰南廣集箭曰火箭曰神機箭曰楊家箭曰馬家箭曰
 袖箭曰袖彈曰手弩曰諸葛弩曰連環弩曰雙弓床弩
 曰三弓床弩曰打獵弩使棍之家三十有一曰左少林
 曰右少林曰大巡海夜叉曰小巡海夜叉曰大火林曰
 小火林曰通庄孫家棍曰觀音大關南海神棍曰稍
 子棍曰連環棍曰雙頭棍曰陰手短棍曰雲梯渡山棍
 曰大八棒風磨曰小八棒風磨曰二郎棒曰玉郎棒曰
 十八下狼牙棒曰趙太祖騰蛇棒曰安猴孫家棒曰大
 六棒緊纏身曰十八面埋伏紫微山棒子曰左手棒子
 曰右手棒子曰連環棒子曰雲梯棒子曰虎虎棒子
 曰滾手棒子曰寶屠釣杆曰西山等家硬單頭使鞭器
 之家十曰鐵鞭曰皮鞭曰單手棒鐵鏈子曰裝紫竿頭
 曰金剛圈曰鐵掌鐵尺曰呂公拐子曰剛叉曰藤笏曰

史記之家五曰雄牛山陣紀曰山門七埋伏紀曰王倒角紀曰直行虎紀曰稍翻跟進紀使馬上器械之家十六曰數曰欽曰鏡曰提曰流星曰鎖虎口曰馬又上帶使流星數曰雙舞劍曰雙刀曰馬又曰天平鏡曰天方基曰鎗曰關刀曰斬馬刀曰月餘使拳格兵器之家十一曰趙家拳曰南拳曰北拳曰西家拳曰溫家鉤掛拳曰孫家放掛拳曰張龍神拳曰霸王拳曰猴拳曰童子拜觀音神拳曰九滾十八跌打撻拿又有猴張短打破法九內紅八下等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一百三十敵師相傳各藝妙際爲將者擇兵士香之所近心之所好而教之或專習一藝或兼習數藝藝起於百人者推爲百人之師起于百人者推爲千人之師起萬人者推爲萬人之師有不戰必勝矣若以火器言之我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五十二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盡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有藏之武庫每歲神機營軍演習奇名異狀人多不識其用不啻數百種而已也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恭將戚繼光曰皆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成祖所舊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集諸火攻法二二一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銃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軍應駕而出者過半司馬子謙以軍器局神銃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灰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

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朝秘習之禁莫嚴於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是故兵器也者謂其爲戰具則可恃之以勝敵則不可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五十二

水兵末伍法

每福船一隻拆班一名舵工二名縵手二名板招者一名上斗一名提手二名上用甲長五名每甲兵十名第一甲船長甲長管帶非與船○第二甲中與該甲長○第三甲中與該甲長○第四甲中與該甲長○第五甲中與該甲長○第六甲中與該甲長○第七甲中與該甲長○第八甲中與該甲長○第九甲中與該甲長○第十甲中與該甲長○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磨刀戰殺有功各為首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照方色

今以現在船分之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總辦船一隻為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為一營立一領兵

實用編卷十六

刺集二 經武考 三十五

官以松門關分右後二營海門關分前左二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舵上大旗則俱用黑布仍用白布做一大字在旗通寫作台字各照方色製一號帶中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福船大旗式

號帶長二丈五尺

長一丈八尺
闊十二幅

號帶顏色

凡旗尺俱官尺

前營紅帶
左營藍帶
中營黃帶
右營白帶
後營黑帶

甲長旗式

方正
三尺

桿長一丈三尺

前營紅
左營藍
右營白
後營黑
中營黃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

紅旗紅邊一面 藍旗紅邊一面 白旗紅邊一面

左營

紅旗藍邊一面 藍旗藍邊一面 白旗藍邊一面

右營

紅旗白邊一面 藍旗白邊一面 白旗白邊一面

後營

紅旗黑邊一面 藍旗黑邊一面 白旗黑邊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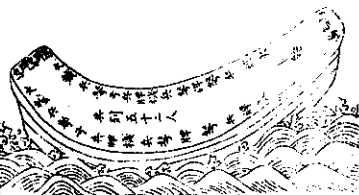
中營

紅旗黃邊一面 藍旗黃邊一面 白旗黃邊一面

實用編卷十六

刺集二 經武考 三十五

圖視閱船立時正



海盜船 倭船同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令
為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
器長短相間分方面而立
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
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
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
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
開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
管兩水倉門

實用編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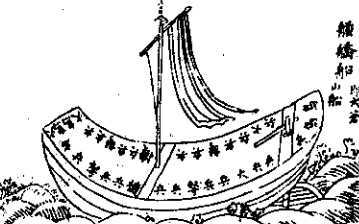
利集二 經武考 主

每海盜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撥手一名舵手二
名板招一名甲長四名兵夫四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
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 旗長一丈二尺濶八幅號
帶長一丈八尺

第一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第二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第三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第四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
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力戰殺有功者
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方色同大船

圖視閱船立時平



橫船 山船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四甲總
令為一大哨於船四面各
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
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
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
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
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
兵四名專管船頭開板下
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
水倉門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人三七

每海盜船一隻即太倉山船也捕盜一名舵工一名撥手一
名板招一名甲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
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 旗長一丈一尺濶七幅號
帶長一丈八尺

第一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第二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第三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第四甲佛機馬銃甲長管放機銃賊近放火砲破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
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力戰殺有功者
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方色同大船

打四十里解又差在監一半去拿如此輪拿一年不獲全甲兵夫俱革其一年工食通扣在船修驗船隻凡差出拿逃兵者工食卽日扣收在官拿獲有功之日給與其逃兵自首免罪拿到者奉汛時月發船之日

船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在船爭打違令
宣嘩俱以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一兵與甲長凡事務相推讓惟中長是職甲長平時見捕盜一跪一揖遇中軍發放跪聽號令

捕盜見哨官平時青一撒一跪一揖遇在中軍或臨敵以軍法施行

哨官見領兵官一跪一揖臨敵臨操軍法施行

領兵官戎裝見把總兩跪一揖平時許以冠裳臨操臨陣戎裝聽令小則徑自細打大則稟府究治

哨官見把總兩跪一揖臨操叩頭捕盜見把總叩頭捕盜見領兵官平時兩跪一揖臨操叩頭跪見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簍衣簍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毋得抗違

或者曰兵船常在船上操豈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戰之理耶繼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之時惟用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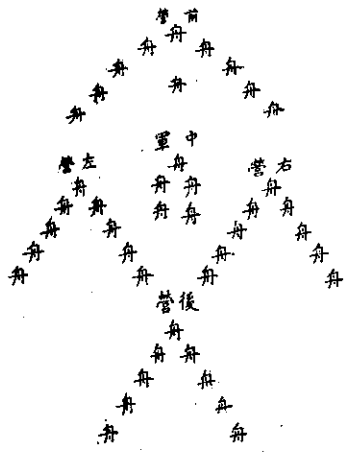
力帆樁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隨便動上以關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潮汐非內地江湖擺撥整齊之比也

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於陸以習之幾於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於水寨是矣而又何以陸操繼光曰

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通賊登山將不捨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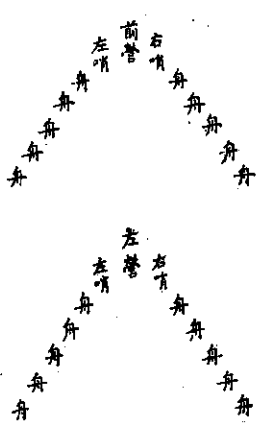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練武考 四十五

安擺船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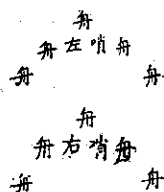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練武考 四十五

分關二營擺圖



一、營提圖



以上提船之說大端
海濤洶湧港有灣曲
潮狹當風隱風之不
同隨港形深淺難拘
一定之勢此言處寬
迴水善之形耳設使
狹如羊腸則又當單
隻一字順下不可拘
方也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甲五

一每日日落時分聽中軍船上吹打三通放砲三箇各

船一體鳴金鼓落旗

一夜暮以朦朧為期中軍船發播三通起更各船齊聲

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柳響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

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瞻遇有船過即便鳴鑼各

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拔支

更兵失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別

物流入則已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鼓各船一體防

備遣一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一每隔夜把總官先將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示

兵知之次日早軍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鑼則以

一盪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吹熟吹第二盪喇
叭各兵食飯第三盪喇叭各官捕帶兵先登岸赴水
寨擺立照圖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標兵船俟泊處

關港潮平依法操於舟如其關港狹曲風潮不可操

大船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一半用小船三板操

其形狀之畧

一放火礮火礮大礮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

不然擲而滅就不滅賊可反手正當發時及為所害

一大箭只者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收低

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竭力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甲五

一標槍非兩船相通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向船擲之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

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八用鐵鉞

就炭火軟欽隨藥擲下太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粗

碗一箇種大一碗用灰盞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

內大同藥傾及船一盞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

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

力也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用牌諭各捕兵將以出洋若干日該備泰米

水數目令備完限時點查火者網打罰工食凡中軍

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有船出洋哨賊如報有警本總卽升船廳聽砲三箇大火打果先吹呼軍一盞各船一面起艇掌號管官捕旗甲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定掌號官軍官旗到齊聽發放船上叫官旗進來水倉門報門俱起船面掌號官叫官旗過來以下俱照常時於水寨操練規矩發放軍各官捕回船亦照常操一體發放軍中軍船搖鼓升旗吹第二盞掌號各船起蓬第三盞呼軍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而行而不許太相遠離離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有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之罪中軍退縮把總之罪其舵工操手官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赦實免罪

實用編卷十六

刑集二 經武考

四十六

遇夜洋行船

一各船以燈大為號中軍船放起大三枝放砲三箇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為號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二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者燈聽號收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標喇叭響各船依序隨船安棹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有官違坐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島號二名點火執號遇敵卽便對放各船遇夜有急者中軍船五方高懸燈五盞是欲設

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二盞前桅上加燈二盞

臨敵發令軍法

軍中船戰聲喇叭響各馬鐙齊擂戰鼓天營營大聲吶喊奮勇勤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工遇淺者斬其板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斬其舵工操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操手如已使風逼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撲報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其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於細打一敵人應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實用編卷十六

刑集二 經武考

四十七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分投追打別賊其相攔來爭撈首級致賊逃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卽打敗餘舟接應會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逮者捕盜船工俱就陣斬首示衆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火星爆入始患匪細倘有失候鏡手官與兵夫一體軍法施行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撈獲財物包裹聽該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敢有官捕

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於

回日赴官告首決行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

治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一與賊船對泊船舷綴上用茅竹劈開包裹綴上以防

敵人夜竊之患違令解手細打

一各船遇警聽中軍船天鷲聲刺以響各船鳴金鼓一

通捕兵大聲吶喊以壯軍威違令治以軍法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卧違令察出治以

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使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

丈縛在船綴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艇手割

耳示報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四八

一各船捕艇兵夫遇泊船山無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

遇警一時下船不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

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拿治不

恕

一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

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

前進哨勤驅近烽堆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

其哨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報領哨官以便進止

如火報不與兵船追巡候事羅坐該營領哨官負若

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

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

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以軍法斬首

和緩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速而後

退者懷戒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

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

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

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彼也擲纜

而印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

而趨於涯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

纜及流懸磴於途者夜遠而潰也久而不動者佛人也

鼓而無約者偽嚮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

困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四九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

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虞恐無救暴風至之虞

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

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

黑便收搭岩高登四瞭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可防也

浙東潮候

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初十六初十七

初十八初十九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

初九初十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初十六

初十七初十八初十九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

初八初九初十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

初十六初十七初十八初十九初二初三初四初五

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

初十五初十六初十七初十八初十九初二初三初四

江北潮候

[illegible]

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為第一以其最陽也但今時將爭談火器千百為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實可用宜攻宜守予當為我一言之答曰火之一器號為神器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與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之北應之地亦有稍而無礦東倭之國有礦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九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鳥銃為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五十五

緬甸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羣兇之後火器收之

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

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濟一時之急終為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為得象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侏附百般鼓弄惜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為中國一勁敵大可

恨也今時效用多山人遊家或得其方或就其制粧點誇誕以為此足以無敵也殊不知制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闢器非不利也以懦夫持之見敵而走雖利何益於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答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燭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鋼鐵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諸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操壞實為圖機或間有損傷綠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發火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五十五

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藥藥有多案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丈已固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威虜砲馬腿砲虎牌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眾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合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擎常日為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藥信則火門易壞一放

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開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鼎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聞至則執此銃以代閃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製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踐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五五

如鳥銃之準銃之以禦倭刀利銃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入以名畏我如倭之刀虜之箭苗之弩之類聞者生懼將官用兵貴因勢利導能相地置器因時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 客曰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難有輪班亦恐不濟奈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答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少入藥藥實方入鉛子一又八土一寸餘又藥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藥實上層再裝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

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 客曰火箭如何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銃方能湧頭上頂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鐵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鏖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勛纜堅固用漆漆過其棚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五五

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湯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大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枝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大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摧况倭虜乎若遠遠見敵即先放了几益於事一長枝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濫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削破一半

用刀劍鎗火信投於半竹之下用細繩繫於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碍下節使鎗信從半竹之內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及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子執鎗向敵廝殺其信燃至火端後門敵已與吾接刀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有不中之理敵入着箭其鎗即至敵人擊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予平生妙用專在於此制器之法用器之精不可不留心也予昔征苗苗多狃牛陣各披綿被二三床來抵陣惟以此箭燒之未有一戰不勝者以此製旁可降其馬以此禦使可敵彼之鳥銳收功必矣此法無難一說就會無分智愚雖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可成精兵就裡尚有未盡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謀之器械以予當之亦難破也 客曰火礮火礮火礮之制頗聞其詳答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盡烟即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予不敢用時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盡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礮火礮火礮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法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烽火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

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為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速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心必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為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旗外還船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還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為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礮火礮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及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為累况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錯二物用水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或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礮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已後思有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方為萬全若微倖之事安得所用之人俱如自己之用心得其機要而不失也今之火礮惟多以投之似不在威公火礮之下也 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

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蓋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體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大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遠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二寸處用竹札十字交叉以阻箭之如五六十步用弓箭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威南塘公紀敘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柱棚非大飛板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旋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

實用編卷十六

制集二

經武考

五八

週圍共掘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體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舟可焚而走釘入柱棚可以逆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 客曰大飛板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今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御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發過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為有力大飛板之外而又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客曰火妖與火鎗火礮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於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焚妙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但發還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惡毒之兵

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 客曰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答曰可行但常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泉雖上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誤事 客曰其制可得聞乎答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極成溝將砲殺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踏躓於線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礮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 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歟答曰竹將軍即竹發機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機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許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與分佈易與拾撫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樂信弄製樂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擴出多而直出少矣 客曰智者自能默會 客曰默

實用編卷十六

制集一

經武考

五九

會一言吾已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轟五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舉薦遂免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為最答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則無奇巧為將者量敵之衆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數答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大木炮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架一付將假人釘於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牌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架於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

實用編卷十六

刺集二

經武考

六十一

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紫以棕麻浸以油脂其信盤曲於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於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懸崖萬一不肯直行回衝傷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為少人將奈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為可用至於用竹筒內乘火箭十數枝帶於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於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於內縛於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

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答曰車戰吾素識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乘紀國莫重於車也後狄人毀車為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於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遲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於擒掠無補於敗亡來不能遏其入退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答曰曷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

實用編卷十六

刺集二

經武考

六十二

又素為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謀常遣夫間謀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刺之而車之傷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通耳望熊飛越虜遁則放關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若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

之夫虜之人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待送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廝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為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為累內雖竹木發機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為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十五

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為聲援乃為萬全若出塞揚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於途中為揚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為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若南方樂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壑似非用車之所若邪矜其妙用當極險極狹之地實用一車而阻遏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奇功而神妙用端在是矣惟在有心機者方可語此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教焉答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而乘相并中用木栓栓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就作前機之把手其鎗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車車以較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為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倘安火箭二箇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盡虎豹獅頭以為驚馬之衆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永甲機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挿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桶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馬隆之制而損益之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十五

也偏頗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夷險無施不可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鍊而成熟中生巧可成車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意我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騶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嘗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衝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棄無法分量少是則相去亦天淵矣答曰知言哉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放而且害事昔子練兵陝西有閫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既而大响損銳主者笑知其故疑而問于予予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春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二

皆如菜豆子大臨時入鏡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著張細耳并末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乘以便應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與條馬兵終日馬上捷飾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鏡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 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之製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膠物提淨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馬而新葫蘆與舊瓢帶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皆麻桿灰其說甚多而鏡之有般無般皆於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春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春如

更合管門子門同圖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燃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繼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異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柙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桅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予變為一制似可禦倭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半粗整木樹空即今之木筏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藤以絮被盡以成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番四者四人照管一役或二三十座皆知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

分佈之夫海洋闊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其口其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掛一二具照後來路打去計砲多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的地亦用椿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於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空夫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鏡今筏有絮被遮蔽於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鏡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從倭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十六

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梳首用鐵為刀可為戰具而撓捍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子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砲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板惟一篇疊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聞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冒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應京曰嗟乎古有井田限戎馬兵車禦衝交長技不過弓弩蜀吳舍車崇卒商鞅開阡陌尚首功孫臏著水火佐攻至今火攻竊精彌備君子之器日減不祥之器日增雖欲去之其如敵何好生惡殺今古一天相彼蠻夷寇賊不威不懾張皇六師使覲伺者備焉而不敢逞是謂有備無患故養生貴未病之防經世濟未亂之治武經內經同一仁術不然勝亦不美安所稱七德耶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十七

任人

盱眙縣應京 纂輯
休寧臣戴 任 校正
丹徒臣華 鈺 編次

今天下長民者。類稱有治人。無治法。幾乎廢法矣。先王置法之謂何。至所稱治人。又惟是竭已才而止。夫天下譬人。一見心主之。五官百骸分任之。言有教勸有法。而後身得安焉。草父小邑。童子賤受釣法于陽臺。請其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而且教孝教弟。教學至使民閑行。若有嚴刑于罰。則人與法兼得也。今官府類有吏。案可謂任人乎。未也。

實用編

利集三

大誥曰。曩古賢人。君子受任。方臨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今之參謀。善者禮之不辱者。奏聞黜之。凡所施行諸事。議論已成。正官首領官親行草簽。役吏精書之。乃書押印行。若是則吏難獨任也。首領僕其人乎。未也。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此皆受任於本鄉者。凡朝除庭官。東南西北之人。未諳風土之宜。節屋之隱。詎謀詢度。所得有限。戴星沐雨。為力易窮。語不云乎。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窮鄉下邑。豈無豪傑生長其間。明利害察善惡。足為勸導。實第恐擇之不精。任之不力。無以責成而收效耳。伏讀

教民場老人得專決細務

大誥諄諄惟耆宿是重。時蓋論選得人。無別弊以巧法。遂

弘風格俗易。一選三代。基隆有司。誠體此意。優任賢能。分彰彈與除之責。日省月會。視稱否為勸懲。豈不遠而有成。以臣所見。閩葉司徒之于惠安。許司馬之于建昌。王新建之于虔鎮。兩廣亦既行之。皆效矣。蓋人無爾我。其代天工。以督農桑。則吾田畯也。以司防禦。則吾將領也。以分教化。則吾保傅也。既具隻眼。復釋我心。不自用而用人。亦莫不可。近來此義不講。係約含壁。遺址使存。而人與法兩非。有司率以意為政。自簿書期會外。精力不逮。聽其廢弛。而不振。第藉口民風日下。委任作奸。庸詎知人之不正。自身先之。法之不行。從上始也。夫萬古一天。兆人一性。民雖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況值熙洽之時。端型範之本。三尺具在。何至無一人足任者。凡民情偏聽則闇。兼聽則明。獨舉則難。眾舉則易。脩身尊賢。開誠布公。相與共行。

實用編

利集三

國初之法。庶人存政舉而邦其有榮懷矣乎

保約倉塾

宗按保約倉塾理道大端也近字內或廢不舉或舉之不備觀風者甲行乙否奉令者文應心違惟御史李時華按浙省重其事恭政張朝瑞誠致行之縣令汪國楠張維維稟然為諸令倡發近事之盛云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叅政張朝瑞為合併保甲鄉約附舉社倉社學以省繁文以修實政事萬曆貳拾七年五月十四日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案驗前案照得保甲彌監鄉約訓民社倉備荒社學育村皆王政也巡方總約保民實政三令五申矣本院巡歷結與尚有社學一二舊基寧波全無訪之士民有稱好事有稱不便詰之有司則曰造有牌冊矣蓋提調視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侯

為迂事吏書視為沉案巡察竟付說鈴上下習成偽套罪在本院督戒不嚴耳但宣承止此縣官縣官止此精神一事一行一行一禁文告徒繁精神不貫不一合併何望進行為此集發該道府會同總捕官一一從實查理除各縣舉行已久稽查相同者具由報驗外無者則設誠者補編務令在在有設伴件不虛巡歷完日並簿蹟送驗以課嚴最有虛文空牌假套家藏者段究未便又到該道先查各屬保甲鄉約某縣舉行某縣有名無實某縣全廢社倉小學一併附查一面續查或改設寺廟或創建修葺查過者碩堪充約長報奪等因蒙此行間隨該蘭谿知縣江國楠議稱並道之弊莫亟於風俗人心而錢穀刑獄次之說者徒咎人心風俗之不古

也良由上之人難以古道教化也庶幾古道者其鄉約保甲社學社倉乎鄉約始於藍田即周禮以鄉三粉教萬民文書德藝又以鄉八刑糾成其不率者是也保甲始於安石即周禮比閭族黨鄰敬仲所謂奔亡者無所惡避徙者無所容吏無捕追之擾者是也社倉始於朱晦翁行之崇安縣借府米六百石夏放冬償止收耗米三升如漢取壽昌奏置常平倉隋長孫平奏置義倉皆此義也社學做於學記其制家有塾黨有庠漢文翁守蜀學宮外市中廣招師徒及唐開元二十六年詔州縣每鄉另置一學擇師令其教授有自來矣但有治人無治法後之人不能修其廢而補其偏徒曰此迂闊故事也則風俗人心果江河之不可挽與請試以蘭言之俗

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侯

尚茲幾變矣專在上古好劬輕武斷髮文身猶曰南蠻習也漢書言其好鬼神重淫祀至隋一變而尚禮庸樹設麗失邦國志言其性柔懦尚淳厚急於進取善於圖利至宋一變而禮義向方反朴歸醇乾淳之間公論坦明為浙東文獻最矣吳禮部謂水冠道憲遷業變習益元興而俗用夷一變而崇實行畏名節隱然猶有鄉里之風則章楓山公所倡也至今漸頹漸夷有不可勝言者由前觀後要亦惟治所鑄耳謂可行於往督而不可行於叔季者非通論也即一邑而全浙可推也按臺觀風首於鄉約保甲社學社倉合併舉行修款臚列鴻纖悉具三道府及查盤親臨勸化今龍者聞夢者醒扶杖環堵四聲鼓舞豈非變魯一大機而生民厚幸歟

位。東間為社塾。學生童教讀其中。西間為社倉。內出穀。園五口。每園可貯廿石。本保有願出穀者。登善簿。無則縣發倉穀。百石為本。歲收息穀三斗。四年完。本還縣。不置倉夫。不查盤。以約副保長。堂其出納。約正副照式置鄉約社倉簿。二扇。請印收填。此保約之地也。

一保約之人 分定境界。將界內百姓。隨鄉鎮村落大小。多寡。每十家計十名為一牌。牌上橫列某縣某保某甲。下列壯戶某名。老疾幾名。幼小幾名。口壯丁幾名。係何生理。各置兵仗十件。共置火鈎水桶各一件。鑼一面。鏡一桿。共掃一槩。牌頭領之。不論貧富。一月輪直週而復始。每十牌計百家。為一甲。甲有長。擇身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保人

上

家有刀者充之。輪年通直十甲為一保。計千名。保有長。選殷實公正者充之。三年一更。舉貢生儒。准以雇工弟姪出名。註牌軍民樸處。聽州縣編管。不致占依。推花。佃戶漁船樂戶流娼。皆為盜藪。自相保甲。寄附牌外下方。鄉約有約正約副。合縣公舉行。誣端懸衆。論依歸者任之。不論保分。止照一區為一約。取其易為聯絡。便於守望。放火者照房分。為一甲。合族為一約。要以保甲主保障。四境約正。主表正。鄉閭盜賊失事不累約正責任不同。禮待亦異。此保約之人也。

一保甲之法 遇盜行劫人家。一聞喊報。牌頭小則鳴鑼。大則放銃。所在保甲。牌兵齊聲喊應。連出壯丁協力。

赴擒。倘勢無敵。行劫已去。不分兩隊。跟至天明。若奔入窩家。四面圍守。飛馳報縣。以便官兵擒獲。或鳴或不應。與虛應。不出觀望。還通縱使逃去。一家不出本排。連坐一甲。不到本甲。連坐保長。畏縮規避。約正糾舉。水火疫饑。皆然不許。朔望通結打卯。不許佐貳下鄉點閱。不許接官站路。不許協同勾攝。不許指官科派。上儀不許受詞和息。裡呈舉首。

唯月朔各甲執牌聚於本保長所在。口報有無強竊賊盜家。富可疑流棍。有無件逆奸賭。有則開証牌下。無則省。此保甲法也。

一鄉約之法 春夏秋農務方殷。冬月三朔約正副約本區保甲牌頭集於本所舉行鄉約。諸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保人

八

諭牌羅拜分聽六條。或刑律雜纂為善。陰陽間一讀。什照舊成禮。約正副會同保甲牌頭公報。約內某為何善事。填註簿內。某行惡事。如何。與出從公勸諭。不聽下。次糾正。終不悛改。然後事註簿內。案俟歲終。望日。將各保簿報主縣。掌印官。秉出嚴實。列名旌申。二亭扁上示衆。正月望日。再行成禮。從衆公報。某為極貧。應賑穀若干。某為次貧。許借穀若干。某無牛可耕。某無種可佈。衆報相同。約正副面書一單。執赴領穀。保甲收單登簿。秋成加息還倉。不領者聽。此鄉約法也。

一社學之法 春社散穀完後。再報本保中某有堪教。蒙童幾名。願入社學。又舉本保生儒某堪教。諸館穀應於倉穀內月給一石。各生束修。稱家有無無力者。

見此社學法也

各印官于臘月望後，市各約保甲簿，將此過倉穀還過本息，敘讀領過館條，疾疫施過藥費，每區計數若干，一縣成一總數，約報過善士幾名，惡人幾名，節婦何人，董簡明總數一，揭名旌申亭扁一，詳府轉道董院，以定獎戒，仍收各簿印蓋貯庫，以備逾年丁田戶口查審餓貧之用，此鄉約法也。

一約保之禁 鄉約唯責得人，但賢者不願就，而就者多不良，則以任不重而禁不嚴也。今縣立八社，一縣止八約正，各里通報名到縣，謀諸紳學校，眾論成，歸者倉定一二十人在官，先用八人為約正，優以禮貌，要之欲借其力，須待之重，欲杜其私，故禁之嚴。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任人

九

一禁筆之例 朔望打卯執結，迎送官府排門站路，協同皂快勾攝通賊逃因，捕官下鄉開點不到陰行科罰，需索常例土產發銀買辦，私和人令埋葬處息，糾合分例祝壽賀子，駕盜殃民起贓賄賊打詐，問過故答軍徒罪名冒應。

一賞待之格 當場擒獲大夥強盜，照北方鷄馬例賞二十兩，盜後擒獲真正人賊窩，歇一名追賊一半充賞。平時晝夜巡警，遠近開緝，一年無失者，給扁示獎三年，勤勞地方安靜，絕無盜警，滿日冠帶榮身，免其雜犯差徭，約正三年風俗表正，問曉訓服者，給以深衣幅巾，邀充飲實，仍免本家一丁。

一簿由式 某縣簿照鄉約以善俗也，該縣官吏應

簿式令每保自置一本，赴縣倉完領，執換期會公所，舉保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某名，有無忤逆盜淫偷盜強暴左道，或眾某名，從眾當面舉報，開列於簿，歲終報縣，填入總冊，轉道呈院，以覈殿最，如隱捏不實，違抗不報，提究不便，故簿。

計開

善

某係某甲下趙甲事父母盡孝，事祖盡順，事兄盡恭，某人捐穀賑貧，云云，不盡之目附後款。

惡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十

人溺女聚賭焚屍飯僧，云云，不盡之目附後款。

萬曆

年

月

日某縣某知縣案記印

某縣簿照保甲以弭盜也，該縣官吏懸發出式，令各約正自置一簿，赴縣倉完領，執過有驅獲過劫盜幾起，盤詰過奸細幾名，擒救過火災幾起，屏逐過妖散幾名，放收過倉穀若干，保放過塾童幾名，開列在簿，歲終報縣，填入總冊，轉道呈院，以覈殿最，如隱捏不實，違抗不報，提究未便，故簿。

右發正東社第一保某人准此。

計開

正東社某保某甲下某家某時被盜，喊叫某甲長某牌頭率眾赴救散訖，延燒，疾疫，異言異敬。

容富 煽惑

有熱款附後

附款 一善行

一孝父母

一教訓子孫樂聞義學

一敬長上

一能仗義樂輸倉穀放債輕息

一退讓醇謹

一早完糧稅

一勤耕耘樂紡織

一救解危急

一和息詞訟

一勸止爭鬪

一惡行

一忤逆

一驕奢懶慢學唱開賭

一凌兄長

一不完穀本准折盤算

一武斷兇暴

一侵欺飛灑

一欺孤凌寡

一施餉錢糧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十一

一聚眾鬧殿

一與販私鹽

一窩引盜賊

一嘉拐婦女

一放火延燒

一騙酒撒發

一教唆起滅

一匿名揭黃

一低假銀錢

一大等小秤

一屠宰耕牛

一立會講演邪道夜聚曉散

一附牌單式

用紙半幅為一單二單為一葉上刻三

寸為橫者二層首列某縣次列某社某保某甲下直

列保長某入下甲長某人牌頭某人

一單刷為單貼於牌並刷為簿一社一冊一縣裝一

套所印轉道呈院候巡歷撤查

已上款列此合解簡明之大槩也若因地損益隨時

變易俾無妨民生有裨吏治是在各道稽府府稽縣

縣以身任之矣本道看得本院所定保約倉學合併

之法研蓋正俗備荒敷教一以貫之誠司治之著龜

保民之準繩也查之民牧非不知茲法之善而或作

或輟雖有成效者為之無序而煩且擾也今本院所

定稍密而詳簡易而便建置之所合則無創造之勞

編派之煩順則有稽查之便散之期定則得補助

之時禁革之例嚴則免追呼之擾選用之法精則解

武斷之奸旌別之數審則神威發之機勸誠之意真

則開自新之路稽覈之令明則有奉行之實且講說

定於三冬則農無失業出納不入查盤則民無冗費

賞譽隆於觀成則人無懈志至於簿由有式牌單有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十一

式諸所考定經緯井然誠良法美意之兼盡者非漫

然蹈襲前人之規鋪張粉飾而已也司牧者精誠而

致力焉廢而未行者毋俾於修舉行而未令者毋俾

於更定去爾奔之心期真實之效庶不孤本院惓惓

保民之至意也

鄉約篇

皇制治建府置縣蓋鄉分里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今

敦政教里之有法十府為甲甲有司一百一十戶為里

中選高年有德者以教府布政使司一百一十戶為里

以教民為善是印里之三老得與里之三老或三人或五人

以教民為善是印里之三老得與里之三老或三人或五人

以教民為善是印里之三老得與里之三老或三人或五人

以教民為善是印里之三老得與里之三老或三人或五人

以十有九章聽民訟一曰戶婚二曰田土三曰鬪訟四曰爭占五曰失火六曰竊盜七曰罵詈八曰錢債九曰賭博十曰擅食園林瓜果十有一曰私宰耕牛十有二曰棄毀器物稼穡十有三曰畜產交殺人十有四曰卑幼擅用私財十有五曰棄瀆神明十有六曰子孫違犯教令十有七曰師巫邪術十有八曰六畜踐食禾稼十有九曰均分水利

實用編卷十七

事務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不由者不問虛實先杖六十發回官吏不卽杖斷稽留作弊詐取財物治以重罪里甲老人不能決斷致令赴官索煩者亦杖六十仍著果斷循情作弊顛倒是非依出入罪律論已經老人里甲處置停當頑民不服展轉告官捏詞誣陷其官吏人等不察所以一槩受理者一體罪之

凡老人里甲於申明亭議決坐先老人次里長次甲首
論舊序坐如里長長於老人坐於老人之上事干別里
須會該里老人里甲本里有難決事或子弟親戚有犯
須會東西南北四鄰里分老人里甲公同剖決詳用片
崑崙條量情決打不詳拘集有來陳告方許裁理
勾引者杖六十有贓者以贓論

[illegible]

月吉乃屬民而讀法書其善者惡者老人以木鐸徇于路望亦如之

凡民間須要講讀
大誥律令

初諭老人手榜及見丁著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
意有司時加提督

每鄉每里各置木鐸於本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生
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徇行本里令直言
叫喚孝順父母六句使衆聞知勸其爲善母犯刑憲其
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本里內衆人隨其多寡資助
糧食

唐安帝時
高祖帝時
隋文帝時
唐高祖時
宋太祖時
明太祖時
清太祖時
宣統元年

月吉設先師位賀明教讀師諸生行禮習禮樂乃休沐
望亦如之凡不帥教者月終聞於父老

左右望日考教讀善惡聞於父老因請法而獎戒之大
者聞於縣治妄言者

歲暮罷館隆待師之禮

立大館師子弟之試有司者而祇教之舉以三物一曰

德行二曰經義三曰才能選學官弟子則以名聞

書行二曰經義三曰才能選學官弟子則以名聞

學如使有賢才則天下之人未有無所出者實也今

二學究率領三才皆見於行事而無所出者實也今

之師而無所出者實也今

字之師而無所出者實也今

上未列於教者實也今

所以列於教者實也今

要便列於教者實也今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該官吏即便具禮致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
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汚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
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
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
易怠忽虛應故事須知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
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俟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
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禮取賢能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
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
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真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
實用編卷十七

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即行泉
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賞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
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說委引
官暫替

延師講禮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延師講禮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延師講禮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給而
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歲
邊方遠郡土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從事刑驅勢迫是
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
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
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
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

食嬉遊散漫度日。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設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賢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放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鄰里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持置禮幣。以申酬謝。仍飭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于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共守城池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二十

正官各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堅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令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務事宜。公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憂。盡心竭力。共圖殲滅。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候大事。外亦有歸還無違錯。

延賢清賦

史部府知府許學憲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二十

大田之法。各戶先具親供。爲案底。慎選公正開文教禮原任州縣。以廉直著稱。歸田者。主其事。擇郡縣學子弟。員忠信敦敏者。開文任其勞。開局時。寄之心腹耳目。而時時監督之。其親供。令田主同里及庄佃相對質。其書先歸戶田地。塘若干畝。近經大田地塘若干畝。若田所坐落。或原或隔。或沃或阜。各註上中下額。而具供其近數。若干數。相准相懸。絕者。上之府。即前有欺弊。但開親供。於首免罪同。而嚴漏供之科。親供既上。則令一里十遞推公正弓手。算手。與業主佃農同詣田所。精丈之。具書魚鱗冊中。里遞藏其貳。以待考。其田小票。先用縣印鈐蓋。先照親供。寫木板上。竹箭插之。田間既覆。大同業主會算。覆丈實數。具書之。有以員役奉法太過。丈量太刻。若有弊。來訴者。列委官查丈。至三五次。而府主自行阡陌。屏與皂不御。蓋與一二髦士同覆。覆之。文既畢。分四局。局延鄉官一人。土員二人。總之。其查算。以魚鱗冊爲主。而以田圖小票合之。不合者。審其弊。孔若謬誤。則查抽丈冊。臨田外冊。是正之。監局者。以圖書鈐識。乃歸各戶總之。其各戶田地塘十號。將田圖小票十張。類爲一封。外用小總票包之。書田塘若干。田上中下若干。下若干。於其上。田百十號。亦如之。會於圖。而圖又小總監局者。又執魚鱗冊時。抽查之。爲歸戶小總之法。田圖小票既總。又執魚鱗冊。一總與參相合。而覆之。稍不合。又將冊票首尾覆覈之。覆覈訖。則封小總票散之。各

局爲戶大總於是。以人戶爲主。而以各部各圖小總。粟田目具歸之通計。其田坐落幾處。小總系幾紙。單具書。而以各部圖各局。此有除單。彼有收單。以相覆照。局者。又執單與總冊參覈之。小總票不得有隱匿。田單歸戶。而黃冊成。田分三則曰上。田中曰中。田下曰下。塘分二則曰魚塘。曰灌蔭塘。地分二則曰肥。曰瘠。或曰小增於舊賦。大損於初。豪右不加重。而貧約者得喘息也。

勸令恤窮

山西巡撫呂坤

爲府疲廢化頑暴。以善民生事。照得加意窮民。帝王首政。雷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鰥寡孤獨。古稱無告之民。言顛連苦愁。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任人

二十一

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眼目明。手足價。老婦與人執爨。老夫與人看門。守戶猶可收蓄。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廢之人。手足單損。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鰥寡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坑塹傾跌。此非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歲費米布。可得銀三兩。若棄而不收。使其叫爺叫孃之聲。徹於里巷。而爲民父母。如罔聽聞。法且不言。己將安忍。本院前有憲約。今替目殘廢之人。年六十以上。鰥寡無依者。徑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其五十以下。教以各般生藝。丁寧不啻再三。報求只應故事。出巡所至。督者告訴填門。及查報冊。何曾收其名姓。至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比等窮民。藉以糊口。又欲愚頑百姓。聽之。回心益。

自古聖王。以強壯丁男。歸四民之業。以殘廢貧民。享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畫臺則膝股奏公。曲詩則膝股誦。不惟困材就業。於不成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語。反壞人心。而勸誡名言。無人著作。爲此條例。欲目于後。俾掌印官。作速遵行。限月。日回報。以便選擇。給發。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任人

二十二

一替目殘廢之人。但係本縣。及自初失迷。鄉貫者。一面行各約。一面行里老。十排盡數查出。六十以上。無妻。子。兄弟。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者。徑收養濟院。其五十以下。十三以上。盡數收入寺廟。教習生藝。本院出巡。但有攔路跪門。自盡手本。而冊造無名者。卽係漏報。漏報一人者。甲長十排重責。卽罰本犯收養。漏報二人以上者。該吏提究。漏報五人以上者。有司難賢。徑註下考。若雖係無目。而家不貧窮。又有兄弟子侄。或素學生藝。自能度日者。不許一槩告擄。如違。挾其兄弟子侄重究。

一開廟處所。修葺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坑塹瓦蓋。前面壘牆中。留大門。上題冬生院三字。貼後牆。接連皆砌火坑。坑闊八尺。外面接連皆用短牆。一丈。雷一坑口。炕上織大州。可五寸厚。裏外貼牆。捲苦作枕。人皆橫睡。上用極粗綿布。套以淨花數點。照炕多作席。被一被。可容一二十人。四邊緣抹三十。遠務要堅固。庶難折搖。動移。每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迷鄧六十以下。五十以上。無目殘廢之。

人不必給殺時今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
十人用一有目孤寡之人料理衆節即於開雨設老
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碗
日可費豆一碗甕銅碗著照人備辦即令老人督率
煮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照處但有亂序
爭換者老人稟官即日逐出放院之後老人將被收
捲門戶鎖封不許開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日如有目
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攪混者老人報官重責枷號院
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另行獎賞若官家陰德能
如此行有司申報本院優獎年久善多者冠帶鄉飲
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民俗各鈞嚴
行禁革如有老師宿儒詞人詩客能將近日時興腔
調翻成勸善良言每一曲賞穀一斗能將古人好事
如殺狗勸夫埋兒孝母管飽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
感風化者作爲鼓板平話彈唱說書半說半唱極遠
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子都省又親切痛快感
動民心使人點頭讚嘆流涕悲傷者每書三十段以
上一本有司抄錄送院選中賞穀五石肯親自教習
二十人以上成契者賞穀十石仍另行優獎
一卜筮真是無益但無目難以存濟其子平五星占課
下數等藝有能教習者與唱師一體給穀
一兩足癰癰瘡之人教以織打麻鞋挑結綢中紡花
牌繩捺紗列字各因材調發人教習給與工本其教
者與唱師一體給穀

一凡替日發喪之人但有受人賈使替人討債做撥團
命及替婦人入宅舍勾引唆調迴避魔鎮騙財起事
者盡法重治
陰陽學今有司以陰陽官報時避日諱
瞿九思曰按周禮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
市朝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
其鄉使各以教其所治禮記月令是先王良法美意也
唐制每月命有司讀月令
太祖御製責任條例言縣親臨里長務要明播條章
教民楊文曰百姓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播鼓衆人聞鼓下
田正古授時之意今宜於冬至日將來歲十二月月令
最切要於民者總刊一紙布之各鄉每月朔旦仍將本
月月令刊一紙布之悉令陰陽官任其事
孟子述三代盛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斂
月令孟春命田舍東鄉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孟
夏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又循行縣鄙
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周禮草人掌辨地剛濇墳殖稻人
掌水泉畜止均瀉耕耨之事都是既越之里宰又越之
種種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縣惡之地師旅既
等之土均又均之凡可以佐百姓力農舉無不設官勸
導兩都察院所領巡力總約言各省直地多遺利野有
惰農各掌印官常上下山原考察勸惰施行賞罰正做
古勞農之典已欽奉

任也

大學開方便說在親民又引康誥如保赤子古人子愛

百姓直想到骨髓推入毛髮如仲夏之月直想到藍也

青青者赤之母若川監恐傷時氣遂教民毋刈藍以染

又教民毋燒灰恐傷火氣又想到布是陰功所成不可

以小功干盛陽遂教民毋曬布又想到南方是火位恐

以火助火遂教民毋用火南方又仲春之月先雷三日

春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

不備必有凶災古人之愛民如此

祈雨真有法縱本邑陰陽學未必有人三四月間見過

為其地果祈雨有應者當懇求其法今羣巫實教者學

之

董勳禮俗書言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犬三日占猪四

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穀諸如

此類關係農家占候者雖未必悉驗當令置冊逐節候

書陰晴風角亦何有何亡龜龜求之心

諸書謂爆竹為驚鬼非也冬月間陽在內不得出聖人

恐陽從不得出或足以為民害故製砲以震之使天地

陽氣與一身陽氣為一擊皆震發宣於外蓋所以助

雷也當至臘月朔以此意示民但須慮火患此亦調變

之道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調委之

師役則令棠棣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禍哉則令哀

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平安為一書凡此

皆每國辨異之其德懷愛民如是哉

朝置陰陽學凡民間雨雪蝗蝻皆令申達上司據實具

奏當刊咨詢年歲豐凶閭閻疾苦一紙一雨二雪三水四

早五早稻六晚稻七大麥八小麥九蕎麥十粟十一黍

十二稷十三黃豆十四黑豆十五粟豆十六糯穀十七

芝麻十八半頭十九百穀二十桑二十一麻二十二棉

花二十三粳二十四黍二十五粟二十六梨二十七桃

二十八李二十九蓮三十藕三十一菱三十二茨實三

十三百果三十四油菜三十五百菜三十六魚三十七

蜂蜜三十八蠟蟲三十九火災四十疾疫四十一瘟疫

實用編卷十七

四十二牲畜四十三盜賊四十四蝗蝻於歲首各郵給

一張令具實開填季終回報以便設法措處若有大災

傷應即時申請者不在此例

周制十二月大雉四方之門皆披陳其牲以據陰陰氣

者是周時十二月日經經虛危史遷言虛宿內有司命

司祿司危司中四星為鬼官之長又增星在危宿東

南恐其氣能為厲鬼故行難以讓之伏天道有歲差黃

道宿度虛是九度太危是十五度九十五分如今日經

與周家不同萬曆二十八年日經危宿在正月初一至

正月十五日經虛危在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三至正

月廿七日開行離當在此期若二十八年臘月則日經

不在虛危無厲氣可驅行雖無謂而二十九年正月

不行則則屬氣又未盡逐膏失之矣須盡七

期出示

周制三月中也行饗益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也昂中

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屬鬼隨之而行周時三月初

日在胃昴故殿疫之事於此時行之今萬曆二十九年

四至四月二十五又不當從在三月內行饗也

度胃是十五度八十一分昴是十一度零八分須盡七

政臺曆先期出示

周禮小祝掌祈禱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

羣疾司巫掌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男巫掌春招弭以

除疾病女巫掌歲時被除蠶浴是四時為百姓祈禱何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二 任人 子七

所不至

鄭善夫曰日月交食為日食唯最難測月食分數唯以

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時虛大月入時虛

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

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

行有九道之異故勿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如北方食

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

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

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

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漢宋以來皆設算學

與教習儒學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

為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今律禁私習天文

妄言休咎者耳若欲讓食來部文誠人習推步隨地考

驗以匡星官之不逮庶無負

朝廷備設陰陽意哉

醫學

柯尚選曰周禮醫師所掌羣醫立業者之以上下其食

有食醫為調養之節有內証有外証有醫古之醫政

精詳如此是欲納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後世醫說充棟

汗牛按其要未嘗不存焉故最近理莫如醫堂節取大

本正宗之書分為數部頒行天下醫學立醫政為醫案

書之以上下其食亦仁民之切務也

呂巡撫條約

為嚴醫學以重民命事照得醫學國初所設醫官吏

部所設醫印禮部所衛醫生者醫學習讀之人惠民局

施捨貧民之藥朝廷重醫道壽民生其詳如此庶官

為民父母豈可忽議為此振興醫學作養醫人令其多

讀醫書深究醫理庶使病者賴以回生醫者賴以糊口

此兩全之道也今行款列仰州縣刻板揭於醫學永久

遵照示行

一垂上養生之法積德之術醫為第一若能治人有效

自必名利兩全常見名醫公侯敬重家累萬金學醫

者苟能用心十年終身受用不盡

一醫書如素問靈樞東垣十書醫學綱目醫學入門醫

學集要書皆佳而卷多理奧近如醫經小學醫學止

傳王機微義仁壽直指名醫指掌丹溪集要傷寒六

書傷寒指掌醫方捷徑主辨外科諸症經驗良方蔡氏痘疹名醫方老醫方秘要本神效明本神效良方本神發輝丹溪脈訣卷數不多方論明切醫者只擇一二部讀之熟讀之精亦可以治人矣

一學醫最不可多貪門類圖攪病家總之不精反以誤人反不得利今擇此方易生之病各習專門果得其精受用不盡中風傷寒痰火脾胃虛勞婦人小兒外科小兒中之尤要者急慢驚風疳症癰疾痘疹此數門者務要十分精通其餘小科雜症帶看可也

一自有司不重醫道每將醫官責令聽事直月保勘獄囚既帶藥資又擔干係又不得便宜行術故明醫抵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五十九

久不掌醫學乃令市民頂醫生名色看守醫印不知陰醫二學俱係州縣各屬衙門應用醫人聽本學掌印委撥自有體面豈宜作踐陵夷自此極哉今不能強上醫使之管學亦須選通明醫道者申請冠帶使掌印信待以屬官之體審編均徭之年每州縣大者編惠民局藥材銀四十兩中縣三十兩小縣二十兩就今在學醫生習學製藥專倘過往官員用藥及貧民拾藥之費不足者醫官呈稟有司隨時設處其本州縣各衙家眷僅僕用藥多寡既無限盡量賤各有價值不許指以官藥名色賈取無節但買生藥今其炮炙丸散可也

一醫生各認讀醫書一部掌印官量其煩資限以一月

之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責令醫官每日背誦除醫方分兩不能全記外其議論脈法方下病症務須成誦每一月掌印官或委佐貳官喚至堂上掣背一次情者量責三五板勤者量賞穀三五斗讀盡再限有司或不通醫道亦識醫字豈可委於不能遂廢稽考耶

一製背醫書一部方許醫官引領治人每醫生給醫案一本令病家親自填寫要見病人是何病症用何藥方治好每四季掌印官查驗醫案治好人三十以上者賞穀一石百人以上者終身免丁三百人以上者准送牌扁如有假捏者即喚病家審問一家不實雖有十家實者一藥不准作數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五十九

一製藥不精不惟不効又且害人凡本學製造咀片醫官責令醫生遵照原方十分精細不許留毒不許過性製完先呈掌印官驗看精粗生製但製不如法者重責仍陪藥

一四方有深明醫道善治疾病者有司以禮優待厚作興使得安家久住必能傳授後生有不識字義不明藥性輕用切藥妄自下針者即時重責逐出本境傷人者重法重究枷號遊迎其賣膏藥生藥咀片而不行醫者不禁

一民間但有得一良方刻帖通衢及一藥而治諸般難証肯令九散熬膏救人及因病而捨所思之物見病而施調養之藥者為上等陰德神鬼所欽有司紀以

大善以簡獎賞

一醫學立於國初每府州縣皆有進士監生有房屋倒塌而不修者有基址變價而不存者支到掌印官印查醫學是否見存廢者何如修建應支何項錢糧務要前房寬大三間後面火房三間如無錢糧應作何如設處另詳報奉

吏難獨任

一庫吏收放錢糧俱有常例節納贖者一勒火耗所得難以數計而抵換優欺私放營利尤為可恨之甚一承發房投文領文自有常規詞訟分發客房簽差管押亦看詞中有無暗裏上下其手甚而有照詳照驗文書牒藏不發通同作弊者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仁人

五十五

一吏房所得薪上農民舊吏起復除設席外三兩四兩不等人且不講試看每吏文書幾套極齊整不用催可見矣至於簽官起解錢糧迎送上司皆本房權柄而府領縣佐送常例深作抵有敢怒而不敢聲言者一戶房弊極大錢糧多即應解應領錢糧不得本房付子付之庫吏而庫吏亦無憑支發其權可知而其弊更僕未易悉也

一禮房管理學校所得幾何極清苦守本分足矣至備辦下程酒席原係本房職掌乃自己脫卸貽累別人仍多方需索亦為可恨至於童生考試那換浮籤以張替字尤其弊之大者

一兵房之權能領人身家如清軍一名窮人一案至於

發妻起解東攀西掣一戶不得安寧甚而搜尋軍也封貼盤纏即外戶亦凜凜然不知禍之何從來也況乎包攬夫馬除索馬夫人夫常例外自己馬自己夫何曾走一差僅一頓即同事者何人敢發其奸自貽不測禍也其他指稱迎送科斂小民皆其小者耳

一刑房權更大每晚點監搜用刑杖毋論罪人即上宿人役安逞威雄南面喝打其常事耳至於富民入監得錢小事甚有所求不遂擊家買免只用一張病狀一布袋土而人命去矣況平有官授意而不待時者真可腐心而切齒也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仁人

五十五

一工房修理衙門監倉各有常規亡論且說上官日行文書出入往來竹箱所必用矣其物非甚精緻所值幾何而登用官價有三錢者有四錢者夫謂之曰官價自有額編餘銀何曾累及各行即使買一見在亦何必擾及滿城奈何官不明白吏書愚弄出票買物付之工房雖曰一箱而合用南竹篾絲銀釘棕護南板油紙各行各票取討滿城亦駭動矣匠人鋪行又按月分輪流答應各衙門者在差人看落該管地方地方又著落小甲該月者打點規避就票者賣前換後物幾時取完工幾時得就至物備矣匠匠齊矣又是店行管飯在工房私解帶送棹椅誰敢出一語況乎築堤修河造船建壩動輒費至千萬所得更當何如焉應甲曰今觀各房與衙役積弊皆害百姓者焉有仁人在位而肯懲衙役害百姓乎總之欲安百姓須清衙

門清衙門在肅吏役肅吏役在裁頂首裁頂首在塞弊
塞弊弊在革積年若積年不革則弊實未必塞弊實
不塞則頂首未必裁頂首不裁則吏役未必肅吏役不
肅則衙門未必清衙門不清則環左右無論吏書無論
民皂皆購官而作弊者未有能安百姓者也願有民社
之寄者留心留心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任人

三十五

經世實用編卷之十八

利集四

導和

肝盼 馮應京 纂註
新安 戴任 校正
新會 梁斗輝 編次

夫為治者要在移風易俗并斯世於太和耳人心之和
原與天通天有飛雲噫氣人之悲喜如之歌舞動乎天
機則過行雲宣八風一有過動導慈感悲乃傷兩間和
氣聖人因其情之必然而不容已理之自然而不容亂
者制為長短疾徐之節用之朝廷用之邦國微獨養耳
目調血脉且節宣四氣感名神明化凶頑而格為復歌
舞之時長夫哉吾夫子論為邦而法韶舞序詩而錄
實月編卷十八 利集四

夕殷大賚禮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自垂降風微漸
以崩壞景公享桑林之舞而恐懼者雖平公聽清辭
之樂而飄風赤地則非其量之所稱也亂是以還大風
思注於猛士九功曲雖以破陳傳殺舞賦雅斯聞矣鄭
樵曰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誦大師世傳其業
以教國子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
容絃之則寓其意斯蓋真性所覺萬世同符其孰能關
之惟戒酣歌屢舞而已胡入中原樂益靡靡惟是院本
雜劇盛行箇宇宙之厄運哉

萬皇帝一洗而還之雅道厥後士人相尚白沙湯明歌法
獨舞法罕觀而長洲張敬舞志論著頗詳余足述之天
惜歌志好也悲歌志惡也文舞狀喜也武舞狀怒也登

有起落而聲聲者無起落形有作止而形形者無作止
何莫非道乎臣居鄉見長者以歌舞勸後學其歌可講
其舞不可講蓋雅樂歌止長言舞隨字異稍可講若詩
歌多繁聲舞亦隨其曲折近乎燕樂匪如雅樂之綴兆
舒疾故圖難盡其態也臣以其不失雅樂遺義嘗試教
楚民用和賡見可行之天下故載歌法而受之以舞論
程子有云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司政教而欲令人
樂學則歌舞何可廢如曰近於戲則此聖人制也人心
之天倪也將宇宙太和是係而戲云乎哉

禁俗樂以養中聲

李文憲曰樂者樂也自漢以前所作者謂之古樂自漢
以後作者皆俗樂也夫樂非自判也人情判也蓋古人
樂得其道故以道而制樂後世樂得其欲故以欲而制
樂好古樂者必厭乎俗樂好俗樂者必厭乎古樂古樂
與俗樂相為消長如蠶絲之不可以同器水炭之不可
以同處古樂始於歌俗樂始於曲歌之處必至於被八
音以及羽旋干戚曲之盛必至於荒色比頑以為搬戲
雅劇今欲復古樂必須禁曲凡人情有喜有樂必於歌
詩為發之使海內人入皆以歌詩為樂則中間必有聰
明君子神妙乎歌詩之理通變於聲音之間所謂寶鏡
為聲氣之元千古以乘灰求之而不可得者一旦可以
心妙之矣伏觀

太祖諭禮部臣曰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復並之樂
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並之歌
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並之律呂出
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
雖以古之詞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度犯而不
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與樂判
異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試其流已久
故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夫
太祖雖於兵革方息天下方定尚拳拳於復古樂特惜當
時禮部不能成其志耳今洗滌俗樂繼美於古以慰
太祖思古之盛心孝之至也

歌法

若準焉。為主哉。顧救法亦未易言矣。爰述三家之論。爲學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數發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所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四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中。經聲亦其遺法。沈括筆談曰。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紫纒爾字。則有候唇齒舌等音。使字字聲皆輕圓。融入聲中。令字字轉換處無

利集四

1

準和

磊砢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如貫珠今謂之尋過度也如宮聲字而曲之腔令用商聲則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卽俗所謂吞吐帖是也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啞曲無念聲謂之叫曲學者所當深察也

孫如臯曰律呂之妙和聲最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陷
曲如折止如索木倨中矩勾中鉤繁乎箚如貫珠故
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明也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抗抗舉也歌聲高如手舉物雖高不
離乎手不至太高聲之下者如物之墜隨其淺深而音
且無鬲滯也曲轉聲也如折技然必欲款分明也止

聲法淘心總論

郭館曰自古明良暢於靡歌歌生於心調和元氣而發理陰陽調和者恆發其密契理者不欲其盡比金石而合四時聲歌之道也故論歲功迴時行之大致時之行也推遷如寒暑盈虧如明星晦明如晝夜太和之運動莫測而春夏秋冬其紀爲歌者總一詩以會其全則元韻流貫若天運之一周而成歲分而爲四聲之沖融如時之春聲之宣暢如時之夏聲之收斂如時之秋聲之退藏如時之冬令之則四句分爲春夏秋冬有聯絡振拔以備復始首亢之義析之則每句各具春夏秋冬有起伏疾徐以盡消息盈虛之變狀首句雖自有春夏秋冬而大槩爲春實一句皆春聲也次句雖有春夏秋冬而

利集四

—

平和

大槩爲夏實次句皆夏聲也三句四句可類推矣約之其聲九曰平曰舒曰折曰悠曰發曰揚曰串曰嘆曰振平者機主於出聲在舌之上當之內非大非小無起無落優柔涵蓄氣不促迫舒者卽聲在舌當而洋洋蕩蕩勃勃軒豁氣度廣遠折者機主於入而聲延於喉漸漸吸納亦非有大小起落其氣順利活潑悠者聲由喉以歸於丹田和柔消消其氣深長幾至於盡而復有餘韻反還發者皆之蒙遏其氣直達而磊磊落落揚者聲之昂大氣數振而機暢達串者上句一字聯下句二字聲便成聽其氣象繁和貫珠狀嘆者其聲淡短氣若微渺剝落振者聲之平而稍寓楷銳有消索振起之意凡聲主於和順妙在慨嘆發舒得盡以開釋其鬱結

無所出用舒者三出而不輕於出用折者七聲每多折而入用悠者七入無不入於微發者揚者惟一而不論於粗厲弘而含也串者惟一而不至於間經微而顯也振者惟一以鼓其機抑而張也惟其所出節流滋原重其所入歸根復命廣大精微補添補潤闢宣天地之化機屈伸詭神之情狀卷舒盡人事之變態歌者陶情若性聞者心曠神怡一道同風淪肌浹髓此調變之妙用政教之根本心學之樞要而聲歌之極致也夫豈人力哉性術之流一太音希聲者衆論其間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洪鐘遠響而聲出管曾子歌聲若出金石爲其粹美而天賦也以信天時者金石而和鳴之始終條理鏗鏘節奏或亦有聲應而氣符者乎抑庶幾孔子所謂聖之時金聲玉振之道與

歌學解

林兆恩曰書云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應相勉勸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咏者靡羅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益有深可慨者盤曲靡靡之音偏於天下以淫溺其情輕志而戒風也於是平淺之聲更不復作遠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若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返清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

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各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各下三字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各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速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矣陰不錫勝陽不終絕清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子亥之開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未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卷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疾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浩大者達其氣而泄之俾不閉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發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遠夏之聲又遠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時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關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又會運行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缺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鐘遠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誠溫活潑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恍乎若登兜率之堂舞百歌而候鳳凰矣

○第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各第一字

一春之春氣者之夏
天春之秋秋在月四
相始終終

居第一句春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居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居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居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而春夏秋冬之氣
右第二句夏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三句秋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右第四句冬有暑下大小亦有疾速也

陽明聲法

新天德玉金傷發化揚隨折柳德遇折前折

川玉金時平人平不平識舒予折心德樂

玉金將子謂舒偷折聞德學少折年德玉

金將平謂舒偷折聞德學少折年德玉

右七言四句

新香德玉金謝發天揚謝折地德謝平君折

玉金但平願舒人折人德壽平命折長德玉

玉國平有舒賢折臣德發平社折稷德玉

無揚逆折子德懶平發折娘平玉四四方

平平定舒干折戈德息德玉金我平縱舒貧

折時德也根不折妨德玉金四四方平平定

舒干折戈德息德玉金我平縱舒貧折時德

也根不折妨德玉金我平縱舒貧折時德

右七言八句

白沙聲法

發我揚伊製高玉金我平縱舒貧折時德

玉金生手我折幼平勞德玉金生手我折

平勞德玉金生手我折幼平勞德玉金生手

右四言四句

鼓鼓鼓鼓金金金金叩叩叩叩虎虎虎虎
 野揚之驚華玉金我中有嘉禾寶
 玉金鼓平瑟折吹平笙悠玉金吹笙鼓
 舞簧瑟玉金承發筐揚是折奏將玉金人串之
 串好平折我嘆玉金視平我折周平行瑟玉
 金人串之串好平折我嘆玉金視平我折周平
 行瑟玉玉玉

凡用鼓念至懸圈中字擊之圈之產者皆氣歇處其四句重一句八句重二句有餘不盡之義也夫聲雖於法法會於心聲或高而心有持獨聲得中而心愈統駕聲入微而心益完固沉潛收斂歌

卷十八 利無四 華禾 十

利集四

導和

十

之大旨流通活潑歌之運量抑揚咏嘆而安閑自得歌之妙用將有歌也正身端拱應懷定慮托詩用調依法成聲而隨口應心自協音律融融泮泮不知有詩不知有我而可與論歌矣

瞿九思曰禮云樂行而備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靈又曰人化物也者藏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序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王作樂以和之夫今風俗流澆皆由不知以禮樂爲教其所由來豈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固宜急急興禮樂編鄉村市鎮皆令其父兄教童子歌詩以教教之原乎

舞志

利息四

41

自元子以至象子無非受教之生漢華客夫人起舞趙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鼓瑟歌舞項禮姬起舞陳尚衣能歌舞雖女德多善舞河間獻王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夏固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此義不明而後莊祀典有用黃冠者矣宴饗惟屬之僂人者矣舜琴不幾於虛器哉

高皇帝受鼎之初首詔儒臣議大成樂崇庠同樂館鳳上樂章舞六佾樂舞生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習之故舞儀圖用儒巾藍衫殆此意與

以未成人之意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成王之勺告成則武舞也其顯在事而易習故十三可以教之文王之維清奏象舞則文舞也其微在理而難知故十五而後教之禹之大夏則通文武之中而大焉非童子所能盡故二十而後舞之樂官則比敎其所敎之人以考其盡故精粗樂器則瞻視其所用之器以審其樂之定否人與器俱善則樂舞可知矣小胥則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焉列與縣俱應則聲容可知矣將合六樂而率國之子弟有樂德者舞焉與樂師所敎小舞異矣羽籥千戚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其鍾鼓附會之節皆由耳目聰明心思擇悟均聲之長短合舞之疾徐然後聲容運和始終有序而後六

樂備矣樂以聲音為始以舞為成教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月令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上丁命樂正習舞舞樂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始學者必由樂以之乎禮及其成也又立禮而後成於樂樂教胥子大司樂敎國子皆先樂文朱節奏得其飾而聲容以合舞進退周旋得其度而舞路以合歌歌長管絃抑摯清濁行入諸變五音代轉舞節因焉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古人論聲嘗謂有實聲焉有觀聲焉有長幼焉三者行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閭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效如此則聲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舞路之節無論律呂之全自一舞言之必在廟朝見之君臣以之和敬在閭門見之父子以之和親在族黨見之長幼以之和順就玉高卑其容俯仰可知也豈曰感應之理正於聲音而容不與耶或經有之而不傳或先儒及之而已墜耳不敏孔子告顏淵為邦但云韶舞何哉舞一也以象鍾舞之則為宮以太簇舞之則為商以姑洗舞之則為角以林鍾舞之則為徵以南呂舞之則為羽曰八佾舞于庭以舞該歌曰三家者以雅徹以歌該舞然言聲者十之九言容者無十之一聲音之用其器如鍾鼓管籥如笙鏞匏竹每一音之中樂器各有數種如絲一也為琴為瑟不一而足琴有一絃至二十絃瑟有五十絃至二十五絃神農作五絃之瑟重八卦為六十四吹竹彈絲者其聲音高下疾徐清濁全半又千變萬化一孔之中可互為五聲七音所以言聲者紛紛比比言容者寥寥寡聞舞者之服止於文武二舞舞者之器止於羽翟千戚舞者之年止於成童十三二十舞者之位止於綴兆營城雖有干戈劍戟之舞有挹琴瑟而舞欲不出文武二端器數有限故往往忽之不知聲容一事歌舞皆樂合之使綴兆有未明析之使抑揚有未辨樂止言舞其義何居無惑乎樂亡而舞

節無由考也。如舞勺舞象舞大夏先習其舞所謂小舞也。然以備大舞之用。觀先王立教舞之師不一而足。舞位之官不一而足。則知舞之重於古矣。論為邦而樂以舞言。論清廟而舞以八佾言。則知古之重夫舞矣。

舞者舞其五行。五行未明。舞何所施。舞者舞其十二律。十二律未明。舞何所辨。舞者舞其十二辰。十二辰未明。舞何所屬。推之七始八音。隨在異名。其究一而已矣。先知五行以宮為主。十二律以黃鍾為主。十二辰以子為主。而各隨其位。各審其時。各別其器。又變而通之。神而明之。由粗而得其精。得意而忘其象。於舞也。其庶幾乎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三綱。為九拜。為尺蠖之屈。為龍蛇之勢。為良其背。為漁其躬。為

實用編卷十八

舞四

十

壯於頄為舞。其翼為旒。於左股為折。其右股為首。出塵物為過。涉滅頂為初。登於天為後。入於地。其於龍也。為潛龍。為見龍。為躍龍。為飛龍。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下首。為昂足。為作足。舞之為用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上下無常。進退無恆。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分陰分陽。迭用剛柔。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舞器

李文家曰。作樂者容與聲並。舞與歌脩。未有有其樂而無其舞者也。昔伏羲氏作荒樂。蓋舞之所自起也。其制不傳。而傳者自黃帝始。周禮之舞。乃可攷見於世也。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節之。乃可攷見於世也。以節其制。旋紅纓以綠斜皮。刻花為蓋。覆纓上其頂處。用皮金線為上層。長七尺。貫以紅絨。絲竿長八尺五寸。朱繫上金龍首。銜其節。二人執之。舞者將陳則前導。引行列。銀北則分立東西。舞生之前。以節其舞。簫制長一尺二寸。二竅。朱飾之。舞之樂。左手執舞翟制木柄。長一尺八寸。朱繫柄端。刻龍首。長五寸。塗以金。米每翟用雉尾三根。插龍口中。舞者右手執之。

實用編卷十八

舞集

五

周舞節論

凡樂之音本於天。凡舞之容本於音。周樂之音。雲門起羽。故一舞在羽。屬水。其數一。二舞在角。屬木。其數三十。舞在宮。屬土。其數五。咸池起徵。故一舞在徵。屬火。其數二。二舞在商。屬金。其數四。是故羽之舞也。其容水。角之舞也。其容木。宮之舞也。其容土。徵之舞也。其容火。商之舞也。其容金。一舞之足。舉右示欲用武也。舉左示欲興文也。雲門初舞。兩手一橫。示一統也。咸池初舞。手足兩冲。合平火之數也。木舞之手。有曲直從木之性也。足有橫直。八從木之象也。八分左右。從木之類也。宮舞兩手。對襟尊。宮於中。五仰取諸陽。五俯取諸陰。徵舞手足冲。天火性之炎上。左冲右冲。得火之生。數商舞必歸於日。

躡太白不宜遠於太陽作圓圖以四指示不敢出乎四
十度外過四十則為盡見過六十為經天自古作樂忌
商凌宮周人尤避之為是故耳至舞咸也陰調不得已
而用之亦不敢不為之防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六
陽辰之舞由子而三進由午而三退六陰辰之舞由丑
而三進由未而三退于進則咸退咸進則于退更翻而
迭出也翟進則奮退奮進則翟退固時而損益也是故
武舞三進而三退取乎六伐止齊之意焉文武三進而
三退取乎六爻變動之理焉武舞有進而無退此節制
之兵所以萬全而取勝文舞有進而無退此文贊之濟
所以時中而無弊咸顧右耳中原既平屯兵以守乎西
關也咸顧於背天下既定入而輔衛乎王宮也翟顧左
耳用文以達乎四聰也翟顧於目用文以明乎四目也
夫樂以象成故凡以武功定天下後以文德致太平者
舞皆先武而後文中間飾以節奏所以發揚祖宗功德
合天欲後人並守之勿替耳

周舞節

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武舞左執干右執戚未開舞時咸
內干外文舞左執籥右執翟未開舞時籥內翟外武舞
遇陽辰則左其手足遇陰辰則右其手足文舞遇陽辰
則右其手足遇陰辰則左其手足武得陰陽之正文得
陰陽之濟文以濟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物是難故
曰文鳥惟陽調起舞在羽之羽陰調起舞在徽之羽武
皆用右文皆用左商舞武皆以戚向日躡文皆以翟向

日躡不論辰之陰陽而分左右如十一月日躡五十二
月日躡子正月日躡亥二月日躡戌三月日躡酉四月
日躡申五月日躡未六月日躡午七月日躡巳八月日
躡辰九月日躡卯十月日躡寅臨祭時各考其所躡之
方以獻翟向而舞之其餘非應五音之舞武皆以干同
左足前向合陽辰之氣而咸同右足後向應之如子一
陽之辰也干近左足護左咸垂右股指右寅二陽之辰
也干漸遠前足護左咸近後足指右辰三陽之辰也干
極前開護左咸極後離足指右午四陽之辰也干極前
護右咸小前近身開右指左申五陽之辰也干稍退近
身護右咸又前開右顧耳戌六陽之辰也干又退開右
至身咸又前向左顧臂以戚同右足前向合陰辰之氣
而干隨身橫向應之如丑一陰之辰也咸近右足伐左
干近身護左卯二陰之辰也咸少遠右足伐左干少遠
身護左巳三陰之辰也咸極遠右足伐左干極遠身護
左未四陰之辰也咸極遠右足伐左干極遠身護右酉
五陰之辰也咸漸近右足伐右干漸近身護右亥六陰
之辰也咸近右足伐右干近身護右文舞則以右手之
翟合陽辰之氣而籥隨之但干言護翟言觀其形暨以
左手之籥合陰辰之氣而翟隨之但戚言伐籥言舉其
形平蓋武舞其容勇文舞其容雅是之分耳

附虞舞節論

五帝之止尚德而不尚功故其樂舞皆本德以著容五
帝之德法天天德太極以主之斗日以運之主者虛而

不動運者動而旋轉如人心虛無而為物所感思動而有為焉為七政之主故有七星自為五星之主故有五行星是故斗之星一曰樞主日二曰旋主月三曰機主火四曰權主水五曰衡主土六曰闔陽主木七曰搖光主金斗麗天左旋七政亦隨斗而左旋但斗之為形長其為力健一日有週天而有餘七政之為形圓不能及斗之長而其力亦不能如斗之健故日有運度曆家指其運度為右轉聖人法之七聲之長則左旋以應斗五聲之短則右轉以應斗斗有七星故舞有七步斗指陽辰則舞自魁而之杓陰辰則舞自杓而之魁蓋陽辰當位自得斗氣之傳也陰辰則居其衝斗氣之屈也屈伸相感而歲功成焉歲運相因而舞運成焉歲成而氣週舞成而德尊故謂之高德故謂之天觀舞於樞可以知日道焉觀舞於機可以知月道焉觀舞於權可以知火道焉觀舞於衡可以知水道焉觀舞於衡可以知土道焉觀舞於闔陽可以知木道焉觀舞於搖光可以知金道焉聖人之道觀以應水有主中禮則作肅言以應火有主中禮則作又視以應木有主中禮則作哲聽以應金有主中禮則作謀思以應土有主合中則作聖育魁工之星陽生陽陰生陰舞步順之以象乎仁育自杓而魁之星陽起陰降陽舞步順之以象乎義正斗之則納乎生氣向之則應乎殺氣是故舞舞千羽於兩階而有苗民服蓋觀於舞步之進退有井狀不可吝者

存焉觀於斗氣之生殺有察狀不可記者存焉一舞之間取義多端徒曰雍容揖遜云乎哉孔子曰誌書大矣又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亦有所取也夫

虞舜節

右為武舞其執干戚之舞隨於斗建斗之所指也其鋒不可犯有武道焉左為文舞其執羽籥箜篌之舞隨於日耀日之所耀也其明不可尚有文道焉斗有七星以管七政初一曰天樞管日二曰天旋管月三曰地機管火四曰入權管水五曰玉衡管土六曰闔陽管木七曰搖光管金輔星附乎闔陽所以佐斗成功也故一舞一辰一辰七步初步應樞象日二步應璇象月三步應機象火四步應權象水五步應衡象土六步應闔陽象木七步應搖光象金日中天而常圓故以右手舉執隨手而仰左旋作圓圈以上指又日為陽精陽氣起於左左手舉執輔左足單立而右足由月西生而半圓故以右手舉執隨右足向璇位立乃以右手右轉作圓圈以平指但月階光於日而左手舉執階左足在樞位以並立火乃日精故以左手足在樞位者多就機位單立而右足憲左右手皆舉執上衡以象火性之炎上也水乃月精故以右手足趨權位舉執向地以象水性之潤下也土由火生故以左手足在機位者移就衡位單立而右足由兩手皆舉執向智達各轉向左右以象衡之生中央四旁殺有罪也木由水生故以右足趨闔陽位乃以左右手舉執向天以承天命五穀且仰首開口食

之而手足目口俱開亦以象水之開舒也金由土生故以左手足在衛位者移就搖光位單立右足前指右手前指左手後指以象金性之剛利也及舞陰辰而退雙足小屈搖光位在左手舉執前指右手舉執後指乃以右足退簡陽位舞木容金柱木也以左足退衛位以右足同小屈舞土容而木復冠土金歸於土也又以右足退權位向魁舞水容土冠水也以左足退權位右足同小屈舞火容上歸於火而水復冠火也又以右足退旋位舞月容水歸於月而為五星之母也以左足退權位以右足同小屈舞日容乃以左手舉執前指以右手舉執後指是月與火同歸於日而為五星之父也遇陽辰之舞自魁而杓五星相生順以出遇陰辰自杓而魁五星

利纂四

卷四

十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一

正學育才論

盱眙臣馮應京奏
休寧臣戴任校正
靈璧臣李星芬編次

臣惟作巨室者必藉樞樞之材樹榦棘者無當樑梁之用我

太祖初建國學諭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才為本人才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遵古制也人才之興將有其教諭國子生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戢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萬邦自以為法矣爾等勉

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一 禮學

之又立郡縣學校詔曰自胡元入主中國學校廢弛人紀蕩然今朕獲先王之治大振華風作養士類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投科分教務求實才不率者黜之

列聖相承時加振飭冀為明聽之英皆自陶冶中出乃或好語虛無之事爭者雕麗之文三物鮮能具舉所治五經祇為入彀文具於心固茫然也古稱才難重其然乎夫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非自私歸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故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諸事者六藝也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亦不獨行先王庠序學校皆用以為教當時五

經不著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孜孜禮以者敬樂以教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通聲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聲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德行備乎其間矣周與五百年後孔子懼此學之陵夷也爲詩書以牛其志禮樂以純其美易春秋以明其知班固嘗稱六藝經傳以千數蓋難乎其兼長焉

皇祖令導一經所以誦其言也各分一科所以習其事也事之弗習而言之徒誦故有不適於世用者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以不知對

帝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以此傳人今汝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二

華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教官皆效爾輩朝廷豈能得人遂竄之極邊揚論天下學校於戲

聖訓之嚴如此教教事皆可勿念乎近世儒者言身通六藝古稱賢人今文士得藝之四武士得藝之二意通之一字難言哉藝以禮樂爲首有如表裏皆融則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格如矢保大定功取之射御藏往知來取之書數皆淵淵至理未易究極如局於將帶耍球操弓執轡擲管提算之末何足以語通乎以此思學學斯可

正以此思材材斯可育惟天子建萬方之極振作人之路簡大儒若胡瑗輩力弘新

標隨材質以成實學則得士之效寧獨遜隆古哉

禮學

夫禮由人心生者也豈拘拘說節哉然先王制三百三千之禮萬世迄不能易循之必安失之必危若是其有定用者何聖人盡人心之極者也緣人心之所同而制爲中正之則設一規而萬圓統是矣設一矩而萬方統是矣後聖人而生者果聖人乎則考之不謬何所事作不然高明者或過焉沈潛者或不及焉安得不循前聖之軌以自克若中人而下欲蔽其中物誘其外儼藉口禮意任其所之則俄而夷伏俄而禽獸乾坤或幾乎息矣孔子生而神明何所不達然其生平致力惟曰學夏禮學殷禮學周禮而從之一言一動皆則古昔此所以爲孔子也我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三

太祖汎掃腥膻折東前代舊章以範天下至于今風一俗同重熙累洽孰非禮教維之乎爲人臣子亦守昭代之禮而已視聽以禮言動以禮卽九夫可瞻聖域所操蓋約爲道甚大君子舍禮將安求哉嘗聞田立家以不羈之士非淫卽貪今世慕曠達者率沾沾稱才子非所知也爰取士人所由者一遵

祖制以迪初學而識者少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噫未見舍儀而能爲禮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

士民禮考

竊嘗疑習禮卑如天地之相依附儒者先知彈者先
悟將無同乎古聖人之言禮何其尊也既及覆三禮經
小學大學之序乃嘆曰大哉儒乎羣天下由于禮之文
而使其高者究乎禮之情能從之即爲聖作無難而中
材不失爲明述故文武之道賢識其大不賢識其小
利溥羣生視禮家專語上者功相萬也

太祖高皇帝帝令今天下遵朱子家禮頒大誥稽制錄孝
慈錄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大明集禮教民榜
文諸典章其端天下之操持者博矣乃論太學師徒曰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學者
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爾師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四

徒必遵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斯言也其進之以知本
乎當是時天下各有學有社學一循古司徒三物之教
有司歲興賢者能者入胥監大司成融而鑄之自當通
達而強立若猶未也亦先使由之而已夫禮天地之經
而民之則也以之稱謂無禮則言不順以之居處無禮
則身不安以之服用無禮則失以之相見無禮則賁以
之冠婚無禮則人道廢以之喪祭無禮則神道乖以之
同宗無禮則九族不睦以之同野無禮則百姓不親以
之宦官無禮則萬民弗服此古今所共由而

皇祖所爲日諄諄也典則歷頒間有五異要當以後定者
爲準姑取近時所不足者一二切瑣究之稱謂之載
在大誥鄉民有魯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否則

以字稱若遇者民長其父稱伯下其父稱叔長於己稱

兄下於己稱弟歲如父者亦稱伯本朝曾官爵則以官
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稱雖一人終老而無莊世世
稱官稱舍人無官者母得擅稱乃今無官稱官者還向
相敬之情何無報也居處之禮宜依稽古定制凡官民
房屋並不許蓋造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
畫藻井硃紅門簾其樓房不在重簷之例公侯前廳七
間或五間兩廂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
門屋三間五架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花樣瓦歇梁棟
斗拱簷楠漆色繪飾門窗枋柱俱用金漆或黑油飾門
用歇而擺錫環家廟三間屋脊用花樣瓦歇其餘廊廡
庫廚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廳堂正屋制度一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五

品二品廳堂各七間屋脊許用瓦歇梁棟斗拱簷楠青
碧繪飾門屋三間門用綠油歇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
廳堂等間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各三間
梁棟止用粉青刷飾正門一間門用黑油鐵環凡品官
除正廳外其餘房舍許從宜蓋造此正堂制度務要咸
小其門簾戶櫺並不許用硃紅油漆庶民所居房舍不
得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及綠色裝飾其餘從屋雖
十所二十所隨宜蓋造但不得過三間正廳三年進
其能品級起造房舍者除因官污無礙者令改修外乃
今會典所載猶前九年所頒制誤矣共武二十九年禮
部定制乃服用之禮見定式大明令公侯一品二品酒
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

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用磁漆木器其床面桌
風橘子並用雜色漆飾一切硃紅陵金描金堆球龍鳳
紋藥勿用其較總公侯一品二品用銀減錢事件粘用
描銀。三品至五品事件同粘用油漆六品至九品鑲錫
鐵事件粘亦油漆凡軍官軍士應用武弓矢止是黑漆弓
袋箭囊並許硃紅描金粧飾。凡文武百官軍民僧道
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紋
一品至三品妻女服渾金衣首飾鑄錫用金玉珠寶四
五品妻女服金搭子衣首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
銷金衣并金紗搭子首飾用金珠惟耳環許用玉珠以
上通用絲繡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許用綵
絲綾羅絹綢素紗金首飾金耳環一件餘止用銀翠青
當用編卷之十九

頂肩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絃絡今高明之家得無有汰侈者乎相見之禮見大明會典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宴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叔婢見家長父別行四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其餘親戚長幼照依等第父別行兩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平交同此後進所當知也冠婚則文公家禮已備然行冠禮者百一而重生常卅角而抱子發親迎者十九而宗潢多不命而淫婚溺其制矣喪之與民變革者子爲父母庶子爲其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七

[illegible]

宸翰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閨明春蜀
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
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替隨其寒暖增減衣服
撙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受傷於蚊蟲或懼權於疾

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辛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秋冬天氣將換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醢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意

聖人以孝治天下何周也若羣臣四品以祀中霤門宦三神五品以下祀門宦二神宦以四月朔門以七月朔中霤以六月土旺亥日今俗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竈元旦迎之其言不馴推奈何同乎家書卷四曰以五春運于牲牷出入之行歲盡開廟閭祠謝無用祀時歸以司其事職中有事所明神祭具知司中霤文曰用非當於月物一穀合祭祀神祭具并原宗廟其間曰祀以富歲歲終以禮成祭其祭也宗族各親公室下統天子之姓氏祚無其意可也

于維岳號志在拜
 五羊諸家仙位
 年五十五歲立
 之月者穀秋子
 神取神事次官
 曰取神者中執
 設府立左轅引
 之策謂引西轅
 州郭姓曰引轅
 准縣之會曾與
 其左首三臨平
 客掛引和五子
 隨其禮樂上菜
 足中禮上神香
 於其神神位如
 人唱贊前讀五
 首等讀中皆發
 焉讀後中皆發
 物致陳誠會者
 凡祭曰祝官取

[illegible]

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先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雨而羣哭之羣哭之羣葬之其睦族篇曰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夫散處於處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千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族在手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憚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千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外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畏與族之庶者掌之歲量視族人之所乏而補助之其羸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二

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婦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而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族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其體仁篇曰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託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富之偏疎此出於氣運之相敬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肖也

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渾淪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涸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結數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窮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噉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已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周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于州里成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三

千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出於天視人之顛擗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賢產殊絕于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長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於廩嗣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閭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十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此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其出也先貧出

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至學之左立祠以祀入粟多而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勉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否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詣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詣學殿則遊於學問平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嗚呼偉哉蓋禮教漸涵爲生斯士也

仁廟弛黨禁

主上錫褒旌禮何負於方氏乎恬熙二百年來

朝廷官府之禮舉而不廢者十之七家庭鄉黨之禮廢而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節

僅存者十之三此其故何也仕宦中司具百物備且法度相束長短相形儀自不敢輕廢家鄉之間恩常掩義且費財而後事舉勞力而後禮成徑情廢禮勢有固然然則朝固愈於野乎曰未也禮以本立徒文爲偽祝史趨踰牲腍肥脂而奠帛捧爵者無合德之精固不若陳二簋而薦之馨也簡書藻麗璧馬充盈而發幣使人者無好質之實固不若採溪毛而將之敬也以此思禮禮可知已試舉新官到任其告羣神曰其奉命來官務專人事主典神祭今日謁神特與神管神率幽冥陰陽表裏予有政事未備希神默相使我政興務舉以崇庶民子倘怠政貪黷害僚屬虐下民神其降殛以杜醜致祭神一益知其論僚屬曰朝廷設官置人

其敬神恤民親賢遠奸與利除害某不敢忝茲重任尚類一二僚屬及邑中長者匡其不逮庶免後報其四境之內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某等當共勉力爲之以安黎庶嗚呼苟實斯言幽明咸理矣而今有初有終陳信無忝者能幾人哉夫家親國疎鄉近國遠行于家鄉患在文不稱情行于朝廷天下患在情不稱文書不云乎天秩有禮自我五體與天同節是爲存神緣性作儀是爲體化禮益神化之精不在聲色之末也雖然文附情而後真情依文而後實陳其數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不陳其數而能行其義者也欲斌斌乎質有其文在素習之而已古人胎教以來一秉於禮初生則嚴矣成童則又嚴矣壯而行之是以無扞格之患嘉靖初桂萼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二

禮學

十五

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所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意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若其思慮以損其魄教與養胥病矣臣治興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後一圖指示壁畫盡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邪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

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
之入身又次爲書等筆筭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
以四萬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
樂堂內置鼓鑾生磬技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
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技壺或擊魯
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脯矣卽聽樂堂
復之書美以次至習讀至習禮皆畧復舊章復於門左
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
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心自不入
意聖功之本其在此乎夫人有長小而大人之心不離
赤子學有小大而精義入神之妙不離灑掃應對道一
而已矣小學者其人方幼如樹甫萌芽教以正其文謹

其節培根而達之支也大學者其方長如樹漸扶疎教以窮其理正其心自枝而邁之根也朱子研精大學慮天下登習功利未嘗有小學培養之基而鑿語致知中無實據披反覆於敬之一言敬也者實小大合外內成始成終之要領也千聖心源實不外此惟我

皇祖祗喪天年七十年餘如一日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
有未善寢亦不安臣前所舉禮書特殘膏腴親耳至於
皇明祖訓 御製文集 精誠存心者躬諸錄無慮千數
種憂危之積心宛然可想爲臣民者伏讀詳味反之獨
覺以仰體其淵衷而相之時宜以允蹈其芳軌莫見
嚮天下之至禮在是矣黃髮以此白首以此青衿以此
紫綬以此庶幾公旦之勤施仲尼之憲章乎彼拾已陳

原缺第十七葉

冠禮

冠期 禮男子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按儀節古者用纁布之冠。謂著頰圍髮際是小冠。僅容髮者周有披如童子冠而繫以組。結于髮髻。今冠用網巾。須年十七以上方可。俗有未及期欲速成而冠者。亦有過期有妻子而猶飾詐弗冠者。將何以成人。

或問士人不宜用幘頭帽子以何者為三加。孟希孔曰

親王行冠禮以網巾為始加士民所當法也則再加冠笄
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中可也服用時服又儀節云士再
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希賢儒亦可三加則
用儒巾襦衫或圓領袍並絳纁納靴

實用編卷十九

貞集一

七

鄭校禮輟有官者始加則鈔帽圓領束帶再加則幘頭
公服三加則進賢冠朝服士人始加以幘中深衣大帶
方履或方巾再加則襦中欄衫三加則幘頭公服庶人
始加以帽子青直領衣緣方履再加則平定巾青盤領
衣靴緣三加則幅巾深衣今稱襦中似不可以爲襦也衣此說爲然
長子衆子冠黻異處 記云童子冠于阼以著代也喪
子不於阼而冠于房外南面非代故也黻於客位嘉有
成也是童子于客位也而尊之衆子則成而不尊故固
冠之處遂離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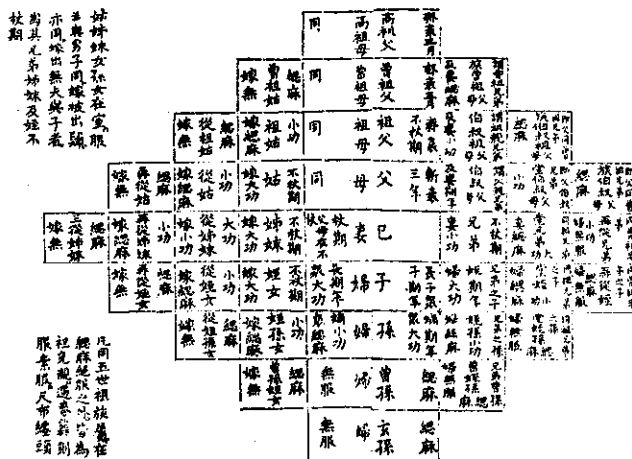
筭禮問 女子許嫁筭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筭母為主
戒寘擇親戚婦女賢而有禮者爲之累加男子冠儀祝
辭隨意告戒將筭者加冠筭服背子

[illegible]

大明律五服圖從文公家禮酌定之者錄之以便明服也
服明則諸在服中者固不得恣燕樂於恣側而一切服
外者亦不至責裂帛于孝子繁絳無擾由次一清然後
人子得一意室戚莫還本始喪禮之病庶其有瘳乎

[Blank page]

嫡孫父卒。娶祖母
母。若曾高祖父母
示重者。斬髮三年。
祖在。為祖母止服。
杖期。



男為人後者爲本
生親屬服皆降一
等惟本生父母降
服不杖期父母報
服同

[illegible]

圖服降宗本為女嫁出										寶用編卷十九																				
<table border="1"> <tr> <td colspan="2">齊義月</td> <td colspan="2">高祖父母 齊義月</td> <td colspan="2">即義父大義 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td> <td colspan="2"></td> </tr> <tr> <td colspan="2">齊義月</td> <td colspan="2">齊義月</td> <td colspan="2">齊義月</td> <td colspan="2">齊義月</td> <td colspan="2">齊義月</td> </tr> </table>										齊義月		高祖父母 齊義月		即義父大義 即父大義						齊義月		齊義月		齊義月		齊義月		齊義月		真集一
齊義月		高祖父母 齊義月		即義父大義 即父大義																										
齊義月		齊義月		齊義月		齊義月		齊義月																						
<table border="1"> <tr>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r> <tr>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r> </table>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禮學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table border="1"> <tr>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r> <tr>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d colspan="2">即父大義</td> </tr> </table>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廿五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即父大義																						

[illegible]

圖服長家為妾

廿六

朱子四母族三
父母兄弟恩止
于舅姑不去故也

[illegible]

家長父母
生期

正妻	家長
年 期	年三 家新
為其子	家長最子
年 期	年 期

本

記曰惟孝子為能饗親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循是以往斯可以奉祭矣錄祭圖以動孝思附從儉圖以便寒士也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龍以奉先
世神主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五人
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祓俗節
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敕祠堂達神主易世
則改題神主而遷遷之

[illegible]

國物用行
 無知錄胡
 中萬許人
 登三代以
 但居宅而
 左補右公
 士大夫家
 口代者亦
 如特別制
 初棠陰以
 知近之鄉
 而東以右
 上朱子端
 亦非古禮
 手漢明帝
 世不教自
 武顯附于
 以爲例矣

禮記集說卷十九 冠義 冠者禮之始也。始於冠者，本於昏，故受之以昏。昏者，上以事...

禮記集說卷十九 冠義 宗廟下以開後世也。故昏禮先之以媒氏之辭。夫明...

實用編卷十九

貞集一

礼学

本行

實用編

取實

於屏

朝夜

乳

實用編

取實

於屏

朝夜

乳

一定大賓 謹按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大賓以致仕官為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巡訪年高有德為眾所推服者為賓其次為介按禮記不言賓為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以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高有德之處士明矣

一定僎賓 謹按

大明集禮凡僎以府州縣佐養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遇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為僎按禮記不言僎為何人儀禮註云尊者謂此鄉之人

實附錄卷十九

員集一 禮學 卷六

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遵與僎通據今稱為賓其非僚屬可知况某禮既有明文而會典頒行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席門之外以入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僎豈有府州縣正官而率僚屬以迎佐貳者乎其常用本方致仕官不拘年齒明矣

一議三僎 按禮記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

三光未有三僎之文也儀禮云僎或有無來不求夫正僎止或有或無或來或不來何有三僎也據會典之文迎送設席並不及于三僎惟圖式列之當因後世以佐貳免僎佐貳不一而足修纂者或不及詳故併列于左相仍而誤無疑也

一定主位 以下五款俱 按會典主位于東南禮記云

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又云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其為東方西向而偏於南明矣近禮俱向西北隅非是

一定賓位 按會典賓位于西北禮記云天地寒凝之

氣始于西南而勝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又云賓必南向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其為北方南向而偏于西明矣近禮向東南隅非是

一定僎位 按會典僎賓位于東北禮記云坐賓于西

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

實附錄卷十九

員集一 禮學 卷七

以輔主人夫介輔賓者也賓南向而介東向俱輔主人者也主人西向則俱南向而偏于東明矣近禮向西南隅非是

一定介位 按會典介位于西南禮記云介必東向介

賓主也則其為西方東向而偏于南明矣近禮向東北隅非是

一申辨隅坐 按禮記註坐有四方者禮不主于敬主

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于其間以見賓賢之義若設主席東南而向西北隅賓席西北而向東南隅則是相對也又按前知蘇州胡公碑記云古禮之行于今者惟鄉飲耳而不盡合于古如賓位西北僎位東北介位西南主位東南取象于天地日月者也不察

者遂各以隅向。哇乎三賓衆賓司正俱正向。主賓俱介
顧嚮向耶。因遂更定立榜于學堂。則正向之禮在蘇郡
固已獲于嘉靖四年矣。嘉隆以前會典圖式俱正席而
萬曆年間更之。蓋亦纂修者誤于所見。及取刊布圖式
而易置之也。又會典社飲禮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向南
設主席于堂東南向。西尤可類推。今取舊本會典之圖
參合集禮一圖以便酌行。

一定酒餉 按集禮載鄉飲酬酢之後有無筭爵而會
典亦載湯三進每一進湯酒三行或五行今或止一行
簡甚矣。禮記云烹狗于東方。儀禮云牲用狗。蓋為養老
而設。此亦膳羞之下可廢者也。

一歌詩 按禮記儀禮歌鹿鳴四牡皇華今或易以別
詩集禮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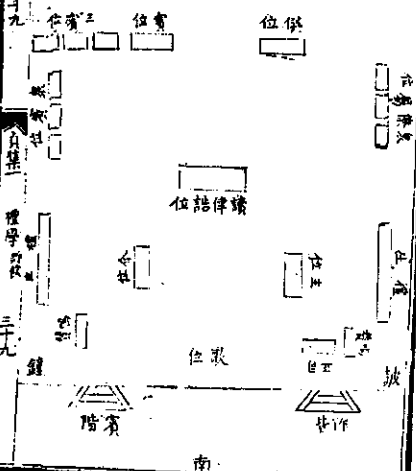
國朝議省為至泰訂

一謝

與禮俱無此條尚宜參訂

鄉飲酒禮圖

堂倫明



文雅社約

沈宗伯龍江子曰：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

夫子習禮之處，而祀於翼相之圖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於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

曰：書劉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富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設六幅，紙不用

奏本者，遂以為簡。何為哉？茲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卑幼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為敬，以紅為吉，出于何典？

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箋以為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茲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遺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箋。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敘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不必求稱，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謂不同者，另加一帖。○鄉人有自外致書者，既以書答，謝又另有謝帖，甚屬無謂。曾記數年前寄書行禮者，尺書後帖紅紙一方，開具禮物，何其簡便，宜以為法。

○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酬愛或敘闊，並落知六七字，速帖用單帖。

只寫一連字，俱不用文章語。○謹封起自公文，原為關防私家，隆慶初年，縉紳通問，用者猶少。後少變，延鄉俗一舉用之，甚屬無謂。茲擬請拜等帖，止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啟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曰：宴會設席，過豐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之後，見主人舉觴，不得不舉者，益反為多談所苦。暴珍天物，亦甚可惜。吾鄉嘉靖年間，具落請客者，每車止設較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戾刻至食畢，即散簡打。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

實用編卷之十九

禮學

單

方設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粗且失歡好為賓筵羞者乎？又何言多費也？○憲約燕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茲擬折簡請客者，用果五樣，饌腰素十五樣，湯飯三道，一車兩坐。若主人嫌於獨席，則附坐客席之下，惟官席遠客間設獨坐果盤，各加五樣飯，加二饌，其看花大帶餅饌五牲之類，俱不用。赴席除閑訪者，坐者不拘時候，早晚大席空，午後上坐，薄暮而散。邀帖後止連二次，如遇該行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即虛坐行酒，不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恤下人。○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云：肉食者謀之，肉食

昔無墨食肉之祿水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肉也今市肆魚肉品味甚多以充姐實儼自足用又何必更宰雞鵝求備物哉昔人云食者甚美此者甚苦胡未必食乎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也○主人安坐遇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乃過歷客席各一安坐至席前再總揖而已○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人餘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宜然也若長者既已安坐眾主又安一週似屬煩瑣且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眾客酬主人亦然○舉酒有常行拜禮者則拜其跪禮於古無考宜革○客有後到者衆賓敘長幼一揖相于者另一揖不必讓轉告坐亦然○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

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先大夫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夫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犬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舉稱台柱稱殿撰則婦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前老或少年而輒已稱前稱老者犬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者何稱亦嫌于不詳矣茲約除尊長親屬各自有應得稱呼外其平交止稱字稱號

車馬尤爲瑣屑空華。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而叩首
臣子見君上之禮也豈可以一繫加人今後相見行禮
只兩拜有當稱謝者則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親朋
偶過止空序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讓轉
齒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决似爲虛文至賓之
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來常禮若不保慶
吊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省。禮父黨無客鄉俗
伯叔父待猶子兄弟俱以客禮似屬過侈今考

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

天子行君臣禮畢卽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

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東西向

賓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

禮學

四四

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
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來兄西弟東
兄兄過弟皆上坐弟前坐兄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真
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
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古
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
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爵長或與服勞
役之事不以爲誼此予所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顧
以義在論語鄉黨篇倘如也似不能言者兩語內可
佩之終身有餘矣茲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
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客執緩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

賓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

禮學

四五

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
何訖之有。讓自美德忍微大受孟子三自反終以不
校於橫逆有何難處者乃世人以一不忍率致大事甚
至有生平勿頸累世通家一忤睚眦卽成讐讐或睚目
攘臂或稱干比戈或挾發酸眦指布通衢或鼓扇朋儔
併力攻擊雖足逞雄心亦大虧雅道已吾鄉俗幸無是
而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傳先生方致仕
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羅伏階下叩頭
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殺犯罪誠當
死倘蒙恩鳥獸散不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卽不能有所
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
酒飯使各盡醉飽叩頭而去遲明則捕擄及門請罪願
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
客若此知橫逆之來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吾願諸君子
之爲潘先生。○老氏云自勝者強孝亭註強我嬌車句
亦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筆念其一也人若
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
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
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爲哉。○年愈最難忍若忍得過去
却便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致禍患所謂一慙之不忍
而終身慙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世俗繁文日益真
意日減損有餘補不足吾有望於篤古君子矣
曰交際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尚不過三分五分
以至一錢亦有携盒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

者然猶酒不過一盞盒中物不過小果小菜三五品吾
猶及見之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即舉觴行酒賓主酬酢
俱不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脩儀主不
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
日盛有因而廢家廢禮者有較量往來薄厚慶成讐怨
者有公然爲假酒假段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如斯不
返何所終極今擬婚姻及大禮從空用幣其尋常賀奠
自一錢以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假酒假
段俱宜停止○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送鞋面一
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送鞋面又替
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又翁家節序送禮謂之追節
女家必稱答之未聞女適人母家送禮而翁家答之者
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 禮學 四六

盛俗之美者也幸相與固守之○里俗行莫有感舉者
曰上祭祭義在品物豐潔達誠敬而已乃亦有多置紙
器及綾錦幡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大盤樹花之類者
俱屬無益宜去太甚○遺奠虞祭俱喪主之事而賓客
爲路祭非禮也鄉俗尚此自後宏革○喪家宴賓委屬
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蓋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
今擬遠客至須留一針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
辭則賓主兩盡久之可不禁而自止矣
曰冠服冠加于首最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吾鄉
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今俗有
金線巾有唐帽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體服止白布直
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眼今俗貴時時花樣日盛
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襖首帕爲裙與爲裹爲繫衣用者
矣當年履絢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雙雲以爲高飾今
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織錦爲繫履帶可達
值一衣費者矣末俗之侈一至於此及今不返何所終
極蓋服色貴雅素無貴遠靡制度取適中勿徇時樣則
所謂服堯之服者其是耶慎無以儒者而受變于俗也
○忠靖冠乃嘉靖年間
欽定制度文職自州縣正官以下惟教職得用武職惟都
督得用其中金線三條以象三才並緣邊兩條數不過
五今既已禁用又隨意加多違 制甚矣○晚耳當嘉
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陰慶間
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 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

始一簪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皆相聚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即用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冠始成人人亦成人之禮待之極爲重事故二加之禮繁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奈何反不知自重吾鄉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尚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秉朝堂日拜

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各拜末嘗有默然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今撤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宜以次舉行而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里九

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于家或稍致祝願親親之語冠者亦及門答拜其未入鄉校者畧微此行之○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故夫加冠之謂冠公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囊髻髮結之以簪不戴帽有欲戴帽可即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玄黃紫三色惟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玄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竝其不知宜以相戒○妹喜戴男子之冠以止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止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

鄉俗獨奈何效之○國有國風家有家風家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微焉○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惜福知養正于蒙也○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達禮者審之

曰開家鄉俗于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或至有終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今至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禮女子已嫁而反則兄弟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如此肯魯敬妻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李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閭君子曰知禮今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里九

俗男女遠別止翁姑與夫兄弟妻爲然餘無別矣以後除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也止于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不便令翁迎避亦屬非禮犬都無可避者三步之外足背立可也關防內外卽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責簡○兄爲宗子而無子而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豈不可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遂其姓而我亦噴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實吾祖也蓋一舉兩失也○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

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為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者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人子執親喪哭不依禮無容今俗有為吉拜者非禮居喪吊人以為忘哀而衰經預吉事非禮入公門非禮○傳寫真容庶幾見之亦人子至情也卽一髮不似何不可惟為母則有所不室蓋禮稱女子出門掩蔽其面吾母當生前若此奈何南不知人事而輒令外人咫尺相對一眉一髮無不審視耶抑又有極前懸影使吊者見影引懸影使國人見尤有不便者蓋影事高大里門窄小行至此處傾瓦搖撼方可出入人子于斯室有不忍其併已之○專長臨早幼之喪哭者情也釋則非禮○族葬可以席服穆合族食厚風俗其法甚善而近年乃多論風水規福利父子兄弟各自為兆骨肉永釋矣夫此法行之于江南或有未便北方獨奈何不行儻壁域有窮則五世一遷如小宗可也○諸繼諸妻禮當拊葬者自當以先後為序今俗有子者便欲殯前人亂次序意雖尊親禮實未安至于諸繼諸妻亦有不當拊葬者子孫從遺命可也○鄉俗于之嗣而室者雖壽終不得入祖塋正穴若以為不吉可惡者此世俗謬傳於典祀無考也趙李明族葬說曰男子長殯及殯已娶者皆葬成人之位以昭穆為序則謂有成人之道也蓋殯且如此而況以天年終者乎○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

宜卽罷宴禮稱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必款一何具鵠然惻惻相睦若此也今俗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諉曰貴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踊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隆古之俗似不如此○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燭骨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果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于禮乎○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為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為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于正益意雖近厚實為非禮禮惟殯與無後者宜祭于宗子之家各從其祖附○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境情自悽然乃鄉俗遇有吉慶追報祖先者則驟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黃大典則君命為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為忌而家廟行之則庶乎兩無妨礙也○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圈一卓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份且甚要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行事器用陶匏一壇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謂萬靈真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為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

以有鬱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
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
不以爲僭故予於鄉俗亦然

曰身心身其本乎日用事物者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
約夫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此提綱
挈領之義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手審所好尚心好
靜則必不好動心好簡則必不好煩心好雅則必不好
俗心好淡則必不好濃雅靜簡淡者皆以養吾心而正
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強于一時而見獵
喜心忽不覺引我去蓋身爲侈數豈復能移風易俗哉
嗚呼尸盟者主辭舉盟者主守辭豈難盡守實易偷凡
我同志有如不耻余言而熱真于耳也則吾言爲已詳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卷三

朝服血而夕弁髮之卽是編贊矣宋人沈鯉仲化述
應京曰人情每好高嘗試語禮本於太一類沾沾喜至
談服食器用儀文度數之謹則未數數然也庸詎知至
近卽至神乎孔子當周道陵遲夢寐憂章觀于鄉而嘆
王道之易乃原壤猶弗卽化一攝相事男女別百雜墮
非以登高而招哉然群弟子遞相講習舉傳至今又有
不恃勢而行者存矣矧我

昭代揭日月而中天夫誰敢厭繼其欲以亂百度惟是本
與文交養互發以歸我

太祖建中盛治京國學焉而未能也

實用編卷之十九終

日紀世實用編卷之二十

貞集二

行始正馬鹿京纂輯

休寧臣張復

首梅臣羅年全板

望壁臣李呈芬編次

樂學

昔程子誦魯論成於樂而深嘆說近成材之難也人之
病在爾息而不化爾息則未盡鼓舞之神不化則未盡
發道之利乃樂所由生則泯而不息合同而化者也故
欣喜歡愛而人道作消融爲樂而人道成夫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孟子思以古道廢齊戒

實用編卷之二

貞集二

樂學

獨樂勸同人同人道也得之爲古德獨樂欲也得之爲
凶德樂以昭德今古乃分古樂詞善聲淡餘平情而寬
化今樂故聲艷辭能助欲而長慙成敗決于此矣樂由
心生心由樂成若雲興自龍亦龍所乘而變也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協則相濟專則相
凌故被之八音正之六律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
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大哉樂之爲用也及而求之
心則見入井見堂牛牀鳥起念卽爲黃鐘之宮或減而
進之或盈而反之則太和常沉與天同化故樂律非文
采和泰之末乃吾心之數度也以律律已而已成以律
律人而人成今人今樂惟患不中律耳苟識統同之義
改和而率神何古樂之不復哉應京爲楚泉奏

合甲與禮樂延瞿子九思為卿約師既罷猶屬成吾志乃
研精覃思窮象數按管絃辨元聲以協律使人得從律
以通神化更三寒暑書成此士人所不可一日去者
天子建中和之極尚亦有取於斯乎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絃微忽即其聲必非本律
名為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為太簇而實非太簇將何以
感名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作測律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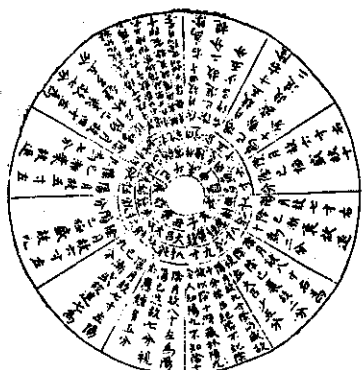
十二律次序歌

黃大太夾姑仲 蕤林夷南無應 縱橫成調成圖
皆以此序為正

十二律分寸歌

黃鐘九寸大八七 太簇七九夾六九 姑洗五七仲四七
大餘三九小三九 蕤六律大餘三十九 小餘三寸九
蕤賓三九林四二 夷則五寸南六數 無射七二應八二
大餘三三小十五 蕤上應以下六律大餘三十三寸小

律呂分寸圖



黃九呂測此
律呂分寸圖
與造化同書
無不應合其
爾象皆發見
原理觀化現
易理皆在矣
諸篇皆在矣
此律一

律法 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者虛而不
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
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
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之用
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為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
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
除以八錯綜於其間而不當明以八呈象於其外既既
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為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
兩則當分其八為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
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尊而為居前者即屬陽而用
全但當以兩律而合為八其法當先用三次用伍而參
其伍以參天故黃鍾蕤賓以三分損益為法大呂林鍾

黃鍾蕤賓二 樂上

以五分損益為法此之謂參伍太夫姑仲夷南無應卓
而居後者即屬陰而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為八其法
當先用二次用二次用二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地故
太夫姑仲以各損二分為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為
法此之謂參兩參兩太夫姑仲也夷南無應也六律前
律後律也參兩此八律也四律方成八可見應下六
律此之謂參兩

今定律於算律右第一位置三算第二位置五算

第五算第三三位置二算第四位置二算第五位置二算
第六位置二算是為八於律左置黃鍾九寸為
實以第一位三算為法於九寸內減三分得八寸七
分為大呂○置大呂八寸七分為實以第二位五算

加於第一位三算成八即以一為法於八寸七分內
減八分得七寸九分為太簇○置太簇七寸九分
實以第三位二算加於第一位八算成十寸九分
十為法於七寸九分內減一寸得六寸九分為夾鍾
○置夾鍾六寸九分為實以第四位二算置於第二
位併第一位十算成十二寸二分為一即以一為法
於六寸九分內減一寸二分得五寸七分為姑洗律
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為極今自三分減
至一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姑洗至蕤
賓復自十二返而至十寸七分為實以第五位二算
為準用減第二位二算餘十寸七分即以一為法於五

黃鍾蕤賓二 樂上

寸七分內減一寸得四寸七分為仲呂○置仲呂四
寸七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算為準用減第一位二算
餘八寸即以一為法於四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三寸九
分為蕤賓此上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上六律
加減畢後復於算律右第一位置三算第二位置五
算第三位置二算第四位置二算第五位置二算第
六位置二算如前於律左置蕤賓三寸九分為實
以第一位三算為法於三寸九分內加三分得四寸
二分為林鍾○置林鍾四寸二分為實以第二位五
算加於第一位三算成八即以一為法於四寸二分
外加八分得五寸為夷則○置夷則五寸為實以第
三位二算加於第一位八算成十即以一為法於五

寸外加一寸得六寸為南呂○置南呂六寸為南呂
第四位二算加於第二位并第一位十算成十二即
以十二為法於六寸外加一寸二分得七寸二分為
無射律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為損益今自
三分加至一寸二分則其數已窮窮則必返矣故無
射至黃鍾復自十二返而至十寸為法復自十返
而至八寸為法○置無射七寸二分為實以第五
位二算為準用減第二位二算餘十寸即十寸為法於
七寸二分外加一寸得八寸二分為應鍾○置應鍾
八寸二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算為準用減第一位二
算餘八寸即以八寸為法於八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九寸
為黃鍾此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

實用編卷二十

月集二

樂上六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為七十二七十二乃乾坤素筭
而其七十二即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即乾
之策二百一十六今十二律大餘黃九寸大八寸太七
寸夾六寸姑五寸仲四寸從三寸林四寸夷五寸南六
寸無七寸應八寸正得七十二寸此見大餘脗合造化
天運或乾或坤老陽之策○河圖南方為二七洛書南
方為九合之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乃乾坤大素筭進
老陽三十六則為乾之策二百一十六退老陽三十六
則為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今小餘合二分七分九分正
得一寸八分此見小餘脗合造化○先天乾居正南南
為天位樂記謂樂由天作則十二律當以南方立極河
圖二七在南則十二律小餘皆當從二從七洛書九在

南則十二律小餘皆當從九今林鍾果四寸二分無射
果七寸二分應鍾果八寸二分與河圖正南之二脗合
大呂果八寸七分姑洗果五寸七分仲呂果四寸七分
與河圖正南之七脗合太簇果七寸九分夾鍾果六寸
九分蕤賓果三寸九分與洛書正南之九脗合其二分
者三律七分者三律九分者三律而自二七九之外更
無小餘餘一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八分九分以律呂象
天其數從九而九分高九二分七分亦合而為九故也
此見小餘脗合造化○班固律曆志曰天之中數五地
之中數六常昭曰天數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以五為中
地數二四在上八十在下以六為中則五六乃天地之
中數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九乃天之體數五六

實用編卷二十

月集二

樂上七

九此三數最尊不當有小餘故夷則五寸得天之中數
者南呂六寸得地之中數者黃鍾九寸得天之體數者
皆無小餘也十二律自黃鍾順數黃鍾既居九則大呂
居十太簇居十一夾鍾居十二姑洗居一十二姑洗居
一仲呂居二蕤賓居三林鍾居四夷則居五南呂居六
無射居七應鍾居八可知姑洗亦五寸同夷則夾鍾亦
六寸同南呂而皆有小餘者以姑洗居一而未嘗居五
夾鍾居十二而未嘗居六故尚有小餘也然姑洗居一
為十二律之始夾鍾居十二為十二律之終是以姑洗
雖有小餘而尚得天之中數以為五十二夾鍾雖有小餘
而尚得地之中數以為六寸與他律不同也此見大餘
脗合造化○乾數九坤數六五十四卷六九之數也不

蓋其一百萬八即乾之策二百一十二其一百萬八即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元會運世之總數今小餘合林鍾二分無射二分應鍾二分大呂七分姑洗七分仲呂七分太簇九分夾鍾九分蕤賓九分正得五寸四分此見小餘體合造化○陽每又之數三陰每又之數六乾陽又三得數九坤陰又三得數十二震陽又二得數三陰又二得數十二坎陽又二得數三陰又二得數十二艮陽又二得數三陰又二得數十二巽陽又二得數六陽又二得數六離陰又二得數六陽又二得數六兌陰又二得數六陽又二得數六合之得一百零八故兩其一百零八即為乾策此見小餘體合造化

實印編卷十 卷二 樂上 八

定律說 黃鍾九寸漢以來已然矣弘治中蕭田有李文利者謂黃鍾為三寸九分其說頗高偉所論著律呂元聲可見後金銘黃鍾廣作樂律管見即墨王邦直作律呂正聲此兩書與元聲即小異至其謂黃鍾三寸九分大抵皆文利說也文利謂黃鍾三寸九分升六分而大呂為四寸五升九分而太簇為五寸四升九分而夾鍾為六寸三升九分而姑洗為七寸二升九分而仲呂為八寸一升九分而蕤賓為九寸降六分而林鍾為八寸四降九分而夷則為七寸五降九分而南呂為六寸六降九分而無射為五寸七降九分而應鍾為四寸八分大率諸律皆以九分升降獨大呂當五月陽尚微而不能過升故其升以六分林鍾當未月陽尚微而不能

過際故其降以六分此其說誠簡易可聽黃鍾廣十二律分寸率本文利王邦直亦本文利而九六升降與文利又復小異謂黃鍾三寸九分升九分而大呂為四寸八升九分而太簇為五寸七升九分而夾鍾為六寸六升九分而姑洗為七寸五升九分而仲呂為八寸四升八分而蕤賓為九寸降九分而林鍾為八寸一降九分而夷則為七寸二降九分而南呂為六寸三降九分而無射為五寸四降九分而應鍾為四寸五降六分而黃鍾為三寸九此兩說即互有得失然皆獨創天下聞其言而悅之於是信古者說斷然以黃鍾九寸為是而以三寸九分為非好奇者又斷然以黃鍾三寸九分為是而以九寸為非蓋兩說爭道而馳而疑信者參半未定

實印編卷十 卷二 樂上 九

始余以兩說相提而論文利謂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還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已漸降而還律乃反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未嘗非是正造化升降必皆以漸固未有驟然而升降者必如史遷之律是黃鍾之大呂不過降六分有奇而大呂至太簇不過降三分有奇太簇至夾鍾不過降五分有奇夾鍾至姑洗降三分有奇姑洗至仲呂降五分有奇仲呂至蕤賓降三分有奇蕤賓至林鍾降二分有奇林鍾至夷則降四分有奇夷則至南呂降二分有奇南呂至無射降四分有奇無射至應鍾降二分有奇而應鍾至黃鍾忽驟升四寸三分四整天地盈虛消息或恐不應過爾懸絕至此其說誠未嘗非是余因其

註釋六一六最少而河圖一六居北一尤最少而洛書一尤最北坤數六六最少而先天坤實居北坎數一一尤最少而後天坎實居北則黃鍾居北方子位者其律數當亦少似果當以黃鍾為三十九洛書九居南而河圖合二七以為九亦居南先天乾居南而易曰乾元用九後天離居南而離為九則蕤賓居南方午位者其律數當亦為九似果當以蕤賓為九寸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律呂本於洛書以東南為根宗以黃鍾為主本而洛書東為三南為九合之為三九則黃鍾似果當為三寸九尚書曰身為度康節曰指節可以觀天夫中指端為蕤賓而中指獨長則蕤賓似果當為九寸各指端為林鍾而名指微長於食指則林鍾似果當為八寸四食指

實用編卷二十 皇集二 卷十

端為仲呂而食指微短於名指則仲呂似果當為八寸一小指卑猶應鍾而小指乃更短於食指則應鍾似果當為四寸八大指尊猶黃鍾而大指乃更短於小指則黃鍾似果當為三寸九文利之說誠未嘗不是顧余獨疑自千載以來世皆謂黃鍾為九寸卒莫能釐正是三寸九本為君而千載反抑之以為臣九寸本為臣而千載反昂之以為君者冠後倒置之極而天地豈猶不陸如是則黃鍾恐必非李說李說即未嘗不是而李特論其細吾說即未嘗不迂而吾則論其大且余嘗謂黃鍾聲失其倫鼓則聲洪及去鼓震高則聲漸細又賦其倫孔則聲洪及去孔震高則聲漸細由是則黃鍾為

九寸而蕤賓為三十九分何疑且凡天地之間五行萬物如水火如土木其孰不本根而末莖即治人謂產鐵亦然天如是而黃鍾斷然九寸無疑矣黃鍾既定其它十一律獨蕤賓居南方當天地之正中與黃鍾為偶為十律所取則蕤賓三十九分定則十律可以取次而定何者乾用九坤用六造化至乾坤已定矣參其天得三九二十七坤為地兩其地得二六一十二以一十二合二十七為三十九果脂合泰天兩地之正數以蕤賓當天地之正中居泰天兩地之正數則蕤賓為三寸九分無疑矣黃鍾之官舍少如是蕤賓又定獨其它十律文利以大呂為八寸四而邦直以為八寸一文利以太簇為七寸五而邦直以為七寸二文利以夾鍾為六寸

實用編卷二十 皇集二 卷十

六而邦直以為六寸三文利以姑洗為五寸七而邦直以為五寸四文利以仲呂為四寸八而邦直以為四寸五文利以林鍾為四寸五而邦直以為四寸八文利以夷則為五寸四而邦直以為五寸七文利以南呂為六寸三而邦直以為六寸六文利以無射為七寸二而邦直以為七寸五文利以應鍾為八寸一而邦直以為八寸四余誠難辨即項所規定第窮思贖探偶然而圖成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噬嗑諸曆質諸數莫不昭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後多創為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白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璧比無不巧為棘泊以求合蓋推衍至再再更果投窮發蒼乃成

實至第一徵應鐘當視徽長短以再分五十一寸而方
 今中琴之制自十三徽黃鐘至十二徽大呂至十一徽
 太簇自一徽夾鐘至三徽南呂皆廣一寸二分自十一
 徽太簇至十徽夾鐘自三徽南呂至四徽夷則皆廣一
 寸六分自十徽夾鐘至九徽姑洗自四徽夷則至五徽
 林鐘皆廣二寸九分自九徽姑洗至八徽仲呂自五徽
 林鐘至六徽蕤賓皆廣二寸五分自八徽仲呂至七徽
 中徵自六徽蕤賓至七徽中徵皆廣三寸三分合一寸
 四分一寸二分一寸六分二寸九分二寸五分三寸三
 分凡一十二寸九分正合黃鐘九寸蕤賓三寸九分共
 一十二寸九分之律然左右六徽其廣不過一十二寸
 九分而左右六律其長當五十一寸若以五十一寸均

分於一十二寸九分則一寸四分者得五寸五分三厘
 一寸二分者得四寸七分四厘一寸六分者得六寸三
 分二厘二寸九分者得十一寸四分五厘五毫二寸
 五分者得九寸八分七厘五毫三寸三分者得一十三
 寸二厘五毫若準此分寸損益而以分寸為率以原易分
 以毫易厘以絲易毫則黃鐘九寸初減五分五厘三毫
 而大呂當為八寸四分四厘七毫次減四分七厘四毫
 而太簇當為七寸九分七厘三毫又次減六分三厘二
 毫而夾鐘當為七寸三分四厘一毫又次減一寸一分
 四厘五毫五絲而姑洗當為六寸一分九厘五毫五絲
 又次減九分八厘七毫五絲而仲呂當為五寸二分八
 毫又次減一寸三分三毫五絲而蕤賓當為三寸九分
 四毫五絲又次加五分五厘三毫而林鐘當為四寸四
 分五厘七毫五絲又次加四分七厘四毫而夷則當為
 四寸九分三厘一毫五絲又次加六分三厘二毫而南
 呂當為五寸五分六厘三毫五絲又次加一寸一分四
 厘五毫五絲而無射當為六寸七分九厘又次加九分
 八厘七毫五絲而應鐘當為七寸六分九厘六毫五絲
 又次加一寸三分三毫五絲而黃鐘當為九寸以此定
 律誠為正當然以此分寸布為縱橫二十四圖分為宮
 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其經緯錯綜與圖書造化迥不
 相合前五制樂恐不如此故余復舍此而說前說至於
 象歲追分逐毫設為百千推求之法其經緯變化雖多
 皆與造化不侔今不復備載於此矣

疑古第二

由漢以來與律業有成典彼作者論著非易也思
幸假其緒餘因明以通藏闡一以推二即粗有所窺
皆其遺教而假今論議或不得不窮辨以明理不無
言辭過激非敢矯其說也抑亦為天下第一萬世不避
罪責敢以就正於有道作疑古第二

律用之至二千午而不變疑必有神物詞護即不然其
物精必已能變化余何敢妄言第竊疑凡造化必有中
有中外則左右得備此以生短長東西得備此以定升降
古今諸律法冬至而後所損益幾何即夏至而後
所損所損益幾何是冬至夏至固造化之中也十二律
所謂中安在乎黃鍾居子庭賓居午黃鍾庭賓固十二

黃鍾編卷二十

黃鍾二

樂上

十五

律之中也乃今所居律其左右諸律皆左亦為損分右
亦為損分昨前益而後損昨左損而右益黃鍾庭賓來
可得為中平無射左右律則可謂左損右益矣狀無射
律之幾盡者既昨當庭賓夏至之半又非當夾鍾南呂
春分秋分之半果可以無射為中乎況其左益者低一
律而其右其損者乃十律無射又可得為中乎無
射既昨庭賓又非中黃鍾又非中則此律遂漫然無紀
將安從定中聲也夫盈天地間一而已矣一即十也十
即一也故遲六即疾必四即三即縮必七是此律於十
天地造化與萬事萬物萬古萬今皆附麗於此十以流
轉於天地之內所必不能逃者也如是則十不虛二
不滿今其左右律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消於此亦不必

漢律損益圖

黃鍾九寸	損六分二厘四毫
大呂八寸三分五厘六毫	損三分七厘六毫
太簇八寸	損五分六厘二毫七絲
夾鍾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	損三分三厘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損五分一厘六毫五絲四忽
仲呂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	損三分零三毫四絲六忽
庭賓六寸二分八厘	損二分八厘
林鍾六寸	損四分四厘九毫
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二毫	損二分五厘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損四分一厘五毫二絲
無射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損二分二厘四毫八絲
應鍾四寸六分六厘	損四分三厘四毫

此圖損益一律者損此

黃鍾編卷二十

黃鍾二

樂上

十六

於前亦不必編於後前猶得為律曆一道乎
若夫升降階可以學律也登降山亦照月之盈虧潮之
進退晝夜刻之短長皆可以學律大率有升必有降其
消息必以漸損益必適均今黃鍾至無射十一律皆連
降而應鍾始一升是有降而無升且其降也漸而其升
則驟是消息不以漸抑十一律損益所少者不過二分
二厘而多者遂至四寸三分是損益非適均也必如漢
律是戒途者日行九十自子至戌第不過或五十步而
止或百步而止乃至亥急疾行四十三里是以九十策
分子十有二人其十一人不過二策三四五策其一
人獨四十三策謂有是矣此其說多可疑請以漢律及
唐宋二曆布為圖說以觀損益較今統曆若畫一也

上生者非在冬前角非在羽前不可謂羽上生角必
如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
夏方爲順生而夏之生秋冬之生春皆爲逆生夏冬豈
逆生者耶管子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分而爲徵、聲
五十四三分損一分而爲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
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分損一分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
余卽欲爲之解或姑曰河圖中央之宮數五十南方之
徵數二七宮數多而徵數少故由宮起徵自不得不三
分損一成徵以合南方之二七南方之徵數二七西方
之商數四九徵數少而商數多故由徵生商自不得不
二分益一成商以合西方之四九西方之商數四九北
方之羽數一六商數多而羽數少故由商生羽自不得

實則無基二十

月集二

卷上

十九

不三分損一成羽以合北方之一六北方之羽數一六
東方之角數三八羽數少而角數多故由羽生角自不
得不三分益一成角以合東方之三八以此爲辭則五
音猶可云三分損益耳若十二律亦復三分損益則是
南方之二七聲少而夏律仲統林之一十八寸八分六
厘三毫四絲六忽及多西方之四九聲多而秋律夷南
無之一十五寸七分三厘五毫八絲及以此方之一六
聲少而冬律應黃大之二十二寸三厘六毫及多東方
之三八聲少而春律太夾姑之二十二寸五分三厘七
毫三絲及多十二律已損已益之數與河圖多寡之數
皆迥不相合又惡用是損益爲耶夫五音各自爲音非
有所維繫牽制爲必不可移易者也卽欲官損一以爲

徵、徵益一以爲商、損一以爲羽、羽益一以爲角、其損
益猶易辨也若十二律則三律合爲一時前有所半後
有所挽可輕言損益哉如必欲三分損益或仲統林三
律皆益以陰寓益一七而爲四九之意或夷南無三律
皆損以陰寓損四九而爲一六之意或應黃大三律皆
益以陰寓益一六而爲三八之意或太夾姑三律皆損
以陰寓損三八而爲二七之意猶之可也今漢史所載
之律同爲夏律乃此損而彼則益同爲秋律乃此益而
彼則損則其所以吾不知所損欲冥合何圖所益欲潛符
何候其爲此紛、損益何耶耶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損
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皆從
益四家之說雖未必盡無優劣然大氏皆穿鑿之談今
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
可也

實則無基二十

月集二

卷上

十

疑隔八相生 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謂十二律三分
損益則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
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
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
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
以黃鍾爲八十一管子謂徵聲五十四而淮南亦以林
鍾爲五十四管子謂商聲七十二而淮南亦以太簇爲
七十二管子謂羽聲四十八而淮南亦以南呂爲四十
八管子謂角聲六十四而淮南亦以姑洗爲六十四誠
可謂善于刻畫矣然黃大夾姑仲則以二律而當一

以宮角商羽微為序而橫則以間一伏一為變未嘗不有合于階見錯綜之意此法然用之而不效驗之而不應則納音必不足信納音既不足信則隔八相生之法無所考驗論樂者亦不必以此說為宗矣況其以全始以水終而又以癸巳之水甲午之金為居中之竟蓋則亦未識律呂象太從南微而不西商之妙又何足與之論樂也哉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太夾四清聲此節旋相為宮

律何以有四清聲此起於禮運旋相為宮為之者蓋

則大呂為黃鍾之商太簇為黃鍾角夾鍾

為黃鍾徵姑洗為黃鍾羽二呂則太簇為大呂

之商夾鍾為大呂角姑洗為大呂徵仲呂為大呂羽

太簇為宮則夾鍾為太簇之商姑洗為太簇角仲呂

為太簇徵蕤賓為太簇羽則姑洗為夾鍾

之商仲呂為夾鍾角蕤賓為夾鍾徵林鍾為夾鍾羽

姑洗為宮則仲呂為姑洗之商蕤賓為姑洗角林鍾

為姑洗徵夾則為姑洗羽仲呂為宮則蕤賓為仲呂

之商林鍾為仲呂角夾則為仲呂徵南呂為仲呂羽

蕤賓為宮則林鍾為蕤賓之商夾則為蕤賓角南呂

為蕤賓徵無射為蕤賓羽林鍾為宮則夾則為林鍾

之商南呂為林鍾角無射為林鍾徵蕤賓為林鍾羽

此皆得十二律正聲以備五音矣五音既備則南

呂為夾則之商無射為夾則角應鍾為夾則徵十二

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不復為他律所役按十二

故以黃鍾為夾則羽而夾則又不可有商角徵而無

羽故不得不置黃鍾清以為夾則之羽若

則無射為南呂之商應鍾為南呂角十二律正聲

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南呂徵大呂在

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南呂徵而南呂又

不可有商角而無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南呂

徵而後置大呂清為南呂之羽若則應鍾

為無射之商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

敢以黃鍾為無射角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

以大呂為無射角而無射又不可有商角而無角徵

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無射角大呂清為無射徵

而後置太簇清為無射之羽若則十二律

至應鍾已窮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應鍾之商

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應鍾商而

應鍾又不可有商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應

鍾商以大呂清為應鍾角以太簇清為應鍾徵而又

復置夾鍾清為應鍾之羽是夾則窮於羽而後有黃

鍾清南呂窮於徵羽而後有大呂清無射窮於角徵

羽而後有太簇清應鍾窮於商角徵羽而後有夾鍾

清至應鍾以黃鍾清為商大呂清為南呂太簇清

為徵夾鍾清為羽則十二律旋宮已備無所復用他

律清聲為商角徵羽故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夾則南

呂無射應鍾皆無清聲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林太南四清聲此則旋相為宮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卷上 廿四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卷上 廿四

此說即前說以黃大夾夾仲鍾林夾而應為序而此說以黃林太南姑應鍾大夷夾與仲為序前說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而此說以宮徵商羽角為序差微不同耳

黃鍾為宮 則林鍾為黃鍾之微太簇為黃鍾商南呂為黃鍾羽姑洗為黃鍾角

南呂為商 則林鍾為南呂之微南呂為林鍾商姑洗為林鍾角

姑洗為角 則南呂為太簇之微姑洗為太簇商應鍾為太簇羽蕤賓為太簇角

應鍾為商 則南呂為南呂之微應鍾為南呂商蕤賓為南呂角

蕤賓為角 則應鍾為姑洗之微蕤賓為姑洗商大呂為姑洗羽夷則為姑洗角

夷則為角 則蕤賓為應鍾之微大呂為應鍾商夷則為應鍾角

夷則為商 則大呂為蕤賓之微夷則為蕤賓商夾鍾為蕤賓羽無射為蕤賓角

夾鍾為商 則夾鍾為大呂商無射為大呂羽仲呂為大呂角

仲呂為角 則夾鍾為夷則之微無射為夷則商仲呂為夷則羽黃鍾清為夷則角

黃鍾清為角 則仲呂為無射之微黃鍾清為夾鍾角

夾鍾清為角 則仲呂為無射之微黃鍾清為無射商林鍾清為無射羽太簇清為無射角

太簇清為角 則黃鍾清為仲呂之微林鍾清為仲呂商太簇清為仲呂羽南呂清為仲呂角

如思說似樂但有十二律恐未必有律律恐未必有清聲此清聲以為有則十二律疑必皆有以為無則十二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夾夾有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當有四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即差不同而其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猶有四清聲乎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六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徽瑟之二十五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簧虎蓬之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為吹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六絃蕭蕭蓬之六孔每一絃一孔皆具二律則十二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編蕭之十二管和笙之十二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二律之驗也何者造化有禽聞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禽聞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為禽瑟則兩絃合一律以為聞虎蓬則一孔具兩律以為禽蕭蓬則兩管皆合一律以為聞造化有縱橫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縱橫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瑟則得其縱以為絃琴則得其橫以為徽笙則得其縱以為簧蕭蓬以絃蓬則得其橫以為孔樂之十二律正體也琴之十二絃蕭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也然造有參伍錯綜而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參伍錯綜之理故其制為樂既半而為六以入於十二之內復倍而為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如是又有六聚之於五以為五孔之墳

實則編琴二十 黃集二 樂十 五十五

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夾夾有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當有四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即差不同而其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猶有四清聲乎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六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徽瑟之二十五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簧虎蓬之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為吹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六絃蕭蕭蓬之六孔每一絃一孔皆具二律則十二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編蕭之十二管和笙之十二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二律之驗也何者造化有禽聞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禽聞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為禽瑟則兩絃合一律以為聞虎蓬則一孔具兩律以為禽蕭蓬則兩管皆合一律以為聞造化有縱橫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縱橫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瑟則得其縱以為絃琴則得其橫以為徽笙則得其縱以為簧蕭蓬以絃蓬則得其橫以為孔樂之十二律正體也琴之十二絃蕭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也然造有參伍錯綜而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參伍錯綜之理故其制為樂既半而為六以入於十二之內復倍而為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如是又有六聚之於五以為五孔之墳

實則編琴二十 黃集二 樂上 二十六

也又自二十四散之於三十六以爲三十六簫之等。而然復收之於象一元太極之鼓聖人之制器卽所以象律聖人之作律卽所以定器豈有律呂之目既非十二律之用正又非六律之用半既非二十四律之用倍又非三十六律之用參乃此則十二律之外以黃太太太太爲四清彼則十二律之外以黃林太南爲四清既謂正律有十二正半律有十二變律有十二變半律有十二而編鐘編磬每一簫之間又徒具十六枚而不備陳四十八枚之數况唐制十六枚雖具又往往多不考擊如張文收所謂啞鐘之類則又恐在其爲四清聲也以余揆之天地間自有理聖人作樂自有造化古今所傳樂器凡非應五應六應十二與二十四三十六諸數其它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上 廿七

如所謂韶蕭十管簫二十管簫簫十九簫之類皆復人附會聖製以自成其私說恐不得謂之雅樂况簫管虎鑿除吹孔之外皆正具六孔已明示六律十二律之意而晉魏唐宋乃以管色十六字清之四一凡諸字既有下四上四下一上一下上工下凡上凡之別而五之一字至有上五下五紫五之別或一絃而具二律或一孔而具三聲宜乎四清之說得盛行於千世而余終囁嚅不敢登一語以相質也

宮縣之制凡國有大祭祀大朝會則鐘磬各十二皆畢陳四面如居肆故曰金為肆若但小祭祀則十二律但半說如半牆故曰半為堵如必執周禮全為肆為四四當十六枚則周禮小胥有律必枚十六之說即天旋相

為宮此禮運之言也五音六律十二管亦禮運之言也今晉魏唐宋徒欲為旋宮之謀遂虛增四清之律而不計旋相為宮之上卽明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均之為禮運而十一字之中辭信其下文之四字而必不信其上文之七字非余所敢知矣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變律正半律變半律

黃鍾正律九寸

黃鍾變律八寸七分八厘一毫

大呂正律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太簇正律八寸

太簇變律七寸八分零二毫

夾鍾正律七寸四分三厘七毫

姑洗正律七寸一分

姑洗變律七寸零二毫

仲呂正律六寸五分四厘六毫

蕤賓正律六寸二分八厘

林鍾正律六寸

林鍾變律五寸八分二厘四毫

夷則正律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南呂正律五寸三分

南呂變律五寸二分三厘一毫

無射正律四寸八分八厘

應鍾正律四寸六分六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二厘

黃鍾正半律四寸五分	不用	少上二分零七毫	四律三毫
黃鍾變半律四寸三分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大呂正半律四寸一分八厘三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太簇正半律四寸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太簇變半律三寸八分四厘三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夾鍾正半律三寸六分六厘三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姑洗正半律三寸五分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姑洗變半律三寸四分五厘二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仲呂正半律三寸二分二厘二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蕤賓正半律三寸一分四厘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林鍾正半律三寸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林鍾變半律二寸八分五厘六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夷則正半律二寸七分二厘五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南呂正半律二寸六分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南呂變半律二寸五分六厘七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無射正半律二寸四分四厘二毫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應鍾正半律二寸三分三厘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應鍾變半律二寸三分三厘	不用	少上二分零二毫	三律三毫
以上正律十二律俱全	十二律俱用	○變律無大夾	仲蕤夷無六律
仲蕤夷無六律	不用	黃林南應四律	○變半律無大
夾仲蕤夷無六律	不用	黃林南應五律	不用
禮運謂五音十二律	此必律但有十二	必不復有變律	

有變律已非矣而又云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此必非必如若說是正律十二變律十二正半律十二變半律十二總之凡四十有八然則聖人何不曰四十八律乃第云十二律耶究推其意第因樂記謂宮為君而漢儒謂黃鍾即宮遂亦以黃鍾為君又因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為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鍾故多為變律以避之其情婉其法嚴其詞正誠可謂得尊君大義矣然則黃鍾為商無射四寸八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謂之陵以避陵逼之嫌

黃鍾為角夷則五寸五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仲呂六寸五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徵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夷則七寸四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羽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是則黃鍾以尊無夷仲蕤夷之猶抑君父以尊臣正樂記所謂陵所謂慢尚為尊君耶黃鍾九寸九寸其體也今乃倏減為八寸七分八厘有奇以為黃鍾變律倏減為四寸五分以為黃鍾正半律倏減為四寸三分八厘有奇以為黃鍾變半律一黃鍾之律而人得三四分之

以是說恐未可謂之尊居也夫黃鍾居也今說有正半黃鍾又有正半黃鍾既有變黃鍾又有變半黃鍾一變而四黃鍾是一天下而四居又何謂尊居耶夫變律既十二正半律既十二變半律既十二今以為用則當俱用非用則俱當弗用矣今變律則黃鍾太簇姑洗弗用正半律則黃鍾林鍾南呂應鍾弗用變半律則應鍾弗用其有所用有所不用奈何謂耶是不不得不疑也若謂黃鍾變律八寸七分與黃鍾正律九寸相近太簇變律七寸八分與太簇正律八寸相近姑洗變律七寸一厘與姑洗正律七寸一分相近當以變而避正則林鍾南呂應鍾何獨當有變律若謂黃鍾至尊不當有變律則亦不當有變半律今黃鍾無變律而有變半律此又何耶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三二

是不不得不疑也如必欲避無失仲夷陵逼之嫌即或減九寸為四寸五分以為黃鍾正半律亦可即或減四寸三分以為黃鍾變半律亦可今乃用變半而不用正半用四寸三分而不用四寸五分此又何耶是不不得不疑也若謂黃鍾正半律四寸五分與應鍾變律四寸六分相近當有以避之則四寸六分乃應鍾之變律非正律之必不可避者黃鍾居也今乃至以黃鍾而避應鍾此又何耶是不不得不疑也錢賓正半律乃三寸一分四厘林鍾正半律乃三寸林鍾變半律乃二寸八分五厘有奇其相去亦無幾矣今錢賓正半林鍾變半俱用而林鍾正半乃獨不用此寧有說若謂林鍾正半其上距錢賓正半但一分四厘其下距林鍾變半但一分四厘

三足相去大遠不可遽置二律則南呂變律距南呂正律但六厘八毫而猶然並置兩律姑洗變半律距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而猶然並置兩律是相去四厘八毫者不以為嫌而相去一分四厘八毫者反以為近此又何耶是不不得不疑也律至於三寸九分九厘以上即其聲已涉太清僅可以為道調法曲不可用矣今太簇變半律三寸八分八厘以上所用者尚有太簇變半夾鍾正半姑洗變半仲呂正半應黃正半林鍾變半夷則正半南呂變半無射正半之九律恐不免過於輕清發於喉殺而不可為中和之聲尚可用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律呂相去至七厘即神營師曠亦未必能辨矣今南呂變律去南呂正律但六厘八毫應鍾變律去應鍾正律但五厘二毫姑洗變半律去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南呂變半律去南呂正半律但三厘九毫應鍾變半律去應鍾正半律但二厘六毫樂道即精微有能辨析至三厘九毫二厘六毫者耶此又不得不疑也況南呂正半律與南呂變半律相去但三厘九毫即已分為兩律應鍾正半律與應鍾變半律相去但二厘六毫即已分為兩律乃大呂正律與黃鍾正律相去已六分一厘四毫而猶未分為兩律然則何不姑如南呂正半南呂變半與應鍾正半應鍾變半之例或相去數分或相去數厘即分為兩律使正律皆有十二變律皆有十二正半律皆有十二變半律皆有十二以成四十八律不至均為變律使此有而彼無均為半律使彼無而此有豈不猶為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三二

歷幾也哉此樂起於漢儒創為新法置一而十一三之
以馴至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凡其所當之數既
不得不強置一律以合法度及或全履偏近又不得不
強去一律以避陵逼遂使正變四十八律有無多寡皆
不適均與造化迥不相合甚矣為法不可不慎也

漢儒謂其置黃鍾變半律以避陵逼乃所以尊者此
說非也若黃鍾正律虛而不用而以黃鍾變半律旋
相為宮則此黃鍾變半律以為即君而黃鍾正律又
虛而在上以為非君而其名又為黃鍾然則此黃鍾
變半律將名為何者豈有處其位於君且疑似之間
以周旋於二十八律之內而可以為尊者哉尊者君
至義文周孔亦可以已矣孔子曰乾為天為君為父

實用編卷二十

樂上

三三

是以乾為君父矣若以黃鍾正律旋相為宮遂得謂
之尊君則應義盡六十四卦不當以乾置於震坎艮
與離兌坤七卦之上而成无妄訟遯姤同人豫否尤
不當以乾置於震坎艮與離兌坤七卦之下而成大
壯需大畜小畜大有夬泰應義作圖周朱子作易學
啓蒙亦不當以乾錯綜於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卦
之內神農作連山首艮軒轅作歸藏首坤亦不當以
乾參互於六十四卦之中今義文周孔未嘗於乾卦
之外復置變乾流行於六十三卦既不失為尊者然
則又何必舍黃鍾正律而復置黃鍾變半律以干天
無二日之嫌也哉

疑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二音

世儒誤

商角徵羽和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
二律之變徵羽不和故角徵之間差徵羽之間差
變宮九宮商角徵羽和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
二律之變徵羽不和故角徵之間差徵羽之間差

夫天但有五星地但有五方造化但有五行世但有五
運人但有五常則樂之但當有五音而不當有七音明
其常昭注國語乃至指七律為七音何說也夫黃鍾大
呂夾蕤等律也宮商角徵羽音也王所問鳩所對皆七
律十二律無一語及宮商亦明矣昭何自遂以律為音
也若七律即七音則七音與天地並生一搏一拊一絃
一竹濁者即宮商清者即羽角八音一陳七音畢見自
宏義作樂時已然矣非至周方有七音周景王又何必
以七律問伶州鳩又何必獨以武王為對也鳩此說乃
皇天幸留此一絃之緒以惠遺後人豈由鳩之說益知樂

實用編卷二十

樂上

三三

但有五音而昭乃因鳩之說乃謂樂必有七音何耶余
所以因鳩說而知樂但有五音者蓋主調之法凡起調
必始於宮自宮至羽其多寡清濁之序豈能皆順欲其
不相陵犯此不過以上宮下宮順數逆數為別耳以宮
居上而以宮商角徵羽順而數之則謂之上宮以宮居
下而以宮商角徵羽逆而數之則謂之下宮宮之有上
下即卦之有上下此造化不易之至理豈大太夫姑仲
庭林炎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夫則之上宮乃夷則
居上為宮而南無應各次第相連而下以商角徵羽
黃鍾之下宮乃黃鍾居下為宮而應無南夷各次第相
連而上以為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即夷則之上宮其
調雖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太簇之下宮乃太簇居下

為宮而大黃應無各次第相通而上以為商角徵相無射之上宮乃無射居上為宮而應黃大太各次第相遞而下以為商角徵羽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其調雖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用夷南無應黃五律以備五音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用無應黃大太五律以備五則音之但止於五而萬不至於七已自可見昭既得鳩之說室亦嚴恪而反以為樂有七音何也總武王所用四調二十律而數之事鐘凡四用大呂凡再用太簇凡再用夷則凡再用南呂凡再用無射凡四用應鍾凡四用而總之所用不過夷南無應黃大太之七律則鳩之所謂七律已自可見昭既得鳩之說室亦嚴恪而反指七律以為七音何也夫

夷則之上宮即黃鍾之下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矣
則之上宮曰秣名黃鍾之下宮曰厲太簇之下宮曰室無
射之上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太簇之下宮曰室無
射之上宮曰麤麤即厲室與同類名也麤者樂之字
氣也即論語聞此即周易爻辭之乾上而下下順而致
之則為乾下坤上自下而上逆而數之則為坤下乾上
而聖人於乾下坤上必名之曰泰於坤下乾上必名之
曰否庖羲之卦同而名異即武王之調同而名異此造
化天然之妙自當如是見易常昭筆不察於此而誤
指以為七音遂使變合變徵之說更歷數千載而猶然
未悟甚矣貽華之足害天下也

武王七律五音圖

國語周景王問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二王之德也反及巖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巖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炎 南 無 禮 佛

黃鍾之下宮名之曰屬

我南無佛

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宮

大 學

史 267—401

無射之上宮名之曰蕤

宮 商 角 徵 羽

上鼓口下鼓
無射之上宮
上而鼓四
上而鼓其律
音可止五則
音可止五則

夷則之上宮實鍾之下宮

皆用夷 南 無 應 黃

夷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

皆用無 應 黃 大 太

古者王制調夫公十二律悉用故武王象成四調

惟用夷南無應黃大太七律伶鳩之對謂鶉火之

分乃張十三度天駒乃房五度自張歷翼於角亢

實用編卷十

自集二 樂上 三七

氏至房凡七鶉火居子天龍居子自午歷未申酉

戌亥至子亦凡七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駒

星在天龍所歷皆七辰故其樂用七律易常以七

律為七音也

謂五行之外土木火水復有餘氣此傳自梵竺前代諸

家曆所不遺權呂天道也五氣之外既非有它餘氣則

五音之外必非有它變音今謂有變宮變徵非也若謂

十二月之外而復有間月似亦當五音之外而復有變

音則曆法必越六十月而方閏兩月今正音不過五而

變音而有三尚可謂律曆一道然則是置閏之法越五

月無常再閏亦不必五歲而後再閏豈有是耶宋周而

後諸作者往往各以其所制為音如所謂九歌八風七

音之傷皆是凡所為七音或不免以謂音之不

言第年代綿遠無可考見耳若果謂七音即七聲則是

聲即音音即聲言七音即不必復言五聲言五聲即不

必復言七音而晏子對景公于太叔對趙簡子乃皆云

以七音奉五聲此又何也禮運謂五音六律十二管還

相為宮六韜謂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可以知敵此其

說足破千載之的論樂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疑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徵林鍾為

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造化但五音其謂有七音

已非五音為虛位無定律其專指黃鍾為宮太簇為商

姑洗為角蕤賓為徵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

宮則尤非此所云云謂其為黃鍾一均猶可若通論十

實用編卷十

自集二 樂上 三八

二均則五音周流上下變動不居或時以黃鍾為宮或

時以黃鍾為商或時以黃鍾為角或時以黃鍾為徵或

時以黃鍾為羽或時以大呂為宮或時以大呂為商或

時以大呂為角或時以大呂為徵或時以大呂為羽或

有定在甚矣此說之不可使聞於天下也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 宮徵商羽角乃五音流行之序

宮商角徵羽乃五音多寡之數五音在天地彼豈自知

其多寡之數不過自率其流行之性一音長則一音必

短一音抑則一音必揚蓋長則其氣匱其勢自不足而

易短抑則其氣緩其勢自自餘而易揚即四時多寡之

序夏以二七之少盈而為四九之秋以四九之多盈

而為一六之冬其大要亦不過如此故五音低當論宮

徵商羽角流行之序不必論宮商角徵羽多寡之數其
曰宮商角徵羽特人於一調一曲之間總紀其輕重清
濁之次分為五等其分爲五等亦不過想像其聲準河
圖五十四九三三八二七一六之數順而序之謂重濁者
由於數多輕清者由於數少故於其重濁者以之當
中央之五而命之曰宮音於其次濁者以之當西方之
四九而命之曰商音於其清濁之間者以之當東方之
三八而命之曰角音於其次清者以之當南方之二七
而命之曰徵音於其最清者以之當北方之一六而命
之曰羽音宮商角徵羽五字不過如最濁次濁適中次
清最清五字不過如孟仲叔季少五字或孟適他出則
仲即爲孟或叔適他出則季即爲叔既無定係又安得

實用樂卷二十

廣集二

樂上

三九

有定數管子乃謂某音幾十某音幾十亦獨何耶

疑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律定於器者也聲生於數者也其數八
十一即其聲自爲八十一數之聲其數七十二即其聲
自爲七十二數之聲必未有數爲八十一而聲爲七十
二亦未有數爲七十二而聲爲八十一者夾鍾之數七
十四也林鍾之數六十也若五音果有數則宮數八十
一宮之數已定矣豈復能爲七十四又豈復能爲六十
周禮又何曰禮天神則夾鍾爲宮禮地示則林鍾爲宮
耶此一宮也夾鍾既可以爲宮林鍾又可以爲宮黃鍾
又可以爲宮是宮之周流變動已自可見高情如文利
乃猶謂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

六十變宮聲五十變徵聲七十變商聲如邦直乃猶謂宮
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二角聲
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二是何習俗之移人
維賢者亦不能自免有如此哉

五音十二律譬猶一家有八人於此其祖名金長九
尺金所生名石長八尺一寸石所生名絲長八尺
所生名竹長七尺二寸金弟名匏長六尺四寸匏弟
名土長六尺土所生名革長五尺四寸革所生名木
長五尺設並在一堂以石視金則金爲父以絲視金
則金爲祖以竹視金則金爲曾祖以匏視金則金爲
父以革視金則金爲伯祖以絲視石則石爲父而絲
爲子以竹視絲則絲爲父而竹爲子是金石絲竹匏

實用樂卷二十

廣集二

樂上

四十

土草木長短雖有定形而祖父子孫叔侄兄弟則初
無定位十二律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學之
猶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五音宮商角徵羽聲之猶
祖父子孫伯叔兄弟也十二律長短雖有定數而五
音多寡則無定數若因黃鍾九寸遂謂宮亦九八
十一分因太簇八寸遂謂商亦八九七十二分因姑
洗七寸遂謂角亦七九六十三分則是一堂之上金
偶爲祖石偶爲父絲偶爲子竹偶爲孫而人見宮長
九尺石長八尺一寸絲長八尺竹長七尺二寸遂謂
凡祖皆長九尺凡父皆長八尺一寸凡子皆長八尺
凡孫皆長七尺二寸有此理金石之長但八尺一寸
既因竹之名石曰祖遂謂石亦長九尺假令匏草木

亦並在一堂而鏡偶為羽律偏為父木偶為子然則
執之長但六尺四寸亦可因聲之名號曰羽律也
亦長九寸耶以是相譬則五音之無定數亦不待辨
說而自明矣

五音有數說余知其必不然而不能為信仲解乃自六
算至一百八算每次加三算為宮以三分損一三分益
一法損益之此一百八算之中或至商而多一算或至
徵而少一算即不能三分之以至商或至商而多一算
或至商而少一算即不能三分之以至羽如
以三四一十二三分之每分得四於宮數損一分則徵
數得八八非可三分者必三三如九然後可分而八則
少一算故至徵遂止如宮數十八以三六一十八三分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

之每分得六於宮數損一分則徵數十二以三四一十
二三分之每分得四於徵數益一分則商數得十六十
六非可三分者必三五一十五然後可分而十六則多
一算故至商遂止如宮數二十七以三九二十七三分
之每分得九於宮數損一分則徵數得十八以三六一
十八三分之每分得六於徵數益一分則商數得二十
四以三八二十四三分之每分得八於商數損一分則
羽數得一十六一十六非可三分者必三五一十五然
後可分而十六則多一算故至羽遂止總而計之至徵
遂不能三分者二十四至商遂不能三分者八至羽遂不
能三分者二如必欲三分損益則其勢遂有畸零而十
二律又但有寸分而無畸零不可以畸零立法此一百

八算之中惟八十一為宮以八十一三分之每分得二
十七於宮數損一分則徵數得五十四以五十四三分
之每分得一十八於徵數益一分則商數得七十二以
七十二三分之每分得二十四於商數損一分則羽數
得四十八以四十八三分之每分得一十六於羽數
一分則角數得六十四此八十一七十二六十四五十
四四十八之數既盡無畸零而又皆可以三分損益天
下之說最稱均者皆莫如此數故管子遂舉此以示則
言五音之次第必如此多寡適均而後其音韻節奏方
可諧律然大要亦不過就其最中正和平者推極言之
以宣揚樂道之大其實十二律分寸各有短長裁而為
調自不免有多寡高下安能使之皆至均至平如是况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

一均五調一調五音若真欲以此數行之則周禮三宮
之序其均調已不能然它尚何說哉管子之意未嘗不
佳特其詞微有語病而淮南龍門輩見其謂宮肇八十
一遂亦以黃鍾為八十一又妨於黃鍾九寸遂變其說
謂律法當以九分為一寸以強合九九八十一之數天
下豈有九分可以為寸者哉過矣
疑七音為七始 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黃鍾為天始
太簇為人始似矣林鍾乃未律非丑律林鍾可為地始
耶丑冬為十月十月建亥應鍾亥律謂應鍾為冬始似
矣寅太簇為春始而姑洗則三月巳仲呂為夏始而蕤
賓則五月申夷則為秋始而南呂則八月姑洗可為春
始蕤賓可為夏始南呂可為秋始耶周禮祭地示以林

鍾為宮其意指至為精遠非獨謂林鍾生其鍾也地相合陰生於疑實非生於林鍾若因周禮以林鍾地示遂指為地然則圖鍾禮天神又何不以夾鍾為天始耶且虞書但云以五聲十二律審治忽易嘗有所謂泳七始云云也而漢志報率意增之唐宋諸儒不信虛書乃深信漢志不疑何耶七始何足論余獨謂自七始之說出而淮南詮言訓與鄭諸家政之徒遂藉手紛紜使七音之調得流徙於天下而至今猶不可去其為害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疑漢律絲忽初秒造化但紀大凡不必太細及毫末譬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與多言之則曰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外而多言一日易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三

繫少言之則曰凡三百六十當某之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內而少言五日乾坤二策皆有時零而易繫但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則造化之數但當舉大凡而不必細及毫末已可見樂道雖至微然亦至寸分即可以已矣今必欲定其律為幾毫幾絲幾律為幾忽幾初幾秒同為十二律乃其律或有寸而無分其律或有寸而有分其律或有分而無毫毫其律或有毫毫而無絲忽甚至併毫毫絲忽初秒而俱有之有者自有而無者自無多者自多而少者自少皆不知何所憑依以為此多寡有無之數若云以三為一為本以置一而十一三之為法則豈豈有三可三為一絲之法九可以為一寸之數二十七可以為一

毫之法八十一可以為一分之數二百四十三可以為一釐之法七百二十九可以為一釐之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可以為一分之法六千五百六十一可以為一毫之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可以為一寸之法五萬九千四十九可以為一絲之數吾不知法者何事數者何術而可以歧而分之此徒欲依託於十二律為禽二十四律為兩十六兩為斤之變體而不知其大戾於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之正法以此為訓又何怪其之作曆者不有所假借牽合以成其私智臆說律曆之不明豈非以此法為之根抵乎哉今若易簡其法但論定分寸以考實而不必細及絲忽以見精則此十二律之正聲自將與天地之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四

元聲相合若徒基至精至細之虛名曰吾所審定之律已辨析至於幾絲幾忽幾初幾秒而不求至中至正之大體則彼自以為為析之愈精而識者已知其失之愈遠沈括歟軒雁廟之說正謂是耳況樂貴中聲體貴正大若剖析至釐毫絲忽此與釋氏八十一思惑之說何異又惡足以為中和正大之雅樂乎哉

觀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曆一道也如欲定律恐當從古今曆法從曆損益則十二律分寸自具分寸既真恐不必尊倚候氣顧獨疑河圖以北一合東三成四以東三合南二成五以南二合西四成六而西四復合

二律齊則也

擬候氣定律

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於密室中
三分奇太簇八寸太簇上二寸四分奇林鍾九寸太簇上八寸
仲呂六寸五分奇夷則六寸四分奇南呂五寸三分奇黃鍾六寸
四寸六分奇大呂四寸三分奇姑洗四寸四分奇中呂四寸
與地中以候友室各從其方位斜理也中令上
律各如其律候友室皆不報

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月令有言孟冬之月已天
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
天地之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
至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蓋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
又一氣耶夫所謂某律幾寸幾分某律幾寸幾分必無
論地高卑地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為某

律幾寸幾分也今天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

下卽據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
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所在距地面皆幾寸
幾分耶夫水氣也微消長卽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
彼已消州木氣也微榮瘁卽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形而
彼已謝何者地不同故也地有高卑土有疏密卽氣應
亦宜有早晚先後安得此按月所應氣東南西北皆適
距地面幾寸幾分無短長耶長安洛陽地安見其遠可
爲天地準則於此候氣能毫髮不與耶造化既有升必
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
而後州木數榮或陽氣已出地無餘氣姑洗卽呂諸管
將安施耶卽仲呂爲四月之律其長凡六寸五分八厘有

奇安有時至四月其陽氣猶然在北距地面尚六十五

分有奇者耶若陽氣當四月尚距地六寸五分然則二
月三月四月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彼謂冬至之氣
距地面九寸大寒之氣距地面八寸三分雨七之氣距
地面八寸春分之氣距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距地
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距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
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面
尚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
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發揚
地下也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
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然實五月律
也今其說謂純實之管長六寸二分八厘此必謂夏至

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不知此距地面六寸二分

八厘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升爲陽氣則自夏
至以至大寒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
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足理耶若四月小滿距地
面六寸五分八厘者爲陽氣而五月夏至距地面六寸
二分八厘者爲陰氣則是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
滿卽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卽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
往來何道其樞機何時陰驟生於何鄉陽驟散於何所
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據二氣參詳而其
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遠觸六月之管以七月而遠
飛七月之友也耶芒種後卽有濕有濕則友必濕不能
飛候律者欲擬實飛友意必卜高燥地爲疑室以避濕

池形高則得氣差不易至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它卑濕地亦但距地面六寸二分耶若高燥地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它卑濕地土疏潤氣易升距地面或不過六寸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爲難實而卑濕地所得氣已爲林鍾夷則又安在爲難實六寸二分耶且應鍾已屬十月去久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十四分六厘其氣距地面猶四寸六分有奇則是陰氣距地四寸即潛消入地陽氣距地六寸即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時將何以成升降成造化耶即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飛灰距地六寸則林鍾飛灰欲氣來則混雜而至皆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即黃鍾大呂二管空亦飛飛林鍾管動即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飛飛今日某月則某律飛飛它皆不應是此氣有知已試管輅弗入未必試之管乃入耶夫僕大呂時黃鍾管必猶在未去也使太簇時黃鍾大呂管必猶在未去也即令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恐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應鍼出相確謂氣出則管虛然則是已該孔即氣升亦不當復入耶然則是誰令以土築之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括亦宋高道士然則是京房幽譯之說括亦遂信之耶並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至至躬御前殿權土友候鍾律遂深信以爲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石又可候耶設在它使殿猶可前殿天子外朝其禁陛可土階耶凡候氣必爲室三

重戶閉其塗露必周此殿廷可爲土室三重耶三輔黃圖則漢宮闕畢在未央宮建章宮甘泉宮所統都庭軒無算有縫室耶其說謂天子候違還於先後五日之中漢天子即賢竊恐不再日即已繼先五日後五日則十日天子一日二日幾幾可十日待耶設漢亦如周制以冬至享南郊以夏至享北郊則先五日天子且齋高候氣耶設謂志所云第天子御前殿遣八能於它所候氣非必天子自候則漢志所云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此何說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能而必曰令八能之士權土友候鍾律豈違官謂耶設不於殿陛或第令在它所候即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又可信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其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無盡或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耶十二按斜墜地下內界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有四按月皆應之說尤屬駁謬信都芳必有它謬巧技術而好奇者遂轉相錄錫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輒指天知孟春氣至則北齊時第當曉雲又不必候氣漢蘇諸臣其深信不疑何耶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反云魏杜襲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樞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及飛律長反不飛耶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人主乃當垂卒不寤即卒並後卒亦不寤豈毛更祖孝孫信都芳等凡此此說皆此類

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短長至二十有奇者有短長至三十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者定寸由元史曆志而觀郭守敬所制前代冬至有誤先一日再日三日者有誤後一日再日三日者所云應候其將以何者為候彼尺寸猶莫知何者寸為真是彼節候日猶莫知何者日為真是而後云以其節候某氣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候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每歲時第令一太常候氣已足又安所用馮相氏測景為耶凡候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當為改曆耳然冬至曆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為又明年曆則天地之氣候頃變化可前定耶夫曆則逐年一更而律則一成不變謂候氣所以為曆以防曆差則猶可耳律非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為者耶以全候之冬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它諸節候疑皆可定此誠當候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周官保章氏常以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郭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候誠屬無當此其說庸厚觀而後已不見國史或唐宋已議之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抵馬不至龜不呈即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候室取竹必弘農空陽金門取篋等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設教益人臣欲依託和氣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候以感動人主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移明吾所定此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去攬致疑今天下可知而不可言可疑而不

可知耳如是即令與天壤並時何苦若果謂有閏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得乎則漢帝亦豈所令八能之士與薛田曹參軍陳山陽太守當自知之非不候所敗知也

疑用古望景分寸定律

西京望景尺 金鐘望景尺 司天監望景尺 李一以制其餘

望景則以測景晉荀勗宋丁度請以此來驗律則尤是顧其所測地不過以中土陽城為中非必當天地之正中以故所測或百年或數十年甚或第五六年四三年輒復改測恐不可為據宋皇祐去周顯德時何幾而皇祐曆視顯德欽天曆冬至顯德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六分皇祐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夏至顯德則景長尺五寸一分皇祐則景長尺五寸七分此何以說且何論年載久遠即比年而觀皇祐已丑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其明年庚寅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四分夫景之短長悉由望景乃差殊若此彼已自不能依以定曆又安能借以定律若前代望景可以定律則有宋三百年間恐不必十八改曆思非敢以為信然矣

原理第四

理者何謂河圖洛書也圖書何以名理謂理從圖書出也古人以一黍之長一黍之廣至延爭二十餘年誠以樂道精微第令差微些纖忽即已非樂是不可不其難其慎者思之以所測實諸圖書其幸而粗合亦可謂然所不合矣第恐語太繁則易厭故不敢多

台河圖

造化之根在小餘不在大餘。測律圖小餘五十四分者。天數九地數六六九五十四是河圖天地之象也。凡萬物皆虛一以象太極小餘五十四并所虛象太極之一合之爲五十五是河圖五十有五之象也。

卷二十一

負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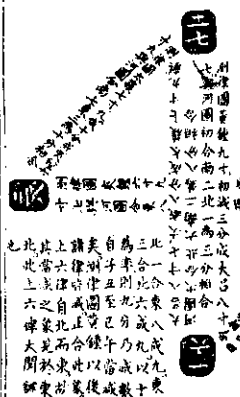
樂上

五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十月全指... 十月全果金...

圖之傳新環連第次圖河合 法摘環連第次圖律洲



圖之待對環連第次圖河合益環連第次圖

寶月編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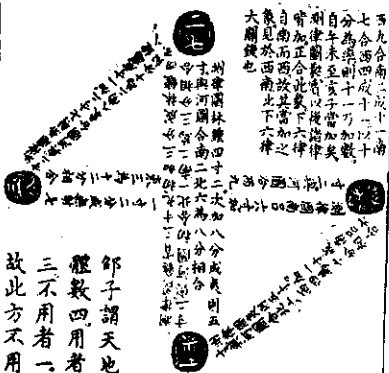
頁集

三

鄧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河圖九在西南而三自東來以三合九象乾實三寸九分
河圖九在西南而六自北來以六合九象夾鍾六寸九分
河圖九在西南而七自南來以七合九象姑洗五寸七分
河圖七在西南而四自西來以四合七象仲呂四寸七分
河圖七在西南而五自東來以五合七象姑洗五寸七分
河圖七在西南而八自東來以八合七象林鍾四寸七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自右來以四合二象林鍾四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自上來以七合二象無射七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自左來以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鍾九寸北東西上南下左皆天也中數故無小鍾也
律圖小餘皆二分七分九分者合河圖南方之二十七
西方之九也獨合二七九者以樂道象天天圓體九圓



西方之九爲九南方之二七合而爲九也其不用三十八者朱子易學啓蒙曰太陽居一合九少陰居二合八少陽居三合七九即一之見而在外者一即九之潛而在內者二即八之見而在外者八即二之潛而在內者七即三之見而在外者三即七之潛而在內者合西九即所以合北一合南二即所以合東八合南七即所以合東三持河圖體方而用圓見者圖之體潛者圖之用體可見而用反不可見此圖之所以爲神也樂道象天而河圖以圓爲用則是樂不但出於洛書而且出於河圖見圖書之不可分而爲二矣然則其獨不用北六西四者何康節經世書曰天地體數四用者三而不用者一測律圖明合二七九暗合一三八是用者二明不用六暗不用四是不用者一記曰樂由陽來者也北之一六一爲陽而六爲陰故合一不合六西之四九九爲陽而四爲陰故合九不合四西北陰方則陰盛故避之而東南陽方則陽盛故不避所以見樂之準神而從天也○河圖間四之象北爲一六自一至六凡間四位南爲二七自二至七凡間四位東爲三八自三至八凡間四位西爲四九自四至九凡間四位中爲五十自五至十凡間四位測律圖當鍾初損三分得大次損八分得太自三至八亦間四位乾初益三分得林次益八分得夷自三至八亦間四位與河圖間四之象相合○河圖間一之象北一相連東三自一至三凡間一位而二相連而四自二至四凡間一位北六相連東八自六

至八凡間一位南七相連西九自七至九凡間一位測律圖大損八分得太太損十分得夾夾損十二分得姑姑損十分得仲仲損八分得蕤自八至十自十至十一自十二返十自十返八亦皆間一位林益八分得夷夷益十分得南南益十二分得無無益十分得應應益八分得實實自八至十自十至十一自十二返十自十返八亦皆間一位與河圖間一之象相合○測律圖損益法自八已至十二復返而用十用八與河圖自北一已至東三復返南二自北六已至東八復返南七相合又與北一連東三成四東三連南二成五南二連西四成六而西四連北一復返而成五相合又與北六連東八成十四東八連南七成十五南七連西九成十六而西九連北六復返而成十五相合○測律圖損益法初用三次用五合而成八次用二次用二次用二次用二合而成十六與河圖南二合北六成八北一合南七成八北一六合南二七成十六南二七合北一六成十六相合○十二律與圖十二圖橫圖十二圖合縱圖二十四圖與河圖東三合西九成十二西四合東八成十二東三八合西四九成二十四西四合東三八成二十四相合○測律圖縱仲相連成七乾林相連成七與河圖一六相連成七相合○測律圖仲姑相連成九林夷相連成九與河圖二七相連成九相合○測律圖姑夾相連成十一夷南相連成十一與河圖三八相連成十一相合○測律圖夾太相連成十三南無相連成

圖四九相連成○測律圖太相連成

無應相連成○與河圖五上相連成○測律圖小餘皆七分九分與河圖東三合中五西九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西四合中五東八成十○東三八合中五西四成十

合洛書

樂自洛書來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倍之即為九十故黃

鍾終於九寸十二律始於蕤賓之三寸九故三寸九為

律呂之始數自蕤賓三寸九至黃鍾九寸凡相距五寸

一分故五寸一分為律呂之距數六律六呂數皆用六

於四十五而少六即律呂始數之三寸九於四十五而

多六即律呂距數之五寸一三寸九是六於四十五

之內五寸一是六盈於四十五之外○測律圖用

十而虛一不用者亦虛

中以爲體數之意其所不用之

合之凡四十有五與洛書四十五數相合是用者亦合

洛書之數不用者亦合洛書之數此理最妙

實用編卷二十

洛書之數凡四十有五洛書用九律呂從洛書來故亦

當用九今以九爲則除蕤之三寸九夾鍾之六寸九大

蕤之七寸九黃鍾之九寸皆已得九不補矣林鍾四十

二分於九數當補七分無射七十一二分於九數當

補七分應鍾八十二二分於九數當補八分大呂八寸

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姑洗五寸上七分於九數當

補二分仲呂四寸七分於九數當補二分夷則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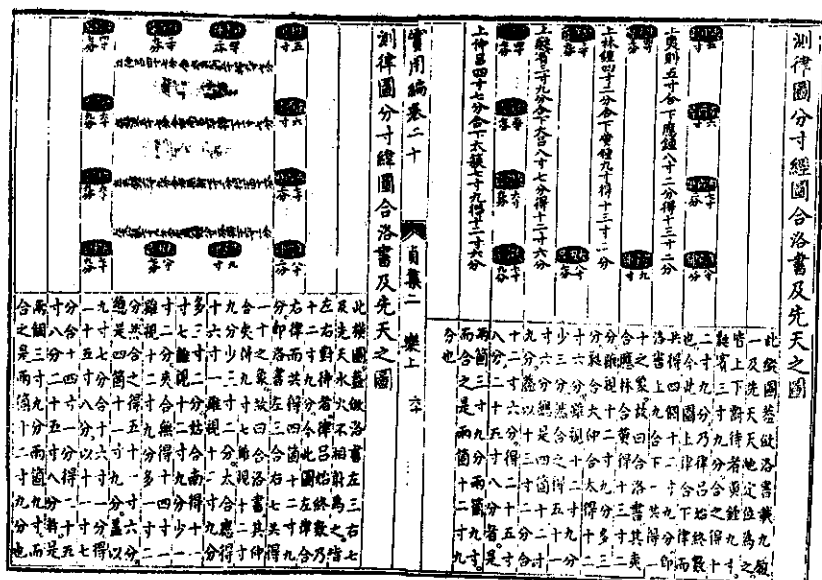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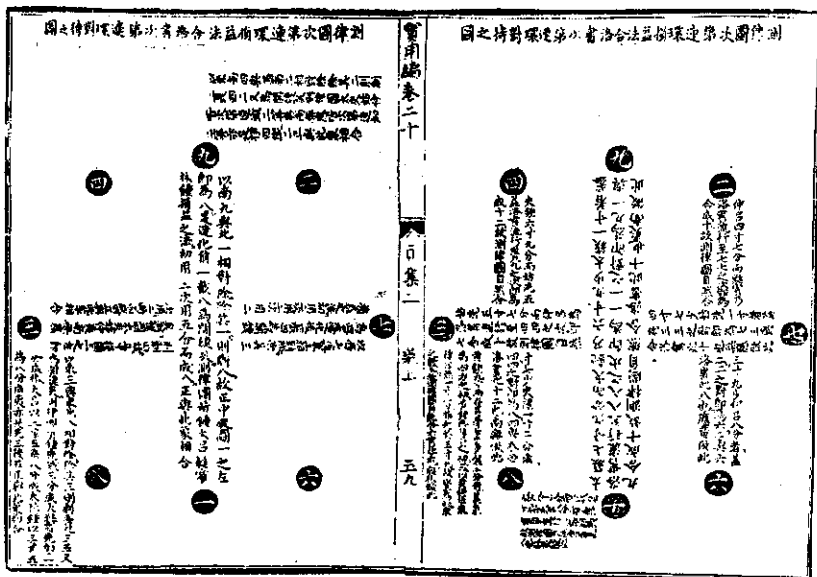
無餘分於九數當補九分南呂六寸無餘分於九數當

補九分合林鍾所補之七分無射所補之七分應鍾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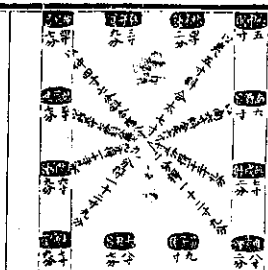
補之七分大呂所補之二分姑洗所補之二分仲呂所

補之二分夷則所補之九分南呂所補之九分凡得四

寸五分是補者亦合洛書四十五之數



測律圖分寸斜圓合洛書及先天之圖



此斜圓蓋假及舊 四為六八為足及先天山澤通氣當氣相薄為之皆斜相對待者律呂始終數乃十二寸九分今此圖以律呂斜合應鍾以黃則斜合太簇以姑洗斜合無射以商呂斜合夾鍾而各得十二寸九分即洛書二八斜對以成十一四六斜對以成一十之象故曰合洛書以四箇十二寸九分而為兩亦是二十五寸八分與縱圖橫圖並同一致造化自然之妙如此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六一

經圖緯圖必以兩合之方得十二寸九分而斜圓即各得十二寸九分者斜圓如以繩紐定其體不動乃圓中之方故各得十二寸九分定數至縱圖橫圖則周流變化乃圓中之圓故必以兩合之然後得十二寸九分而於中就縱圖橫圖論之則縱圖體順故兩箇十三寸二分視十二寸九分但多三分兩箇十二寸六分視十二寸九分但少三分稍為變而不變橫圖體逆故十一寸七分者視十二寸九分遂少一寸二分十四十一分者視十二寸九分遂多一寸二分九分者視十二寸九分遂多三寸二分縱圖雖變而兩箇十三寸二分兩箇十二寸六分其數猶同是惟其體順故變而不變而洛書

一箇為九十七分一箇為十一寸七分一箇為十四寸一分一箇為十六寸一分其數皆不同是惟其體逆故變而又變皆造化天然自有之妙毫髮不爽

玩易第五

易猶樂樂猶易談樂不談易又惡足與論樂今欲與樂亦不必謀於易第準於造化而以其縱橫變化參伍錯綜陳而為樂則虞庭一部樂固尼山一部大易也即易用八八其八為六十四而體方樂用九七其九為六十三而體圓此兩者不無差異然其所以為方正其所以為圓其所以為異正其所以為同蓋造化必至於方而圓圓而方異而同而異而後可以言合一不測大哉樂乎吾不可以名言而又欲擬議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二 樂上 六二

於易何以稱得心息象通矣通矣作玩易第五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十二律始於三寸九分於九寸中間相距凡五十一寸故五十一寸為律呂之策舊置一百為寬去四十九分則所剩正得五十一分○大衍四十九之九分乃小餘故測律圖十二律小餘皆以九為分四十九去二則餘七去七則餘二合二七則為九故測律圖以二七九為小餘
測律法○初營置五第二營置二第三營置二第四營置一第五營置三第六營置一第七營置三第八營置一第九營置三第十營置一第十一營置三第十二營置一第十三營置三第十四營置一第十五營置三第十六營置一第十七營置三第十八營置一第十九營置三第二十營置一第二十一營置三第二十二營置一第二十三營置三第二十四營置一第二十五營置三第二十六營置一第二十七營置三第二十八營置一第二十九營置三第三十營置一第三十一營置三第三十二營置一第三十三營置三第三十四營置一第三十五營置三第三十六營置一第三十七營置三第三十八營置一第三十九營置三第四十營置一第四十一營置三第四十二營置一第四十三營置三第四十四營置一第四十五營置三第四十六營置一第四十七營置三第四十八營置一第四十九營置三第五十營置一第五十一營置三第五十二營置一第五十三營置三第五十四營置一第五十五營置三第五十六營置一第五十七營置三第五十八營置一第五十九營置三第六十營置一第六十一營置三第六十二營置一第六十三營置三第六十四營置一第六十五營置三第六十六營置一第六十七營置三第六十八營置一第六十九營置三第七十營置一第七十一營置三第七十二營置一第七十三營置三第七十四營置一第七十五營置三第七十六營置一第七十七營置三第七十八營置一第七十九營置三第八十營置一第八十一營置三第八十二營置一第八十三營置三第八十四營置一第八十五營置三第八十六營置一第八十七營置三第八十八營置一第八十九營置三第九十營置一第九十一營置三第九十二營置一第九十三營置三第九十四營置一第九十五營置三第九十六營置一第九十七營置三第九十八營置一第九十九營置三第一百營置一

以夷五寸中合太七寸九分寅得十二寸九分三
以夷五寸中合夾六寸九分卯得一十一寸九分三
中寅相對戌申寅太合寅午戌相照為五周商開行
故申夾午對合寅卯寅寅得辰相照申夾卯夾合
以南六寸酉合鞋三寸九分午得九寸九分
三
以南六寸酉合太七寸九分寅得十三寸九分
十六
以南六寸酉合夾六寸九分卯得十二寸九分
七
寅卯相對戌申寅太合寅午戌相照為五周商開行
第卯合寅午對合相照為五周寅得辰相照寅午對合
以無七寸二分戌合大八寸一分丑得十五寸九分四
以無七寸二分戌合姑五寸七分辰得十二寸九分百
以無七寸二分戌合仲四寸七分巳得一十寸九分七
戌辰相對戊己酉丑相照為五周巳相連周辰得巳戌夾
巳辰合巳酉丑相照為五周巳得辰故辰無巳大合
以應八寸二分亥合大八寸七分辰得十六寸九分百
實用編卷二十
集二
既易
六九
以應八寸二分亥合姑五寸七分辰得十三寸九分三
以應八寸二分亥合仲四寸七分巳得一十寸九分七
亥巳相對戊己酉丑相照為五周巳相連周辰得巳戌夾
亥姑合巳酉丑相照為五周巳得辰故辰無巳大合
合艱午太寅 夾卯 子午寅卯合
合林未無戌 應亥 丑未戌亥合
合夷申南酉 黃子 子寅申酉合
合夷申南酉 黃子 子寅申酉合
合林未無戌 應亥 未辰戌亥合
合林末無戌 應亥 未辰戌亥合
合夷申南酉 黃子 子寅申酉合
合夷申南酉 黃子 子寅申酉合
合姑辰仲巳 大丑 丑未辰巳合
合艱午太寅 夾卯 子午寅卯合

[illegible]

乃遂執復始諸卦陰陽消長之象以爲冬至而後律數當以漸而增夏至而後律數當以漸而損其亦未察於孔子之說矣卽姑就復始諸卦言之包犧先天之圖爲三十二○爲十六○爲八○爲四○爲二○爲一○康節天地始終之數爲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爲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爲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爲四萬三千三百二十○爲十二○但爲一則自復至乾豈非由新而減包犧先天之圖○爲一○爲十七○爲二十五○爲二十九○爲三十一○爲三十二○康節天地始終之數○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爲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爲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爲二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而坤遂爲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則自始至坤豈非以漸而加況盈虛消息之算其所以爲減卽其所以爲加其所以爲進卽其所以爲退此理至妙至妙惟詹家能以此立法推驗雖離次舍而文利邦直不知空手其以幾實爲九寸寬鍾爲三寸九分也

復一百五十六 加黃九百 得一千五百十 北國之數
臨一百六十八 加大八百七十得一千三十八 自後皆由新
泰一百八十 加大七百九十得九百七十 而減則由舊
壯一百九十二 加夾六百九十得八百八十二 當由漸而

夫二百口四 加姑五百七十得七百七十四 歲可
乾二百一十六 加仲四百七十得六百八十六
始二百〇八 加契三百九十得五百九十八 自北國之數
遯一百九十二 加林四百二十得六百一十二 而後皆由新
否一百八十 加夷五百 得六百八十 而後皆由新
觀一百六十八 加南六百 得七百六十八 而後皆由新
剝一百五十六 加無七百二十得八百七十六 而後皆由新
坤一百四十四 加應八百二十得九百六十四 而後皆由新

○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卽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武王七律內已屯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實用編卷二十 貞集二 玩易 七七

調當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羽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屬太簇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蕤則十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當有名可知持名非人臣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屬曰宣曰蕤而其後卒覆周者厲王與周者宣王代周者蕤泰是樂道難通造化寧容易作此累亦名臣所以竟囑儒而未敢以請也

周易上經反對諸卦舉 以例其餘

屯 需 訟 師 泰 坤 艮 震 坎 離 兌 巽 頤 漸 歸 妹 豐 旅 小畜 大畜 需 困 井 革 鼎 震 坎 離 兌 巽 頤 漸 歸 妹 豐 旅 小畜 大畜 需 困 井 革 鼎

周易下經反對諸卦舉 以例其餘

序而必欲曲為丰律以避之則漢律之說無射四十八分應鍾四寸六分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太簇八寸而武王無射之上宮太簇之下宮皆以無應黃太為序然則武王豈不畏角聲之陵商商聲之陵宮而何乃以此為調也哉

先天經圖變父 舉一以例其餘

乾 ䷀ 履 ䷉ 同人 ䷌ 無妄 ䷘ 否 ䷋

先天經圖變父 舉一以例其餘

乾 ䷀ 需 ䷄ 大有 ䷍ 泰 ䷊

先天經圖變父 舉一以例其餘

黃鍾經圖變律 舉一以例其餘

黃宮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黃商 太九寸 夾九寸 姑七寸 仲七寸 蕤七寸

黃角 姑五寸 仲七寸 蕤七寸 南六寸 應七寸

黃徵 蕤七寸 南六寸 應七寸 蕤七寸 南六寸

黃羽 蕤七寸 南六寸 應七寸 蕤七寸 南六寸

黃鍾經圖變律 舉一以例其餘

黃宮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黃商 太九寸 夾九寸 姑七寸 仲七寸 蕤七寸

黃角 姑五寸 仲七寸 蕤七寸 南六寸 應七寸

黃徵 蕤七寸 南六寸 應七寸 蕤七寸 南六寸

黃羽 蕤七寸 南六寸 應七寸 蕤七寸 南六寸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一十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十一

貞集

肝胎 馮應京 纂輯

休寧 張復 校正

靈璧 李呈芬 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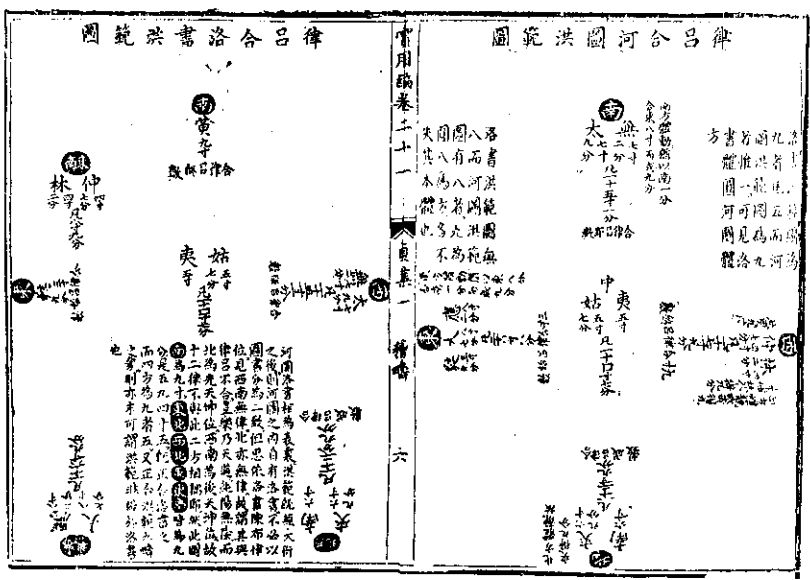
稽嘯第六

箕嶠自圖書出必自河圖變洛書然後範成範九數樂九數知範缺後知樂必如前代之說是範第出於書而非出於圖聖人亦不必則圖書作易矣夫洪範五行而已矣水火非有形無可以考驗聲律其自餘凡玉凡石皆土屬也凡穀黍皆木屬也凡金鐵銅皆金屬也欲定律思以為與其求於黍與玉管於玉律於鐵雖銅斛銅禽然則何不獨歸本洪範則豈不為守約乎哉 稽嘯第六

律合洪範說○洪範多微河圖而作王待制以為非出圖恐非先儒以為盡微洛書非也天地之間北潛而南見德所以默宰於中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北六而以六三德陳位於北事所以發揮於外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南二而以二五事陳位於南五事為觀言視聽思為恭從明聰睿為肅又哲謀聖聖人以天聰天明南面而聽天下則五事正宜在南聖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則三德正宜在北若謂微於洛書則六三德偏於西北二五事偏於西南是聖人之天德夫事皆當以偏而不必以正以此為說恐箕子不如是也若謂西北為乾以三德居於西北或者欲武王潛養於德則

西北乃退居之乾，非南面嚮明之乾，不可以垂衣而治。以此爲說，恐其子不如是也。五行默運於兩間而無迹者，也。三德潛通於天載而無聲者也。故箕子因河圖一六在北而卽以六三德與一五行同位於北卜筮天道也。五事亦天道也。故箕子因河圖二七在南而卽以二五事與七稽疑同位於南。八政之修舉在人，庶徵之應感在天。天人之理，毫不可誑。故因河圖三八在東而卽以三八政與八庶徵同位於東。攸好德與惡則所以成此福極者，歲月日與星辰則所以成此曆數者，故因河圖四九在西而卽以九福極與四五紀同位於西。是同方之五行乃所以近防三德者，同方之稽疑乃所以近防五事者，同方之庶徵乃所以近防八政者，同方之五

然有五而東西何獨無五，何以成會極歸極，以是爲說。恐其子不如是也。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河圖也。非洛書也。洪範之爲範，爲泰，爲肅，爲雨，爲狂，莫非言水爲言爲從，爲又爲霽，爲陽，爲借，莫非言火爲視，爲明，爲哲，爲察，爲煥，爲豫，莫非言木爲聽，爲聰，爲謀，爲騁，爲寒，爲怒，莫非言金爲思，爲睿，爲聖，爲克，爲風爲蒙，莫非言土則洪範之本於河圖已自可見。彼洛書既非有水火木金土之說，又安得謂洪範盡徵洛書也。夫此九疇也，自其四方之定數言之，以北一之五行，今北六之三德得八，以南二之五事，合南七之稽疑，得十二，以東三之八政，合東八之庶徵，得十三，以西四之五



野乘泰定律 洪範本以

幾幾程曰：夏衣幾，種度幾，杪種幾，秤量幾，粟古人以權度爲程度，皆從禾意。蒼頡始作字，亦必以象黍生度量。權衡良是思安敢以爲疑？然亦須得拒黍拒黍出河東上黨羊頭山大雅謂誕降嘉種，維拒維拒，許慎云：拒一梓二米，又云：一拒二米，則疑必一梓二米者，乃是古人以拒黍和爵金，卽爲酒謂之拒也。必權秤乃用之，周台有大功王堂天子享以裸禮，如所以享先王，乃用拒也。洛誥以拒龜二直曰明，理拜手稽首休享，與江漢拒龜一自可見此皆謂拒黍不常有而可貴，欲借此以明重今唐宋取諸民間，定律輒動至數十百斛，安所得拒黍如許乎？設拒黍並多有不足言奇貴，則後漢任城縣庭拒黍二斛八斗，實一梓二米，漢史無大書，稱爲上瑞，此何謂乎？拒黍既奇貴，不多有，則唐宋所徵取必皆一米。泰河東謂之黑黍，此安可據？律卽令間有之，度民間怨它日無以應，亦未必肯上有司竊意並主探律時，河東未必產拒黍，拒時並主未必探律，或兩不會達其通豈泰漢所傳律果周成宣漢任城縣拒黍所定者耶？卽宋乾德時上所出大內黍云果出潞州上黨，又可信耶？是拒黍非拒黍，猶然不可知，乃阮逸則爭方積房庶則爭圓積李照則以縱黍紫尺胡瑗則以橫黍紫尺范鎮則主圓積馮元則主橫黍，奇易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泰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永，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以十黍爲寸，公孫

崇則以十二黍爲寸劉芳則以十黍爲寸且阮亮用
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秬黍皇祐用烏園小
此以彼爲非彼以此爲非紛紛藉藉始如聚訟爭之至
二十餘年猶伏未已此何爲乎就而課之諸家之說即
非必盡無長短顧思獨以爲天下理而已矣至於黍卽
今果上黨羊頭山吾欲令律長亦微可易以大吾欲令
律短亦微可易以細何者地有肥磽卽所產有細大鉅
毫卽和氣所產吾但能必其皆一曄二米安能必其皆
細大通均吾將以何者爲定乎哉黍之說謂其爲神
道設教則是今剪鍾九寸雖定而大呂以下尚不知某
律幾十某律幾分乃念爭於一圭一撮之間曉詆於一
微一芒之際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爲此紛紛也

實用編卷二十一

貞集三

稽噤

八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法範土屬

律呂律八枝古鐘聲漢鼓鐘一以列其餘
大氏廷議起則論者必爭同異而角爲勝不勝輒陰使
人挾持先古陳寶物故伴爲不知相獻遺曰吾極地得
之何所或曰吾得之某冢墓或曰吾得之敗亡國其遺
臣故老之家卽勝者亦意疑不勝者其中心非必降欲
假託以爲信故曩時詐欺者往往多有之吾不能更僕
不談平時此等物皆安在吾不聞有獻遺及一旦廷議
發非曰父於野地得周尺卽陳颺極地得古尺非吳人
掘地得銀尺卽郡國得漢故鐘非及郡發六國時說家
王家得周玉律及鐘磬卽零陵異景於冷道舜祠下
玉律何神物出過不先不後乃爾也旬易與阮

惡之出成爲始平相何周尺遂獨現始平野地田父徒
何知非誤以爲石棄去之卽實以爲玉斯說之矣縱從
以告語人亦未必聞天下天下何從知始平田父得周
時正尺也咸素善鐘律此玉尺意必成已先得愛其古
輒據依此制作律與荀勗爭短長及不勝得始平以去
遂嘆令田父爲此安見其果周時物也卽今果周尺當
時天王業久不省方矣意所在四方尺短者自短長者
自長豈必盡武王權量初制又何足據依也舜所至同
律度量衡贊帛贊玉意其非必以玉殉矣文學之說良
是然自漢距虞幾千百年矣彼玉律猶在耶卽今果在
疑舜祠下必尚有它寶玉今獨得玉律一何說也唐虞
時大喪禮疑必尚簡舜道崩乃遂以玉律葬耶周制雖

實用編卷二十一

貞集三

稽噤

九

大喪及葬大司樂方掌藏樂器笙師鐸師方掌藏樂器
魏襄卽僭號然諸侯安所得武成康遺器七國時新
聲代變各轉爲靡靡之音相高周景王鑄無射鐘大林
業已非制不足爲據依又何論魏襄也卽今此玉律果
重寶與密須氏之鼓等齊或武王以賜康叔而魏得轉
徒有之意其子孫必奉若天球珍爲寶寧肯輕以殉
葬豈魏斯而後其祠王獨魏襄當以玉律葬不然魏所
有玉律幾何魏獨一魏襄王遂已耶漢晉諸代既不審
汲郡所得玉律果出魏家與非卽果魏家亦不審其果
武成康遺制與非輒廷議紛紛爭欲執以定律夫出於
武成康則可使出於魏襄新聲代變之律又可從耶
卽郡國魏家何家是何遂周書亦出於是造周律亦出

則景祐康定間去周漢晉幾千年矣而周尺劉歆銅斛尺變試銅尺晉尺宋猶欲取以準律何也夫所謂歲差蓋總統運候而參併言之當作曆時已設為歲差以總運候非歲差外復有所謂天運潛移者如是則尺既不差而曆亦宜不差今尺是而曆獨非此又何說也必欲為歆等解第當曰劉歆作尺而非得與太初曆同時蔡邕作尺而非得與四分曆同時皆尺改而曆未改則猶可援以相償然苟易觀在泰始用其尺定律則是而待其尺測景則非其又何也夫測景之地疑必當天地之正中而後其所測始得真陽城非天中地也此不過因周公十洛之說而姑存之況此一役也為崇山所蔽虧有遠近則其景有短長又凡測北極大約率千里而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卷略 上二

差一度有奇皆不可不知必景信而後尺信必尺信而後律信何輕言律度也唐虞三代時其幅輿不及萬里諸夏以外非輟跡可至將安所施土圭聖心自有樂土圭之說為後世標律者設耳然亦唯聖人為不假開探而自得元聲其餘則非博求於天地之內植表於天地之正中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勝國統一筆夷令郭守敬得南抵朱崖北窮鐵勒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守敬聽悟絕倫雅有機智所創授時曆多前人所未發而彼其景表尺吾安敢遽信今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即今欽天監表尺是矣然人言郭曆亦已差則其尺又復有說如必欲標律似但當詳定合朔及日月交食使尺但聽命於曆而曆不聽命於

尺必合朔交食與所推方位時刻皆分秒微芒不爽歆後曆信曆信則其尺亦信夫歆後可用以定律顧合朔交食在天必非可察見毫末又惡能令分秒微芒不爽也思以管敬仲宮八十一商七是十二角六十四微五十四羽四十八之說推之暗昧則是十二律但當論十分而不必有厘毫絲忽泰漢相傳律乃必云某律幾厘幾毫幾絲幾忽幾初何也彼其意徒欲及微抄以示精然非律本分矣且天下理而已矣懷柔諸河圖洛書泰諸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即不中不遠今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於古斛或求之於古泉布而大要多粟承於河東之黑黍輕於千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千二百則易以小此以黍為方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卷略 上三
分彼以黍為圓徑此以為律生尺彼以為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毫一厘之微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猶猶不解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為此紛紛也
疑周有兩尺洪範王全篇

謂西周有兩尺不敢信周制度量等既獨自內宰使司市賁人掌稽之歲時猶必遵合方氏大行人行天下同度量使齊一安肯令天下有兩尺陳祥道引王制步說范鎮引周禮璧羨說謂周法八十寸皆為尺按則周武所謹權量何物也周既非有兩尺則荀易倣周禮所造惡知是否安可命為周尺宋祁呂大臨奈何獨深信乃爾

疑九分不可為寸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釐成曲至各均未調不能以起調之律收聲乃云一
 五調每調皆以本均律起調本均律畢曲信如此說是
 每調當三有本均之律乎譬如黃鍾商調己以黃鍾為
 商黃鍾角調己以黃鍾為角黃鍾徵調己以黃鍾為徵
 黃鍾羽調己以黃鍾為羽若此四調復如黃鍾起調黃
 鍾畢曲非一調有三黃鍾乎思所定縱橫二十四圖以
 縱圖觀之縱則十二律相照橫則十二律相間以橫圖
 觀之橫則十二律相照縱則十二律相間但順其次第
 循序順布不必強合一律及五音既備五調既成而圖
 中某律起調者果皆某律畢曲且照之則為五調而總
 之則為二十五聲又與天數二十有五相合則此其為
 說或者亦可以自信無疑矣

實甫編卷二十一 員集三 分調 二五

清宮清徵以清角下徵說○雅樂有清宮清商清角下徵徵下
 中清徵以清角之徵其數愈少不可名故改召爲商而
 獨無清羽者以羽居五調之末更無亡調相較以知其
 孰爲正羽孰爲清羽故獨無清羽之名至於宮商角徵
 則皆有可得而相較者如羽調之數少而徵調之數多
 則徵調謂之正徵如羽調之數多而徵調之數少則徵
 調謂之清徵如徵調之數少而角調之數多則角調謂
 之正角如徵調之數多而角調之數少則角調謂之清
 角如角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商調謂之正商如
 角調之數多而商調之數少則商調謂之清商如商調
 之數少而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如商調之數
 多而宮調之數少則宮調謂之清宮觀儀數通傳於載

箕之角調姑洗之商調
鍾之羽調太簇之徵調姑洗之角調
則之商調無射之宮調太簇之羽調姑洗之徵調營之

三代明堂之制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

右个即玄堂之左个解中間太室太廟祈觀之凡十有三室而合觀之不過九室此皆聖人精意非凡近所能

識何者凡樂必合五調而後成均必通一均而後論樂自一調五律而論某均之某調則某均之某調其調雖

同合五調二十五律而論則彼均前後之四調非此均前後之四調其調自異譬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

卦其三畫之卦畫易嘗不同而分置此八卦於某卦某卦之上下其六畫之卦義易嘗不異樂之為樂余觀之

至於一百二十調而折觀之不過二十四調此與易之為易合觀之至於六十四卦而折觀之不過八卦何異

察李通律呂新書雖未免泥於漢律至其所載六十調當鍾之商即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南呂之羽

當鍾之角即太簇之角姑洗之徵林鍾之羽無射之宮當鍾之角即太簇之角姑洗之徵林鍾之羽無射之宮

則正得樂統同之精意而先儒反以雷同論之是何異於議六十四卦不過八卦而謂易為雷同重複者哉

調必有名
變鍾大呂太簇姑洗林鍾南呂黃鍾應鍾皆陰呂六陰呂即六同

十律呂之角調太簇之徵調姑洗之角調太簇之羽調姑洗之徵調營之

數之非其律呂之徵調太簇之羽調姑洗之徵調營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律呂之徵調太簇之羽調姑洗之徵調營之

聖人有以故更歷數千載而猶存其舊章不與時俱遷

不為有明歷數千載而猶存其舊章不與時俱遷

聖人有以故更歷數千載而猶存其舊章不與時俱遷

聖人有以故更歷數千載而猶存其舊章不與時俱遷

聖人有以故更歷數千載而猶存其舊章不與時俱遷

聖人有以故更歷數千載而猶存其舊章不與時俱遷

書曰身爲度節。竟夫曰指節可以觀天。以指觀之。則子律偏於名指。非中指也。子律在名指下方。非指端也。君律最尊。恐未可以潛而退。藏偏而居下之子律當之。至於寢宮。居午則午位。正居中指。且在指端。而中指視它指。獨最長。則寢宮似最尊。太微爲天帝外朝。其垣近翼。乾翼勢在南。而寢宮亦在南。則寢宮似最尊。孔子曰。離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而寢宮在南。則寢宮似最尊。乾爲天。爲君。爲父。而乾既在南。則寢宮亦在南。則寢宮似最尊。九爲乾。而洛書九在南。河圖以二七合。成九亦在南。則寢宮似最尊。子在下。爲潛龍。午在上。爲飛龍。在天則寢宮似最尊。皇極居五位。而寢宮居五月。初當天地之中。則寢宮似最尊。

洪範聰明稽聖。皆在南。則寢宮似最尊。心爲天君。而心屬南方。則寢宮似最尊。卽以字義訓之。凡字之最尊者。皆從山。若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皆從山。與寢宮宗宇之屬。皆是。而寢宮亦從山。則寢宮似最尊。寢字從尸。其字形象君象辟。聖王制吉禮。禮所尊重。莫如寢。故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寢宮似最尊。律統於聲。聲從尸。寢宮亦從尸。聲爰上。寢屬火。亦爰上。則寢宮似最尊。寢字其從象。若統承於天地。其從生。若天大生地。廣生而憲天。以御宇。則寢宮似最尊。右爲林字。從木。有相之象。左爲仲字。從亻。有師傳保之象。有五族九伯之象。右爲夷字。從弓。有輔弼之象。左爲姓字。從尸。有左右之象。寢從生。似天地之大德曰生。寢從貝。似聖人

大寶曰。位仲從亻。似何以守位。曰。人林從才。似何以聚人。曰。時寢從財。始從辭。林從林。寢從家。似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黃字上從艸。以從天。下從八。以從地。義字上行。以從天。寢字下從八。以從地。雖均之皆參天兩地。而寢宮居其上。黃鐘居其下。則寢宮似最尊。於藉令以當君律。其參伍錯終於造化。又不甚合。此豈非黃鐘爲君之明驗耶。禮記月令。仲冬之月。說曰。律中黃鐘。而中央土之月。又曰。律中黃鐘之宮。是黃鐘居十一月。而黃鐘之宮。則居五月。黃鐘之宮。非卽黃鐘也。今少之說。卽黃鐘宮之說。而呂覽以三寸九爲黃鐘宮之合。少是亦謂黃鐘之宮。非謂黃鐘也。黃鐘宮參其九。得三九二十七。而其六得二六十二。合之得三十九。分爲九聲。

元化之所託。始至幾至。微尊無二上。而寢宮亦三十九。其寢屋絲忽與黃鐘宮。雖可判。故其字獨從生。爲十二律之所自。始其尊視黃鐘。但下一等。與黃鐘相爲對待。今欲知黃鐘宮與寢宮之辨。亦無它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寢宮適居中心者。卽爲黃鐘宮。以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象。其自餘凡寢宮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爲寢宮。而非黃鐘宮。卽寢宮居中。而非居中心。亦但爲寢宮。而非黃鐘宮。蓋至今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鐘縱橫調。黃鐘縱橫調。皆寢宮正居中心。而其它十一均。皆不狀。狀後知黃鐘縱橫調。內此居中之寢宮。乃黃鐘宮。而非寢宮。何造化之脂合。一至此哉。夫本爲寢宮。而相爲黃鐘宮。且既爲黃鐘。均而黃鐘不居中心。

實用編卷二十一

國夷	鐘	調姑	從太	黃夷
南	林	仲	夾	大
無	夷	姑	姑	太
應	南	林	仲	夾
夷	無	夷	夷	姑

頁集三 分調

四十四

國伍參調縱鐘黃

夷	伍	參	調	縱	鐘	黃
南	林	仲	夾	大		
無	夷	姑	姑	太		
應	南	林	仲	夾		
夷	無	夷	夷	姑		

是以調三姑起調起呂第調即三第姑之調姑大而此第姑起調姑姑以調即四第以調二流夾而起呂第國參流姑以次流姑是以調三太起調起鐘第調即二第伍次流姑三次流姑太起調太以調即三第以調一以五次流之起參姑太以次姑太以調一實起調夷之四起姑之調伍次姑太三次姑調實起調鐘實以夷之調實仲而以五次姑之起姑之調伍次姑太三次起鐘第調即四第姑之調流夾而以五次姑之起姑即五第以調三實仲而起鐘第之四起太之調

實用編卷二十一

國夷	鐘	調姑	從太	黃夷
南	林	仲	夾	大
無	夷	姑	姑	太
應	南	林	仲	夾
夷	無	夷	夷	姑

頁集三 分調

四十五

國見潛調縱鐘黃

夷	見	潛	調	縱	鐘	黃
南	林	仲	夾	大		
無	夷	姑	姑	太		
應	南	林	仲	夾		
夷	無	夷	夷	姑		

三國凡調數鐘黃

國夷	鐘	調姑	從太	黃夷
南	林	仲	夾	大
無	夷	姑	姑	太
應	南	林	仲	夾
夷	無	夷	夷	姑

頁集三 分調

四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子 五二

求尤相叶以如山之苞蕭如川之流尤相叶以我生之初尚無造蕭我生之後達此百憂尤相叶以限有紐弗洒弗拂蕭相叶以白石皓皓蕭云何其憂尤相叶以自我人究究尤維子之好蕭相叶以薄采其菲蕭在泮飲酒尤相叶以永錫難老蕭屈此羣醜尤相叶以朝日辛卯蕭亦孔之醜尤相叶以維憂用老蕭疾如疾首尤相叶莫莫安見蕭韵之非尤韵且阜陶之音屬蕭咎蘇之音屬尤本選不同音而古人書阜陶為咎蘇又安見蕭韵之非尤韵是故知蕭尤必屬無無疑也夫造化有常變有錯綜陽之為實灰之為太麻之為災魚模之為姑東之為仲支之為麤齊之為夷寒先之為南此常休也蕭尤本異韵而合之以為一林應本同韵而分之以為二此則得之於造化之錯綜乃變體也麻遮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二魚模尤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三寒剛先覃鹽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五何獨至於林應而疑之若謂寒剛先覃鹽乃五韵尚不過合之於一南真庚侵止三韵恐不當反分之爲林應則同異分合之故此惟造化能知之今實大十律已無不音歸於字字歸於音而獨林應以一音分爲二律此必寬厚千里有必不可合而必不可不分者彼造化已自剖判而造人所當置象是故知林應必二音無疑也若信如思說果可以歌音屬大蕭蕭又屬無真侵屬林庚音屬應則十二律之音韵業已各有所歸詭自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子 五三

今而後凡度曲勿若難如空用實必被之以陽韵空用大必被之以歌韵空用太必被之以皆灰韵空用夾必被之以麻遮韵空用姑必被之以魚模韵空用東必被之以仲韵空用疑必被之以支韵空用林必被之以真單鹽韵空用夷必被之以齊韵空用南必被之以寒剛先庚韵吾意必如是而後正聲始得方可以流通造化彼風雅頌豈真漫無區別而所被之某字條可以爲實條可以爲疑又條可以爲太夾無應平哉凡十二音之字有可以通用者有必不可通用者如良庚本非明韵而卑陶以明良庚合爲一韵我阿本非儀韵而著我以我阿儀合爲一韵麤森本非降韵而外森出車以森森仲降合爲一韵蓋思常博求於六經及先古諸書然後知實可與仲林應互用大可與疑夷互用仲可與實林互用疑可與太姑無夷夾互用林可與南仲互用夷可與太無姑疑互用南可與林應互用無可與太夾互用應可與南仲互用而往籍所不載猶缺不盡知則以詩之被於絲竹凡常用實而用仲林應凡常用疑而用太姑無夾者必其可相通之音而其必不相通者則前三亦必不用特後人見林實不同音而明良並用仲實不同音而龜降並用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同遂誤以爲所用之音不必合所當之律又見儀禮風雅十二詩同一吻字而條以爲實條以爲南又條以爲姑同一關字而條以爲實又條以爲南遂以爲字譜既出儀禮而後

[illegible]

而也聲茲節屬局馬二宅以齊助切爲魚北沒江而偏轉讀爲
彼加又慈所母告訥所爲之而切動又之覺聲亦從鍾魚
以音何思切屬部古可灰倉切多其而之何與微亦爲之音語
一縱不切開末屬矣以諸來動而因此語且東之麻音勢變
合等聲清音粗末步爲訥而因此語且東之麻音勢變
二二棟故爲之母力昌多經其亦能語與矣爲近
合十以類聲竹屬屬耶在莊以呈爲節渠動術文媽實質戈
之四聲俱在下同以若往孫前覺平以於以之海徐質實而爲
法字字齊備極此謂多耶牽入支虛陽與因固之音既久
相和下一門屬極此以下先之互動極聲局可皆近亦有
之過耶見舉平乃屬極風極切報之爲之謂此聲爲有
遂母聲中此屬孤並胡魚坐堂韻已齊切梓育與由接近
韻中嚴等亦爲屬質切切實動而自新文商樂入陰陽而依
足平何亦爲屬之虛之端多章聲韻長之局屬下而隨之
以歌多康模韻括通無年以章矣以爲與於聲聲屬
窮深設節之安若屬蒲聲定皆新可卑聲切陽末失誤亦戈爲
屬支院所則屬爲大粗音主之雲見此動而與之而錯爲亦誤
變魚龍所屬屬蒲符之定切沒況此之陽又與有錯爲爲
之之安開家老書屬徒通韻的春光陳韻的皆相聲音歸戈
音四二音音同乃屬有奴韻而而之連中即不來之連音聲戈
聲動少清公廣五莫失此其多斤切爲仁以故與成質通客

書已十得三四本不安求之太過第其以西綴七音

審琴音字皆從正故琴為樂之主故琴音正則八音皆正矣

使五音而皆云有變音則猶或近似今乃有變宮變徵

而無變商變角變羽此其說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非

故更歷數千載而其說猶得行蓋常深思之而不得其

故豈以琴有七絃遂意疑樂必有七音耶夫謂唐虞夏

商皆琴五絃至武王然後加文武二絃非也琴必相合

而後成聲而絃必相間而後相合鼓一絃間二絃與三

絃相應而後為宮鼓一絃間三絃與四絃相應而後為

商鼓三絃間四絃與五絃相應而後為角鼓四絃間五

絃與六絃相應而後為徵鼓五絃間六絃與七絃相應

而後為羽絃不七不足以成五音琴必七絃自容義已

欽矣南風之詩字不通十有四律不通用八第取具五

絃已足之可用大呂解助用太簇風用仲呂蕤賓用林鍾

鍾此大舜燕琴膝間可奏從容易簡耶以見聖心之順

通記所謂治民逸者其舞行緩短正謂是耳設奏於郊

廟意必七絃絃不七即五音不備不足以成樂舜琴五

絃而樂記謂之作是七絃乃常制而五絃則新制即舜

亦不過偶一為之安可謂七絃至武王始增也夫音樂

與天地相始終非可以因時損益者使音而果七豈先

古所能減使音而果五豈後代所能加今曰唐虞夏商

皆五音至成周始七音欽則周以前其二音安在可以

實用編卷二十一 貞集三 審音 六十

人所命之曰五音亦可以弄之成聲命之曰七音亦

可以奏之成響則是聖人殆於以音樂為戲而音樂亦

自以其聲約為戲凡前所成音成響皆非正聲若武王

之所加為是則天地之七聲豈非為義農所遏抑而其

二為曠官若武王之所加為非則天地之五音豈非為

武王所補綴而其二為贅疣有是理耶且聖人所見微

始微終於造化本分之外必不能增損毫末包義之卦

至於今千萬載而不能增損其一畫亦惟是天地有定

衡造化有定理自太極剖判之時至天地混茫之後皆

不過如是如是若天地之五音本七而義農可裁而為

五義農之五音本五而武王可增而為七則包義之八

卦文何以不增而為九神禹之九疇奚何以不減而為

八而今乃周孔之六十四卦即文王之六十四卦文王

之六十四卦即包犧之六十四卦此又何耶世儒見樂

記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不達其作字之意又

見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有七列七同之說而後世中琴

皆七絃求其說而不得遂謬云周有七律增琴為七絃

誰謂然而延壽京房康成輩求七音不得遂假以變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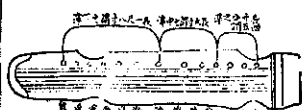
變徵當之是何樂之不幸而此說更千載猶然未去耶

蘇夔李照陳陽欲去二變真吾所願從游願第言當去

而不指言其所以為非今天下不服願天下萬世更思

實用編卷二十一 貞集三 審音 六十一

圖三有



內式琴身中平律者其律比中平律
高半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半律
高四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四律
高五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五律
高六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六律
高七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七律
高八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八律
高九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九律
高十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十律
高十一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十一律
高十二律者其律比中平律高十二律

但十
二
有
律已
非乃
又有
律何
也

實用編卷二十一

自集三

六二

雅一徽

自一徽至五徽若果當無

三徽

律則聖王設此五徽何為

樂四徽

五徽

六徽

七徽

八徽

九徽

十徽

十一徽

十二徽

圖十三徽

散聲

琴說

○琴徽下五六七八九亦不十二三四五六乃其
微必十二此必為十二律設其中徽則以象太極乃說
者謂琴有三準自一徽至四徽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
為十二律之子律自四徽至十徽謂之中準中準九寸
為十二律之正律自七徽至十二徽謂之下準下準八
寸為十二律之倍律信如其說是上準以四寸半而即
當一十二律下準以八寸而始當一十二律由上準
言之何其太促由下準言之何其太寬彼既以中準為
十二正律則凡用十二正律俱當按四徽五徽六徽七
徽彼既以上準為十二子律則凡用十二子律俱當按
一徽二徽三徽四徽而前代琴譜凡用十二正律十二
子律獨多於下準取之上準為倍律而六十調與八十
四調則但有正律子律而無倍律中準為正律而凡用
正律又不盡取於中準上準為子律而凡用子律又不
必取於上準是子律正律有其名而無其用倍律有其
用而無其律所用非所名所名非所用然則又安在某
微為上準某微為中準某微為下準又安在某準為倍
律其準為正律其準為子律也若謂下準之倍律即十
二律之正聲中準之正律即十二律之清聲則正聲豈
可以言倍律清聲豈可以言正律彼所謂上準之子律
又何所為耶又有謂十三徽為費太太十二徽為費十

一徵爲姑十徽爲仲十徽半爲蕤九徽爲林九徽半爲夷八徽爲南上一十二分爲無又一十二分爲應而上爲濁聲自中徽至四徽次第爲十二半律自四徽至一徽次第爲十二半律夫漢唐宋以來樂律有四清聲其所謂夾鍾清已涉太清矣夾鍾清以上又復有半律八律半律八律之上又復有半律十二律耶卽前雅樂發微琴圖以散聲爲黃大十三徽爲太夾姑十徽爲姑仲蕤九徽爲蕤林夷八徽爲南無應七徽爲應黃大六徽爲大太夾此皆大律而自五徽至一徽半皆無一律此其故疑必見六徽以上其音皆短促不成聲而夾鍾清以上之清聲又太清不可用故遂於五徽至一徽皆當之以閒曠之子律獨不思夾鍾清以上二十律實用編卷二十一

則制爲正音以發之陰性輕浮取其音爲差易故聖人於琴右則制爲泛音以得之蓋取正者則但以右手散挑之以左手按之右手勾之而取泛音必左右手雙按而雙勾之散挑者所以引其來而雙按雙勾者所以遏其漸聖人扶陽抑陰意正如此今識於中徽以左皆用正音中徽以右皆用泛音則扶陽抑陰既得大義而一徵當一律既已得聖人之本旨且自一徽至五徽皆屬有用又不虛聖人設此五徽之初意豈不爲簡易直截正當之法也哉若謂泛音微細不宜與衆樂並奏則琴瑟陳於堂上凡樂奏非朝會卽祭享郊廟無聲無臭何細弗通元后天聰天明何微弗達若以泛音微細恐聽之不聞又何以稱聖神聰明睿智今造化有正理而前人偶不及致察乃曲爲辭說以文之惡言之愈詳而失之愈遠矣○造化有陰陽故六十四卦吉者自言而凶者自凶六十四卦既不能盡順成而不變則二十四調安能盡和協而不乖顧人所以度曲何如耳琴音獨十徽九徽最佳凡調絃必於此兩徽者以十徽爲夾鍾之二月九徽爲姑洗之三月春和景茂故其音獨爲和暢而秦漢以來鼓琴者但求諧耳不必通微於美音則取之於平音則去之以故十三徽有所去取而不能皆適用於用若謂樂道與易道不同易主於盡變而又可以兼吉凶樂主於寧和而調不必有冲澹則是當搖落之候亦必泰熙洽之音律之爲律但取諸太夾姑仲已足又何必有夷南無應諸律也哉律呂古義曰今之所謂和

者只是習聽舊聞慣熟不協便說不和若解真和便是性與天道由是言之卽或以不佞所定之徵絃被之以所測之分寸而其韻聲不相叶或不過如古義之所謂習聽舊聞慣熟不協便說不和又安如果真不和不耶至於先儒以一絃爲宮二絃爲商三絃爲角四絃爲徵五絃爲羽六絃爲文七絃爲武則其說尤非琴之爲器橫則以一徵當一律而中徵則以象太極縱則以一絃兼二律而中絃亦所以象太極一絃乃黃大二絃乃太夾三絃乃姑仲五絃乃蕤林六絃乃夷南七絃乃無應蓋音虛而律實律有定而音無定安可謂絃有宮商角徵羽也若謂絃有宮商角徵羽則五音皆有定位何以能周流六虛惟變所適耶凡萬物必置三而後可以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音

六

成二必置四而後可以成三試譬之堂皇必兩極方成一間必三極方成兩間又試譬之窓戶必七樞方成六孔必九樞方成八孔琴之十三徽正所以成十二以爲十二律之專律琴之七絃正所以成六以爲十二律之兼律何者琴之音韻不在當徽當絃之處而在於兩徽兩絃之間故必七而後可成六必十三而後可成十二其中徽中絃則皆有仲呂蕤賓之二律中徽中絃之有仲蕤亦猶仲呂之八徽而蕤無夾林鍾之五徽而蕤常無林姑洗之九徽而蕤常無夾蕤林之五絃而蕤常無夾姑仲之三絃而蕤常無夾蕤林之五絃而蕤常無夾特分數不甚多聖人惟較其數多若命之爲某徽某絃耳十二律之中徽六律之中有中絃譬之紫微太微

天市之三垣未嘗不圓於二十八舍之中而亦未嘗不出於二十八舍之外譬之日月猶水雞眠計都猶橋道知羅睺計都未嘗卽日月之躔度又未嘗非日月之躔度則知中徽中絃未嘗卽仲蕤又未嘗非仲蕤此皆造化合一不測之妙第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凡兩間之萬事萬化莫不如是特聖人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以神道設教而謂之曰置一以象太極論樂者其尚有以識此哉○琴譜以一徽爲太二徽爲夾三徽爲姑四徽爲仲五徽爲蕤六徽爲林八徽爲夷九徽爲南十徽爲無十一徽爲應十二徽爲蕤十三徽爲大恐非是黃大太夾姑仲爲陽蕤林夷南無應爲陰天地之間左陽而右陰恐陽六律不當居左陰六律不當居左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音

六

且臨岳爲首龍巖爲尾以十三徽爲黃十二徽爲大則是陽以斷而升若以一徽爲太二徽爲夾則是陽以新而降聖人制器肯升陰降陽耶況一徽至五徽皆無正音而太夾姑皆爲春月若信如譜說是春和之月反無正音而八月之南呂九月之無射反得九徽十徽其音反美好無與爲麗耶至謂中徽所以象閏其說亦非閏乃月之餘豈可以中徽象閏以中徽爲象閏此何異牛無邪張行成皇極玄玄之說無惑其謂琴有三準有半律半半律二十四律而一徽至五徽皆置之空虛弗用也○余雅不善琴茲譯以己意作琴音二十六圖與古琴譜及考亭之說迥別誠不知其是否然十二均縱橫二圖不過二十四調卽或不成音韻亦可以隨空變通

[illegible][illegible]

左名鍾二徽三徽五絃右名鼓中按勾之得無聲
左名鼗一徽二徽三徽四徽五絃右名拊中按勾之得無聲
在名指每按一徽三徽四絃食中指挑勾之得應鐘
大間
夾賓陰律林鍾陰呂必至七徽者以陰必根陽非陽
可比也除六律變實皆左名先按七徽夷南皆左名
先按五徽無應皆左名先按三徽者蓋單陰律猶必
以陽之音數為主
極知此二十六圖與世調不合特余以其圖視吾鄉
傳春傳春善琴素以為是故勸勤於此耳東周而後
新聲代變淳葛龔異之徒皆各以己意增損先王之
器故器變而後有變安知世所傳琴瑟鐘磬果一皆
先王舊制不耶不然太師之遺齋少師之入海彼何
為者也以余按之竊以為器制可變而理不可變前
言用編卷二十一
宣統二年 寄音
之五
所謂移器以就理正謂此耳縱此圖必不中律則古
之頃琴凡十有三絃正屬雅器當取之以備登歌
用陳賜不察而以置之俗部過矣

射學

射學

射學

射學

論聖人者曰從容中道中之者心也心之精神一而已

如此中道亦如此中鵠故巧可比智力可比聖觀德者

此其要哉不狃人力易弛孰從而練之人情易匿孰

從而辨之故記稱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子者以爲

子鵠而先王命官必以五物詢衆庶也我

太祖統一革夷正放牛疇馬之日而在在立學即在在立

射圖今官生以時肄射豈非教之以實學乎俗儒不達

實用編卷二十二

射學

此義射圖鞠爲荒丘士操觚不操弧矣若武曹襲替院

道比射進之府部府重臣比射咨部請旨予之官不

能者僅半俸三年再比不能者謫爲軍法至嚴已今取

應故事俾乳臭子如探囊得官而增設武科以糜祿於

絳掖冠纓之外無乃贅乎初禮部請立武學開武舉

太祖不許曰是岐文武爲二道也建文四年置京衛武學

靖難後革正統中復設自是決拾中選者鄉舉數十人

會舉僅百人尚鮮承鵬貫虱之能而儒門武曹不開縱

送者什九是率懸弧者爲婦人也弧矢之星可不在天

矣邇東西告警血指汗顏天官慨之邊才司馬牛庸值

財最爾小醜征調偏天下倖乃勝之儻運

祖制詎至此耶臣竊謂兵農合則人聞農戰而募兵之弊

可整文武合則士兼將相而武科之費可省急復射圖

申嚴比試使干城比屋神氣日張是今日要務也不狃

上不力倡下不統勸天下士視此藝爲肝樞枝節而凡

正內直外比禮比樂之道徒託空文是男子之事且有

未備况敢望聖學乎哉謹編次李明晦射學如左

射引

李皇芬曰前華有言兵險道也而陽言之我能往寇亦

能往射家手口相傳不立文字豈謂挽二石不識一丁

耶蓋秘之矣周官保氏教國子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

也此彎弓之法所謂數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

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曰刻

注刻銳也弓預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梢直指於前以

實用編卷二十二

射學

二

送矢所謂勢也握釘是也勢者後手擒頭如勢則

物上今以鋒上銳也握者以箭手握發如勢則

直前注于候不從高而下即發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

法也曰裏尺裏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

杯水蓋架弦畢便引之此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裏

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肘微其胸脇無使他人之

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

形也或謂四矢集處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

妙也嗚呼射之道備矣銜鍾曰射法雖多夫要不過審

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前發矢欲

分春分也知鐵者滿之象也而審處精臂力者固之

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鐵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

搖如兩股盡開身伏手低此謂小架第身伏手不能起足開腿急難收二者若與敵人對射大架不便躲避小架若千收足均未為善身法之善莫若蹲腰坐膝最為便空腰蹲則身不動坐膝而臂不顯肩肘腰腿力萃于一處易起易伏遇敵之際前手挽弓可衛一身控拽撒放身俱不動在射者有法而旁視者美觀矣射經曰頭惡傷引頸惡却望胸惡前心背惡後偏皆射之骨體疾也故身前疎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兇欲闖出弓弣為懷中吐月手箭闊為弦上懸衡此皆有威儀之稱也

手法第六

昔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而不穿一札是

實用編卷二十一

貞集四

射學

七

君不能射也妻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射穿七札此儀也端身如縣直臂如枝左臂毫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射鵬穿楊之技非學者所易到也今學射者曰前手掬弓以緊為主後手拽弦撒放有法是前力也後巧也其法左手執弓必中中云者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右手取箭覆其手微舉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于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靠箭羽下至闊以指頭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翩使當於心又令當闊向上弓弦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

虎尾一舉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務取水平前手撒復手絕存云者應其前手加云者舉其前手摠之欲舉與肩齊也前撒後絕射之玄機一撒一絕乃相應之妙舉聚精神奮力推拽胸銳前挺背猛後來則箭疾而加于尋常數等矣學者之病在始搜弓時兩手就緊至致手轉不加大力失去不遠若肩手不對矢向兩旁或後手得法前手不應箭不平快出巧力之妙在撒放時用尾箭去搖頭乃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射時用小草稍一十以無名指小指吳橋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凡此皆下學之方且今之射者皆能右發而左不知也不知云者學造手熟形神俱凝乃上達之妙也聖人天君泰然常應常靜左手如拒亦復如是吾輩由用力以造于不動由知纖以造于不知庶乎方之絕技哉

足法第七

凡射前腿似樞後腿似癰隨箭改移只在後脚左肩與胯對梁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對左肩尖當梁中心右脚踏直鞋袂對梁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射的之常法也追學之既熟則便裁如轉環所以能應變此又不可不知

服法第八

昔飛衛教紀昌射以楚豚豕氣者瞻望之三年若輪七虱

實用編卷二十一

貞集四

射學

八

心而懸不絕。蓋視小如大，舉不瞬而後能。此射家第一義也。人每搜弓，便看把子滿眼俱把子矣。箭多不真，如兩目正視把子，亦不得真。然用目看扣着鐵，非能射也。對敵之際，目稍瞬則不及避而制于人矣。故凡射對賊，或對把站定，意在把子，或敵人不得看，扣至箭頭進弓，把時便審顧把子中心，即放箭去。未有不中的者。其審顧法要兩眼角斜視得真，我輩欲求箭穩多中，當于此注意焉。

審固第九

南塘子曰：記稱持弓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審字與大舉處而後能得處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處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而後中的。可決今射者多千大半失之時，審之亦何益乎？且夫審者，今人皆以為審的而已，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矣。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為何故？欲知審字工夫，合于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實用編卷二十一 射學 九

指機第十

射之有決，俗名指機。眼空少長，不空圓，所以欲者取其緊夾大指，庶臨陣無疎虞。此不易之法也。吾友于一躍別有獨得之妙，其言曰：用決之策，原為手指皮肉不能與絲弦相當，故用此借木堅也。人多苦用力勾挽，致

箭縱橫不調，用是機者，其中有微妙焉。如用千大指，極根箭去木而不靈動，搖遲鈍隨之用千大指紋中，扯拉無力，滑泛易去，巧力審顧撒放之法，會用不及而箭去矣。世人有此二病，莫知其端。今善射者用決于大指近根處，搭箭拽絃時，決自徐徐前行，方到大指紋中，弓開已滿，審顧用力，即放矢去，平快俊妥。良由此耳。指機徐徐之妙，難以言形，惟以意會。學射者參之。

馬射第十一

王珣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驕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過飼養，時調虎跳，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把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為便。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馬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證，抹鞍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射也；曰對證，向傍射也；曰抹鞍，向後射也。分駁者，以馬之頭駁為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

實用編卷二十一 射學 十

弄花巧之法邊軍不飲以身備出馬外于此挽弓就手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鏖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此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耶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狀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戰于白刃之下又必兩膝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跨與射不同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乎哉

神奇第十二

夫射貴神貴奇凡射以目至神射以意至凡射惟中左

實用編卷二十一

射學

十一

奇射兼中右此今世之所聞有而學者所能致也今夫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拔矢者何獨不飲初學時手足身眼之法毫不可廢及其後也諸法渾忘意之所在而夫無虛發若樊進德望是已夫射左者敵出乎右則難矣射右者敵出乎左則難矣吾友張一白左右開弓命中如一擬古岳武穆之賢或有撥懷射法正馳馬張弓以向左忽轉跨而射右前後上下隨其所欲射之勢險節短莫過乎此孟子有言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惟射亦然是以君子習焉習射以聖焉國兩人各立圓內由遠及近對射相較以避矢出圍者為負眼明手疾身法步法俱到而矢不及于其身若獨習于家者環堵之室懸草薦于梁下中粘紅紙

大如指頂以為的日日射之的雖數步其引滿盡力如百步法至于箭三紅心則出而射百步猶是矣故曰開門造車出門合轍古人以投壺寓射以滴油寓射惟其理一機同願所習謂何耳諸稱武藝長一寸強一寸射為諸藝之首以其長也更有長于射者必也火器乎雖然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今恃愚無將耳易曰師貞丈人言丈人者為人所倚仗者也使有仁義之將恩威足以服吾人之心智勇足以破敵人之膽將見衆有所恃而技藝可施自皆膽大力定一發五犯矣不飲雖有神射亦何益哉

考工第十三

按古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

實用編卷二十二

射學

十二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蓋弓以直為良故勾弓者謂之辟弓夫弓有六善焉一曰性體少而勁二曰太和而有力三曰久射力不屋四曰寒暑力一五曰弦聲清實六曰一張便正凡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挽過咳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木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失此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

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絕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噲古者上有道則百工信度，且得執藝事以諫。唐太宗聞弓人論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深致取焉。猶有古人遺意。若射而穿，則新面人射而不穿，則斬夫人。雖曰威克厥愛，允濟欽干，正心以正百工之道遠矣。夫兵凶器也，始之以正心，終之以來百工，則遠人將服之，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王珣射法歌八首

持弓審固一 持弓審固事須知，操在南時面向西。右手捉弓左當把，仍令箭筈兩相齊。

審記安弦二 舉靶撥弦橫縱脚，輪指坐腕身微欽。上

箭斜傳右肩膊，左手持靶橫對心。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學

十三

抹羽入箭三 前當弓犯一股齊，三實兩虛勢漸離。小

指取箭鵞緊，抹羽入弦無暫違。

當心入筈四 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相迎穩入弦。捻

箭當心斜覷帖，緊貼兩膝直如衡。

鋪膊牽弦五 前脚鋪下若推山，右指彎弓緊扣弦。兩

臂稍曲不展盡，文章須用緩投肩。

飲身開弓六 開身發矢要飲身，犯外分明認帖真。前

肘上翻雙膊，掌脅肋膝力須勻。

極力遠箭七 踏去猶如擲斷把，箭發應同掀折弦。前

踏盡鞋後靠脊極力，還出猶自欲

捲弦入箭八 右手羈箭當臂出，左手捲弦靠胸前。前

射訣十五首

北方射師口訣

射箭君子問真傳，原來箭主在前拳。一拳對定紅心把，慢扯緊放是實言。

用盡工夫箭出門，出門不顧無定分。先將大力空使盡，箭去無法德不真。

大小落頭拳起落，只怕兩手力不平。射君得了真訣法，萬人頭上顯豪英。

前手力大後手鬆，箭出由拳決。向東後手力大，前手鬆

箭出必定向西行。

前後分明兩力齊，裏推外裏是玄機。立開臥放能合式，箭去如飛中不移。

人高身高箭行高，須當小架得平。看拳起不許過肩上，

手膀平行直到腰。

依我量力扯輕弓，長箭得法與硬同。力薄弓強難開滿，

硬者傷身軟者精。

兩手均分定陰陽，按論從訣顯高強。軟弓長箭認真法，

何嫌能射在當場。

眼中一見忙知數，心中一略知定端。手力發出行有止，

三巧定在手中期。

前拳推弓後手離，兩手推開一在出。次至釘頭審巧力，

得手計准顯精奇。

認訣得法對真審，出手分均前行穩。全要弓矢兩相應，

意與心同固得准。

射陰帶平虎口緊，射陽必穴撒手狠。陰陽開放兩分齊，

得手應心妙法准

意真心真眼同真前拳對把真對真開弓固准心對心
認訣從法音照音

晉弓人裴法最真內中一訣語知音深明後手在何處

發矣當機後手明心自安閒氣自平意在的間意在手此箇圓機妙入神

按射學必能射然後可議禮故以射法先于射禮云
齊觀世人不傳射之方惟口傳手授而無文字是篇要
集心之秘附以歌訣其撰辭恐失之難用者北方射師
印心之秘附以歌訣其撰辭恐失之難用者北方射師

正志養勇之道。廣接戰之方。則皆用其所未能發者。穿窬之論。用而參著之。尤足以占時師之機。而射穴之。神經之。妙明。聖所宗。訣焉。上者。野則晉引。人。要。

已之言公諸同心獨處諱語
諸文武而式言費乎通俗弗
通俗則環甲之士不能

會意詁林空更靈受辭斷成贊說乎又常見其論弓矢
有南北之殊此言未悉其蘊所以然者大雅南北風氣
漸勁則陳州之弓最良使陳弓北渡漸不甚用矣江

南以鎮江寧或弓佳然不耐之若川廣諸處地濕風
潮不能交戰故弓失全無用所宜者聚沙之粗等
弓是以交戰時弓失止弓惟以宣大諸處最勝
最美交戰必需之而失之敗材則延大不論狀最

貴壯非北蓬之箭則不神箭翎以長者獲此言貴經
者舉力強而悉射者稱之爾翎短則遲疾也其諸筋
膠胎骨擇材之域孟軻生精盡擇益不為力而變
矣大抵骨有定式而製有所不同蓋不為力而變

通亦循時尚蓋地有南北而人無南北人古稱北而

經國之道從乎運會斯則射為曲藝耳達智崇
本高覽得意忘言于斯焉亦寓之矣戴任附言

100

射禮

按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曰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擇士則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

子第及卿大夫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亦率而行之。二曰賓射。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

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賔而射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勞燕來朋聘使之賓或同

與其臣共相勞息此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設其鵠比大夫之桑也

王射三侯即虎豹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二侯是熊豹

大夫射一侯 二正 綠士射 紆侯二正 此廣射之侯也
已上皆通五 即寸已上 廣天十 廣天十 廣天十 廣天十 廣天十

色以爲正
 號非言凡角天子角白角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
 上已土皆畫各三寸之小人而即其射也

也。歛形以象三身之夕。又有鋪身席禮。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

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州亦鄉之屬其禮不改

而合樂大射不合樂而鄉射合樂者蓋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鄉社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先王之於

射各有義如此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王射之教既息
鄉飲之禮雖講而五物之儀不閑所稱名儒亦鮮有知

其義者杜佑則曰帝王之時戾國利攻士之志藝以射

鹿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駟則以為鵠在正內實遠則以為鵠在正外徒為聚訟而上庠雙園之名此非指天子射於雙園之鵠殿庭澤宮之制漢書亦備亦為虛文而已觀德之意安在哉

皇朝洪武三年定大射禮凡遇 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

官執事行大射之禮禮工二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

大夫射侯等器按周禮大司馬之職為三侯六弓八矢

之法其射鵠自虎熊以至狐布凡七設司正掌射品級

尊卑人力強弱而定偶其中否則書於算兵部職之官

器各備具又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學後設射圃

每日講讀罷後習射有司官與學官一體行之儀注凡

實用續卷三十一 射禮 十七

然此禮不行久矣夫古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

樂而享安譽士君子之所以先有志於其所事而後敢

用穀者先事後食皆此道也可以為繁文末節而聽之不

謹乎有唐亮之識者後倣周制射射凡 可以舉此曠

典矣

鄉射禮

洪武三年令生員日講畢習射府及縣官辦事畢與學

官亦學射朔望如式行射禮八年四月改每月上下旬

各習射三日二十五年重定射式朔望以提調官主射

永樂三年七月奉 旨榜示申明習行歲歲廢不講狀

禮部定到圖式儀註尚可致也射式凡官府及學校朝

望於公廡空閑處習射凡射射鵠正南北向虎兎射位

於三十步後累加至九十步凡射各以長官為主射凡

賞酒中的有三爵中採用二爵凡司射必自下而上射

器孤鵠一布鵠二兕中一鹿中一算以十鵠為率用八

十籌盛一桶二容一旗每容後各六赤一采一青一白

一黃一黑一弓矢案一弓矢若干爵案一爵二射職司

正副司正每鵠一人司射則付射二人司射器二人司

爵二人請射四人獲者每鵠二人執旗六人射位主射

官位中諸生位東西面偏及容後射器射職位皆如

之學官射於中孤鵠諸生射於東西面皆布鵠射儀前期

戒射定耦選執事衛鵠陳矢如圖儀至日執事者入就

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

品位司射品者以弓矢置正官及司射前請射者詣正

官前揖引詣司射器前取弓矢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算

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

進各以三矢播腰帶右以一矢挾二矢明年長者為上

射年幼者為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

正書中投算置於中或副司正書中執旗者舉旗應之

上射射畢退上於旁讓下射者詣位發式取算書中舉

旗悉如之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主射者司

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

射次請品卑至品高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

收矢復位俱如前式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算白中於

主射官司爵者酌酒授中者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

射俱畢仍奉弓矢納於司射器還詣正官主射前揖而

[illegible]

人數則主一賓一導一士一衆賓四僕一司正一司遵
一司爵三主解者三司脯醢十八司俎八司洗一樂正
一司鐘一司鼓一司磬一司琴二司瑟二司笙三司和
一司簫一司塤一司歌六司席一三耦六司馬一司射
一獲者一張侯二約矢四司扑一司檣一司中一釋獲
者一司算一司壘一司解一代賓主等執弓矢十六人
通贊二引贊四糾儀二器數則尊一爲之軍以制錫禮
所以養尊壹一壹圖酒注大則樽一爲之軍以制錫禮
實至卽敬壹一升上兩佐名止貧酒在一勺二以錫爲
二爵八爵受一升上兩佐名止貧酒在一勺二以錫爲
浮四寸飲飲不盡之義或過也五十六盃五升同五
深四寸過十寸爲粗案八斷木爲椀橫紐爲之同之
棗二寸離棗又以其粗案八斷木爲椀橫紐爲之同之
刺必以銅爲粗案八斷木爲椀橫紐爲之同之
寸廣尺一寸不可改也今射禮同房同室因高二尺四

都試法

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五軍都督府分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爲十班自今年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投試武藝其法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鏃用線綴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坊內用絕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一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其法及不閑習者罰

九射格義

程敏政書復明仲先生足下昨於史館談及歐公九射格義足下以區區之說爲新意而謂已說得歐之心當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禮

廿四

時未有以應也歸而思之於鄙意有未詳者區區之說以謂置侯於此獲籌於彼探籌而射於侯上啓而視之中者欲不中者無所罰足下之說以謂人各當侯之一物而後探其籌值所當者欲不值者無所罰蓋鄙意以侯與籌必相須而不相離足下之意判侯籌於兩途而置侯於無用之地由此意推之則人當一物而侯可廢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一也歐公此圖題其名曰九射格格者局也而今之爲格與局者有樺蒲有彩選有手談有象戲此之所謂格者猶樺蒲彩選之格樺蒲手談象戲之局也此之所謂籌者猶樺蒲彩選之限手談象戲之子也擲骰於格之中行子於局之間蓋必然之理使如足下之說則是舍格而擲骰外局而行子也別授盡

與此格皆和射之義以立法樺蒲以射侯亦由引鏃以貫準操矢以注壺豈可置侯於無用之地哉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二也足下以歐所謂九侯虎居上熊居中鹿居下鴈免魚居左鵬雉棲居右者正射賓相當之次序此尤不可通者蓋物必有則所謂上下左右者乃造物創始之制云爾豈射賓相當之次序哉夫長筵廣席之上則今從者奉格而前以就賓之探射小飲圍坐之際則安此格於席心而奉之之時不可傾側安置之處必有定向則上下左右實立法之當爾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三也歐所謂皆置其熊籌者蓋懼賓之易酣也故曰中則在席皆飲或用之則亦有射中與否之時審如足下之說盡探其籌而總較其飲則二十七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禮

二五

十在坐必有三人得熊籌而在坐者既有射中之飲又有三中熊之飲探之問飲三爵者皆是而飲四爵者過半吾恐古人不如是之醜也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四也凡足下以區區之說爲新意者考之於歐爲頗合故以書告於執事者夫格物致知學者首務惟足下舍已從人以衆歸一之論則他日尚有大於此者就正於有道也

實用編卷之二十二

軒貽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御學

管聖人取象於隨服牛乘馬而御道與馬外殊之並懼
遑馬之上風熙洽之時懼懈登清之志故復生髀肉漢
宵以之與悲不能跨馬梁臣艱於遇亂經營四方胡可
廢御也我

太祖功成治定禮備樂和而學校專經之餘復以御分科

棘園得雋之後復以馳試士其規模誠遠而後乃漸湮
也記稱能為人臣而後能為人君親御之士有所尊也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御學

亦有所使也亦有所尊臣道也有所使亦君道也取兆民
者成上帝之能馭六馬者成丈人之言大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道一而已矣古有五御鳴和鑾疾
徐之節逐水曲周旋之節舞交衡折旋之節適若表作
止之節逐禽左驅逆之節皆以車言耳今引重致遠推
堅陷陣車之益豈遠古哉自御法久湮並乃號車為騶
騶而騶場之用以徒以騎至貴富者水乘舟楫陸乘肩
輿即馬亦罕習或談及不虞之備則以杜預終身不跨
為解夫學者學孔子非學杜預也胡未得預之長雖安
預之短可乎經有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
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惟馬亦然並國有千里馬食之
不盡其才遂老於鹽車亦有蹄鳴而喜走者得人駕馭

之不至為乘乘至誠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寧獨聞於
馬哉習聞有素親學如組法與心應物與人適比之馬
虛御風乘龍御天不越執御間而宣尼之道在是矣應
京遭際承平乘款段遊坦途稍遇蹶踣即難控轡嘗自
號曰御六而缺一何以稱將道文而遺武何以稱志故
論次車馬之事以告學者無若馬生儒云爾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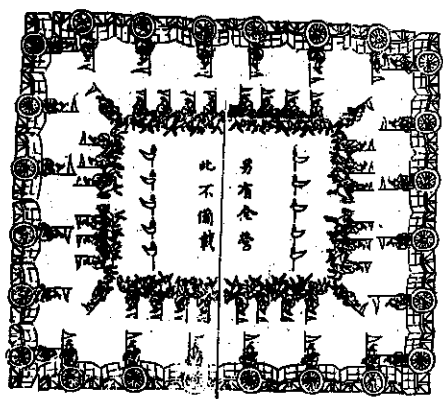
御學

二

勝斯時也車固爲勢也不用可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
百不知前胡寇內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
微遠引卽以我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也
高皇帝命將四征而漢南肅清 文皇親駕六征而對海
遼通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難不備無警也而何談於車
至後則不然正統己巳之役王師一十萬騎覆於土木
近日邊臣觀套亦以數萬騎敗於花馬池是皆不知承
平時勢之空守而不宜於戰不知禦狄之宜車而不宜
於騎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家也使二役也
有車爲拒長短兵夾輔之虜焉豈能近輕車以衝之虜
馬將退走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
備徵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狄之長策不容於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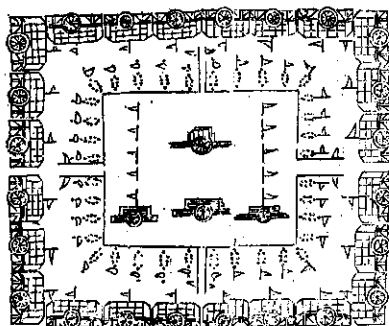
故首陳之

車營圖 幅小只載其畧



往胡虜鐵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
衝破衆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殺我軍不得不敗虜
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自威
離先創立車營汪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
百有奇

圖學重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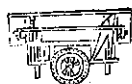


百大九套○六千鐵百子旗城
 六龍馬六裝百二第六統一四
 十七二百管四百一十一百面
 復百千四一十斤百把千六○
 ○二箇十萬門○六○四十百
 嗽十○箇九○知十鐵百面總
 環根火○千柳子把鐵四○設
 掃○純火二枝一○一十金旗
 筐銅三樂百六萬四百門鼓十
 八鐵千三箇百六心六○一六
 十一二千○四千送十鐵刷面
 箇百百八鉛十箇子把門○○
 ○六根百子根○一○三梯車
 草十○四袋○火百鐵百部正
 鋼口鉛十六錫純六起二機旗
 八○子斤百壹八十一十一八
 十木機○四六百根百根百十
 口桶一銅十百根○六○六面
 一十子箇四○大十鐵十○
 六一○十鳥象把純龍隊
 副十箇純三○一○總

圖車輕

圖車戰

兵車圖



輕車每輛重二百斤以上

只用向外面一箱即偏箱車也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口齒圖

三錢口前

十月九日

二十

二十五歲口走

二十五年十一月



夫腎為本
血精為本
秀為骨精
為齒一歲至
二十五歲
之區則白不
三十歲區俱
平無鋒刃亦
無力矣
夫角者助力
之粹初五年
成一節應生
數五次年一
節十年而終

貞集

御學

+

22

•
•
•
•
•
•

1

[illegible]

— 四 —

岡卿楊時爲曰古有河圖者先儒指其時則天地未和
並則聖人在上地則河洛土中是以陰陽精氣之氣鍾
於龍馬而龍馬心稟理數運行臟腑絡肢節骨肉視
於背之族毛五十圈陽白左旋而順陰黑右旋而逆
若圖書狀古以爲瑞爲靈蓋皇則之畫易遂作萬世文
字之祖周三聖演易乾象馬剛健偶陰坤象牝馬柔順
從陽遂別兩儀生成之類周禮馬五物象五行五行各
一其性乃自校人下牧政隨性而盡馬性盡而人物可
推逆昭而間化育之效周官公論道典理陰陽弘化
實亮天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凡天地間陰陽
氣化灾祥鳥獸先降馬行地承天施獸中得之更先能

實用編卷上十一

貞集五

十四

調發弘亮節書懋德周有天災烏獸成峇而馬成若更
先則域內順治有徵勞或外方有警司馬以師平之遂
顯四方寧謐之治衛文騄北三千魯僂駟牧馬詩人
本於塞淵無邪心思遂顯一心學校之政是故心政一
而馬豐登載記問國君之富數馬對者以此心政二而
馬虛耗五行志馬大瘦灰天去其備而危亡隨之者以
此此志一動氣氣類感召不得不然此非明於天地陰
陽之故者弗能與此後世並惟漢臣丙吉近之乃獨奚端
牛而遭民則偏舉失序歷代帝王皆以睿智才力爲政
以戰伐言馬心之一二馬之登耗隨時而異而制則
官民兩者官收較民牧誠優乃流弊不察其害亦均難
乎其論益笑我

聖祖作述以武功定天下觀肇虜處宸虜俗占族類類類占中國皆以馬之多寡卜強弱乃極重種馬卽而鐵捕或徵駒備用數十餘萬以示強於虜亦俾民專利代賦且自作武衛亦若類於民牧而政善民不擾馬幾盛於前代其後更恣令繁牧馬爲豪貴事乃政勞民擾主事者忽議革而馬數耗矣余久山居讀周禮月令前史而知馬固有政惟其人舉荒今執事南北問寺嘗聞其政思答之人有善養者張萬歲毛仲而今則郡邑隸寄事有善相者伯樂九方臯子與而今則僕苑寺監印事有善御者王良造父而今則將領錄取事三者得人而聖明在位心政統一將俾天地呈瑞陰陽效靈人物安阜馬日登豐自此治臻寧謐效在化育類見生成極於河實月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十五

復出國安得增古之道而今則不可復觀哉余乃取學牧諸集篋中籍記彙爲馬書用式祇事者就此馬政斯舉亦可得起識於騶賁壯壯之外如其能求諸外也可

以與於天地陰陽之故明其故者之於治於道也節在於乘御間矣

拔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
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舊馬一物驂養士之駟張王
給宮中使役駟爲武馬一物奔馬一物騊駼五馬皆良
良馬也赤白黃一物者以乘五行非有大小高下之別
周人也二色則爲一物者以乘五行者時大之小高可下
按曰凡頌良馬而兼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采爲皂皂
一起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

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駟夫乘馬四匹則一圉八龍一師
 養馬也駕馬為一圉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
 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辨代曰騊駼有齊馬道馬騊駼大有一閑
 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在左右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
 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藏僕冬祭馬步
 獻馬訓駟夫先大祭祀朝親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
 執朴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凡將軍之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
 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軍之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
 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事物馬而頒之等駟黃
 之祿宮中之稍食新氏曰四之一者三北一牲故其乘
 之細者輪駟曰易為龍馬故物同二載曰駟馬通天
 之獨輪駟象未定為其乘匹隨之先故其乘馬者其
 謂之獨輪駟象未定為其乘匹隨之先故其乘馬者其
 毛未闕夏通騊駼之乘其特為其力強而不可用也
 是尚成也而入王莽之乘其特為其力強而不可用也
 出日中而王莽之乘其特為其力強而不可用也
 亦同說者曰災祥之害也神步與騊駼異而皆同曰騊駼
 貨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
 賈網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蓄其齒毛與其質馬此則
 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
 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騊駼者按此言六馬
 者種馬也騊駼為馬道馬為騊駼立官以養馬者此上言六馬
 而益其賈也賈有以不有下雖有老無力有強弱色有純雜
 平曰次之駕馬以不有下雖有老無力有強弱色有純雜
 是乎也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
 不以色而司其質也色則不強以平為駕馬也當其有
 人不得以色而司其質也色則不強以平為駕馬也當其有

[illegible]

收政

太祖欽定馬政拘文八款

一馬料煮豆熟務要涼冷多用料水與舂拌勻方可餵馬不許熱料餵養飲水單緩緩牽行回轉約有五七里歇後趁空閒沙土地上隨意睡臥不許在槽拴繫不便一春舂生發時月或馬十四匹或二十匹或三五十匹隨趁水舂便利去處晝夜放牧如遇炎暑蚊蟲水發時月務要馬趁高阜無蚊蟲水潦去處牧養每日午間趕樹陰下歇涼無樹陰處搭涼棚歇涼夏天炎熱辰時飲水一次午時飲水一次至晚飲水一次春秋冬月已時飲水一次未時飲水一次每月二十日或半月一次將鹽水餵馬匹亦不許與牛拴繫一處餵養一如是馬

實用編卷二十二

畜養五

馬書

三十二

頭家內生畜不駐許令人戶議和於生口旺相貼戶家內看養務要置立馬房馬槽地下不許用磚石墊砌常川掃除潔淨不許縱放雞鵝等畜在馬槽馬舂內作踐亦不許梳篦頭髮馬誤食了生病一兒馬春間羣牧時月務要加料餵養肥壯照依原搭配定驃馬依時羣益定駒如果原關兒馬軟弱不堪者令民人另尋好壯兒馬羣益但有益過驃馬只將原登兒馬羣益再不准將其餘兒馬混雜花養定駒不便一府州縣置立印信羣益文簿與管馬官吏收掌躬親提調逐日查過次定駒日期明白於各驃馬格眼內逐日仍填寫以憑稽考比較令羣長各一體置立羣益簿附寫比較每年正月二月三月趁時羣益定駒并開日期亦於簿內

附寫明白夏天炎熱時月須用天氣晴明清晨晚天涼

後羣益若益過三五次却停歇三五日再用兒馬羣益若果驃馬打踢不受羣益方是定駒其驃馬先須吃料後方可飲水不許餵養麥精黍稷雜糧并淘米泔并一應污水餵飲落駒不便一補領或草生三歲驃駒照例每兩年納駒一匹永為定例若虧欠馬駒務要買補相應馬駒還官照依原搭配定驃馬依時月務要加料餵養三歲兒駒羣益驃馬不得定駒即用大兒馬羣益一管馬官吏時下鄉提督看視馬匹要見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明白附寫印信文簿候本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終報重駒但是新羣益者只作定駒一按

實用編卷二十二

畜養五

馬書

三十二

古書內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號為龍駒仰各該官吏著令養馬人戶如有孽生馬駒生得奇異不與眾馬相同者如法用心看養明白申報文皇初詞二條永樂三年初監死凡監死視其地里廣狹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圍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匹甘肅寧夏總兵官曰今設苑馬寺以廣孳牧每寺統六監監統四苑寺置御史少卿寺丞監置正副苑立圍長以率牧馬之夫春月州長縱馬於苑迨冬州枯則收飼之今先設四監爾處應有牧馬宜分配與之凡回回驃粗以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此馬則盡市之以給四監

其監之未設者即按視水冲便利可立處遣人以聞焉
政重事其加意精思有可行者悉宜條奏毋有所隱
欽定條式二

一齒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者爲上等三尺
九寸者爲中等三尺八寸爲下等七寸者如果臍壯無
鞍瘡癰病者姑准驗收冊內卽填上中下等第七寸以
下者終是矮小不收

一應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備兌一分者作不
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癰病或作踐瘦損有鞍瘡者仍係
騎坐駁載所致皆不用

隆慶年間馬政疏畧

修馬政在盡收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二十四

月爲易而冬春之月爲難夏秋天氣和暖水冲牧放隨
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此至冬月春初水涸風烈氣
寒無收養之便在家解易料之儲穀田故有所入貼戶
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設雖坐視其
馬之斃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
飼馬人尚無居何以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爲
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及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餵
養保其應息則一歲飼收之功思過半矣臣請倣古監
牧之制而爲圓槽餵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陸水
冲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爲一苑每馬三匹
爲一廠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戶通令在廠餵養
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應息異於前

但以一時州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卽廢也

牧地議

永樂年間官設苑監之法更設牧餉經理量擇郊外豐
曠之場分簡營軍之善騎馬者率馬而時牧焉官備牧
料列廐積槽隊長獸醫如法調其水冲適其遊息官每
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料豐其良健而
汰去其羸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馬種議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云自庚戌以來中國馬不
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
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畜以爲戰騎者求於西
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盡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二十五

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
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宋李覺言於
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
之戎夷而楊文襄公乃謂得西寧洮河等衛茶馬易番馬
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具宜羣牧
多損余恐不飲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雜胡種
而益壯陝土風氣與番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於
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馬必有種並稱青海驪
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齒歲歌

牦牙無宛名街口四歲當門頂二牙四齒並生纔五歲
六週肉齒一齊扎七歲邊齒纔成白粉二區首八歲除

方一區方呼九歲黑盡當存下盡家黑區咬破方十歲

十一上齒犯中花二十三十四歲上中四齒盡皆差

上下黑區俱咬破十五十六正堪誇下六黃斑中齒白

十七十八定無雙槽驢若咬二十歲白現黃平不四牙

下白上黃分兩樣二十二載度年華良馬歲當四六數

黃斑添白上中花上下黃斑俱已白三十歲數更運加

此是認馬不易方請君若眼莫敢差線云齒乃骨之精

下咬平猶有餘刃而齒者行力依其齒無可考也但

骨齒數不三四十歲區俱平而無鋒刃者雖能食亦無

其力也此是故耳

相良馬寶金箱

三十二相眼為先次觀頭面要方圓相馬不看先代本

一似惡人信口傳眼似垂鈴紫色鮮滿兩凸出不驚狀

實用編卷二十三 馬書 三六

白鑲貫睛行五百斑如撒豆勿同看面若側整如鑲背

鼻如金盞可藏拳口又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如蓮

口無黑膠須長令唇似垂扇蓋一般食槽寬淨頰無肉

咽失平而筋有欄耳如楊葉裁形竹樵骨高而軟不堅

八肉分而彎左右龍會高而上古傳項長如鳳頸彎曲

鬃毛茸細要如綿鬃高膊闊搭風小腰高胸闊前寬

膝要高而固似拘骨細筋節要攢蹄要圓實須卓立

身形充闊要平實筋骨骨而須堅密排鞍肉厚穩金鞍

三峯整壓須藏骨卧如猿落重如山驚鼻曲直須停穩

尾似流星散不連骨筋大小須勻壯下節攢筋緊一錢

羊髯有距如難距能奔解走可行子已前貴相三十二

萬中難選一俱全

相馬寶金箱 七

三十二相眼為珍次觀頭而要停勻相馬不看先代本

亦似盲人信步行眼似垂鈴紫色浸暗如微且要分明

白鑲貫睛行五百瞳生五彩壽多齡鼻紋有字須長壽

如火如公四十春壽旋頂門高過眼鬃毛茸細萬絲分

面如削兔腮無肉鼻如金盞食槽橫耳如楊葉根一握

項長如鳳似雞鳴口又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蓮形

口無黑膠須長令唇似垂箱兩合停四大三高兼二小

雙長兩短一灣平瘦見肉而肥耳骨現而不離聽無驚

八肉彎而分耳後龍會高而上古聞牝驢不育偏多驟

驛驛蹄密善能奔首鈎項曲三峯穩筋寬骨細四蹄輕

髻高應廣平弓手背寬膊闊小槍風頭長腰短雙兒大

實用編卷二十三 馬書 三七

腹垂腰小逆毛生蹄停寸緊蹄堅實膝高節近骨筋分

肋骨彎而須緊密排鞍肉厚穩鞍輪腎袋小藏如吊殼

裏囊垂大若懸鈴燕骨隱微三山小蹄似蓮後大蹄

尾似流星須放細鬃鼻曲直汗澤深骨筋大小須勻壯

身形充闊要寬平已上毛骨皆是駿選將驚逸細雜導

腰回脊弓為致遠鹿蹄蹄能奔白首黑身須可忌

銀崇玉項不須欽破臉狐蹄具未吉耳白腰花實是凶

流鼻綉項休休美沙睛環眼莫高橋面短骨瘦真可惡

眼深無肉不堪親槽微口淺多無食飽蹄大實熱行

毛殊旋席休誇貴寸長跪軟莫稱駿背直尾高休言美

耳大頭肥不足飲羊睛象目遙無力猪蹄駝腰不若奔

龍頸突目天火快鞭頭鹿耳號離風孔中筋現非常相

目有重瞳勿視輕溺而似犬其難得耳毫一尺值千金
初產無毛稱龍子骨角雙生亦號龍耳微一寸行千里
溺過前足半前程羊頭有距馳三百里如雞爪日千程
已前貴相分明載古典流傳萬世遵自還將至不望齊
篇前微

王良百一歌

略相曰耳小根一握頭長鼻要寬能行三百里解立四
蹄撥一腰前難闊備眼喉腹須平項長筋骨促尾骨短
為精二鹿耳天伏快犂頭第一強蹄輕腰又短伯樂亦
稱良三鼻上紋王字目中青暈侵難狹有筋骨更要汗
溝深四初生無毛者伯樂號龍駒七朝方始起千匹也
應無五近看難似小遠望却成高要知深有力腹上逆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云八

生毛六蹄大蹄又軟腹闊更腰長行時無步驟何必問
孫陽七口淺不能食眼深多咬人猪腰難任重馬堪致
遠行八要知有善馬唇慢口方停好是如羊目驛良壽
亦長九不在如龍狀追風號古來目前毛骨駿未可比
驚駘十

毛病曰頂上如生旋有之不用誇環線不利長所以號
騰蛇一後有喪門旋而兼有挽屍物若不用驚無事也
須疑二牛額并街禍非常害長多古人如是說此事不
虛歌三帶劍渾小事喪門不可當滴淚如入口有福也
須防四黑色耳全白從來號孝頭假饒千里走奉勸不
須雷五背上毛生旋驢驘亦有之只惟鞍貼下此者是
脆脆六街禍口邊街時間禍必逢古人稱是病焉敢不

言凶七眼下毛生旋遙看似淚痕假饒福也病無禍亦
妨人八毛病深知害妨人在不占大都如此頭無禍也
宜嫌九擡耳聽聲項雖然毛病殊更若兼然尾有官不
如無十凡旋毛自上下下下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又或左右旋而上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一陽惡旋而上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誰忌曰騎來未得飲汗頭是為強卸鞍面而北此事最
招殃一欲出須知此龍頭莫掛垂雖然無大患驚懼事
防為二面北朝餞形軀漸漸漸陽其中忽有患有患悔
難當三遠來亦忌飽出去不妨饒向水莫令驟偏傷肺
與脾四濁水休飲飲多饒毛色焦時間難不覺月內不
生應五偏怕腥膻物仍嫌土作槽飼穿成大穢更忌艸
中毛六上山猶許驟下錯不宜騎必定傷筋骨能今日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云九

漸羸七近學新醫者還知此事難將鍼宜淺刺方便更
須端八凡鍼六脈血不在苦令多移時若不止傷損返
如何九有病何妨瘥無傷血莫鍼近來愚學者此意未
知深十

眼病曰一切眼昏瘡皆因熱所傷莫令肝臟冷淚出轉
難當一黃風有赤脉白翳忌侵睛須抽眼脉血救瘡有
功能二烏風起肝臟忽思便青肯便是通神妙除非解
換睛三有瘡多須淚無令冷藥多細辛并地骨犀角決
明和四外障須磨點黃連最能驅烏魚骨頗妙帆莫用
珍珠五欲瘥先令暖仍須使子肝防風國尉好去淚得
睛寬六不可全憑藥時間亦用錢頻抽口鼻血腦急勿
令侵七肝病眼睛病眼昏肝有風發來時生瘡瘡瘡

神功八環睛難為病侵時多即驚月中騎亦懼靈內史
同旨九卒熱傳肝臟危肱也易推奈何雙目暗得嚴也
何時十

醫候曰欲知看口色春季忌於青若似秋時候醫之必
得寧一夏病不食神口中赤色深莫將為熱熱熱病
難尋二秋病口中白時時喘息氣於中帶黑色肝肺恐
慮無三冬季口中黑醫之必不登臥驚雖有已望退也
無緣四大抵怕青黑兼受驚息氣神功也不救遲治氣
全無五肺病多方療心傷驚骨抽目前雖得効已後發
無休六鼻內出膿血如加氣轉抽並連背硬何用更
開喉七肺病休疑冷腥腫不可為但將涼藥療莫使小
豬脂八天門還治肺地骨也醫肝心熱黃谷妙人參性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三十

不寒九前面熱未退腰膝却行還是熱須醫熱少將冷
藥醫十

起卧曰脾寒令肉顫胃冷吐清涎但鍼脾上穴暖胃藥
為先一摸尾寒唇痛起卧四時難頻頻腹上冷熱氣
相干二起卧無時度皆身似狗蹄腸中如糞結已豆最
為珍三若作如斯候切在細推尋如逢腎脉上多應腸
入陰四識得尋常病便須用積皮檳榔為第一蔥酒最
相宜五止痛當歸妙牽牛均藥和生薑宜刺使滑石勿
令多六治脾人問妙鍼脾第一功目前兼惡急氣脉當
時通七尿血還緣熱風虛結滋為秦元能治毒通利大
黃奇八忽傷糞如水赤黃氣急腥臭醫能用藥口色怕
微青九若遲遲神料腹中虛氣喘大似膨突候脾家氣

不勻十

瘡口有傷即為急無傷呼為慢先鍼喉脉血亦須先
出汁一尾揭過身硬耳腎間骨生此風從後傳暖處勿
吹驚二病見從前得斯須便過關大風烙最妙入口下
應難三四脚難移動一邊汗出微口中時吐沫見此莫
生疑四不獨如斯狀忽然後脚遲盡知呼脾冷卒急也
難醫五不是藥皆治病唯風卻要她防風并半夏最急是
天麻六治瘰皆惡藥就中風也難七朝疑似退火烙大
無端七歌汗風饒寒馬瘡急瘡多肺風多措擦疥癩即
相和八花蛇及乾蛇亦瘰癧旋風馬頭勿單使麻黃更
要考九有風切忌驚角耳最為精漢椒并附子相合耳
中傾十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三十一

筋骨曰脾痛緣騎苦蹄傷敗血攻痛時鍼且砂蹄損火
能通一膝骨難任痛行時脚失多無端鍼脉血得効也
蹉跎二子骨連蹄痛多應是物傷烙蹄蹄不發漸漸骨
開張三失節莫交頻鹿筋黃水成假使用火烙滑石鍼
長盈四但是筋骨痛皆因傷損為於中視子骨未後不
通醫五食槽服雖路多緣脾病生胃調加吐沫何藥効
能成六小蹄骨若痛牽連履超夜欲鍼須得大用藥更
特鋒七油池甚鼻骨服時不在鍼若榮并紫芎巴豆服
功深八附骨受於膝走踉多饒失火烙煮還籠藥消為
第一九筋脈用猪腦冷藥要純壯細辛并菜末未醋及
生薑十
療黃曰躁悶急嘶輕此即是心黃先須用火烙時下得

安屏一背黃忽腫硬未可用鍼鐵須使消黃藥無令病所侵二偏次黃雖少逐緣精熱成常門此五腫根向肺中生三喉內若生黃此病實難當藥鐵但少効向裏結成囊四急慢腸黃候患時俱一緩慢時一月多急則當時間五腎黃腎脈腫精冷致如然還須燭膜上以此出頑涎六水黃連帶脈虛腫在皮膚先用火鍼治消時膿出餘七膿黃不用鍼塗藥妙能深滑石并葶蘆橘皮使府金八驢馬綠風熱因此作疥黃塗藥效均切恐結成囊九一切黃虛腫多緣精熱生宜抽喉脉血諸毒不能成十

瘡漢曰竹節瘡瘡骨錯亦難當若塗先用洗欲使洗鹽湯一貼瘡須用藥艾灸且令焦乾蓋將入內根出始實用編卷二十二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三

方消二疳瘡生眼疳疳血化為索即漸侵於腦和睛變作膜三口內忽生涎心臟熱如然有瘡須用藥包染使綿纏四肺毒若生瘡醫之要肺涼貼藥雖宜洗可用甘草湯五斷疏綠風血燥跡亦一般瘡者葶蘆子貫衆及黃丹六冷病綠草結膿多瘡口寒乳者并附子貼此始應着七疥癬深秋狂爪瘡盛夏多都綠風血聚此瘡莫踞蛇八血躁連蹄腫筋風血作腫與黃鶴風妙能殺此般重九一切破損瘡勿令口自傷瘡難治應客風須是防十

齒歲曰齒有數般者教伊識不妨莫言為小事識得大賢良一黑白一齊全生來始八年中間初似破十二歲無偏二齒如十二月野牙象四時二十四氣足伯樂始

為觀三四齒不曾退年已只似駒但看邊畔者咬得還珠西駒子生馳齒嚼之必不勻直饒齒小區白也多平五向南馬齒口野放咬山多區白雖先破莫言齒歲過六黃區將欲盡黑白以全無上下齒更展十二歲應餘七驢牙初出肉俗言五六春至老或不生須憑區白真八驢牙無可定驢馬不曾生若憑為端的休言此是真九有壽三十歲筋骨一依常雖然能走驟爭如少年強十

太僕寺辨驗式

馬有良石稱善惡稱良善者諸相法具矣否而惡者前三十二相贊金歌王良百一歌畧具之乃太僕寺驗印休寄騎操馬數款則獸醫家口傳以為式即或未備亦實用編卷二十二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三

有可以觸額而辨者一辨口齒一辨腮息一辨毛色一辨蹄足一辨行走一辨鞍瘡一辨瘡病齒歲內有錯區老馬混為角區缺者腮息內有以藥發腫者毛色內鼻梁上有白毛寬者名孝臉又名玉臉窄者名綠臉又有紅沙係赤馬要驅為有白毛是紅沙馬者又有身黑耳全白者有旋毛謂之惡旋臨時辨操為喜旋者于蹄足內四蹄有一白名孤蹄者行走內有蹄大跳款行名舞蹄者鞍瘡內有狀負重載所致指為瘡瘡瘡之可待瘡者瘡病內有熱癰有生瘡兩可疑似者是皆否者所當辨也若一有千此不能騎操不足戰殿而其內當有甚惡如寶金歌百一歌所稱凶害者又所當慎辨也安可專以齒尺臆息間如式還曰姑存之也哉乃若藥應之

說近印馬南昌劉柱史題稱該本寺樓靜查覆有奸狡馬戶解依取寄時利於速脫用藥發騰民軍素愚者為其所欺利其應壯而收之有隨醫者有可度二三月者亦謂有藥可解者雖存亦無氣力難以負重所當禁懲若收之又縱之則依民以之累害民害民以之累允軍相因害也惟在于驗印時以四時相口之法預辨之又視其脉色無浮濇又在辨其所藥之應損何臟腑即令獸醫驗其所損用藥療之解散之無令久傷願此奸不可長不可忽要在禁懲于預而已萬曆甲午正月望時喬議

禁京師馬食酒糟

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修陳六事其三言餵養無法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五

軍士愛養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應壯無他病損有等最徒未關本色則已曾善及關折色徒取自給而惟以酒糟喂馬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應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損甚者不能喫糟因之而或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應有中應有無應除上應中應聽其自養無應之馬每令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中西二時把總官親至其地點視以熟草輪料餵之一月之間科道官查驗有應息者免其餵養其無應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餵以酒糟如此則馬不至受損而軍上知警矣
常調養

馬以土生水食草料不奉調習無法以致腰瘦骨痿養不精故也法用豆一石卓角五挺貫泉五兩同煮熟陵調三五日一次食後控御行步須放頭平免損馬肺釋脚起脚使不得久立免傷筋骨則馬應壯自無病損此四時皆宜者

乘習

凡乘習一日行二日驅三日驟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病遠來有汗擗行喘定汗息去鞍即時放鬆繫於迎風勿近舍簷移時方候

牧放

凡牧放春月諸羣趁茂草初應同放牧放至氣候極暖即各歸棚遇盛熱大暑於辰時上棚迎風繫行打首宿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五

嫩草貼餵至晚涼下棚如雲陰及氣涼更不上棚凡值大風雨即時上棚若遇雪寒苦冷即入暖棚應上棚以白草莖草依時餵抹即當早午晚三時飲水如大暑的度量加飲飲每遇飲馬就便有無病患交點匹數每二日一次專上棚繫行作輪次瓜洗口鼻眼目背脾令獸醫遍看口色有病者囑醫甚若別槽醫治遠羣每番輪兵四人當番隨羣照管不住往來挨撫攪撥馴而無致羣聚立臥務要透風以免承暑生病若冬寒雪壓草苗不可牧放即歸監
養用議馬政碎畧

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有苑囿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官易牧焉若吾民之有

原固也有羈勒鸛鷁焉若吾民之有不被鸛鷁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耨焉者其備如是當是時歌於皇華則云騏驎駟駟田於秦則云駟鐵良牡牧於魯則云騏驎駟駟延至于漢猶曰閭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伺則養之之日多而用之日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少則力不匱故神款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於人國也亦大矣

練馭疏議古有御馬法不傳惟前魏武侯及此疏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平日必時加按勒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芻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不足騎操戰陳

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為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同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

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蹊然自喻于握手攀足之間故所嚮皆先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於敵欲無敗得乎晉惠公與秦戰乘鄭小駟慶

鄭曰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復果敗劉玄德久不復騎噍聲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

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轡廐有禁燈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况其不能禁也徒為下人辦

詐之資而已是以通者本寺議俸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

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教王良造又

實用編卷二十三

自集五

馬書

三十六

之術者訪求之俾之生駭專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嚮能克者庶幾矣強馬徒實為安豫長馱烏容不講也萬曆甲午正月時

喬議

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北秋青駕馭又言春花紅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為交接孕育之時駕馭食肥者以秋為馳牧練馭之時此猶周禮月

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天札顛棄者即霸者亦識此舊

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仲夏炎暑薰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俸兵罷戰以

待秋成陽施劑治疫氣諸疾悉愈羣驥望之如雲錦秦

人以孫陽為能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月役馬為不時

乃

實用編卷二十三

自集五

馬書

三十七

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

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

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通者遼鎮奏討寄養馬

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專為兌給團營騎操

防守都城拱護

陵震征討入衛應援勦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邊

開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

行又疏著近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

未得行卒違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

且苦之偶適久曠幸得霖雨疫不作而猶日灑水泡汗

蒸力疲毒餘蹄銀果有溝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
卽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視之附丞
若回語之特書此以貽後之矣莫慎勿謂馬者甲午六
月望日又議

京摘馬書已問同舍曰法止此乎杜令承步曰兵法稱
冬溫凝夏涼應所謂安其處所也炎暑三飲外更一沐
浴大飽大饑皆未可飲飲水不宜急行憲行不宜飲水
嘗見養馬家飲水之初不驟去嚼銀取其細熱不啞噎
然後緩行數十步冷水入大腸無傷水之病蓋其節耳
京曰法又有之習馳逐開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願
聞其累甘守學書曰選馬爲先調教次之冀壯名產精
簡一二將來則喂以水料不必加草以料實比草耐饑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三十八

也又忌料多窄餓毋飽取輕爽便捷疾走不傷方衆則
酌勢勸長恐失手而絆蹄短恐口緊而頭昂惟適中操
縱乃便鞍寬窄厚薄得宜前板後鞍期于壯固既乘
徐徐隨馬步趨勿揚鞭勿夾鑑勿遠掣勢恐拂馬性行
數里馬一再視然後從容緊繩左右緩急如法馬自奔
走鞭宜順身勿揚防驚岔走馬在轡鞭鑑三者而良馬
不然其善走多在轡也用轡之妙全在于手不緊不緩
操縱得法弟頭直尾樹耳騰蹄吹噴嘶風揚鑣漂沫過
脚數尺腹幾近地奔逸絕塵馴性莫道也走法既定視
轡鞍上使不疾不徐任性以行人馬可不勞而不倦矣
罷乘不宜解鞍且牽行百步以息其性此騎之常法若
馳騎之法及鞍前土卸轡後上過左右而上曲身順頭

直身貼背藏身于鑑又選騎走械之術侯應變當機而
用也選馬之法如頭頂生肅毛內藏鑣蹄隱虎爪交騰
如硃名曰龍駒不易得若耳長寸餘如削箇羊頭鵝頭
日行千里耳長二寸五百程眼如鑿鈴水穴分明輕鬆
細尾腹如捲席蹄如覆膝滿過前蹄蹄作足皆良馬
也武騎之士得良馬而善御之馳往駛來如風如電長
驅遠道飛轍傳輝所向無前千乘萬騎回折轉圓戰勝
攻取何過不可易曰良馬逐日開與衛有志者亦忌勃
執御之義哉京躍然喜曰二子皆儒者乃能馳驅昔
文皇見金初改疲於馬上曰學士酸矣令二子邊斯際何
難繁長纓哉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九

書學

今天下書同文中書職之

高皇帝為之勅曰書之原由來八卦始代結繩經蒼頡而
備用博便天下其書萌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者艱為
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興廢云後先之
否泰陳三綱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
不稽首鞠躬於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
實用編

皇明 書學

天地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書
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其書所以特設中書
之職爵俊秀集群英以書傳勅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
職不為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焉今特命爾為
中書舍人勤政無怠凡中書所掌一以洪武正韻為天
下式又命刊韻會正定以正其未盡當者而四夷之字
皆有諱考文之意盛矣乃今俗務苟簡士尚風致制書
之體僅用於章奏間一切用韻仍以沈約為宗母乃文
猶未同乎夫文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音文各異而
聖人同之以六義是脩道之教也蓋自繩不勝結而刻
畫竹木以為契契不勝紀而託之簡牘刀筆以為書書
以象形為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新安 戴任 校臨
黃梅 瞿九思
招信 姚允恭 編次

實用編卷五

皇明 書學

書學

二

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又有假借轉注六義說而文字
之道備矣猶有有聲而無字者今西方音韻能盡其變
然字實代變而國異焉中國所祖則蒼頡古文是為科
斗孔子壁中書以之周宣時史籀出而大家又奇字作
嗣是有李斯之小篆王次仲之八分程邈之隸書史游
之章草劉德昇之行書蔡伯喈之飛白張伯英之草書
是十體者皆博雅之士所究心也夫字以傳心心以作
字唐太宗言欲書之時當收视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
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
仆其道同管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
之謂也噫允若茲則游藝依仁寧有二哉金陵李士龍
蓋所謂用冲和之氣者也用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足
以善書學之則爰梓其書為後進觀焉

上元李登自叙曰大哉書之為用也千古渺茫而書識
之萬里遼遠而書達之如我

聖祖所諭者則古聖作書之本旨也既立之書斯有六義
中間點畫之差形似之辨顧可苟焉如世習謬謬漫不
之察已哉自漢賈許而下至於今論書者無慮數十百
家其初尚致力於六書之義魏晉而降則漸及於工巧
妍媸之習厥後分篆文為一途楷隸為一途而論篆文
者尚本之六書論楷隸者惟工于妍媸不知篆文之變
也雖唯簡便之趣而楷隸之行也未許謬謬之襲漢唐
以來頗有本篆文以正隸書許通俗而嚴謬誤者學士
大夫甚不可問焉而莫之省也乃若人品高者骨格自

奇形之於書風神自異妍媚之尚抑亦風會之然
書家第二義實用不與焉愚嘗著正字千文舉所見
認者悉如是正茲馮可大氏輯實用編而及於書學問
及於愚非其任也而樂助其成未暇未輯諸家以滋
復惟述大義於前而徐書譯著於後以備實用之萬一
乃若妍媚之工圖以悅人之覽觀者世論具在均所未
及云

自學者不諳於六書之藝每一作書即謾謾滿紙不可
勝正此不惟好古者之所憫而凡在學士大夫之列亦
未能以自安也乃復古者一以古文格之而不關於隸
書之用此所稱隸書即今真書夫隸以水作手作才
是作之艸作才諸如此類皆一切爲簡便之趨何者隸

實用編卷五

真書

書本

三

云隸云本官府徒隸之所需原自秦庭衛石程書不暇
爲篆文而變秦雖無道實亦風會之流從人手勢自然
之便以故萬古因而不改如才等字好古者未始非
之乃至才必爲収心必爲門月必爲冂絕必爲囧此徒
示人以煩難而廢格不行其歸一也故正文者宜通于
隸書之義若至於傳與傳傳與傳音音與音音與音
四即細字與四橫目或大或大或大或大或大或大或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是豈可以混淆而莫知辨也故凡隸通用者俱可循而
不格惟謾而失其義者即未宜從俗習非爲也
記曰服其服而不知其名謂之罔六藝之於日用莫切
乎書乃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說則不

謂之罔乎哉性委章書譜謂學者須要考篆文
青田跋之特揭此語申其意夫文字始於六書六書始
於象形不足斯象事不足斯象意不足斯象聲不足斯
假借斯轉註而源流本末燦然具在於指其義所謂足
樂而不流足論而不息者也周官三物之教蓋教以六
書之義非徒如今之教書者止模倣其成字而已今六
書之義如許氏說文趙古則本義魏莊渠精蘊等書其
說具在學者誠一涉獵即一點一畫俱有著落每字分
辨即不必逐一記取而下筆俱無差失豈非文士輩一
大快也哉

今文甚不辨者如才非艸頭四非四頭月即舟字非月
傍也非山頭才即又才又即右字本作才象右手之形
不作才隸中並無此書此皆常用字而人有終生不知
辨者況其他乎具辨在正字千文中

實用編卷五

真書

書本

四

晉人務工書雖時壞字體今其行書最可得字之正者
如左原從戶必先畫後撇右原從弓必先撇後畫昇字
豈不宜貫出字豈必宜貫衣衾必作才示衾必作才此
類萬不失一知當時尚考於書不然矣
夫蹈常襲故而不知其非者謂之俗書未足怪也有法
古者正之如豈以爲頭即端正之端策從束字即棘束
之束音刺史之刺非束字之類是已而文士好異者見
以爲異於常書謂字可以臆變也遂於崇頭亦作斜山
策下乃作宋字之類其他增損畫數變異形體一以臆
而無據尤爲可笑爰勸作書者嘗考於古則直筆俗略

不如循常襲故者之無識焉。擬母謂字可以臆變也。追惟晉唐以來如簡作簡、麋作麋、虎作虎、逆作逆之類，已為濫錫然彼作行書而後人乃施之真隸相沿之弊，其亦久矣。

正字千文上卷

傍注者皆為字
下註者皆音釋

者通

書書幼齡

今

古者六書幼齡蚤講今也

年通

周

為為作通斯編

長率猶然罔罔為伯斯編

實用編卷二十四

書聖

五

象養

制

用資蒙養但遵制書非

廣俗

從從

敢求廣俗如可從亦在

於通謬通誤誤

通融今於俗可從惟於謬誤難可

苟容

前

訛同

出入吉凶

苟容眼前譌字出入吉凶

陰陽本

末

丈尺裏

衣

陰陽本

木下

末

丈尺裏

從衣

還

表

充

衣

充

充

從衣

還

袁

兌

衣

充

真

廉

正

止

異

善

真廉

從廣

正

止

異

周

度

美

德

怪

異

周

度

美

德

怪

實用編卷二十四

書聖

六

爽

直

寬

嚴

柔

健

剛

勇

臧

藏

健

剛

勇

臧

藏

喪

喪

葬

毀

很

喪

喪

葬

毀

很

喪

喪

葬

毀

很

喪

喪

葬

毀

很

音

達

鄙

成

私

音

達

鄙

成

私

凡散潛 <small>音山</small> 既即 <small>音甲</small> 哉宛 <small>音甲</small> 覲 <small>音甲</small>	凡散 <small>音山</small> 既即 <small>音甲</small> 哉宛 <small>音甲</small> 覲 <small>音甲</small>	奮亂 <small>音山</small> 辭以 <small>音山</small> 趨那 <small>音山</small> 及弔 <small>音山</small> 爾降 <small>音山</small>	奮亂 <small>音山</small> 辭以 <small>音山</small> 趨那 <small>音山</small> 及弔 <small>音山</small> 爾降 <small>音山</small>	翼所耽賜 <small>從易</small> 謚羞懼能逃坐	翼所耽賜 <small>從易</small> 謚羞懼能逃坐	偃爬抓 <small>二並</small> 憐雖 <small>音山</small> 竄甯願盡匡	偃爬抓 <small>二並</small> 憐雖 <small>音山</small> 竄甯願盡匡	僂紀 <small>音山</small> 孤孤 <small>音山</small> 冷雖 <small>音山</small> 竄甯願盡匡	僂紀 <small>音山</small> 孤孤 <small>音山</small> 冷雖 <small>音山</small> 竄甯願盡匡	倭惡勞戲 <small>音山</small> 隨戰 <small>音山</small> 笑 <small>音山</small> 妒 <small>音山</small>	倭惡勞戲 <small>音山</small> 隨戰 <small>音山</small> 笑 <small>音山</small> 妒 <small>音山</small>	員歸戀責 <small>音山</small> 念 <small>音山</small> 會意 <small>音山</small> 徇憂愛恥 <small>從心</small>	員歸戀責 <small>音山</small> 念 <small>音山</small> 會意 <small>音山</small> 徇憂愛恥 <small>從心</small>	游遊遠遷遞竊 <small>音山</small> 胤保變塗	游遊遠遷遞竊 <small>音山</small> 胤保變塗	叔寂么麼 <small>音山</small> 髡齧 <small>音山</small> 齧 <small>音山</small> 縣 <small>從音</small> 制 <small>從音</small>	叔寂么麼 <small>音山</small> 髡齧 <small>音山</small> 齧 <small>音山</small> 縣 <small>從音</small> 制 <small>從音</small>
--	---	--	--	----------------------------------	----------------------------------	--	--	---	---	--	--	---	---	----------------------------------	----------------------------------	---	---

土紵 <small>音山</small> 丹每 <small>音山</small> 申氣肉耳 <small>音山</small> 領 <small>音山</small>	土紵 <small>音山</small> 丹每 <small>音山</small> 申氣肉耳 <small>音山</small> 領 <small>音山</small>	畝貫 <small>音山</small> 瓊漾 <small>音山</small> 鄰派 <small>音山</small> 沐 <small>音山</small> 涇 <small>音山</small>	畝貫 <small>音山</small> 瓊漾 <small>音山</small> 鄰派 <small>音山</small> 沐 <small>音山</small> 涇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米械 <small>音山</small> 麥 <small>音山</small> 來本 <small>音山</small> 食 <small>音山</small> 蕭 <small>音山</small> 漆 <small>音山</small>
---	---	--	--	--	--	--	--	--	--	--	--	--	--	--	--	--

<p>日月 月 舟傷 丹傷 月 肉傷 戊 戊 戊 鐵同</p>	<p>恐 筑 音竹 恐 目 豎 睢 關睢 睢 音誰 月</p>	<p>贏 輸贏 贏 音雷 亭 亮 高 亨 通 登 登 音窮 兇 兇 音蟲</p>	<p>發 汗 音本 形 開 并 汗 音去 嬴 姓也 嬴 標同</p>	<p>發 汗 音本 形 開 并 汗 音去 嬴 姓也 嬴 標同</p>	<p>音讀允音 董 革 度 席 熬 音尸 熬 音來 釐 音來 釐</p>	<p>地名 琢 琢 音征 種 腫 同 越 音灰四 越 從允 越</p>	<p>沿 鉛 還 音塔 顛 音丑 兀 音丑 刊 音干 刊 音干</p>	<p>盆 盆 還 音鈕 顛 音鈕 兀 音鈕 刊 音鈕 刊 音鈕</p>	<p>盆 盆 還 音鈕 顛 音鈕 兀 音鈕 刊 音鈕 刊 音鈕</p>	<p>盆 盆 還 音鈕 顛 音鈕 兀 音鈕 刊 音鈕 刊 音鈕</p>
---------------------------------	---------------------------------	--	------------------------------------	------------------------------------	--------------------------------------	-------------------------------------	-------------------------------------	-------------------------------------	-------------------------------------	-------------------------------------

<p>弈 弈 弈 寇 寇 須 須 音會 纒 音禪 纒 音禪</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p>然 然 許可 然 然 燒也 逢 逢 音麗姓也 奕 奕 音大</p>
-----------------------------------	--------------------------------------	--------------------------------------	--------------------------------------	--------------------------------------	--------------------------------------	--------------------------------------	--------------------------------------	--------------------------------------	--------------------------------------	--------------------------------------

正字千文下卷

有註下
並同上卷

減涼淨淨潔決況滅準

減涼淨潔決況滅準俱由

水水傍隸文並省作與本水字公何涉少是反止免

逸寬

取逸寬字母音義並與模同生叢華取會意業

實用編卷四
自六
書五十七

華木
華次
盜

華木華次盜坐次從次涎同孽音業舊

音規
從少音微吐諧七異化化即是化字是化字

吳吳從天同莫音結莫音歌莫莫爭為稱爭為稱稱

吳吳從天同莫音結莫音歌莫莫爭為稱爭為稱稱

采音類并拊音落埒音列咸自

采音類并拊音落埒音列咸自

爪人物手來與將夕肉有別祭然炙

多四並乃同將說登祭器亦有登

升也進也發殊咎音祭額惟示與衣備或

類類祇祇祇祇

各從類別祇音止祇音抵禪二音禪

實用編卷四
自六
書五十八

音丹
祇音華僧祇音該祇音匣祇音結祇

薄衣祇祇音華僧祇音該祇音匣祇音結祇

音灌
祇音華僧祇音該祇音匣祇音結祇

祇音華僧祇音該祇音匣祇音結祇

墨同熏厘則非黑音露勿以里

書謂下點音不點音幽點音幽點音幽點音幽

書謂下點音不點音幽點音幽點音幽點音幽

書謂下點音不點音幽點音幽點音幽點音幽

聚 眾

微微微微

人字聚眾

人

三微微微

四從

高

首通

假

霞霞

端倪

皆非山

假

霞霞

霞霞

三並

段

音斷

寔

觀觀

觀觀

舊

音斷

寔

觀觀

觀觀

舊

止用崔

音完

古無稟

古惟

今

實用編卷二十四

書李

廿一

對對

今

有准

古無

叅

古惟

開

乃正間

博

從十

為正博

今通

畫

即成畫

著

音住

即為著

音灼

犬

音斜

成友

音撥

拔髮

軼

跋

爻肉

看

覺

希

教教學

傳通

成

從內

覺

希

教教學

傳通

搏

音團

搏

搏

搏

搏

搏

音團

搏

搏

搏

搏

搏

音團

搏

搏

搏

搏

參錯

音意

駁

駁

場

場

參錯

音意

駁

駁

場

場

實用編卷二十四

書李

廿一

場

場

錫

音湯

錫

錫

錫

錫

錫

音湯

錫

錫

錫

錫

刀

音湯

梁

梁

梁

梁

異黨

不從

當

切同

叱

叱

軌染究

由於七軌染究

諧九

究

俱從

覓產彦奇

類

九覺產彦奇

大可

會意

顏何曾曾立

龜

二音

有定形如鼈如蠅若溝

紫

溝

講

講

若講皆由講

生王

諧呈

呈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徵望聽廷雪尋慧

帝

乘

魚

肅肅五走

事

急

君

從手

肅肅五走

音接

事

急

孰非從子

即又字

象

彘

祿

留

劉

柳

非子

首留劉暨柳皆生於

券

寡

非

字

券

寡從刀力券

義同

募

幼

采

孕

非乃

叫

糾

非斗

幼

采

孕

非乃

叫

糾

非斗

哀

則從

白

市

重

原

依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鼠

是木匪他爺爹釜從金省斧並以

爺耶柳

父加爺瑯柳等何字非牙邪

耶

爺讀作音邪讀作轉字本無耶俗以別於邪正之邪

泰泰黎黎

泰泰黎黎點難增減豐豐上二

實用編卷五

回回書五十五

面開闕

異豐音禮回回上二殊面音悅闕闕音悅

闕闕

闕

闕闕音悅闕音悅闕音悅闕音悅

皆因於闕闕同實異於門折折設

拆音束小異析音習析音脫微分惟

沒與歿已本難佗音除文麪麪

髻

水名髻髻同形是丐音勉非丐音勉債債

讀

親

賣

音驚音驚讀音驚覲等從賣賣同非賣

音驚

音驚

音驚音驚音驚音驚音驚音驚音驚音驚

實用編卷五

音驚

音驚

音驚

收音糾召昭紹負音糾竝繫人頭潛

音糾

音糾

偕簪音簪簪音簪皆同殊贊音贊查與相

同均且非旦音旦生音坎詔音詔

音關音香起音切詔音切招音陰閭

窞

音坦坑坎

陷

四字並諧白

異蹈稻滔

三字並諧白

蒸

蓋雖通。仵蓋則俗。亡

呼書亡

無此字

則拂步

下是反止

歲步成非

少疎

足即音疎

疏

二俱諧聲

豈足商

音傷

獨生

論

實用編卷曲

奧六

雲李

十七

嬌

論

謫

音高議也

商

生

頗多

嬌謫

音香

適

等用商

竝譌

鶴雀

非

六

字母音綿

取

非取

臭

音菊犬視

諧

鷄

音菊鳥名

閑

虛入聲寂靜意

具諧

颺

音具大風

棋

音具果木

降

降降降降

洛

洪降二升

逢

音麗姓

與

聿

奚

與

穀

音叩哺鳥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鏽

音下破縫

鏽

鏽

鏽

鏽

鏽

鏽

鏽

鏽

鏽

鏽

以御

中保午止二字

乖

從北背意

衣

母

所

生

裏

裏

音失

裏

裏

裏

裏

裏

裏

裏

裏

裏

裏

等咸

主乎裏

戾

獎

倏

音蓄

風

音標

臭

音菊

愁

音印

莽

咸

與

犬

依

豈

同

哭

音秘

獎

音秘

字

難

盡

載

舉

少例餘引伸觸類是在文儒

心畫既形人品斯見此揚子語作字

甚敬大儒成憲引程子事

正字千文下卷終

實用編卷五

貞矢

書卷

廿九

附錄

書文之行於世惟指書一種通乎上下傳之遠邇則所謂實用者莫急於此矣故予承馮丈之委獨致詳於茲焉然書文之興也有源有流指書特書之流也不究其源可乎夫書原於羲皇之畫卦卦以象告而文字興焉文也者象萬物之形者也日月山水之類是也字也者滋也因文而重之者也江河唇旦之類是也自是六書興而萬事歸物無不可以書紀當其時直有畫而已無波點挑剔之形即今所傳篆文是已而不名爲篆逮秦隸興而後名之曰篆文其畫或如今之玉柱或起落皆銳如今所傳之鐘鼎要商以來率用此體以銘鐘鼎惟鐘鼎可永其傳後人據所存者名之非必當時專施此體於鐘鼎也古之人無事而

不致恭其書不求遠成連屬秦篆計至於衡石程書而官府不暇爲三代之文矣以放程邈乘斯時而作隸遂通行於宇內非故作之也蓋篆文欲速筆勢所趨自有此轉折波發之跡邈亦因其自然之勢而成故後世莫能易焉然謂之曰隸亦曰此官府徒隸之所用云爾若隸碑則仍遵古法又何其端嚴而莊雅也自時厥後變而爲楷書隸之流而爲楷也亦猶篆之流而爲隸也而世變江河愈趨於簡便又變而爲行書爲草書楷之流而爲行之流而爲草亦猶篆之流而爲隸隸之流而爲楷也至漢章帝朝又許草書行於官府抑又甚矣然其名稱曰楷隸真曰真隸草曰草隸不離徒隸之名皆以明篆文之爲正焉耳故文字莫嚴於篆一點一畫具有義在有不可絲毫差忒者

實用編卷五

貞矢

書卷

三十

秦隸而後既以簡便爲趨故隸文時多出入即漢晉印章截長補短遷就於疎密之間亦多失篆文之正時惟賈逵好古獨深傳之許慎乃有說文之著雖亦小有舛謬而續倉聖之命脉使後之人得有所據以追復書文之舊者斯有說文其功不可弼也後之爲楷隸者爰據篆文以正其得失雖不必悉如趙古則魏莊渠之甚拘而點畫一差遂成別字者則豈可不嚴爲之辨哉此例已發之凡例中不復重贅第明隸之源於篆文而今所以正點畫之得失者本篆文爲之質也

風會之趨篆流而隸隸流而真真流而草其大都也而各自又有流易鐘鼎流爲大篆大篆流爲小篆小篆流爲八分八分者篆取連成已有轉折校角垂露之形攬隸二分

得篆之八分云爾即變隸之漸也與草之間有行眞行草而草爲草書之初小大均齊流而至於懷素等書則書之變窮不復可變矣在前人不知有後在後人始知有前而命名以別之即書之一端而風會之趨可睹已

古所傳八體書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爲著其文多繁二曰小篆秦李斯稍爲更定文多從簡三曰籀書籀鳥之形施於旂信蓋亦鐘鼎之遺四曰刻符施於符傳五曰摹印施於印璽今流爲篆六曰署書施於門題七曰史書銘於戈戟已上三體皆主篆文而稍異其形製不甚相遠也八曰隸書則前所論是已後人乃叢集古篆所傳爲三十六體或四十二體作龍鳥龜魚剪刀鐵線屋雲等篆大郭筆勢所趨有相似者不足怪也若點畫畫畫並用描畫實用編卷五

成文則無此理皆不足據耳惟科斗本水蟲俗呼爲蠅蝶青采古初以漆書其畫俱本重而末輕加之薄曲如其形故後人各之此體畧古鳥跡即鐘鼎書中如鳳鷄羽毛等字象鳥類者居多故名

作何代書依何代體籀篆所存無幾不復可作今字內所傳篆文悉小篆也隸昉於秦印盛於漢文有出入從之無譏焉隨其時也往有黃諫氏著從古正文考核頗精至其作隸書悉本篆文亦循趙古則隸莊渠之爲道隸恐太泥古有不必然者耳

篆草二種但一點一畫不遵古人所傳者均謂之杜撰工二書者須備記不失方可名家方可傳達惟行書可隨意草相攪于生平亦作篆草第未敢以自名也

書學十二

草訣歌行並數種而范氏集字化攝者尤佳是編今聖上詔刻郭中書草韻辨體之後三歌泰之山東重訂佳本增遺莫克以備博觀云

草訣歌 郭謹重訂

草聖最爲難 龍蛇競筆端

字聖最爲難 龍蛇競筆端

毫釐雖欲辨 體勢更須究

毫釐雖欲辨 體勢更須究

實用編卷四 貞集六 書學三 卅二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走志尤克克股款款款款

克志尤克克股款款款款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

實用編卷十四

貞集六書學二

廿三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斜引十朱春借宜三二

實用編卷十四

貞集六

三四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路統自有傳

才 傷 下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才 傷 子 成 升 門 盤 東 作 解

貼決成

秦 秦 秦 秦

[illegible]

和 聽 復 行 止 卽 斷 屈 伸

永永以正
即此仍屈伸

開
闢
田
園
樂
橫
折
斬
新

井亭橋西
離橋打新

危記切
應尼勿均
輪

后無繼以起居勿拘於

寶樹齋卷二十四

利集六 書學三 三九

首吳吳難測自音因音函音有倫

卷之五

示衣必下葢宮宅奄屯鄰

不衣文下走走走走走

希 賁 桑 萬 々 希 變 易 々

秀奈奈摩也所部所部

羸 羸 羸 徧 徧 莪 萊 莪 因

氣血虧損 彷彿若若 因

張純能可配詳澤謹相彬

[illegible]

子細曰甘勢易勾

子曰女欲學

許符六、審案、審區、審事

書學

野分田土月外視一丁人

聖分西土了
誠祝一工人

疾瘡都不滅經臘護救親

不亦子孫之

蕭蕭已先秋
寒寒已盡冬

意據成憲內千畝是早

點點朱朱一子回蓬

右 邑 附 月 何 歷 左 方 才 亦 焉

有 了 了 以 賣 左 才 才 亦 焉

博 咄 十 無 易 時 邊 寸 矣 結

博 咄 十 無 易 時 邊 寸 矣 結

舍 貪 余 地 不 偶 退 與 邑 參 差

舍 貪 余 地 不 偶 退 與 邑 參 差

鳥 鳥 分 頭 處 常 會 救 步 時

鳥 鳥 分 頭 處 常 會 救 步 時

實 用 編 卷 千 四 自 集 六 書 學 二 四 十 一

悅 藏 形 若 假 邑 豈 體 同 答

悅 藏 形 若 假 邑 豈 體 同 答

字 字 應 早 會 友 發 評 交 知

字 字 應 早 會 友 發 評 交 知

字 字 應 早 會 友 發 評 交 知

字 字 應 早 會 友 發 評 交 知

只 謂 官 母 間 須 教 辭 作 辭

只 謂 官 母 間 須 教 辭 作 辭

左 九 希 后 頤 隸 離 祖

左 九 希 后 以 離 離 祖 離 祖

手 專 無 失 錯 巢 筆 在 思 惟

手 專 無 失 錯 巢 筆 在 思 惟

即 恐 並 適 意 先 先 兒 兒 兒

即 恐 並 適 意 先 先 兒 兒 兒

止 知 氏 倚 氏 不 道 樹 多 枝

止 知 氏 倚 氏 不 道 樹 多 枝

實 用 編 卷 千 四 自 集 六 書 學 二 四 十 二

慮 通 都 來 近 淪 臨 勿 妄 窺

慮 通 都 來 近 淪 臨 勿 妄 窺

顏 欽 頻 煩 頭 婦 婦 婦 婦 婦

顏 欽 頻 煩 頭 婦 婦 婦 婦 婦

顏 欽 頻 煩 頭 婦 婦 婦 婦 婦

豈 謂 之 心 恐 休 增 免 兆 龜

豈 謂 之 心 恐 休 增 免 兆 龜

孩 童 交 憂 夏 豎 旋 而 弟 失

孩 童 交 憂 夏 豎 旋 而 弟 失

奚奚 奕奕 毳毳 毳毳 毳毳 毳毳

系系業業書書育和

猱猱焉焉羶猱羶羶

惟金吾難清
高懸絮衣

詩疏傳略本亦僅殘

詠詠詠詠詠詠詠

會念無貪欲高齋尚馬齋

云無善名焉過也

琵琶琴瑟安妻以妾妻

衆龍吟雲霓晏晏以安

頁音附戈牛賴佳音邊下子雞

下附戈寸森佳邊六子鐘

實周編卷三十四

貞其六 書學之一

四七

肝刊別列外明決比吹行

肝和肺和明以明以

反戴單句慶了全七九聲

反氣字一發了呈七九毫

己五母己巨豐泰無算營

王五為己主世荒世學

堯書變最僻督肯屬音聲

蒙叢叢叢律青皆青

集氣防虞事予恐涉

系氣雖防氣不至即涉乎

穿 穿 辛 平 立 幸 掌 槩 手 成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學業心上得廊廟月邊生

學業上之底蘊了

甚又牙即犬旁獲玄交王伴璿

古以才為校么交玉伴瓊

實用編卷二十四

彙集六書學

四八

詞
詞
書
無
累
鉉
鉉
直
欲

證道書

氣 氣 氣 全 一 氣 耐 翻 羽 共

蕭子云一氣翻翻五世孫

挑 桃 潛 影 響 舒 耕 極 微

相和漢書卷之五

見鬼元元鬼寫尊大失

見見久无見言爲大安此

肖背開無混奇亭可有方

肖肖無泥
嘉嘉
嘉嘉
嘉嘉

虞 零 振 雲 虐 啓 磬 斛 磬 磬 磬

雲字排雲電聲解聲解

而去點為問一藏了暫

示立延為可一落了替字

茶足搶棧備旅訂

茶葉運茶之接梅傍接訂

實用編卷三四
自集六 書學二
四十九

我家知不遠君畏却相從

系亦不違君臣之義

此一悲同莊主心惠即存

小一些，这些车人车马

帝 曆 帝 家 廟 宗 廟

中華書局影印

異

取取學更爲難能才矣

張
閑
無
粉
飾
誠
湛
各

無量妙法名經

隸顯渾似繁傾側顯如欣

壽以津水藥傾側如能

近息還追迫喬商扇

上上毛上上為西局為解

台名悅德巖敝類紛

名
名
愧
物
容
容
孫
孫

實用編卷三四

目錄六
書學二
五十

陳因連點陳虔斷處同受

陈因连陈更陈同更

拔 放 支 文 別 酒 花 水 草 分

技放支文別泥是水分

鹿頭真戴草狐足乃疑心

蘇頌真誠孝親之乃類

鱗 鯢 堪 故 取 麒 麟 雜 物 尋

鑄銀坊取器難取

並 音普 頭同足不同。 **鏤** 燧自

从一**隹** 走。 **鏖** 蜂 於 **鏗** 達 下用雙。**兌** 水

虫 蟲 時但用雙。 **玄** 衣 茲。 **彡** 友 字還从

兩又重。 **𠂔** 極 昨用。 **雲** 要 非用。 **虞**

應。 **禱** 補 者从。 **喬** 長 不从。 **弓** 弓 **檣** 智

知 不可文通用。 **好** 好 **玻** 去聲。元來字不

實用編卷三十四
國集六 書學二 五十五

同。 **咎** 音比 **林** 音散 頭皆匪。 **廿** 音入 **羿** 異同

異 足各非 **苾** 英 **綽** 有華 **聿** 束

元非 **奉** 李 **驛** 呼从革 華不是 **辛** 音耕

合省。 **戎** 弟難比 **戌** 當知 **暘** 畔不同

申 巾 **楚** 楚 **疏** 疎用 **足** 元非 **足** 足

亥 音云 **古** 音矣 不是 **云** 音云 **鼎**

[illegible]

父頭難比
有見
因
升
足不同
其

手
菊用
石
通為
拓
足
昨

奇
即是
騎
石
昨
步
聲

諧作
隊
厚
左
字疊成
隆

要
音灰
翹
朋
明
胡
服
有皆異
與

賈
興
重
昔欲迷
日
昨
人

實用編卷十四
身集六書學三
五九

王
非是
曜
日
帝
不成
嘖

休音
太
吉
皆从土
莫遺
封
對

封
盡屬
圭
字部从人
水

濁
洗
時選用
水
適
西
白
有皆

方為
楷
斯
下从音
即是
斯

郭
有旁皆異
卓
卓

同首各非
齒
龔
菊用
司
非从
周

盼
昨
分
不是
兮
嬌
本用

舊
音規
非用
焦
後全
鑄
還从
焦

不從
舊
時認
取微如
梓
格

字看
來近
侶
格
合省
眉
頭非用
尸

當知
面
下不
回
金
菊用
廣
非

實用編卷三十四
身集六書學三
六十

為
礦
土
昨
从
佳
不是
戶
堆非
折

折
音裁
昨
卻須
从
山
雖
薛
有不可用

單
戶
薪
柴
便可為營
柴
塞
禾
稻

燕
還堪
位豆
稻
它在
又
間元是

豕
狸
藏
艸
下即為
狸
以象

系
从
定
非為
綻
袒
剽
衣
菊用
旦

<p>異不全</p> <p>千</p> <p>心</p> <p>有</p> <p>用</p> <p>昌</p> <p>方</p> <p>成</p> <p>暢</p>	<p>目</p> <p>昨</p> <p>从</p> <p>昇</p> <p>昇</p> <p>即是</p> <p>睥</p> <p>金</p> <p>本</p>	<p>本</p> <p>既</p> <p>然</p> <p>難</p> <p>作</p> <p>盞</p> <p>止</p> <p>有</p> <p>何</p> <p>爲</p> <p>卻</p> <p>成</p>	<p>省</p> <p>前</p> <p>爲</p> <p>大夫</p> <p>可</p> <p>通</p> <p>爲</p> <p>鸞</p> <p>鸞</p> <p>鴛</p> <p>字</p>	<p>元</p> <p>來</p> <p>卽</p> <p>是</p> <p>鸞</p> <p>鸞</p> <p>黃</p> <p>節</p> <p>鸞</p> <p>鸞</p>	<p>頭</p> <p>皆</p> <p>匪</p> <p>艸</p> <p>鸞</p> <p>鸞</p> <p>鸞</p> <p>鸞</p> <p>鸞</p> <p>鸞</p>	<p>實</p> <p>用</p> <p>編</p> <p>卷</p> <p>二</p> <p>四</p> <p>六</p> <p>士</p>	<p>昨</p> <p>田</p> <p>斌</p> <p>斌</p> <p>不</p> <p>用</p> <p>文</p> <p>和</p> <p>武</p> <p>紗</p>	<p>妙</p> <p>當</p> <p>从</p> <p>女</p> <p>並</p> <p>中</p> <p>醋</p> <p>醋</p> <p>翻</p>	<p>呼</p> <p>爲</p> <p>醅</p> <p>醅</p> <p>醅</p> <p>醅</p> <p>醅</p> <p>醅</p> <p>醅</p>	<p>佳</p> <p>有</p> <p>木</p> <p>方</p> <p>成</p> <p>醅</p> <p>醅</p> <p>醅</p> <p>醅</p>	<p>音</p> <p>近</p> <p>有</p> <p>木</p> <p>方</p> <p>成</p> <p>醅</p> <p>醅</p> <p>醅</p> <p>醅</p>	<p>老</p> <p>焚</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音</p> <p>標</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最</p>	<p>資</p> <p>資</p> <p>資</p> <p>資</p> <p>資</p> <p>資</p> <p>資</p> <p>資</p>
--	---	---	---	---	---	---	---	--	--	--	---	--	--	---

<p>文</p> <p>卻</p> <p>用</p> <p>雲</p> <p>頭</p> <p>郭</p> <p>膠</p> <p>膠</p> <p>膠</p> <p>膠</p>	<p>單</p> <p>行</p> <p>通</p> <p>作</p> <p>赤</p> <p>赤</p> <p>赤</p> <p>赤</p> <p>赤</p>	<p>土</p> <p>土</p> <p>土</p> <p>土</p> <p>土</p> <p>土</p> <p>土</p> <p>土</p>	<p>美</p> <p>美</p> <p>美</p> <p>美</p> <p>美</p> <p>美</p> <p>美</p> <p>美</p>	<p>知</p> <p>知</p> <p>知</p> <p>知</p> <p>知</p> <p>知</p> <p>知</p> <p>知</p>	<p>木</p> <p>木</p> <p>木</p> <p>木</p> <p>木</p> <p>木</p> <p>木</p> <p>木</p>	<p>實</p> <p>用</p> <p>編</p> <p>卷</p> <p>二</p> <p>四</p> <p>六</p> <p>士</p>	<p>但</p> <p>須</p> <p>从</p> <p>獨</p> <p>獨</p> <p>獨</p> <p>獨</p> <p>獨</p>	<p>故</p> <p>段</p> <p>段</p> <p>段</p> <p>段</p> <p>段</p> <p>段</p> <p>段</p>	<p>折</p> <p>看</p> <p>來</p> <p>夫</p> <p>有</p> <p>議</p> <p>議</p> <p>議</p> <p>議</p>	<p>音</p> <p>載</p> <p>有</p> <p>來</p> <p>夫</p> <p>有</p> <p>議</p> <p>議</p> <p>議</p> <p>議</p>	<p>異</p> <p>異</p> <p>異</p> <p>異</p> <p>異</p> <p>異</p> <p>異</p> <p>異</p>	<p>鈔</p> <p>鈔</p> <p>鈔</p> <p>鈔</p> <p>鈔</p> <p>鈔</p> <p>鈔</p> <p>鈔</p>	<p>惟</p> <p>从</p> <p>唐</p> <p>唐</p> <p>唐</p> <p>唐</p> <p>唐</p> <p>唐</p> <p>唐</p>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膏
自合異宮
商
雨
頭从巛
𩇔方

咸
雪夕
畔从生
卽是
𣎵晴
𣎵

旬
字但从弓
畔
𠂆失
𦓐亮
時卻用元

音阮
京
𨙻腐牛
建切
旁从耳
通爲齷

山
畔从青
卽是靖
畢竟木

禾
尤異永
元來烹享盡同音

冒
頭本目通爲冏
帽
永
畔从金卽

是
徃襟
交辛
世但從衣
裏覲友

亏難向茂
友
中尋
囊德
時非用心

有
意
𥅱和
字當从耳
畔心

夾
夾
激垂分
𧾰𧾰峽
𧾰

至
畧異別
涇涇淫
濯權俗
還人

水 非从木 叙 本同 叙 又 不用

金 須記 泰 泰 皆用 水 當知

林 泰 各从 心 歷 歷 頭莫以 林

音歷 為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音歷 林 音派 替 感切 上非从 外 外 位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合記 博 博 元用 十 十 當知 景 影 日

即元 三 三 貫 貫 頭有 母 母 九切 元非 疼

母 屬 屬 下从 母 母 若冠 不是 男 男 呂 土 土 从

占 占 通 佔 佔 店 店 屬 屬 从 木 木 即 為

糖 糖 水 水 从 兒 兒 方 為 根 兒 水

實用編卷三十四 頁集六 書學三 六十八

昨 昨 占 占 即 是 沾 沾 人 足 占 占 頭 方

佔 兒 兒 雨 雨 頭 沾 沾 足 始 為 露 露

手 手 用 適 適 通 為 糖 糖 木 木 昨

从 粘 粘 音 粘 即是 粘 粘 合 記 併 併 有 當 用

水 水 須 知 飲 飲 昨 合 从 舍 舍 占 占

有 用 王 王 非 為 占 占 从 刀 金 金 昨 从

鐵鐵 卽是鐵尖 甯甯 甯甯 卽用心心 祿

火火 林林 將將 風風 馬馬 巾巾

尺尺 木木 廣廣 當當 爲爲 橫橫

門門 裏裏 音音 卽是閭閭 尺尺

下用巾巾 元是佩佩 胡爲兜兜 字不字

尺尺 篆文體用皆皆 從古點畫豪釐豪 不可

實用編卷二十四 貞集六 書學三十六十九

差隸法相相 以多簡略略 不無終篆有偏頗

堪差世俗無師添臆度偏有誤愈多多 終

此未能窮一二所題要領正其謬

篆隸偏旁點畫辨終

釋文

大亦別以從音言兩旁幸微復得用用
生則則卽差數也也邊邊隸遠遠鹿鹿角
按按降降世世不不革革作作難難半半點點隸法

書學四

隸書無定制舊無歌訣其變二篆引八分以啓真楷且

漢碑多訛字矣茲採漢隸分韻異同之文爲之韻譜以
公初學而備一體別無全書姑俟博雅君子

漢隸源流統畧歌

漢隸秦佐書增損自雲陽或稱王次仲

後世著三蒼漢隸釋序云秦燔書官欲多事程邈獻
隸書趙簡易也亦曰佐書說文序注云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
始呈善之出爲御史班固云謂施之使隸卽今隸書水經

實用編卷二十四

貞六

主

曰上郡王次仲變篆謂舊文爲隸漢隸精華云上谷王次
仲作八分書漢和帝時賈勗寫三蒼隸急就章註云李斯

作峯頭扁楊雄作訓篆扁貫勗作海喜篇名曰三蒼隸法始廣隸書無定體未

可泥偏傍最上賢奇古假借通用良

減省及變易成灋在精詳張君碑釋文云
漢人用字有假

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變易偏傍及減省者其間點
畫小異皆不可泥顧之推論揮下無耳鼓外說皮離則配
爲臆分澤外咸以世俗爲非今隸字皆然蓋本是一家之
書不可拘以古法也陳琳碑釋云漢人隸法省文如實爲

則能爲官經史

秦漢分隸兼十種傳自梁

碑稱云今言漢字則隸言唐字則分殆不知秦漢時分隸

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八妙又云

八分爲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夏承碑釋云梁度元威

作書論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曰花草隸信隸鍾鼎隸

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

科斗隸雲龍隸龍蛇隸鸞隸其後論八分甄鼎

匪同場

洪傳講疏云篆於漢而爲隸變於魏八分於

而唐人爲好之漢法益亡杜子美

謂二篆生八分則涇渭難辨矣

桐棺辨古塚誠

知率舊章

洪丞相水經疏臨晉人發古塚得桐棺

字是古餘同今諸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按齊胡公

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

秦有小篆既云隸出於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

書傳及兩漢書俱以隸爲經造當據正史爲是

說舉羣書八六列分隸

說文序云秦燒滅經書

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自

商秦書有八分體其八曰隸書至亡新改定古文時有六

書其四曰佐書即隸書也漢安帝時許冲奏說文而隸書

行之已久加以行草

八分開出不復古矣

舉凡摘一斑備體拓名類

隸書無成式古人以意增減故多

省文及謬字不可與篆指同側也

相桓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廕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簪	茨	業	業	泉	緒	糾	瓊	詠	誼	歡	蕪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豐	量	尋	甬	窳	窳	室	富	暮	苦	莠	莠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井	共	荆	形	形	二	牡	牝	牝	僂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陽集古錄云余家集三代古器銘石皆為摩壽左傳缺析戴記蛾子時術經傳多書議作缺蓋古人通用省文也

隸猶篆之草草比楷之隸楷真自隸變

借篆本六義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隸書與草同增

減徇人意篆圓隸書方楷正草斜勢

篆楷俱有定式草隸不拘義類隸書尤多省文訛字近世名家謂諸書不互歌訣是以業議半諉百韻歌之非也

古碑什百家多門競格制歐趙舊家

實用編卷二十四 隸書 八十五

藏兵燹音存什二漢隸分韻戴銘碣碑陰石經題名書象每錄二百餘宗又云漢

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非始于晉宋也水經注云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錄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九十三卷而缺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壞斷遺刻已耗及洪丞相訪求趙錄之三而為韻籍舊有

福州刻前人互編次古灋世無傳奇才

各絢異隸韻序世昔人取兩漢碑文隸字分韻會集乃即韻以便考文福州舊有刻本中更年所

而不傳急就章回今之學者事不師古隨筆變卷以取新尚怪聞有所據不過魏晉以後字林耳

西京

未足法東漢有佳製臆度戒刻工拘

嵐辨隸餓隸釋文建平鄭縣碑無篆體乃西京之佳書隸自秦始取其簡易以便文書之用未有

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書故鼎

鼻破而不復用之也何君閣道碑蜀中近出東漢隸書斯

為之首篆漢偏旁歌序云字學不古隸俗偏苟比之篆法

不無差謬今之學者與夫宅聽刻工輒以俗隸臆度成字

誣罔為甚唐太宗云敕之篆歐拘束若嚴冒昧集此

家之隸隸其隸隸也則羈羈而不放縱

篇辨疑畧類例但分點畫近文韻原殊

實用編卷二十四 隸書 八十六

義質此攷羣書及約博奇字隸有變文字相類而者義不同者

有假借通用者有省文失理謊傳不可更者攷錄

諸有每一字至二十餘體者並揭其繁以便攷異

急就章

司馬季德碑釋文云自三蒼滂喜亡小學不絕如錢字書行於今者篇莫加于類篇韻莫善於集韻所載該古以石刻校之則攬撫尚多脫畧隸法皆以偽作偽此又省作偽釋讀篇成無馬駟擬急就之一章凡此類皆非假借字書所不應華蔡伯喈奉尊平之詔刊端都之碑晚學咸所取正未當一字好奇也如急就章雖口漢人

典刑亦石經之所不取今之學者事不師古隨筆緣手
變點畫摹備苟以取新尚怪為能此膏肓之疾也

滴喜悠悠歌蘇繼獨無繼桑濃

乖離易半世法法爭離騎異爭新

蹉跎童斷接圖路斷接圖藉載斷接圖藉

感斷接圖藉氏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終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艱斷接圖藉變斷接圖藉

飯泰稷香馮泰稷香馮泰稷香

響將將響將將響將將

鳴鳥獸鳴鳥獸鳴鳥獸

淵淵深淵淵深淵淵深

漢漢漢漢漢漢

右書學四部才足以括群體然群書大目繁總于是
四者已學不踏此而驚古騎奇乃徒博矣此蓋啓漢

初學之準編匯曰圖百家書法以為式者加之
以等

六學既周行履控疾馳悅目會心應手適意而無
駕之患亦實用之效也游藝君子請毋以是為迂

萬曆癸卯三月十一日伏月吉戴任謹書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終

正直仗折衷真知主斟酌展轉周張拙鄭重忠貞卓
 穿牀十六指清一濁如指清而餘濁最清而近濁
 觸處成靈藏知齋輒個張超處聲上澄澈推誠據樹槍
 審穉十七清一濁如身清而神濁詩清而神濁
 山色輸深樹水聲漱沙石時出層參商儲書生賞識
 日十八有濁無清
 荏苒日仍入染惹饒滿如任汝擾攘人柔忍讓仁儒
 已上並擊齒音
 精十九有清無濁
 寂靜縱起趨遭際即骨接宗祖總建壽尊組早精絕
 清從二十一清一濁如清二而清濁最清而從濁餘
 晴催草芊二瓊瑤青曉錢淩清快情趣矯矯簇簇
 實用編卷十五
 心邪二十一清一濁前制已明
 夙夕隨私邪心性悉賸屑信宿三四旬惺鬆似素雪
 已上並擊齒舌半音
 太古有音無字中古以字通其音輒近又沿字而失其
 音於是切韻之法而人又不識類不識字母可以母
 之一領字千百恨拈之之無附也吾鄉如真李先生領
 大智慧以筆端放光明至游戲點畫聲音之場同非妙
 法乃檢三十六字母中發夷同韻得二十一母各據其
 所屬者而編錯成詩即不覺母呼子應由二十字而千
 百之若迎刃矣庸詎作是綺語業乎適韻學之一善巧
 方便也追惟曩歲先生有子作標射切韻法今復以此
 詩冠諸首蓋所謂惟喬與梓合之而成大器也

精照	微明	奉並	敷旁	非邦	明微	並來	滂敷	邦非	澄定	實用	微遠	知端	泥端	定澄	透徹	端知	疑端	群端	溪端	見端	標射切韻法詳未重
清身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精照	微明	奉並	敷旁	非邦	明微	並來	滂敷	邦非	澄定	實用	微遠	知端	泥端	定澄	透徹	端知	疑端	群端	溪端	見端	標射切韻法詳未重
清身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精照	微明	奉並	敷旁	非邦	明微	並來	滂敷	邦非	澄定	實用	微遠	知端	泥端	定澄	透徹	端知	疑端	群端	溪端	見端	標射切韻法詳未重
清身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精照	微明	奉並	敷旁	非邦	明微	並來	滂敷	邦非	澄定	實用	微遠	知端	泥端	定澄	透徹	端知	疑端	群端	溪端	見端	標射切韻法詳未重
清身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精照	微明	奉並	敷旁	非邦	明微	並來	滂敷	邦非	澄定	實用	微遠	知端	泥端	定澄	透徹	端知	疑端	群端	溪端	見端	標射切韻法詳未重
清身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精照	微明	奉並	敷旁	非邦	明微	並來	滂敷	邦非	澄定	實用	微遠	知端	泥端	定澄	透徹	端知	疑端	群端	溪端	見端	標射切韻法詳未重
清身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馮豐

定澄	透徹	泥煨	知端	微透	澄定	嫌泥	邦非	滿教	並奉	明微	非邦	實開	敷菌	奉並	微明	精照	清芽	從床	心審	邪擇	照精	穿清	床從	審心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宜	旋	誕	輝	三	搔	宵	揪	修	因	因	因	因	因	因
沙	查	權	榼	遮	斜	些	複	娵	酸															

禪那	曉	匣	影	俞	來	日	寶用編卷二十五	溪	疑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花蝦靴	華遐	時鴉肥	耶訪	鵬羅	接媒		九	孔	濕	等頂	整	家	家	重	重
詞歡喧軒軒發懷	和何九玄寒賢嫌還閑令街	倭阿宛淵安煙施擊聖施	員延炎	羅舉蘭連廉			錦廣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萬味驚	萬味驚	萬味驚	萬味驚	萬味驚			講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紹	紹	紹	紹	紹			九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禪那	曉	匣	影	俞	來	日	寶用編卷二十五	溪	疑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花蝦靴	華遐	時鴉肥	耶訪	鵬羅	接媒		九	孔	濕	等頂	整	家	家	重	重
詞歡喧軒軒發懷	和何九玄寒賢嫌還閑令街	倭阿宛淵安煙施擊聖施	員延炎	羅舉蘭連廉			錦廣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萬味驚	萬味驚	萬味驚	萬味驚	萬味驚			講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紹	紹	紹	紹	紹			九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窠

[illegible][illegible]

來	喻	影	匣	晚	禪	審	床	穿	照	邪	心	實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湯	邦	奴	泥
	夜	亞	話	化	邪	心	乍	射	詐	謝	寫	籍	坐	到	借					罵	怕	霸			
	院	院	腕	腕	換	汗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亂	總	爛	練	驗																					
溫	經	游	料	酒	酒																				

奉	敷	非	明	並	湯	邦	爆	澄	徹	知	泥	實	定	透	端	疑	溪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伏	腹	福	木	目	懷	隔	通	必	八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納
代	怖	發	默	白	晚	北	納	破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輟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縛

又箭到遇空或不中隔標隔列堪供所若過去聲有
張尋向上聲却真正右沽法 已上二談如熟讀而
用之久之自當融貫 等韻舊法至為精妙但門法
端初學難入茲妄不揣祖述其意而為此諸賢願學
韻者稍藉為階惟願 高明賜之破破正其謬誤俟不
忤庶先賢遠謬後學是所望也 上元李世濤謹識
附初學切韻 二法 一法 二法 三法 四法 五法 六法 七法 八法 九法 十法 十一法 十二法 十三法 十四法 十五法 十六法 十七法 十八法 十九法 二十法 二十一法 二十二法 二十三法 二十四法 二十五法 二十六法 二十七法 二十八法 二十九法 三十法 三十一法 三十二法 三十三法 三十四法 三十五法 三十六法 三十七法 三十八法 三十九法 四十法 四十一法 四十二法 四十三法 四十四法 四十五法 四十六法 四十七法 四十八法 四十九法 五十法 五十一法 五十二法 五十三法 五十四法 五十五法 五十六法 五十七法 五十八法 五十九法 六十法 六十一法 六十二法 六十三法 六十四法 六十五法 六十六法 六十七法 六十八法 六十九法 七十法 七十一法 七十二法 七十三法 七十四法 七十五法 七十六法 七十七法 七十八法 七十九法 八十法 八十一法 八十二法 八十三法 八十四法 八十五法 八十六法 八十七法 八十八法 八十九法 九十法 九十一法 九十二法 九十三法 九十四法 九十五法 九十六法 九十七法 九十八法 九十九法 一百法

音 江 起 芳 華 音
切 紅 紅 紅 紅 紅
法 陰 陽 平 上 去 入
一 可 辨 辨 辨 辨 辨
耳 辨 辨 辨 辨 辨
留 辨 辨 辨 辨 辨
關 辨 辨 辨 辨 辨
之 辨 辨 辨 辨 辨
可 辨 辨 辨 辨 辨
也 辨 辨 辨 辨 辨
然 辨 辨 辨 辨 辨
此 辨 辨 辨 辨 辨
在 辨 辨 辨 辨 辨
經 辨 辨 辨 辨 辨
史 辨 辨 辨 辨 辨
切 辨 辨 辨 辨 辨
辨 辨 辨 辨 辨
內 辨 辨 辨 辨 辨
亦 辨 辨 辨 辨 辨
千 辨 辨 辨 辨 辨

野貽 馮應京纂輯

新安 戴任校正

黃梅 瞿九思編次

數學

數之為字從支音諸妻切支小聲也。蓋空也。蓋理漢

然空虛而已。聖人冥契斯理而欲以開物成務推往知

來則命之數而理斯彰布之算而數斯得說一。生二。

生三。三生萬至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音秭萬萬秭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下乘之法此為真起至先將得二因三四五乘乘過了却將本位破其身

乘除歌

算中若要識乘除異名為乘同名除錄見銀則除法或遇共銀買共物名為分法是歸除

歸除歌

惟有歸除法最奇將身歸了次除之除數有多逢一遍却呼次位法除宜有歸若是無除數起一還將原數施或過本端歸不得接歸之法莫數遇見一無除作九九

加法歌起用處法還原位有一數者用此亦從末位

加法仍從下位先如回位數或多焉十歸本位零居次

外添如法更玄

實用編表二十六

藏法歌

藏法歌

減法須知先定身得其身數始為真法中有一何曾用

身外除零妙入神

高除

高除奇足而除之如定商太過則總數不

數中有術號商除商總分排兩位推惟有開方須用此

續商不盡命其餘

假如今有軍士六百名分糧三百九十四石二斗問每

名該若干 答曰六斗五升七合

法置糧米於盤中為實電士於右為法○初商六

於左位就以互相呼六除實三十百六餘實三十百六

商於左位之次就以次商五對六相呼五除實三十餘實二十再商七於左位五之下就以左七對

右相呼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約分歌

人九一十乘得三十一為實部以支銀一以分母十通之
得九為法除之 解題曰 每人銀一兩○五分二
課分

假如今有布二疋^{九分}用過一疋^{六分}問尚餘若
干 答曰一疋^{十八分}之七

法 置用過布一以分母六通之加分子一共得七

又以原布分母九通之得三十分○另置原布二以分

母九通之加分子五共得三十分○又以用過布分母六

通之得三十分○內減去前六十分餘三十分為實以二分

母九相乘得四十分為法除之得一餘實二十法實實

三約之

通分

實用集卷二十六 算學 七

通分者通以分母納以分子也夫數之有盡者不必通

也若時零之不盡者使不通之則何以置位而算之

乎此通分之法由立也假如四分兩之一者則二

錢五分也此所謂數之有盡者也若三分兩之一者

三錢三分三釐以至于三三之無窮此所謂數之不

盡者也必須以分通之乃可算不然則時零之不盡

終無可置位矣

假如今有布四十五尺每尺價^{三分}問共該銀若干

答曰三十兩

法 置布以分子二同之得九十為實部以分母三

為法除之 解題曰 六釐而之不能盡故用約分之法

假如今有米三石每斗價銀七分二釐問共該若干

答曰四錢五分
法 置銀以分子二因之得二兩四錢四分為實部以分母

三為法除之

假如今有米^{六分}每斗價^{四分}錢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錢五分

法 置分子^{百之二}因之得^{六十}為實以分母^{四十分}相

乘得^{四十}為法除之

假如今有段四十五尺每尺價四兩^{三分}問該銀若

干 答曰二百一十兩

法 置每尺價^{四兩}以分母^五因之得^{二十}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以乘總段^{四十五}得^{六百三十}為實以分母

三為法除之

實用集卷二十六 算學 八

假如今有豆九石六斗^{六分}每石價銀二錢^{三分}錢

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兩二錢五分九分錢之五

法 先置每石價銀^二以三因之得^六加納子之一共

得^七另置豆^{五十九石}以六因之得^{五十七}加納子之四共

得^{五十七}以^七錢因之得^{四十}為實部以分母^{六分}因

之得^{八十}為法除之不盡之數一法實皆折半而命之

差分歌 稟分意同

差分之法併來分須要分數一分成將此一分為之實

以乘各數自均平

異乘同除歌 此法雖有明意至其與同先除後乘

異乘同除法何如 物實錢來作例推 先下原錢乘只換

却將原物法除之將錢買物互乘取百兩千斤以類推
算者留心能善用一絲一忽不差也

假如原有米五石八斗四升賣銀四兩三錢八分今只

有米一石七斗二升問該銀若干答曰一兩二

錢九分

法置今有米以原賣銀乘之得七兩五錢三為實

却以原有米為法除之

一法先用除而後乘先置原價以原米為法除之得

每石價銀五錢七分又為法以乘今米亦得

原有麥三斗五升磨麵二十五斤今欲用麵一百七十

五斤問該麥若干答曰二石四斗五升

法置原麥乘今用麵為實以磨麵為法除之

實用編卷二十六算學七 數學九

同乘異除法可議原物價相乘為實今物除實求今價

同乘異除法可議原物價相乘為實今物除實求今價

今價除實求今物

假如原有小珍珠五十顆重一兩價銀一十二兩今有

大珍珠三十顆重一兩問該銀若干答曰二十兩

法置原珠以原價乘得一百二十為實以今珠除之

異乘同乘法

假如原每人一日織錦八尺二寸五分今有五十六人

共織二十七日問織錦若干答曰一千二百四十

七丈四尺

法置人一乘日得一一千二百四十七丈四尺再

異除同除法

假如今有客一十五人住一十二日共用米三石六斗

問一客每日用米若干答曰每日二升

法置米為實○另一乘二日得十八為法除

實

同乘同除法

假如原有鵝八隻換雞二十隻每雞三十隻換鴨九十

隻每鴨六十隻換羊二隻今却有羊五隻換鵝問該

若干答曰該鵝二十隻

法用原乘同置原鵝八以乘原雞三十得二百四十

又以原鴨六十乘之得一百四十再以今有羊五乘

之得七百為實○又用除法同以所換雞二十乘

換鴨九十得一千八百再以所換羊二隻因之得三百六十

實用編卷二十六算學七 數學十

為法除實

指曰法應一除一乘多有不盡之數今變法總乘為

實總除為法此術極妙矣

九章

京按周公作算術九章章以音以十十數之終也九陽之老也十則變為一笑知此者其可以體化乎九章至勾股而止海島即勾股也今西泰利先生洞測重玄運知千機余學之未能姑錄統宗之要者為下學焉云
方田章第一 其有方田畝之形折之使方者量田方畝數可折
算畝數

丈量田地總歌二

古者量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率量一形雖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喝斜并四曲直須裨補取其方却將乘實為田積二四除之畝數彰

喬懋敬曰行弓之弊有所謂灑手法者初弓到地次
實用編卷二十六 自長七 最學 十一

弓旋轉有所謂斜便者初弓正步漸漸入斜拔必先牽繩索以取直厥後行弓以取方起止之處遇路除路遇堤除堤遇溪湖衝激之量量其勢之輕重多留一二尺以備傾伏

方自乘之積步明直田長闊互相乘勾股圭棧乘折半圓田周徑折半乘周自乘之十二約徑自乘之七五乘周徑相乘四端是碗田丘田同上乘環田內外周相併折半須將徑步乘梯斜兩頭相併折長乘便見積分明三廣倍中加二潤四端得步以長乘弧矢弦長併矢步半之又用矢相乘牛角肩田長步併折半遂將半徑乘二不等併東西步折半仍將潤步乘蛇船三潤同相併三端得步以長乘四不等田分兩段一為勾股一斜形

田形不一須推類二四除之畝數明

丈量之法以五尺為一步每步自方五尺計積二十五尺也又以五尺計之步下五寸為一分一寸為二釐積步問畝二四端除畝問積步二四乘法

假如今有方田一垓長潤各五十步問積若干

答曰積二千五百步

法置長以潤乘之得積二千五百為實以畝法二四除之

定位法先從原實首位數幾十起順下至幾步止下一位定法首十數逆數陞上至實首位合得仁順下

即是五也餘皆倣此方田斜量則直斜斜直自乘折半為實直田以潤乘長為實

假如勾股田股長六十步勾長三十二步問積若干

答曰九百六十步

法置股長以勾潤乘之得一千九折半得積生即三角也按即二圭合一也其形乃直田之半故皆用折半之法

假如圓田徑五十六步周一百六十八步問積步若干

答曰二千三百五十二步

半周半徑求積法徑折二十八步相乘得積

周求積法周自乘得二千八百八十四步相乘得積

徑求積法徑自乘得三千一百三十六步相乘得積

周徑求積法以周乘徑即得積自乘以三因數同

半周求積法以半周自乘得七千零五十六步如三

半周求積法以半周自乘得七千零五十六步如三

半徑求積法 以上六法皆合周三徑一後二術俱有不重
 徽術 容術 碗田 假如環田
 假如環田內周六十二步 外周一百一十三步
 答曰四畝六分五釐 四分步之一
 法 併內外周共一百七十五步以內周之三 乘外
 周得六〇 另以外周之一 乘內周得四 併之得
 十 却以分母二 相乘得八 為法除十 得一步二釐 併
 前共得一步二釐 折半得六分五釐 為實却以
 徑十二步 分母三 通之加分子二 共三十三 為法乘之
 得三十三 又以外分母三 除之得十一 又以外分母二 乘
 三 以法除之得四 不盡步下五釐 以法約之
 得四 步
 假如梯田上廣二十步下廣三十步中長四十五步問
 積若干 答曰一千一百二十五步
 法 置上下二廣併之得五十五 折半得二十五 以中長
 五十五 乘之得積 一法併二廣以乘長折半亦得
 二 不等田同斜田形似法同如備而比之角斜而倒
 差東南之角直其田形原有定界不能變移算中折
 法似差方直之理
 假如三廣田南廣二十六步北廣五十四步中廣一十

八步正長八十六步問積若干
 答曰二千四百九十四步
 法 倍中廣併南北二廣共一百一十六步以四端之得二
 九以長乘之得積
 又法併南北二廣折半得五十八步加中廣共五十八步以長
 乘得八千九百折半得積
 按三廣田乃二段梯田之併必共三廣相去俱停乃
 可以三廣法算或上段長下段短或下段長上段短
 並不可用三廣法當以二梯算而併之乃為無弊
 又按鼓田杖鼓田又有箭箭箭翎田亦要三廣相去
 俱停可用三廣法若不伴者亦只以二梯或二斜算
 而併之
 假如張矢田弦長四十步矢瀾八步問積若干
 答曰一百九十二步
 法 置弦矢相併得四十 折半得二十 又以矢
 之得積
 一法以弦矢相乘另以矢自乘併之折半亦得
 張矢是細半個圓田弦長矢短數虛不准
 覆月田是平半圓田數實無虛今無異法
 覆形田如二弧矢合 一重長如張矢以半瀾如矢得
 之折半以半矢乘即一弧矢
 假如牛角田外灣二十步內灣十五步徑八步問積若干
 答曰七十步
 法 置二長相併得三十五 折半得十七 以廣折半

諸物輕重數謂長短高厚方各一寸也

金重十六兩銀重十四兩五重十二兩鉛重九兩銅重七兩

鐵重六兩青石重三兩

錢鈔名數

錢鈔之法謂之文一文之上有十文十十為百文十百為千文千文為一貫五貫為一錠○一文之下亦有分釐毫絲忽之數

今有穀八百六十八石五斗掣為絕米四百一十六石

八斗八升問每穀一石掣米若干

答曰糙米四斗八升

法置糙米為實以穀數為法除之

今有粳米三百二十四石每米一石五斗換糙米一石

實用編卷三十六

算集七 數學 十七

問該糯米若干 答曰二百一十六石

法置粳米為實以每石減五為法定身除之或用

十五除亦得 還原或用加法或用乘法

今有芝蔴四百五十六石易換米豆只云芝蔴三斗換

米五斗米五斗換豆七斗問米豆各若干

答曰米七百六十石 豆一千零六十四石

法置蔴為實以半斗之得一百五十五以米半斗之得

米○若換豆就以米用五斗之仍得一百五十五以豆半斗

因之得豆

今有八色金五十兩用價銀二百兩今又欲九色金四

十兩問該銀若干 答曰銀一百八十兩

法置九色金以九因之得赤金三十兩以價因之得

七百二十為實另置八色金以八因之得赤金一百二十

法除之

今有綢一端長五丈每尺價銀二百四十文問鈔若干

答曰一十二貫

法置綢為實以每尺價為法乘之

官糧帶耗歌

官糧帶耗在其中一石例加七升同要見正米減去七

隔位除之法更陰

今有官糧二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五升每正米一石

帶耗米七升問正米耗米各若干

答曰正米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耗米一百八十石零九斗五升

法置正耗糧為實以耗米併正米共一石為法

除之得正米二千五百八十五石為實以耗因之得耗米

若要見正耗共米隔位加七即得

盤量倉窖歌

方倉長用潤相乘惟有圓倉周自衍各再以高乘見積

圓圓十二一中分尖堆法用三十六倚壁須分十八

內角聚時如九一外角三九甚分明若還方窖無圓窖

上下周方各自乘乘了另將上乘下併三為一更乘深

如三而一為方積三十六方圓積成斛法却將除見數

一升一合數皆明

古斛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為一石謂長一尺闊一尺

斛有大小尺有長短古之度量與今不同未有定則

若較今時斛法可將棹四張橫頭卧地以為井字樣
式內用今尺橫直各量一尺上下皆同四旁用物擠
住不動將米一石傾放內中米上以平為度却用尺
量高若干定為斛法除之得積米之數此乃本局斛
別處斛斗大小不同但較一石大者多若干斤小者
少若干斤如斛斗小者若以不足之數除之即得被
除之積

今有方倉方一十五尺高一十五尺問積米若干

答曰一千三百五十石

法置方自乘得二百二十五尺再以高乘之得三千三百七十五尺

為實以斛法除之

乘法定位從實首原數順數降下至尺止下一位得

術定法實是十逐上逐位陞之即得千數為實○除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貞集七 數學 十九

法定位先數原實千順降下至過法首每石二千五百

尺即止前一位得令是石逆數陞上即得一千五百

餘做此

長倉將潤乘長再以高乘得積為實以斛法除之

圓倉置周自乘以高乘之以圓法十除之得積以斛法

除之

其平地尖堆倚壁堆內角外角堆古法皆以量高而算

後樂氏不用其高假如平地尖堆只以下周十而取

一為高其倚壁堆乃尖堆之半以五除下周為高其

內角堆乃尖堆四分之一以二五除下周為高其外

堆乃尖堆四分之一以二五除下周為高

一法圓倉等五除併率數斛法總算

斛曰以圓率十二却用斛法二尺五寸乘得三十餘
除之平地尖堆并圓窖俱併斛法九十尺二五乘二
倚壁堆併斛法四十五尺二五乘十八而得

內角堆併斛法二十二尺五寸二五乘九而得

外角堆併斛法六十七尺五寸二五乘二十一

今有方窖上方六尺下方八尺深一十二尺問積米若

干 答曰二百三十六石八斗

法置上方自乘得三十六尺另置下方自乘得六十四尺又

以上方乘下方得八十八尺併三位共一百一十八尺以深乘之

得一千七百一十二尺用三除之得五百九十二尺為實以斛法除之

圓窖率三十六除之餘同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貞集七 數學 三

今有船倉南頭面廣六尺腰廣六尺五寸底廣五尺北

頭面廣七尺腰廣七尺五寸底廣六尺深二尺四寸

長九尺問積米若干 答曰五十六石一斗六升

法以南頭腰廣倍之併入面廣底廣共四尺以四

除之得六○另以北頭腰廣倍之併入面廣底廣共

八尺以四除之得二併二數共一十折半得五

深四尺乘得尺六寸以長乘得尺六寸以五為實以斛

法除之

今有蘆席二領長潤相同先以席一領作圓較之盛米

二石五斗問席二領為一圓盛米若干

答曰盛米十石

法置席自乘得四為實以較圓米為法乘之三

五六七領俱做前例自乘再比較之

今有米二十二石五斗欲用席圍盛之先以一席作圓較數盛米二石五斗問該用席若干 答曰三領

法 置總米為實以較米為法除之得領又為實以平方開之

論曰席求盛米法予以席一領且如長四尺作一圓較之四面各方一尺也若二領共長八尺作一大圓是每面方有二尺以每面計小圓二箇共該四小圓故以二席自乘得四却以一小圓米數乘之是也餘倣此

各處盛場散堆量算引法歌 每方一尺積盛四十斤長闊相乘共一遭已乘之數又乘高每方四十乘斤總三百斤歸即引包

實用編卷三十六

負集七 數學 三十一

今有鹽一堆長一丈五尺闊一丈二尺高六尺五寸問該斤引各若干

答曰四萬六千八百斤 一百五十六引

法 置長以闊乘之得十八丈又以高乘之得一千七百七十又以每尺四寸乘之得鹽重八百斤為實以每引一百斤為法除之得十六引若問包以包數除之

衡法斤秤歌

斤如求兩身加六減六留身兩見斤論錄三百八十四六十四分為一斤二十四錄為一兩三十二兩一裏為一秤斤該一十五二秤併之為一鈞四鈞之數為一石又各一駮實為真二百整斤為一引兩下別有毫釐分截兩為斤歌

一退六二五二兩退為二二五二兩退為三一八七五四二五五三二五五六三七五七四三五八五九五六二五十六二五十一六八七五十二七五十三八一二五十四八七五十五九三三七五

又截兩成斤歌

一退十五成斤以二退十四三退十三四退十二五退十一六退十七退九八退八九退七十退六十一退五十二退四十三退三十四退二十五退一

嘗見算者遇斤下帶兩用法各不相同有將兩數化為一二五者又有將兩隔位疊數而除十六加斤者俱不合式難無端除手粗算疊累之上二子為十果之下五子共有十五兩論一斤該數十六而欠一兩故曰一退十五以成一斤之數此法極敏捷餘皆倣此

實用編卷三十六

負集七 數學 三十二

但貨物用秤者不拘法實斤下有兩數切不可隔位必須挨斤之次設若五斤十二兩就以十二兩在五斤之下位算疊累之上二子累之下二子即十二兩也若兼端除為法為實說以十二兩本身累之上除去一子餘七另以下位加五即為七五然後用法乘除之即不差也如除畢斤下者有零數必須從尾位起用加六之法逐位送上加之至斤下止切不可加於斤上學者慎之

今有金一十二斤半問該兩若干 答曰二百兩 法 此是斤求兩置金為實以六為法加之或用六

乘法亦同

定位只認原斤位得十兩依次求之即得

今有銀四百三十二兩問該斤若干 答曰二十七斤

法 此是兩求斤置銀為實以截兩法通之或用十

六兩除之亦得

定位只認十兩上得斤依次陞上即得

今有猪一口因無大秤以小秤稱之不及原秤重一

斤十兩又加秤鐘一斤四兩八錢秤得六十七斤問

該公道正數若干 答曰實重一百廿斤九兩六錢

法 置原秤鐘六兩又加鐘八錢共兩八錢以共

稱猪七斤乘之得三十一斤三錢為實另以原秤鐘

六兩為法除之得五十一斤二錢六兩斤下虛數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算學 二十三

用加六法加得九兩

今有銅一千零五十六錢問該斤兩若干

答曰二斤十二兩

法 此是錢求斤兩置銅一千零五十六錢為實以錢法三百

四除之得二斤十二兩餘八錢另以四錢除之得二兩

就物抽分歌

抽分法就物中抽腳價乘他物求別用腳錢搭物價

以其為法要除周除乘便見腳之總餘者皆為主分留

算者不須求別訣只將此法記心頭

今有絲四十三斤十二兩鐵銅每尺用絲一斤與鐵五

絲四兩問各該若干

答曰鐵成絹三十五天 織工絲八斤十二兩

法 置銀四十兩不動斤下兩二化為七併共四十五

以織工絲四化為二乘之得三十斤五兩為實另將織

銅併銀織工絲共五兩為法除之得八斤四兩用

加六法加之為二十二斤二兩十錢為織工絲以減銀

餘為織銅絲三十斤每尺用絲斤即五錢或以斤通

兩算畢通斤亦得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謂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謂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謂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謂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謂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謂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算學 二十四

法 各列置象等以之併共若干為法以所分

物總乘未保者則乘各自為實以法除之得問可

得一分以乘各象

合率差分

今有官田一項三十八畝每畝料正米二斗今要七分

本色米三分折納細絲每米一石折絲一斤問各納

若干

答曰米一十九石三斗二升 絲八斤四兩四錢八分

法 置田數以正米乘得五十六斗置列二位○一位

以七乘得米數○一位以三乘得八斗以石變斤

零二八得兩錢之數

今有軍二萬五千二百名共支米麥豆三色只云四人

支米三石七人支豆八石九人支麥五石問各該若干
答曰米一萬八千九百石 麥一萬四千石

豆二萬八千八百石

法 置軍數列三位一位以三因得七萬五千
除得米一萬八千一位以五因得九千六百以四
除得麥一千九百一位以八因得二千四百以七除得
得麥一千九百一位以八因得二千四百以七除得

今有官米七十三石二斗令三等入戶出之上等二十
五戶每戶五斗中等四十戶每戶三斗下等六十戶
每戶一分問各等戶米若干
答曰上等每戶一石二斗 共三十石
中等每戶七斗二升 共二十八石八斗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率 二十五
下等每戶二斗四升 共一十四石四斗
法 置總米為實另置上等五因得一百二 中等三
因得一百下等得七三共併得三百為法除之得二
升是下等一戶所出之數三因得七升是中等一戶
所出之數五因得二升是上等一戶所出數各以戶
數乘之得各等共數

四六差分 如一等與二等共物十分一等得六分二等
得四分 二等與三等共物十分二等得六分三等
得四分

法 各以四為首用加五以求各案○首位四○
身加五得六又加五得九又加五得十三又加五
得十八○如位數多者各加五以生各案○
一法以首位為四用四歸六因以求各案○

二位者六併得十○三位者九併得十二○四位者
四六九一併得三十二○五位者五五五五併得
二十五併得五十五各併得為法除十得二
今有金四千兩分二等金戶四六納之問各該若干
答曰上等戶該二千四百兩 下戶該一千六百兩

法 置總金為實以六因得上戶以四因得下戶
今有米一千五百五十八石令甲乙丙三人四六納之
問各該若干 答曰甲七百三十八石 乙四百九
十二石 丙三百二十八石

法 置米為實列兩乙割併共得十九為法除實
得八十為一差案以乘各人乘數即出納數也
二八差分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率 二十六
法 各以二為首用四因以求各案○首位二○以
四因得八○又四因得三十二○又四因得一百二十八
又四因得五百一十二○如位數多者各以四因生各案
一法以首為二用二歸八因以求各案○

二位者二併得十○三位者三併得十二○四位者
四併得十六○五位者五併得二十○六位者六併得
二十四○七位者七併得二十八○八位者八併得
三十二○九位者九併得三十六○十位者十併得四十
○十一位者十一併得四十四○十二位者十二併得
四十八○十三位者十三併得五十六○十四位者十四
併得六十○十五位者十五併得七十二○十六位者
十六併得七十六○十七位者十七併得八十○十八
位者十八併得九十六○十九位者十九併得一百零八
○二十位者二十併得一百一十二○

三七差分
法 各以三為首就以三因或又三因再三因務求
得宜為首案却用三因以求各案
二位者三併得六○三位者三併得九○四位者三
併得十二○五位者三併得十五○六位者三併得
十八○七位者三併得二十一○八位者三併得二十四
○九位者三併得二十七○十位者三併得三十○十一
位者三併得三十三○十二位者三併得三十六○十三
位者三併得三十九○十四位者三併得四十二○十五
位者三併得四十五○十六位者三併得四十八○十七
位者三併得五十一○十八位者三併得五十四○十九
位者三併得五十七○二十位者三併得六十○

為兩象○却以九用三端七因得二○為乙象○
 却以十用三端七因得三○為甲象○三位併得
 為丁象○却以二十用三端七因得九又三因得二十
 却以三十用三端七因得十七為乙象○却以四十
 用三端七因得十三為甲象○併得五○
 五位者首位三以三因又三因再三因得八○為戊
 象○却以戊象用三端七因得十九為丁象○却以
 以丁象用三端七因得四為乙象○却以丙象
 用三端七因得二為甲象○併得四○各以副併
 為法除實得一象數以乘各象如位數多者皆以三
 實用編卷二十六 員集七 數學 二十七
 因首位用三端七因以求下位數數
 折半差分
 法以所分物折半為象○二位者併得三○三
 位者併得七○四位者併得五○五位者
 併得三○各副併為法除實
 有女子善織初日逐次日加倍第三日轉速倍增第
 四日又倍增織成絹六丈七尺五寸問各日織若干
 答曰初日織四尺五寸 次日織九尺
 第三日織一丈八尺 第四日織三丈六尺
 法置絹為實列併得五為法除實得初日織
 五十倍之得次日數再倍得第三日又倍得第四日
 遞減挨次差分

法置所分物挨次為象各列置象○三位者
 併得六○四位者併得十○五位者併得
 得五○六位者併得二十各副併為法除實
 今有金八兩一錢欲挨次造套鍾五箇問各重若干
 答曰大鍾二兩七錢 二鍾二兩一錢六分 三鍾
 一兩六錢二分 四鍾一兩八分 五鍾五錢四分
 法置金為實以五副併得二十象為法除實
 得五錢為五鍾重數自下而上各加五錢
 今有米二百四十石令甲乙丙丁戊五人分要將甲乙
 二人數與丙丁戊三人數同問各訪若干
 答曰甲六十四石 乙五十六石 丙四十八石
 丁四十石 戊三十二石
 實用編卷二十六 員集七 數學 二十八
 法置總米為實列併得五○又併甲五得九
 ○又併乙三得六減九餘三○却於前五人象內
 各增三甲得八乙得七丙得六丁得五戊得四副併
 得三象為法除實得八為一象數以乘各人後增象
 數得各人所得數
 或七人分者要將甲乙丙三人數與丁戊己庚四人
 數同者○又云三人分者要將甲得數與乙而二人
 所得數同者俱依前法算之
 今有金六十兩令甲乙丙三人休等適差五兩問各若
 干 答曰甲二十五兩 乙二十兩 丙一十五兩
 法置金六十兩減差五兩得五十五兩共五十五
 餘五兩為實以三人為法除之得丙金五兩加得

二十 為乙所得又加五為中所得

今有俸糧三百零五石令五等官依品遞差十三石分之問各若干

答曰正一品八十七石 從一品七十四石

正二品六十一石 從二品四十八石

正三品三十五石

法置五等於上又列五等減一餘四以乘五得二十

折半得一為實以每等差十五乘之得一百以減總

糧三百〇餘一百七十五却以五等除之得三十五是第五

等正三品俸糧加三十五是第四等從二品俸糧又加三十五

是正二品俸糧各品遞加

今有官米二百六十五石令三等八戶出之上等二十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學

二十九

戶每戶多中等七斗中等五十戶每戶多下等五斗

下等一百一十戶問每戶所出及逐等各若干

答曰上等每戶二石四斗 共四十八石

中等每戶一石七斗 共八十五石

下等每戶一石二斗 共一百三十二石

法置中等以每戶多下等五斗之得五斗又置上

等以每戶多中等七斗多下等五斗共一石二斗乘之得二十

併數共九十以減總米餘六十為實併三等戶

數共八十為法除實得二斗是下等一戶所出數加

五得七斗是中等一戶所出數又加七斗得四斗是上

等一戶所出數各以戶數乘之

帶分母子差分

今有馬軍七人給襌布四十八尺步軍六人給襌布九

十二尺共給布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尺問各若干

答曰馬步軍各五千六百七十人 襌布八萬六千

九百四十尺 襌布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尺

法置分母子五乘以七乘九十得六百四十〇又以

八乘四十得三百二十併之得九百三十二為法置布二萬

五千八百四十却以六人相乘得三十二而乘之得五百

四十四為實以法除之得軍數各五千六百七十以八

乘又用七端得襌布又以九千乘軍數用六端得襌

布

今有昆仲三人小弟謂長兄曰我年紀比汝四分之三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學

三十

各若干

答曰長兄九十六歲 次兄八十歲 小弟七十二歲

法置四分之二以五以母四乘子五得十二為次兄

之差〇又以母六乘子三得十為小弟之差〇又

以母四相乘得二十為長兄之差〇另以十二減去八十

餘二為法〇先置長兄差二十以八歲乘之得一百

二為實以法二除之得九十為長兄之歲〇另以次

兄差二十以八歲乘之得六十為實以法二除之得八十

為次兄之歲〇另以小弟十亦以八歲乘之得一百

為實以法二除之得七十為小弟歲數

互和減半差分

法以七九五為陽位二四六為陰位〇三位者

七併得五〇四位者二併得二〇五位者二併得二〇〇照位併而為法除實得首尾二八共數於內減多或少數餘數折半得首尾數加多或少數為首數

三位者五和首尾甲丙二人所得數折半得中乙數四位者照前得首尾甲丁二人數〇中有乙丙二人不可折半却以甲多數用三歸之得數加入丁內得兩數又加入丙內得乙數

五位者照依前得首尾甲戊二人數〇五和首尾數折半得中丙數〇又五和丙戊數折半得丁數〇又五和丙甲數折半得乙數〇如位數多者皆以空位取之併而為法除實得首尾數

實用編卷二十六

賈貫集七

數學

三十一

區價差分數

區價分身法更奇多乘高物以為實得價減總餘又列共物除餘低價知低價添多為高價各乘各物不差池學者能知此般算三四物價也相宜

今有銀二千九百二十八兩共買綾一百五十疋羅三百疋絹四百五十疋只云綾疋價比羅疋價多四錢七分羅疋價比絹疋價多一兩三錢五分問三物疋價若干

答曰綾價每疋四兩三錢二分

羅價每疋三兩八錢五分

絹價每疋二兩五錢

法列羅以多絹價乘得五兩〇又列綾以二項

多併共一兩八乘得二兩七併之得六兩七減總餘五兩二兩為實併綾羅絹共九兩為法除之得五兩每疋絹價加多一兩三得羅疋價又加多一兩得綾疋價

貴賤差分數

差分貴賤法尤精高價先乘共物情却用却錢減今數餘留為實甚分明別將二價也相減用此餘錢為法行除了光為低物價自餘高價物方成

今有米麥五百石共價銀四百零五兩七錢只云米每石價八錢六分麥每石價七錢二分五釐問米麥各若干

答曰米三百二十石 價銀二百七十五兩二錢

實用編卷二十六

賈貫集七

數學

三十一

麥一百八十石 價銀一百三十兩零五錢

法置米以米價八錢乘之得四百三減去共價餘二十四錢為實以米價內減麥價錢一錢三為法除之得麥一百八十石却以米麥五百內減麥數餘三百二為米數各以原價乘之

今有銀五十五兩五錢共買銅錫鐵八萬三千零五十兩只云銀價相微每銀一錢買銅一百三十兩每銀一錢買錫一百五十兩每銀一錢買鐵一百七十兩問三色各若干

此為三色差分

答曰銅二萬四千七百兩 價銀一十九兩

錫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兩 價銀一十八兩五錢

鐵三萬零六百兩 價銀一十八兩

法 置總銀以三歸之得一十約錫為中以每銀
買一百五乘得錫百五十七 於總物內減訖餘
另置總銀內減去五餘三 却以銅
乘之得一十 減去五餘三 為實另
銅鐵款相減餘四 為法除實得銀價八 又於三
減去一十餘九 為銅價各以每錢買數乘之
今有綾羅紗絹一百六十疋共價九十三兩錢每疋價
九錢羅每疋價七錢紗每疋價五錢絹每疋價三錢
問四色各若干 此為四色差分
答曰綾三十五疋 該銀三十一兩五錢
羅四十疋 該銀二十八兩
紗四十疋 該銀二十兩
絹四十疋 該銀一十三兩五錢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三十三
法 先置一十 以四除之得四 就定中 則二色
及價却於一十內減去共八十餘八十 又於共價
三兩內減去羅價二兩餘八十 以貴賤差
分算之 置餘八十 以綾價九乘之得七十 減去
五餘三 為實以綾價九減銷價三餘六 為法除之
得四十七 為絹數 却於八十內減絹四十五 餘
綾各以原價乘之
訣三色四色差分之法俱先定中等惟留青尾二色
以貴賤差分法算之不拘五六七八九色者依此
仙人換影歌 又曰貴賤相和
貴賤相和換影仙 賤物五乘貴價錢貴物五乘賤價比

相減餘為長法然先使總錢乘賤物後用總物乘賤
二數相減餘為實長法除之短法言貴物貴價不來短
物價分明皆得全總內減實餘為賤不遇知音不與
今有錢四千九百九十五文共買桃梨五千个以云錢
十一文買桃九个又錢四文買梨七个問桃梨各若
干
答曰桃三千二百八十五个 該錢四千零一十五文
梨一千七百一十五个 該錢九百八十五文
法 列置九千 以七乘之得六十三 先以上
五乘中 得七十 又以五乘得三十 以少減多餘
四十 為長法 若求桃數價者以中下五乘置總錢
以七乘得六十三 另置總果以四乘之得二
以減之 減四十 餘一十 為實以長法四十
除之得三十五 為短法列二位 一位以九乘得桃
八十五个 一位以十一乘得桃價四十 一於總
內減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以五乘之 又置總果以
十一乘之 二數相減餘四十五 為實仍以長法
十一除之得四 為短法列二位 一位以六乘得
梨數 一位以四乘得梨價 若求者以梨價求之
歸信點兵歌 椰子樹不知幾之法
三人同行七十稀 五樹梅花廿一枝 七子團圓正半月
除百零五便得知
今有物不知數只云三數剩二个五數剩三个七數剩

二個問共若干 答曰二十三个

法 列三五七維乘以三乘五得一十 又以七乘之

得一百為滿法數列位○另以三乘五得一十

數剩一之乘○又以三乘七得二十為五數剩一之

乘○又以五乘七得三十倍作七以三除之餘一故

用七為二數剩一之乘○其三數剩一者剩一七

四十一其五數剩三者剩一二十一剩二

其七數剩二者剩一三十五併之得二十三內減

去滿數一百又減五餘三十○維乘者四處顛倒

相乘也

少康章第四此章如前截叙之多益廣之少故曰少

實而求圖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六 數學 三十五

開平方法認商數

一百一十定無疑一千三十有零餘九十九九不離十

一萬幾為一百推得商方除倍作廉次商名隔併廣除

餘數續商隔又倍只依此法取空虛

解曰平方者乃方面自乘之積也開者以求方面之

數也一百一十定無疑者謂如積一百步可約方面

十步已無疑矣一千三十有零餘者謂積一千步可

約方面三十步有零也九十九九不離十者謂如積

九千步約方面九十步自乘九九八千一也一萬幾

為一百步自乘得一萬步也此言約物商之訣

法 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各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

起一位至常約實一十定一百下定十實上商置

一位得若干下位亦置上商名曰方法與上商相呼

除實者餘實若乃以二乘方法得十為廉法○

續商置第二位於上商之次得若干下法亦置續商

為隅法

於倍方之次共若干皆與續商相呼除實盡得平方

一而數○如不盡仍前再商之隅法者乃商尺偏方

也或數不及以法命之

何謂之命若餘實若不盡却以所商得平方數若倍

之再添一箇共得若干便商得面方多一數也因此數

不及而為之命

平圖不盡數亦做此○其立方主圖不同

若要還原如方田以面方自乘見積○若還原遇面

實而求圖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三十六

方下原有不盡數者以面方自乘保入不盡數見積

長潤相和歌 與減開平方方法同

長潤相和不識情因積步差差步和步自乘減去積

餘用開方差步名却將和步加差步折半當為長數成

要知潤步如何見長步減差潤便明

今有直田積一千九百二十步長潤相和九十二步問

長潤各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潤三十二步

法 置田積以四因之得七千六百○另以和步自

乘得八千四百減去因積餘七千四百為實以開平方

法除之得長潤相和是八十加入和步二十共一百二

折半得長內減差步二十餘得潤

又法名減縱開平方置田積為實以相和

減縱○上商三以減九步餘縱六步與上商三

三六除實八百又呼二三除六餘實六十又以上商

三再減餘縱六十仍餘縱三十○次商二又減縱二

餘縱三與次商二相呼二二除實十六盡

若先問長者仍前布列○先商長十減縱亦得

今有勾股田積九百六十步長闊相和九十二步問長

闊各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闊三十二步

法 置田積以八因之得七百二十步○另

以和步自乘得八千四百步相減餘七百二十步以平方開

之得長闊相差六十步加入和步共一百二十步折半得長

內減差步六十餘得闊

若以減縱開平方方法算置積倍之得一千九百為實

以相和九步為減縱如前商之即得

長闊相差歌 與帶無開平方方法同

長闊相差要識情積數將來以四乘差步自乘加入

開方得數以和名和步加差須折半此為長數更無容

以長減差便為闊學者留心仔細明

今有置田積一千九百二十步長闊相差二十八步問

長闊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闊三十二步

法 置積以四因之得七百六十步○另以相差八十

自乘得七千八百步加入積數共八千四百步為實以開平

方法除之得長闊相和一百二十步加入差步六十共一百

步折半得長內減相差六十餘得闊

又法名帶縱開平方置田積一千九百為實以相差

八為帶縱列於右○上商三於左○右位亦置十

於縱上共得五步皆與上商三三相呼三五除實一百

又呼三八除實四十餘實八十○另以下法初商

倍之得六加差二十共得八十○次商二於左

次○下法亦置十於倍方之次共九十步與次商

相呼二九除實一百恰盡得闊加差六十得長

如勾股田積長闊相差問答倍積用法同前

平圓法歌

平圓之法若求周十二乘積數可求求徑四因三而

開平方方法以除收

法 問外周者置積以圓法十乘得十為實以開

平方方法除之得周○若要還原如圓田以外周自乘

又以十除見積○若周下原有不盡數者以周自乘

併入不盡以十除見積○問徑者置積以四因

得得為實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徑○其圓居方四

分之三故用四因三得之○若要還原如圓田以徑

自乘併入不盡數以三因四得之見積

若問周問徑遇有餘積不盡者依開平方方法下命之

今有圓積五萬四千箇欲為平圓問徑若干

答曰徑二百六十八箇 五百三十七箇之一百七十六

法 置積數先以四因後用三得之得二千為實以

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二為方法呼二除積滿○餘積二千○就以右位
 二倍之得百為應法○次商六於左○亦置六於左
 應法四之次為隔法相呼四六除積二千○又呼六六
 除積三千餘積四百○却以右位六倍之併入應法
 共五百皆為應法○又商八於左六十之次○右位亦
 置八於應法之次共十五○皆與上商八呼除先呼
 五八除積四又呼二八除積十六又呼八八除積十六
 四餘積一百七○不盡却將所商數倍之再加一得百五
 三十命之一百七○若於總內減去一百七加上百五
 三十便商得徑二百六○所謂不及故為之命
 開平方通分法
 今有積一千五百九十步六十分開平方一面若干

實用編卷三十六
 算集七
 答曰三十九步八分步即八分七釐五毫

法置積一千五百九十步以分母六十分乘之加入分子一
 共得七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面方三百
 九為實○另以分母六十分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八為
 法除之得方面九步不盡七命之曰八分步
 今有方田一畝面方四步之八分步問強積步各若干

答曰斜弦七步方積二十四步五分
 法置四以分母八十乘之加入分子七十共得八
 十九自乘得七千九百一十另以分母分子相減餘以
 乘分子七十如故併前共得七千八百一十為實另以分母
 八十自乘得三千二百為法除之得步三十四為方積倍之

得四對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斜弦步
 但方面下有零分數求積者做此
 方圓三稜總歌
 方圓三稜求周數各減總一分明布十六乘方帶經八
 十二乘圓加經六十八三稜添經九俱用帶經開方術
 倍方不倍經開除何愁外周不知數
 還原泉法歌

四方之東添八乘十六歸除數頗明圓東外周加六處
 乘來十二法除清三角加九乘周數十八歸除不差集
 各要臨時添一數即中東積推詳數可成
 今有方箭八十一根問外周若干

實用編卷三十六
 算集七
 答曰外周三十二根

法置方箭八十一根為實於中位以八為經列於右位
 用帶經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三於左位○下法亦
 置三於右經八之上共五十五左右對呼三三除實百
 〇又左三對右八呼三八除四十二〇就以下法初商
 三信作六不倍經〇次商二於左初商三之次〇下
 法亦置三於信方之次共得十七〇左二對右七呼二
 七除實一百一十恰盡

今有方箭一東外周三十二根問總積若干
 答曰八十一根
 法置外周於左〇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八共四
 相乘得百八十二為實以方東法六十除之得十加上中

心一 共得一

凡方物乃是八箇周中包一以八端外周即為

今有圓箭一百二十七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六根

法 置圓箭減去中心餘一百二十

乘之得一百二十為實於中以經六列於右用帶

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於左○下法亦置三於

右縱六之上共六○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又呼

三六除實八○餘以右位初商三倍作六不信縱

○次商六於初商三之次○下法亦置六於倍方之

次共七十○左六對右七呼六七除實二十○又左

對右二呼二六除實二十恰盡

今有圓箭一東外周三十六根問總積若干

答曰一百二十七根

法 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六共

二相乘得一十五為實以圓東法十除之得一百

六加中心

凡圓物乃是六箇周中包一六端外周即知層數

今有三稜物九十一箇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六箇

法 置三稜物減去中心餘九十以

十乘之得一千九百為實○以九為縱列於右用帶

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於左○下法亦置三於

右縱九之上共三十○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又

呼三九除實一百餘實四十○另以下法初商三於

作六不信縱共六十○次商六於左初商三之次○

下法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以左六對右七

呼六七除實四十○又左六對右五呼五六除實三十

恰盡

今有三稜物外周三十六箇問總積若干

答曰九十一箇

法 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九共

五相乘得一百五十為實以東法十除之得十五加中心

凡三稜物乃是九箇周中包一以九端外周即知

層數也

假如方箭積六十四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二十八根

法 置方箭積六十四根問外周若干

一面方八却減去一根得七根以四因得外周二十

若前方箭積八十一根却減去一根得八十根以四因得外周三十

開平方法除之得一面方九却減去一根得八根以四因得外周三十

四因得外周三十亦得

面方八數為半乃八八六十四也

此法不論雙層單層皆可用捷徑無差

開立方法歌

自乘再乘除實積三箇初商方另列次商遍乘各為廉

方法乘廉除次積次商自耳乘名隅依數除積方了畢
初次三因又為方三因偏乘做此的

認商歌

一千商十定無疑三萬總為三十餘九千九萬不離十
百萬方為一百推

解曰謂如積一千步約商一十步又如積三萬就約
商三十步又如積九十九萬步就約商九十步如積
一百萬步可約商一百步乃自乘再乘之積而求原
數也此謂有實無法故曰約之

商一步 積一步起至七步止皆商一步

商二步 積八步起至二十六步止

商三六 積二十七步起至六十三步止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四十三

商四步 積六十四步 至一百二十四步

商五步 積一百二十五步 至二百一十五步

商六步 積二百一十六步 至三百四十二步

商七步 積三百四十三步 至五百一十一步

商八步 積五百一十二步 至七百二十八步

商九步 積七百二十九步 至九百九十九步

商十步 積一千步 至七千步

商二十步 積八千步 至二萬六千步

商三十步 積二萬七千步 至六萬步

商四十步 積六萬四千步 至一十二萬

商五十步 積一十二萬五千步 至二十一萬

商六十步 積二十一萬六千步 至三十四萬

商七十步 積三十四萬三千步 至五十一萬

商八十步 積五十一萬二千步 至九十九萬

商九十步 積七十二萬九千步 至九十九萬

商一百步 積一百萬步 至七百萬步

已上皆言初商首位之積以所商自乘再乘之數
次商用法不同

法曰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
位至前帶約實千至九百餘萬便定實上商置第一
位得下法亦置初商若自乘再乘得若除實訖餘
實若却以三乘下法初商若得若為方法列位○次
商置第一位於初商之次得若下法亦置次商若於
初商之次共得若就以次商若過乘得若為應法再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四十四

以方法乘廉得若除實訖餘實若却以次商若自乘
再乘得若若為應法除實盡得立方面數○若有不
盡數仍前再商之或有不盡數以法命之何謂之命

若餘實若千不盡却以所商得立方數若自乘得若
又以三因之得若若以所商得立方數若用三因之
得若再添自共得若便商得多一立方數也因此不
及而為之命 立圓法遇有不盡者亦做此

若要還原以立方面自乘再乘見積○若還原遇立
方原有不盡數者以立方面自乘再乘併入不盡數

見積

立圓法歌

立圓問徑法何如十六乘積九歸除除此數當為實

立方開見更何如。三圖若問周圓數四十八乘積

來為實積用開立。即見周圓數不虛。

法 外周者置積千以八十乘之得千為實以開立

方法除之得周若還原以周自乘再乘以四十除

之見積。○問徑置積千以十乘之得千又用九除之

得千為實以開立方除之得徑。○若要還原以徑

自乘再乘以九。○問六十除之見積。○周徑下原有不盡

者或周徑自乘再乘併入不盡數周以八十除。○徑

以九。○問六十除之見積。

若問周圓徑遇有餘積不盡者休開立方下令之

米求倉窖盛貯歌 每石斛法二又五寸

米求倉窖要知源斛法先除米數全。若要圓倉乘十二。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聖五

方窖三圓米數狀三十六乘圓窖米各為實積定無纖

却用立方開見約方求長。湖約為光圓數求周為約數

各將約數自乘為乘乘為法除實積便見高深法更玄

今有米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二斗欲為方倉盛之問長

湖高各若干

答曰長二十八尺。湖一十八尺。高一十二尺

法 置米數以斛法二尺乘之得六十八尺。為實以

開立方約之得湖。八尺。便約長八尺。却以長湖相乘

得五百。為法除實得高

今有米七百零五石六斗欲作圓倉盛之問周圓及高

各若干 答曰周四十二尺。高一十二尺

法 置米數以斛法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二尺。再

以圓法十

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二尺。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周四十二尺

自乘得六千七百一十二尺。為法除實得高

今有米五百一十七石二斗欲作方窖盛之問上下方

及深各若干

答曰上方九尺。下方一十二尺。深一十三尺

法 置米數以斛法乘之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又以三

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上方九尺。便約下

方一十二尺。却以上方自乘得一百四十四尺。以下方自乘得一百

四十四尺。又以上方乘下方一十二尺。得一百四十四尺。併三位共

五百一十七尺。為法除實得深

今有米七十七石二斗欲作圓窖盛之問上下周及深

若干 答曰上方一十四尺。下方一十八尺。深九尺

法 置米數以斛法乘之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再以圓率六

乘之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上方一十四尺。便約下

方一十八尺。又以上方自乘得一百九十六尺。以下方自乘得三百

二十四尺。又以上方乘下方一十八尺。得三百二十四尺。併三位共

一千四百三十三尺。為法除實得深

商功第五 凡地之實以算高深之法也。凡地之實以算高深之法也。凡地之實以算高深之法也。

商功歌 即修築

商功須要門工程。長湖相乘深又乘。乘此數求以為寬。

每日工程為法行。唯以築城別一樣。上下將來折半。

高以乘之長又續。以為城積甚分明。五因其積三而一。

此是堅求壞法。行實地田。因為壞積法中。仍用五端。

穿地四尺 為壞五尺 為堅三尺 壞虛土也 堅實土也
 穿地 求壞 求堅 皆四端之
 壞地 求穿 求堅 皆五端之
 堅地 求穿 求壞 皆三端之
 城垣堤溝求積併上下廣折半以高深乘之又以長乘之得積
 方臺求積上方自乘下方自乘方以上下方相乘併之又以高乘再以三端之 如方臺 萬壹 倍上長加下長以上廣乘之又倍下長加上長以下廣乘併二數以高乘又以六端之
 圓臺求積上周自乘下周自乘上下周相乘併之又以高乘再用三十六除 如圓臺 圓錐 下周自乘又以上高乘再用三十六除 如尖錐
 方錐求積下方自乘以高乘之又三端之 如圭形 下方 圓壩壩求積以周自乘又以高乘用十二除之 如圓倉 圓柱
 萬壹倍下長加上長以廣乘之又以高乘用六端之 如屋脊 上斜 下平
 羨除併三廣以深乘之用六端之上平下尖高倍上長假如今有堅地積七千五百尺問穿地壞土各若干 答曰穿地一萬尺 壞土一萬二千五百尺
 法 置地積以五圓三端之為壞土積另置壞積以四圓五端之得穿地積
 今有開河長七千五百五十尺上廣五十四尺下廣四

十尺深一十二尺每日工開三百尺問用工若干 答曰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四工
 法 併上下廣折半得八尺以深一十乘之得五百尺又以長乘之得積八百二十五尺為實以每工一百尺為法除之
 今有穿梁上廣二丈四尺下廣二丈一尺深九尺長三百八十四尺每用人工一十二名日開積六百尺問該人工若干 答曰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名
 法 併兩廣共得四十五尺折半得二十二尺以深九乘之得二百零二尺又以長乘之得七千七百七十七尺為積又以人工一十二名乘之得一千一百三十三萬為實却以六百尺為法除之
 法除之
 今有開塹上廣七尺下廣九尺深四尺長一千八百尺每人日穿一百四十尺今用人工二百名問幾日畢 答曰二日開畢
 法 併上下廣折半得八尺以深四乘之得三十二尺又以長乘之得五百七十六尺為實另置二百以每人日穿一百四十尺為法除之
 築臺歌
 築臺丈尺要推詳上長倍之下下長上廣乘之別列位另倍下長加上長仍以下廣乘見數三數共併積積原高乘併積為實六端實數積如常
 築堤歌

基堤之法最難疏東高倍之加西高上下廣併乘折半
西高另倍加東高上下廣併仍乘折一折數併共相交
却用原長乘為實五端其實積無訛。

批土計方歌 每一方長闊各一丈高一尺

東西併折半南北亦如斯五乘為實倍深數再乘之
今有田內開土挑泥填基東六丈五尺西七丈五尺南

八丈北九丈深二尺問取泥該方數若干

答曰一百一十九方

法 置東六丈併西七丈共一十折半得七丈又以南

八併北九丈共一十折半得五丈五尺又相乘得五十九

深二乘之

均輸章第六 均平也輸運也以其數多寡通運遠近而

求數多少而

均輸歌

均輸只要一般般不許虧民及損官勞費程途知遠近
分毫依法要詳端行道駕船皆一體負挑車載重輕看

今有銀三十二兩八錢買黃白蠟各要均平黃蠟每

三斤價銀四錢白蠟每斤價銀五錢問各若干

答曰各三十六斤黃蠟該銀四兩八錢

白蠟該銀一十八兩

法 置總銀以黃蠟三斤乘之得六十八兩為實另置

黃蠟三斤以白蠟價銀乘之併黃蠟價銀共得六十八兩

法除之得黃白各三十六斤就以白蠟三斤以每斤

錢米之得價八兩再置黃蠟三斤以價銀乘之得一

四兩又以蠟三斤為法除之得價八錢

今有甲乙丙三人以田多寡應當一年差役甲田三十

五畝乙田二十五畝丙田二十畝問各該值月若干

答曰甲該五箇月零七日止乙該三箇月二十二

日止丙該三箇月

法 置一年計三十六為實併甲乙丙三田共八十

為法除之每畝得值月三以乘各人田數

今有中式舉人一百名第一名官給銀一百兩自第二

名以下按次各減五錢問該銀若干

答曰七千五百二十五兩

法 置一百減去第一餘九十九以五錢乘之得九百

錢以減一百餘八百錢為第一百末名之數併入第

一給一百共一百五十錢以乘一百得一萬五千折半

今有錢一文日增一倍倍至三十日問該若干

答曰十億零七千三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廿四文

法 置錢文以十度八因即得一度八因乃三十三

日一法以五度六十乘亦得一度八因乃三十三

日又法以三度三十乘得數自乘亦得三十三

日數又法以十度者以六十四乘五次餘做此

今有人車不知其數凡三人共車二車空二人共車九

人步行問人車各若干

答曰一十五車三十九人

法 置人以三乘之得六加九得車一十又以二乘

車得三加九得人數

今有圍兵二萬三千四百人以布圍之各相去五步今圍內縮除一十六里九十步而止問圍兵各相去若干
答曰四步七分五釐

法置兵數以五乘之得七十一萬另以六里以三百六十通之得五十七步加零九十共五十八步以減上數餘一千一百五十步以圍兵二千三百為法除之今有夏稅麥二百七十四石三限僅徵初限五分六月完中限三分半七月完末限一分半八月完問各限該徵若干

答曰初限一百三十七石 中限九十五石九斗 末限四十一石一斗

法列置麥數三位一位以五乘為初限數二位以五乘為中限數三位以五乘為末限數

盈胸章第七 盈多也胸少也此限有餘不足以求隱有餘少則不足無可考電故以有餘不足為限

盈胸歌 算家欲知盈不足兩家互乘併為物併盈不足為人實分率相減餘為法除物實為物併盈不足為人實

法置所出率與盈不足出率又盈不足法置所出率併之共千為物實另併餘不足共千為人實置所出率相減餘千為法除人實得人數除物實得物價又法併盈不足為人實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實得人數却以出率乘人數得千減盈增不足即得物價

足即得物價

若人分物者却是增盈減不足即得物數也其盈胸互乘出率併為物實又併盈胸為人實或併盈胸為人實俱出率相減餘為法也其理則一作法之意也

今有人買物每人出銀五兩盈六兩每人出銀三兩不足四兩問人物價各若干
答曰五人 物價銀一十九兩

法先以出而五互乘不足而四得二十次以出而五乘盈六得三十併二位共八十為物實另併盈而不足而共五十為入實却以出而內減出而餘而為法除人實得五為入數除物實得九為物價

此是盈胸互乘出率併為實又併盈納為人實者今有人分物每人分一十二箇盈一十二箇每人分一十四箇不足六箇問人數及物若干
答曰九人 物一百二十箇

法併盈不足共八十為入實以分四十減分十二餘二為法除人實得八却以分四十乘人數得二百六箇內減去不足箇餘一箇是物數

或置八以分二十乘之得一百內增二十亦得物數合問此是併盈胸為人實出率相減餘為法除人實得物價又法併盈不足為人實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實得人數却以出率乘人數得千減盈增不足即得物價

兩盈而不足歌 兩盈出率互相乘減少利是物情兩盈相減遺入實出率相減法之名法除物情是物價法除人實人數補

出率相減法之名法除物情是物價法除人實人數補

若問算中兩不足與盈法例一般行

今有人買牛每人出銀五兩不足四兩每人出五兩四錢不足二兩問人數物價各若干

答曰五人 物價銀二十九兩

法 先以出五互乘不足二得十兩次以出五互乘不足得二十二數相減餘一十一為物價

以不足而減不足二餘二為入實又以出五內減出五餘餘為法除物實得物價就以法除除入實得

人數

今有井不知深先將繩摺作三條入井汲水絕長四尺後將繩摺作四條入井亦長一尺問井深及繩長各若干

實問篇卷三十六

算學

五十三

答曰井深八尺 繩長三丈六尺

法 兩盈置長八尺以三通之得二十又置長八尺以四通之得二十各列置位先以三乘之得二十又

互乘長二尺得八尺二數相減餘六尺為繩實却以三條相減餘一為法除繩實得繩長另以前通兩盈數相減餘八為井實仍法除之得井深數

盈適足不足適足歌

盈與適足數相乘乘數將來為物情盈數自稱為入實二位各列要分明出率相減餘為法法除物實物價真

法 盈適足者置兩出率于上以盈與適足于下或以盈數互乘適足出率得若干為物實另以盈數為人

以盈數互乘適足出率得若干為物實另以盈數為人

以盈數互乘適足出率得若干為物實另以盈數為人

實父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入實得入除物實得物

一法以盈數為人實另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入實得人數于却以適足數乘之得物數

今有米換布七尺多四斗換九尺適足問米布價各若干

答曰米一石八斗 布尺價米二斗

法 盈盈適足以多四為實另以九減七餘二為法除實得尺價米二斗却以適足九尺乘之得總米

方程章第八方正也經數也以諸物總併為問若繁打列或換益加減同其正負通五通乘求其有等以少減多或物為法除價者為實法實相得一價以推其餘若繁推之

世入欲要識方程物價俱為左右陳右上下法乘左中下

實問篇卷三十六

算學

五十四

次將左上方行乘中間相減餘為法下位相減餘實積

法除實為右中價得價須將右中乘右下方內減去積餘為實數甚分明右上方為法除下實便為上價細推為

今有馬三匹半二頭共價銀一百一十四兩又馬四匹半五頭共價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問馬牛價各若干

答曰馬每匹價三十五兩 牛每頭價四兩五錢

法 列所問數

右上方三為法左中半乘得八

下價一兩一得四兩五

左上方四為法左中半乘得二十

下價二兩二得四兩五

先以右行三為法遍乘左行中半得五十

又法乘左行下價二兩六十錢得四兩八十錢却以左
 行馬為法復乘右行中半得八減左行乘得半
 餘七為法又以上乘右下價一兩一錢得四兩
 減左行乘價四兩八十錢餘三十錢為實以法七除之
 得牛一價四兩一錢却以右行中半乘之得九錢以減右行
 下價一兩一錢餘一兩一錢為實以右行馬為法除之得
 馬一價三兩一錢
 今有綾三尺綳四尺共價四錢八分又綾七尺綳二尺
 共價六錢八分問綾絹各價若干
 答曰綾每尺價八分 絹每尺價六分 法同前
 三色方程歌
 三色方程法更奇物價三行左作基左右互乘須減盡
 中下價餘左位宜又列二行仍乘減中中左中減無餘
 下餘為法價餘實法實相除下價知
 此三色方程已後內中或有正負同異加減者
 今有硯三箇墨五匣筆九枝共價八錢一分又硯四箇
 墨六匣筆七枝共價八錢九分又硯五箇墨七匣筆
 八枝共價一兩零六分問硯墨筆各若干
 答曰硯每箇八分 墨每匣六分 筆每枝三分
 法列所問數
 右硯三為法先乘墨五得二筆九得三十
 價八錢得三兩二錢四分
 中硯四得二十墨六得八十筆七得二十

價八錢得二兩二錢七分二
 左硯五得一十墨七得二十筆八得二十
 價六分零得三兩一錢八分
 先以右行硯三為法過乘左二行得數却以中行硯
 遍乘右行墨得數五錢五分得三兩二錢四分與中行對
 減餘五錢五分另列右位又以左行硯五為法過乘
 右行墨得數五錢五分得三兩二錢四分與左行對
 減餘五錢五分另列左位
 右墨二筆五得十
 價五錢得二兩二錢七分二
 左墨四筆一得二十
 價一兩一錢得四兩一錢七分
 以右行墨為法過乘左行筆列左位復以左行墨為
 法過乘右行筆得數列右位却以左右對減無餘得
 筆一枝為法又以餘價得數相減餘五錢為實以法
 除實得筆價每枝五分就以前筆價乘後右餘筆五得
 五分以減右行餘價五分餘一錢以右行餘墨二為法
 除之得墨價每匣六分於前右行原價八錢內減原筆
 九價二錢五分原墨五價三錢四分餘一錢為實以前右原硯
 為法除之得硯價每箇八分
 今有馬一匹驢二匹驢三匹皆載四石二斗至坡皆不
 能上馬借驢一匹驢借驢一匹驢借馬一匹方遇其
 坡問三等力各若干
 答曰馬二石四斗 驢一石八斗 驢六斗
 法列所問數

術從來有見成

勾弦求股要推詳各自乘來各一積以少減多餘作實
實求股數要開方弦股求勾皆一例算師熟記其相忘
勾股求弦

法 置勾自乘股自乘併二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預數○其勾自乘股自乘二數併之合弦自乘數故
用開平方法除之即得弦數也
勾弦求股

法 置弦自乘內減勾自乘餘以開方除之得股長
數○其弦自乘數內有一勾自乘一股自乘今去勾
自乘數餘是股自乘數以開平方除得股長數
股弦求勾

實用編卷二十六 具集七 數學 五九

法 置弦自乘內減股自乘餘以開方除之得勾闊
數○其弦自乘有一勾一股自乘數今減去股自乘
數餘是勾自乘數故用開平方除之得勾闊數
勾股容方圖歌

勾股容方法最良以勾乘股實相當併之勾股數為法
以法除實便知方

勾股容圖法可知勾弦股數併為奇三數併來為法則
勾股相乘倍實宜法除倍實為圓數算者詳之不用謬
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問中容方面徑若干

答曰中容方面徑一十五尺有奇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一百二十七為實另以勾二十七併股
三十三共六十三為法除之得中容方面徑五尺不盡三

尺即八寸

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弦四十五尺問中容圖
徑若干 答曰中容圖徑一十八尺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一百二十七為實以勾股併得六十三為實
併勾股弦數共一百一十為法除實得中容圖徑
今有勾股王一塊長一尺二寸闊六寸欲截角為方取
印一顆問方面若干 答曰四寸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七十二為實以勾股相併得三十為
法除之
若以圓徑十八尺用一尺二寸端除得方徑十五尺
若以方徑十五尺用一尺二寸乘之得圓徑十八尺
較求勾股弦歌 較是也 是股弦相乘勾股相乘

實用編卷二十六 具集七 數學 五九

股較求股勾自乘股較自乘減勾自乘餘為實數
股較倍之為法行法實相除為股數勾較求勾一橫成
弦較求弦勾自乘弦較除之為實情仍加弦較須折半
就得弦長數即成

今有勾闊二十七尺只云弦多股九步問股弦各若干
答曰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自乘得八十一另以弦多股為股較自乘
得八十二位相減餘六十四為實倍較九得十八為
法除之得股長加較得弦長

此是股較求股即股弦相差
一法名弦較求弦置勾自乘得七十二以弦較為法除
之得股弦和八十二仍加弦較得九十六折半得弦長內

減較得股長亦同

今有段二莖生池中。註根抄齊出水三尺引葭一莖斜去至岸九尺。與水適平。問水深若干。

答曰水深一丈二尺。

法 置去岸九尺為勾。自乘得八十一。以出水三尺為股。較自乘得九。以減八十。餘七。為實。以較三。倍作六。為法。除之。得水深。蓋水深如股。出水三尺為較。葭至岸如弦。此股較求股法也。

今有立木不知其高。索不知其長。垂索垂地二尺。引索去木八尺。其索斜挂地。通置問木高索長各若干。

答曰木高一丈五尺。索長一丈七尺。

法 置去木八尺為勾。自乘得六十四。以垂地二尺為股。較

實用編卷二十六

真集七

數學

卷二十一

字一

自乘得六十四。以減六十。餘八。為實。以較二。倍作四。為法。除之。得木高一丈。如股加較二。得索長一丈。如故

此股較求股法也。若以弦較求弦法。置去木為勾。自乘得六十。為實。以

垂地如弦較為法。除之。得三。加弦較二。共得四。三十

折半得索長。將弦內減去。較得木高。即股。

今有墻高一丈。斜倚二木。於上木杪與墻頭齊。其木根

抵地。却將木一根平卧於地。其木杪抵墻脚。此木根

則過斜木根一尺。問木長併去墻若干。

答曰木長五丈零五寸。去墻四丈九尺五寸。

法 以墻高為勾。自乘得一百。以過斜木根一尺為弦

較。除之。如故。一百加較一。共得一百零一。折半得木長

如弦減過斜木一餘。如股至墻五尺九寸。此弦較求弦股法也。

今有戶高多廣六尺八寸。兩隅斜去十尺。問高廣若干。

答曰高九尺六寸。廣二尺八寸。

法 置兩隅斜如弦。自乘得一百。另以高多廣為勾。股較自乘得二。寸四分。二位相減。餘七。寸三分。加入斜自乘得一百。共一。百五十三。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相和。一。丈二。加入差八寸。共得一。丈九。折半得高。內減差。餘得廣。

股別勾弦歌 即勾別股 股別勾弦歌 即勾別股

股別勾弦股自乘。勾弦自乘減股實。折半留為勾實。積

勾弦為法。最公平。法。除勾積。為勾數。勾別股弦依此。行

實用編卷二十六

真集七

數學

卷二十一

字一

今有竹高一丈。為風所折。仆地。稍尖去根三尺。問折處

高若干。答曰高四尺五寸五分。

法 置去地如勾。自乘得九。另以竹高如股。弦和為法。除之。得八。以減股弦和。文。餘一。寸。折半得四。尺五。分。即

是折處高。股也。

今有股長三十六步。只云勾弦相和七十二步。問勾弦

若干。答曰勾二十七步。弦四十五步。

法 置股自乘得一千二百。另以勾弦和自乘得五

十四。八。二位相減。餘八十八。步。折半得四十四。步。為

實。以勾弦和為法。除之。得勾。以減勾弦和。餘得弦。

一。法。以股自乘得九十六。步。為實。以勾弦和為法。除

之。得勾。弦相差八步。仍加和共九十。步。折半得弦內減

差餘是勾 此乃勾弦和

今有勾闊二十七步只云股弦相和八十一步問股弦

若干 答曰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自乘得七^百二^另以股弦和自乘得六^千一^步二^位相減餘三^千二^步折半得一^千六^百為實

以股弦和為法除之得股長以減股弦和餘是弦

今有弦長四十五步只云勾股相和六十三步問勾股

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股三十六步

法 置弦自乘得二^千五^百二^另以勾股和自乘得三^千九^百六^十二^位相減餘四^千九^百再減弦自乘得二^千五^百餘一^步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相差九^步加入

相和六^十共一^百一^十折半得股內減去差餘得勾

實用編卷二十六 集七 數學 六十三

此是勾股相和

勾弦較股較較歌 此是勾弦及股弦差

勾弦較股法尤精勾乘股較二來同平方開見弦和數

和勾較股分明股較和勾可見算師熟記看實底

今將弦比勾餘四尺後將弦比股餘二尺問勾弦股各

若干 答曰勾六尺股八尺弦一丈

法 以勾較乘股較得八^倍之得六^尺為實以開平

方法除之得四^尺加入股較得勾^六尺以四^尺加入勾較得

股又加入股較得弦

今有直田不知長闊只云隅斜比長多二步又云斜比

闊多九步問長闊及斜各若干

答曰長一十五步 闊八步 斜一十七步

法 以井徑除目入餘六十與木高五十相乘得二

千一百為容方積以餘勾六十為法除之

今有邑不知大小四面居中開門西門外三十步有木

一根出南門外七百五十步見木問邑方若干

法 置勾弦較以股弦較乘之得八^十以二^因之得

六^十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弦和六^十加入勾較得

法 置勾弦較以股弦較乘之得八^十以二^因之得

六^十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弦和六^十加入勾較得

股長另以弦和六^十加股較得闊八^步再加勾較得

斜弦

今有勾弦和七十二步股弦和八十一步問勾股弦各

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弦和以股弦和相乘得三^千八^百倍之得

一^萬一^千六^百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弦和一

步八^十以減股弦和餘得勾又置一^百零一^步內減勾弦和

餘得股又置一^百零一^步以減勾七^十步減股六^十步餘得弦

此是勾弦和又股弦和

實用編卷二十六 集七 數學 六十四

今有直田積一百二十步廣不及縱七步問廣若干

答曰廣八步

法 置田積以四^因之得四^百以較自乘得四^十相

併得五^十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和三十^步加較

共得三^十折半得股長一^十步內減較得廣

今有井不知其深井徑五尺直立木五尺於井上從木

末望井底人目入徑四寸問井深若干

答曰井深五丈七尺五寸

法 以井徑除目入餘六十與木高五十相乘得二

千一百為容方積以餘勾六十為法除之

今有邑不知大小四面居中開門西門外三十步有木

一根出南門外七百五十步見木問邑方若干

法 置勾弦較以股弦較乘之得八^十以二^因之得

六^十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弦和六^十加入勾較得

股長另以弦和六^十加股較得闊八^步再加勾較得

斜弦

答曰邑方三百步

法出西門為餘勾出南門為餘股相乘得二千五百步以平方開之得一百五十為半邑之方倍之為全邑方也

即勾股容方

今有邑方二百步四面居中開門東門外一十五步有木一株剛出南門若干

答曰六百六十六步六分步之一

法半邑方為容方一百步自乘得一萬步為實以東門外步為餘勾為法除之

此是容方與餘勾求餘股

度影量竿法

實用編卷二十六

真集七 彙舉 古五

假有立木不知高日影在地長五丈隨立一竿長一丈在邊影長一丈二尺五寸問立木高若干

答曰木高四丈

法置立木影長為實以竿影長為法除之

遠望木竿歌

望木須知立表竿表雖木廣幾多寬遠行表後參昨望望表斜平加一竿表數減除人目數餘表乘遠齊相看退行之數為法則法實相除加一竿

假有木不知高從木脚量遠二十五尺立一丈表竿表後退行五尺用窺穴望表與不斜平其人窺穴高四尺問木高若干

答曰木高四丈

法以表高減去人目穴餘以乘表竿去木

遠五尺得一百五十為實以退行五尺為法除之得三十加表高得木高

解曰此股較求高也木高如股是上端

目四餘六尺是餘股木至表末如勾五尺表後退行五尺是餘勾木頂斜至表末如弦表末斜至人目是餘弦

弦之內外分二段勾股其勾中容橫股中容直二積皆同各一百五以餘勾五尺除橫積一百得積外之股

即木上三十加表高十尺即木高四十尺以餘股六尺除直

積一百得積外之勾二十五尺古人以題易各耳

今較還原法置弦內外二勾股木高四尺內除人目

餘股各六尺為長以退五尺加退後五尺共三十尺為

闊相乘得方積八十尺今復將弦內外二股各長十三尺二勾各闊五尺相乘得方積七十五尺以下勾直

長三十尺闊六尺乘之得直積一百五十尺又以右邊股直三十尺以闊六尺乘之得直積一百五十尺以餘勾五尺乘餘股六尺

得積三十四尺共亦得八千零較之以合前數而不差也以上通望木竿是一表望木也

今立表三尺六寸退行二尺又立表三尺八寸目望其高

處二表俱與參合自前表相去二丈五尺問高若干

答曰高一丈一尺一寸

法置遠五尺加入退行共七尺以二表相減餘六尺乘之得八寸六分為實却以退行五尺為法除之得八寸加入後表三寸得高

若係前法置前表^三尺減去後表^二尺即是人目數餘
十六以乘遠去^二尺得^五尺為實以退行為法除之得
五尺加入前表^三尺得高
今立表三尺退行一尺八寸又立表^三尺人目望其二
表俱對遠處參合問遠若干

答曰十尺零八寸

法此勾較求遠也置後表以退行乘之得^{十六}分
為實却以二表相減餘^{十六}為法除之得後表相去之
遠

若置前表以退行乘之得^五尺為實却以二表相減
餘^{十六}為法除之得^九尺為前表相去之遠也

窺望海島歌
實用編卷三十六

實集七

數學

六十七

望島知高法術奇立表二表並高低表間尺數乘高數
以作實情更不疑二表退行相減較餘為法以除之

更將一表相加俾海島巔高盡可知另置表間之尺數
以乘前表退行宜前法除之知隔水程遠近不差池
假如隔水望木有竿不知高立二表各長一丈前後參
直相去一十五尺從前表退行五尺人目四尺窺望
表與竿齊平復從後表退行八尺窺望亦與竿齊平

問竿高隔水各若干
答曰竿高四丈隔水廣二丈五尺

置表高^八尺減人目^六尺以相去^二尺乘之得
八十為實另以前表退行^五尺減去後表退行^八尺餘^三尺
為法除實得^{三十}加表高^{八十}得竿高^{四十}另置相去

一尺以前表退行乘之得^{七十}仍以前法^三尺除之得
隔水廣

解曰此以重差為術其前表去木遠乃小股中容積
一眼後表去木遠乃大股中容積一眼以小容積減
大容積其餘不盡者乃前後表兩界之中名表間程

所以古人以表高減人目^四餘^六尺乘為實以小餘股
五減大餘股^八餘^三尺為法除實得弦外之高即木上
節^{三十}加表高^{八十}得木高^{四十}○本是以太小容積
相減餘為實以大小餘股相減餘為法除實得弦外
之高加表高^{八十}為木高也

今有海島不知其高遠立表竿三丈退行六十丈又立
短表三尺八尺望其二表俱與島峯參合後却退行

實用編卷三十六

實集七

六十八

五百丈又立表三丈退行六十二丈又立表三尺八
目望其二表俱與島峯參合問海島高遠各若干

答曰島高三里一百三十八丈島遠八十三里六丈

法置表高^三尺減去短表^三尺即是人目數也餘^二尺
以表間相去^{五百}乘之得^{一千三百}為實另置後表
退行^{六十}尺減去前表退行^{六十二}尺餘^二尺為法除之得^百

五丈加入表高^{十六}尺以里法^十丈八為法除之
得島高^〇又置表間相去^{五百}以前表退行乘之得
三萬為實亦以所餘為法除之得^{一千五}以里法除
之得島遠

每一里三百六十步計一百八十丈約人行一千步
唐順之勾股測望論曰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

矩而日月運行胞胸遠近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歲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早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數目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主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犬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固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主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同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

竇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立法也又勾股容方圖論曰凡時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圖準之於方不齊之圖準於齊之方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準方均齊無較之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處則勾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股為總一應得十為長之數得潤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潤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為股積小半為勾積其始橫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漸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潤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為潤則漸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橫列正相及此變長為潤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自用勾股自乘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為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橫故其數少圓備強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強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

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強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強和較加一強和較則六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股勾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強得七恰少一強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強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積則宜用勾股併為應而除去半強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強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併為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應而以全強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強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強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參五參五起於奇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五則勾股幕倍之即得強幕蓋兩勾股積而成強積至於勾股幕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強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強幕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為一正方而得強積蓋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湊此補狹為方之法也

程大位方圖論曰世之習算者咸以方五斜七圓三徑一為准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圓三有奇故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為一定之法有割圓失強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為一定之法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為強實平方開之此施之於長直方則可若一整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

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算矣割圓之法求矢求弦固是至於求強背則思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者例之中心割開矢淵五寸自乘得二十五寸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為半背強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圓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圓三有奇奇數則不能盡矣以是知強背之說猶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密率徑七則圓二十二微率徑五十則圓一百五十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為方以方為圓非不可但其還原與數不合數多則散漫難收故算曆者止用徑一圓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圓三立法則其數似猶未精然郭守敬之曆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為度秒以下皆不歸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况所謂黃赤道強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圓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就行之日久安保其不差也竊嘗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法地靜而有質故可以象數求之圖象法天動而無形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圖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合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歷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余固論方圓之法而得者其理如此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休寧 戴任 校正

黃梅 瞿九思 編次

盱眙 姚允恭

諸儒語錄

維皇降衷各有恆性人生夢夢或爽厥初天不能諄諄命之乃生先覺詔之以言君子之立言奉天心也

國初風氣肇開能言之士益寡

皇祖召儒生而問之曰昔仲尼孟軻之在世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恭拳導人爲善不獨導人而又周遊諸侯

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導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奈

實用編卷二十七

貞集八

何達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蓋當時

需儒之殷如此士生不諱之朝代鳴斯道之興至于今

書滿家言滿天下矣雖然道不可言言不可易即言誠

當矣聽者耳聲逐響迷失本真歧分派別至於誤天下

而不覺故君子慎焉寧平無奇聲典與新率其大中正

者出之爲天下則而猶恐執者失之也夫言豈可執

哉或異代而變或易地而變或易人而變或有所因而

通之或有所及而成之道則一言則萬言則顯道則隱

不執則一言一藥執之則一言一病是在神聽之而已

應京不敏亦嘗奉教於弟子書紳孔多服膺或失方用

自媿而又處學者蹈吾媿也請如真先生擇言之不謬

於孔孟者公諸天下而論其端曰此天教諸儒言不可

忽也此諸儒出之天倪不可執也夫惟導人者與見者

者兩相洽而後天下安和

聖祖之心慰矣

白門李登氏曰馮可大之輯實用編也上自

朝廷下覃里巷綴括之以六曹橫括之以六藝所關於民

生日用之實者夥矣周矣而又屬登孫

本朝儒先之語錄訪心政二經而輯之者何登作而言曰

是固實用之第一義哉以是而歸諸實用良哉可前民

用矣夫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心外之道惟不知學或

將之以氣鬼或裁之以意見其初皆齊之正人君子之

林而且以固功且以儉事則不學之過也上天之載因

物付物聖人之行以事處事而心而政誠如諸先生所

實用編卷二十七

貞集八

云者民俗烏乎而不正海宇烏乎而不治哉洪惟本朝

聖化漸涵大儒繼出開渾樸於成弘之先發精華於正嘉

之後蓋直邇洙泗之淵源而並驅濂洛之軌轍矣若言

善行載諸紀用者追數十家不能悉載而鈎玄示概顧

屬之乎登登豈其人哉乃可大獨崇新安欲得皆不詭

於新安者而輯之愚佳其悅世之篤衷而欲成其世

之雅志也謹錄其醒人之最切者約爲一卷其皆所謂

善藏其用抑亦聖賢君子之所謂妙用也與哉

文清公讀書錄要語

京按近代理學倡自河津以優性為的以明誠為歸由
魯齋邇邇直達尼宜蓋唐虞以來正脉也越湖越海
等鉅鹿之戰援古昔或重陸輕朱旋今者或先王後漢
投足左右關係匪輕將正典奇光縱弗敵耶抑先克而
得自同而用以為教者有頌漸耶請者由遠邇以釋心
宗其亦慎所從矣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有也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
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
之貧賤危苦死生一切不恤由是生害不屬天理滅絕雖
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
然大公富貴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
跌各得分額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矣

然大公富貴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

跌各得分額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矣

經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禍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

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急矯之

久則氣質變矣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

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

這便是隨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虛明廣人氣象到入欲海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節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

其心不為動蕩所昏可也

見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
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
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和

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沈默寂妙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實用編卷三

常默可以見道

德進則言自簡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

內外交脩之法也

若胃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

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

消熄若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而事不能碍心之虛

凝定寂有力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

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晉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靜心是要歸惟心得而實踐者乃如其言之有味雖以飲食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造化翁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實用編卷三

薛謙齋

又三

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不能免已者志不勝氣也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寡欲省多少紛擾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要見道只存心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雖在近

者亦其識其爲道矣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鏡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馳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是在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實用編卷二十七

薛謙齋

四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畧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查滓消融未盡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審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即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只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尤當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洛德行道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爲端

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入但當即遇以爲其事則道無
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審矣
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習之

多言假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
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

褊急齷齪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
書猶無益也

實用編卷十七 又四
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
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

足不步目其心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英氣最害事渾含不露主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促迫褊窄淺率浮
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憚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述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皆當
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

所以不廣崇也

理非利口辯古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者識之
捉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

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
久覺有倦意當欲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

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讀書要只顧于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
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

亦奚以爲
實用編卷十七 又四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
尤者

愈収歛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
容莊視明聰聰乃可以窮眾理之妙不敬則志昏氣逸四

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然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
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伯宗曰怙其爲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

輕俊者之戒

儒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若有取焉

故東曰欲人無間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人曰積德累善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其善莫能理不知其惡有時而

此皆名言
氣質雖變千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地多多少少淵然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憤勢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常霄壤

識量太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偶見柳花悠揚而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實用編卷二十二
劉三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褻厲之容宜觀明道

之氣象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進時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一事

自降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事已往不追取妙

人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岐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生而天地泰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物忌太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說言視聽思恭從明聰齊肅又哲辨聖乃踐形盡性之學誠意乎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天丁之理有正有邪正者仁義禮智聖賢之學也邪者異端權謀術數非聖賢之學也謹守正不為邪學所惑則近道矣

實用編卷二十二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

吾於察院中每念蘇州自慙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句

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

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

玉甚獎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常念此意而不敢忽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九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照觀而深考之則

有以訓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人之子孫富貴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宵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滄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當貴兩極易嘗有賴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實用編卷二十七

傳語錄

八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脩愈謹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不可來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人當自信自中雖稱與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于深體此言吏卒輩不

發而懷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來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事緩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接下言責簡不可一語冗長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匠執

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

洽皆能變易聽聞欺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

者或假文詞更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

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資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

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

實用編卷二十七

傳語錄

九

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動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

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

偏向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說

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

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

不得其平者多矣

恨心不柔其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從矣

行在右當嚴而惠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宜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凝定最有方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
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安發此學者之通病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

無事者不可以處置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
所累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實用編卷二十七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

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

人無所聞以發其怨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安重深沉若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

了此言當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

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恆必欲曲徇
人情使人人樂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主主不可因彼之撓擾而
遷易也
事實斷制撇脫
世有實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
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
頑則善良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善良之冤抑不伸是不
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戴顯名秉三
實庸編卷二十七
尺者忍為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賄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察智欲圖應物無滯行
獄方截然有執
防小人容於自脩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勝剛
則能斷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
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
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

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丈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

擇仕之病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顯

業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

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余直不欲妄言一人前時妄言一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

不樂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

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

實用編卷十七

齊語錄

十二

名言也

順理都無一事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

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傳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正

錦衣王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

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相衣

皆綾綺之類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親其事者可以

為奢侈之戒

辭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

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敢取者有尚名節而不敢

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敢取無

所為而然上法律尚名節而不敢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

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

實用編卷十七

齊語錄

十三

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之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

慕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泯矣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者之非其人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

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

理故謂之八分書人之所當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

非義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法立而行則人不亂

事合義雖大不權不合義雖小當謹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凡為

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己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手

處事議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作官當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

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耳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實用編卷十七 薛盤錄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救財利之源省安費去冗食所以裕

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欲重賦欲重則

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春秋取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

無所動其心

於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

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大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應事當當知幾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

之所以為大也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凡事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識取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為智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閭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實用編卷十七 薛盤錄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兩吉深厚不伐善惡孟之反不

能過也

聖賢成犬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柳子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讓

為治舍工道即是霸道之弊陋聖賢寧終身不過孔孟不

自貶以治人者為是故也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治道孟子

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蓋乎

聖賢之世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已
乎大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必若臣同德乃可有爲
此處去就上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謹曰進以禮退以義
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
就之節不可不謹終

寶用編卷二十七

徐善錄

十六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致入誠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戰戰兢兢曰戰戰兢兢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漢範貌曰恭是外而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論九法教之戒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寶用編卷二十七

胡語錄

十七

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隨至而德敗矣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實道理秀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寶高道者多厭世事之冗而樂於虛靜又好奇妙而忽昇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

不到故如此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程子說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左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之則時而益背推而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又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不是程子實做過來如何會如此道今須以程子爲法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實用編卷三

朝語錄

十八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懼

真能主敬自無權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卓然彼拘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欲欲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人一縱於欲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功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粗疎草畧縱敏者亦畧見彷彿而已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客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那幾

實用編卷三

朝語錄

十九

幸亦將湊得來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昏暗也

端莊整肅嚴威嚴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點檢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

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無
自苦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

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而後獲
人心要深深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

為學若躁動妄露則失之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或問存養在致知先在致知後曰未知之先非存養則心
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
亦放逆偷惰天理隨失何以能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
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
以成始成終者也

心沉潛則造理必深

實用編卷手

綱要錄

二十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駁難上學或論記辭章或涉
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聰明反為心害其聰
明反為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
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功夫
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群書王渤等聰明與
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為心之害也
人有過咎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過最
難須着實做得操存者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恣之心
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
以敬為主不使須臾怠慢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
使過失不萌更妙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說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
也

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
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
對周旋禮學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
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
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離內外判心跡此二本也蓋心具眾理眾理悉具於心心
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
接物之跡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
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跡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
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
實用編卷手

綱要錄

廿一

外不務諸跡而專求諸心厥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
靈是分內外心迹為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跡終二他
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俱有無則
內外俱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
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學不為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為己只把
做自己已分內事為其所當為久之只見一箇當然底道理
其餘都不見矣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
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

門學皆以求仁爲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脉便相貫通

不爲是存不爲無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來相貫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

等處最宜理會此處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

實則編卷五十七

胡適錄

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

之所發非有所事也周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論書須著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遂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

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充諸已靜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地設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

了辛若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靡腐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

通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藏於氣故性與氣皆

營養之以復初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

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

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

實用編卷五十七

胡適錄

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謂春秋便曉得若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

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

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

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昏弱而不

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脩省或僭逆而無狀聖

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

係民救時之意生殺予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爲

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霸業之盛衰又以姓

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疎才大而

不少故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先古則謂於事情拘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心其眾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
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故其惰慢此存心之要
法也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討較利害的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
明人倫正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乎脩己治人
之道故篇篇五霸

越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須收歛凝定精神聚志向專養理必家

今人不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下

實用編卷五

十四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天理
之極不止乎此便是半上落下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
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諸掌只

是人而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不奈何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無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

一毫私意造為故出事實理無妄之外則為過若循此實

理無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無

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又解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

固執也

被慾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常整之不亂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上動工
有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
說是情氣質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具但

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

作之前禮樂之理悉具特假聖人之手裁成如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

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

何謂物各付物只順理處便是

實用編卷五

十五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說若無心亦

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

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

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

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

謹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

子以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

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為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

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易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

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

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人著書才有一毫為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

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穀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况說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蓋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不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為諸侯豈不自在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實用編卷于上

胡蘄

廿六

盈虛升降屈伸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聞人之詩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即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學至聖人地位方得一生事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頭着

若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矣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其有致知工夫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為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過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時便揖讓湯武當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實用編卷于上

胡蘄

廿七

敬齋胡先生論政語

師保得其人則君德脩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事事循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仁民全要身脩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賢賤雖殊物我一理能脩己必能誨人必能格君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明道行狀云佞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

唐朱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為宰相不能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為治朱子
言呂夷簡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常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轉信李想能成其功以有蕭
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為汪秦阻撓於
內也

宰相以不諫賢不忌功為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太之氣非

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

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如是則必有敗亡之

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共愈嚴

人要立功業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而已

天下古今其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

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為王假者為霸霸者為

奸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為治之法當因事務而裁以天理

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

於君身脩君心明欲君身脩在於學

浮議雖不足信亦可以恐懼脩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

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

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

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

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教重方可因其才而用

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

亦因其才而用之

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胞

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工夫在大學効驗在二南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

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雖肯與我為敵此

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禦夷狄以守禦為本不以攻戰為先此不易之定論如漢

武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高麗竭中國之力以事夷狄致

使中國虛耗人民窮困非安中國懷夷狄之道夫中國德

盛夷狄自賓服蓋內治備則遠人服上也堅守要害次也

勦兵遠討下也

兵以仁義為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

雖殊其道則一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為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

欲求為太子議臣索彊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索益

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群動薰蒸淪浚仁及一世

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爲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汨於功利

一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喜惡雅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

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脩德建極化道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

實用編卷二十七

胡語錄

三十

省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方面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訟此有司之體也

白沙陳先生要語

李登氏曰本朝理學自薛胡二公皆承傳程朱宗旨深信而力行之至白沙先生崛起東粵雖嘗師事康齋理

君乃其學脈則多所自得蓋及身默識獨契千古之真生乎未嘗特著學旨與其高弟弟子亦未嘗和盤托出

往往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唯見於應酬文字時一發露可以窺見其所宗是知儒先入處與其教法不必盡同

若其獨契聖真成身以待來賓則一而已茲所錄主在明學至其出處之節備然而不津者有別傳在茲未及

云

賜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薜蘿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臂於扶木之區赤光

實用編卷二十七

陳語錄

三

在海底蛟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

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拘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

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清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薜蘿之於亭午

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莫不畏之聞耳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

予奪之間哉

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

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極其
機端其術緩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迂實
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迂實清虛高遠
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當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
乎道也

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
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
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之鄉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
愛於言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
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

實用編卷十七

陳語錄

三

編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
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
之也

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
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
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
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
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予少無師文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執轡者蓋
久之年幾三十始棄棄舉子業從吳聘君粹然後益獲迷
途其未達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

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須長也坐小廬山
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閭僥焉望學以少進于古人
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
而老其歎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
不變我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
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
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水下注爲澤氣
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澤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
有特然而未形者乎然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然以天地而
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
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
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
貧賤元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
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
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遜而我
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
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
失之而不介齊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
何鉢鉢冕屨金王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
此反惑哉則徒爲狂妄耳

天下事物雖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
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杳若與我不相涉則感

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於焉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邪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履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巖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為物耳事吾知其為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物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鉢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感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

實用編卷五

陳語錄

三四

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此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屬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狀之以天則遠地狀之以地則遠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然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舌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為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

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感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難

其人也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子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足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此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于此然後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河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益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軋之象曰天行健天之運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則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為不暇乎

實用編卷五

陳語錄

三五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見已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益亦由是而推之教事畢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教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

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解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盡無所不諳然未知入處比躋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衝動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

康語錄

三六

實用編卷二十七
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論近日來頗有濫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

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闊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來然也耶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近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聞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

終日亂亂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

康語錄

三七

實用編卷二十七
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道箇克塞

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爾脚旁手攬舞掌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窮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始末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

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處生浪死與
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變著亦其勢終不能相及
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也亦漸
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
益也

妄權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
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著離藩離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也

實用編卷二十七 藥陳語錄

三八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
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
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
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
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為之不可不知也
宇宙內更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
靜自閑自關自舒自卷甲不問己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
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
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
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鉢視躬冕履視金玉此蓋
嘗言之以顯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悟覺便我大而物小
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

死不知惡尚美暇鉢軒冕而塵金玉耶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益廣僧中之知
者也偶以事繫縣獄處是非之不見察也怒予為白之子
以邑王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誦八
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
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
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會長揖長官前山僧
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
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實用編卷二十七

陳

三九

白沙先生論政語

行聖人之道有二行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為
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
人取其長不責其備有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
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操權之秋非常
賦起取之民故推牛灑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為德所以
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
算贏餘矣今天治兵於閭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每以
偏師從事況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
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為言矣此事之所以難
行而心之所以不平於人也烏犀兵凶器也豈得已哉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其有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平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述其所爲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歟孰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聞之大志弱而易掩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譽圖計日非往往坐實用編卷二十七 陳寶錄 四十

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害惡不分用捨割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衆敵勢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

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同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

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軍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屠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

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無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數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其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算嘗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往一今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實用編卷三十 陳寶錄 四一

省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詰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客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微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詰公叩頭請謝公曰微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

陽明王先生文錄內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其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私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皆無源故耳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遺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懼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懼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

實明編卷三十七

王語錄

四二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憚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

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鄰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

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思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

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志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衣在深恩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

實明編卷三十七

王語錄

四四

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

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繫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間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間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寂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

實用編卷五

王陽錄

四五

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而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是外義者也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

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雖此而說即謂之邪說此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惑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遇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徒手盡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夢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

實用編卷五

王

四六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之日惡人如陰霾天日困學工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行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

此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其未也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寂復有起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實用編卷三十七

上

四

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木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簡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簡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其體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微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已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

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問死生之道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憐憫而與蒼生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靜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時間斷才是能知晝夜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謹落者非曠蕩放遂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實用編卷三十七

主

四八

或問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

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說也繁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宜謂無思無慮邪心之

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靜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實用編卷二十七

五

四九

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新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新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新合和暢本來如是物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

眼前路還須放開闊才好客來佳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物不達於人情魯人禮彰孔子亦獵較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

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感之者矣子見南子于路且有不可

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著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處區區舉似亦欲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常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

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

實用編卷三十七

五

五

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精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

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用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冥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太臣格居心之非之類是

王陽明

五

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

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

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異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娶而興

師豈武之前已有不娶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異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娶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按本塞源論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達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

王陽明

五二

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克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其欲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解章之虛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

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炎惡效用古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平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車麥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

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壽康

五十五

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援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愛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痺痺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放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

者僞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剽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不能行也世之儒者慨然悲傷鬼雅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所以講明條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儘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世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

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壽康

五十六

千蹊萬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蹴踘騎奇關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譌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習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鉅軸處郡縣則思蒲巢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舉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舉獲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物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桷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善錄

五五

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中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根本濂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得見耳近有卿大夫謂其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善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謗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末便融會終所謂百處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落泊處泥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計下落處也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語錄

五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樞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投壘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慨壘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辨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樞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可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一密察本自渾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以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

值若飄風萍藪之往來變化於六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竊嘗喜晤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相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憎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蓋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以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工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

實用編卷三十

王語錄

陸

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之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如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少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二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少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

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粗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虐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虐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有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釋氏輪迴變現之論亦不必求之窮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條焉而夷狄條焉而禽獸條焉而趨入悖逆之途條焉而流浪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但人不自覺耳釋氏言語多有簸弄精神者大槩當求之遊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

實用編卷三十七

王

五十八

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誦誦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新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誠而已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前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誅斥之以為是病狂與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茫然無對始實用編卷二十七

正

五九

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都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清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空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騷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機關一生皆由學術誤入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格物者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能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猶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心上集義

王龍溪

六丁

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欲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困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

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戒者
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
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

問釋與儒就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
是者而學焉可矣曰足與非就釋乎子曰子無求其是非於
諸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
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
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
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
辨也乎曰然則五絲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
實用編卷三十一 王語錄 六十一

曰教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
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就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
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
無所為而為國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
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
氣以行其冒濫偏鰲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
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規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
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
之為患而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飭非長放卒歸
於兇頑鄙俗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
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
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

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

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說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
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
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仁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
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吾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
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
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
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
目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
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
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常
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
實用編卷三十一 王語錄 六十二

不論矩則從吾而化矣
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
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
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中萬古
而無不同無或昧者矣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
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
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
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
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君臣也夫婦也
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
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
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

言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曰然則鳥在其爲山至善者乎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全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馬非而非馬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定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

實用編卷十七

王無繇

空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

實用編卷十七

王無繇

六

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聖人無二致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則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性性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精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萎瘁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特雨春風沾草木莫不明動

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鬱就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為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教化其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者日惟習以句讀課儆責其掄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

實用編卷十七

王語錄

五

飾說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取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

溫恭人惟德之基

王生一為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故請益乎四十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十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雖然起拜曰聞教矣

以方自陳喜在靜上用功先生曰靜上用功固是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雖在凝寂然心亦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物各得其所以靜也此心雖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未靜上用功恐有喜動惡動之弊動靜只是一箇

問理氣數先生曰以理之流行而言謂之氣以氣之條理而言謂之理以條理之節次而言謂之數三者只是一統事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

實用編卷十七

王語錄

六

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語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陽明先生文錄外集

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少皇威震殺死之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尚亦從而委靡馬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

實用編卷十七

王德

六七

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撫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胎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與善利爲物而莫與爭

東南小瘳特皮膚瘡疥之疾若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無忠君愛國之誠譏諷陰伺黨比不已此則心腹之病大可爲憂者也諸公方有湯藥之任蓋天下莫不聞不及今圖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君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朝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嬉邪淫

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

於中國蒙華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辭之曰學須友已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及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矣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記做一件大已私克

實用編卷十七

王德

六十八

去方可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有時便是聖人

已知是造化之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

除塵清慧是劉向做膽否先生正色曰這元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選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元友愧謝少間曰此豈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悞汝在坐者皆咄咄然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如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先生煅煉人處一言之下感入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荈錄

王荈錄

六九

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一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及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等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箇市井小人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而截剖破終身為外好高之病在坐者莫不悚懼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時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

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心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生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堂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荈錄

王荈錄

七十

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我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敢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辭書訟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辭書訟

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
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
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
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
不可因其請托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
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
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
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
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實用編卷二十七終

主語錄

子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仁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正學考

天有風雨露雷不言利而萬物生聖有禮樂詩書罕言
命而萬人化宣尼既遠異教朋興呶呶語上以爲高而
人鮮實用宋大儒懼爲絀繹聖直發抒名理循下學而
上達郭如也夫道萬世常經也孔子集羣聖之成朱子
集羣賢之成空世世率由之不悖乃今何多岐耶豈惟
貳士心抑亦忘祖法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君師華夏閱學者務經書熟記爲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奇不究持心操行必格神人之道爰作大語言朕爲保
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爲益允之也婺州耆儒許元
集璫王胡翰吳履承徽國文公之傳日輪講經史陳治
道京師郡邑在在建學擇師誦法孔子又令天下遵文
公家禮閭里成立社學令屬守令程課守令或奉宣不
謹乃反覆嗟悼於爲君之難云時遣翰林院修撰檢討
及選太學生林伯雲等數百人分教各郡又令按察司
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用而有司給由赴京無學
校緣由者論擬違制至大學則躬服皮弁祭菜以祭
酒宋納能修通教人特加異數寵之手勅諸士務謙柔
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驟固守仲尼四非之戒洋
洋乎德教被域中矣朝鮮使使來朝論曰王好佛無益

于國家梁武之事可鑒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大古之教一後世之教三伏觀

御製三教論靡不洞曉精微乃用以程士必罷百家崇孔
宋以爲儒道足矣即閭里童孺第令正容謹節已日由
聖人之途因象會意天載可通由身率人王道可達此
離彈指証道不足以論其遠普度衆生不足以喻其廣
何用二門三戶哉當是時端本於無欺之英君責任於
治教之名彥約束以中正之芳規家誦戶習道一風同
一傳建文仗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覺愈出益三十
載錫極之功七十餘建極之化倚與盛哉嗣茲
列聖遵遺矩而光大之

文皇帝論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二

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悉採增附其
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
成編精務備纂成賜名大全親製序頒天下學校都
陽儒士朱季友者書毀宋儒以自是上覽之曰此儒
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縣官聲其罪杖之
悉焚所著書士從此益嚮方矣

仁宗嗣世論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
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
聞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令其慎選以充

三宗製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尤其要哉時河池
舉人曹端奏元公太極之蘊授霍州學正詢郡中有
學行者李白雲同升講席久而益敬調蒲州學正蔡

境內有學行者得王希士往來交遊久而彌親二州風
移俗矣四方相繼來學實與蒲士伏闕求留兩地尸祝
觀其著夜行獨以關其端儒宗統譜以崇正學孝經
述解以訓仁本家規輯畧以訓化原存疑錄性理文集
諸書以發聖賢之奧卓乎爲

本朝理學冠冕當時方岳之官不胥屈以屬禮每衡士爭
延聘與試益人惟其道不惟其官官惟其教不惟其顯
也乃從祀之典屢請未諧豈遇合固有時乎正統
初祀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於孔子廟庭君子曰積
厚流光事久論定是舉也賢於西楊之進吳澄矣祭酒
李時勉崇薦耻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旦五鼓今諸生
起誦諸夜漏定二鼓始寢時潛行省其勤惰陳敬宗啓

貞集九 正學考 三

宗之政肅于朝廷淹南雍二十餘年不干進並以南
陳北李爲美談郡縣守令不能程士始遣御史按察司
官提督學校薛瑄按山東稱今之夫子將退王生知其

善聲聲特錄之益重舉教如此成化中陳選督南畿學
先頒冠婚喪祭射儀令生徒歲時肄習所巡行惟居宿
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諸視周旋磨折經管

祖豆羅羅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吾伊之聲
鉤然時以二燈前渠省勸之其教人必本文公小學以
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乎化

祠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之數子者一遵
祖制教教事使明經以窮理居敬以立身國都問卷意
滿宗益明興百餘年玄寂之風未起即布衣餘干胡

居仁崇仁吳與弼漳州陳真巖修然科目之外無異學也居仁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但當教之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熱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之教博文即入滋味處約禮即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耳意敬齋何爲出此言也其有憂患乎陳獻章崛起新會揭靜庵爲宗旨援紫陽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以實其言王守仁崛起姚江揭致良知爲宗旨援象山先立其大以申其辯陳猶諒晦庵惡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而王以影響疑仲晦文雖虛康成形諸詩句天下靡然尊信以爲簡易直截盡去其牽制文義之弊而遊之乎高明廣大之途學於是乎一盛乃究其源實從釋氏頓教入釋之與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頁集九 正學考 四

孔同耶異耶孔子之教第日以詩書執禮陶鎔人氣質需其自化故一貫非曾子子貢不言非隱也以言示者淺以行示者深今惟以行示之中人以上即行即悟中人以下由而不知智愚雖殊食復其性矣佛氏於愚者鼓之以神怪動之以福利令有所慕畏而爲善其於明敏者導之之下下便悟不假稽古之勤靜坐了心不從踐迹以入此在博洽教薦之士藉以解縛釋帶誠便苟非其人將師心而自用窮大而失居倫常以養民彥以忘此孔子所懼焉而不敢出也凡立教者當防其流戒于偏勝夫夫也藉頓教救世之憤憤者學防之功偉矣並未觀其津涯而弟見重內輕外右陸左朱新奇可喜之說日新月盛脫畧不羈之態東喊西生沉弊至此僅亦

作法之非中乎自致虛致良之說盛行弘正間正學之柄乃不在上在下不在覺宮在書院固風會使然而其時獨羅欽順呂柟蔡清確守成規不少變其著述可考鏡焉

世宗中興明倫堂教親製敕一箴註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學宮張璉建議各省鄉試命翰林部屬主考官官分考無用教職早闕致權歸外黨夫

國初重教職多簡名流用能作人校士後乃厭薄爾爾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錢而錢鍾而鍾顧範者何如而狼視爲不足庸漫令寄空名多士上無十補則多士奚罪焉又用聰議考察天下督學憲臣不勝任調斥之且沙汰生徒正文廟祀號以先師孔子易文宣王之稱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頁集九 正學考 五

而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及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各以子易公侯伯公散聖像用木主諸從祀應進應退者畢從公議顏魯思王程朱蔡氏父附於聖公別祀斌斌乎斯舉哉 朝議以薛瑄從祀 詔需後陰慶初徐階當國下廷議并王守仁從祀而言官互異獨祀瑄

今上嗣位詹事講請祀章守仁大宗伯沈鯉議獨祀胡居仁輔臣言三人宜併祀從之又從言官議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啓聖一代興學認典於是乎大備

明詔屢下廣厲學官之路勦二氏者奪計僧排吾儒者頌綏騎然謬悠華筆宏肆悅心漏卮者未易返也夫正學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以有文與有德較其數不勝如以文而已則平孰與奇以虛景與實踐較其數不勝如以

景而已則述就與悟故脩其本以勝之巧維風之要術
鄉道之嘉謨也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今天官春官國學
官郡縣提調教官識省督學官曠非任正學之任者天
下中和之士自足供一代之用

太祖良法美意咸載在方冊間誠慎簡其人力行舊典教
士不專貴記誦而導之以潤身校士不專試詞章而稽
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為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為
經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驟語之第令於聖經賢傳
字釋句解沉潜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思極神通然
後知平平無高論者正化育之深恩也顧此善教之人
類徑直而不諂時高絮而不謀利必且進端本澄源之
苦詞必且革輪奐納馬之積習必且親深林之芝蘭後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六

倚雲之桃李不獲乎上士不可得而教也吳天曰明而
後風雨露雷之教施聖人御極而後禮樂詩書之澤溥
當今

聖天子在上無憂分念之乏人矣

孔門傳道錄

自西京學士大夫迄魏晉無不頌述孔子者其成書共
在大都揚花暉象邇厥承本篤屬論法者諸後進而已
未有錄傳道者錄傳道則自淮海張公益錄祀而起考
眾立辨終之以改祀罷祀其意明於日月而其愛列說
若厥流實讀之太息蒙錄矣夫孔子之道何道也孔
子嘗贊易矣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是孔子
之道也而孔子精言之則其過魯論其他若孔對孔猛
及大小戴所纂集吾猶懼其瑣而稍類也是烏容無擇
焉當是時譚太陽不譚周而譚景不譚般散譚康遠不
譚陵夷吾道載在中天何恙乎然而異端之戒已前慮
之矣已而告縣氏者借猶龍之語以抗我漆園氏者標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七

無忌憚之說以譏詞我楊氏似義墨氏似仁子莫氏似
中孟子直殿視之昌言而非之不少假當是時我道自
若也獨奈何西竺之教驅一巫之人而黃鼓之論入肺
腸不可濫論大抵心性之論與我彌近而其旨彌濟遠
人知獲不獲終日情者溺焉之取不轉蓋一見於陸子
靜再見於王伯安陳公甫或曰子靜其天近公甫不克
研幾伯安有意為營窟甘窞入之而其徒之剽掠者至
於今猶蔓延莫剪夫標在公牆之外吾何病諸猶之玄
符握固何處乎豈尤實精落運何處乎銅馬青犢今登
諸堂列諸俎豆矣何來不赴何驚不應米虛耕田之詠
漫而已乎茲錄之所為輯也嗟夫祀蓋從來幾矣公伯
寮以邇子路見黜而冉求儀狄殷哲聖門乃有聚斂之

虞夫夫聖門所少者非藝也周公才美然備責之乃歌雍舞佾旅泰山伐颶災無王若此何論善大夫狀則聖門亦嘗藉耶其又詰訓一經以上不必生平粹白與否亦且分眸一覽特其過端白者不難按刺非若宗禪者其似之以整亮而相越如登素峭前者支離汗漫而別求簡易乃其後曹又以空虛闊畧而繩之當其天際翔乎豈不廓然謂亞莫余宏而卒之湯而同歸固莫若還吾考亭之虛之利永貞也夫申韓條破歸其獄於貧老王何浮誕甚之乎桀紂今天下飯依釋氏其麗不德不爲之聖而爲之輔釋氏幾強孔氏幾弱雖主厲階沉穢招之近者用大事藻繪太平亦重藉藉云藉云無乃爲國膏歟夫罷祀無論改祀有二小之千其鄉大之配饗

實用編卷二十八

自集九 王學考

八

帝廷均之報旌要於其常而已即周公其前事也夫

帝廷豈必讓文廟哉張公名朝瑞然知漸薄數允而執左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是故以其嚴密之茲錄云萬曆乙未中秋日後學古鄭余寅撰

正祀

至聖先師孔子

宋王四贊

孔子之先嘗於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錫勳防叔來奔陳人倚立尼丘誕聖嗣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歆風連秉泣麟何促九流仰鑒萬古欽

從祀

復聖顏子

宋王四贊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庶幾觀興用行舍藏

聖同道封岱丁辰蓋茲榮號

宗聖曾子明陳履祥贊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

省之功於致誠正萬世所宗

述聖子思子明郭子章贊

閑居諸益並業克昌可離非道閑然日章發揮中庸詠

祖有光入德樞要治首權衡

亞聖孟子宋理宗贊

道所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爲生具儒誠訂楊墨皇

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先賢閔子損宋王旦贊

實用編卷二十

自集九 王學考

九

子嘗達者間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

亦幾聖公衆增封均乃天慶

先賢冉子宋人贊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

褒褒賢生則命褒殺而道宣

先賢冉子宋高宗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鮮角有用罕

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先賢宰子宋馮從哲

緯成宰子服膺宣父學祠堂與名揚鄒魯每期設問五

常垂矩矱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端木子賜

宋王四贊

盼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知貴服道稱師名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荀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十室百乘師門育才治

心扶性遠則進之琢磨之柄

先賢仲子

宋高宗贊

升堂惟先子乘惟惟陵墓之非委實可賢折獄言簡結

先賢言子

宋趙安仁贊

魯堂登科親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濬臺之舉行

先賢卜子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員集九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鵠侯師不可後禮始

先賢顏孫子

宋張森賢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衆崇德休仁入趨而文退

而書紳升中候贈道與名新

以上四配十哲

先賢濬臺子

宋溫仲舒贊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而另殺

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先賢宓子

宋溫仲舒贊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

殺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懷

先賢原子

宋高宗贊

原憲玄默永清玉粹志遠九霄身安陋街

先賢公冶子

宋高宗贊

德行貞純公冶執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相善孔

門配姻俾度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南宮子

宋高宗贊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昇界可勉焉

先賢高子

宋高宗贊

倚轅子羔孝心篤矣慎終衛恤未嘗見焉難能而能君

子知己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先賢漆雕子

宋高宗贊

關里之堂建矣難造衍歟子若實觀其真學優濟仕非

乃彼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宋高宗贊

學優乃仕當於家陪我車馬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辯問仁

智既該建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司馬子

宋高宗贊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勉將爲亂子乃脫去在汚能潔危

而能慮內省在斯何憂何懼

先賢公西子

宋高宗贊

瑚聖賢者往來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三朝儒雅出

使光榮左右禮法諸侯作相

先賢有子

宋高宗贊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儀狀溫溫其氣江漢秋陽稿
竊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先賢琴子 宋高宗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曾雖友弟
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先賢申子 宋高宗贊

本訪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屬利天人分途薰
蕕異器根也非剛或人未識

先賢陳子 宋高宗贊

惟禽之問過庭其難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
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先賢巫馬子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十二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剛克歲星庇
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並

先賢梁子 宋高宗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
言可復以學則知狹之空寓

先賢公智子 宋高宗贊

賢哉季次履潔居員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
昭令石封鬱均慶辰社疏榮

先賢商子 宋高宗贊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懼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
風允發履禮封侯千載輝映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與斯宛惟帝登當見
陳上儀進封侯社沂水之端

先賢顏子 宋高宗贊

孰封于蕭賢惟子柳夙沃格言允遵善誘明德斯馨賢
業所就以備於儒傳芳遠茂

先賢伯子 宋高宗贊

肅：魯堂旣從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
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曹子 宋高宗贊

肅爾曹伯王室之裔精習樂道切磬明義惟善則主爾
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十三

東平子產姓若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容問甚敏淵
妙以思升降隆廉尚想英姿

先賢公孫子 宋高宗贊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秉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
刑斯脫展義疏封遠荒故土

先賢漆離子 宋高宗贊

闕里稱賢嗚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曾爲達者今
逢聖日俾展漢陽廣茲龍秋

先賢秦子 宋高宗贊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
詰瞻克會升臨林令名無極

先賢漆離子 宋高宗贊

遐思子期於聖聖惟涉道是嗜微辭可康在德既賢在
名乃德洋洋之風建今四馳

先賢顏子高 郭子章贊

顏氏之子稱其強爲御於衛爲僕於匡重圍既解聖
道彌昌歷十百年廟祀煌煌

先賢商子洋 宋高宗贊

遙矣子秀雖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
涉六籍祀典載之好生正直

先賢壤子駒赤 宋高宗贊

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
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先賢任子不齊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員集九 工學考 齒

任城建伯其表曰遐淑問雅馳才華清遠說辰力行愛

先賢孔牧崇崇令緒顯顯

日寵勉孔牧崇崇令緒顯顯

先賢石子作蜀 宋高宗贊

在笈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

先賢公子良 郭子章贊

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先賢公夏子 郭子章贊

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留金仁

義于槽匣浦之役展也孔武

洙水江濺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改服學以通道弗

離其懷庶幾斯文今終有徵

先賢公子肩定 郭子章贊

及門受業率稱賢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範賜牆可跋由
堂同升致志景迹外彪中翔

先賢后子成 宋高宗贊

溫子里入聞至聖覽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闡成不
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崇盛

先賢鄒子 郭子章贊

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發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
於聖域卓哉偉器惟陶斯植

先賢吳子客 宋高宗贊

雍容子智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朱日化儒
幼中克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先賢罕父子 郭子章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員集九 正學考 十五

懿彼名曾因官爲姓敬以東行銳然希聖四教不塞六

執惟親庶幾達者有道藏正

先賢顏子祖 郭子章贊

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熙有子襄探賾索隱識
微知彰闢里茂才松檟耆耆

先賢榮子 宋高宗贊

伯茲寧襄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由

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先賢泰子祖 宋高宗贊

泰有子南贊述作守道之開成德之博範若公若公
猶發藥厘並明祀少梁寵賚

先賢左子 宋高宗贊

猶發藥厘並明祀少梁寵賚

伯被臨端左行稱賢希蹤十哲秀顯三千心悅誠服家
至戶諱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句子并編 宋查道贊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哉謹學慕章編升中章慶儒

先賢鄭子國史作鄭邦為是

懿彼子徒延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

先賢公祖子句茲 宋梅詢贊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梅詢闕里我章甫非聖勿言惟

先賢原子元 郭子章贊

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實用編卷二十八貞集九 正學考 十六

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穎異勤難有造身游習諸志

先賢滕子咸音玄 宋高宗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禮與魯邦落祚鉅野煒矣風猷時

先賢康子宋高宗贊

哉用舍出倫雖類後學是假

先賢康子宋高宗贊

兄弟之邦士有康庸滿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齔未

先賢叔仲子宋高宗贊

泗從容作典一時宮父其封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述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

大順風東巡駐蹕澤澤儒宮

先賢顧子宋高宗贊

沐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尋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遽禮

成介丘獲此達者爵為列侯

先賢鄭子宋高宗贊

彼美邦子先聖是永塲勿已及堂陞將升良玉斯琢寒

水必永錫壤平陸茂實蕃騰

先賢樂子宋高宗贊

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通之駕見喜乃明引領高節載

惟思誠先賢章榮出為時英

先賢公西子宋高宗贊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龜處

教文澤穆餐庚封永光廟食

先賢狄子宋高宗贊

橋橋子曾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操齊升堂羽儀先聖物

邑上庠林慮錫壤百岳之光

惟子楚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理則弟昆三得三士所

問殊溫君子歸富義不養恩

先賢公西子宋高宗贊

荷爾士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富師聽師朋友

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先賢步子宋高宗贊

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聖人之明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焉

大足親道封邁烈桂美儒臣

先賢施子之常 宋王簡賢

懿範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海名彰德

高言寡默封是邦昭錫純淑

先賢秦子 宋王簡賢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與珍席珪璋儒

宮離藻列詩筆亭令名長保

先賢顏子 宋張家中賢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沐浴受業汝上從師輔相儒道經

皆德基偉侯於海君子攸宜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學考 十八

先儒左子 五明 宋人賢

猗歟左氏聞道業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韵人

希末光慶封錫壤康富之顯

先儒公羊子 高 異通贊

高也解經辯惑成服學古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華封象

心允屬典與編緯斯文載郁

先儒穀梁子 赤 宋李宗坊賢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探奧義斯出二學名家道

隆盛日列蔚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伏子 宋楊德賢

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老面壁藏其文口

校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秦曆告窮炎靈降祥萬生今人允貞王度名啟斯宗禮

文有素勅封告成式昭餘裕

先儒孔子 宋錢鼎深賢

顯顯臨淮惟聖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並繪像廟庭聿

彰善繼求巡受封是為褒異

先儒毛子 宋王曾賢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雖其嗣之毛公興學未

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先儒董子 仲舒 郭子章賢

蕭秦茂遠史精始然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

都逐逐一代醇儒並濟其賢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學考 十九

先儒后子 郭子章賢

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濟南古文楊詮其秘三家傳業曲

盡揚屬禮教珍崇褒秩博士

先儒杜子 郭子章賢

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熒氏受之埒於六經學窮姬制舉

端漢廷九十尚存雁行伏生

先儒王子 通 郭子章賢

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爰塵皇訓羽

翼斯文房魏範之有光龍門

先儒韓子 愈 郭子章賢

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揚馬解包莊屈富澤孔周除

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先儒胡子璣 范文公贊

天地儲精山川毓秀孔孟鉢蘇湖領袖道學正傳體

用善誘雅飭化風澤流於後

先儒周子 張頤 朱文公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度仲交擊

先儒程子 淵 朱文公贊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

風甘雨龍德中正厥施斯普

先儒歐陽子 修 郭子章贊

晝夜受學堯浮榮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月碑史

筆豈假龍圖元老今並長者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二十

先儒邵子 雍 朱文公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並駕風鞭鞭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

踞天根開中今古醉裏乾坤

先儒張子 載 朱文公贊

蚤脫孫吳晚逃佛老勇微卑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

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儒司馬子 光 朱文公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

拱徐趨遺像凛然可肅薄天

先儒程子 淵 朱文公贊

規員矩方準直絕乎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希帛之文教

栗之味知德者希說識其貴

先儒楊子 時 郭子章贊

英資爽曠雅志耽踈坐春且酣立雪彌鹿愛國訂謨緒

性實學有道南矣龜山嶽巖

先儒胡子 安國 郭子章贊

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蜂蟻左氏同源公

毅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樞

先儒朱子 淵 朱文公贊

禮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

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儒張子 載 郭子章贊

窮盡自天式毅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德

忠酬主玉璽錦江英公不朽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主

先儒陸子 九淵 宋包規贊

解憂鍾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移人本心全

人性命一先佛老的傳鄒孟

先儒呂子 祖謙 郭子章贊

敬才嚴實博學宏詞秘鑑千古和壘四時朱張則友開

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先儒蔡子 沈 郭子章贊

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各詰考篇標隨索隱發

微鈞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詮

先儒真子 德秀 郭子章贊

玉立長身鍾呂大器駢聯詞翰沈潛仁義薰銅鏡開嘉

業復熾斯文正宗千秋赤志

孝悌許子衡 明宋謙

漢洛之學傳自武庚重殷歷歷日星昭垂遂我許公草
聞行如若親樞求寒泉之虞張皇幽渺虛折毫絲如阜
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閭域遂
升堂基續經旨監矜佩鏘如法其人私備其天彝釋其
偏岐挽其九轡德成才達昭用於時關蔽帝治甄陶泰
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
百世之師

先儒薛子登 楊康贊

本朝聖學寔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翁惟得其傳欲
考無從復性之敘最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
有錄無理不窮太露天機餘我韻家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學考

二二

先儒王子守仁

郭子章贊

懷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振辟戊學
機虞古傳習有訓斯文發率

先儒陳子原章

楊康贊

有許象山吾嘗竊議儒以爲釋佛謂無是公學所即自
得爲至義經著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
語錄無所隱秘免夫法門懷卷適並

先儒胡子居仁

郭子章贊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爲已治則王道必之洋洋從
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效

以上先儒二丁三位

瑞按異並者既以並代先後爲序同時者當以時之先

後爲序白沙宣德戊申生敬齊宣德甲寅生陽明成化
壬辰生不必論爵可也

洛聖祠

啓聖公孔氏

郭子章贊

水精慶祚勇力長驅神監尼阜韜吐玉書丹山威鳳滄
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先賢顏氏

宋高宗贊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並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願
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懲

先賢曾子

宋人贊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起乎舟季浴沂舞雩咏
歌道義還我慶成錫壤進位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學考

二二

先賢孔氏

郭子章贊

商王啓祚微子開先周名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
述上賢天倫慶殖奕葉萬年

先賢孟孫氏

宋公孟氏父也事無可考

高士傳贊孟母曰母何聖焉能教則然墓市學宮非可
屢遷安事若休示學靡全成此名儒莫由已焉

先儒程氏

郭子章贊

束身飭行齒已龍義歷官一介成子兩賢清節表並斯
法枕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先儒朱氏

郭子章贊

發挾才思尋酬道眼追宗河洛杭直權與授子三友爲
士大儒標美父鶴蔚然華萃

先儒蔡氏元定 孫子章贊

學問味蘇行不愧影說理精涉道要領腹笥百家清
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先儒周氏惻成

周族繁衍管道為盛昆友聯誼謙獨覽六舉成名花
封武政篤生碩儒俎豆落聖

以上先賢配享先儒從祀

改祀於鄉者七

林放 蓬璵 鄭玄 傳殿功大且關節 盧植
服虔 范甯

罷祀者十有六

公伯寮 秦冉 顏何子國之有況 戴聖 劉向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王西

楊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王安石 子考 吳激

擬祀者顏何 鄭玄 二子見前

公孫尼子 作樂記鍾衣如懸置前都軍鼓調字體弓篇
聖門七十七人 孫尼子 鄭玄 孔穎達 唐儒范仲淹 魏

了翁 李何 關正 羅從彥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黃榦 輔廣 蘇軾 孫復 文天祥 岳飛 朱清元

游酢 吳大臨 謝良佐 胡宏 以上宋儒之賢也 劉因
許謙 以上元 曾端 謝良佐 蔡清 萬壽 以上元 劉因

周子義王士 陳真 萬壽 以上元 劉因
顏雨大年沈一貫 章懋 萬壽 以上元 劉因

王士性李相慶 章懋 萬壽 以上元 劉因

黃仲昭 吳與弼 四十年沈一鄒守益

年趙錦元 王良 四十年 張欽順 鄒守益

洪先 野化 嚴呂 摘性 嚴呂 摘性 嚴呂 摘性

張朝瑞曰夫道廣矣大矣而其介未始不嚴故與知愚

夫愚婦而力窮與渺者恒結焉則以愚之安於道而賢

智之務極溢也遂古以來本無可傳而強名曰道舜之

言中孔之言一假之言庸軒之言善言觀不同而所契

若符言不足盡道而遺無俟言傳也吾有言並且泥吾

言而執之吾無言並又德吾言而失之入冬一心而異

同立士各一學而歧路分矣彼告生朱翟皆落思有得

孟切切然辨之甚之於洪水猛獸似涉鐵鍊之過狀以

至廣大之道而不嚴其介則人將惟性所便惟意所好

鼓標樹的耳目輪亂而舉並風靡矣孔庭諸子代有損

益推之惟恐不尊刺之惟恐不去即今所視下固憂管

聲香登薦者也論不定而道定道不定而傳定故一時

之祀卒無以奪後並之議無保乎沫泗而下寥寥晨星

也祀而議者古惟子靜今則伯安彼皆命並曠出有功

斯道即離合於宗而未始出吾宗夫道之大無所不攝

當朱之並不能廢陸陸之後又寧獨無王狀以彼之見

地樹立猶久而後讓讓而後祀祀矣而眾難禁禁令眾

輪終不相掩則非論者之不廣而吾道之果嚴也逆觀

者當自得之

朱子節要題辭

曾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因共撮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友人高雲從讀而珍之爲四先生之後能繼其道發明而光大之者無如朱子亦取朱子全書撮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悉準近思錄之例不敢擬於近思錄也題之曰節要間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爲之喟然太息也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予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並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遇於無所還而厭之並好奇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於是乎從而爲之辭否以爲平彼以爲凡爲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襲惜其傷於卑

實用編卷二十八 頁集七 正學考 二十六

耳吾以爲方彼以爲矯爲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倣其傷於高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空乎虛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之於朱子徽徽如是且謂學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趨然獨立不受變於流俗夫孰得而幾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進而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學孔子者也其故論造詣頗孟猶有嫌焉論血脉朱子依於孔子也雲從之爲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血脉誠真隨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倘其不然即有

殊能絕識起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學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萬曆壬寅六月穀旦梁溪顧憲成謹題

正學疏

禮部尚書馮琦奏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事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贊成也該臣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訓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即古人麗

實用編卷三十八 頁集九 正學考 二十七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滿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誕詭誕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標幟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爲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寬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通於神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之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言曾有此語意否乎大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重而習之自育未必能窮亞問罕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隨宗異教之

殘膏臂如以中華之音維鮑結之語誇道既為疎駁論
文又不成章並遺讀於狂瀾經學幾為泰春言者文列
其詳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大變其習者
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論文
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雋則鑒裁不一也同
是達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今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
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
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
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
說去年亦奉有

旨督學而下何嘗禁止一處燒燬一書等經書於弁髦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
實用錄卷十一 目錄九 正學考 二十八

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
行文以遵宋儒傳註為主二三場以海賈性鑑正史為
主其有決裂聖賢遺旨 王制援儒入墨雜墨附儒二
切坊間新說曲讓責令地方官難曉之各該提學官員
具文報部要見無過險政郭安之士幾人焚過難經叛
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廢生停廩一月增
附不許替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
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 准歲貢不堪三名
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處兩
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為準違
聖言則參不違則否 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

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驟革
各解卷到部專委司官評閱送科復閱各以虛心平心
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易處致有後
言事關考試官提調官之大者具疏奏究其應停應降
生員復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
容臣等細思求酌再行題 請伏乞 天語叮嚀
初下部院斷在必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
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
焉自古並道升降之機往往以士大夫好高為徵並之
治也高明之士盡以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為國其
議論必典實平雅而天下靡然從之及其求也盡以才
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非

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並聖學必不明並運必
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 國家無益何況繁瑣之
餘以自益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判久矣自西晉
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外
自分為兩歧又其後則收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
之內又其後則專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
至聖教中建極揭峻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視類
波於砥柱悠悠並道臣等未知所屆也伏惟
聖明留意

萬曆三十一年 月日奉
聖旨祖宗雖盡立聲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
學者不但非毀宋儒至誠機孔子抑派是非蕩棄行檢復

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為 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情才為
心曲狀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
舉豈得輒加取錄以悞天下覽卿等奏深於古教有裨選
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
等好高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臣應京曰伏聞
宣宗念民之休戚係庶官賢否問何術可盡得人楊薄以
薦舉考課新

上曰若不素敦豫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猶濁
其源而求流之清也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意至哉言乎選師儒為興學計重學校為長民計也無
齊斯民即學為文具師為冗員況相率廢薄經常虛芥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泰九 王學考 三十
六合是並之否廢爾如吾民何知民之為重則不能一
日忘正學之思此

主上與二三舊臣所為諄諄告戒乎儻有聽之嚴密講
重角名教矣

月川曹先生要語

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以其受天地之中則皆可
以為充舜而參天地以贊化育

身與手足一體外邪間隔故與氣不相貫通已與天地萬
物一體人欲間隔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間隔者譬
必有方我與天地萬物間隔者聖人亦必有方故夫子曰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
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

徹古今大執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
精義入神是大底事洒掃應對是小事然其理則無大
實用編續集卷上

小之間

聖人時靜而太極之體立時動而太極之用行聖人身上
只是一太極

聖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

窮理反躬之學吾輩當時時念之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

克己復禮為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
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歟

蓋一是仁之體貫是心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
一夫何不一之有哉况所謂己即舜所謂人心所謂禮即
舜所謂道心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錄之同哉

口耳之學不得於心枝葉之文不得其本此等傳習安足

以淑於心養德性而有實用於世乎

事事都從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大路

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籠觸即動而廢物無蹤跡可尋根處

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

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是事心關要處

不為氣所動則心寧靜不為欲所分則心專一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違理無定在惟動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動則不死常

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實用編集卷上

形氣之私的人心本危能以欲入來性命之正的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日用間無非中凡由人心而出者無非道心之流行矣故先儒曰有欲心而人心為之昏制人心皆道心也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不能不壞於人欲須

得人教件件打掃底淨方見真體

人能養敬則心便開明

今人輕易言動是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

言語以操存此心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省察常瞭然於心目之間

不可使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之域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則動亦靜也

中惟王敬則內欲不能外欲不能入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誠足以救千邪所謂先立其大者

重於此

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有進若這集工夫欠了分毫定

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

古人為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

是與得偏方好喫得不得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

不聞既聞得偏在筴子上便了不辭自去着工夫

孔子之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

之所謂善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

實用編集卷上

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方是如此之善

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處惟蓋中則中節也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

不中節者為惡

人性本善其惡者多因氣動於欲陷溺耳及至氣清則具

時善處自然發露

在人者五性之性是稟底在天五行之德以在天之五性

為在人之五常則人亦天也學者須要識得此意不可

天大現已小

人欲獲其同然之性以變化氣質必是人一已百人已

千底功夫方能變得

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及則為

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及則為

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及則為

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及則為

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克念則為聖自是周念則為狂特竟忽之問學者不可不謹

能克己復禮則滿腔子裏都是天地生物之心而日用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

孔顏之學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嘗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

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守之學至於樂有難以語人者惟自強不怠則幾之

人要為聖賢須是狂起如服膜肱之樂以照深痼之病直是不可悠

實則樂處要上

德愈如摧山室慾如填壑還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修德須如此而後至於成德

古人自始學至成德有勉強自然之不同而惟日致恐其不及者無不皆然

學者誠能過洋遠用力謹守關則用力不已者可以全不用力謹守不變者可以無所事守

學者須戒自足之病乃能有進

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

志強則氣亦強志情則氣亦情學者欲去昏惰之氣必以立志為先

孔子說志於道必志於道而後謂之真志

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照億度之知非真知也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啼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人不消去昏默幻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必分明快樂

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加我數年學易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是聖人不自足之意吾輩當時時檢察

人不幸而有過非真不幸知有過而彈改是真不幸

下學可以言傳是人事上達必由心悟是天理然天理豈在人事之外故曰人事盡而天理得矣

曾曾言志是箇無事無為的道理而做有事有為的功業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到正與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志同

聖人之心一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歆其生

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

帝禹有天下而不與只是無心於富貴非無心於斯民夫

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生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為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即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個空虛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豈不知道只人事之理耳吾儒之窮窮而感如曰齊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絜然
具備於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斯靜之
而乃通乎萬變焉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何往非心之
靈耶彼佛氏之寂寂而寂如曰以虛為宗以未有天地之
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組造盡欲屏除
去了一歸於真空耳此等之教不察夫理義精諸事業又
將何以有實事乎

老佛之彌近理是是非也斤其非則正道明

異端滅而世道明邪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生於斯世但
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義理厚風俗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
後豈可泥於曲學苟以隨手顛倒

孟子謂御源亂德之害而卒以反經為說於所謂上策莫
如自治者况與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
計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息滅耳以學者所當勉而不可
以外求也

宣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接本塞源之論帝
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况復世午邪說妖妄之徒
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又可信耶通
足以成心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惑指人之迷而已故朱
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其理敬祖而能繼
其志是謂報本今人事佛事神而言行違理何能報本
一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且置之必然也安有主而復生
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輪迴哉

儒家之禮原出於天地而制處於聖人故自周公而工作
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家老聃
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宋武宋徽之君妄為齋醮之說故
武徽臺城而徽說盡金匱將宋實招俱遺顛倒誠焉世之
明鑑也奈何人不知戒淫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
出俗起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法喪不用浮屠在
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祭一
遵古制不用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倣
之者今欲明其理而知其俗以二先生為法母曰我下愚
也豈敢倣大賢之所為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况
種許乎

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行之規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其
心雖周公孔子之聖猶且朝聘有羔羊編三絕况常人乎
張子云為學入道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變化氣
質方是有益故自易其惡例至其中之說也

生死路頭只在順理與從欲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
便與天地同體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
則無入不自得
不忘上蔡取若謙澤此意辦得此心

月川圖詩曰天月一輪映萬川萬川各有月圓圓有時川
竭為平地依舊一輪月在天

郭文莊公語錄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須是吾輩自致自證無一毫夾雜始得故言足以與非以干祿也點足以容非以避禍也

南野子曰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讓者也而兄猶若有未合者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姑無厭其逆也而求之

吾儕講學日衆而成功日少只是起脚一步不曾潔淨非大公頓應正脉有愛好的念是要譽未潔淨也有怕不好的念是惡其聲未潔淨也有求合於世之念是納交未潔

賢用編緒集上

卷上

九

淨也三者不潔淨則日故儒子于井猶於惻怛真誠仁體有隔况因循隱忍有多少礙塞其安能盡援手孺子耶

微游獲晤令即於諸大家少効切偲之助元凱相如皆是傍門惟有與叔心齋一脉乃孔門最上乘不識於義方授

受能不爽否年來取書四方歸而避暑於武公覺得從前淨泛猶靠在聞見思索科曰於脫胎臨臨真體未可承撫

日夜怨艾及觀內省始於全生全歸脉路有循循進步處庸德庸言自邇自早戒慎恐懼真是無須更可離種種外

馳不分清濁舉是駭聞一生光陰古今豪傑不免此症故發憤刊落奇功一原考亭契紫爲求學藥石是良工苦心

處所疑于溺從無極太極象透不落二氣五行恐涉過高向

在冲玄亦面許之因舉先師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

本堂前之句以爲下學上達宗旨近來不免分作二段日

用常行以達聖自檢而未透先天真性猶欠著察居閑無

事隱隱見得先天體段而日用應酬委泊不得猶是虛浮

須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從禮儀三千威儀三

千處見真性昔人論體用一原或譬諸鐘曰未扣而聲出

或譬諸鏡曰無時而不光無時而不照試驗諸吾心當有

別矣諸公體認無極太極之幾曾有四時未行百物未生

時乎溫煥涼冷初無斷續生長收藏初無止息晦蒼公嘗

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惟當於常運

處見太極於常發處見本性最爲精確於穆不已天之所

以行健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自強也故太極一也自其

流行曰川流自其主宰曰敦化真性一也自其流行曰傳

文自其主宰曰約禮若曰不離不著猶是二物

所論學問惟是自信本心終日變化云爲以直而動乃見

天則種種意解見聞皆是閒闊度虛索泊與本心原不相

干肯哉其言之也青原再會同志四集磨偏去蔽甚有警

發始悟從前比擬想像自以爲功而及生一層障矣然須

實見本心乃知此味若以閒闊度虛索泊認作本心則去

道愈遠此正吾兄師教錄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順應如一稍有障礙即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方是無素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學古人所以立參於前望倚於衡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究此常照之體耳地疲政繁自是症候而心粗氣浮乃自病源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大原自精整原自密察原自凝定只緣戒懼功跡習微欲奪故有所怠慢好樂終非大公親愛賤惡而辟終非順應古之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皇皇然明明德於天下亦別無巧法故脩己以安百姓致中和以位育便是相傳一派醫案

古之學者學其所不能故弗能弗措今之學者學其所能故其弗能遷改處執以依循中止或從而為之辭聖門教學具有成案能養而進以敬能服勞而進以色難能無語

實用編錄集卷上

鄒

十

而進以樂能無驕而進以好禮故成人之方必文以禮樂禮樂者中和之矩自始學至成德壹是以不踰矩為極則然後足以立人極而成位乎兩間兩間空濶何物不在濶濶持載中若有所簡擇有所窒礙便是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向所論聖門高第亦各有病痛非敢妄議先哲也康齋所謂見明道之有獵心而知聖人之可學也以三子之日用親炙宜得其門矣非聖人之點化則克伐不行終非復禮又信必果終非比義德則屢中終非一以貫之其所以成章進德正自聖人鍼砭中來今欲求聖門醫案須從此處體驗各察其症各服其方庶幾有受用處

所論吏事紛冗人情愛憎一切應酬種種皆足為累阻陳

夾雜病痛多端及至有覺只是一番安排非吾純甫點檢之切安能如此然於良知本體尚未實體認出來明德之良原無粗疎原無夾雜原無安排原自廓然大公原自物來順應種種為累皆是自私用智病症知得病症便是良知醫得病症便是致良知若知病症而不能瞑眩以復本體是忌目之昏而不求復其明豈有了手期耶

所言知止之說須識得止字本體即工夫始有歸宿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自無聲臭而言曰不觀不聞自體物不遺而言曰莫見莫顯其曰止仁止敬止孝止慈皆至善之列名也戒懼勿離時操存時時呈露若須臾不存便失所止故大學中庸論有詳畧而慎獨一脈炯然無異不擇而省是縱誕之說也願與同志共圖之

實用編錄集卷上

鄒

十一

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遠宦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狄其取於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類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究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

莫知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無之獨除却講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笑曰其願從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警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人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其願為狂以進取不顧為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為中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齔鰥本自脫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宜常大公常順應應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勳烈是四者皆實用編緒其美一

鄒十二

一之流行也學出於一則以心求言矣學出於二則以言求言矣

比官廣德躬率諸生及童子習禮於學雖毀齒之童周旋規矩雍容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喻也屬劉友筆袞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論俗禮要以頒於士民刻成讀而嘆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則非畫之所能載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顚沛於是舉富貴賤無所撓登故所履中正而禮行為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脉完固而凝聚則粹然見面盎背以施於四體無非順正而充溢者矣

其見莫顯體物不遺不親不聞真體常寂命之曰誠其見其顯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虛常靈有無之間不可致詰命之曰幾性焉安焉知幾其神以止至善天運川流不舍晝夜復焉執焉見機而作遷善改過雷厲風飛不俟終日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寂不寂則撓其體親愛賤惡而辟則感不通不通則窒其用憤矣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於焉戒慎於焉恐懼日瑟懼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儀威儀無適非仁發育峻極無適非天是為誠立神通全生全勝聖學世之擬議言動繩趨矩步而貞純未融其藏也支獨抱玄機與造化游而人倫庶物脫畧未貫其藏也虛皆師門所弗與也況於矮人觀場狂犬逐塊遊騎無歸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悖愈擔當而愈獨扛其獲罪於天命也滋甚

鄒十三

天下之言學術多矣要之不遁二病滯於有者以功利詞章為悅也淪於無者以空寂虛玄為悅也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於高堅前後間卓爾如有所立謂之有則非無也謂之如則非有也非真見聖道之全其孰能然而成之甚矣中庸之難擇而一善之難得也知規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頃刻離也則知所以欲罷不能矣知天則之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則知所以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誅良知也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情約正脉躍如在前千載絕學誰為不負一生者

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驚汲汲焉以求可定
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於神內照而人倫庶物脫畧
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慎恐懼無繁簡無
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太公順應
者矣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定而中和備矣中
和備而禮樂興矣是以郊焉而天神格社焉而地祇升廟
焉而人鬼享遠焉而四夷柔順焉而百司恪庶士用章
民咸殖夫是之謂位育之學

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與
與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故為善去
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善惡惡之意誠誠意
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心脩身其特二事乎

實用編錄卷十

鄒 古

曰有所忿懣好樂者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而辟者
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盡也故無所滯
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
道行矣故致格誠正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

聖門講學以脩德為命脉以從義政不善為下手實功吾
儕從事於學久矣若云聞義不從不善不致茫茫蕩蕩諸
君必不肯當若云從義政不善潔潔淨淨諸君亦不敢當
然則今日之病症其在徒不從政不改之聞乎學者不識
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攀不得其正
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徒不善是德性錯走
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墮產輾轉流離安得不
憂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有中和壹是皆有位育中和不
在我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
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相接處

學之不講久矣後世講求諸去往往自智染之後言之環
視病症與正學許多妨礙故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學而不
察良知本脉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
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為率性而不察
許多病症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
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觀不聞
帝規帝矩常虛常實則冲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
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極

實用編錄卷十

鄒 十五

志亦未易辨昔歲在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
良知粗了故包謾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潔淨
淨處未肯著實洗刷遂致耽著幽真可愧悔此學容一毫
包謾一毫倚靠一毫懸想不得須是自濯自暴方入得精

一脈

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
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
酬泰泊不釋離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
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統理會自是真性常令
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滿六合便
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處藏於密便是

約禮故亦晚亦係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物無二
金轍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正是竭力卓爾直見本性
問不觀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昧不
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無形與聲便
是不觀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

師友一堂法言龔語良知所觸感有感發平日放縱者易
以收斂平日驕侈者易以朴素平日躁急者易以寬和平
日慘忍者易以慈惠平日愚謹者易以迅勵其格式無以
異也察心術之微則判若天淵矣由剛陽蓋惡發端是自
家性命上用工則能繆能改可久可大方為作德日休由
要譽惡聲發端是他人視聽上用工則徒悅徒從乍起乍
仆不免作偽曰拙

實用編輯集卷上

學上十六

天生之親育之君食之師教之分異而恩同異天之威於
特保之出王游衍恭前倚衛守先王之道以淑善類無敢
為宇宙間傲倖之民是所以報天即以報君即以報親即
以報師友

論近來講學多論本體於開物成務似少實用曰體用只
一原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吾儕只怕權度不精何患
輕重長短不能審別只今事親從兄和族睦鄉親師取友
一皆實用古人以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便是
矩之實

一家教人直從先天一氣上理會不在病症療治燕治病
症只是脩鍊粗迹安能入微聖門正脉直從天命之性剛
健中正純粹精上理會方達天德孩提知愛及長知敬便

是天機之靈但勿暴少艾勿暴寡子勿暴君親中地善信
實親自然暢茂條達禮儀威儀於往非仁今却執帶俗情
疑冰燒火自伐自戕更理究諸誰

爭名奪利疲精瘁神以驚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
止志道據德飲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臥龍藏淵芳柯不能
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為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
為萬物之役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
於外者也散於事而為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
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宣於口而
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固不周備
是文也命之曰費執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指之
實用編輯集卷上

學上十七

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塵累莫可窺詰是禮也命之曰
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

翁兄弟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
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神者明孝弟之道通於神明
齊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脉絡非誠於孝弟者不能故曰
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周之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
的格式郊社宗廟運天下於掌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
神明光四表無思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耳順從心始於志學而美大聖神基於可欲之善孔孟所
以幹乾轉坤為天下萬世法程即此柄也志學者志不踰
矩之學也矩者天然自有之善也可欲惟善而舉天下之
物無以尚之此尚志說也由是而立由是而不惑而於從

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亦曰欲仁而

之義而已矣

問子夏小德出入之旨曰此正子夏悟後語當其未悟時
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經經小家當故夫子以小人
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千變萬化皆是先立
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出入正是川流意思

問知德者鮮曰此聖學入微緣路須玩味自得之虛談虛
見未可為知德學者尚能辨之至聞善先行告過必喜亦
勇矣而獨歲以知德者鮮善從聞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
明自充自訟故中庸服膺弗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天運
川流始為知幾始為知止始為行者習察致良知之傳
昔人以尚行尚言卜治亂之兆尚行者精神內照端端然

實用編錄集卷上

鄒十九

明庶物察人倫恐無以協天則也而不暇於虛談是以合
愛合敬率天下於周行尚言者精神外馳端端然驚辦博
工揣度恐無以徵策名也而不暇於實踐是以遺親後君
率天下於吾寡故善學者當研幾以全其歸善政者當運
幾以定其趨

因構居室於此學有微省一瓦闕則為兩穴一葉闕則為
風竇一磚闕則為鼠窟雖吾輩欲致廣大却忽精微庸德
庸言却敢於多少放過甚懼風雨說佳之壞廣居也書以
自箴遂貽同志

不願亦臨無射亦係非文王之警惕乎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非文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與於機同運自然而不
驚惕其夫也蕩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溺與滯皆有過

有莫不可與語比義之微化

子貢之敏料事如鬼神曰武叔子禽輩所望而震焉者也
而斤之以為不幸陋巷之顏吶吶如處女而退省其私亦
足以發獨以不情許之是夫子之教學其可知也已孰愈
之問婉以發其機也而猶較諸聞見之多寡蓋尚矣悟也
博學而識正以質之而子貢便悟矣性與天道默而識之
於文章之表非聖人之善教而賜之善學其何能與於斯
聖人工夫不息如天運川流即是用功即是得力其德業
之盛不見不動而配天配地悠久無疆古今峻功顯利豈
有外道義而得者特不謀不計始為純王而求可求成遂
落雜霸若以功利歸諸霸非特不識道義亦不識功利
三子言志似實而虛魯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章甫小相

實用編錄集卷上

鄒十九

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
風詠更無等待故無所擇於境者始可與安土無所擇於
時者始可語樂天

問今時講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聞之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箇問答要處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裏惠并問諸公總未跳出吾人窠臼今要求跳出須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即聖堂廣大無邊貴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箇門限所謂貴通不隔萬物皆備千則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則難過則美大聖神深宮與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享其榮華哉

問如何得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是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實用編錄集卷二 羅 二十

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雖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

問吾儕耽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嘿然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邪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余歎曰好造詣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箇鐘子其友方畧省悟曰小僮於此來也似解戒懼索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也若不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汝試以

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人能以覺悟之發而妙合不慮之良渾然爲一純然無間方是脣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

此箇東西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不以不脩煉而減最先下手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遠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隨物有遷驗之心思蒙寐之間條然而水條然而火條然而妖淫條然而狗馬

問希聖宗旨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

實用編錄集卷上

羅 二一

至者天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聖也既求希聖而希天乃不希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如何去希得他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惡今汝自考從朝至暮念頭是好善之意多是惡惡之意多是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實將近於惡人若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做做好人

植獨固是學問頭腦第恐汝輩實未見得益獨是靈知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慎則敬畏周旋謹明命如此用工則獨慎便是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動心則長知而無動怠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何則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獨知原命自天也汝輩當其茫滿之時或應事或動念一可以指數何嘗絲毫茫滿是則汝輩常孤負此心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

問如何用力方得心地快樂曰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為樂則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

境界為得則不得隨之矣人臨事先時預有箇要定靜之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翻令衝動不寧孟子云不動心不屬靜定之意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問意與心不同還覺未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也是事未來而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景象却又

實用編錄卷上

二二

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太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

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亦最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晷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亦條條光裸裸直是

空谷應聲更無沾帶豈非人生一大快事邪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夫頗專奈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則可曰如何是獨曰吾心獨知之地又如如何為慎獨曰念

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曰即子之言則慎雖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

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察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聽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

實用編錄卷上

二二

雜念之類也遷便升堂而聽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聽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聖人事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學須是由勉而安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著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此做脩為拘束執跡出門一步已

與平處不學之體不啻冰炭做得開熱一分則去真心目
連一分做得成了寒暑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何望
而反望聖賢得此意心而反至道也

人亦多矣則雖學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學聖賢則即
謂之歸於理神之大

蓋提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機索之本
成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具足個個完
備但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如鑛石過火銷
融徹透都歸叫做聖人然究其所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
應不學之知能而已吾人只多了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
精金空鑛中而不成受用雖將身去愛親敬長食飯
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故聖人教天下
實用編錄卷上 畢 二四

不是別處講只是以先知覺後論以先覺覺後覺如用
天鍛鑛鑛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蓋金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
此方便故謂吾輩若要倣作仙真則此學可以不講又
要費力研究思索此學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
良知頃刻立證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吾
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
今能轉凡為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
世到老也有個歸著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自棄
則雖讀書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
已

問草又通而未盡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先並謂文字至譬喻處極難不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難
蓋未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不生未以遇罕而枯吾心
則無時而可枯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
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
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
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

問近聞先生論天命之性見得此身隨處皆天豈不快暢
曰若若如此理會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
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所在即生
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
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

問良知宗旨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
實用編錄卷上 畢 二五

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此是結果也在此是曰此語謂之起
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曰人若不認得結果的明白
分曉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
奮勵而勇往無疑即如說一個善為可欲便須審實如何
為可欲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
審見十分則切十分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
若不可結果的必不與他起手也譬人初生子視諸成人
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
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
即原先赤子人惟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
奈煩等待也

問大學自一
何以先中篇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

之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家好即
以用力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哀
樂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
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
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
川皆是性人性皆是善善滿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
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
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已欲立達不須在
已上立達只立達人即所以立達已也是以平生功課學
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所以不倦處不倦處即其
所不厭處如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是說官之慈即其不
害用編錄集

羅 廿六

官民是而不取不害方見是肅是慈純天微地膠固圓融
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方是渾然之仁方是孔門宗旨
明定性書每以喜怒為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
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
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象國天下裕如故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為天
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宜開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
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友人勸有一弟而不能化曰君嘗得好友與嚴乎曰未也
曰此便見汝愛弟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流血
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以停時刻哉此友感悟先生曰
手足且然君父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願乃優游

一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
先舜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觀見也罪將何所逃哉

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
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立諱了詩火時候傍一生
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
其生恍然有悟

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
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
為徒吾心意況共鯨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已
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

學是學為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十五
實用編錄集卷上

羅 二二

而忘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便考問自己
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
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
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
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
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
之學有成法

閻掃盡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
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
孔孟之言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
燃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濶是白曰青天何等簡易何等方

便曰今日學者工夫須如磨鏡塵垢漸去方得光顯曰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水之與水猶為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成冰有時共師友講論賢大開朗譬則水之遇煖消融成冰水有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難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

謹約次一生間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

實用編續集卷上 羅 二九

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寧靜作何狀這齋齊供茶循序而進目以告曰諦觀齋齊此際供事心寧靜否曰然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家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為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閑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捉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更不離時刻長在諸生試觀適幾冠擊鼓敲鐘一省鏗鏗朗朗諸鄉老共立而聽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道現前也耶生曰正用功時恐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憶重冠更胥

歌詩進茶時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乎蓋說做功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夾襖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做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實用編續集卷上 羅 二九

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諸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宇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為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為能而絕些勉強無盡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是天命之性無盡無夜其餘理就事務鋪將出來乃為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問亦言無者則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圓融了無滯著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割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問亦言微者則亦表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啻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生而不容已混混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為可愛者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為可厭者則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觀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率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實用綿綿集卷上 羅 三十

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忙何對治曰君子競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觀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著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而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願發靈通以為字太天光用力愈

旁達心愈遠

爾習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其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秦說等書妄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黃紅綠瑛瑛物以成味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俗崇則萬種皆病有志

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別落到牙關再關不得處腳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高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暮辛轉頭時候

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漫為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腳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道只是率性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天之所在此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容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兢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

勸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
出鐵芽且將清泚無餘失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
細賦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
生萬生總在今日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彼豈務作修語耶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
大不足以名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已合彼終未有
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己誠已外無誠妄自
已妄已外無妄則一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獨柄入手
即如今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
亦莫非工夫固無尋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已之可分真妄
之可辨哉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學以致道
實用編錄卷上 羅 三二

即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友人懇求指教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
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
援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
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
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狀
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為情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開可
見頭不閑足不閑身我不閑物天不閑人滿腔一片精
靈精靈有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為君之知在身而為君之
事在生而為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
閃爍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
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有省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
能為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
為天下至有為天下至無則豈惟不愚非其所有即善亦
何所得而有也為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為即不善
亦何所不能為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
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問渾然同體與無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為言收可玩味夫
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體外勞心腹內運而身
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癸丑先生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
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
實有自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睜擾攘而

實用編錄卷上 羅 三二

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忌此皆君心錮疾乃仍舊也可
不亟圖療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
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
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學裏亦自昭
然君今護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
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乎與天日相交此
則陽光宜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
意沉滯胃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
鬼界令人脈絡糾縈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安歷
是尚得為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
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天壽先生語錄

余篤信文成良知之宗胡正甫以無念為宗仲子曰吾學以不容已為宗正甫肯數四余比來末信此為究竟孔仁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何者蓋仲子所揭不容已者從無磨滅身登岸之涉玄虛從庸言庸行証果早之不落情念之微猶溺伊尹之若縫若滿它若親觀微而泚觀遇時之食而不屑見入井之孺子而林揚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顧人契之有深有不深充之有至有不至耳

堯靖丁巳仲子有聞矣余猶未之識也一日友問仲子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學從無極入不落陰陽五行余聞實用編錄集卷上 取 三四

而絕然怒訶之曰小子誦習孔孟書不反身體會乃勦此玄談可訝也仲子素嚴事余乃抗對曰吾亦重許世人讀孔孟書第籍以梯築肥更無一反身體會者余又訶曰不體會哉吾儕事親從兄與世酬物乃實體會處也仲子曰固也學有原本余曰何云原本仲子曰肇道統者金稱堯舜堯舜相傳宗旨是一中子思子孔氏之神孫也特為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讀孔氏書者孰從未發前觀一目哉余聆已僂而思徐駁之曰中庸首章雖有如此微言顧篇中所云庸言庸行遠道遠德九經三重孰非實理奈何獨舉此耶論哉仲子曰固也不觀篇終結語耶余乃有味其言也因日與討論幸有所啟戊午歲仲子從余來京師時海內顯學多取好處一日大會或舉中義

相賢同志各陳見解仲子獨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排立曰請諸君觀中隨慨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冊上覓中終生罔與同志因有省者越辛酉余於役西夏便歸對榻慎獨樓以近聞賢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與自無聲無臭為豁然自是於有無精粗內外微顯無二見也

霍山鄒子曾受學於吉陽何先生余叩之曰子學於先生也先生云何鄒子曰先生常謂子內觀子曰曰先生患子之漫馳也而約之云爾子時內觀也漠漠耶昭昭耶寂寂耶生生耶子母執內而大觀焉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性於人於物色色種種何者非吾內也昔陸象山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斯為善

實用編錄集卷上 取 三五
觀者耶彼驚外而遺內者固非執內而遺外者亦非也池守問晦菴窮理與陽明致知之說如何先生曰窮理字未可輕看試看說箇窮字便是直窮到至盡至極處如堪輿家卜宅兆便直窮到祖山發脉處昔人尋河源便直窮到崑崙星宿海而後已先正所云窮理不是只向書冊上辨誠得些話頭就實是要人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始得即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自可見試以諸賢今日見在職業言之如要治民便窮到履上要獲上使窮到信友又窮到順親此皆賢輩之所共明也至於順親又窮到誠身誠身又窮到明善此便是夫子直窮到底言語諸賢今試細思均此身也而曰必明善乃能成身何也蓋吾人而今眼前見的这个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張

子所云客形異徵家所云假幻身下世人親執若道
箇假合的幻身染虛妄迷蔽本真只見得自己日要好的
親耳要好的親口要好的吃扒拈拈拈一生只要供奉
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物痛癢不知相關就是父子
兄弟至親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能數信友復上治民乎
吾輩誠能反身求諸自處我這箇目原何能視耳原何能
聽口原何能知味我這身心原從何處生來如此直窮到
不能言處不能著思議處於此默識得此渾然與物同體
的意思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萬善滿腔而是靈靈
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箇真正正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
矣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蓋如此如此而親不順友
不信上不獲者世豈有此理哉窮到此方是窮理致到此

實用編續集卷上

取 二六

方是致知也守贊曰發揮至此明透無餘蘊矣誠聞所未
聞也先生慨然曰願吾輩從此真真切切省身克己使合
郡民物窮磨幽谷之下箇箇無失其所適為發揮若說我
解說得好就是發揮明透不知去朱子所云窮理陽明所
云致知之旨又隔幾千里遠也

人情難平者怨難窒者怨人能攻伐其怨怨不使之行誠
可謂難然不許其仁者養學者先須識仁學不識仁而使
去克伐怨怒譬之捕賊者日日捕賊而中無主人翁無家
當垣墉即日捕賊所謂賊於東而生於西何可勝捕哉
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涉色相名號者卒歸銷滅只
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欄大放散者終隨坑塹只此
不學不慮是為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為只此庸

言庸行是為妙道凡驚高玄奇詭者即是虛囿
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之真體也

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已同原之宗至一不二者
也是故民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明德維已與人一以貫
之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豈故為是濶遠哉一之
貫於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
於身心意知終始本末理本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
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遠之國隆天下胥貫矣一者何也
即吾心之獨知不昧者也一貫於目則為視一貫於耳則
為聽一貫於口則為味是故君子慎之所惡於上弗以使
下一貫於下矣所惡於下勿以事上一貫於上矣至於前
後左右所惡勿施一貫於前後左右矣曾子嘗發之門人

實用編續集卷上

取 三七

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是道也至近且易矣
何明之之難哉忿懣懼好樂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
體以誠親愛畏敬哀矜憐情賤惡辟矣而不察則一之用
以闕夫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黷賢卒至於病國
災身為天下僂也豈不悲哉

夫吾人本來之體無為也無欲也天命之性是如此吾儕
誠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便是率吾性真謂
之道矣更復何事故曰如此而已矣何謂脩道之謂教聖
人處人習蔽氣昏不能一一率性而戾道者眾也於是立
之教焉使吾人上焉者居仁由義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
其所不欲次焉者慕義強仁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不欲又輔之刑政焉使下焉者畏過遠罪而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此雖淺深高下不同均之使人成平於性而不畔於道此自古聖人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又古先聖尋常道理非有高深玄遠之事也故曰儒道之謂教

愚嘗竊謂孔子之學原是一貫孟子之後宗傳似夫不免著見著見則二矣即如墨子見得萬物一體便勉強做無愛作用楊子見得真我處便執定做為我工夫凡此皆是著見是皆窺得向上一層者孟子只從其類有此處乍見林楊處識取良知之旨亦是從此討求消息原自徹下徹始徹終既不落向高層虛寂巢臼又不至摻和下層功利機括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為者此其真宰愚尊信之實用編結集卷一

耿 三八

無疑者蓋交求之本心而有契非倚傍人口吻也奈何枉格於聞見者常不及而高明賢智者又過求之耶今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為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為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大重矣聖學原自淺膚反之本心不容己者雖欲堅忍無為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安者雖欲任放敢為若有所制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為若有所求於其致不達上乘之宗耶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蓋剖判於所學矣親近世所學抑何事耶買貿然攻佔單以梯榮貴天下皆是也進之不免矜名行以賣譽爾

云爾間有矯然標樹以學自命者則又多陷於異說崇崇任放以為繕性了心甚有清望其身楚起其胞與而體院於入口無染不著為己之學如是如是嗟夫是豈古人所謂學哉古人之學惟求得夫本心而已夫天地萬物通為一體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吾人之本心固然也古之學者惟求夫此是故不視不顧斤斤然致嚴於一介非以為廉也是其不欲之本心不容自免也若撻若溝汲汲然聞切於一夫之不獲非以為仁也是其不忍之本心不容自已也由其不忍也而益有所不欲由其不欲也而益有所不忍學如是仕亦如是矣何也蓋本心之達於民物也若日之必隨地皆燠若水之必潤隨地皆濺彼其至性不可禦如此也譬謂今之人獨無是心哉彼彼迷蔽而墮閻者實用編結集卷一

耿 三九

昔年李士龍來山中省余居踰月仲子末與一語及學士龍悲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子一言見教何外我甚仲子笑而不答瀨行仲子送之河許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仲子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近語余余深有味乎其語也念吾儕一日十二時中須是反精向神參會自已所以視聽言動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夫人之所以生所以滅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因而推之天地之所以不毀庶物之所以生沒代謝天下萬世之所以興衰理亂者是如

之何如之何此使不質質虛枉矣若祇何別人口吻上水

據教經上講求曰如之何如之何終末如之何矣

學以仁為宗以父兄為師以孝弟忠信為行以

親仁取友為資助以能誦習氣而同體民物為証驗

昔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將榜梧時語尚是邊

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駭語

此是子夏悟後語學諸草木註學者所至自有淺深猶草

木之有大小非也意謂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

原非兩截本末之辨便自分明矣教小子者第令從洒掃

應對上學習涵養漸使自悟可矣若合下頓悟本末一貫

之旨非上智聖人之實不能也吁古之洒掃應對如此粗

節先儒以為精義入神今讀書為文豈不精微乃為俗學

實用編錄卷上 四十一

何耶此固有辨難言哉雖然子夏之由末達本視魯子之

立本貫末亦有間矣故曰不如魯子之守約也

吾人生理之幾探之無朕達之無前引之無後折

之無間全之為無忝也者即此極而研之是曰知命外此

而別求向上一義非吾所知即此備而俟之是曰立命外

此而別求末後著非吾所知何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生之理原是如此即欲粹上尋空寂自不容已如何上得

去即欲褪下忘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

余嘗念學術對自心不過非學術通人心不去非學術証

之先聖而謬誤之後聖而欲質之天地鬼神而悼且疑皆

非學術

竊謂吾黨問學須辨真志須透真根真根透則自淡自簡

自溫與世酬物自合天則如種種粗淺意氣空頭議論皆

是習心作祟雖却真根矣然惟真志弘遠者自視必若無

若虛便自省天下有多少不盡分處更那有閑工夫持此

虛見識恣空譚與世人競短長也是故真志苟立真根自

透不須防檢不須把捉矣如使因事懲悔第欲與世調停

即今完完全全與物無忤去道遠甚矧救東失西周前缺

後決未必能如所願也

昔淳于髡說孟子三段語意孟子答之詞俱若遁顧所謂

衆人不識處到今人執識之維特孟子名實識不加於上

下而七篇中一縷孔氏血脉流傳到今其名實所加何遠

耶

或問洗心有道乎曰知心而已矣知心有道乎曰知天而

實用編錄卷上 四十一

已矣未識心而求洗者則昔人所謂泥裏洗土塊耳或曰

洗心之說出於易易主卜筮言不既粗歟曰精矣夫人心

之未交於感也湛然虛闊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蓋

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

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

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為洗心

也不已妙歟夫易之洗心也以卜筮其甚渙也以假廟其

致一也何也心體歸虛則澄清精神歸虛則凝聚其於道

也深矣深矣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仰觀俯察茫茫蕩蕩天地何心唯

是虛化形成而人人便是天地之心之所寄託也吾人合

下及身然識心又何心唯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是此

心學也。心終氣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見也。是皆
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
非有異也。

百姓之日用皆中也，常而不恆，直而不曲，故曰：「不能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此。」百姓之所以為百姓，也不獨百姓即
賢智者不能知至至之常，求諸深遠，做說是納諸咎援，陷
奔之中，而莫之避也。又或不能知終終之常，耽此虛見，色
取行違，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用其中於民，其舜
也，與吁！舜何人也？惟用此中而已矣。予儻何人也？願好異
而多曲哉。

夫堯舜周孔學脉，具見六籍，而孟氏發明最盡，猶鐵猶溺
若捷若溝，此實為物一體真機，原自不容己者。禹皋伊周
實用編續集卷上

歌 四二

見知知此耳，聞知知此耳，總其指宗，何非為立心立命計
者？乃近世學術，無論虛浮者，深即負真志，稱有得者，類拾
伯陽之餘，變稱妙悟者，類勸楞檀之半解，稱為備者，類守
先儒之格式，於堯舜周孔真血脉原已遠，逃以是高明一
行多踈脫，謹愿一行多迂滯，特焉賴之取厭於時，無惟也
問文之以禮樂，如何第曰：「亦可為成人。」曰：「此自子路所及
言之，人道難言矣。」夫子曰：「仁者，人也，人不識仁，白沙所云
只是一胞膿血，聚一大塊骨頭，何可語人？吾夫子立教以
仁為宗，蓋欲胥天下萬世而成乎其為人者也。然而識
之我學不厭而教不倦，熟識識仁也，識仁非自成己而已
亦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乃為成人，彼子貢等是其所成
得，人一體者，類淵閑子等是其所成得，人具體而微

若彼伯夷風天下，以清伊尹任天下之重，雖各成其仁而
其所以為仁者，猶有所待，其及有限也。夫子惟以是學性
以是誨，所以成己成物者，仕止久速無往不可，事使不
於人進退無膠於世，不籍名位不矜功能，而仁達天下
萬世至今，與天地參而四時同矣。人至是乃為成之之極
孟子所以獨願學也。

學有三關，初解即心，即道已解，即事即心，其究也須慎
云：蓋近世以學自命者，或在聞識上研窮，以為知或在格
式上備檢，以為行知，即心即道者，鮮矣。間有友親近裏者
則又多耽虛執，見知即事即心者，尤渺抑有直下承當信
即事即心者，頗漫然無辨，悍然不顧日趨於下，達異流卒
不可與共學，適道者則不知慎術之故也。何者？離事言心
實用編續集卷上

歌 四三

幻妄其心者也，固非學混事言心，汗漫其心者也，充非學
惟孟子慎術一章，參透吾人心體，即心擇術，因術了心，發
千古事心之秘訣矣。豈不直截，豈不易簡哉？曰：「何謂慎術
曰：皆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學為大人
乎？抑為小人乎？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
人，亦剖判於此矣。孔子十五志學，學大人之事也。孟子善
擇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蓋學孔子之學者，猶業巫咸
之術者也，不必別為制心之功，末有不仁者矣。子思子謂
其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以也。舍孔
子之術以為學，則雖均之為仁，有不容不墮於矢旃之術
者矣。此非參透造化之精，未可與議。
嘉靖己未冬與諸廷撰南明晤語京邸論及陽明先生良

知之學余曰此未可向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
驗始得座頃適傳寺鳴鐘余曰試反聞然識鐘聲所由門
長和可識也南明默然良久撫掌曰妙哉妙哉原來透體
皆是此知眼前軀殼原非有也顧既識此從今何以用工
余曰先正有言知是本體常知是工夫云南明曰唯唯越
數日南明復見過問曰昔明道云別人吃飯從脊梁上過
某吃飯却從肚裏過此是常知意否余曰然南明曰然則
如古孔明等人方在食頃且飯且運籌決策應務旁午此
時常知工夫安用耶余曰知體神通變化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所謂常知云者常明常覺不致昏迷放逸云耳非固
把捉膠滯於胸膈間也南明曰唯唯踰數日南明又見過
曰子言知體神通變化誠然跡漢帝傷胸輒捫足其知體
實用編緒集卷上

取 四四

之靈機妙應如是昔有偷兒深夜以手穿吾門遁竄僅以
鎗戰之中手不得脫已顧自謬曰幾戰吾手倦以為然起
鎗更戰則偷兒遠矣此與傷胸捫足者其知體之靈機妙
應將無同耶余曰然知體之神通變化是人人之所同也
顧用之有善不善辨於志矣偷兒志盡於竊財其知體之
神通變化見之偷生漢帝志盡於決勝其知體之神通變
化見之應敵聖人之志盡於欲明明德於天下故其知體
之神通變化見於範圍曲成裁成輔相益知體之神通變
化恒隨於其欲而人之欲也千緒萬端歸於志之所在欲
有所歸則精神則一一則神吾人稽古人之所欲而識大
學之道之所在始可與言良知之學矣南明撫然首領曰
子言至此而後良知乃致也

或問孟子曰不動心有道何道也曰道即路也孟子所以
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選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原在
事功一路欲建伯王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
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
欲勉強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志願惟學孔子一路既
學孔子則不籍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
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南西北惟其所適即有
颶風巨浪傾樞摧楫心何由動哉友曰知言養氣非不動
心之道與曰言之所由知氣之所由養發厥從來大由此
顧心耳夫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
故特學孔子之志養氣乃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鼓淫
邪遁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

取 四五

說說然為氣之養者吾弗知之矣雖然世誦法孔子者可
勝道哉然其知孔子者何勤耶吁欲識孔子者須先識仁
性見近世之學人口說戒謹恐懼實未見能戒謹恐懼
常見世俗人保惜官爵者兢兢然患得患失趨蹌踟躇若
其戒謹恐懼未嘗須臾忘已無論守官即是守財者日夜
營營蓋藏計算若其戒謹恐懼亦未嘗須臾忘已此何以
故志有所在故精神必有所至也試即中庸論戒懼而先
提撥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都意謂學人須是知道始
得知道則其所戒謹恐懼始有下落且亦自不容己矣
友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非操去喜怒哀樂而復有未
發之中也當喜怒哀樂未發當樂無哀樂云曰伯如是見
是有二本矣彼詩云主赫斯怒怒至赫然可謂無怒哉

詩先咏其興嘒嘒無欲美誕登於岸云云夫是以其然怒以天下即曰無怒可也而世之暴戾恣睢者可啻口實於文王耶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夫樂至於戲謔可謂無樂哉顧詩先咏其切瑳瑳磨磨瑟調赫喧云云夫是以戲不為虐即曰無樂可也而世之謔浪譁者可啻口實於虐武耶他如孔子之哭顏回也慟而至於不知可云無哀乎孟子聞樂正之為政也喜而至於不寐可云無喜乎斯其哀其喜顏未嘗與人異也而所以哀所以喜者可謂與人同耶否耶

竊謂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於相知者拳拳以擇術效愛助非能別效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之日用者而辨所用耳夫堯舜性實用編錄集卷一 歌 四六

之者其君臣告戒猶曰惟精惟一今精於擇術觀孔氏之血脈者誰哉一志宗孔不惑於他歧選者誰哉昔近溪偕白下諸同志進立大中橋上親諸往過來續者僂僂僂僂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分明明未見踳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一友喟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述以問余曰此論如何余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為法華轉非能轉法華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譬忘己之省而別求領矣顧當時近溪此指點者其默識深自不同也或聆之而漠然無味此則麻木人未入理者也無論已或聆之即生歡喜鼓舞者亦未可

稱情弗賓之譽業下士之誠荒矣故惟耐煩而後無厭疾無敵慢也又如句稽期會之瑣瑣覺庫犴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盡孔聖實將臨醢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為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為女而貞此其性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曰要廉即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眾善之所由集故耐煩二字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顧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効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忘如何耳如志驛名卿應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吃得三斗醋吃得三斗菴是已實用編錄集卷二 歌 四八

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尋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種廟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守之忌刻事之甚恭雖堯庫細務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稅務整潔供帳以悅內使之意則不耐煩效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為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夫道母於無而聚於虛二氏以虛無為宗旨何嘗不是願見虛無便不虛無蓋著了一見便忠信滿而驕泰生將亡而

者有而多疏矣此見學人自負得二氏宗旨往往墮此
病者言夫子之虛無是直虛無也何以明其然然不
必求會而微言即庸常淺言中可釋思已如曰入則事
兄出則事公卿事不敢不勉不為獨何有於我此可
証已昔蘇文泰諸人家子弟群居而聲揚起趨而足高與
人揖下而首目且流視者非家餘櫛石儲必身席父兄門
第者也不然必以行能伎倆自負者也此何以故其中有
矣實矣是早卑者忘論彼棄戶竹林之徒獨狂自恣睢以
天倫為假合以禮法為桎梏至遺棄其父兄傲睨其公卿
沉酣麴蘖蕩敗名教以為違者彼蓋租老莊虛無之見猶
震子偶餘櫛石儲便足高而氣揚如此吾夫子隨時隨分
率性致情欲然憤然恂然自分無以異於尋常無聞人
實用編續集卷上 四九

故曰何有於我且無有此非至虛至無者哉

昔顏子請問為仁之目夫子第教之非禮勿視聽言動耳
自今言之豈不淺近哉顏子便欲罷不能何所謂嘆高堅
前後如此玄妙者即一齊了徹若曾子承夫子一貫之微
言當時第一唯耳才出門限輒下一轉語曰忠恕而已及
傳大學篇中無片語粘著一貫字而一貫之旨發之何明
且盡也夫顏子物負窮天極地之見一反而約之於視聽
言動之間曾子物領至一不二之宗便貫之於家國天下
之達悟高玄者知貼身理會契微妙者知就事鋪張心行
處誠言思路斷擇唱機鋒視此如何古聖賢師友授受之
妙契若此今學者與深言之則捕風捉影玄虛而難
實淺言之則拘形滯器麻痺而難語入微何也

董宇許大夫問於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
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至為鬼窟天與否此心神
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能此業障
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
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富形
宇內萬感紛交何情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
父母心斯和矣余聞之楚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
友有授教職者余書愛眾親仁以贖或曰此孔門教弟子
章程也奈何移以贖人師曰此孔門為仁之直指也其道
闊矣繁獨為弟子職言哉凡為君為長率當遵是道矣而
尤莫切於為師夫吾儕被命維一庠序之教則凡繫繫費
官負場而環橋者皆吾弟子也彼情藏於世態之炎冷而
實用編續集卷上 五十

取 五十

心矜於瀆品之低昂則其愛也必不汎而於仁也不知親
是早卑者亡論已習見抱一技矜一節者往往自視過高
而蔑視人人即愛不能汎仁未知親也不盡是即吾黨以
知學自命者又往往以知見相角抵而以言議生矛盾伐
異黨同見非忘是以凡俗視衆而不知愛以遠見仇仁而
不知親者比比也嗟夫是道也豈易言哉非反躬克己實
識仁體者未可與此矣

孔子言質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而後能
達也質直已乎未也余近有味乎大宰楊公之言也大宰
謂余曰吾嘗接過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碍然者反而自省
曰是必吾中有閼而施之者偶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
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

行而人者已之鑑也通合內外通人已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根於心斯發於言微於色已愛人人愛敬人人敬此機之相為實通者也如察言觀色而人弗吾愛吾敬此必仁禮之在我有未盡者應以下人而自反其仁自反其禮如是乃為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為完德也彼航艤自楫肆口淺衷而自托於質直恐難乎其達矣

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脉從不容自己處識取自不容不容言觀色應以下人矣然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又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己之真機又躬循省于臣第友實用編錄集卷上

歌五一

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考其論學未稱引古人割股嘗糞動天感神等事第舉曾子曾皙一段公案云云往以此為沒要緊淡話今備思此難矣其道理又何妙且大也美孝曾子嘗食瓜作業故簞人也乃養親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能辦彈竭心力矣只此淡事及身追思有餘憾也且人於父母實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拘謹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興襟度若高邁快與曾子迥然不類者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群聯類以為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為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尤難哉蓋曾子惟天意之承而已無意也夫庭

蘭之內父子異意即匹夫匹婦之家亦不能齊無意則無已矣且即此推之則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余念至此所求未能悲愴不忍讀矣至其論弟亦未聞稱引讓肥牟死等事只曰徐行後長謂之弟亦何淺近乎哉然此徐行後長道理妙不可言推之即應虞師師濟濟之風沫泗切切惇惇之義至今存也何者識得此意則進必推賢讓能不為矜奇釣詭退必循循然以善養人不忍以善服人矣世求無上妙理者不於此處求會何也吾人真真切切為己雖僕廝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但世之賢人君子有可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跡亦多可疑處

自處超然處人蕭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默然失意實用編錄集卷上

歌五一

泰然非養盛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處泊泊然群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繆繆然臨境上殺悵悵然志得意滿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則不學之故也省夫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懼利則莠害則撓泊泊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能自拔而猶號於人曰為學為學吾取之矣

嘉靖而寅余駐泗按士筮仕為理者數輩謂余余質之曰世俗子朝談學者類為玄虛語即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謂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以余曰此儒主舊見解賢輩茲當以身踐擇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識少左特一夫之不復耳近日各

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同
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顧終教余曰賢誠仰觀
諸天而自省焉今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
之天不見為喜人日皦皦焉相忘於懷憐中天不見為嗔
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知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
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
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舉言至舉至而日積焉或間
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困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
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
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
慢兩忘好惡不任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

萬曆癸酉余官符臺適歲太計考公何君同志者見訪座
實用編輯集卷上

頃處然喟嘆曰知人難矣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

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求髮受書遠通籍為仕亦大難矣
苟中有生平飭厲而權權黷誤致鉅廢是猶將生人而
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感殆天生生之心也就此
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陟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
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常廢黜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
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
路之哭是亦未能先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
乎知天之說也
乙亥同志有齋隱仕者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軸秉樞以
何為要曰知人要矣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天世好誼誼
者為通方高揮霍者薄蕪譴崇渾厚則抑眾敢勵明作則

迂仁厚溫恭進而翫辭退英敏優而沉潛詒是皆以已格
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群物也并包而
覆照之梧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耆產矣而鳥附亦植
也牛羊蓄息矣而虎豹犀象亦并育弗藏也夫梧櫟以材
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耆以宣以補而鳥附亦可以
祛毒牛羊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
衛由此類推言之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
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
參群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良知二字本起死迴生訣也遇其人當其機則蹄涔一滴
為續命靈丹苟不先辨其志之所歸審其質根之所稟而
藥授之而胃承之誠恐上味醍醐翻成毒藥也余今論學
實用編輯集卷上

每好就事之粗淺者以發微旨云

儻嘗謂陽明先生傳習錄不魯觀者止增一語新知解惟
是論誠文務訓蒙大意等篇此當與多方洛誥曲禮大學
等經并傳何者其良知貫徹於孺孩好究矣
儻庸虛溫廟朝紳比至就列代親班行中或致大沉淪如
巨川大岳或直毅助挺如古栢喬松或和粹溫如金相玉
潤或坦夷夷度如霽月光天生心欽而嚴事之者若干人
心好而友善者若干人益雖不能繼志以起而模擬心神
平生之類情謬悠庶慄然少振平生之粗浮淺陋庶爽然
生銷私心竊謂隨行逐隊之餘脉脉有得師得友之慶憾
時馳歲去無能奮奮陽戈耳
友問老子謂禮為忠信之薄亂之首而孔子又從之問禮

何也。仲子乎。成謂余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
聃。聃不言禮而質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何也。異人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仲子蓋寓言。啟子
予時甚味其語云。蓋嘗觀載記中。疊疊數千萬言。惟是推
崇此禮。而老子故茂華若。是何異指也。蓋三千三百者。禮
之散見。而若愚若虛者。禮之真體。彼逐散見之儀文。而不
識此真體。亦止是扮演戲劇耳。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以
此然。吾人受生。蓋載間天。與此靈明。必有形骸。以舍之。有
此形骸。必有此衣冠章服。以蔽之。有此衣冠章服。而類聚
群居。也必有升降上下等威物采。以辨之。此實降於天而
不容強生於人心。而不容自己者。今日此皆偽也。將惟保
身難。肯而游於世乎。又將屏耳目。隨支體。惟幻然若鬼物。
實用編續集卷二

歌 五五

音響於虛空乎。即老子亦自不能也。彼蓋懼人運於儀文
度數之末。而未知反其本真云然耳。即今而我受享此禮
功德。猶戴天履地。而不知者。試思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孰可忘恭敬者。試及身體驗。一時恭
敬。則一時精神凝定。耳目四肢有所歸。而不亂。否則
所謂本亂而未弗治矣。推之一家。一家有恭敬之主。則齊
推之一國。一國有恭敬之主。則治。由此推之。天下天下有
萬養居敬之主。則天下以平。以安。吾夫子從衆德萬行中
拈出恭敬二字。益近取諸身。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教勸此
簡極。則而揭之。世為天下法。譬之神農。後稷。從百草中。摘
出五谷。教民稼穡。天下後世賴之。以生。以養。自帝王以祿
有官養萬民。至匹夫匹婦。以養一身。皆莫之能易也。

召人眼底。看得聖賢大高。是害虛怯症。看得俗人大低。是
害顛狂症。寔見得無人無我無聖無凡。如此平等心。方是
疑道之舍。

吾儕從事此學。須大開眼孔。毋徒在自己一身上計。算須
在天下國家上計。算。即論人亦不可在一事一節上計。求
須為天下國家上計。求。甚要。不欲用孔子而孔子亟稱
其善。又管仲去就出處。大乖常理。而孔子獨稱其仁。此其
心不為我障。又不為理障。如此。吾儕須設以其身遊於春
秋之世。仰模夫子之心。而後識夫子之所以重許二子者。
非漫也。不然。亦止勸儒生常談耳。

古之所謂學。學為聖人也。非徒係籍於此。以梯榮貴已也。
世學者不知學為何事。故有溺於建取。而惟知舉業之為
實。則編續集卷二

歌 五六

學者亦有驚為高遠。而恐舉業之為臬者。皆誤矣。昔陽明
先生有言曰。人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謂舉業
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雖應接
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况舉業乎。心苟忘之。則雖終身
由之。只是俗事。而况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
在深恩熟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知此。則知學矣。
今補博士弟子員者。類命之曰士。柄文使者。歲校而等之。
列高等者。志伸氣揚。不則素然。而類大凡然也。不知近使
者所等。等其藝耳。非等其人也。士故自有等。義陵夫子嘗
等之矣。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上之上也。曰。執焉。復焉。之謂
賢上之上也。士誠慕而希之。何者。為要。惟是。發憤。憤者。不肯
觀。觀自安於卑。汗下流。乃可語進。乃得入等。故曰。有則則。

可教即吾夫子品士直以行已有耻者列高等耻之於人
大矣哉爾今人士不耻其所可耻而耻其所不當耻者窮
於習與山辨之不早也念此耻字為士人亦後生收持為
二三子發之

實用編結 卷上

五七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

歸吳下

肝胎

馮應京

編校

黃梅

魏文升

編校

治勝議令

曹文常

全校

應京以古澹譯今事或曰迂拙今何時而古澹能行乎
應京曰子不過勝縣見治蹟乎昔孟子論王道惟田里
樹畜之為先而學校繼之七國皆不能用勝文公用之
不能終乃趙邦清以邠人師孟子願眩于數千載後入
其境井井有章也問其民庶熙熙生也觀其倉廩積貯
盈盈足支數十年此非行仁義既效哉噫難言之矣當

實用編結 卷上

一

趙子

初任

太僕

趙子初任太僕人相食日策寒糶賑粥間披堅執銳
躬摘盜不遑將迎官長荒寂矣履畝均地就耒教耕豪
家有不便者百計撙之不遑恤治既泰最猶拍俸間荒
數千頃冒炎暑行阡陌以致成疾足惟其不有此官又
不有此身而後能有底績又賴觀風使者姚思仁力排
惡謗而薦信之故卒顯陟銓曹俄今內無致身之忠上
無知己之主則謂古澹不可行于今固宜予編實用為
今日計也故叙澹制則畧述者詳近者叙行澹之人則
畧亡者詳存者畧有微而可信云爾按趙子自叙十四
五歲嘗讀論語愛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少加體
驗亦頗融美克庵李先生慎與邦清同北地產以王事
入故里邦清朝夕惟道是質先生嗟而言曰子年五十

將老矣。深憫士風之頹敗。特告于告子。當隨事點檢。夫隨事點檢。則大學之明德新民。盡一言以攝之矣。足修道之教也。是解迷之指南也。邪清願斯語。恍焉有所得。又自叙與寧州吉可達趙鳳相達。僅數十里。大要絕利。熟華。篤志力行。居鄉爲善士。當官爲良民。斷不添一人字。斯其敦政之本與。

覆楊參政救荒事宜

山東者神京之門戶。承縣南接徐邳。濱臨黃河。尤山東之前門也。地勢極爲窪下。諸邑之水。滙聚於騰。獨成大湖南。北二百里。東西五十里。兼以今歲。雨水異常。田禾。差廬。淹沒殆盡。嗟我窮民。自十月以來。已稀草子而食之矣。至今榆樹之皮。已刮盡。又刮及柳樹。窮民食之。不能便解。有罄結而死者。有拋妻子泣。鬻於市而不充一飽者。有自揮草標求售。而莫肯留者。有疲瘠尪。腹乞食。一方而竟不得食者。諸邑皆無此景象。若諱而不聞之上。是諱疾忌醫。其不立斃也者。幾希。謹迭款登。登井木。備事宜。開附於後。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二

東 賈 判

一查災民。查得本縣張家庄等二十社。災傷重大。本縣下鄉。校冊親窺。內除地多產厚。尚可自給者。不賑外。分別極貧。次貧。覈筆定註。應賑花戶。每一社總填一票。仍出示某日。放某社。某社屆期。賑賑典史。余汝秀在於該倉大門外。點名給票。縣丞梁維純主簿王三淑在於倉內。收票給穀。東進西出。頗爲安靜。自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閏十一月初三日。一總放完。賑過極貧宋守宗等。

實用編錄集卷下

三

東 賈 判

共三賑也。假若處他州縣。指以爲例。謂司府銀數不可借。其實不可開。本院試差人。一查諸州縣。機機景景。說有甚如勝縣者。其路傍樹皮。何他州縣俱無刮之者。此時急於救民之命。卽萬有不便。亦當委曲以權之。而從所請也。至如煮粥一節。查照本縣八十七保。倉立八十七粥所。蓋此保倉也。原各貯穀二三百石不等。俱因年荒。借出小民食訖。至今空倉。未還一粒。倉內原設三區。中區講堂。東區社學。西區保倉。各三間。皆係空閒官舍。其整齊周密。諸州縣保倉。或無有及之者。就中三間內。卽置鍋竈。貯米其中。每日午時。賣今省義等官。或有德行。鄉約正副。各分其事。東三間居貧之男。西三間居貧之婦。散粥時。諭令貧者。俱在門外伺候。唱名挨次。糗入。

男入東舍婦入西舍遇有風雨貧民各行後就不要受冷此濟甚便不必拘泥每方二十里與大州縣三十方也再隨處張掛告示凡遇流民入院計粥者亦量給粥一杓但有強梁搶奪者計保正副格察拿送誠恐盜賊乘機生變難以預防資粥之期計自本年十二月十五日起約至來春三月十五日止除用本縣倉穀一千石目下支粥止剩倉穀二千石姑存貯倉以備緩急之用其不敷資粥者尤望借動本府廣盈倉穀三千石急救一方生命

一議平糴查得本縣預備倉粟穀止剩三千三百九十餘石倉穀不多何敢行平糴之政今款差人前往收成去處廣收雜糧又恐遠井不能解近渴往返輓運之苦

實用編錄卷下

一

賑濟所

腳價之費尤屬不貲莫若只以官銀行賕使貧民各自以銀易粟尤屬捷便

一借子種查得未奉文之先卑職親歷臨河一帶地方審其水消地出應種麥禾者緣窮民無力耕種卑職遂給與張家庄等社李三省等官牛一百五十隻見有文簿可查不係撫臺又勸倉米變價銀五百兩已申請兩院准買麥種膠地頗煥往時正月猶爾種麥故約于明春正月初旬內將麥照地給散不致貧民入手別用至於二月卑職親自踏看其人領種若干要見青麥若干一撫流移查得本縣災傷重大移徙豐稔去處就食者是誠有之卑職已出示招徠之矣近因總院議挑性義嶺河工令本縣募夫六千卑職即按冊召募被災貧民

廣當每夫日計工食銀五分兼以兩院賑濟存恤邇來聞風漸至計本縣久處流民如謝表等自卑職到任至今其歸業者共計二百零六戶見有文卷帖案可查不係孟浪矜張曾已出示曉諭我民故死不暇詎領價還富帳姑待豐收抵還至于錢糧分別下則姑暫停徵但查本縣錢糧係隔年徵解本年見徵二十年分錢糧俱係起運額數與夫各役工食例不可少屢蒙上司催解甚迫又蒙戶部察覈甚嚴見今拖欠頗多勢不容緩先擇地多上戶徵之貧民定是存後

一詞訟宜簡簡之云者不獨州縣官為當簡在諸上司尤當簡之也奚以明其然也民生常種地氣營地多生荆棘以故民生性氣不平每以徒訟為得意難喪身亡

實用編錄卷下

五

李集刊

家而不顧仲尼魯人也嘗曰聽訟吾猶人吏必也使無訟先試熟咀嚙必也使無訟乎之言仲尼蓋厭生民之多訟苦于無可奈何而為是語也至如少正卯變亂是非人不可得而窮詰非尼父洞燭其奸而斷之兩觀則少正卯以魯之聞人終矣况今之風俗日趨於偷尤不逮古昔遠甚奸民詞訟奚必據信以為真而盡其之况值此年荒之秋計一人一日之飲食即二分猶不足用且以一狀計之買紙一紙費銀六厘覓人寫狀費銀不下五分來縣盤纏并伺候領票總以地里遠近計之當費銀六分是一狀也未聽將之先已費銀一錢有餘矣况所費者又不止此乎况州縣官又未必往其狀手至於聽審日原告被告下證折中論之約五人馬一人一

出費銀二分五人一日當費銀一錢况衡路之州縣且日迎接過客又未必一日能聽斷乎是當銀三五錢者蓋亦有之縱清原州縣官止于割斷是非不罰一錢而一狀前後大約亦費銀六錢有餘州縣官此時行賑能五人而遍給以六錢銀乎信乎今之理財只怕無米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今之講賑只怕無施于民不知其陰在有損于民至若上司一催詞訟百姓地埋相去不下二三百里有之往返提解三四月不得結絕原告被告干證解子動費銀各二二三兩不第夫強盜人命是事之誠不得已者准之可也彼戶籍田土小事即一評老一保長能辦之州縣官非大無耻者曾亦讀聖賢書况目前見有一定之濫與本然之情詎不能辨戶籍田土彼曩越詞訟者上司亦不宜聽其一偏之詞姑且而准之以致耗民財產為也早職近日自思賑民在上司端民在朝廷卑職不過奉行德意已耳卒未分毫有補於民正是省詞一節少准一詞即省民一財之費說者曰縣官即民之父母兄女子有哭泣不平者即當解理分豁之是不知察地氣審民情權時宜而為是語也何也民性猶水也矣之東則東矣之西則西若事事而准之詞詞而聽之是長斯民刁頑之風而益不可支矣且州縣官不盡准詞訟諸上司不盡准詞訟民有小忿亦各自忍耐豈非教化民心之一大機乎古之為政者教養兼舉今日民自耕耘矣誰養之也者生童自讀書矣誰教之也者至於聽理詞訟使民不致刁奸正叔

民之深術也胡當事者俱忽之而不講也

一夫馬宜省之云者非但本身宜節省至於迎送過客亦宜樽節裁省不可從彼一偏之情姑以人命做人情也州縣官出門青傘一把竹杖一對足矣彼帶帶繁雜執事不終於累人乎跟隨皂壯雖係有額定工食者但省一役即省一財之費皂壯工食不為出門盤費用必為入門妻子用何忍窮其力竭其貲而壯我之僕從乎至如諸上司尤當以節省先下吏過客經過衙途州縣有盛旗矣有吹手矣縱年荒盜起亦誰敢白晝當路而侮官府是藍旗即快壯也即所以防護過客者也近日為東省饑荒之故過客磨怯每每向諸上司分外討差快手護送不知此一快手也一過驛通即視為奇貨

社索斂錢者係有職人役即就其職無職者許令經過
去處州縣官查明問罪庶乎懼一警首小民少得一分
之安矣

一借貸宜議議之云者始而用坊區冠帶之典以要勞
其尚義者繼而示額限規格之制以勸免其不尚義者
總之要公私相濟急救將死之饑民使饑民不至作亂
而富足者亦得安枕而臥也何也縣之民自戰國時
以來已不尚義已不親睦以故滕文公問爲國孟子
告之曰滕國民俗偷薄殊甚或死或徙就便出鄉出入
亦不相夾守望亦不相助疾病亦不相扶持是百姓之
不尚義而不相親睦也久矣惟行井田之灋庶乎可以
羣屬人心而死徙或不出鄉出入或相友守望或相助

實用編錄卷下

九

疾病或相扶持百姓或尚義而親睦也此孟子有激
于民俗而苦口道之如此也奈何今日二三豪右動則
結黨鬻錢害官如省祭張弘濟之陰賄李輒而告張知
縣是也至于施財救荒則漠然不動于衷都是越此懷
荒賤買貧民之女子擇其長而清淑者則奴之爲寵妾
擇其小而醜陋者則充之爲奴婢良民何在於天理何
在於本縣倉廩僅有三千石之糧况此三千石者止以
小斗計之爾若論市斗每舍十則實穀六升也饑民待
哺者無窮將以何者而救之乎而所請本府倉穀與布
政司無礙銀兩猶如牆上畫餅且不知終能得否乎合
無於士氏中有能尚義輸粟者一千石以上者不論士
大百姓題請建坊以示優禮之厚三五百石者百姓

則給以冠帶榮身士夫則兩院動支本縣官銀贈以花
幣牌匾一百石以下者不論士夫百姓止給牌匾不送
花幣此坊區冠帶之典所以獎勞其尚義者其他富足
不尚義彼既視穀如命不肯捨出升合救荒縣官亦遂
束手聽其不施捨而無所以處之乎其必立一成規以
示輸粟之格和積粟萬石者則令其借粟一千石積粟
千石者則令其借粟一百石積粟百石者則令其借粟
一十石有不願借者置之於灋彼雖慳吝如抽筋之難
亦不得不畏灋而借出之也又或於所借之錢俟秋晚
論饑民抵斗還償不必加息可也此外如積粟贏餘之
家與積穀不多之家或見各保資辦而願施柴薪者或
見流民瘟疫而願施藥餌者或見饑夫寒途而願拾飯

實用編錄卷下

九

食者或見饑賣妻女而願贖回者或有不能救濟他人
而止專養自家之親戚者或有不能顧贍遠方而止卑
故自家之族人者或有業師而收弟子弟子而養業師
者或僧道故遊方之僧道工技養流來之工技者或憐
憫饑民饑民而願施棺木蓆箔者或看見道旁死屍而
願雇人工掩埋者凡此均屬善行均當給之以牌匾早
饒蚤自十月以來詳切望人借贖迄今兩月餘夫更無
一人尚義而應早饒之鳴求者早饒猶記做書生時竊
見原籍直隸向義之家如萬盈里秦泰泰鎮要瑯里鄧
國部秦賢煙村里魏棟魏良性中廟里李人斌李純富
萬曆三年萬曆十年之荒各輸粟一二百石不等以助
真寧父母官賑濟又如富平李進心輸銀萬兩送此陝

史 267-667

西布政司分發各州縣賑濟不意此邦之人全不尚義
視鄉黨如土芥目親戚如寇讐寧割錢結黨而放刃不
肯施財賑災以救荒也以卑職評之此人亦誠愚陋蓋
財也者民之所必爭也倘或叔奔風行雖有粟惡得而
食諸莫官亦通行借貸庶幾荒有救在已既享有尚義之
名而縣官亦得藉手以報朝廷矣

一泉源宜疏疏之云者早則決泉灌田澇則引泉入河
總之有裨於田而無爲田之害也查得本縣泉源如荆
溝泉三里泉大鳥泉北石橋泉絞溝泉趙家泉劉家溝
泉南石橋泉龍灣泉王花泉觀庄泉三山泉黃溝泉白
山泉溫水泉三界灣泉豹穴泉黃家溝泉以上十八泉
一切規之以濟灌行水者奉濟爲厲即田夫牽牛飲其

實用編錄卷下

李春門

李春門

流亦從而奪之牛矣一害也往鑿新溝欲避水之害則
壩以遏之欲得水之利則開渠爲陂以蓄之既爲壩以
遏水勢而每歲靈潦諸山谿之水溢於阜陸盡奪民下
澤膏腴而居之兼以連年水旱冰寒又漫無堤堰即如
今歲五六七八月之間大雨連綿諸泉之水益溢漫灌
出而無所歸者早饑苦思熟想今歲縣地大荒固由靈
雨之所致而一十八泉之水渠岸淤塞殆平其汎溢衝
潰侵壓苗禾者蓋亦十之七八二害也昨蒙三院明
文查各州縣見今水災重大地方皆苦淹浸照依原行
逐一查覈何處當加修築何處可以疏通誠利國利民
之深仁也竊喜卑職前日之鼠憂管見今日可次第舉
行又查本縣十八泉源均當開治疏濬而小泉源尤

疏渠洩水此獨爲靈滂計爾至如地氣亢旱亦當計民
築壩取水以灌田不必執官泉濟漕之說以病民也蓋
勝地一十八泉俱係平地湧出者甚爲易於灌田泉源
經過地段若四面築以小堤一遇亢旱地主輪流決水
取以灌田田有不滋潤者乎渠堤一治上下疏通故開
由人是今日之所當急行者早饑又有說焉勝南門外
有斗溝河一道西達運河計四十里且江南財貨從運
道而上者日不下百船此一斗溝河也若得疏濬即可
引運河之小舟直抵本縣城下魚鹽之利可勝言哉此
無損於漕而因害爲利者也

實用編錄卷下

十一

李春門

相連勝之風皆孟子所耳而目之者故勝文公問政孟
子不告之以他首醒之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深有感乎
勝民之情農而爲是語若今日勝民之情農則更有甚
于昔矣今歲大荒人人皆曰靈雨使然大雨澤則靈矣
早饑六月初六日奉總院明文查勘性義糧曾過臨城
沙溝地方親見民有雨泥中種荳禾者次過則荳長矣
再次過則荳成熟矣而左右地主未之入乎下種者竟
爾滿地蒿草嗟乎一地也東家種荳則取荳西家不種
則不收此亦歸之雨乎早饑陟之卻人也其力本務農
之濃童而習之頗詳竊鄙勝民之不務務農也姑以邵
風務農之法言之三月初旬當種穀矣以一段論之先
用力深耕一遍隨即覆之數十日後再耕一遍行覆之

所歸結而不爲之分耶。且本縣關以西當農動之時。與收成之時。雖縉紳生童。皆出田野。觀其事。會地無論生童。不力作。即家積擔石者。亦傲然自負。鄙農作爲瑣屑。爲細人之事。卑職任官以來。常思古之爲政者。先養而後教。今之爲政者。徒考覈於簿書期會之末。至於農事。皆鄙之而不掛齒。顧一值年荒。無可奈何。急急請賑議。嗚呼。爲目前計。不得不爲請賑議。而之舉。至如明春。則救民務農力本之澤。尤不可一日少緩。一人命宜恤。恤之云者。恤竊盜以饑寒起盜。又恤竊盜非死罪而今皆就延就死也。卑職叨任以來。或遭霖雨大作。夏麥秋禾。淹沒殆盡。人民饑饉。流竊生發。日是一日。彼強盜殺人者。其失不待時無論矣。似此瘦餓小民。

三五成羣。或剽竄越牆。或偷牛盜馬。或竊衣服。或竊雞狗鴨。一旦賊獲。主認必須申請擬徒。卑職竊思竊盜擬徒。本不爲枉。但值此大荒之秋。行竊者皆疲瘠近死之餓夫也。既申請上。司擬徒。必監候爲者。總謂卑職雖設廉飲。念惜乎賊衆食寡。不可常繼。彼也一日一食。賊將焉耐。且竊者又迫於饑不容饒。愁苦萬狀。以至皮柴立之。既加之。以畏罪懲徒之腹。又重之以一日一食之餓。故詳未下而竊者已死於獄中矣。是明以行竊而得強盜。決不待時之罪也。卑職千思萬想。今日值此大荒。嚴固當嚴。亦宜破格大做一苞。凡竊盜如偷牛盜馬之類。拿獲審問明白。止許各州縣徑行責治。趕出不必耽閣。申請擬徒。延緩月餘。不得結絕。致令竊盜殘骨。白突強盜殺人之罪也。凡上司衙門與州縣相去。又有三五百里者。文移往返。皆十數日。兼之衝途州縣。日接官送客。縱賊明賊。真未必一二日能申其詳也。此萬不得已之情。儻若卑職所言可採。行令被災州縣。凡竊盜俱許本官責發。不必一舉申請擬徒。其所全活之人命。當不可以數計矣。

設置飛緝查辦告示

今照縣民役詐百端。致干天怒。降之異常災傷。所以懲罰之也。本職設立優所。日每查辦。若是各營官老實心料理。職民焉有死者。奈何本職到縣。方綠麥粥。本職去後。次日又是散米。在管營官老不過爲一日不查辦。可落一日柴錢。而又一日得幹自己家事也。本職不得已。

手乘當隨人後親身騎馬巡查各營管考每日又緣到高柳梢頭或高阜山頭四顧瞭望一見馬桑等雨招呼村中農民携集粥所一盪打水一盪燒火本誠痛恨不過後又騎驢以異耳目及至騎驢到變而散米者猶故也本織以一人之身馬能遍及九十一變之所為此特製飛籤九十一根差委快手隨方騎馬馳查報縣以憑究治如管營官老賄買快手不肯實報者訪出各治以罪決不輕恕須至告示者

督撫地方條議

一曰廣積貯竊惟東省災荒之後裕藏空虛除奉例上納前刻與出官糧穀入倉外合無破格行瀉出示曉諭民間若有尚義之家輸穀五十石者給與義民冠帶榮

古

身准免本身難泛差役輸穀二十石者給與尚義門扁亦免本身難泛差役輸穀十石者給與尚義印票一張以後如本人或本戶或親識遇犯徒罪有票投官准免其罪原票塗抹輸穀五石以上者亦給印票一張免杖笞稍有力一次若有遇例上納前程因事註誤開堂或犯例歇役爲民不犯奸盜者各照原納銀數每銀十兩照依市價入穀申請批名納完姑准復此外再行隨事設處俱入官倉以備有警每年終將各清冊官倉穀石造冊送查以驗動情但不許藉以功勞貪冒民致增騷擾違者許諸人告許拿究以正其責有之與與開於通省者也

一曰開荒田切惟本縣地方災沴頻仍田上不無荒蕪者近奉兩院新例本縣遵原行凡有復業及認開荒地者已經量給官牛麥種安輯外查得本縣境內俱有流寓人戶甚者連棚庭廬散放債帳約有主戶十二二場冒於此土既借名客戶而不應公差離平故鄉又假言避戶而規避公稅此殆非所以爲裕財實戶計也本縣欲查其客寓之戶入居版籍之中久居長子孫者即以補里之缺戶甫至初開墾者先以補甲之缺丁其承種田地一節若有認種無主者行種至荒地者止納本年本地稅糧如認開額外無糧荒地者三年之外方許每畝納穀三升上倉備賑又須酌流寓者財力之厚薄以爲授地之多寡如土著人戶願認行糧地與拋荒地者

主

免派徑差各照力量投遞認給與印票執照使便開耕其上納錢糧亦如流寓之例此利之當與關於本縣者也

一曰勤樹藝切惟查得

大明會典內載民榜文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納糧當差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每戶務要照依號令如法栽種桑麻柿棗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以衣服粟柿豐年可以賣鈔使用餘年可以當糧食此事宜益爾民里甲老人如常提督點視敢有違者家遷化外欽此今照本縣地方寬廣桑柞棗柿且少百姓止靠種地納糧豈有餘資一遇催徵緊急動輒思逃即今若不遵照會典教民栽植何以收觀風俗今當

本社設於民評老一名小甲二名連將本社內人丁不分實在寄住但年十五以上記名在官趁此明春正月間督令每名各於本地內或於荒閒山野去處隨便栽桑五十株再督每人不拘桑種各種三十株仍記名於上并多種綿花三年間樹株長成材木翁繭採桑以養蠶收桑枲以貨錢載取綿花以織布疋獲利不淺萬一遇有餘年亦可以充食完糧此利之當與有關於本縣而亦有關於通省者也

一曰興水利切惟本縣地廣民窮雖知樹藝五穀但民也招於習見安於宿弊止是聽成於天却不知開濬水泉以濟九旱本縣於去歲四月二十六日到任細觀田多汗菜皆由水口不通即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吊取各

實用編錄集卷下

十六

朱際

堡杆夫共二百六十名先自縣至東關北頭修起至界河界止共計三十五里共疏通過水口五十餘處本歲自春徂夏雷雨時發縣至東關進北界河進南田畝充無涇淺者本縣又於今歲二月內申討濟寧慎做水車木匠一名盧文魁打造水車十輛又申討種稻穀農師一名毛宗倫開濬北石橋泉源在於曾相地內種成水稻五十餘畝又督令有恭張弘濤孫應魁等各領水車一輛種水稻五十餘畝見今成熟再照我國家這都北燕公私官軍數十萬之粟皆仰給於江南假令一月有警自徐邳而南塞我漕運糧船不通燕邸公私之粟抑何所出哉為今之計合無於北直隸山東兩地方可以行水之處教民習種水稻一以開闢

世無窮之利亦以備國家公私緩急之用此利之當

與有關於本縣有關於通省而亦有關於國脈者也

一曰均走遞切惟膠縣沙溝廠之偏累理宜輯設膠縣

與徐州相距二百二十里先是夫馬送迎各抵城而後

代役者苦無息肩往往走死於治時撫臺王與南直會

議膠南沙溝設一廠徐州設一廠使人得相代息

肩蓋為兩便計也嗣後膠縣設廠於沙溝而徐州之利

國祿竟延不設致膠夫南送過客至沙溝換已厭之夫

與本縣馬驢快壯直送至徐州徐夫止送過客相馬驢

快壯送至本縣而夫至沙溝倒換是膠之偏送有一百

三十里之程若沙溝廠專為接濟徐州而設也隆慶中

亦曾兩議裁革迭遇當事者轉還事遂中寢照得勝至

沙溝九十里之南止五里屬膠縣徐至利國八十里之

北亦有五里屬徐州中有四十里屬之嶧縣沙溝廠所

設青白夫三百名係是晉三州縣走遞理宜派三州縣

均出向因嶧縣地處申樂城武單縣貼白夫共六十五

名青夫二十五名是嶧縣繁已舉其一矣徐州止綠不

過本省遂將應派一分之役靠累膠縣代出有司莫肯

申稱小民不敢告理徒使人人私下稱冤夫豈王政之

平者哉前為沙溝廠夫役之計以三分為率白夫一百

名青夫一百名徐州設白夫六十七名青夫三十五名

膠縣設白夫六十八名青夫三十五名嶧縣與城武單

縣共設白夫六十五名青夫三十名其鄉馬驢民壯吹

手該設鄉馬二十匹鄉驢二十匹民壯四十名徐膠各

實用編錄集卷下

十七

陳賢川

關於嶧縣徐州者也

一曰禁妖邪。切惟內地思患預防。寇盜爲重。而妖邪生變。自古皆然。照得東省地方。民多頑愚。崇信白蓮。爲等教。不拜父母。不祀神祇。夜聚曉散。男女混雜。處處有之。況此秋原。有頭領。詭譎某人。日後堪爲某樣人。是以日日懸望。雖死亦不顧惜。若不嚴查。解散星北。主兵惟此項之人。得以聚衆倡謀。堪爲地方之禍。深爲隱憂。爲今之計。宜行各州縣。衛所看落巡捕官兵。挨村逐戶。備查。但有食齋號爲白蓮。無爲等教者。即日拘令當官開釋。茹葷飲酒。諭以朝廷律例。森嚴再勿故犯。如違。各官不時訪查得實。即於聚集夜內。擒拿從重處治。如有流來道士。善友。亦即驅逐出境。不許容留。違者一

抄通省者也

一曰除奢率。切惟奢之爲害。甚於蝗蝻水電。何也。夫天下稱民窮財盡時矣。而處處學粉飾。人人逞妍。雖出行之際。非不可省。騶從戒徒。御爲風俗表率也。而旌旗蔽日。鼓吹喧天。役者疲於奔命。而候者勞於跋足。且日逐燕會之席。計本身食用之物。肉不過半斤。湯不過二碗。而其餘盤中狼籍之物。俱充僕隸廝卒之供。靜言思之。良可傷哉。此猶不論歛財聚貨。以行賄賂者也。生負本布衣之儒。素中可戴。何必忠靜凌雲。而又梓潼唐晉也。素衣可着。何必春羅夏紗。而又秋綺冬紬也。此猶不論脂粉。其百淫蕩其身者也。百姓之家。資財稍足者。一席宴之費。足以抵匹夫匹婦一年之用。一冠服

足者。一席宴之費。足以抵匹夫匹婦一年之用。一冠服

福履之費。足以當五十畝田禾之所出者。甚者騎馬則金銀其鞍轡。賭錢則列二三美妓於其側。先分頭兒錢。如此之類。喪身亡家者。何可勝數。皂隸快手。本所以供使令者也。馬尾其帽。袍綰其衣。首帕其帽。綢繡其履。何爲者也。以上四款。除本縣可自自行革革者。既行禁革之矣。其他難處者。必須嚴行裁省。方爲節用愛人之舉。此害之有關於通省者也。

一曰飭武備。切惟東省地方。家閭濱臨大海。當此倭寇報警之日。假令民有城堡之衛。干戈之習。猶可與。一日之安。率之何東方土多砂石。不得堅築墻垣。以自固。縱大州大縣。止是本治一城。其他各鎮店鄉。集別。城

堡之設無論青登萊三府與海為隣即今本縣離沂州僅三百里耳而沂州離海口且不滿二百里倭船風帆直薄沂州城下假思會省之地豈得安枕乎哉民以不知兵且無所積兵戍殺我老稚擄掠我婦女抑何阻之而何備之也為今之計各州縣除本治城垣外每三十里移於人烟聚集名曰鎮店之處堅築土城止開兩門有警則取本處週圍三十里之老幼男女衣物頭畜入於其中庶可少藉旦夕之安此一勞永逸之計也然而議築城於災荒之日誰不吐舌誰敢擔當即不然也於州縣之中或某鎮或某鄉或某村集移於人烟聚集之處選擇大漢或百名或七八十名或四五十名立為鄉兵各占鋒利器械又於集鎮之地新建大樓一座樓

實用編續集卷下

二十

縣志

上置誠有警則樓上雙檠播鼓擊時相傳可達百里左右前後之小村小店老幼男女各入本鎮本集散餘而鄉兵大漢各為父母妻子死力守把堵截此又一策也本縣北地人也北地與虜為隣竟得保其安全者特城堡洞寨為之衛耳東方城堡不設非但倭奴可虞比如昔日劉六劉七之輩一旦荷戈而起百姓皆望風而靡矣誰能為之敵哉習聞會省練兵三千夫三千之兵衛會省猶不足焉能遠離山川而故旁邑下縣狀此害之當慮有關於本縣而亦有關於通省者也

兵備地方條議

一屯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懸金待費士不宿飽然則內款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款實邊儲於常用之餘舍

屯田之制幾何而能免於脫巾之憂也我朝之制於衛所開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法非不善也過年以來法制日廢歲租潤於豪家公廩無升斗之儲日為取於北窓戶陌鮮巡行之吏或衝還而田在或田在而屯亡知之何而可哉又况山東荒地最多且非他省可比為今之計處衛所之軍請以屯田之濫申之因其地勢開闢無遺而又必牛租先為設處籽種預為借給耕耘時為稽查籽粒嚴其交納衛所官有怠慢不經心者本道加以參罰行之三年不患屯田之無所積矣處州縣之民請以管田之濫行之招募流民各授田畝而又必功食給於初來田稅科於既成里老桑其極極溝渠時其蓄洩州縣

實用編續集卷下

二十

縣志

官有懶惰不經心者本道加以參罰行之三年不患管田之無所儲矣以此兩者並行於軍民兩田以不荒而人足食國以歲入而用常裕雖有凶荒亦可糊口雖有兵戈亦可措急惟患當事者忽之而不行又惡行之者虐文了事而不實也

一水利土之有泉源也材用於是出河內患漳水西門豹鑿渠而河內富宋能為渠以通汴則南梁水可以行元時鄆州有梅堰橫絕於今日十八泉則一切規之以濟漕往時行水者奉灌為厲即田夫牽牛飲其流亦從而奪之牛夫一害也往鑿新漕欲避水之害則順以遏之欲得水之利則開渠為陂以畜之其所發民廩舍墾墓不可勝數而限猶不與馬二害也既為壩以遏水

幾而每歲需諸山豁之水溢於阜陸奪民下澤膏腴而居之。三害也。太史公曰。其於水之爲利害也。堯桀甚於勝之。獨當其害而不與其利也。自禹曆二十一年六月內蒙總河尚書舒憲及本縣一帶地方泉水泛溢堤岸衝塌運道阻梗民田淹沒。奏請創開韓家莊河渠一道以洩呂孟湖之水。動發河道銀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三兩八夫一萬名。自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開工起至本年五月十六日止。開過河身長六千六百一十二丈。高闊不等。其長八千四百六十丈四尺。迄今湖水入淺堤岸不壞。泉水不溢。民田不淹。本縣專督其事。誠於百年之利也。先是萬曆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蒙水利道洪憲經行。令濟寧等處十一州縣整治水田九百八十餘畝。已有收獲實效。奈何竟民煽煽。後皆廢弛。就知本縣曾于萬曆二十二年置造水車十輛。計今農師毛仲倫等在於本縣止石橋泉柳建稻塘一處。種水稻七十餘畝。土人嫌其費事。故於本年二三月內。復耕其地。不入其種。及至本縣親去查驗。田種被虫吃。想此好情。真是令人可惱。止有本縣城南泉河等三社居民趙希光等。種成水稻十頃。年年獲利。誰謂北人不慣種水稻。誰謂種水稻米無益哉。再照本縣南門外有斗溝大河一道。西連運河。止計四十餘里。若如宋故事。爲三關而稍添其沙淤。以傳岸爲堤。至二三尺許。即可抵成下而魚鹽之利。通此無損于漕。而大有利於商者。也。至抄估計錢糧。動發人夫。則有室於上矣。

一鹽運司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而山東鹽運司奉天二關。應舉引鹽二十六萬有餘。每年額平四萬。銀八萬餘兩。然而鹽商之轉揭。則有遼商內商之在。遼商在於大同宣府遼東等處。報中引目。每引在於遼東。又納平束米豆價銀一錢五分。三釐。仍是遼商引名。原爲商合齋至運司。先赴鹽院比驗明白。次赴南京戶部領引。回至運司。賣與內商。每引一張。賣價銀一錢八分。內商得引下場。截角支賣。每引正支鹽二百零五斤。買補鹽二百零五斤。恩賜酬勞鹽七十斤。走灘鹽四十斤。包索三十斤。割沒鹽四十斤。共鹽六百斤。爲一引。行自掘場。寧海等場。裝載至蒲臺縣批驗所。該縣與所官集同商人。船戶秤盤過關。次至清河巡檢司。逐引查明。次至掘頭巡檢司。逐引查明。次至洛口關驗引。類齊總申運司。轉請鹽院批委運府佐領等官。秤掣明白。正餘沒鹽。俱在包內。每引納國課銀三錢六分。伍釐二毫四絲。外納割沒銀一錢。此外如再多出十斤者。每十斤納價銀五分。俱行問罪。秤掣既明。方向運司告派州縣。給付水程引目。暫鹽運至張秋阿城等處。雇船裝運。告派州縣投引發賣。原來引目。各州縣截角類繳。此賣鹽之大較也。要之商人。之獎有七。私販之獎有三。客商之獎有三。以商人。之獎言之。商人做鹽。必須先赴運司。領公場單底簿。引目三件。下場支買。本司議派場分。上中下。分爲三等。支課中間。奸商賄買衙門。洗改單簿。以中作上。以下作中。將上場揀選。奉文。稅前。送後。不分春秋二

實用編錄卷下

二四

本條刊

口致下等場分派撥別商大買日及下得脫離場
 國課抑且難定矣一引鹽支買出處該由提調推舉
 似秤掣每過七八月山水泛漲船到河下奸商不肯
 買買家所官商人自行私越關津未掣作為已掣官
 孰敢歸計誠為漏掣弊一舊制正餘五百六十斤一
 引今限以六百斤為準每引納割沒銀一錢此外多者
 委掣官中嚴究治夫何奸商蔑視法紀每引重細七八
 百斤甚至有至千斤以上者以故引鹽地方平日行千引
 者今止行五百引引日積漸實由於此妄掣官往往徇
 私未聞一行申究矣三商人中鹽必赴運司領引下場
 截去一角裝運候掣有等奸商每船裝鹽一百引隨鹽
 引日一百張前至關所例應截角額乃通同船戶巧將
 前引一百之內折縮二三十張免得截角重將先未截
 角引目下場另做希圖減省引價國課不充獎四商
 人運鹽至洛口關安官秤掣問除正鹽六百斤之外多
 出者悉復納割沒銀兩又行問罪賄買秤狀人役以外
 包而蓋大包秤小匣大省納國課又免問罪獎五發
 鹽客商洛口關秤掣明白應該速運引鹽地方發賣繳
 引奸商堆聚不肯運發坐待高價影射引目下場另做
 以致告派行鹽州縣不足額數參官比吏獎六商鹽已
 經秤掣明白納課領引前赴告派州縣理常隨時發賣
 有等奸商恃勢囑託官府創為扶竟勞過分派至甲每
 引了本等時價五錢故意作為一兩二錢是為需勒
 高刻商坐得厚利百見賄口倚獎士商人交鹽出

實用編錄卷下

二五

本條刊

應納完國課領給引目水程前赴各派行
 當遵依派定原分州縣處所發賣膏塩有等奸商
 中途打探地方摺價貴賤不同不遵告派地方
 賣如告派縣者而賣與鄧縣告派鄧縣者而賣與
 縣以致派定州縣不足額數數八本縣行鹽鎮集處所
 俱有商人賣鹽假似賊城等處賣鹽商人裝運鹽船已
 行卸船即當投引截角如何奸商逼同行入先卸鹽而
 後投引希圖影射有運鹽本是百引開止投五十引者
 影射引目五十不肯進投回頭洛口關重復裝運矣九
 商人運鹽告派地方原任任意發賣本多者居貨而利
 拾遺本少者裁價而利於速百姓陰得其利鹽價不至
 騰涌近來奸商多是扶車發運未挾至者不敢越次已
 挾至者任其索價以致鹽價日高病民日甚弊十以松
 販之弊言之本縣東臨沂費東之宛絡信陽二場每鹽
 百斤止值價銀七分鹽徒販至縣地不過二百餘里就
 可賣銀八錢一倍利至十倍本縣城前龐庄等集地方
 保甲私通貨賣獎一本縣城西馬家口孟家口石家口
 運河一帶羊庄羊溫鹽販時常夥乘雜糧一船在於濟
 寧州地方魯橋鎮等處易買越境私運裝船運至馬孟
 石三口卸腳本口地方保甲人等不行舉報弊二私鹽
 禁例甚嚴除本縣不計外有等豪猾慣賣私鹽班軍托
 名尋常食鹽夾帶運船與指名進鮮裝載出境動至五
 六十號每遇官民船隻經過高聲叫買北帶張家灣南
 則漫無底極又有大夥鹽徒鳴金露刃官軍兵快需索

財者貴裕其源養生財者當半其獎

一馬政。國朝馬政有太僕寺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按諸司職掌其目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而廐牧有孳牧。有寄牧。有放牧。孳牧之處各有草場。類列其事。則關換外。如起解印信買補禁約比較以及收買省馬政之大凡也。本府原額種馬一萬四千六十匹。每五戶共養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不許輪流。凡兒馬一匹。驛馬四匹。爲一羣。立群頭一人。五群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本縣原額種兒驛馬一千九十五匹。內於隆慶元年題准。每馬地方疲困已極。各州縣種馬每十分減免四分。本縣

隆慶

原額種馬一千九十五匹。變賣四分。應該變賣馬四百三十八匹。每匹變銀八兩。共變銀三千五百零四兩。解赴太僕寺上納。訖批迴在卷。隆慶二年。又奉本府帖文。蒙布政司劄付。蒙巡撫都御史姜彥驗題。准六分之中。又變一半。本縣餘馬六百五十七匹。又變一半。該賣種馬三百二十九匹。內隆慶二年變賣過種馬一百一十四匹。每匹銀十兩。共銀一千一百兩。解寺上納。批迴在卷。隆慶四年。變賣馬二百一十九匹。每匹變銀六兩。閩縣包賠四兩。共銀二千一百九十兩。解寺上納。批迴在卷。二次共變賣過兒驛馬三百二十九匹。共足一半之數。仍徵賣過種馬草料租銀每馬一兩。本縣賣過種馬三百二十九匹。仍徵草料租銀三百二十九兩。解寺交納。仍餘見養種馬三百二十八匹。萬曆八年。又奉本府帖文。蒙布政司劄付。蒙巡撫都御史何案驗議。准濟兗東三府變賣過種馬。每匹原派草料銀猶有一兩。其見養種馬。每匹原編草料銀六兩。見養種馬。官司並不差違。縱有查點。每歲不過一二次。日惟供養馬人戶騎生。俵馬之供。出自聚里。養馬之利。歸之上戶。每馬原編草料銀六兩。誠爲濫觴。止給馬戶五兩。照舊打討。量減一兩。於各正馬戶名下徵收。在官解寺。抵補變賣種馬。解寺一兩之數。本府議得所屬種馬一萬四千六十匹。第華嗣文變賣八千七百七十四匹。內除災渡消費。鄭三處二千九百三十六匹。奉文免徵外。仍有五千八百三十八匹。每匹徵銀一兩。共該該解寺銀五千八百三十

隆慶

八兩其見養種馬五千二百八十六匹。每匹編給草料銀六兩共歲該打討銀三萬一千七百一十六兩。今欲於草料銀兩裁編一兩即以抵補變賣種馬。解幸一兩之數。但本府歲該銀五千八百三十八兩。今扣見養馬匹草料銀每匹一兩。止存五千二百八十六兩。尚欠銀五百五十二兩。不足抵解前數。合無於種馬草料每匹六兩內裁扣一兩。一錢四釐四毫二絲六忽七微九纖共足銀五千八百三十八兩。可抵解幸之數。其養馬之家。每匹每年止給四兩八錢九分五釐五毫七絲三忽二微一纖。亦自藏餘深為萬便。謹准遵行。本縣見養種馬三百二十八匹。每匹扣草料銀一兩一錢四釐四毫二絲六忽七微九纖。共扣草料銀三百六十二兩二錢五分一釐九毫八絲七忽一微二纖。徵賦在官。抵補隆慶二年變賣過種馬草料銀三百二十九兩正數。餘銀三十三兩二錢五分一釐九毫八絲七忽一微二纖。係是包賠本府所屬變賣種馬草料銀五百五十二兩。不足之數。萬曆九年又奉本府帖文。蒙沂州道副使徐憲牌。欽差巡撫都御史楊萊驗。准兵部題。准各處種馬。盡行變賣。本縣見養種馬。仍存三百二十八匹。奉例上等無過八兩。下等無戒五兩。共變價銀一千七百一十二兩。解幸上納。批迎在卷。見在種馬三百二十八匹。盡行變賣。每匹仍徵乾馬草料銀一兩。共徵銀三百二十八兩。連前每正戶名下扣徵草料銀一兩一錢四釐四毫二絲六忽七微九纖。共徵草料銀三百六十二兩。

二兩五錢七分。係是抵補隆慶二年變賣種馬草料銀一兩之數。併算在內。二項草料銀。先後共計六百九十九兩五錢七分。以上四次共變賣過種馬一千九十五匹。所變賣過馬一千九十五匹。共變賣過價銀八千五百零六兩。是種馬既以變賣。而本縣二百年養馬之害。始為之除。豁矣。要之種馬雖賣。而獎端猶在。草料粗銀。原為種馬而設。種馬既賣。備用馬匹。見派本折中半徵解。不欠矣。此項草料銀。獨不為督院平考之。會典一款。萬曆九年。以種馬累民。前變價及草料銀太重。議准將各處存留種馬。盡行變賣。上等馬價無過八兩。下等無戒五兩。賣完。解部發幸。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歲徵草料銀一兩。各州縣類解部。惟徐通泗興化等州縣。以先免種馬。草料亦免徵。夫普天之下。均是聖上子民。今徐通泗興化等州縣。以先免種馬。草料亦免徵。本縣種馬。既免。獨不當援徐通泗興化為例。而免其草料乎。况備用馬。匹本縣年年不缺。種馬既單。每年復徵草料銀六百九十兩二錢五分。誠屬無謂。此不獨本縣一縣。種馬草料。急當裁省。舉果省之。種馬草料。總當裁省之也。而照本縣馬政。自萬曆九年。羊去種馬之後。即以萬曆十年為始。每年額解頭二運。備用馬匹。共計二百一十九匹。近行條鞭。以本折中半派徵在官。內本色馬一百一十匹。每匹銀三十兩。共銀三千三百兩。折色馬一百零九匹。每匹銀二十四兩。共銀二千六百一十六兩。二項共銀五千九百一十六兩。折色既已坐定。

實用編錄卷下

三十

永不更改其本色一節每年調取不同如用本色先給依戶官銀二十四兩買馬外給依戶盤費銀六兩此本色之說也如用折色每馬一匹解銀二十四兩折色費銀六兩野庫解京此折色之說也夫上司立議非不甚善而奸民射利則百般作弊本縣係馬原是五年編派一番舊例每名除領官銀三十兩之外仍令花戶幫銀一十七兩六錢七分編給由帖令依戶自行計取連前官銀總計在內是每馬費銀四十七兩六錢七分也即如本縣窩訪戶吏薛守耕每年代人使馬十匹就得官銀四百七十六兩七錢本縣倉編係戶係是萬曆三十年本縣松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總計以前三季共用過依戶五十六名共計過幫貼銀九百八十八兩八錢三分本縣到任之後痛將此銀中請單去共單過幫貼銀八千六百三十四兩六錢四分本縣隨於萬曆二十一年秋季起群使馬每馬止以原編官銀三十兩給戶易買每名剩銀四五兩不等其剩銀七十兩四錢六分也如何不用幫貼銀兩而猶剩官銀七十兩四錢六分與利除害原在於官若不立為未父之規本縣豈能常在勝縣做官總論本縣係馬之弊其端有五一是衙門積年代人包使一是鄉間土家告立幫貼一是老奸巨猾領銀到手不肯吐出原銀買馬只起落錢且為之說曰只要京師太僕寺衙門打點到打點到時節也印烙打點不到時像也不受巧為請託家為攬求一倡百和愚民照樣學樣盡都和官官銀

實用編錄卷下

三一

任係官人責打止是十五六兩正馬赴堂應候以是寺印給不中一旦退出復又揭借京債買馬與田實地終年不結是好猾之想落官錢已成痼疾其從此輩蓋非一日一是殿下內相閣下鄉官聚人指揮千百戶并各上司衙門人役預先置卷至馬臨時喝託求依不論馬之價值就討原價二十四兩縣官不從開口就謗一遇無志縣官只得順情容依至京驗烙不中窮民必揭京帳是縣官做虛情而窮民受實禍也是士夫得大利而窮民剝心肉也一是使頭交通京師歇家每向小使戶名下每名科銀五六兩不常時科銀百十餘兩指稱衙門打點彼此分錢使用使頭到京歇家有迎風洗塵之虞使頭起身歇家有送行回頭之禮兩人分錢幾使受虧即如本縣在京歇家劉家正年年科害本縣係戶每年不下百兩此非其左驗哉為今之計與其民使而落餘剩之銀松民不若官使而解餘剩之銀於寺為尤益與其每戶解馬而不值三十兩之正價不若每馬總解三十兩松寺俾在真保衛邊等處易買大馬為尤益使馬之害方息而種馬之弊又生非州縣官寬做人情則老奸民巧生弊竇馬政之在今日真可謂不成模樣者也

一城池王者設險以守其國城池詎非國家之重務按依家查得本縣碑城一座週圍一千五百三十九步城高二丈一尺跟闊二丈七尺頂闊一丈城外碑砌城內土築城上渠口一千二百二十四個城門四座鐵衣門

一十六扇門樓四座角樓四座更舖二十四座馬道門樓四座吊橋四座城壕西南北三面原闊九丈五尺底闊七丈四尺東面原闊五丈底闊四丈四面注水各有五尺二三寸不等護城新舊大小柳樹共二千四百六株池壕引水環流後因連年霖雨大作坍塌城垣五方并梁口角樓更舖馬道門牆俱已損壞本縣申動官銀二百二十三兩食穀二百三十七石三斗五升此固銀數不足本縣又添補二十二年未報羨銀并沙溝廠白犬曠役銀兩置買磚灰物料召募夫匠修理完固足堪保障但查本縣地方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幅員不為不廣屬縣軍民止是一城其他各鎮店鄉集別無城堡之設萬一有警仰何阻之而何備之也

方原與守禦千戶所共基一城本縣有守禦千戶所八名民壯五十名縣縣所編有常城實撥軍餉二百總計縣所共得兵馬二百五十八名數既不多較以設生或身居市廛而名占尺籍之內或廩食公家而私俱廩役之勞為今之計必先預立奇正之兵以正兵言之查得本縣城牆梁口總計一千二百二十四個必擇年壯力強者二千四百四十八人分為兩班或晝或夜更相代替每梁口一個即用一壯士守之每壯士一名隨備遮箭木牌一面好弓二張竹箭一百根雙枝鐵釵一杆月牙推刀一杆長鎗一枝腰刀一把烏銃一杆火藥三升滾水一根礮石一百個灰瓶十個鐵鍋一口清油十斤柴炭五十斤草人一束賊至城下敢於攻擊城上壯士即用前面兵器酌時應之彼射我避則用遮箭木牌突之於梁口之內彼來我射則用雙備弓箭發之於百步之外策一賊若初來或用鈎杆上城我則直用鐵釵隨鈎杆向下推之如敢不敵賊近梁口我則月牙推刀從上向下奮力一推而賊手即斷矣策二敵如防禦不周賊有一二上城者遠則長鎗截之近則抽拔腰刀砍之策三賊若初來城上烏銃必須齊發每梁口一銃共發一千二百二十四銃氣焰寒天炮霧飛地地震若雷鉛彈如雨一以破攻城之膽一以打不固之屍此銃止是初來一放後再不宜輕放置待賊近城下方一放打誠恐賊或哄我鉛藥既盡一擁近城策四賊來攻城每梁口一處即用麻繩懸吊滾水一担俟其將近梁口

實用編錄卷下

三四

用力調絕斷斷添水一下賊即落地矣飛往險巖擊
內所備礮石向下摔打賊有不免乎策五城上多積
乾賊若上城灰甃能打破有不傷其眼目者乎米六賊
將薄賊城上安設燒烘極滾熟油賊若上城滾油向下一
灑彼賊衣肉俱成火矣賊如賊用大水為軍加以單
項在上滾油或不能傷須用生鐵汁鐵杓灑下則重
草本能俱入矣策七賊若攻城每架口須縛草人一個
着以衣帽長繩拴繫賊若近城夜間忽然放出架外如
人下城之狀賊必亂射天蓋賊退此誘取賊箭之策
八賊若近城滿是竊立行伍二人守一架口每五架分
為一位每五十架分為一隊夜輪一人巡望四人歇息
日間每人管一時夜間每人管一更凡遇賊來則五人
齊力撲打去則如舊策九賊若久屯城外抗老我師若
不蓋立高舖何以備風雨而造飯食故每架口一處後
面即瓶立高舖一所水缸鍋竈無一不備策十以奇兵
言之正兵既守城矣僅無奇兵佐之假如賊攻南面南
面守架口者力不能敵此時將款調東南之兵以救之
而東南之架口者不可失人此時將款調西南之兵以
救之而西南之架口不可失人此須預先設立奇兵大
社擇大漢三十人中社擇大漢二十五人小社擇大漢
或十人或十五人多寡酌酌每社得二十六人本縣九
十五社約得奇兵二千四百七十八人分為五枝每門各
屯一枝丁釘不動賊中心一枝隨賊招呼以時上紅
旗為號夜以城上高燈為號假如賊攻南城城上紅

紅旗中心一枝之兵徑向南城救援各處守架口者
不許動動則細打賊攻東西非俱如之賊眾我寡則堅
壁清野以待之賊眾我眾則開一門出奇兵以見之或
攻其堅或乘其暇前後邀截左右伏發如是則奇正互
生戰守兼得動靜不擾城上城下城內城外密如一線
穿透俱各整整不亂矣然而緊要一着全在積糧積儲
糧餉豈易講哉

開荒巡撫條議

沂費邦勝自占編荒之區即先臣楊博條陳今天下地
方繁簡曾一言之是可見田地之荒蕪者非一日也今
開荒其澤有二一曰管業管業云者百姓隨各社甲認
種荒地止是照額納穀其力量頗足者不領牛犂不領

實用編錄卷下

三五

子種各自耕種其力量稍不足者則領牛犂子種亦須
官為之處置要之管業者易為力即可責效於旦夕者
也二曰官庄官庄云者原是校荒地土管業人所不肯
認者官為招來四方流移之民與本處先徙而今復業
並有丁無地之民為之承認此其地遼遠曠闕須是補
立官庄然後能安其身以繫其心五六年之後人與地
習地與人總方無丟棄之患此其為力甚難非耐煩調
停則不能聚其眾而墾其荒姑以管業官庄二事開列
於後

管業事宜

一責里排東省荒地甲於海內即本院
勅書內亦有督理營地之衙政府特奏山東開荒誠見山

東荒地為獨多爾今以荒地之彌漫廣闊若不責里排為之扶查則四至條段何以周知即官委任開墾之舉或亦不能得其隱情而使草萊盡闢也地各有額社各有甲為今之計社既有總委之官夫即當責之使各社之里長與各社之十排務要細查本排內原額行糧地係是若干據今額外遠荒地其係若干額內近荒地其係若干大總查明花撤又當細分其戶荒地一段長若干闊若干計地若干東至趙甲南至錢乙西至孫丙北至李丁坐落某保某村離本州縣幾十里或係有主之荒或係無主之荒如見有人認種者即註見係某社某甲入認種如有人見認而力墾不堪者今當給以子種若干牛隻若干如見無人認種即註見本拋荒無人

伏觀

大明會典內一款嘉靖八年令地土拋荒不及三分有附近及本里本甲本戶人丁堪以均派帶種者勸諭自相資借牛種極貧無力者官為借給責令開墾不必勸報查得東省地土至多至賤即一畝一民壯之額亦有

占地三五頃者聽其自開必不能起墾人而速之棄耕也荒地查明之後有本戶人力墾可搭附者即酌酌扶之本戶人名下有本甲人力墾可搭附者即酌酌扶之附近地隣人名下官府擬令典今而扶之其理既真本戶甲及附近地隣人認之其情亦順不然聽其自開東方荒地一望無際地主既不能過耕官又聽其拋荒而不設法令人扶認則草萊何日而闢地利何由而興乎

一搜占愆東方各排甲里長自稱已如百戶之華凡花戶一鵝一菜無不搜括入已富而有力者彼債不敢下手一貧如洗者力量已屬不堪彼見其易欺也或指稱包賠逃糧或自先用銀五六錢代替貧窮者入城納過應編條體之數一到鄉下便說我與你納過條銀原借的某人某人銀兩言定一本一利貧窮者又不入城只得允從甚至原吳五錢條編有覓出一兩五錢者力量撐持不起只得逃出在外至長見其逃出在外也故將所遺之地認為已業或自己耕種或租典於人以計錢財他人計之彼曰我是里長這地只好當做使用錢當官府均地土之時故推此地為進戶既不均入額內行糧當官府查荒之時又推此地見有主人不肯投進管業狀為今之計須將進戶所遺之地但為里長占種者盡數查出逼投官業狀今其納穀一查欺隱開墾荒地其力量單薄者每地一畝給予種五升每地三十畝給牛一隻固所以優恤結固之也至

如欺隱荒地者其目有四不可不嚴加查覈使之盡收
報官有種熟地者見得連畔荒地久無主人當耕治自
已地土之時初間亦止挨畔稍樹界標還猶不敢放手
後見無人查察膽氣日縱有盡將四五十畝無主荒地
內不納數者獎一有奸民管業狀內止是認地五十畝
而開耕之日見得地極綽騰即放意開治一項有餘地
既盜種較不納官者獎二有自家所認者原是東隅社
三甲錢乙荒地五十畝故將西隅社係丙荒地亦開五
十畝及至委官到西隅社孫丙荒地內一查故將原認
東隅社三甲錢乙荒地管業狀拿出爲之遞掩者獎三
有偷種荒地五六十畝通不投管業狀上以瞞官府下
以瞞里長獎四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今當責令委官撰
實用編錄集卷下 三八

帶十里並各地隣與之細查便十里地隣各遞不致扶
同欺隱如虛耳罪結狀方足以發其奸而曉其膽矣
官庄事宜

一招流移東省地曠人稀生理蕭條甚至僻處小縣白
茅彌望行數十里無人烟蓋由土著之民既嫌額外荒
地多係瘠薄所叙細微本不樂聞而流寓之民家道寒
窶既無牛犂亦無種子又不能開即有力頗能開者慮
恐成奴之後里長攀拉應差有司不爲作主疑畏文牒
於胥中又不肯開此所以荒者日荒而生穀之土未盡
墾也今大開荒須要着實舉行凡各州縣境內居住流
移之民與隣封之民有閑風頑來就墾者須是官爲招
引明示之以蓋官庄給官牛散于種助家火之惠又示

之以開地一畝止是每畝納穀三升並無別項差徭單
長不得騷擾地方不得凌害其寄學援例俱照境內事
體一樣作興至於庄頭庄副必先加賞養使之欣然引
誘別人尤爲密策

一立官庄招撫流移原爲開荒第額外遠荒多不與村
落居民相隣若不就彼中插立官庄則耕種往來不便
往年立庄有司通視之以百姓之事漠然不爲措理故
力單稍堪足者或能建有房屋其極貧者無錢置木買
草暫就有房者寄住既無以堅其常住之志不則墜其
糊口之資竭力蓋屋屋未成而產傾遂至無以糊其口
而復不能種也民何日得聚地何日得闢也今次開荒
有司官當各隨流民認地之遠近就便插立官庄其蓋

實用編錄集卷下 三九

屋木料草束悉是官爲設處每屋二間給與長杉杆三
根黃栢草四十束以爲蓋屋之用一切買木買草之費
俱動支拆封美銀而境內土著窮民有願入官庄者亦
就插入其中其草木之類統照流民一體給散庶棲止
有地可留戀其身心

一備家火官庄新集之民每一官庄首用木井一眼大
用井繩一根次用石碾一盪次用石磨一盪此皆合庄
大家公用之具不可一日離者若非官爲之備辦將成
此推靠誰先爲之穿井而買碾買磨也尤要緊井必需要
用氣力而碾磨又非可一蹴至者新集者皆赤手空
囊窮民誰有餘錢以置買之也插立官庄之民必要備
辦此等此蓋即其一庄而統言之也每庄各家之具除

稍足者不給官物外其下人家又須每丁給鐵鍋一口木杓一把瓦盆一個磁碗二個食筋二雙以上數事俱動拆封羨銀民各有心有司如此安煩而寒涼之家荒落之區登時成一村落成一人家鷄犬相聞碾磨相錯敲言相答畧有齒毛就不願樂居之耶

一治農器開荒之功先資農器如所謂木犁鐵犁鐵鐮並經索與夫木耙之類皆開墾之始所不可一日少者顧官庄新集之民舊無常產平日已無立錫之地一旦勸而歸之農農家諸般器具非所素蓄官不爲之備而聽民自開是猶欲其行而却之步也各州縣拆封羨銀州之置造農器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官庄照地給牛有領牛一雙者有領牛二雙者總之三隻

實用編錄卷下

四十

牛

合爲一根每一根當用犁索一付總計墾內共新立過官庄若干每庄人戶領牛若干各庄牛數共應用農器若干如數置造給農人勿得耽延承辦中急命實源局鑄農器以給山東被兵之民使開荒地營事需餉亦再一言之嘉靖年間有司官縱多置造農器不過率由成祖之舊治而已置爲新奇非異之事

一買子種開耕荒地原欲備種五穀第五穀子種即菜農者猶時苦不備而冗費之流移人戶乎官督其耕而不肯爲之種買彼窘乏無所出勢必稱貸富家是一日之草萊未闢而先驅之舉債也非所以勸耕矣昨議每荒地一畝給預備食穀五升以爲子種五月十五日以前宜種穀五月十五日以後種穀非其時矣又宜種

黃豆黑豆蒼豆蕎麥等禾而八月中又宜種麥州縣官當速勸官銀照依時價糴買合用子種預先出示曉諭各庄花戶除不領領子種者免給外其領領者報名在官有司官查某某庄某人認地若干當領某樣子種若干內用簿籍外用榜示務使簿與榜合而文散子種者亦照縣簿挨庄唱名支散又須註定期某日支散某庄如領者人少一日即當散完如領者人多未能遍給亦預限定日期人到即與勿致遷延以防農事通限秋成抵斗還倉免其利息庶子種有所出百姓樂其利而免乞貸之苦矣

實用編錄卷下

四一

牛

一處官牛陝西延慶之民多自用耕山東之民懶惰之甚促之使人爲之耕彼將笑而走矣以故開耕荒地全仗牛力東土先年曾奉有上司明文開墾荒地各州縣官牛原係布政司官銀置買有四五百隻者有至千餘隻者日久因循官牛多爲豪猾占使上司行文清查有司視爲文具衣冠之家占用者則徇情寬假不令退出積年衙役之家占用者則聽其借倩充熟印烙之後原牛仍還借倩本主總之牛籍空設夫官牛原爲開荒而設茲使牛石未必認荒開荒者未必有牛而有司一切視爲固然則官牛安得而清荒政安得而舉况於分外另買官牛乎今當速將原有官牛設簿細查見有占使者勒令退還抵換盜賣者責其賠償領用年久孳生太少者量加增補既得真數即當撥給開荒之民每荒地三十畝領官牛一隻其無官牛處所並有官牛而不

是日下開荒應周者當動無礙錢糧並折封災賑濟
買牛撥給開荒之人

一桑時候語云種有鉅基不如待時故善農者不能為
時能不失時而已今歲開荒至於秋成之後就要應納
子種實數入倉欲得子粒實數入倉必求全耕種之時
促令實佈子種於地然而百姓認地有三五十畝者有
六七十畝者有一頃者未必同時開荒先開者當先種
後開者當後種且如日今五月十五以前宜種穀禾麥
五月十五以後則宜種黃豆黑豆黍豆蕎麥等禾延至
八月九月則又宜種大麥小麥而為米歲之計若不乘
時忙種如救火之急如極溺之速如打賊之勇苟且觀
望延捱耽閣雖種實牛亦是虛費心力而秋穫何所
實用編錄集卷下 四二

望馬又况本年七月初六日係是立秋之期立秋之後
百草不生是因時起事誠目下第一着有司官當嚴催
查荒官吏查荒官吏又當嚴催開荒人戶每日五鼓催
督早起至晚猶鳴鑼勸諭以警省之

一舉催督自古重農事者莫過於周既分佈田畝之官
為之勸和天子猶且至止南畝親為催督夫古昔之民
質朴無偽專之田畝未已也天子必親至南畝之中亦
思民或惰農不得不汲汲也况今日不逮古昔遠甚而
東省之民個個好懶誰肯胼手胝足勞筋出汗以務農
乎官庄小民欲美領牛領種之利始末嘗不誠辦開荒
第人情日久則惰生事苦則慮易彼以未嘗負未之民
際此暑雨怨咨之日焉知不有開耕一半玩心隨生不

思刻期以集事者乎州縣止任差人下鄉一查得其大
數造冊申報上司便說了事此與不查荒者何異須得
專催督原委官者即今本官坐守開墾原委處者即今
本吏坐守開墾原委者民者即今耆民坐守開墾原委
止阡陌晝夜催督務期竭力起事如牛一犢一鳴可耕三
畝一句內除陰雨不時外定要開耕荒地三十畝有庄
民奉令不動者即令該管省義吏民差差庄頭赴官稟
治此催督之應所當專責者

一嚴虛偽今之急松開荒者原為倭奴倡厥殊匪東省
歲備兵餉加派小民不勝其徵輸之困欲得此荒田中
子粒之所出者作兵餉之資以蘇小民之困小民不之
知也見利則趨止要爭領牛種牛種到手俾將所認之
實用編錄集卷下 四三

地尋其四至界畔處周圍耕開兩犁原委省義吏民一
到地界彼乃指天畫地滿口就說已開一半及至再詰
又推說明日就來早耕原委省義吏民一過彼乃逍遙
松村曠楊柳之下彼此揮扇拍手而笑其次者故將荒
地浮皮柴草虛耕一耕草根尚且未死便說荒地已開
只地且不能變其荒之本色矣孰肯為之佈種乎將此
開荒之事只做頑戲言之誠可痛恨為今之計須要責
成原委省義吏民面諭開荒者務要將地開耕兩犁方
可下種苗出之後務看實鋤耘兩遍纔要土而苗密而
秀秀而實方為實開荒也其不然者鞭什役之周禮宅
不毛者有里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
之市一人力役之征此其數查何嚴以敏民知責之嚴

也人人勤本業而千金萬箱屢載於歌詠之餘獨不當踵而行之乎

一責鄉保開荒之濫有州縣官提調於上有佐二首領布置於中有省義吏民催督於下濫令已寔者可無事矣殊不知官庄之地四散零星而省義吏民所司掌者各分有里社里社之與官庄有相隔四五十里六七十里者彼地之耕與不耕苗之耘與不耘何能一一照管惟是鄉保之設週圍不過十里而鄉保之中有新立官庄者即照保分管使約長保長糾察之始而耕之不深既而耘之不詳俱聽約長保長據實拘報本省義吏民處以違之州縣正堂斟酌其情慢之爭而次第責成之倘若鄉保指此辦該官庄之民使之不得安意生理

實用編錄卷下

四四

字集

此又當另議處治至如官庄之民除務農外一切姦淫悖逆之事俱聽所在鄉約防範而初二十六應辦鄉約之日亦同舊保之民一處夥議使之相親而化同成美俗

一正疆界分田之制經界為重即孟子亦云仁政必自經界始也第有司均膏腴之田夫熟白之地頗能留意於疆界以柱豪強者兼併之議至於荒蕪地土鮮不以爲棄物而慢之者殊不知未開之前疆界不正猶可推諉謂其爲無用之地也若既開之後疆界不正則含糊不明爭端易起即或人不屑爭領而有定數而地無定畝實非事體谷州縣行令原委該社何官盡將官庄窮民認過一切荒地照數清丈某人認地幾段計地若干

某段長若干闊若干計地若干四至某人認地某處各豎封垣務期地段畝數都與造冊相合則事體盡一不至有差訛之弊矣而官庄之上猶當刻立石碑一統而書其某庄三字背書某人認地若干某人認地若干

一定勤懲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明王無以化天下是賞罰者所以勵世懲毖鼓舞人心之具也孰謂開荒爲瑣屑而不可以行賞罰之典乎各州縣押庄開荒勢必付之委官因有躬親職畝併力督率而著有勤勞者亦有虛文塞責有且完事而怠於催促者此而不以賞罰勸懲之誡肯躬歷畝親受風日之苦乎務將原委官員既已出門之後或賄差忠信人爲之密查或州縣官問一騎馬親至其所委之地而自行親查果真開荒

實用編錄卷下

四五

字集

之有功者則賜匾旌開庶幾賞一勸百而今人明知奉公者之有厚賞真見玩愒之候事者則量寬薄罰盡懲一警百今人明知候事者之有額罰至於官庄務農之人有實心開墾公私兩利者亦有止園目前得領牛隻千種杉杆草束鍋盆等類入已徑將開荒事置之度外者亦必隨處責獎方不中奸人之計

一禁科歛害民之政莫甚於科歛州縣押立官庄必據委官造冊而造冊紙張皆須當堂領用彼一二無耻之徒或指冊科派官庄小民者必番行禁示使小民明知造冊與已無干此外又有奸猾庄頭持冊起臨盤纏并打點衙門使用往往零碎派錢是官庄新集之民利尚未得於已而生肉已剝不無拂其住居之意況入庄百

姓多係貧寒下戶及椎魯無知不近官府之人本易易
哄本易恐嚇而傾牛隻則當堂徑撥領于他則赴倉徑
夫顧杉督草束整齊等物則至日徑給誰為留領誰為
需索即科款銅錢一文作何名色欲向何人送之乎如
有庄頭衙役人等敢有倡為科款之說者定行重究此
必委先多張告示然後弊竇可塞耳

一溝溝渠孔子編大禹之無間終之以盡力乎溝洫周
人治田之濫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浚
萬夫有川又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其遂南入於溝
則其畝東是溝渠之有關於農事者甚重古帝王皇皇
必圖之者蓋深有見於溝渠不治則田廬必污壞也東
省平地出泉多阻遏而不能過流是平日已泛濫不治

實用編續卷下

四大

朱陸州

大為田土之害加之雨水汪洋勢必潰溢四出二十一
年五月之水災非其明驗乎此雖天時淫潦亦實由於
溝渠之未開治也今既新擇官庄則往日之荒田今皆
為業土往日之草區今皆為安宅務要差人相視地勢
其所低窪其所可溝溝渠以達之其所散漫其所可築
堤壩以夾之其應溝溝渠處其應築堤壩處共約
用人夫若干勸夫官穀委為修治既不使窮民有淪沒
之患又不使窮民有修築之苦

一募施捨嘗有尚義之民有建義倉義學捐義塚之盛
舉殊不知開荒一事原為預備兵餉而設官庄若能就
緒則草萊盡闢倉廩充盈兵餉不匱而今日新加之兵
餉可以漸天減去矣此深有益於開闢而左深有利於

富室大家丁高地多兵餉增倍者况近日為修大工
兵餉之費各州縣庫藏既已搜括殆盡有司志欲開荒
亦有苦於籌辦之無其本者境內有識之士尚望之
目擊此等情景能不為之流淚夫乎是故有材木多者
宜施捨材木以蓋屋有牛隻多者宜捨牛隻以助耕有
粟糧多者宜施捨粟糧以備糧有司官仍視其施捨之
多寡以定賞賚之等第或申請上司為之優旌或本州
縣自置牌匾為之表揚此皆激勸之一大機軸有補於
官庄之修舉者

一別倉廩今日特

泰山東開荒大興件皆不同本院固將視有司積穀之多
寡以分賞罰

實用編續卷下

四七

朱陸州

朝廷亦將視本院之多寡以驗虛實各州縣新開荒田于
粒都自本年文到之日為始須要分別倉廩以為囤住
之地何也各州縣預備倉所取之穀其類頗多有兩院
職罰穀有各道職罰穀有州縣自理紙贖穀有永辟設
嚴穀有各商稅穀有舊日荒田子粒穀若將新開荒田
子粒穀而亦混之於別倉之中則交結混淆取文難覓
有司之耳目不新花戶之輪納不急如慮另辦一倉必
要別動錢糧或即在本倉中別貯一室亦無不可要之
有司官若肯實心為

國則此倉廩之建不過十數間房屋耳有何難辦

一栽樹株查得

大明會典內敕民榜文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納

當差外別無差遣客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每户務安照依號令如澆栽種桑株棗柿棉花每歲奏請所得絲綢可以衣服盡備豐年可以賣錢使用。歉年可以當糧食。此事有益闡民里長老人如常提督點視敢有違者家遷化外欽此。今照各州縣新立官庄俱係老父章榮之地一旦剪訓棘而築牆垣頗像人家若不預先栽植樹株何以儲衣食材木之用。況越今年六七月間陰雨時行之際督令官庄人戶每名各於本人地內或於山崗曠野去處先栽桑五十株記名於上。來春正月再分付每人不拘柿棗各栽三十株其下戶貧而不能備者官爲設處目下乘秧尤爲要緊

一防進移務請往誌山東之民無上事便棄故土而進
貴州編錄其家下 四八

移之伏觀

大明會典嘉靖二十四年。今山東聚管農民務見丁着役限定田畝着令耕種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遷發化外充軍夫域中之廣民不爲不多矣

會典獨於山東之民嚴之今者蓋亦以其民素輕棄故土而嘗進移於外也。胡今官庄之民本是烏合之衆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若不鈴之以濫日後倘遇水旱災傷之故或拐帶官牛子種而逃或拖欠倉穀而逃則補立官庄之苦心不幾於枉費乎。當行立保甲連坐之濫每五家爲一牌總之庄頭官之有一家進移者伍家連坐合庄進移者庄頭問罪如此濫令既肅則一切官物官轍有所拘繫而流寓之民亦頗知警戒矣

一定輪納萬曆九年間該戶部題奉

欽依開荒事例每畝納穀三升永不起科近年以來荒地甫及成熟或因額內地加派頻多又將開荒納穀之地改條折糧或因荒地成熟納穀似輕而又派之稅糧或被里長攀扯入籍當差以致人心鬱鬱遂使荒地又荒況認種荒地之人原係流來不齊之民且地土瘠薄原與膏腴之地不同擬今奉到新行凡新開荒地遠荒者三年之後近荒者二年之後方脫酌量起科止徵民糧並無分毫騷擾連日細觀小民之心實願納穀不願納銀一見起科莫不驚慌要之納穀與納銀原不大相懸絕東征如用本色則將穀碾米或由陸路而運至登萊或由水路而運至天津此固其便也如用輕齋折色則

貴州編錄其家下 四九

將穀賣銀數日之間即可得銀如不然以穀散作各樣人役工食權將工食應得之銀而作穀價有何不可只輪納之正項一定則民之耳目心志不亂矣

一親是目孔子告子路爲政曰先之勞之目今開荒急如星火要之下人之眼睛全看有司之精神有司官將開荒事當着實做下人就不努力有司官將開荒事當着套子下人孰肯受苦只此查看荒田並建立官庄之舉承委官員雖是呼應相答然而粉飾虛捏者儘多其類有司官若不來查出門足多到目多看則開荒人戶既已欺哄原委省義吏民而省義吏民又各欺哄本州縣有司上下相率而爲僞惡足以收救荒之功必也某人認某地要見地內果是何樣苗禾某人認某庄愛見

房屋有無蓋成乘此六月一月姑且停止一切簿書
省驛從過走千村民亦畏懼彼見官府之出門親查也
孰不開治原認之荒地乎各州縣荒熟地總計荒之甚
者亦不過十分中之一分爾驛馬一看則荒地見在日
前官府固易查而小民亦難欺此有司親足目之濫也
報招撫流移中文

兗州府滕縣爲招撫流移事蒙

欽差總理糧儲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王

紙繳本道蒙此依蒙遵式刊刷小票五百張并單繳浚

由帖五百張隨動庫銀二十兩還委省祭官李大坤等

齋領前去長青肥城泰安州等處沿路勸場招撫去後

續據本官報到草冊開辦招撫過倉清等社流移民王

天珏等共一百七十九戶俱量地遠近每名給與經

銀三分記名在冊其已到縣者如羊溫等社計江等三

十二戶男婦共計五十六名口每名口隨給賑銀一錢

量給牛種單職又自行招過本縣饑民近逃之鄰封州

縣者如赤緒等社開大海等共計五十六名口除應賑

者已行補賑外其願喫粥者俱發各保粥場喫粥先將

招撫過流移花名造冊呈報其日後招來流移人

戶陸續到縣另行申報爲此今將招撫過流移人戶花

名文冊并繳回小票理合申送伏乞照驗施行

報種災申文

爲照本縣災民饑餓道長日甚一日樹皮野菜根株盡

食之矣卑職巡行四境目觀流離之狀爲之酸鼻爲之

...

...

...

...

...

...

...

...

...

播胸日夜焦思求濟無方思得新麥入口直至四月
候尚遠何所接濟已於本年正月月中旬刊刻告示諭令
百姓乘時種麥半月內可以救急迺築城市鄉村張樹
百姓遺示乘時亦各佈種雜菜早職猶恐怠惰之民失
於佈種又行大顏等九十五社里長郎應時等各備行
查遠見境內之民家家無不種菜每家驗有二三畝不
等即今各社報有一千七百三十三戶已種過雜菜一
十三頃八十六畝九分兼以二月二十五六等日天降
時雨麥苗得雨忽然榮茂百姓接濟充饑是亦救荒之
一策也爲此理合造冊申報伏乞照驗施行
掩埋道路遺骨告示

照得今歲異常災荒言之酸鼻本縣見在饑民既已賑

養齊施其預先查出飢食者本職差委省祭官李大坤

等挾帶官銀前往豐收去處細心招撫計口授銀使得

麥來喫粥領賑奈何徐郭豐沛一帶饑民亦來走入本

縣境內中間不無死於道路者誰人埋其遺屍各該地

方見即掩埋敢有置之若棄使暴露於道路之側者查

出究罪不恕

揭示瘞瘟藥方告示

照得本縣大遭災荒爾等食噉榆皮等物致令腸胃受

毒至此遍罹瘟疫本職雖已多設藥局誠恐不按瘟疫

之症爲此刊刻瘞瘟藥方一紙頒布四鄉使饑民但遭

瘟病者即照此方求治

普救消疫飲

...

...

...

...

...

...

...

...

治疫病四時感冒寒熱頭痛骨表日燥惡心嘔
疹癰頭面頸項作腫咳嗽喘急等症

羌活八分 獨活八分 前胡一錢 柴胡一錢

甘草三分 陳皮一錢 黃芩八分 黃連八分

葛根五分 連翹一錢 桔梗八分 葛根一錢

玄參一錢 鼠粘子八分

惡心乾嘔加 半夏一錢 枳殼八分 山查二錢

胸膈脹悶加 厚朴八分 枳殼八分 山查二錢

熱有汗加 芍藥一錢 桂枝二分

渴欲飲水少與之五六日熱不退大便結實加

大黃二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體弱汗多寒熱時作時止者加

人參一錢 黃芪一錢

水二鍾生薑三片黑棗二枚煎二鍾不拘時服熱退住

服

給散黃精告示

照得收荒之歲惟是煮粥爲上策煮粥之舉惟是聚米
爲正用顧本縣所收之饑民最多而所借臨德倉之米
有限自今米已將盡而續請者尚未得到所擬方土王
參九製黃精本縣已今採得黃精三千觔今已製熟其
而一之既熟且其見在關北頭三結義廟內委官給
世爾等饑民可就食之

給散炒豆告示

照得各嬰粥米已盡續請銀米未到今請將腹何以延

生本職百方籌慮惟炒豆一節即可接濟爲此勸募官
銀三十七兩四錢六分支與義官劉天爵買置黃豆五
十七石即今監督炒熟在松東關郭公祠內分給每人
每日五合爾饑民作速來領暫延生命姑待銀米到日
本職另行賑濟

贈還婦女申文

切照本縣萬曆二十一年遭值異常水災夏麥秋禾顆
粒未收延至二十二年正三四月之間青黃不接不
但刮樹皮掃草子爲食且有刮人肉以爲食者其間有
將年幼婦女止受一錢之銀百文之錢一斗之粟賣與
富民爲妾爲奴者亦有行走顛倒眼目昏花止將婦女
換飯一餐而棄之者夫妻分離鬼神泣哭二十三年秋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三

成頗奴前項饑民苦苦思想前妻而前妻嫁人亦忽回
家奴拾自家子女顧災荒之後無力可贖何日得團圓
而重見天日也忽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等日
校文放告之期赴堂告爭之者共計三百七十六起早
職不忍見聞不勝流涕當堂對審之時有前夫之子若
女看見別人領着伊母徑將伊母攔住用手撻打之者
有後夫在堂號爭而前夫之子若女直將後夫叫罵而
撻打之者有前夫一見其妻而即哭倒在地不醒者有
賣婦見前夫而即當堂兩手挽其項頸而撲哭之者此
等景象感動天地卑職酌量除賣婦在後夫名下或懷
孕或已生子女者俱不准贖姑斷財禮於前夫吳九思
等一百三十四名各銀錢一二兩不等其餘賣婦在後

夫處未生子女未懷學者並問文資於富家作奴婢者共一百七十九名口內卑職以錢贖回者王氏等一百四十五口後大耿大常等共贖過錢四萬三千二百文係是二十四年美銀易買好錢共動過美銀三十四兩五錢六分內以較贖回者徐氏等三十四口後夫王楚等共領過銀三十三石亦是二十四年美銀易買好錢共動過美銀一十三兩四錢四分以上換錢并買穀二項共實動過二十四年美銀四十八兩其不斷財禮趕出者張貴等共六十三起俱經發落明白見有卷案領狀可查若不預先申明立案存照誠為動支美銀關係政體其於地方窮民未必無補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并造明領錢領人文冊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實用編錄卷下

五四

均地條約

一丈地之邊聚縣係九十五社屯本職隨即做丈桿九十五枝隨用火印鈴路仍照式另做三四枝許庫以備本職抽查地畝之用其費九十五社見年總管里長督同本社公正書手依期赴縣領官丈桿一枝到社催督本社十甲十里照式各做一枝十里眷同花戶先將本身地土不論遠近多寡依期自大明白地頭每段埋立封樑長四小尺闊二小寸如係熟白地畝即面書地主某人係某社某甲本地長若干闊若干計地幾畝坐落某處四至某人或係土地或係中地或係上地或係要明白如係有主荒地即面書地主某人係某社某甲坐落某處長若干闊若干計地幾畝坐落某處四至某人荒地

三畝折算熟白地一畝其荒地若干共折算熟白地若干一總註為下地仍作額內行糧之地如係熟上荒地即面書地主某人係某社某甲情願認種其社某甲絕戶某人荒地為業長若干闊若干計地幾畝坐落某處四至某人亦是荒地三畝折算熟白地一畝其荒地若干共折算熟白地若干一總註為下地亦作額內行糧之地然而各花戶一人又不論地之遠近多寡並上中下荒地等則隨即照各地頭封樑每人總造一冊務要地冊分段與封樑相同限八日之內呈送本甲十里處本甲十里隨將各甲地畝即照各花戶送到本人原冊挨次順戶總統一冊不必再行造寫限三日之內呈送本社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處本社見年總管

實用編錄卷下

五五

里長公正書手隨時隨社十甲十里送到丈地原冊挨甲順戶總統一冊亦不必再行造寫限三日之內呈送原分本管佐二首續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處佐二首領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率領總管見年里長並公正書手及各里十里執開對樑每甲抽查百五十段驗具有無弊端有弊者隨即呈縣究治仍行改正佐二首領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總合一社之地查無弊端即將圖社原送地冊磨撤合總明開本社熟白土地若干頃熟白中地若干頃熟白下地若干頃有主荒地三畝折一畝共荒地若干頃共折熟白下地若干頃熟白上地若干頃荒地共若干頃客用本官圖畫逐段總錄今存記限十日之內呈送本職嗣後本職卑騎帶領夫役等社

每甲執冊對帳。嚴行抽查。有弊者即如前約。

一、如掌大社一甲趙甲總計原籍官地十項中問或三項是熟白上地二項是熟白中地二項是熟白下地三項是熟白上地二十二年耕種不及者之地即是拋荒田地要之荒地三項准折熟白地一項仍舊耕作下地與熟白下地一例起科假如掌大社一甲趙甲常夫地之時額認康留社五甲錢乙無主荒地者無主荒地亦是三畝折算一畝即聽趙甲丈入本身冊內永遠為業行糧日後康留社五甲錢乙回家聽從另認別項荒地耕種不得告準趙甲新認前地

一、夫地之時小民知算議者十之三不知算議者十之五本賦於每社之中考選知算地者書手大社四名小

社或三名或二名每名日給市升穀四升以為口糧之資社本社造冊紙張筆墨之費俱在臨近保赤倉餘穀內支給如近保無餘穀即在本縣預備倉餘穀內支給不得毫釐騷擾花戶

一本職做書生時每見有義等官并里長公正書手人等奉行丈地每每沿村歷鎮勒索花戶酒食財物倘有缺慢抗拒者省義人等百端指地捏造呈送官府究治官府不察隨將破索之人多方科罰不但愚民被害即如官府之卑亦落彼圈套之中矣以此言之是夫地不為小民之福反為小民之禍也本職至今思之尚有餘恨本縣有義人等敢有蹈此弊者斷如前約

一、目今丈地正當農動之際未苗日漸佈種若遲延日

期不惟造冊徵糧不便誠恐踏踐青苗充為民害思每花戶一人就如種地十頃每日約夫地二兩部就草地段或遠近間隔或山水阻礙要之每日約夫地二兩五日之內亦可以完十頃之地再加一日美數一日造冊總計七日可完一人夫地之事限第八日即將原冊呈送本甲十里處本甲十里限三日之內即將本甲原冊類送本社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處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限三日之內即將本社原冊類送本管抽丈各官或教官或佐二首領或吏目或省義等官應佐二首領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得冊之日率今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及本甲十里如前抽丈之後限十日之內即將原冊類送本職總之二十四日之內

要完一社之地本職約期丈地假如要三月十七日起手丈地而告示發行先在本月初九初十兩日敢違期不送地冊者定將分管職官並里排花戶嚴行查究如係教官佐二首領吏目遲慢者徑申本道處分如係省義等官則本職親自責治擬罪如係花戶亦本職親自責治擬罪決不姑息致誤大事

一地之等則如附部田地如鄉村宅園並近宅地畝如城南官橋臨城並薛河兩岸如城西望塚辛安羊庄等處如支河泉河兩岸以上諸地皆鄉人素為膏腴之地即為上等之地其平坡熟白之地肥瘠不等雖亦阡陌相連然而上戶糞力勤厚未苗盛茂者亦為上等下戶無力耕耘致生草萊者仍居中等或下等其沙棘黑

窪之地即爲下等且各地畝之內見今禾苗敷布生長等則朗然可見抑將誰掩而誰欺之

一城西張家庄辛亥王晁留庄蓋村等社前二十年間告除水地一千三十餘頃見家分守道詳批候水落地出路水定奪今若水退見種者分別等則即入本身項下行種若退水無力未種者今當大地之時情願行種亦許分別等第夫入本身項下行種者係水占未退者照舊出豁待候水退地出之日小民願認爲業者遵照批示照畝納租又有先年辛亥位村等社原有退水湖租地畝今蒙總院詳批自二十二年照畝納租抵補東平汶上二州縣解府租銀之數照舊均作租地不許違錯混亂夫入行種地內致難分別復派

實用編錄卷下

五八

豫賢州

一小民原開荒地原是每畝納穀三升今當大地之時如願夫入本身行種地內者許准作行種下地起科如仍願輪納子粒者另計執照不得混入行種正地額內致難稽查

一新梁官庄八社係是外州縣投戶之民其村落居住既已零碎零遠而人心奸詐尤非本縣土著之民可比今當大地之時八社見年總管里長各宜着實速報公正之人平日爲衆所推服者每社或三人或二人協力均丈地畝庶丈地事速不致遲悞也

一有民貧見本身拋荒地多思本身耕種不周當大地時情願推與他人爲業者聽從他人均入本身項下爲業仍以荒地三畝折銀白下地一畝起科

一慈觀寺廟並學田保赤倉及義塚等項一經耕種至常一則禮放攸闢不必禁行丈量如已係舊年實行丈量徵納條編者當今丈地之時即宜與之除豁

一奸民怕納條編當丈地之時或已出在外而不來又有一般當丈地之時或謀求出外或假託逃戶圖目前地土不行丈量作爲荒地丈地之後再來求入復業者此等圈套真是瞞民父祖以求相傳衣鉢真是天地間罪人其本身田地並庄宅園圃及樹株等項徑許他人均入本身項下本職即給之以印信執照使之永遠爲業以杜奸狡者之計

實用編錄卷下

五九

豫賢州

一如父子叔姪弟兄既行分居另住其田地宅園即各自分丈另題不得混在一處如同家共爨者不在此限
一奸民怕納條編有將本身田地或投入鄉官名下或投入舉人監生名下或投入生員並千戶所名下者打三十板枷號一個月仍擬不應罪名其鄉官舉人監生並生員及千戶所官即的親叔姪子姓兄弟但係分居另住者俱不得將地混作一處希圖朦朧優免至於族人親屬尤在所不必言者

一花戶人等或上年舊買他人地土或今年新買他人地土今當丈地之時俱曉夫入本身項下如仍在貧戶項下懸掛不即夫過者查出究罪

一所官所軍並孔氏留侯及隣邑旁縣買過本縣地土今當丈地之時即照原賣主原係某社某里所官所軍並孔氏留侯及隣邑旁縣人等即將原買地土丈入原

實原社原甲類內。不得另題寄庄名色。一以便本社人之易於稽查計舉。一以防置地人之巧於飛灑規避。再查本縣舊例。如孔氏番侯並千戶所軍舍各寄庄地畝除稅糧外。每頃納銀一兩五錢。而隣邑旁縣人民寄庄地畝。則每頃納銀二兩。甚為不均。是為獎套。今次田地清丈之後。不分孔氏番侯并千戶所軍餘及隣邑旁縣寄庄名色。止照彼見在地畝與本縣百姓見在地畝。分別等則一例起科。

一夫地須行計告之。且如掌大社一甲趙甲或隱地三畝。不行丈入冊內。或隱地一。不行丈入冊內。或持地達遠。以為左隣石社均所不知。不行丈入冊內。或指上作中。或指中作下。或指熟作荒。或指有主之荒作為實用。編纂總集卷六十一

無主之荒。或假借鄉官舉人監生主員並所官名色者。有人舉計得出。即將犯人名下。追出果較二石以賞舉計之人。

一本籍近閱審冊。如辛安庄邵一中一戶二三百丁。中間有姓邵姓馬者。如張家庄社滿九智一戶一二百丁。中間有姓滿姓溫姓王者。俱係女戶。前後提難。不便查考。今當大地之時。立濃防奸。誠恐異姓別戶之人。乘機投入混淆。今後但有本姓夾雜女戶者。造冊之日。先將本姓地畝條段寫盡。然後再寫一姓。敢有仍前混記者。查出究罪。

一本縣地土。東界嶧賁。南界徐邳。西界魚沛。北界鄆泗。既係本省錯綜之地。又係兩省提越交襟之地。訪得有

等奸民。既種地畝。收獲子粒。過數倚靠隣邑。記帳明。兩相影射。不納糧錢。及至本縣查究。下落率爾推為隣邑。故業滿口。稱說與已無干。而隣邑大奸巨豪。輒敢出首。擔當承任。好生可惡。係示後除已往者不究。今次清丈田地。或有先年會已隱昧。未經丈入地冊者。許各首出。夫入本身項下。行糧。假如仍前隱昧。不行首報者。或本職查訪得出。或被人計告得出。先將本縣地戶引依欺隱田糧之律。一畝至五畝。笞四十。每五畝加一。一筆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隱稅糧。依數徵納。而隣邑之大奸巨豪。定行申請兩省兩院會議重處。決不輕饒。

一本縣地土多而且賤。雖當丈地之後。每畝不過納銀一二三分。小民好為隱昧。殊不知每地十畝。不過納銀

一二三兩。若隱地十畝。除打三十板枷號一月外。且擬應得罪名。以此兩相較量。誠苦孰樂。誠多孰少。况無主荒地。又係人人所占。種有餘者。何為冒罪。就危而隱昧田地耶。

一本縣視官如來。即如今日登時回家。亦所不怨。况本縣與守禦千戶所共居一城。軍民雜處。尤為難治。當丈地之時。其他敢生別樣議論。或抗拒不服。丈量或結黨勾禍者。本職即以此身此官當之。天日在上。朝廷洪紀在上。果就畏而就貸之。

花戶單名造冊式樣

撤數

某社某甲某人原舊行糧地若干頃。若干畝。今次清丈

史 267—694

闊四步長一百步算該地一畝六分六釐不盡	闊四步長一千步算該地一十六畝六分不盡	闊四步長一萬步算該地一頃六十六畝不盡	五空二闊位八三三	闊五步長一十步算該地二分零八毫三絲三忽不盡	闊五步長一百步算該地二畝零八釐三毫三絲不盡	闊五步長一千步算該地二十畝零八分三釐三毫三絲不盡	闊五步長一萬步算該地二頃零八畝三分三釐不盡	六空二五	闊六步長一十步算該地二分五釐	闊六步長一百步算該地二畝五分	闊六步長一千步算該地二十五畝	闊六步長一萬步算該地二頃五十畝	七空二九一六六	闊七步長一十步算該地二分九釐一毫六絲六忽不盡	闊七步長一百步算該地二畝九分一釐六毫六絲六忽不盡	闊七步長一千步算該地二十九畝一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不盡
--------------------	--------------------	--------------------	----------	-----------------------	-----------------------	--------------------------	-----------------------	------	----------------	----------------	----------------	-----------------	---------	------------------------	--------------------------	----------------------------

闊七步長一萬步算該地二頃九十一畝六分六釐不盡	八空三三	闊八步長一十步算該地三分三釐不盡	闊八步長一百步算該地三畝三分不盡	闊八步長一千步算該地三十三畝不盡	闊八步長一萬步算該地三頃三十畝不盡	九空三七五	闊九步長一十步算該地三分七釐五毫	闊九步長一百步算該地三畝七分五釐	闊九步長一千步算該地三十七畝五分	闊九步長一萬步算該地三頃七十五畝	詩曰	不盡之數走無休 亦似長江大水流	大數但行三兩位 小數剪斷就圓頭	戶丁實錄	三代而後賦漚之善者莫如唐之租庸調國家實用之有田則有租今之稅種也有身則有庸今之丁銀也有身則有調今之門銀也山東銀力二差名爲徭銀舊皆編之門丁然徭銀原有額數門丁上下不無多寡如門丁多徭銀因之而輕門丁少徭銀因之而重是事論門丁不可也若捨門丁而專論地如遇地寬且饒民皆務本則善矣若富室經商不肯置產者或得倖免小民力穡曠蕪無者及受其殃是專論乎地不可也化裁宜
------------------------	------	------------------	------------------	------------------	-------------------	-------	------------------	------------------	------------------	------------------	----	-----------------	-----------------	------	---

民則酌千輕重之間如門丁重而賦稅輕者從銀兩納
千兩內如地稅重而門丁輕者從銀兩納於門丁適平
其善然而勝之有力者之奸民將從銀兩納於地十分
之二又漸至十分之四又漸至十分之八又漸而徵去
手門銀尚未已也漸而人丁又混爲一則若此者都田
富室大家之路也本職當萬曆二十五年審編一期而
家使宜之略也本職當萬曆二十五年審編之期要分
三等九則酌舊冊擬大何處查考幸得優任今已五年
梁縣土俗民情知之頗熟是故始而行積累之濫如者
猶如天地走至一村則記一村中之殷實者係某社某
甲如按文如理訟如稅契見一股實者則尋其社分甲
分而記之繼而行權變之應當未審編半年之前於九

月初一日打卯之時。盡將本縣總催收頭書手各給一紙公報。好戶分總催於本縣之正堂。分書手於縣丞之廳。分收頭於典史之廳。迎雷不及掩耳。不使一人往來相逼。嚴迫奉公。細報又繼而行。親供之漢。查出每一社舊在冊者若干丁。每丁給刊成格式紙一張。發於本社總催。使總催錄丁履戶散之各花店。諭令各花戶限月照依刊冊內格式。自家填寫。未入冊的長男某年若干歲。一男某年若干歲。二男某年若干歲。四男某年若干歲。長弟某年若干歲。二弟某年若干歲。三弟某年若干歲。新均上中下地共若干。草房共若干。瓦房共若干。牛馬共若干。馬匹共若干。牛驢共若干。車輛共若干。牛馬果糧共若干。堪居何戶。親供已完。使花戶交與典史。

實用編續集卷下

六上

催挨甲順戶總錢一兩呈送本職行此三源然後於嘉
戶之日令該社總催叔頭書平並各花戶面舉公正人
二名跪于堂簷下與之對審應上者上應中者中應下
者下內有該社積累權變親供三冊在手外再訊之該
社總催叔頭書平公正人之口而所定各戶之等則明
如登臺數石階歷冬春夏三時方總竣事共審有在則
丁五萬三千零一十五丁其戶俱分三等九則盡除其
有優免者不計外其無優免者下下戶每人一丁編催
銀五分下中戶一錢上下戶二錢中下戶三錢中中戶
四錢中上戶五錢上下戶六錢上中戶七錢上上戶八
錢銀無門銀而丁則仍分三等九則地銀難不見重而
丁銀則有嫌于稍輕然輕重亦不甚偏也畢竟還當更
用細續集卷下 六十七

此縣屬戶一莊分則各親其親而同宗一體之義
乎不可尋矣三義也本縣民有見得自家力田者
招名目當重差額第方十六七男方十四五事俱男則
一戶民之奸猾至於如此無怪乎親骨肉如寇讎兄弟
同院居住事請妻母爭鬬置酒離親兄姦遇其門止令
畀吳其香而不以一肉啖其口也此分門另戶之極弊
也本縣之分三等九則亦受福存平之意歟

地畝實錄

百姓者國家之命地土者百姓之命朝廷設官本爲
百姓有司爲政當先務實爲有司者恤孤貧辨冤枉功
在一二人清里甲公審編功在一二年者荒熟分等則
功在一二百年者且於日前之計以博一官而斯民數

實用編錄卷下

六八

李春州

世之福不與造本縣不爲也本縣舊額地二萬餘頃自
洪武以來都是勢要把持全不分別等則額膏腴之地
原在富貴者之手貧賤者之地不過沙鹹草萊而已膏
腴之地每畝夏月收麥二石秋後又收穀二石沙鹹草
萊之地縱遇豐稔每畝一年止收五六斗是等則之當
分猶金銀鐵之不當以一例混者也兼以萬曆二十一
二年大災荒大瘟疫境內數十里無烟於是地大荒矣
於二年條編各拖欠一半而不能催徵矣捫至二十三
年之春貧者以地荒糧存而先逃半富半貧者亦皆食
包貽虛糧而思逃本縣優任三年已知縣縣地土虛破
勢要把持不分等則而各家欺隱者不可指數也不得
已於本年議欲夫地然地分上中下之三等荒地有上

額耕者三畝折熟白下地一畝其不領耕種者任伊天
棄而無主荒地則盡行除豁孰意本縣勢要天梯其意
有未申文移之前來面講不可有文移度申之後停對
上司言本縣不當夫地必至招禍宜速止之者風靡一
偶上司亦不肯轉詳本縣堅志不候詳示將地盡行夫
完一總夫得地二萬四千七百餘頃比舊多夫出地三
千八百五十餘頃內除無主荒地並有主嫌薄不願耕
種者荒地共計若干又折除貧民舊年已荒之地今日
復額耕種爲業者共荒地若干每荒三畝折熟白下
地一畝共荒地若干共折行糧下地若干內除淨熟實
在行糧地若干外共折去地若干又除水占地若干又
除魯府王墳財占地若干以上四項共除去地若干

實用編錄卷下

六九

李春州

俱照除豁免行派徵外見均實在行糧上地若干中
地若干下地若干荒折下等地若干以上四項新均實
在行糧地共二萬一千五百一十餘頃內比舊行糧地
尚多均出地六百七十一頃有餘由是各家見得上地
糧加又將欺隱地盡發覺出痛恨之其供出千戶蔡達
振告許本縣拿而代巡備知奸狀不獲幸將告許者入
之以濫各家猶心不息又求本縣少遷就復干上司使
本縣覆夫本縣以死誓之以故夫地之役始終未之破
也本年即時將闔縣地冊造完內徵派條額僅僅備
兩箇凡即一總都完登時申報訖後次年歷徵條額具
申報訖計自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吏地起至今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止論本縣貧民既迫而今

役業者前入通等前後共一千三百三十一丁論外

縣貧民見本縣丁地俱至願受一厘而為誤者李太山等前後共計二千二百五十四丁論開過荒地前後共計一千三百八十餘頃各有復業狀按丁狀管業狀在泰俱各登入循環申報上司訖是夫地之舉其明效彰彰夫又聞姑息荒地盡開指告荒地行權舉扯開墾荒地者亦如正額納糧殊不知荒地未入正額之內者原是沙礫草萊之地丟棄數年之後地氣蓄積既久乍開之後乘雨水之多不免亦長起幾根苗木次年則地氣盡而本來面目又見矣若將荒地亦如正額納糧從實納糧二三年之後地脉削薄田種不旺就肯耕種依舊荒蕪田上荒蕪而錢糧累官將種地者不亦盡逃乎本

實用編錄卷下

上

休陽州

鐵慮之甚遠憂之甚苦也及查萬曆十年撫按兩院題請本省額外荒田招人墾種每地一畝納穀三升永不起科該戶部題奉欽依就敢違之而奸民先如此籍籍之耶又聞姑息水地開墾復要舉扯水地亦如正額納糧殊不知水地未入正額之內者原是湖邊低窪之地十種九淪春初遇旱雖種田禾後被伏秋水發時禾盡爭淪沒而衆人之功力盡要費種水地旱澇無常如此若亦一例派之糧差地內所派之糧差有定數矣而地內所出之籽粒能有定時乎前地依舊淪荒遺下糧差累官累民上下大不便也繼本縣而任者只思丈地之後每年條鞭奏完流移來歸若干家外縣入籍若干家開過荒地若干頃豈可聽勢要指使復徇其成業乎

糧價實錄

租賦之徵輸上關國計之重大派徵之虛實下關民命之休戚嚴查之功是誠縣令之第一要緊者也本縣往日額外虛派虛徵之弊更僕未易數只取其最彰於民之耳目者而一一數之朝覲兩廠夫工食幫貼本縣額編正例頒行已久雖遇朝覲年分亦自足用何待於另加夫而為之重幫也萬曆十六年朝覲之時兩廠應夫積棍閭仲金等指稱舊例縣稟前任署印縣丞包揚除正額夫數之外復又另自加派里甲小夫共算加派銀二千八百八十二兩五錢均攤縣人丁內出辦此係派朝覲兩廠夫工食幫貼之弊也一石匠工食幫貼萬曆十九年四月內蒙總河明文行令本縣選石匠六十名採石砌堤日給工食銀三分原係兌夫工食在於淮安貯庫河道銀內支給前任知縣張其化選石匠時良勝解赴良勝曼告幫貼張知縣每匠每月加派工食銀六錢在聚縣人丁內攤派計二年零八箇月共加派銀一千零六十八兩七錢有餘此私派石匠工食幫貼之弊也一牧頭腳價火耗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張家庄牧頭馬尚文等妄告脚價幫貼前任張知縣姑准行每地一項顯示幫銀四分共私派脚價銀八百三十三兩八錢有餘牧頭火耗因此益放驛二項私派私收共銀一千七百九十三兩有餘此私派脚價火耗之弊也一俵馬幫貼本縣依凡舊例五年一窺每年該本色馬一百零九匹每馬一匹額派正額價

上

休陽州

銀二十四兩俵戶罰費銀兩始終有剩無贖萬曆二十年前任張知縣編金之始俵戶徐士相妄告罰貼張知縣姑准行之每俵戶一名加派罰貼銀一十七兩六錢七分派派銀共銀九千六百三十兩一錢五分此松派俵馬幫貼之獎也一總河明文行令本縣召募守口夫一百名工食俱在淮安庫貯河夫銀內支給後加派幫價銀六百一十四錢一分五釐一歲城看草夫工食共松派銀三百二十四兩以上六項共松派銀一萬六千三百零九兩五錢六分有餘並無上司明文並不在布政司規則之內本縣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查出前項松派松微之弊盡將爲首妄告者依律擬罪訖而前項松派松微銀共若干一總當年革絕

難也縣官稍稍不察而輕信之彼則嘗而試之嘗試之久結緝縣官之舌縣官一句不敢開口彼將百縱侵欺矣本縣痛懲斯弊日與縣丞梁維純典史竺大道備將本縣應徵糧徑實數極力磨數磨數得實計糧銀若干徃銀若干二項共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三兩五錢有餘載入實錄以爲徵派之準實錄內毫不得減實錄外毫不得增至於支解之時亦必據此爲準則庶加派者不作偏而侵欺者無所施其奸也作糧徑實錄記

鄉保實錄

成周立教監於夏商士有序學塾以樂其群民有比閭族黨以卒其渙自教養之後惟有鄉約保甲最良鄉約所以道民善社會所以厚民生保甲所以防民患三事乃同條而共貫者本縣九十五社地方寥闊殊甚非行鄉約保甲之濫何以卒其渙而樂其群也又况本縣風俗薄惡屈指難數良由教化陵夷以致風俗頹敗本縣今連保倉八十七處不拘村落之多寡正計道路之近便每保倉基址計地二畝中間講堂三間東邊社學三間西邊保倉三間垣中心立聖諭亭一座內豎石碑一通上刻孝順父母六言門額大書某保倉四字就一保之中揀選家道殷實素行服人者二人一爲約長專管每月初二十六講明鄉約並收放本保倉穀一爲保長專管緝捕盜賊並催納倉穀亦陪約長講明鄉約此外揀選通文理者一人爲約史專講聖諭兼管社學教童蒙之事給地五十畝不納糧徑權爲社學童生束

修之資此三人者籍名在官其餘禮生四名任約長時揀選撥用以約長論之其講鄉約也爲善者或能孝父母或能敬長上或勸人改過或周人貧困或助入婚喪恤入患難或修補社學或端請嚴師教訓自家子孫以及鄉里子孫或拾銀拾米拾藥及方法活人之生拾棺捨席捨地立塚恤人之死或施財修橋補路或緝獲真窩大盜擒殺明火強盜以安地方或拾入遺物退還原主或忍事受辱與物無競或有人爭訟勸令和解或廣種桑麻多養牲畜或牛馬驢騾死而能埋或婦人守節堅貞爲嫡不妬爲繼能慈能孝舅姑能和妯娌能勤紡績能儉治家有一於此皆爲善行隨即登於善簿爲惡者或不孝父母或不教長上或窩引盜賊或姦占婦女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四

鄉約

或與販人口或刁拐子女或典賣妻妾或包姦竊婦或教唆詞訟或匿名造謠或飛詭錢糧或侵欺包攬或喇虎放橫或開場賭博或縱酒撒癡或緇溺溺賴或把持行市或私造大小等秤或誑騙人財或違例取債或行使假錢銀或武斷行兇或侵占田土或縱牲踐食苗稼或平治墳墓或拒捕公差或放火燒毀房屋或拖欠錢糧或虐宰耕牛或竊攘鷄犬或索和街立會燒香或不謹閭門傷風敗俗或乞養異姓子孫索亂宗祀或親死逾年不墾服內作樂宿娼或買訪賣訪誘害良民或不種桑麻賤賣牛隻或繼母折磨前子或婦翁嫖娼改婚或伯叔兄弟欺凌孤寡逼嫁奪產或嫡長子逐嫁庶母騙占卑幼財物或丈夫寵妾凌妻或正妻欺夫虐妾

或不孝姑姑不和妯娌淫汗刁潑好吃懶做有一於此皆爲惡行隨即記入惡簿應和息者即便面同保長約史與之和息記入和簿至拾叁穀一節春而文放倉穀不得虧減斗面並摻土和沙秋而收受倉穀除每石加利穀二斗不得淋尖踢斛不得指欄席皮名邑仍舊每石索席皮穀三升不得指欄印烙斛斗科派使用錢本鐵當一十二年六月內離荒就豐之後積有各保倉穀共計五萬零八百二十三石五斗有餘其約長必須一年一換以防日久心玩侵欺倉穀致難賠補也以保長論之往時保長天下都呼爲尋喫嘴本職此番都選家道殷實素行服人者爲之每保不論村落多寡計總是立一保長官之每村亦不論人家多寡亦總是立一甲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五

鄉約

長管之一村之中仍是每十家爲一牌其爲首者名曰牌頭牌頭亦擇家道殷實素行服衆者充之每村或三牌或四牌或五牌或六牌七牌都開某人見在男子幾下婦女幾口作何生理其一村之末算計人家或不得發一牌者止附於末牌之尾其村中止一二家不得發一牌者雖許獨爲一牌亦著落臨近甲長附於臨近甲長末牌之尾照管不得任彼孤單乘耳目之少而易於爲非作惡也一家爲盜兩隣知而不舉者連坐一家失盜兩隣知而不救者問罪凡遇每月初二十六日期務同約長講明鄉約遇秋則催辦倉穀不得需索保內一飯一錢如某保某村有犯規矩者除鄉長保長另究外登時出票一紙徑向那某村捉拿甲長此何待於約長

陳賢所



七

員吏

集夫

小馬

乘夫

名

坐馬

匹

騎馬

匹

右車呈

憲呈批

萬曆二十年

日青夫

又為稽查應付事照得沙溝廠稽之誌書問之故老原係古互鄉之地其人習於不善自春秋孔子時蓋已然矣且此一廠也離本縣九十五里而遠其所有青白未本難於稽查而青夫一百名除本縣七十五名外城武縣五名單縣五名嶧縣一十五名白夫二百名除本縣一百三十五名外城武縣五名單縣七名嶧縣五十三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八

限州

名廠地雖屬之于縣而夫役創練之四縣差池不齊尤難鈴束上司一過甚至有丟棄執事扛轎脫逃不顧者早職嚴掣手單開列青白夫姓名責令青夫差頭送至核管處所呈請批示如俱到者大批俱到二字如有二三其逆者即對青夫差頭明于脫逃名下註逃訖二字手單回日早職照依逃數多寡分別懲治須至手單者

青夫

名

大轎

乘夫

名

小轎

乘夫

名

預

槓夫

名

右車呈

憲呈批

萬曆二十年

日青夫

營造事宜

一為目擊縣治廢弛勸支羨銀修理一應衙門以省錢糧事切照有司之治縣當如農人之治家治家者承前裕後凡牆垣堂宇之類敗者豈容坐視之而不理不理則謂之不孝治縣者事神治民凡衙署倉廠之圯壞者豈容放待之而不整不整則謂之不忠况本縣路當南北八省之衝縉紳無日不過至於進表朝覲之期每日有駐劄七八起者在城雖有公署四處俱因年久損壞甚至牆止及肩門無完扇屋入風雨床盡剝蝕者他如沙溝廠離縣九十五里自來全無公署就是閣下風憲到彼亦尋民房住宿男女內外何從防閑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南京鮮官張懋元至廠夜間失去官銀一鞘實計總數是一千二百兩整本縣不止為伊賠銀且爾官吏住俸數其狼狽之狀真可寒心估其修理之費無虞措手縣官接官前後相推年復一年工程愈大早職係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彼時即款申請略為修理但為歷任尚淺上下未孚營建之規倉從自避又况災荒之時即賑資且無物何得分銀文錢以為修理之資自二十二年七月八月以後離荒就豐間有零積羨銀早職不敢入已見有衙署之圯壞者隨即置買材木磚瓦以補葺之見有棧止之缺少者隨即分委官匠工役以勸建之總計修理過院司衙署暨舍廟學橋梁坊界監廠舍族共三十七處共費羨銀三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九

限州

百四十七兩六錢三分一釐。平職並未料派小民亦未申動官錢。見今衙署舍殿既已明彰較著於耳目之前。若不申請立案。誰肯那出美銀公費。儻或以爲虛捏。哄人。即望差官查勘。爲此今將開來前項緣由。並造完文冊。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一爲公報動支。美銀修廢。舉墜。以見錢糧有歸。以明地方。無復弄。勿照人之微官。全憑實心實心幹事。何事不成。平職自爲肅生時。每見做官。榮宦者多爲身家之謀。多爲子孫之計。或任中打道。各色器皿。搬送原籍。或任中成造。各樣桌椅。搬送原籍。天理循環。無往不復。乃不數十年之遠。而子孫又將前物賣蕩。無遺者。中夜思想。伏枕下淚。平職自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

實用編錄卷下

八十

記

至今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蓋已三年零八箇月矣。記初任到縣之時。縣中諸事蕭條。以種稻則無水車。以盛冊則無卷箱。以守庫則無寸矢鎗刀。以倉押則無泉湯。以待客則無椅凳。以接上司則無圍屏床張。押隔火盆。碗碟鍾箸。以科父則無天平。以巡吏則無柳鈴。至於燈油金龜神像。旗幟牌匾。書籍樂器。柴炭之類。件件稱缺。事事掣肘。何暇資助。以備孤長。實譽以勵人心。旋節以化風俗乎。平職幸自遭荒之後。積得美銀三百三十四兩二錢七分七釐。見諸務之缺乏者。即常隨時造作之。見今各色物件。俱已在縣安置。而資助有素。諸人見有活人可對。並未罰取百姓一錢。並未申動官帑一物。去歲就要申報恐。矯好名。若不備細開報。官物後必乾沒。

儻以爲虛。仰乞差官照驗。今將開來前項緣由。並造完文冊。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開荒事宜

初照平職開闢荒田。除二十五年以前開過荒田一千四百六十三頃七十一畝四分九釐不計外。二十六年内督勸各社甲寅在管業人戶徐士周等開過荒田一千一百零五頃六十畝七分。各有舊產堪可度用。允行照貸。其插立過官庄一百一十四處。招到庄民劉不息等一千二百七十家。開過荒田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九畝六分八釐。俱係招徠流寓人戶。與本縣極窮無地貧民。本年雖給以牛種。但地內收粒未多。尚不足用。又有二十五年以前招撫過後業人戶蕭仲金等一千四百五十八戶。各以安插停當。允行賑貸。至於萬曆二十六年新招過後業人戶魏便等一百八十四戶。雖經安插。各社住種。根脚尚未堅固。以上官庄并復業人戶。俱係新集窮民。若不摘行賑恤。無以收斂人心。及查本縣自萬曆二十二年離荒之後。積有預備倉粟穀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一石一斗七升一勺九抄五撮。保赤倉穀六萬零九百八十八石二斗九升七合三勺。倉穀頗多。合無軫念官庄并復業人戶。勸支預備倉穀。摘行賑濟。按官庄人民劉不息等一千二百七十戶。開過荒田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九畝六分八釐。照地賑貸。該地一畝賑穀二升。共賑穀六百七十六石一斗九升。按復業人戶魏便等一百八十四戶。照丁賑穀。每丁賑穀三升。共賑

實用編錄卷下

八十一

本

數五十五石二斗二項共賑穀七百三十二石三斗九升待候詳允之日如數頒給徑計食用不必還倉

開煉炭事宜

交州府滕縣爲創得石炭以永民利事准本縣知事趙邦清開闢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據本縣書丘山打手李萬倉等鄉民齊和相呈稱切照萬倉等自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蒙本縣出示招募萬倉等在於近山境內徧走各山看試土脉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偶到城南六十里青山頭下認有煤苗打開煤井一孔幸有煤出既已發賣過煤六千三百四十筐每筐重六十斤共重三十八萬四百斤每百斤值銀二分共賣過價銀七十六兩零八分各家分用活生當差已於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二

牛隆刊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揭報本縣訖忽於本年十月初九日又在梁山頭下打洞二孔裡面俱係明淨石炭共打得石炭二千七百筐每筐重八十八斤共重二十一萬六千斤每百斤值銀二分五釐共賣過價銀五十四兩老幼歡稱本縣地方自有勝薛立國以來並未見有煤炭今先既有煤後又得此石炭實窮民日用大利萬倉等不敢隱諱連名呈報伏乞給帖執照庶無誣染者不敢爭奪等情到職據此除給執照出示嚴禁并將打手李萬倉等給賞紅布二疋保赤倉餘穀三石外緣創得石炭以求民利事理平親未敢擅便合關本縣煩爲轉中等因備開到縣准此擬合申報爲此令轉本官閱來前項緣由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開礦事宜

一衙門棚廠作何修蓋查得胡嶺山西院不修衙門止是搭蓋棚廠五處以備太監并本道本府衙門其應修草棚五處每處一大間每間草席若干約費銀一兩計草棚五處當費銀五兩本縣若是派之於民不免騷擾地方姑動二十四年羨銀五兩以爲搭蓋之資伺候礦出之日照數補還羨銀以備傾銷濬馬之用一總理分理應委何宜查得本縣路當九省之衝銀兩皇損無日不過又況倉庫獄囚所關重鉅本縣斷不能赴山照管以終厥事其總理委官已蒙本府議定本府同知錢爲之事理此不必另議矣其分理胡嶺山委官查得本縣典史三大道才守無優堪以委任外再據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三

楊光刊

省祭官八員鄉民揚專管秤允礦砂耿文允專管搜檢夾蒂李應春專管打手夫役尹貢專管防守嘯聚張之屏專管下程中火鋪程爐炭張翼專管煎銷張弘仁專管棚廠王恭專管散文器具以上省祭俱係精壯殷實之家堪助大功一合用器具鉛炭等項作何預備查得開山採礦所用物料有銅鑿有鐵錘有盛沙布袋有霖油有燈油有鐵纜有刺筐其井中須做撐桿撈井等項其打水則用轆轤滑車牛動牛皮等項其煎銷打鍋子則用井子土焦炭木炭黑鉛馬嘯錫生鐵底子等項本縣所分胡嶺山西面未知有無礦砂除撫鑿行令打手自備外合行令原派人夫自備餘外盛沙布袋霖油等項

賞先待礦銀以爲買辦之資伺候山西礦出之日照數補還

一霽開應慶應調某處官兵作何防範方保無虞查得胡嶺山係深山曠野之處四望無人防禦之策尤當嚴謹應撥本縣守禦千戶所軍一百名千戶四員每員領軍二十五名在於胡嶺山西面分定東南西北立營嚴晝夜巡邏但有面生可疑之人即便攔阻不許入境其前項防中人役俱要腰懸手執牌面以防代替其膝斷所千戶四員比照守堡事例每員日給口糧銀三分月費銀三兩六錢軍餘一百每名照軍例日給行糧米一升五合或酌時估之中折銀一分月費銀三十兩此項銀兩雖是可給若不待礦出之日將以何者而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四

支給之手須是等待礦銀方可補支其日用現糧許令自備

一稽查礦砂當議看得打手入洞須有定時每日辰進酉出不得錯亂打得礦砂呈出洞口本廳公同太監當面秤驗斤兩估看成色即時明白登填印信簿籍要見某月日打出礦砂若干約可煎銀若干這箇簿籍須要一樣兩扇一扇太監執拿以收一切礦砂一扇本廳執拿以防常隨竊取銀砂到厥須入櫃櫃裝入櫃匣之後又須兩相防守太監差官二員本廳差官二員彼此誠守彼此鈐制不得慢藏致令偷取或五日一次或十日一次發出前砂公同煎銷如有打手夾帶礦砂並跟隨人役偷盜礦砂委官搜出定以軍濫網打仍行枷號遊

不以嚴其俗

一偵探哨聚當議看得本縣地方南接徐邳東臨沂費平日一切礦徒既已聲勢相倚況今礦洞一開誰不垂涎須是移文隣近州縣嚴行保甲之凜自相約束自相稽查但有奸民潛行越境私通混入礦廠者即便驅逐擬罪遞解各該州縣大加懲創榜示通衢庶幾各自鈐束而棍徒欲跡矣

一防檢更銷當議看得礦有高低則銀有多寡若欲一切齊之不免膠固且更多更難定例須向太監駐劄衙門修砌火爐二座本廳公同太監並坐當堂烹煎督委官并爐頭銀匠嚴將所採礦砂不拘先後多寡總要

八五

李憲列

製本廳公同太監當面煎銷每礦一斤煎得若干總計取礦幾百幾千可以煎銀若干由是著爲則例更不許銀匠短少若有短少各治以罪各委官過將煎銀每五十兩傾成一錠共計若干錠重銀若干兩太監登記一簿本廳登記一簿兩扇簿籍務要錠錠相同本廳登簿之後就要具數報道以四分解貯府庫候進上用以六分給發本縣抵作公費之用如不即以六分之數給發工食風霜之中誰肯出力

一築理牆垣當議看得洞壙不築則封鎖無門封鎖無門則開防不密誠恐打手作奸或將好礦私埋洞傍延至夜深即得潛而取之一唱白和不免爭奪叢生本縣議在本山西面崇崇洞開垣垣安一寨門以便封鎖一

切打手除白日下洞打砂外至夜須逐名點查安歇不許縱令他出以起禍端仍令軍兵宵夜巡更卽有奸宄無容自生

一彈壓常隨當議者得差官跟隨人役多係兇惡之輩必然狐假虎威生事害人或指稱夫馬強要折乾或指稱稽察騷擾打手稍有不遂則鞭撻隨之朝廷採礦原不擾民此輩強惡豈容不治若坐視其驕抗淫佚而不爲之所或畏中貴之勢寬忍之而不敢言是明置百姓於度外設此官何此必院道憲牌嚴加禁約然後豪奸斂跡而地方安靜矣

一會見太監當議者得大夫在世須有志氣彼太監承使採礦固朝廷欽差之官本縣知守一方亦朝廷

新用編繪卷下

八六

古版

欽選之官也自來縣官之與太監原無統屬昨蒙帖文到縣行令本縣文移應該通達該監者務要念名已屬卑視縣官矣若復走角門行跪禮此膝一屈不可復伸何以見妻兒何以見本縣之士民也曩日東帝立朝何敢起口張膽論列天下事也本縣以爲充軍死罪可受此膝決不可屈除拜帖往來止用侍教生外至於相見禮節許令本縣在伊二門下轉當堂並立一揖上下對坐庶禮節正而士氣伸作養浩然之氣預爲他日立朝大用

報夷事宜

兗州府滕縣爲拜允積有羨銀申請糴救備賑事准本縣知縣趙邦清關稱切照卑職任內徵收條鞭自萬曆

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終止中間二十一年遭值異常大荒兩年餘積欠徵到官一半五年之內前後相搭所積條鞭銀兩

解稅糧馬價濶馬偏墜并傾銷火耗炭價及武備軍中長支及修建察院公署驛舍器具及贖回舊年貧民婦女等項動用過銀二千三百三十一兩七分八釐六毫五絲六微各有領狀申文在卷仍剩銀九百三十五兩四錢俱已申請詳免買過粟穀五千四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升上倉備賑訖今照本年萬曆二十六年科兌餘糶撥零合整共積得羨銀一千八十四兩四錢四分三釐四毫除起解稅糧馬價濶馬偏墜動用過銀九十一兩五錢一分四釐五毫傾銷買炭并給銀匠火耗動用過銀二十八兩三錢一分六釐獨賞完糧總催花紅動用過銀七兩五錢公堂日用印色動用過銀七錢七分

實用編繪卷下

八七

古版

重修館城驛使過磚石木料動用過銀一兩奉例開墾荒田置買牛隻修蓋房屋擇買下種器具申請詳免動用過銀五百五十兩零五錢九分抵補本年里甲額外長支動用過銀二百零四兩七錢六分二釐九毫以上共動銀八百八十四兩四錢四分三釐四毫各有領狀申文在卷仍剩銀二百兩半職令已聞報陞任既無別項使費合無照依時價買穀六百二十五石上倉備賑早歲未收擅便令關本縣煩爲轉詳施行奉因准此據合申請爲此今備前由開具書明申乞照詳施行

皇明經世實用編繪集終

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

江蘇周厚
清家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有六家詩名物疏已著錄是編

乃萬厯甲辰應京下詔獄時所成分乾元亨利貞

五集乾集十卷元集一卷亨集二卷利集四卷貞

集九卷首載明太祖心法祖訓以迄取士任官重

農經武禮樂射御書數而終之以諸儒語錄正學

考大都稟祖訓爲律令而以厯朝沿革附之其用

意不無可取至以乾元亨利貞分集取義里演易

之義則未免於僭矣